

四 季 蛮 荒

曹革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季蛮荒 / 曹革成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387-1958-X

I. 四... II. 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7271 号

四季蛮荒

作 者	曹革成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 m a i l	benatg@mail.jl.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全国席殊书屋
封面设计	李 越
封面书法	任 三
封面绘图	宋雨桂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60 毫米 1/16
字 数	420 千字
插 图	10 幅
印 张	24.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958-X/1·181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故事梗概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 20 年代关东平原的故事。

中心镇外的旷野里有一棵森然滋盛的“神树”，它成了当地首富冯府的象征。谁知一年来，它不断地掉下一节节巨大树杈。

冯府年轻的主人冯天雄要娶常玉小姐作二房，婚事竟然把尼姑庵的马师太和胡子独龙王都牵扯了进去。新婚夜成了暴风雨夜，那棵神树轰然倒下……

独龙王金盆洗手后，把宝藏藏在了金府的密室里。当他得知冯大雄是自己的儿子后，想支助衰败的冯府。但是金府的主人金源荣，自从娶了资本家的女儿，把资金偷偷转向矿山，为此与养父独龙王产生尖锐的矛盾，府内府外险象环生。关东蛮荒的四季，不仅仅是自然在鲜明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在激烈的变化。封建传统大家庭分化瓦解，新兴家庭在与旧的观念决裂中，带着希望在苦苦挣扎。

小说情节生动曲折，对人性的社会性、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做了深刻的揭示。语言艺术个性鲜明，风格别致，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主要人物表

- 冯焕章——冯府老太爷
马师太——名马淑贞，冯焕章侧室
冯天雄——冯府主人
李熙路——冯府二管事
崔喜玲——冯天雄的妻子
祝慧莲——冯焕章的情妇
常 玉——祝慧莲的养女
独龙王——名庄秀天，冯府的车夫，后为胡子
邵 雄——独龙王的大徒弟
霍 胜——邵雄的亲信
金源荣——金府主人，独龙王的义子
靳桂芝——金源荣的妻子
靳久祥——靳桂荣的侧室
涂中亮——金府炮手，独龙王的弟子
靳久祥——靳桂芝的表弟
秀 秀——铁花的丫头
巧 姐——万家屯的村姑
马占海——万家屯的农民，巧姐的未婚夫
李 升——地媒
万有才——万家屯屯长
赵快嘴——名赵雷，万家屯农民
郑巧儿——马淑贞出家前的丫头
赵 星——冯府大管事
靳昌新——探矿师，靳桂芝的哥哥
郑开基——医生



常玉

祝慧蓮

独
龙
王



冯煥章



冯天雄



崔喜玲

新桂之



金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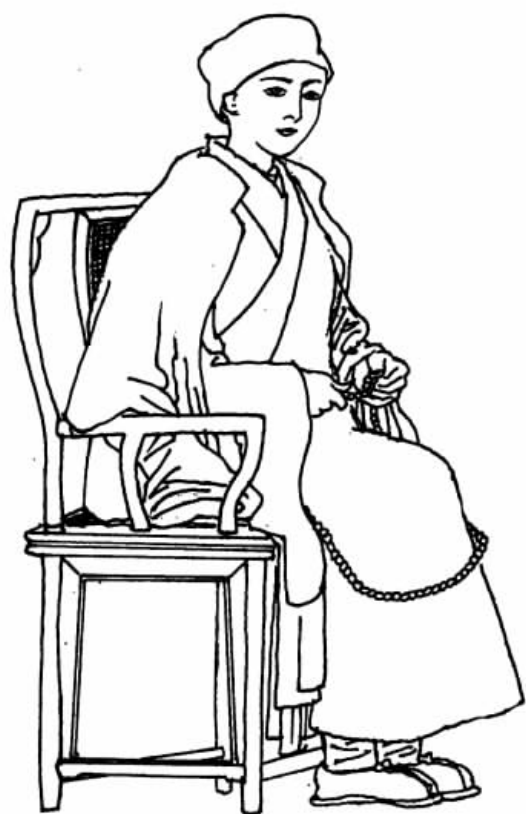


李熙路



巧姐





马师太

邵雄



霍胜



涂中亮

铁花



新久祥



秀秀

第一部 神树



夜。云散漫在长空，任风揉搓，凹凸凸凸拥挤着，一铺一铺地牵挂在黑暗的冥界中。云的浓重处，深不可测，铅似的一坨，分不出纹路和层次。稀薄处，泼墨在宣纸上一样，如翡中的翳，透过奇妙的亮，呈现明暗斑杂的灰色。

下雨了。裹着三月的寒气，雨无声落下。随着纤细的自由重力，珠滴轻轻敲打，敲打在广袤的荒野，荒野于是泛起草芽幽幽的清香。清香和着泥尘醉醺的气息，鞞起一张网，那是任谁也要瘫软的网，透明的，无边无沿的。它已悄悄地控制了这片土地和空间，充满野心和贪婪，可是谁感觉到它的存在了？鞞起的毕竟不是一张马皮，一张蛇皮……水网借着微风扯了起来。下雨了。

春雨默默，柔和地下着，不停地下着，软软地，轻轻地，执著地下着，下着，下着。终于，一只鼯鼠破灭了忍耐，熬不住恐惧，浮出土洞钻出了头，尾巴还泡在污淖的泥汤里不安的甩动。若它会思维，那它不明白了，往年春雨如露，湿润土皮，一团茅草可以堵严洞口，今年不对头了，雨水依旧是轻盈的滴答，滴答，滴答，哎呀，这是没完没了的滴答啊……轻盈的滴答含着草绿色的阴险，聚成无声响的倒灌，土洞里再钻出几个坑道也盛不够这冷冽的水浆。

很快就不是它一只在惊慌地吱叫，地下的生灵都浮现出来，在草丛里四处逃窜。那任谁也曾瘫软的气味，裹进湿嘟嘟的草芽里消失了，换成腐殖土泛起的刺鼻臭味。淫雨泡软了宁静香溢的世界，灾难在四处发酵，窒息生灵的呼吸。

苕苕草的茎叶，丝线般细长，变了形。根部源源不断吸入水分，曾是软筋一样有韧性的茎，早已不堪迅速地肥肿，无力地颓卧在地，水流仍在无情的刺激它，痉挛似地抽搐中传出晴日里应是听得见的“叭”一声，在

无奈的响动中，爆裂了最白嫩的根茎，一股细腻纯洁的白液从本是强健的茎管进入黑色泥浆。整株植物瘫痪了所有的收缩力，松弛了全部的肢体，极坦然地承受垂落的雨水。任风和无序的水流，滞重地卷曲翻滚。刚从芡草窠中逃出的鼠，目睹了这一切，闪着慌乱的目光。

温顺含着甜味的雨，任了性，无节制中变成了戏弄。大地被浸泡，鼓涨，松动，一把软刀竟然实现了磔割。鼓涨松动后，水向塌陷处渗透，于是荒野患了斑秃，坑坑洼洼。浅处，一汪明亮，深处，一汪黑黢，不用想也猜得出，明天白日里再也看不到平展无垠的绿色姿容了。

西土岗上，那棵古树，依旧高高矗着，像一座孤吊的古堡陷在黑黢黢的风雨中。威严失没了，神采失没了，黑暗含着嫉恨吞没了它。可就在白日里它还高矗着，灯塔一般傲岸地面对大地，面对无际的草海。此刻，古树上不时传出几声动静，瘆人的像不祥的丧音。沉闷的咚咚声又像是求救的呼喊，可惜传不出去多远，马上又被法力无穷的黑暗吞没，一切都成了夜和雨温顺的奴隶。古树从来是桀傲不驯的，它是人类心目中的神祇，这回让黑暗的鬼魅从从容容地戏弄了，报复了。报复者如果能笑，它肯定在心里冷酷地笑了。荒野上只留下风声和雨声，伴着纤弱的木鱼似的“咚咚”声。

突然，树丛一处庞大的枝干抖动起来，谁能感知那是一阵惨烈的抖动呢？抖动，抖动转成摇晃，摇晃，摇晃转成摆动，摆动，摆动，糟糕，莫非大地的支撑力出现了危机？大树肯定是预感到了末日，它嚎了，扯裂黑暗浓幕地嚎了，那是“咔嚓”、“咔嚓”的雷响，伴着一声声转为急促的哀鸣。巨大的枝干猛烈倾斜，闪电不及掩耳，待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小山般的枝干已重重垂直地摔下去，亢奋地扎进暄软的草皮，砸进大地的肺腑。“轰”，溅起瀑布一般的水帘，掺杂着无数鼯鼠的血肉，一股血水喷泉般升腾起来，激昂有力冲向上空，忽得又消失在空气中，它们已被无情地抛向四方，又回到泥泞的草丛中，无声无息的，被雨水带向没有目的地的远方。辉煌，在黑暗里，不自觉的，被动的，短暂到无法证实曾发生过，却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树上，磨盘大白刹刹的“伤口”，经不住雨水恬静轻柔地摩挲，白楞生硬的，一大半平整带着锯痕的创面慢慢模糊起来，颜色渐渐深沉。也许出自无奈或在韬晦，它服服贴贴，忍耐着雨水轻浮的肆虐。一切的一切，最终又隐蔽在沉默的黑暗中。只有天上的铅云不甘心地躲闪腾挪，总想拼出点滴明色的图案来。

这棵正在受着委曲的古树，硕大无朋，远近闻名。

它矗立在这里，那么高傲，又那么孤零零，像大海苍茫的天际线上浮

着的一艘海轮，神秘、鬼魅、渺不可测。西土岗上只有它了，别的树因为它而活不下来吧？否则方圆几十里，只有它的存在是一个冷酷的现实。于是，它尽兴仰吸日精月华，恣意汲取土肥地气，无拘无束，向四空贪婪的伸展。瞧，一条条枝干粗粗的，张张扬扬，悬在半空。这空中的树林，别人的眼中，它是霸气得狠呢。

枝条一律扭曲的向前伸展，远看咄咄逼人，势如虬龙飞舞。树皮寸把的厚实，凹凸龟裂，扣在枝干上简直是一块块青铜瓦当，锈迹斑驳，“龙鳞”！，“龙鳞”！人们这样尊称它们。

“这树，有两口缸大的洞咧，装仨俩小子玩，那还宽敞呢……”

这样的传说，方圆百里的人当孩子时就听大人絮絮不停的唠叨。只是最后一个夸口自己光腚时上去探过树洞的人，七旬已过的岁数，子孙早已满堂。

唉，过了一个多甲子啊，就再没人上去了吗？都窝成了孬种，把英雄的时代留在了过去？留在了桌边、炕头的记忆里？其实这里的人们并没有这种痴呆念头！不是不能上去，是不敢上去了。没看见那树上盘踞了一窝大蟒？谁知是啥年月有了它们？说不清了，老人们说自从林大人在虎门销了洋人的鸦片烟，就有了它们，谁还敢上树呢？不是子孙们孬，是祖先修来的福，保了一方的平安。

那上面蟒有几条？那又是千家传百家绕的话题。谁能说出个准数？密密匝匝的，树阴里能看出几条？说几条的都有。再说那是活物，爬东盘西的等着你去查清点数？

其中有一条火炮口粗细的白花巨蟒，许多人拍着胸脯，瞪大牛眼，说亲眼瞧着过。可不，每年几次艳日三竿，阳光直直照透东方一侧的树冠，眼力好的都能瞄得住它，都说惟有它一动不动，挺着僵直的身躯晒太阳哩。那黑煤乌鸟的身上，长着白花斑，远看巴掌大小，能随光线的明暗起变化呢。

这些又都早已不算新奇了。又不知是猴年马月，也不知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中哪个人了，自称他听到这条白花蟒会嘶鸣。这能撒谎吗？说这话的不是大老爷们，他们的心眼比芝麻粒还多不能算数的，说这话的是个小小子，孩子哪会戏言？信，真信，不由得你不信啊。又不知到了哪个猴年马月，百家姓上有记载的人们约定俗成，从此代代相传：这是棵神树，神树上有神蟒，神蟒会神啸（已不能称嘶鸣了），神啸只有小小小子中是大富大贵命的能听到。

从此，方圆几十里，几百里，家家小子在六七岁、七八岁的都会挑个

黄道吉日里，把头发梳成朝天髻，缠上红头绳，两脸蛋涂上驴粪蛋大小的胭脂红，一身红衣装，脚蹬一双红色鞋。过去在色彩上是没有规定的，红白黑黄蓝，着什么色，愿怎么打扮，甚至不打扮也没人管，谁管这等闲事。可是，一来二去，人们自觉的趋同于红色，火红火红的图个吉利么，于是谁也没个硬性规定，大人们却自觉的把儿子打扮成了《西游记》里的红孩儿。于是就像规定过一样，于是个个来听神嘯的孩子都这么打扮起来，不这么打扮，你敢吗？不这么打扮就犯忌了，谁敢犯忌呢？这样，孩子就火里火红地装扮起来，这一团火，那一团火，热辣辣的场面，能烤焦了人。

孩子的岁月里必须要来一次听神嘯，好像朝圣一样，谁家都视为当年的盛事。可惜，这孩子毕竟如个头，有高矮不齐的差别，于是想“功德圆满”多少成了费心的事。

红红火火装扮起来的小小子，说自己听到神嘯了，哪怕歪着嘴说，大人们比孩子要洋溢喜气，父亲昂着脖迎着别人羡慕的目光满意归去。可就有一些呆头、憨态可爱的，硬说啥动静也没有。挑皮出格的还发挥说神嘯就是风声或是树叶哗哗声，那就连别人家的父亲舅大爷都跺着脚惹恼了。孩子他爸的脸早已拉长一尺，脸色红黄青紫黑的忽悠忽悠，变幻过来，变幻过去。来时，对那孩子怕捧化了糖棒一样的耐心，现在天昏地暗，粗暴地推搡，力气大的干脆拎小鸡，提起衣领，没好气地拖远去了。走到背静少人处，顾不得孩子满脸泪花抹成花瓜，一定要加上巴掌或者鞋底。这时大人强塑的粗脸铁板一样地硬冷，用锥子肯定扎不进去。

后来，当然是后来，经一事长一回聪明。后来，做老子的比儿子先聪慧起来。谁不是温和的，耐心的，近于哄的，把神嘯是怎么回事，把当年自己听到神嘯（都听到的，那挨过打的如今当上了父亲也属听到之列了）的幸福经历，揉碎掰细地讲给傻小子听。

“明白啦？”不放心的追问一句。

“嗯哪！”儿子的头庄重地上下点了几次，大人似的有了使命感。

经过这样的训练，到时候再说啥动静也没有，那真是不可救药，十足的蠢货了。由此，几乎家家都是趁兴走来，乐不可支地回去，谁家都有了富贵大运的胖小子，任谁也脸上挂满了笑意。神树，神蟒，神嘯，越传越神，神劲随脚印传出了山海关，连关内的人也有千里迢迢朝圣到此，西土岗的名声一发自然就不可收拾了。

从第一位踏荒关东到此的人，就没说清眼前这庞然大物是个什么种。十几个人拢不过树腰，碧森森的树冠，如一团乌云卷挂在了半空，常常笼

起雾气，一片茫茫，透不进阳光。夏日里，雨后放晴，雾气中时时会闪起一道短小的虹，七彩鲜耀，令人啧啧称奇。

碧森森的树冠，由一组一组的树干组成，它们又形成各自一方小小的天地。云吞雾吐的掩映中，随着季节、时辰、方向、视角的不同，不同形态变幻出不同影像，远远望去，千姿百态。说飞龙神虎的有，说观音显像的有，说仙阁蜃楼的有，说阎罗厉鬼的有，真是千人说千像，说什么的都有。年深日久，离神树五六里远，人脚踩出的硬地路边，有人支起摊子专门看相。原来，何人见何影像，这其中说道儿可大了，这比猜生辰八字还要高深莫测的学问呢。

慢慢的，相摊生意红运当头的火起来。逢上黄道吉日，十几个相摊应接不暇。那就谁多掏钱，挤上前去先给测，包管拆解满意。

随着相摊发达，香火摊，贡果摊，供器摊，写符送神摊，测字算命摊一齐跟进，皆大欢喜，西土岗一带热闹得快成了小集市。

后来，时间慢慢的过渡到后来，神树的“神”，已经灵验到有灾消灾，有病消病，就差上魁星阁的书生转身来参拜了。现在绕着树的四周，天天香烟袅袅，人头攒动。磕头的把黑土地砸的坑坑点点，仿佛到了少林寺的练功场。大树下早已寸草不生，浮土遮住脚面，逼着人们不断后退，不断开辟出新的场地，供跪拜磕头使用。那贡果一堆一簇的，摆满在眼前。香火和人气赛过了中心镇的圣姑庵，又比过了县城里的石塔寺。

蛮荒的大野开阔无极，任你来多少参拜香客。只是又不知在哪个猴年马月，又立下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许晌午前来礼拜。日头一上正午，树影收缩到树下，人群便自动散去。新来的，不明事理，自然疑疑惑惑，禁不住地爱回头去瞧个究竟，早有面慈心善的热心肠马上摇手阻止：

“瞧不得，这可瞧不得？！过了晌午，那神蟒大仙就要飞下来，吃咱们上的贡品。那是神唉，是不是？蟒大仙哪能叫咱们这些肉眼凡胎的人瞧着？是不是？你一回头呀，冷不丁给瞅着了，你以为是福啊，错了，那就毁了。大仙那是让你看的？过去皇上都不让你瞧，都得背过脸去，这神不更不让瞧了？你瞧了呀，得罪了大仙，你家老老小小遭祸还不算，你那一方乡土四邻都随你遭殃，你说，这不惨了？是不是呢……”

被说的人，敲着鼓点似的点头，“唉，是！”“唉，是！”的应承着。脸色红了变白，白了又红，虚汗湿透了衣衫。

第二天一早，谁家昨天摆上去的贡果被动过了，谁家就是被神蟒关照过，要来福气了。就冲这，家家的果品做上特殊的记号，有的压上神符，有的染上颜色，更多的在贡品上贴住姓名谁敬献的洒金红纸条，因为过

去有两家抢认被动过的贡品，闹出家族间地一场械斗。

神蟒从不嫌贫爱富，从不挑拣贡物的多少，哪怕贡上一个苞米面窝头，只要你心诚，他高兴了也会动一下，甚至取走，这就给无数贫苦人家带了希望。本来么，世上富人就是少，谁不想走个旺财发起家来？

贡品一天天摆上，年年月月生灭不息。总是里三层，外三层，一摆摆出几十丈远。时间一长，神树周围方圆一里二里远的区域成了一块禁地。虔诚的人们不断后撤，禁地不断扩大，远远望去是一人高的野草忠实地围护，大树四周形成一处独特风景。如果谁敢仗着胆走进这块神域，他准会惊讶地发现，禁地里密密麻麻的鼯鼠洞快挤成蜂窝状了。

说来也巧，闯进神域的事终于在香客眼前发生了。

半个月前，一个壮敦敦的身着红色蒙古袍的孩子被披着宝蓝色长袍的父亲骑马领来听神啸。谁知，这孩子犟啊，拧得十匹马拉不回头！怎么打，怎么骂，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愣是不肯嘴软。嘴噘得能拴住驴，眼瞪得有火利珠那么大，草原上的孩子就是不会取巧！

“啥个动静？啥个动静也没有！爸，你耳朵能听到十里外的雪狼动静，这风声、树叶声，你就真辨不出啦，爸，你怎也唬弄人啦……俺从小就练眼神，爸，您怎地啦，那不是一截大树杈，啥白花神蟒，你喝酒多了怎地……”

孩子没遮拦的话语，激怒了四周的信徒，恶毒的火焰从虔诚的眼中燃起喷出。流利的汉语没有赢来一片赞扬声，反而让众人明白他亵渎了神灵。火焰灼伤了孩子，更灼伤了父亲，点爆了做爹的烈性脾气。宝蓝色的长袍忽地化作宝蓝色的旋风，飞卷到孩子的身旁。孩子惊恐中看到一只醋罍大的拳头正向自己头部砸来。他本能地一歪脚，斜身躲过致命的一击，红色的袍影飞闪起来了，千万只手在扑捉这邪气的红影，千万个嗓音在诋毁这晦气的旋影。孩子感到了春天的尘暴，冬日的风雪，他百灵鸟的心爆烈了，乱了稚气的方寸，一头扎进草窠，闯进了那块神圣的禁地。

“啊……？”千万个嗓音转而同时发出惊天的休止哀号，刚才还是飞动的如一团团马蜂，此刻遭了雷击，现出了木鸡神色。人的世界死寂了，风声、鸟声、草声和树叶沉稳的拨弄声立刻占领了这片原野。很快，一个个黑白斑驳的脖子，被无形的手拎起，人们跷着脚向草丛里张望，那里面只有鼯鼠的吱吱声响成一片。

宝蓝色的旋风刚才还是那么凶妖，疯狂，此时颓成了一个影，一个瑟瑟的影。这影终于承受不住投来的火焰，那已不是恶毒的火焰，那火焰带着死亡的冰冷，宝蓝色的影子彻底颓了下去，成了一只宝蓝色的蕈子。

“孩……子，你，你出……来呀，爹……有……罪，爹不该……打你你……呀，冒……犯了神……灵，你……”

粗哑的哀鸣从地上的蓝色蕈里抖抖的发出，人们突然吃到了毒蕈，齐刷刷地瘫软在地上，顺着地皮传出一片喃喃的忏悔声。刚才还是火热敬神的场面遮盖上不祥的阴影，远处传来老鹅冷漠的叫声，更添加了几份阴鸷。

“脚印，大人的……脚印，大仙的……好多唉，好多……哎呀，我的脚……”

随着惊恐稚嫩的嗓音从草丛里响起，众人抬头就见那孩子仿佛按着了魔笛的音符，左一跳，右一跃地从草丛里蹿了出来，重重摔在地上，嘴里还在尖利的喊着：

“脚印，好多好多，哎呀，我的脚疼死了。……”

裂帛似的嗓音附着了魔力，刮起了龙卷风，把香客卷出十几里开外。个个惊魂无定面面相觑，突然一位老者开口说话了。他的话使人们转忧为喜，忽喇喇又纷纷朝向神树跪下磕头礼拜，神圣的时刻盼到了：“神蟒显身了！……”

2

“神蟒显身了，神蟒显灵了，神蟒……”

讨喜的人跑出四十里外，跑到神树西北方的冯府报喜讯来了，讨几个赏钱来了。谁料冯府的主人冯天雄几天前就获知了“脚印”的消息。

冯家可是辽北这一带数一数二的旺族。当年有谚说：“天上数老鹅，地上数冯家。”清代奉乌鸦为神鸦，关外原本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可证冯家的势力。

进入民国，辫子一剪，老鹅脱去了神气。“天下老鹅一般黑”，捎带着把地面上跺脚颤的冯家也贬乏了。不过，从来人气毕竟长些，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冯府还有一道坚固的围墙。

冯氏旺族世代为官。做了官的，带着家眷进了北京城、天津卫、盛京沈阳，那几千里外的南方也留下了几支。如今辽北只剩下冯府长子一支，当家的是三代单传的冯天雄。

论起冯府的家世，青黄色绫子面的绣像族谱藏在几只青玉石匣内，没

有几个人配瞧上一眼。可是又奇怪得很，冯府的家世好像谁都该知道似的，连年纪一把的年造（长工），一经酒香诱惑，乐不得的打开话匣，能把冯氏家族三代祖宗十八代传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仿佛那家谱就是由他每年往上续写经办的。更有意思的是，每个家族都有自己不公开的秘密，而冯府中的秘密尤其得多。也许正是太多了，猴年泄露出一件，马月又嘴不严放出了风，积累起来，围绕着冯府的秘密，人们便传起了什么“十大谜”、“七大劫”、“花园闹鬼”、“闺房显灵”之类比故事还荒诞引人的陈年老话。说者绘声绘色，满脸贴上了金纸，听者如醉如痴脑门泛起红光。冯家一代代的人物，神秘秘的历史，不断在民间被广泛的用口撰写着，出现无数个版本。茶肆酒楼里没有聊起冯府的典故传说，那准是门庭冷落，生意难做的。

嘿，这大户人家也是百年风水轮流转，到了冯天雄父亲冯焕章一代，家境大不如前。进入民国，“礼纓之家”难以维继，“钟鼎鼎食”的规矩，随着大清国皇帝的退位不破也破了，冯焕章心里明白：再摆谱，一来财力不够，二来招人眼热。胡子、政客想着法要来府上讨便宜，逼着冯府的大门两三年不曾开过一次。

老辈子的官缘一下子卡断了。在外为官的，不少支系跟上了新潮，除了老辈人还惦着辽北冯家岗这块老祖宗福祉地，那年轻的都奔着都市脚步不肯回头。说不定北京城里六国饭店，跳舞的少爷名媛里就有冯氏血脉。那些背时倒运，跟不上民国节奏，还可以靠典卖家产拖日子。若子孙不孝，吸上大烟，那真是连块站脚地也甩了，七叔八爷的倒卧街头肯定有，可这年头谁会来报个信呢？

惟有远离大都市的冯家岗上矗立的冯府，像一座被人遗忘的古堡，孤单地抛在大荒一隅，仍按原有的时针节奏，缓缓地转动。时不时也能感到新时局的一种压力，胁迫着它，但它不知该停摆，还是再拧紧一把弦加快运转，冯家父子就卡在进退维谷的蜗居中。好在他们心大，走一天瞧一天，依然故我，过着自己的日子。

人事天算，说来奇怪，近二十几年来，冯家岗方圆的土地铺上了一层薄细的沙土。风沙天一年盛过一年，狂风把蒙古草原的沙粒裹挟到这里。阳光下，沙层闪烁无数颗金星。说奉承话的，说这是要发金财的好兆头，恶语诅咒的，说这是老天爷要埋冯府的福根。

冯府的破败象，老太爷冯焕章在世时就捂不住了，别的暂不提，就是有名的冯府家宴，就有一二十年不曾办过了。人们记忆中冯府最轰动的场面，还是几十年前冯焕章的大婚。之后一直兵荒马乱。

彻底伤透元气，那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日俄战争。仗一打起，冯家弃府逃到西边山丛里转腰躲上半年后，回来一看，跟老人传的八国联军抢了圆明园差不多，除带走的浮财，连窖藏的财宝也劫去一空，只剩下万年任谁不能移动的黑土地。

“要维持家族的必要运转须得卖地。”老太爷明白，可他身前死活不允。“祖宗积下的产业，不能经我的手败了！”他时常叨念这句话，只让节约日常开支，连天雄的零花钱也扣去一半。劳力不足，人心不古，冯焕章要求赵星这位大管事笑脸办事，不可得罪了地户。遇着收成不好，赖租抗税时有发生，冯府也是忍字当前。到冯老太爷蹬脚时，这谱真摆不出来了，尽全力最后一搏，丧事上用的只是白绵纸和白细布。“冯府用不起白绒布了，露了怯！”传出后让人窃笑。

冯焕章晚年脾气一点就爆，孬透了。见酒就喝，喝酒必醉，醉了就开骂，从东洋矮子骂到俄国老毛子，从大清国骂到共和的军阀们，最后骂臭了儿子冯天雄才歇气收场。一骂起儿子，本来已低下去的嗓音，踩了鸡脖似的尖嚎起来：

“千败万败，外人怎鼓捣，也比不上从家里败得快，这冯家就要断在你冯天雄的手里，你个孽子，王八羔子雄的……”

原来，冯天雄就是那听不见蟒啸的傻种！从六岁到十岁，年年去听蟒啸，到了神树跟前，他只会呆呆的发笑。任谁说破了嘴，他执拗地撇着小嘴说：

“啥蟒叫，一根糟烂木杆也当宝敬着……咱家佛堂里那大神比它强多了，那还有个人模样呢……”

冲着这不知挨多少次打，一打就嚎，打完还是只认木头不认神，冯焕章只好自认倒霉。这好像还不够折磨冯老太爷的，他认定自从有了冯天雄，冯家那条青石案上的供品很少被神蟒动过。

天雄九岁时，那位一天少有笑容的女主人，被冯焕章送到外地生孩子，听说难产死了。下人们便把少爷挨打不招老爷疼爱归结为没有亲娘的庇护。

一过十岁，天雄突然懂事多了。一天他偷偷跑到神树那儿去看个究竟，呀，吃贡果的都是草丛里的地鼠。满地都是吃的，它们早懒得去爬那石案子。也是，青苔斑驳、滑腻腻的，拖着囊膈的身躯怎么爬？“妈的，让老子白挨那么多次打，让你们吃，让你们美！”操起一根枯树枝，冯天雄狠命抽打着。早已安逸退化的鼯鼠，瞬间血肉模糊，尸野遍地，他才意犹未尽地跑回冯府。

从此过十天半个月，他偷跑出来，把自家贡果推倒在地，冯老太爷的脸上渐渐浮起笑容。再大一些，冯天雄干脆找到一位孤老爷子，逢初一、十五去神树两次，一回可领到五个铜板。这么一直延续下来。可就在10天前，老人贪了酒，趁着月色才来到案头，发现供案上的新馒头自己没了，连个踪影也没有。忽听神域的草丛传来踏草的脚步声，酒醒一半瘫在地上。随着脑海一亮，四肢跪地用力磕起响头，发誓再不干欺神骗祖的事。半晌听听只有风声，颤颤地抬起头来，眼瞧粗大的神树干上一个白影徐徐上升，“蟒仙显身了！”

冯天雄在第二天听到老汉托人捎来的话，顾不上问老人病情，心里笑开了。天意，看来神树真有神道！可惜老爷子一辈子也没盼到显身，莫非到我这儿，时来运转？也许是老爷子把霉气带走了？恨，他自己才是败运的命！想到这儿冯天雄感到脊背火辣辣的烧着疼，那是他爹一次次毒打坐下的病，真他妈天大的冤枉！

3

就在神树颓然倒折小山样枝干时，几十里外的冯府一片静悄。偶尔传来几声梆子，那是巡夜的人在雨中制造的响动。

关外有句人人熟知的老话：“虎死不倒架。”如今冯府虽说破旧，规模依然是往年的气派，整个建筑还是仿京城官宦人家修建的。红松木的正门，起着圆脊，覆盖黑瓦，俗称“滚脊门楼”。由于前清中过进士，大门上方挂有满尘的匾额，题着“青云初步”四个大字。落款还是咸丰朝的，透着一股子文气。门前两旁竖立着双斗旗杆，一瞧也知是进士府第，举人家只能用单斗。旗杆早已开裂，涂上的红漆，剥落的斑斑驳驳，远瞧如患上红斑大疮。白日里，站在门前空场，就数这儿扎眼。

四周垣墙是黏泥打制的土坯垒起，外包了一层厚厚的白膏浆。环墙四角各建有炮台。惟有这四座青砖修固的炮台是新修的，溢出一番邪味的生机。兵荒马乱的年月，胡子闹得比蝗虫瞎螞还凶，雇炮手保院子，是最时兴的。冯家毕竟是饿瘦的骆驼，还有个几千垧地，人瞧着不惹眼也闹眼，余威尚存么。

若能走进很少开启的两扇一掌厚的松木正门，迎面挡着一座青翠斑驳的琉璃影壁。吻兽起脊，壁面砖雕，镌着万年青和长青藤的图案。奇特的

是影壁左上角有一对立体雕凿的陶釉葫芦，淡米黄的釉色，雨后经阳光一照，飘逸得如同真货，谁路过影壁，先注视到的就是它们。

绕过影壁是个大院，宽敞安谧。迎面有三间开的堂屋，一般会客宴请多在这里进行。堂屋后穿出小抱厦进入花园。围着花园东西两侧，分隔几个小庭院，都是冯府男女主人的住房。花园东北角有座冷僻的小院，那里过去是干什么的，无人知晓，后来是冯焕章晚年静心养身地，取名“静心斋”，如今成了冯天雄最喜欢呆的地方。隔园相对的西北角，圈有一个小庭院，长年住着一对母女。据说是冯老太爷拜把兄弟的妻女，究竟是怎么回事，别人谁也说不透。老太爷在世时，常去小院看望她们。这一去世，小院更冷寂许多，只有老佣钱妈一天进出几次办个杂事。

正院东侧是一条窄长的狭院，依次排列几幢青瓦厢房，平时为库房，留出几间做客房。东南角有一排平房，是管事、账房办事的地方。西侧隔一道高矗的泥砖墙外是个独立的大场院。冯府的下人、年造住在场院一侧土坯草房里。靠外侧有马厩、猪圈、狗舍、鸡窝、牛棚，另有铁匠炉、木工房、机织房等，很是热闹。场院东墙圈起一个小院落，是冯府的丫环、女佣的住处，有小门与正院相通。院落靠场院的三面土墙上爬满了荆棘，以防不轨的事发生。

春雨时大时小，梆子敲了三下。那漫着沉沉湿气的“静心斋”里仍有灯亮。冯天雄和他贴心的二管事李熙路，对面靠在软包长条木椅上，懒洋洋地抽着旱烟，还津津有味的聊着天呢。

这套小院是冯家祖上在发达后翻修扩建冯府前就存在的，完全是风水先生测定圈中的位置。现在紧紧巴巴挤下窄窄的三开间北房和东西两间不大的厢房。院墙竟是用一码的青砖从地面砌到房檐高，打开厚重的小木门，也有一堵琉璃影墙遮挡的严严实实。花园里长着一棵当地罕见的文冠果树。每年上树摘果的人，只能看见静心斋的北房顶覆的是绿色的琉璃瓦。

围绕这座小院，外面传着一个神奇血腥的故事。据说冯府院里这座青砖小院，是专门招河间府上来的木工、瓦匠们盖起来的。盖好后，由冯府的家丁送出去，从此再不见一个人影。后来，东山的猎户在一座勾崖看见几个带泥瓦家什的男尸。这风传出来，冯府就有人去了东山，那几具男尸不说没了踪影，连猎户也消失了。官府那儿不见丁点动静，肯定是使了不少银子。这些话有根没根，没人追究，反正代代相传，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外人不信。

“大哥，西土岗那神蟒显身的事，你信不？”二管事李熙路突然地插

进一句。这些天神树下出了大脚印闹得中心镇里里外外纷纷扬扬，香火一下子旺过了正月里的庙会。

“咳，信也是天意，不信也是天意。这神树是咱冯家的照运物，由不得人不信吧？虽说进入民国，反啥封建迷信，我看天意终不可违。神树上神蟒显身，到是封住了不少人的嚼舌根子，冯府的人望一下子高多了，这有啥不好！”冯天雄含糊地应答，脑海中浮现自己少时以来做过的手脚。

“就是，冯府是几百年的望族，谁没个走高俯低的时候……”李熙路侧起身，把压在身下的黑色绉绸褂往后掖了一下，又给冯天雄换了一锅烟，冲着炕桌上一盏精致的黄铜西洋小油灯抽着了递过去，他便转换了话题，“听说金源荣又要卖地了。”

“哦？”冯天雄仰脖正美美地吸进一口金黄烟丝燃烧后散起的喷香烟气，二管事的消息让他着实吃惊，气管一痉挛，那口烟卡在咽喉，不堪热辣味的刺激，引起一阵大咳，烟气散乱地从他口中喷出，呛出了眼泪。

“大哥，瞧把你惊得，金府卖地又不头一遭了，你怎还这感到意外？”

“这抽的是啥疯？”冯天雄好一会恢复了常态，不屑地发出疑问。

“听说这回是要送同根那小子去天津卫念书，费用自然少不了的。”

“卖地送儿子去那远念书？真他妈发家快，败家也快。同根那小崽子在县里不是上了高等学堂了吗？这小子，学点‘五族共和’、‘瀛海环球’，就连我这舅舅都不正眼瞧一把子。起码的诗书五经都不懂，学个溜够也不知书达理，这算哪门子的学问，识得哪门子的礼！”冯天雄越说越激愤，往后捶捶靠枕，好像蒲绒垫起的枕头也硌了他的背。

李熙路脸上露出赞同的笑意，心里却泛起一股酸浆：“土老冒，见过啥！识书达理？你也配讲？”

“哎，熙路，想啥呢怔了神？”冯天雄望着半天不变化的笑脸，不耐烦地用烟杆子往对方眼前晃了两晃。

“噢，大哥，你一说四书五经的，我也没赶上，心里掰拆着《春秋》、《左传》，说不全囫呢。”李熙路愧疚地说，掩饰了发僵的神态。

“得，大哥刚才的话不受听了，我那载学得是私塾，你们赶上新学。这些年孔夫子那套更不兴了，可这忠孝二字到啥时也得讲吧？”

李熙路点点头，滋滋有味地喷出刚吸的一口烟，岔开了话题。

“按理说，金府金源荣手上不该缺钱花，谁不知他是吞了老胡子独龙王的钱财发的家？这才几个年头，怎么就落到卖地过日子的道上？我寻思，他莫不是在唬弄人玩的。”

“咳！”冯天雄一扬左手，仿佛要打散扑在脸前的团团蓝烟，又欠欠

身子说：“他能把独龙王斗败，占了人家的钱财，说明这人肚里尽花花肠子，不是咱这号人参得透的。当初，我家老太爷硬把我堂姐送去做续房，就说他精明不呆，将来会有个前程，难免两虎相争，不如两家做成亲家的好。不想堂姐嫁过去给他生了同根兄妹就死了。其实，细细想来，他也就是盖院子那载突然冒个尖，惹得眼窝子浅的议论纷纷，后来还整出个啥动静来了？说他与独龙王怎地，这些年也没瞧独龙王来拔过他的窖（攻占家院），那传说的事八成是个谎信。亏我爹那样精道的人，也没算住他。”

冯天雄说得燥热起来，用举着烟杆的右肘支着躺凳，半侧起身，左手一个一个解开对襟的纽襻。按他的身份，别人都是长袍马褂的装束，惟冯府这位少主人，偏爱穿十三太保对襟衫，下着一条织着金钱花纹的灯笼裤，脚蹬一双趂口鞋，活是拳师的装扮。

这身打扮别说李熙路当年看着新鲜，也曾招来冯焕章一肚子的闷气。小时，冯天雄虎头虎脑，浓眉珠眼，人见人爱。可三岁知老，慢慢冯府上下瞧出这孩子喜动不喜静。诗不背，故事不听，五岁后胯下拖着竹杆在府里疯跑，一天不见他有个说累嫌烦的时候。实在无聊了，抡起竹杆拍花打树，捅丫环的辫子、老妈子的发髻作乐，成了人见人厌的小霸王。冯焕章气的跺脚骂脏话，那位冯府第三房的女主人马淑贞只会在屋里偷偷抹泪。

后来乡试无望，断了科举的路，花钱买了个武秀才。这些在冯焕章眼中，自然是提不起扫脸面的事。一想到冯府的文运要败在天雄手里，心被蝎子蜇了似的痛。文不行走武吧，给冯天雄找了县里有名的武术师。谁料武举还没开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令明年废科举，办学校。那年政局动荡，秋试也无心举办，考生惶惶不安。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仕途就在自己眼前泯灭了。冯焕章是怀着矛盾心理看待这个大变动的。虽说摇头摆出世风不可测的哀叹，心里却缓了好一把火：“冯家的丑总算体面的遮过去了。否则县城内外几家旺族，惟有自己的儿子弃文取武，这脸面实在无处搁。”冯天雄则乐不可支。长在这文才武运的冯府，他没有禀承多少祖传的气质。外人都猜疑，冯老爷文肩雅背，生个儿子怎么彪眉龙眼，人是英气勃发，就是没有老子的脸影身形。

李熙路见他安安稳稳的吐出几口浓烟，火气消下来，又拿话激他：

“大哥，我看你是用心思了。你说，金府不知逗什么咳嗽，听说这回是想卖那块羊脂田，就是挨着苏金山的那块。当年那是一方上上地，有几百垧地。苏金山买荒买得早，得了三十几垧，其他的都让金府捞走了，让咱们冯府吃了一个瘪。去年老太爷过世，外面就风传，说咱们要买苏家的那块羊脂好田……”

“是啊，咱们啥时要买？那几十垧地算个屁！”一片火激起来，飞上冯天雄粗糙的脸颊。

李熙路心里偷偷一乐，垂下眼睑，把狡黠的目光深藏其中继续说：

“就是，几十垧地算个啥，还与金府打个照面，一地犯两虎。当时我就跟大哥说要提防老管事赵二鬼，我看莫非是他在打苏家那地的主意。你看，虽没抓住他啥把柄，但当时你追问这事，那风声立马消停没人传了吧？还不是敲山震虎，二鬼麻爪收敛了。”

冯天雄的思路未被岔开，仍转在金源荣卖地上，没有接对方的话题。他闭目凝神，嘴里说：

“金源荣如果真要卖这一大块上上地，那他可只剩万家屯东南那片山坡地了。虽说也有二三百垧，可哪儿算啥地？根本不见他种，放那儿长草。为啥要卖好地留孬地，冲他这个明白人，不该干这种傻事，咋寻思咋闹不明白！”

“大哥，我看这里面准有花里胡哨，没准还是赵二鬼在里面掺合呢！……”李熙路认准了时机，硬往冯天雄心中伤痛的溃疡面洒盐。

“嘿，老弟，别的先不提，冲你这个上心劲儿，大哥就甭提有多高兴。”

冯天雄完全顺着自己的思路循行着。老爹没了，他成了一家之主好不威风。威风是威风了，这威靠什么维持能长久的竖起来呢？他少了根主心骨。偌大的家业突然面对，觉得是突然被人推到一盘棋前，面对行家里手摆下的棋面，他一时想不好如何去走这下一步的棋道。这种时候，他反而想念父亲大人了。有老太爷在多好啊，得空就傻玩疯乐，啥正经的心也不用操。听到李熙路分析产业表现出的关心，他一腔子的喜兴气。他就盼着二管事早点熟悉了自家的产业行市，快点顶替下赵星这个人称“赵二鬼”的大管事。

听说金源荣要卖羊脂田，他那重振冯府雄风的热度升高了。“我看，明几个还是叫赵星去探探，金家想卖多少钱？急着脱手，说不定咱们沾上便宜顺手抱上个大金娃娃。”

“金家那块地贱不了，那是块上上田，少说每垧要卖到五十块大洋。赵星前几天不放风说咱们府上钱紧吗？”李熙路恰到好处地，又给赵星紧了一扣。

“咳，我也就是揣着这么个主意，中不中还得走着瞧。现在要紧的……咳，熙路，我看莫不如你出马先去探个明白，看看金家卖地究竟是啥理由。真是缺钱花了，咱们可以杀价，那鬼花活要搞啥名堂，咱也别上套

……”

“是哩，是哩！”李熙路无心应承着。他见对方根本不按他的话意走，两行粗眉搭到了眼前。

冯天雄仰望天窗，那里被烟和灯火的影描画出的种种动态的图案，思绪又飞扬起来，滔滔不绝地说着：

“金府那块羊脂好田，谁见谁不眼馋？说不好，连新上任的县太爷还打他的主意呢。不过这年头是个乱世，民国成立了，东北乱了套。听说哈尔滨又是老毛子，又是东洋小鬼，还有什么张军阀、李军阀的，真是不知有了今天，还有没有明天。再说啦，哪有一出手就是几百垧的上上地，缺钱也不至于伤那狠了？再说，他要那许多现钱干啥用？是不是？要这么看么，金府卖地，许是探探别人的财力，好勾结胡子打劫也不一定哩，这么着，咱又真得小着心，别鱼吃不着，搞一手腥臊那才犯不上呢……”

话说了一堆，完全是一个囫圇圈，又回到了原地，看来又不想买地了。李熙路苦笑着，他太知道冯天雄的脾气了，只是点点头，边给冯天雄换上一锅烟。自己又美美的抽了一口，有点紧崩的脸自然开朗些了，不料冯天雄接上了他的话。

“我说老二，赵星那儿你得多留几个心眼。我爹活着，对他知根知底，他不敢起刺，如今是你我当这个家，他肯定不买账。还有他那个小子，咱们苏家屯的地都由他管着种收，保不齐哪一天给咱们种一年草，他们拍拍腚走人，咱哥俩不傻了眼。再说其他庄户头要学他们样，那可哭天喊地也晚了。我早想了，上了秋收了粮，就把赵文龙先辞了。到明年你要能接上手，咱就叫赵星那老家伙卷铺盖走人。这父子俩把着冯家的田产，实在叫人睡不香甜……”

冯天雄说到这儿，起身用手捶实了靠枕，蹙着双眉，显得很不舒服。

“大哥，您这可得把心放下……”

李熙路望着冯天雄心神无主的举动，知道他的怕烦劲又上来了，急忙给他下定心丸吃：

“大哥的难处就是小弟我的难处。老太爷置下的家业如今都是大哥一人的，谁也甭眼红……”

“也有你一份，熙路，这份家业保住了，大哥不会亏你的……”

“大哥，您看得起我这老弟，老弟给您保定了这个驾。赵二鬼想来个移花接木，撬大哥的家业，这种天打五雷轰的缺德事，别说他敢干，就是他敢想，大哥，咱不玩他个五马分尸，我的李字就倒着写。这事，老弟给你盯着，有啥动静甭想逃过我李熙路的火眼金睛。那赵文龙更是土豹子上

大梁，唱不出大戏来。再说西土岗的神树还保佑着大哥，怕个啥？”

“行，熙路，有你这份忠心，大哥我还急啥？我算没看走眼，认了你这个兄弟。你放心去干，那二鬼敢起屁，由我给你镇着。熙路，我想起来了，你啥时把弟妹接进府来，我拨个西院房子给你们，有事也便当商量，你看……”

李熙路浮起一脸怪笑，挤眉弄眼地怪着调说：

“不劳驾大哥了，还是在镇上留个眼线好。我住那儿，南来北往的动静，有个风吹草动都能知道。平时要晚了，我就住这儿，来去自由，给大哥办事也方便啊……我那位母夜叉要和嫂子牵起手来，那咱俩只有个干吃肚头喽……”

“你这小子，敢说你嫂子的坏话！要叫她听到，又该跪墙根啦……”

说到这儿，冯天雄扑哧笑出了声，带出一口大黄烟，冲向房梁又飘散开来。李熙路先是一怔，随即脸微微一红，抽出烟嘴也哈哈大笑的大笑起来。两人笑得眼泪流了出来，全然没有理会外面四更的梆子声。

4

冯焕章身前没过一天消停日子，从十五岁顶起冯府的一片天地，随着慈禧老佛爷领航的那只破船沉没，大清国的龙旗落下了日头，他想起该交权当老太爷了。可是冯天雄不争气。冯天雄是冯老太爷年过三十才得济的儿子，年已二十四五，全然不曾问过家业。冯焕章精明了一辈子，只叹气儿子不成器，“商隐说过：木朽石顽，雕镌莫就，榆瞑豆重，性分难移。可是我到哪里再找一个儿子！”多少年一天拖两天，一年拖两年，加上世面上纷乱无尽，穷于对付，他到底也下不了决心让天雄顶起祖传五代的这番家业。

前年夏天，他似乎有了什么预感，突然把儿子叫到“静心斋”，几天里把家底一五一十的掰开讲给天雄听。又吩咐备车，爷俩去自己的产业细细转看了一圈。这一转，转出一个活生生的大世界，冯天雄眼前亮出了一个无遮拦地冯家大天地来。乖乖，新发堡，苏家屯，万家屯，大泉眼，白沙包，黑嘴子，莲花泡，烂泥洼，横沟子，五棵树，红石砬子，虎头背，那那都有冯家的土地，难怪当地人传：吃了冯家的饭，走出三天两夜，还是肥了冯家的地！

“爹，咱们在这儿可是跺脚颤哩！”冯天雄兴奋地喊着。

“颤？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冯焕章想着，眼神凄暗了许多。

冯天雄看到的是昔日冯氏家族的辉煌，如今，有的地片已换了他人姓氏，有的地块已经缩小了面积。现揪心的，是不少分了家后的土地，或是主人外出作官放任不管，或是败家毁业惨淡经营，真正控制在冯焕章名下的已无几块好地。冯焕章带领儿子像首长一般视察，巡礼着冯氏帝国的昔日版图，意在起一种激励儿子的作用。谁承想，天雄眼中傲骄满足的目光反而咄咄逼人，竟然没有感到危机和愧疚，那又何曾会有“补天”的想法？就说最大一处万家屯的土地，本来就地势洼，近些年土质还越发的差，黑灰色的土面就是不肥庄稼。这两年冰凌破坝的事时时发生，屯里人三两年就要闹一次，不是要求减租，就是要求修坝。这真令冯焕章哀叹的，难怪眼神要凄暗许多。

冯焕章很想问问儿子，转悠了这些天，他自己有些什么感触，是否明白做爹的用意。几次想提，最终还是吞咽了这些想法，毕竟老了，他怕，不想去实实在在的承受又一次的失望。可那颗心是不老的，跳动得超出往常平静的日子里。“那些庄户头们都看出来，他们肯定看出来。他们不说，他们却比谁都有数。这些人蔫憋蔫憋的，那只是表面，谁把他们真当成高粱花子脑袋看待，那才真他娘的蠢驴一个！哎，我的儿子是不是就小看了他们？”冯焕章明白，他把儿子带出去，与各地块的庄户头见识一番，那些人就看出这其中的原由了。更不要说这次大举动，还把大管事赵星撒在了一旁。谁不知大管事是老太爷的贴心红人。冯府外的田产、收成、放债收债，过去好些年了都是交给赵星一手操办。如今老太爷亲自出马，带着大少爷过问产业的情况，谁心里不镜亮镜亮的，明摆着冯府家要换新主子了。冯焕章懊恼的是：“你天雄明白这层理吗？”

一天晚上，爷俩把饭开在静心斋里。冯焕章好像难得有心情，嘱咐下人备上了一瓶高粱烧，这是冯府自家烧锅产的，装在一个烧着“冯府”二字的红陶瓶里，下贴一个写着“光绪十五年烧制”的银色纸签，说明这酒已在窖里放置了二十多年。老太爷捧起乾隆朝烧制的定窑白瓷小酒盅，甜甜地啜了一口，脸上泛起宽心的笑容。

“天雄，这酒是用黑嘴子的高粱烧制的，那块地还是你太祖在咸丰朝……，哪年了？你看，你爹真老了，这脑瓜记性咋地啦，哪年啦？在嘴上硬是说不出来了……”

“咸丰十五年。”冯天雄张口即出，他刚咽下一块肥嫩的鸡腿上的瓜子肉，满嘴滚着菜香。“那时有地百十几天（一天为十亩或十五亩地）

的，如今只剩几十天的了。”

“对，对，是咸丰十五年，那是满人一个黄带子偷偷典给咱家的。那块地产的高粱，制出的酒就是甜绵可口。放上几十年，那是关内茅台也比不上，咱家这酒劲大还不上头，实在过瘾。”

冯焕章说着酒，心里可比酒还甜，他又啜上一口。要搁平时，天雄最后那句扫兴的话，早拂了他的快意，这会儿竟然没往心上去。

父子俩的关系和缓多了。过去基本是连天乌云，从这以后是时阴时晴，老太爷仍有起急的时候，不过频率减缓了。看来他到有些后悔，自己的儿子还不是不成器的纨绔子弟，还可救药，只怪自己差了眼神，应该早些让儿子压压担子，过问家业好了。

冯天雄通过这次祖业教育，野马之心收敛了一些，多少有了自己将来是掌门人的责任心。可心底里仍觉得父亲身板硬朗，乐不得趁有爹支撑，自己还有几年忙里偷闲，在外逍遥，赛过半个神仙。再加上赵星越发勤勉，处处让老太爷省心、放心、这平静的日子又拖长了半年多。

风云总归难测。去年正是立秋过后，西土岗上那棵风水神树，“咔嚓”折掉下一段不大不小的树杈来，这下坏了醋，把方圆百里百姓的恬静生活搅成了一锅粥。

这儿早有一种说法：北京城的潭柘寺里有棵帝王树，何时掉下一棵大树枝，当年准要死皇上。而西土岗上的神树要掉下一截大树杈，地方上就要死一个大富大贵的人。

听说神树掉了大树杈，冯焕章这边用上了心思。叫人把早已备下的寿衣用具拿出来一一过了目。

“哎，我这是奔六十五去的人了。早几月就得了个心口窝疼的病，几次背过气又缓了过来。虽说开基大夫给我搞了些洋药水，吃着还管事，可这气儿一天不及一天，说不定哪天就捱不上来啦。”

那两天，冯府里真够忙的。丧事用的一应摆什在院中铺开了吹风，满院子里黑白黄紫的死色，扫去了每个人脸上的笑容。若出现哀戚声、顿足号啕声，那真是要出殡了一样。寿穴也派人去修整了一番，冯天雄被派去看了三次，老太爷才对寿穴的现状表现满意。

这天上午，老太爷先把赵星叫进了静心斋。一直谈到晌午，人们才看见赵星低垂着头，一脸凝重相，快步躲出冯府直奔苏家屯而去。冯焕章又叫人把饭开在静心斋，又派小童去请少爷冯天雄。谁知冯天雄出府了，冯焕章一股急火蕴在心窝，吩咐立刻派人去找。

直到太阳要落了，冯天雄满头大汗出现在静心斋，冯焕章早已火气飞

灭，换上不停的长叹短吁。

“爹，您别想太多了。您身板一向硬朗，放开了心，肯定有南山之寿。我这不去县上的石塔寺给您老求了张上上签。”

冯焕章接过那张杏黄色的条，上面赫然几个大字：“静以修心 南山比寿 上上签”。老人一阵感动，神情和缓下来，端详着冯天雄说出几句掏心窝的话。

“人寿天定。阎王老子叫你子时去，你就拖不到丑时。西土岗上的神树可是咱们家的风水树。原来祖上为了独祭神树和镇上的人反了目，后来一位祖宗开明，说大家愿祭就祭，香火更旺还不好，还不都是替咱冯家烧香求福吗？果然，这棵树是越长越滋润，咱们冯家的风水也越来越好，日子过得火旺火旺的。谁料，偏偏应了那句古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如今咱家正像《石头记》里的荣宁二府，一世诗书旧族忽得成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内囊越发的空泛起来……”

冯天雄站得直直的，缩着两肩，垂直着两条臂膀，头抬得不高也不低，两眼出神地望着父亲胸前怀表链。一道细腻的彩光从链上飞起，他似乎闻道了胭脂香的气息。

“《石头记》？没有想到爹也看这种闲书。“一想起平日老太爷张嘴不离《二程语录》，心里不免泛起莫名的笑来。

冯焕章端起小巧的宜兴梅花型紫砂壶，喝了一口香茶，望望儿子那张虔诚恭听的脸神，说话的兴致高了起来。

“哎，赶上大清朝的垮台就不是好兆头。再早先又是庚子年的匪乱，又是皇上的惊驾，乱了乱了，乱出个共和，又乱出个袁世凯，这好，又乱出个军阀混战，反而把咱自己的关东也闹乱了。中国人乱还嫌不够，又来一个俄国毛子和东洋小鬼子，跑咱们的地片上打了起来，皇上也不管，哎呀，这下可把咱老冯家给毁惨了，这……”

冯天雄听到这儿，脸变白了。这套嗑他听得太熟了，再讲下去，又是把自己绕了进去，又是因为听不见神嘯成了冯府的败家子，又……他敢紧截住话头开了腔：

“爹，您是不是该吃药了，郑老先生说过，这药得按时吃，过了药劲不得了……”

他说着忙要去找那个装药水的棕色玻璃瓶子。冯焕章摆摆手，示意让他坐下，话就转到病上来了。

“可见天意不可违。好好的，突然添上个心口疼病，一犯起来连肩膀抬也难受，后背还发紧。这不，又掉了大树干，这不是征兆？”

冯焕章稳稳坐在一张黄梨木的太师椅上，平静着一张脸，仿佛是在说着别人的临亡之事，话语里没有一丝急躁的火气，完全成了一位慈祥的老人。天雄听着，如一汪酸水流进心田，两眼湿润了，他受了感动。很久不曾见父亲这么个说话态度，早已疲弛的心态振作起来，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

“天雄啊，我走惟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冯家的产业……这是冯家多少代积下的心血，我……你……到你这能不能保得住啊……”

冯焕章盯着儿子的脸，缓和的说，他说出闷在心里多年的疑虑时，眼神不断传递出种种信息，时而渴盼，时而失望，时而压抑恼怒。话音顿落，天雄分明感到一股热力冲过来，烧灼了他的脸，青色的两颊燃起生硬的红晕。

“爹，这些个月您做的，说的，当儿子的都记下了。儿子不肖，让您这么放心不下。我天雄流着冯家的血，决不会对不起祖宗让家业败坏的，您就安心养老，让儿子支撑门面，显一显身手……”

“怕是来不及啦……你……好……就是怕啊……”

冯焕章无奈地摇摇头，含含糊糊的话音里带出无限的伤感，人一下子老了许多。他似乎还有满肚子话要说，看着儿子狂大不着边际的样子，张张嘴又咽了回去，颓在椅背上。沉默一会儿，他摆摆手说：

“去吧。叫人告诉你婶娘，吃了下晚的饭后我要过去和她说话。你回屋啊，再把我领你去看过的产业记一记，想想那些庄户头的长相秉性。过两天叫赵星再把细账给你说说清楚，我看你过几天就担起这个家操练操练，免得我走了客大欺主，那个赵星父子可不是你好对付的，唉，改日再细说吧……”

冯焕章挪了挪屁股，又叫住了天雄。

“我看你媳妇是个干练人。她要是个男人比你强。有事啊可找她商量，唉，‘牝鸡司晨’，看来冯府也要唱‘穆桂英挂帅’了。再说……”

冯焕章的话语又强烈地停顿了，话里带出了火药味。天雄脊背发凉，抬头看见老爷子两片嘴唇上下动翕着，好像在找一个恰当的词句要讲明什么。冯焕章斜睨的目光由温厚变得冷漠，头扭向一边，上半身不自然的摇晃着，终于插钉一样坚定的吐出一句话来：“你俩这是几年啦，怎还闹不出个动静！”一字一颗石头砸向了冯天雄。

冯天雄站立着，发凉的脊背现在是沾满了麦芒，浑身不自在起来。老婆为什么不开怀，三两句话怎么说得清楚。想生个小子也不是说得就得，前房生个丫头片子还没保住。

“这……”他艰难的张口说了一下“这”字，老太爷都不耐烦地使尽摆手。

“算了，算了，别寻理由了。妇道人家不生小孩，再贤慧，再能耐顶个屁用！不行就讨小么，我不管你跟谁生的，只要是冯家骨血就行。正经的就没了本事，泡风尘娘们儿你本事不是顶大的吗？你给我抱回个野……”

话又卡断了，行云流水般的话语突地停断了，屋里的气氛立刻凝重十分。兴奋地冯焕章刚吐出个“野”，霜打了一般，缩回前伸的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头垂了下去。又是一会儿的静默，才低软地说：“你走吧。……”

天雄获救了一抖身逃出屋门时，耳朵里飘进父亲喃喃的一句话：“冯家的气数也许真要尽了……”

“‘也’？莫非是想说抱回个儿子也行？”冯天雄踏出静心斋院门，投身在夜空之下不解的想。他望着倒映地砖上的细长身影，琢磨父亲欲吐不吐的话语。

“干嘛要抱人家的龟儿子，我才几把年纪，就不信没有冯姓的种！”

激愤使他挺起胸昂起头，踏着大步回到自己卧房，使着性子跟老婆崔喜玲吵了一架。崔喜玲卒不防的被披头盖脸羞辱一顿，好不委屈，一屁股坐在地上嚎陶大哭，使着性子的拍地、蹬地，屋里像遭了蜂子蜇没有个好动静。

5

过了掌灯时分，静心斋里还是漆黑静影。服侍老太爷的老仆哑巴庄老爷子提着一盏晃着尺大“冯府”两字的红灯笼走了过来。站在小院门里听不见正房一丝动静，他一只手习惯地挠挠耳，大声地发出“呀呀”的声音，向里面通报：是他，现在要进去了。里面仍然死寂的静。他疑惑了，习惯地回望老爷的卧房，后窗黑着，他又“呀呀”了几声，没有熟悉的回音，壮起胆，蹑手蹑脚地迈进了小院。红色的灯笼左摆右摆，晃成了钟摆一样的极限，满地是凌乱的投影……

刚跟崔喜玲发的火还烧在脸上，这会儿被老庄头拽紧了衣袖，不由分说地往静心斋里奔，冯天雄的全身由火热渐渐转成冰凉。踏进静心斋小院

门槛，迎来一股不祥的气息，顿时醋泡软了双腿，“咚”地跪了下去，差点把哑巴拎个跟头。老父亲倦伏在台阶上的平台，映入他眼帘时已经僵硬。灯光下，那张熟悉的脸极其安详，嘴角硬塑了一缕血丝。令天雄害怕的，是他看出那一双不肯合上的眼睛里还凝着不安的光泽。

“莫非是我疑神疑鬼啦，怎么人家都说老太爷走得很安心，我怎么觉着他的目光里大有名堂？”事后几个月，冯天雄仍暗自思忖。父亲究竟想说什么？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也许就是父亲一直揣在心上的疙瘩？想起这句话，他就忿忿不平，直觉着是对自己的羞辱。

“爹，我非把冯府营造得比您老在时还风光。在世时，你死活瞧不上我，爹，咱是驴是马走着瞧，我天雄不挣出一场大家业，我……”

冯天雄发毒誓是不眨眼的，可惜几分钟的热血，脚踩完了，依然故我，应了那句“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的老话。不过一大摊家业摆到眼前，他咬牙也得撑起来。毕竟血管里流的是冯姓的血液，那是强悍的，躁动的。可惜在原始血液里已渗入了太多的安逸、守成的血质，他想重振祖业，却嫌万事开头太难。

首先要面对的是大管事赵星。

大管事赵星是跟着老太爷几十年的红人，管理着冯府的田产和租税。冯府的产业传到冯焕章手中很是兴旺一阵，若是个王朝，史书上就要记上“小中兴”一笔。这汗马功劳自然有赵星的一份，老太爷在世时也是让他三分的。赵星为人谨慎，不言苟笑。秃顶少须，方眼立眉，透着森严逼人的气息。人说“仰脸的婆，低头的汉”，这两种人最难斗，赵星从来低头走路，嘴臭的人挖苦说：那两眼总寻摸路面，地下三尺的小钱也能被他捡着。他有个儿子叫赵文龙，在苏家屯冯府的地片当庄头，干农活是一把能手。赵星自己的地另请地户来干，让儿子在冯府的田产上卖力气，这在老太爷眼中曾看成是好事，常对冯天雄说：“赵家父子是铁着心的冯府忠臣。”赵文龙成家时，老太爷亲自去看了一下新媳妇，这面子可够大的，让赵家父子光彩了几个月。可屯里人相马相牛有一套，相人也有独到的地方，他们说冯家主人是被赵星迷糊住了，“这人真他妈鬼！”背后传出个外号，叫他“赵二鬼”。

老太爷撒手归天，冯天雄主了事，什么都还顺手，就是不能面对赵星，一想起这个人都浑身别扭。这好像不能怪赵星。老太爷出殡，赵星哭得比天雄还凄惨。对着新主人，他十二分的恭敬，丝毫不曾怠慢。冯天雄不这么看，“这里外里他分明是在瞧我的好看么。”怎么啦，不怎么，想挑赵星的毛病，还真难说出个子午卯酉。

李熙路在一旁看得明白，人家赵星使得是“敬而远之”之策，你问一，他答一，你问东，他答东，从不往前凑，不献殷勤，不多说一句。冯焕章一闭眼，李熙路就想到：“老太爷一走，冯天雄抓瞎。”明摆着，冯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事，只有老太爷和赵星最清楚。老太爷一死，冯府里外上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握在赵星手里，冯大少爷反而成了外道的人。说好听的，是冯天雄做了冯府的新主人，还不熟悉情况；说不好听的，是被人架空供成了一尊佛。不信，瞧啊，下人有事都进管事房请示赵星。也是么，来问你冯天雄，你还不都得推到赵星那儿。这么一来二去，在下人眼里，赵星的权威无言而行，大少爷成了会说话的漂亮摆设。

冯天雄出师不利，在这场暗斗中走着下风。“唉，都怪老爷子，活着时啥都把在手里，死了都推给了我，可我冯天雄也不是吃素长大的。”他首先怀疑赵星向他说账时瞒下了什么，说不清一二，警觉还是有的。难怪父亲说：“客大欺主。”看来确有所指，他恨老爷子死前没交代明白，那天先找赵星谈话，都说了些啥呢？反而惊动了赵星。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再不能让赵星独揽府内外事务，要以恶治恶，这样他把拜把兄弟李熙路接进府中当上二管事。除外面的田产、账务外，其他都交办给了李熙路，这就把赵星左右膀截去一只。安排停当，冯天雄脸上现出些笑容，他这位把兄弟连眼睛都会说话，喝过洋墨水，见过世面的人，牵制“土老冒”赵二鬼绝对小菜一碟。当然他没想到，赵星盘腿坐在儿子赵文龙家炕上，端着小酒盅嚼着香喷喷的高粮烧时，也乐得眉开眼笑。他向儿子说得话，要让冯天雄听到，三个冯天雄也会背过气去！这老奸巨滑的赵二鬼没有了冯焕章，他就是魔了。

6

李熙路走进冯府坐上了二管事的交椅，他再不是心里咧开大口乐而是真正张口乐了。熬到这步天地容易吗？他问自己。那一夜，一个时辰传来一阵的梆子声他都听在了耳里，那一夜他失眠了。

李熙路的父亲早年在奉天（沈阳）城开办了一家织布厂。生产的“天麒”细布销路极好。正当他家在辽吉几个城市投资设立分厂时，1903年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东北土地上自若家人地较起劲，生产和销路陷入困顿。

“这可怎么好呢……”老父亲捶胸顿足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打仗就行了，盼着仗完了，这东洋人怎么又经营起南满铁路啦……”这好，汽笛一响，价廉物美的东洋货渡海而来，顺着两条铁轨占据了一个一个城市的市场。好像还嫌银子挣得少，日本商人干脆在营口、沈阳、吉林办纱厂，抢购棉花。铁铸的织机纺纱织布，那细布色泽鲜，纹路细，紧绷结实还柔软，价格却比土布低。国人谁管它是何种出身来历？“天麒”布终于连纱线也不见破了产。李老先生热泪纵横，夹着小包去国小当了教员。

少爷的地位一落千丈，老板的公子成了穷教员的儿子，一切如昨日黄花，李熙路傻了。“那时我真是晕菜了，突然像条丧家的犬，没人理没人睬，连向我献媚的臭玛丽也不正眼瞧我一眼。昨天还死乞白赖要拽我去她家见她父母，转过天就不是她了，好像那两个热挺挺的大奶子是长在别人身上的……”李熙路真给气坏了。

好在他表哥不嫌弃他。他们同年生，一齐长，同进一所贵族学校。家里破了产，李熙路的身份矮下半截，连学费也难以维继。谁想表哥贴着心的需要这个玩伴，没有李熙路他也不上学了。与日本人合伙经营煤油的大舅心疼独生的宝贝儿子，总算答应为外甥贴学费和生活费。表哥手上零花钱论百论千的，成了李熙路的课外供养人。过去表弟瞧不上不求上进的表哥，现在事事顺着表哥，由硬着头皮到如鱼得水，贴着表哥的屁股进赌场，逛花街。他把学习上的聪明用在这些方面，立刻青出蓝而胜于蓝，很快精于此道，使表哥反而更服贴他更离不开他了。李老先生蹬腿时，惟一满足的，是儿子成绩册上清一色的百分，到死也不知那是做了手脚的假货。李熙路完全变了。他现在羞愧的是，当年丁香树下，臭玛丽挑逗他，硬拉他的手贴在自己胸脯上，他吓得差点没晕过去。“哈哈，真是个书呆子，连女人味也不懂……”那浪呢的话音是他现在惟一的耻辱。“他奶奶的，那载我怎笨得木瓜赛的，让个小臭娘们糟蹋一顿……”这就是他跟着表哥后最大的长进。

父亲死后两年，表哥上了台阶，去北平读大学去了。“什么大学，野鸡大学！”他知道那种有钱就能进的大学。可表哥去了，表哥家有钱。年纪大了，表哥的兴趣广泛了，转移了，李熙路被冷落了。被冷落了，就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新生活，怎么办？家徒四壁，不出走怎么办！

他别无长技，只有一身吃喝嫖赌的本事。舅舅的公司曾接纳过他，从小职员作起。可惜那点芝麻粒的薪金贴一个女人的胸脯都不够，还要维持生命呢？在把公司进货的钱贴进赌场后，他只有乖乖的去流浪了。

近于乞讨的那些个日子，他不敢回想，可是乞讨逼着人长本事，他又

会骗了。当他流落到辽北一带时，他已完全掏得了《巡按》（《钦差大臣》）的精髓。当年他们在学校里排练这部剧时，他因为太憨厚没能演上主角。如今他就是中国的赫列斯塔可夫，会说几句洋文，见过大世面，在那些小县城里的土少爷眼中，谁能与他比肩说话那是抬高身价的事。可惜的是，东北土少爷嘴宽手抠，不见真家伙绝不肯往外掏钱，他作得是无本买卖，只能几天在这镇混混，几天又到别县混混，不然时间一长他尽吃人家的就露了馅。其实他胆子还小，还没有练得那么老道，必竟是无师自通，什么都要试着来。

流浪到中心镇，与冯府大少爷冯天雄相识，他时来运转，熬出了头。冯天雄是他表哥再世再不用饰演巡按一角了。

当时的冯天雄虽说学艺不精，几套花拳绣腿在赌场和窑子里那是够他显本事的天地。冯府雇的拳师气歪了鼻子拂袖而去，他反倒落个花果洞的孙猴王，一天逍遥自在。提笼驾鸟，吃醋拈酸，结拜金兰……忙得天昏地暗。

“他啊，仗着冯府的门面也只是瞎折腾，见过啥大世面？混是一条地头虎，还美的不知姓了啥？”

说这话的是芦姓米商的三少爷，原来也是冯天雄哥们堆里拔尖的人物，自从迷上了穿着洋服的李熙路，才意识当地阔少们不过是“土的掉渣”，玩得是小镇水平，上不了档次。冯天雄的耳里传进了三少爷的话，脸搁不住了，叫着号的要会会这个李熙路。谁料，在三少爷摆得牌局上，李熙路拿出一个镀金的打火机，抽起“美女”牌日式香烟，冯天雄的翡翠嘴烟袋锅就比下去了。两人相见恨晚。当晚在翠红楼里，李熙路的一段“踢踏舞”，把只会肉体调情的男男女女观了西洋景的大呼小叫。一夜之间，李熙路的名字震了中心镇，李熙路这个人成了冯天雄形影不离的二弟。这回是冯天雄立了长志，要把都市少爷的言谈举止学到手。

李熙路知道他抱上了金砖。

“到手的钱袋子，不小心维系着，我就日你十八代祖宗！”恶狠狠地像骂别人是龟孙子。

有冯老太爷在，冯天雄不敢把这位二弟带进府去，便在中心镇替他租房住下。一年后李熙路娶进在奉天认识的相好穆英红，心也就收拢了，全副精力对付冯天雄，讨他的欢心。

李熙路拿着天雄给的银两，去奉天找来穆英红的干姐妹，把冯天雄迷得乐不思蜀，整日泡在中心镇的一家服装店铺里。不久，身着白色西服洋装、白色西帽，脚踏白色皮鞋，肘挂欧式手杖的冯天雄，和一个身着维多

利亚多褶花边玫瑰红连衣裙，头戴插花高沿女帽，洋女人打扮的中国女人，双双出入街市，戏园，中心镇顿时炸了锅，观猴一般里三层外三层。西洋服饰从此在小镇风行起来，追新潮的阔少闺秀至少备有一套。李熙路从奉天请来的几个裁缝忙坏了也乐坏了，背后的店老板其实就是李熙路，赚得钱悄悄存入了奉天大票号里。

风声传到冯府，冯焕章派人把天雄“接”了回去。罚跪、举香、饿饭，折腾了几夭，冯天雄脸上的油彩消失殆尽。等他故态重萌，再去中心镇，那女人已把芦家三少爷拐走了。

“这世代都绝了，如今是女拐男，啥新鲜就出啥怪事……”这场艳情文明戏，在中心镇画上一个滑稽的句号。

冯焕章一死，冯天雄不管李熙路是否愿意，不由分说的接进府中当上了二管事。要按他的本意，恨不能让熙路一步顶替了赵星，冷静了想想还是李熙路的主意对：“赵星在冯府已是成了气候的人，尾大不掉，自己新来乍到还没树个威信，不说下人不服，对冯府业务自己也两眼一摸黑，慢慢摆平赵星，不也是练练能耐，摸熟个路子吗？”

李熙路自从明白赵星是冯天雄的一块心病，心想：“我急个啥？一边时不时给赵星上个眼药，坏他的名声；二来我也得偷偷学艺，要学得赵二鬼的本事，那将来在冯府我不坐他个半边天才活见鬼呢！”他觉得自己更鬼，“我啊，才是天下最坏的人。”他想到这儿又在心里裂开口乐了。一阵坏笑，连身子也颤了起来。

7

冯府西北角，那座小院静静悄悄。

用石砣夯实的泥土地面收拾得光光亮，连根草芽的影也存不住。四周院墙挂满了细长小刺的蔓子。爬山虎的叶片肥肥嫩嫩，散发出清晨的湿气。经阳光一照，虚嘟嘟泛着娇青的光泽。小院的门开在土坯墙的东侧正中，两旁各长着一棵桃树和梨树。一夜雨后，枝枝杈杈上开满了英蕊，桃红对着梨白，满园子沁着清香，淡淡的怡人。院南鱼盘状精巧的小鱼塘，由青条石砌成。池中央矗着一块仄长的假山石，苔藓蓊绿。藏置在石眼里一个个小花盆垂直下无数吊兰的条枝。修长的到影随波涟漪，引来十几条五彩十色的金鱼。鱼塘北侧十几步远，一架木制的凉亭。梁楞上盘绕着山

葡萄苍青的藤枝。藤枝如一股股粗麻绳绞成一抱一抱的枝干，枝干上缀满了叶，叶柄上挂满了长须，刚吐出的须，带着鲜黄的绿色，曲曲卷卷，悠悠荡荡，一阵风来便摇曳个不停。

冯焕章在世时，很喜欢和祝慧莲在这里消磨时光。他们坐在藤架下的石桌旁，茗茶聊天，沐浴着射入藤叶间的阳光。

此时风和日丽，空气暖融融带点儿甜意。顾不得地上湿气还重，像往日一样，日高两竿的时辰，老妇人祝慧莲，已坐在石桌旁的柳木椅上。现在面对钱妈新沏的香叶子，她陷入了沉思。

突然，她抬头张望，向发出几声尖细脆鸣的方向寻去，原来西南墙角上，两只鸡雏大小的麻雀在争食一条青虫。青虫的两端被强硬的角喙死死夹住，皮筋一样，一会儿抻长，一会儿卷曲。老妇人欣然有味地望着，嘴里不时发出“哎呀，哎呀”轻微着急的叫声。两只家雀显然实力相当，经过好多个回合，才把青虫拉裂成两截。看着家雀各自贪婪地啄食胜利品，老妇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略有的兴奋消失殆尽，目光冷漠下来又转回到石桌上，伸手端起玉兰花状的棕色木变石茶杯。

祝慧莲的年纪该有五十了，却仍很少兴，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个美人坯子。手腕从蓝底白花的袖口里裸露出，依旧白皙细嫩，保养得极好。脸上淡淡地抹了些官粉。眉梢用眉石轻轻描长了许多，显然是当时很时兴的高丽妆。配上长细的凤眼，微微隆起的鼻翼，狭的仍富有弹性的嘴唇，显现一种高傲的神态。一头青丝往后梳着，挽成一个盘龙头的髻，插进一支拨火钳粗细的碧玉簪。丰韵犹存。谁见了，都会留下这亮丽的印象。

这样的美人，任谁也会多看上几眼的，可是怪了，谁也不会多看祝慧莲的脸膛。“你那个婢娘是不是多看一眼就让人不舒服？”冯焕章活着时常问冯天雄。渐渐长大的冯天雄渐渐也有了这种感觉，可是不知就理。倒是账房先生一次偶然与祝慧莲打个照面，才揭开了谜底：“这妇人家不得了，那眼神能冰人。眼为心窗，这妇人肯定心冷如冰，不知有多深的结解不开……”

话传到冯天雄耳里，他一想可不是，那双凤眼里折出的光，在脑海里闪现，都让人打寒噤。那眼神里含着分明是一缕死光，能冰透人心，难怪瞅上两眼都让人不舒坦。

真真是神奇的，不管是喜悦、忧伤，不管是得意、愤怒，那妇人眼神总含着这缕冰冷的波光。它随着目光传递中闪射出来，对方仿佛中了一发冷枪。这位婢娘什么时候才有了这么一道阴涩的目光，冯天雄记不起了。只是从老太爷过世，这道寒光似乎越发的强烈冷漠，连钱妈，这个惟一侍

侯她的女佣，也受不住了，在妇人面前总是低眉顺眼，尽量躲开女主人的目光。偶而对上了，回到自己的小屋，赶着在观音像前点香磕头，盼着从内心升起驱寒的热力。

祝慧莲自己混然不曾注意这些。现在她的注意力更不放在他人身上，一味担心自己是否有了老态。人家看她坐在凉亭下悠然品茶，岂知那是外表，内心里正七上八下地在拷问自己，追查自己，她怀疑自己的记性正在老化。

“瞧瞧，东西放哪儿啦……刚才看到什么啦……转眼这记性成了一盆浆子啦……”她极不满意自己的表现，“我这是怎么啦？”她暗自思忖。“整天价失魂落魄的，莫非魂也叫那老混蛋勾走了不成？”想到这儿，发狠地掐了自己大腿一把，哟，疼得不行，双眉痛苦的蹙促在一起。

“唉，那作贱的死老爷子怎么说走就走啦！我这今后……”

冯老太爷去世大半年，她想了大半年。想了大半年，心里堵了大半年。心里堵了大半年，眼神里的死光越发冰冷了大半年。她真想发疯似的大哭大闹一场，想发泄，想骂人，想哭诉，想把窝在心里的秘密，心里的委屈都抖落在众人面前，想……到了，她忍了，忍到今天，她只能自怨自艾。

她怨艾着，慢慢的，她的眼前障起了白翳，院墙上，那两只叽喳斗食的家雀渐渐地成了两团雾影。她的思绪飞了，飞到了一间豪华的居室，回味起那一夜老爷在枕边对她的许诺……

“当啷”灶间传出铜盒砸地的巨响，一脸谄媚的笑容顿时消失殆尽，换上凶恶的恼怒，“钱妈，你昏了头啦，砸坏了你可得赔！”钱妈闻声从自己小屋冲向灶间，一推门，那只肥大的公狸猫窜了出来，嘴里叼着一块腥鱼头。钱妈的骂声在灶间响起，祝慧莲望着向房后逃去的猫影，宽了心又回到了刚才的幻影世界。

“哎，石头砸地还能留下两个坑，这嘴里说过的话，转眼就成了胰子泡，东飘西飘，啪啪几声，爆得连个影也没了，你上哪去找回来！哎……”

她深深地叹着气，举起左手，轻轻敲打太阳穴。

“一想起这些个糟心事，头皮就紧，脑仁生疼！”

她的情绪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热，一会儿冷，那纯粹是被人浸在凉水里，提出来又浸在热水里，浸在热水里又被提出来放入冰水里，再被提出来放入……就是这样的感受，她明白，但她控制不了，一瞬间她又入神地反思起来。

“哎，真够悔心的呀，白聪明一场！趁着老爷子一时兴致好，多不容易的松了口，许了愿，当时怎么就死了？怎么就没想到马上要个字据，找账房立个什么契的……过个地契的……对，立个地契什么的，那可是答应给我一百亩！不，一百垧！不，好像是一百天吧？哎，反正够我来世受用的了，一百啊，那是一百的地啊！嘿，你这个祝慧莲，祝慧莲啊，你是白在这世上走一遭，怎么办事办到节骨眼就瘫稀泥啦，那可是一百的地，唉！”

左手已经握成空心拳头，使劲捶了几下太阳穴，又捶了后脖梗儿。另一只手把桌上的茶盘往前推去。两手托腮，倚在桌旁，那眼中的目光绝对又冷过了冰点。

“……那答应是一百垧啊，人一走，事全完，这话还能说给谁听去？甭说说了没人信，又怎么开得了口？去他娘的什么名节，老娘我不在乎啥个名节！可是，可是怕就怕人老珠黄时没落下个名分，这到好，我在冯府算是哪一号的人物……”

想着想着，无可名状的委屈泡了酒的越发浓烈，老妇人双肩抖动，轻声呜咽起来。

“妈，你怎么又落泪了……”

女儿常玉刚从正房屋后折了一把丁香花枝条转过房角，瞧见葡萄架下母亲的身影，一阵风地跑过来，顺手把花枝放在鱼池台上，边走边掏出一块水绿罗帕子。

“呀，这孩子，手就没个轻重，你看，把你妈眼皮子都快擦破了！”

祝慧莲猛的一拍，打开了女儿的手，打掉了女儿手中的帕子，拧着眉说，僵硬了一脸的肌肉。

常玉一惊，抽回拭泪的手，那上面已红了几个指印。她无声地蹲了下去拾起罗帕，帕子上的蝴蝶折了翅膀。从母亲的身旁缓缓站起，嘴角痉挛地动了几下。

祝慧莲从衣襟里抽出自己雪白的帕子，轻轻抚了一下眼角，发现女儿没有了动静，抬眼望望：“呀，怔呆呆地瞧着我干什么？妈说你一句，就眉不是眉，眼不是眼的啦，哎哟，闺女家家的，仇性这么大不成？”

常玉的头无力地垂了下去，她受不了那道目光，“妈，我……”她嗫嗫地想辩解。

常玉从有记忆起，就把母亲这道冷光一并记在了心上。

从小人人夸她母亲，“你妈大美人，好脾气，你真有福气。”母亲待人时轻声曼语，脸上挂着吟吟的笑意。可是转过脸对着自己时，“你妈那

脸，冰冻的坨，刀都砍不进去！”过去的女仆张妈都瞧了出来。

“哪有这么对自个儿亲生闺女的？你啊，谁疼你？我看就老爷疼你，把你当亲闺女的一样对待，你怎就不是他的闺女呢？要是，那不就当上冯府的千金小姐啦，你呀……”

张妈也瞧出冯老太爷像父亲一样地疼爱她。从小，老太爷一来，见着面就会抓住自己的手抡着转几个圈，然后托的高高的，问：“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小常玉看见了墙外的房顶，大树都不能作数，非要说看见了西土岗上的大神树，老太爷才会松心地哈哈大笑一阵，在女孩耍着娇的告饶声中，把她放下来。这种最令人愉快的场合，母亲在一旁也会轻轻的笑，笑容那么柔和、亲切，有时还嗔怪老爷宠坏了女儿。每每此刻，小常玉就会有一种错觉，母亲是温柔的。谁知，一旦她天真的目光与母亲的目光对上，一切幻觉破灭了，像花朵一样在霜打中枯萎。活活泼泼的她僵直的呆怔着，成了木头人。

“这孩子怎么啦，好好的，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蔫巴了，真是怪事，匪夷所思。”老爷常常惊讶地说。

自然又是张妈出来抱走她。抱回张妈的屋里，常玉搂着母亲一样的脖子，委屈地哭上一阵。

“孩子，人家说你命硬，刚出生就把你爹克走了。”做过常玉奶妈的女仆，张妈掉着泪地说。

“我爹什么模样？”从小常玉就问这个题目，谁也没有答案。

“连我也没瞧见过。”张妈把嘴贴在女孩的耳畔小声说。

“你妈不叫说啊。听说，你妈生你时，你爹就死了。娘儿俩过不下去，冯老爷接你们来住。我就是那时进的府，哎，生个儿子三天就死了，那奶涨的，我的奶水都喂了你。你那个妈也怪了，月子不做，奶水没有。瞧你也就刚出生个把月，你妈怎就活蹦乱跳的在房里外进出，真怪。老爷说，你爹在世时救过他的命，哎，这人啊就是积德的好，瞧瞧，这不把你儿娘俩全接进来享福啦，瞧瞧，老爷真是大恩大德的人。”

小常玉能从奶妈身上得到母爱，破涕为笑。这时张妈又总这样劝慰她：“做娘的哪有不疼自己孩子的。你妈待你啊，是有些冷清。我估摸就是解不开你爹死的那个结。一个大美人，守寡这些年，住在人家家里，再好，也比不上自己的家。又没个男人体贴自个儿，这不，就上你了呗。哎，这都是命！老天爷不让你爷儿俩生时相见，这又谁能违背？命里缺爹，只能说你自己不济。”

由此，常玉有了负罪感。她竭力忍受母亲突如其来的暴躁或辱骂，她

越发的沉默了。

没想到，几年后，张妈突然给辞了，那一天的事在常玉心上烙下深深的火印。

七岁生日那天正是花朝日。

“我的大小姐，刚换上花布新夹袄，就趴到鱼池上去了？仔细你妈瞅着骂你……”张妈压低了嗓门从灶房窗里向外喊。

常玉趴在青石台上，掰馒头屑，一小撮，一小撮往水里扔，金鱼仨俩一群游过来，不时把头钻出水面，激起层层波澜，逗得小姑娘咯咯咯的笑着。

“常玉，瞧，大爷给你带来个啥？”穿着一身青石灰薄绒长袍的冯焕章踏进院门，亮起了嗓门。

“娃娃！”小常玉抛下馒头，蝴蝶似的飞了过来。

“这是东洋娃娃，大爷特地叫人从旅顺口给你捎来的，好看不？”冯焕章弯腰抱起孩子，边说边用脸亲着嫩嫩的红腮。

“嗯——胡子扎人！”瓷滑滑的小手摊开满是胡茬儿的脸，心灵被绢人迷住了。“快给我，你那个大手会把娃娃捏坏的。”她心疼地望着握在红皮肤大手里的纤细绢人……

后来的经过，常玉不想再细细品忆了，一切发生的那么突然。只因为冯焕章把绢人举得高高的，满脸笑容地说：“叫我声爹，叫声爹我就给你……”正从后面走来的母亲，伴着哭嚎声旋风一样滚了过来，院里立刻像撞翻了火炉，一片炙热烤人的气氛迎面扑来，仿佛一地铺满了烧红的火炭。两个大人眼红脖子粗地凶吵了一顿。高潮是母亲一记耳光打在了老爷脸上，母亲怔了，老爷也呆了。静了片刻，冯焕章转身出了院门径直而去，母亲回过头来，凶狠地骂着常玉，什么“小杂种”，什么“贼生的贱货”，什么“胡子的崽子”……吓得小女孩也哇哇直哭，还是张妈过来，无声地把小姐抱回了她的屋子。七岁的生日就这么搅黄了。事后没几天，母亲把张妈辞退了，来了钱妈。过了很长时间，老爷的身影才又在院儿里出现，不过母亲再不让常玉陪在身边，只是有时叫来请个安。好在老爷时不时把天雄哥带来，这样常玉有了自己的玩伴。

“呀，这母女俩怎么对着发怔啊？”钱妈提着一把锡壶匆匆走过来。“瞧瞧，”她提起宜兴茶壶的盖往里看了一眼，“哎呀，老太太，怎么茶也没喝多少，凉了伤胃，我去另沏一壶吧。”

“算了。钱妈，把茶端回屋去吧。心口胀得慌，不想喝了。”说完，祝慧莲起身踱步到小鱼池，一动不动地向里观望着，又沉入了心事。

常玉傻傻地站在石桌旁，想走不敢动。

“闺女还傻怔着个啥，还不帮钱妈提着壶，你看我一只手怎么端茶盘。”钱妈说着，向常玉使眼色。一老一小悄悄退回到钱妈房里，那动作仿佛是玩捉迷藏。

观鱼的祝慧莲心不在鱼上，依然在掂量着冯焕章那个口头承诺。自然，老爷子死前曾叫人捎话，说当晚他要过来，一想起这件事，老妇人忿忿的懊恼起来——他这是想跟我交代事吧？晚死一天，我也非叫他把地契过户了，怎就这么寸，节骨眼上偏就稀里糊涂地死了。什么时候死不行，偏就拖不过那一晚上，天杀的，连个后话也没留下！

想着，祝慧莲心中躁火泼了油的旺了起来——死鬼啊，我们是前世冤家？这辈子可让你害苦了。你有难处，求上门来，我给你遮了，抱着下三烂进了你的冯府，可你怎么回报我的！死鬼啊，明明堂屋空着，偏就不肯把我娶过去，今天拖，明天拖，拖你个腿啊！你好，你眼睛一闭，上阴间享福去了，把我撇在这里，啥个名分没有，你让我下半辈子怎活？我……

现在已不是眼睛里冰冷，她全身从头到脚如包在冰层里。这还不够，怨恨和愁绪又交织成一张黑色的网，把那颗正被蚁啮一样疼痛的心无情地裹紧，她是活不了啦！

“瞧，你那个妈又抹泪了。”钱妈躲在柜旁往半掀的格扇窗外观景，小声地说。

“从冯大爷过了世，我妈就老抹泪。原来偷偷屋里哭，现在也不避人了。”常玉过来偷望了一眼，眼眶里涌了一泡热泪。

“呀，你这傻闺女！你啊从小就长在这么个井大的院里，甭说外面，就是冯府，你清楚有多少个院子多少间房吗？不清楚，经事太少，哪里会明白你妈的心事？”

“啥心事？这里不缺吃不缺穿的，也没人给气受，不就是冯大爷过世后冷清多了吗？可我妈也不是那种好热闹的人，冯大爷不过来，你看她一天有几句好话说的……”

“哟，这闺女的嘴还真能讲，可惜不识字，要不出去准能考个大状元回来。”钱妈说着自己先乐了，转身坐到炕沿上拉过烟盒子卷起烟来。

“钱妈，我给您卷！”常玉过来弄散了钱妈手心上的烟末子，从烟盒里捡起一张早已裁好的白棉纸条，撮起一些碎烟叶齐齐地洒在纸条正中线上，两只手麻利地一搓紧紧卷成一根烟，再用舌沿着纸边一溜舔过，手指一一扶压过去，掐掉尾端，“好啦，我卷得就是紧，您能抽小半个时辰呢。”把烟在钱妈眼前晃了几晃递到她手里。

“瞧你怎么说的，闺女家家的不学绣花，不会裁衣做裤的，只会卷烟未子，将来啊找不到婆家后悔也晚喽！”钱妈打着火绒吸着了烟，语气里充满了疼爱。

钱妈是踩着张妈后脚跟进到这院的，谁料刚来不久，老家一场瘟病，婆家娘家的人都死光了。钱妈认准是常玉救了她的性命，从此断了一切念头。常玉很快把对张妈的依恋转移到钱妈身上，一老一少到有了母女的情感。

“闺女，你看你那位天雄哥怎么样？我说的是冯老爷。”钱妈拿下嘴角噙着的烟正色地问。

常玉在兴致极好的端详南墙窗上的红色剪纸。那是一对喜鹊，中间一个大“福”字，心想钱妈的手真巧，剪什么像什么，忽听见钱妈提起冯天雄，脸一下扯起了红布，低头不语，细笋的指尖分解起黑亮的辫梢。

“呀，刚才还是满门里的家雀叽喳地叫，一下子成哑巴啦？”钱妈弹了一下烟灰，故作惊讶地说。

“钱妈——”常玉央告的口吻埋怨着，“您怎么和我妈一样了，动不动就提天雄哥。人家现在是冯府的老爷了，又娶了大奶奶，我怎看又管人家什么事。你们怎么都爱来问我，那都是小时孩子间往来，哪管得了现在的事？”

“这么说——”钱妈迟迟疑疑地张了口。

“说什么？”

“你妈没跟你提起个啥？”

“提啥？”

“提啥？呀，这就怪了，闺女大了自然要找婆家啦，我的大小姐！”钱妈一口气把憋在心里的话端了出来。

怔了，常玉像蜡人似得站在那里，酸甜苦辣一齐涌出麻了嗓门。“我妈真那么嫌弃我了？”泪汪汪的两眼闪出哀哀的光泽。

“钱妈，有人来了，快去开门。”

听见祝慧莲在院里的喊声，钱妈顾不上安慰常玉，边应着边捋着步出来开院门，原来是冯府女主人崔喜玲的大丫头欧梅。

“给老太太请安了。这是十锦点心，刚从关里带来的，我们家大奶奶叫我给您送来尝尝新鲜。”欧梅捧起一个精致的彩色锦盒走过来给祝慧莲过目。

“多谢你家大奶奶，这么远带来的东西还惦着我这老婆子，该怎么谢才好。”祝慧莲迎了上去，示意钱妈收下盒子。她知道欧梅是大奶奶从娘

家带来的，比不得别的下人。“来，欧姑娘，到亭子里坐下，说会儿话再走。”

“不啦，老太太就别客气了。大奶奶说，这点心里有枸杞糕，对人眼睛好，有薏仁米和肠胃的。还有一种叫什么茯苓饼的，上了年纪的人吃特别好，过去还是宫里的呢，听说慈禧老太后就爱吃它。”欧梅仗着是大奶奶娘家的人，比别的丫头都撑腰，逢谁也是说话没个收敛，好像她是冯府里的半个主子。

“是吗？是吗？”祝慧莲脸上的笑容越发生硬了，嘴里还在找着甜话说：“这么好的东西我真舍不得受用了。钱妈，快请欧梅姑娘到屋里坐，吃杯茶再走。这日头快三竿高了，晒得人脚跟子发软。”

“不啦！”欧梅扬起了脸，大方地辞了，“谢谢老太太的关照。大奶奶说，您有空，傍晚时辰请过去一趟，说是把你们早先定的事再议一议。”

“噢，这太好了，我一定去的，告诉你家大奶奶，我一定去的。”这回的笑容从内心散发出来，亲自把欧梅送出院门外。

转进院来，神情一新，吩咐钱妈重沏一壶香茶，自己缓缓地 toward 佛堂走去。

8

祝慧莲辟的小佛堂设在西厢房的一个小屋里。佛龕上浮现薄薄地一层白灰。铜炉里香断烟冷，火烛流下的烛泪冻凝成惨白色的硬脂。

“罪过，罪过！”祝慧莲叨咕着，拿起一把拂尘没轻没重的掸着，扬起一团一团烟尘。嗅到浓浓的烟尘味，干咳起来，忙用衣袖捂住鼻嘴，干脆丢下拂尘，环视四周想找一块抹布。

转过身来，西墙下设着一个供案，上面放上冯焕章的灵位牌。想到当初自己表示要为老太爷念经超度，把冯天雄感动的情景，自己也觉得滑稽了。

“我会念啥屁经！人啊，天天要演戏。当着人家面呢，演给别人看，背着人家面呢，自己演给自己看。给人家看呢，自然是演正角，给自己看呢，必然是丑角，哎——”

祝慧莲看到灵牌上蛛尘也够厚的了，这让外人看见多不好，撑起拂尘几下扫去了尘网，露出一行醒目的黑字。突然她看那“冯焕章”三个字

摇晃摆动，渐渐显现出冯焕章活的嘴脸，一股无形的力量胁迫她不能动弹。她强怔了怔了眼神，灵牌上那副嘴脸清晰生动了，头皮一麻，腿肚一软，“咚”，她跪倒在拜垫上。上身趴在地上，捣蒜一样磕着头，嘴角抖得连声音也走了调。

“老……爷子……显……灵了，啊显……灵了……菩萨哎，大……仙饶……这怪……怪我……我哪里哎……他们成亲……不同意……啥法子……天雄提的……我靠谁……去……你警示……你儿子……别欺负……我一个女人家……”

她语无伦次，疯疯癫癫失去了常态。两耳灌满了冯焕章严厉的喝斥声：“不行！不行！不……”这声调高得如一个一个春雷在耳畔炸响。祝慧莲感觉自己的脑壳要炸裂了，双手捂紧耳朵，眼前金花四射。心一虚脱，“噢”的一声惨叫，昏死在蒲团上……

祝慧莲昏死佛堂的讯报到前院，冯府大奶奶崔喜玲才发现当家的和李熙路不在府里。下人回话说老爷他们祭拜神树去了。她心里一紧，这两个鬼头！今天是啥日子，要去祭树？莫不是又去中心镇胡闹了。再问赵星，回话说去苏家屯儿子家了。崔喜玲只好自己带着欧梅，款款地进了西院。

祝慧莲已被扶躺在正房的炕上。脸色煞煞白，眼睛半闭，露出半个眼白半个眼仁，样子很可怕。“这人一失魄真是没法子瞧。”崔喜玲想起平日婢娘利落的打扮颇有一番感触。

祝慧莲的气紧一阵缓一阵地捋，看来还未从惊吓中转出来。崔喜玲侧坐在炕沿衬木上，拉起婢娘一只手，哟，冰冰凉，这是怎么搞的？

常玉已哭成了泪人，不停抽泣说不出半句整话。钱妈还镇静，沏着水，边回话说：“回大奶奶的话，祝老太太原先好好的，在院里吃茶看鱼，好好的啥事没有。欧梅姑娘来送点心盒子，她更高兴了，嘱咐我好好收起来，别受潮了，别让猫啊、耗子啊……哎，总归好好的见她进了佛堂。谁知进去就不对劲了，这大白天的还闹了鬼不成……”

“钱妈，可不兴胡说！”崔喜玲强忍着老婆子的碎嘴，一听“闹鬼”二字脸沉了下来。她平时最讨厌提到鬼啊神了的。小时候曾跟哥哥们淘气，碰倒了母亲供奉的一尊菩萨，为此挨了一顿打。她望着破碎的神像，心想不就是黄泥捏的么，上了颜色一烧就尊贵了？从此就不喜欢任何人物偶像，也不信什么神鬼妖怪的。母亲骂她是“母夜叉转世”。

这会儿她正色地教训钱妈：“老太爷在世时，这院里闹过鬼吗？现在怎么就会有鬼？莫不是婢娘上了岁数，绊在蒲团上受了惊吓，我看她只是气色不好，哪也没碰坏吧？”

“可不，没见伤哪儿。兴许是腿脚不利落，摔了一下吓坏着了。”钱妈顺着大奶奶的话说，心里却在嘀咕：那神树上掉下那么大的杈子，磕口齐刷刷的，你们府上不闹鬼才怪呢！

崔喜玲示意钱妈退下去，转眼端祥起常玉。这姑娘粉黛不饰，身材娇小，那眉眼更没得挑剔，天生的丹凤眼，比戏角里化了妆的还美，难怪当家的会看上她。脸盘上要说毛病么，那嘴角向上翻过了些，很温顺的闺女家，蕴着一股刚烈劲。

“常玉，你也回屋歇着去吧。我在这儿陪你母亲坐一会儿。我看婢娘不碍事的。再说我已吩咐人去镇上请郑大夫了，路远不一定能赶来，明天瞧一下也来得及的。去吧，待会有事自会叫你，歇着去吧。”

常玉应声退了出去，崔喜玲又对欧梅说：“你回去叫厨房把那干藕片和莲子煮碗汤送过来。你在屋里等着，老爷一回来就来告诉我，去吧。”

打发了常玉和欧梅，崔喜玲站起来，细细把屋里环视了一遍。房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她翻着窗前八仙桌上的书籍，有一本宋词，一本元曲，都黄了。还有一本《醒世姻缘传》。看到书名，崔喜玲的心像装进了一只兔子，急切地跳动起来。她坐回炕沿，直视昏昏沉沉中的婢娘。原来这老妇人能看书断字，受过教育的呀。一个妇道人家竟读那样的东西，她想起哥哥们传述书中故事羞红她脸的往事，不禁有些害怕。

这位婢娘和老太爷究竟什么关系呢？崔喜玲从嫁进冯府认大小时，就产生了好奇心。从天雄那儿也没听出点名堂，既然是什么拜把兄弟又是恩人的妻女，怎么从没人提及那恩人姓甚名谁？账房先生那里是消息最灵通的，这些年也没打听出这是个什么人。再说，听天雄讲，婢娘在佛堂里供上了老太爷的灵牌，竟然没有自己男人的灵牌，这屋里也没有，怪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妇道人家，连丈夫不祭一把？莫非婢娘是《醒世姻缘传》中素姐那样的悍妇，不遵妇德？看这种书好人也变坏了，可惜了这么个美人坯。

坐着实在无聊，崔喜玲移到八仙桌前坐下，怀着好奇打开那本小说胡乱翻翻。妓妾珍哥淫乱的描写不堪入目，她赌气地合上书，又去琢磨炕上的那个女人——是啊，什么拜把兄弟，我看是遮人耳目的谎信！不过原以为这两人必有一腿，常玉会是他们的私生女，谁想老太太同意天雄娶她做二房，那么是我猜错了？亲兄妹自然不能成亲的。如果常玉不是冯家血脉，老爷子一直养在府里又作什么打算呢？怎么也未见有个交代呢？再说了，婢娘口口声声称常玉是她亲生的，可怎么看，这女人不像生过孩子的人。何况有几次偶然问过钱妈，钱妈虽然吞吞吐吐，但也露出祝慧莲不像

个做母亲的人，对女儿方方面面都想不起有半点照顾，吩咐什么事都是她想这个，她想那个，从不带上常玉，天下哪有这么不疼女儿的娘？这事真是怪的邪了。

想到这儿，崔喜玲不禁把目光投向炕上，祝慧莲的脸色变灰了，不那么可怕了。嘴唇却在不停地动着，像尼姑念经。崔喜玲静悄悄站起，望了一下四周，又聆听窗外无一丝动静，才蹑手蹑脚靠近炕沿，俯下身，把耳朵贴进那不停嚅嚅的嘴唇。她好生失望，那弹动的唇里没有任何声响。

坐到晌午，欧梅过来接人了。看婢娘依然昏睡，崔喜莲嘱咐钱妈一番，起身带欧梅回自己院去了。

夕阳西下，天上乌鸦纷纷回巢的时候，钱妈过来禀告祝老太太已经清醒了，知道大奶奶过去看过她，很过意不去，特地来报个平安。厨房送过的莲藕汤一喝下，心里爽清多了，谢谢大奶奶格外的关照。

崔喜玲拉开梳妆台最下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把红线绳捆扎的参须。“这是去冬家里送来的，上好的长白山参，我年轻哪用得上这个，不如带过去给婢娘当茶冲着喝。参须火力小，一年四季上岁数的人都使得的。”钱妈千恩万谢说了一堆恭维话，高高兴兴地捧了回去。

钱妈来之前，崔喜玲正在生着闷气。

冯天雄出去了一天还没回来。昨天见他喜上眉梢，原来金府有一块好地要出手，估计可以压价买进。今天，他和李熙路早早出了门，连个话也没留。想去问赵星，人家一早去了苏家屯，说是去看春墒，到这时不回转，八成又住儿子家过夜了。

崔喜玲知道，妇道人家是不便多问外面事的。自古有“男掌外，女掌内”的老话立下了规矩。其实呢，除了侍候公婆，使用女仆丫头，过问饭菜，生儿育女外，其他的内事女人也是无权过问的。大户人家的女人能过问的事更少，尤其冯府，几十号人各司其职。就说钱财都由账房管着，过去更不得了，账房先生就有几个，有管卖买田产房产的，有管租金进出的，有管牲口、染织、生产用品的，还有专管府内生活费用的。现在张不起那么大的派头了，只剩一个管外的称大先生，一个管府里费用的称小先生，自己使个钱也得伸手要，还得由天雄同意到账房上去支，那点贴己钱是平日里省着攒下的。好在天雄大大咧咧愚弱一些，诸事不爱过问，不愿计较，自己反而有了出面探问的原由。这不，大先生、小先生都露出了话头，去冬今春的大半年里，老爷在外面花钱如水。冯天雄天天嚷着买地，可自己冷眼观看，赵星这个掌外的管事平日里闲得很呢；时不时瞧他在账房院里与人下棋，再不去苏家屯儿子家。且不说这哪里像个买进地

来扩大产业的架式，就是老太爷在时，也不敢这么轻闲放肆！这李熙路反倒是忙得不亦乐乎，迷着老爷三天两头往外跑，在外过夜快成家常便饭了！这个流氓胎子，我看冯府非毁在他手里了。

急急恼恼地想到这些，崔喜玲的思路转到常玉身上。谁能想到，给自己男人张罗找二房的竟是崔喜玲自己。

如果是舞台上的戏角，那么崔喜玲一定是演穆桂英、梁红玉之类角色的。常玉是妩媚楚楚，文弱青衣，崔喜玲则英姿飒爽，又是着红装的小生。在家里做姑娘时，上面三个都是哥哥，因此从小就跟哥哥们挑皮淘气，有野丫头之称。谁料，从第一次初潮，人一下子完全变了，就连平时最亲近的三哥也不想见，说是闻着男人身上的气味就想吐。父母急了，这真是老天报应，原来希望小姑娘文文静静，却是疯野不驯，现在大了，该有些交往了，反而离父亲兄弟远远的，亲戚家的长辈挑眼了，她却无动于衷。

家里看她太孤僻冷清怕出毛病，买回十岁的欧梅与她做伴。这下好，她把欧梅当成大活娃娃，与她同睡一床被，同洗一盆澡。到后来她与欧梅形影不离，把侍候她们俩人的下人腻味透了，在背后指指点点。做父母的看着女儿怪诞的行为百思不解，忙着张罗找婆家，知道底细的纷纷婉拒了。俗话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媒人喜三娘受崔家重托，竟然打听到百里之外，隔着两个县的冯府冯大少爷的媳妇没了，正缺大少奶奶，赶忙去说合。冯焕章一听女方是殷实人家，曾给朝廷经办过官参，虽说家道中落，比不得往昔辉煌，兄弟三人依旧经商做买卖便同意这门婚事。这边一听说是冯府的少爷，弟兄们哄着爹妈把妹子嫁过去，“那是什么人家，辽北首富，要不是续弦，咱家八竿子也够不上！”

那年头，婚姻还是父母做主说了算数。崔喜玲一百个不愿意能对谁讲呢？她是不想出阁，可是女人不出嫁就出家，怎么能在家里做老姑娘？当地风俗，只有头胎是姑娘，家里穷父母老，才可终生不嫁，否则千万双白眼瞪着你，全家里人都抬不起头。出家当尼姑，她丢不下欧梅，再说哪里就那么容易断了风尘之心？由不得她思来想去，一把凤轿给抬进了冯府，后面跟着欧梅。

崔喜玲紧咬牙关熬过了婚礼上千奇百怪的繁文缛节，总算吃过子孙饽饽和长寿面，送亲太太和娶亲太太一撤走，她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歇一下了，完全忘了身边多了一个男人。在两个新人的洞房自然是冯天雄的天下。他对女人驾轻就熟，根本没考虑人家是黄花闺女头一遭。那一晚他表演得淋漓尽致，尽兴撒欢。没想到三番五次的粗野却给崔喜玲上了难忘的

一课，使她以为夫妻交合原来是这么恶心，这么可怕！从此，冯天雄一有要求，两人在龙凤床上必有一场生死搏斗，搞得冯天雄心灰意冷，干脆到外面找乐子去了。冯焕章等着抱孙子急得肝火烘着心火，做梦也想不到天雄两口子夜夜一场自卫反击战。

只有欧梅一个亲近人，天雄夜不归宿，她就叫欧梅陪觉。唉，这可不比在娘家，冯府人多眼杂，时间一长谁知会传出什么。再说欧梅人大懂事了，也会推三阻四找理由躲出去，她只有一脸的无奈。

崔喜玲是聪明人，明白男人拢不住就要在外面拈花惹草，尤其又多了一个李熙路，那个天杀的更不会往好道上引天雄。她原想忍了，咬咬牙给天雄生一个儿子，公公那儿也高兴，她有了儿子就不怕男人干什么了。偏偏她多情了，冯天雄却软塌无欲了。“你见着我怎么像见了白骨精？我哪点不中看，怕把你吓成猴似的！”小姐脾气一发，冯天雄更没有激情，这到好，想尝尝粗野还尝不到了，气得崔喜玲蒙着桃红色的绸布大被发狠地嚎，一会儿旁边传来冯天雄舒畅的鼾声。

老太爷一死，李熙路得脸掌妖了，进府当上什么二管事，把天雄拢得团团转。两个月后，竟把一个沈阳的臭女人弄进府来，说是做衣服的。好么，冯府大奶奶没做几件衣服，冯天雄隔三差五地就去“量身材”。量个屁！到底让欧梅给撞见了。赶走臭女人不行，让李熙路在上房跪了半天，给嫂子陪罪才算了结。事后，这成了冯天雄奚落李熙路的话把，两人把事做得更隐蔽了。

崔喜玲经一事长一智，心想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冯天雄不会收敛只会瞒得更紧。这不，时不时待在镇里一连几天不回转，说是办事，不知办了哪门子的花花事。说不定哪一天，二房三房，四妾八姨太的往府里抬，那可真有的崔喜玲的好看。

这么着，崔喜玲暗自动地要给当家的物色一位二房，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

崔喜玲自有她物色人的标准。一是家里没钱没势的；二要没有兄弟，家里人口简单的；这三么，本人要少见世面，文弱恬静，不媚不臊的。她定的条件够苛刻的，未免一厢情愿了，她希望那女人只睡觉、生孩子，除在任何方面对她不构成威胁。

古谚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检验形成的，自然灵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应了这句古话，崔喜玲真的探听到有那么几家闺女是称了心的。到这时，她又犯嘀咕了，要明白唉，这可不是给自己找儿媳妇，是给冯天雄找二房，找小老婆，当然要冯天雄看得上才行，他胃

口那么刁。再说，当家的是不是自己想找，我一个妇道人家就指挥他了？想想，崔喜玲傻了，“自己魔怔了，鬼使神差的，怎么费了天大的心思想出让人笑掉大牙的蠢念头，我这累不累！”这件事就像烙饼似的，在她心窝里翻上翻下，人削瘦了一圈，欧梅躲得更远了。

去年腊月里，府里上上下下收拾准备过年，李熙路神经经的找她来了。

“嫂子，我大哥这人，你也知道，在外面啥都好，就是见不得花红柳绿的那些人。嫂子你呢，也希望大哥能在家好生呆着，有个老实巴交的陪着他，你……不也……放了心？这个……生儿育女么……冯家有了守业的，我大哥么……也就是图……图这个……是不是……”

李熙路的话从流利到打顿，崔喜玲马上咂出其中的味道。她该高兴才对，两巧合一巧，这不正合她苦思冥想多日的念头？不，她听着，好生别扭，这两个不安分的鬼，背着她果然在寻人替代她，有了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她想哭，想骂，想大叫大嚷，想就地耍泼，想寻死上吊大闹一场，让人人都知道她要守贞节，要为脸面去死，要有大奶奶的尊严，要……

毕竟是官商家调教出来的女人，再难堪的场面一旦面临，那颗心激荡了一阵马上平静下来。脸上浮现出大度的笑容，非常大气地说出一番不失身份的话来：

“好啦，熙路兄弟，说话别拐弯转肠了，你大嫂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你大哥早就贼迷迷地盯着别的娘们儿，你，不也是个热心肠吗？说吧，这回他又看上谁家的黄花闺女啦，我看看，她配不配抬进咱们府来和我平起平坐的……”

“瞧嫂子说哪里去了，二房那能和太太比肩，娶进来还不是侍候您的……”脸上挂着尴尬的笑意，话语虽然生硬了些，借着这个尴尬把意思挑明了，李熙路反而如释重负。

“行了，行了，不愧是大地方过来的能人，说得事明是一把火，还让人听了满舒服的。这不明摆着，背着我找到了人家，才不得不回一声，还说是把我这太太放在了眼里，多好啊……”崔喜玲心一紧，眼一红，泪珠往外涌出。她从衣襟里抽出帕子擦着，心里急着想知道下文，呜呜咽咽地问：“说吧，究竟是哪家的大小姐？老爷还能把谁看朵花儿的，说吧。”

“大嫂，你也别不舒坦，这人你其实熟呢，就是西院祝老太太的闺女常玉大小姐。”

“是她？”太出乎意外的震动，停止了落泪，崔喜玲心里快速转动起来：天杀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她？按我那几个条件惟她是上选。可是，这

么说来，这个常玉真不是老太爷的私生女？那个婢娘又是什么人？顾不上细想，吊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故意显出淡淡地表情。

“那可是委屈常玉这孩子了。婢娘会答应？”

“答应。她说了，常玉没啥见识，就跟冯大哥从小的熟，又是老太爷看着长大的。再说太太心慈人善，常玉高攀了，她也可以放心养老了……”

自从知道天雄要纳常玉进房，崔喜玲往婢娘这儿走动勤多了。她看得出婢娘是个心气很高的人，能允诺把自己女儿委屈做二房，看来是迫不得已。不过这步棋要别人来走未必是这个结果，婢娘的厉害，令崔喜玲佩服。几方都对这桩婚事表示满意，大家的关系相处得融洽多了。

今天祝老太太昏死佛堂，事情发生的蹊跷，崔喜玲想到冯天雄常夜不归宿，心越发的野了，将来不好收拾。看来应该早点把常玉娶过来，这只小嫩鸡还能哄住他些时日，自己和祝老太太联手相劝，兴许能把这头野驴性的套住。李熙路那儿以后用不着我去得罪人了，让老太太去当他们的冤家对头，为了她的女儿，不干她也得干，这下我到可以充好人，旁观他们斗去。

想到自己将不是单枪匹马，白得一个能干的老妇人帮忙，崔喜玲心里松快了一些，吩咐欧梅叫厨房送些酒菜来。几碟卤制和酱腌的小菜一上齐，她自斟自酌慢慢品尝。

喝了两小盅苏杭过来的“女儿红”，腮上飞起两片殷红的晕。“梅儿，来，陪我喝酒。”她端睨着眼甜甜地唤着欧梅。

“呀，大小姐，欧梅啥时喝过酒呢，快饶了我吧。”欧梅正身坐在梳妆台旁一张春凳上对着亮绣鞋样子，听大奶奶招呼，嘴里软软地回着话，身子却不肯动。

“死蹄子，让我喝闷酒，醉了你好疯去！”崔喜玲沉下面孔斥责一句，扬脖又灌下一盅。欧梅不情愿地放下绣活，起身过来斟酒。崔喜玲一把拉住她的胳膊，满面春风地说：“坐下，坐下，来，陪你姐姐喝两盅。今儿个我高兴，你可别扫我的兴。”

欧梅听出女主人话里含针，自己斟了一盅。两人一碰杯对喝下去，欧梅脸上泛起滑稽的苦相：“真比马尿难喝！”她用手扇着嘴，要把浓浓的酒气赶散。

“哈哈……”崔喜玲笑疼了肚子，“你呀，南方姑娘出嫁，这酒都要喝的。北方的地瓜烧、高粱烧，比这辣多了，那时啊，由不得你不喝！你啊，现在娇模娇样，那时啊，恨不得一桶都喝光，是不是？哈哈……哈

哈……哈……”笑声渐渐平伏下来，女主人脸上显出了冷气。

“死蹄子，我看出这两天你心不在肚里的老溜神，府里的人也像死了他娘的，个个阴沉着脸，说，出什么事了？这府里上上下下好像就瞒着我一个人不成？”崔喜玲是试探的目的，边说边夹起浸了肉汁的酸菜丝送入嘴中。

“没有啥事啊……”欧梅的话音不干脆。

“没有事？你吞吞吐吐的，看着我，不敢看我？跟老爷上了炕了？亏什么心了吧？连我也敢瞒！”“啪”，她摔下象牙筷子，满脸怒色。

“哎呀，大小姐说得什么话啊，真是天大的冤枉！”欧梅好委屈，眼圈红了，又怕崔喜玲更误会她，顾不上计较那些戳心窝的话忙解释道：

“我，也是听外院的人一耳朵，说是前两天下暴雨，打下西土岗那棵古树好粗好大的一棵杈子来。外面传啥得都有，好像都冲着咱们来的。可老爷吩咐不许瞎议论。哪里是敢瞒大小姐，是后来老爷怕你多心不叫提的。”

“哦？半个月前不是说显灵了吗？怎么转过脸就掉树杈？是撞什么神了？”崔喜玲着实吃了一惊。去年那棵树掉了一个大枝，把老太爷送走了。这回先显灵后掉更大的枝杈，莫非冯府又要出大事？她掐起指头点数着，从老太爷出殡后计算，这几个月府里没什么不寻常的征兆？要说事情大一些的，也只有天雄说要买地，和要娶常玉。难道娶常玉不吉利？这么瞧，这事还急不得呢。得找个合婚的好好算算，再去圣姑庵、石佛寺求个签，别娶进是祸水啊……

一下子自斟自酌的兴趣消失了，对欧梅也淡了情绪，示意撤膳铺床。她自己拍着骤然发堵的胸口，缓缓的向夜幕深沉的园子走去。

9

西土岗的神树齐刷刷地掉下小山样树杈，还没等淫雨停住，消息已随大野流淌的风，传遍了方圆百里的四镇八乡。

“呀，比去年掉的大了好几倍！”“哼，究竟谁是大富大贵的人，明摆着……”“老天爷心里明镜！”“那冯府，哼，明摆着么，还说啥……”“可不，还有啥说……”

热闹，真热闹，真真是热闹！说得热闹，看得热闹，听得热闹，的的

确确闹成了一锅粥了。那些家里老人病倒的，盼着咽气，自己盼，家里人盼。那些家里老人快咽气的，盼着咽气，自己盼，家里人更盼。那些家里老人已经咽气的，家里人哭丧着脸，心里却相反，大大小小的比办喜事还热闹。那些已待给老人出殡的，没人指挥，没人吆喝，纷纷暗自提高了规格，较着劲儿的把老人家的喜丧办得格外红火。最最高兴的人是帮闲和要饭的，他们得了丧主张家的钱就去传张家老人大富大贵，得了丧主刘家更多的钱，就唱刘家老人更大富大贵，再得钱再唱……丧主家家几乎是畅开了赏钱。到了帮闲的与帮闲的打了起来，讨饭的与讨饭的扭在了一起，帮闲的与讨饭的滚到了一块，最后他们明白了，自己发了，自己大富大贵了起来，瞧，谁家不在向他们飞眼？

热闹了又不够劲了，今年又加了新节目，到处风传起“龙种转世”说。于是在人家逢七日子里出世的孩子家，一改往年的晦气习俗，高高兴兴的放小鞭点爆竹，惟恐左邻右舍不知道自己出了“龙种转世”的孩子。那随神树掉杈走的老人个个都是大富大贵的高人，那怕在世酸穷了一辈子，命里是带着财运，只要逢七转世方能显现出来。这样，逢七出生的孩子，当然是男孩（女孩也不要紧，也是好命，会得贵婿，女婿赛半个儿子，所以生女孩也不亏）特别是人家去世“七七四十九天”头上出世的男孩，家里算是得到了金娃娃，远亲近邻前后脚赶着来贺喜，望一望财运，摸一摸财运，踩一踩财运，闻一闻财运。该来的来了，能来的来了，不该来的远远的也来了……于是围绕金娃娃的诞生，一出出情节美妙的好戏在一家又一家摆出戏台争着上演，形成一道可笑的风情彩画。

世面的热闹却没有给冯府带来丝毫的喜庆气。冯府大门紧闭，门前冷清。府里上上下下蒙上一层不祥的阴气。主人阶层消失在各个宅院里。男仆女佣走动起来蹑手蹑脚，鬼影似地飘在犄角旮旯儿处，捏着鼻子小声议论。

自从昏死佛堂，祝慧莲一直提不起精神。本来当天晚上已经没事了，听得钱妈说起府里人在议论神树掉杈儿的事，浑身软瘫，卧在炕上几天不起来。一会儿认准前几晚掉树杈儿，第二天自己昏倒佛堂，是冯焕章的魂来警示她；一会儿又盘算快把常玉嫁出去，免得夜长梦多，将来鸡飞蛋打一场空。哭哭闹闹折腾了几天，常玉不敢来劝。钱妈到省心了，平常饭做点就够，空了缝缝补补，剪裁她的养老衣服，她知道府里谁还顾得上老太太了？院里死一般的寂静，颇有世外相隔的味道。

前两天冯天雄张罗重振祖业，贪眼金府的羊脂地，眼下丢神落魄蔫了半截。“半个月前说显灵了，转过脸就掉下那么大的树杆子，那碴口用刀

锯的齐，这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同样掰不开镊子了。

“小山大的树干子，老太爷死那载，也没这么大，这么说我们冯府还算不上辽北首富？还有比老太爷更富贵走尖的人？……”这截树干子砸下来，对冯天雄打击太大了，“莫非冯府真要走背字，应了那些小人的话？谁是首富，金府？不对啊，金源荣不是忙着卖地吗？这算怎个富？前清举人邢老爷家，过了景的皇商钱四爷家这些人底子都有，哪也比不上咱们家啊？金五老爷家败了，王五老爷一死家也败了。达尔罕王家的地早就四分五裂随了汉姓，这辽北还有谁能称雄呢？熙路的话有道理，别看府外那些死了老爷子的人家争雄斗富，那都是图个虚景，瞎热闹，讨个口彩，谁敢硬碰硬地上门来叫号？西土岗的神树姓冯，这谁心里不是一杆秤，半斤八两清楚着呢，只是……只是小人之口难堵，由他们去胡吖吖吧……”

一脸无奈，冯天雄望着静心斋的雕花窗棂发怔。前两天一场春雨洗净了蓝天绿地，到处飘着草芽的清香，兴致好的人早已跑到附近的二龙山、东山去踏青了。春风吹动了人的春兴，阳气上升，情欲激荡。往年这季节，县里、老城酒馆赌场、戏院青楼少不了冯天雄和李熙路的潇洒身影，这种场合正是李熙路大显身手的机会。现在，他却一脸的无奈，按住内心的躁动，沉默地陪着主人唉声叹气。

李熙路毕竟学过新文化，知道生物进化，人猿关系，对鬼神那只是入乡随俗，你信，他随着，你不信他更不信，是那种随随和和，不讨人厌的人。瞧着冯天雄一副虔诚入道的神态，开始觉着好笑，后来不免心急，怕真陷进去拔不出来，他可不想吃一辈子的素！

“大哥，甭信那个邪，一棵百年老树还有枯死衰朽的，掉一棵树干子算个啥呢？刮大风刮倒的树不有的是。我李熙路敢往那四大金刚身上洒尿，又怎么啦，还不活得滋滋润润。哪棵不长在泥土里，离了土活球？再说要有千年老树，那才成精了，是不是，可也离不开土啊！那大哥，你说是地神还是树神？当然咱们这是家里人说话，不当外人面，所以认真不得呢……”

“咳，二弟，你是外地人，不懂这树与我们冯家干系大着呢。你这话要搁在老爷子活着时听到，不活剥你的皮祭树去才怪呢。唉，咱们兄弟一场，我就把我们老冯家的家世跟你说说，你就明白这棵树的重要了。我家祖上据说原是科尔沁的一位蒙古小王爺，是哪个旗的也闹不清了，因为家谱，听我爹说在咸丰十一年乌痣李造反时给丢了，大概是右旗的。现在府里藏的，其实是后补的，这可决不能说给外人听去！小王爺年纪太小，被

他伯父到朝廷去活动一番，结果说是以庶代嫡不合礼数，王位丢了，差点儿性命不保，隐名埋姓逃到这里。当年这儿百里无人烟，只有一户姓冯的开荒户。这样小王爷娶了冯家闺女入了赘，承继了冯姓。几代里人丁兴旺，千顷百顷的荒地随了冯姓。奇就奇在据祖上说原来西土岗上的那棵树并不扎眼，当时是一片小树林子。烘柴取暖，就砍那片林子，越砍树越少，最后只剩这一棵树了，祖上不让动了，为什么？你想谁用树不挑那壮的粗的砍？谁想这棵不起眼的树越长越顶，神就神在，它越顶，冯家就越发达，越发达，它就越茂盛，自个儿快成了一片小林子了。别说我们冯家信奉它，方圆百里谁人不说冯家是托了西土岗的那棵树的神威发了家？这神树的大名就这么来的，和我们冯家也成了护佑的关系。你说，我怎么能不上心，那树一有动静，人家就往冯家联，它好，我们好，不由得你不惦记着这颗心……”

李熙路吐吐舌头，原来冯家还有这样的秘史。其实和镇上传的也差不多，但听到直系后人自己说出来，那自有一番新鲜感。好奇心促使他不断想张口再追问个子午卯酉，唉，不是场合，这都啥个心境还当故事听？

随后几天，忙坏了冯天雄。吃斋七天，在家庙里安神祭祖荐食，每日去神树处祭拜。神树四周这些天人山人海，香火鼎盛，冯天雄出现在当场还不成了新闻？这样，李熙路又知道了冯家一个秘密。原来冯家祭树不赶午前人潮，也不在午后，而是日落东方，三星在天之际。

“祖上有话，天上三星福禄寿也。凡人午前祭树哪里会得真谛？”冯天雄得意的告诉李熙路。

“那么，日上三竿人皆退走，是不是也是你们祖上的安排，好空出个静场？”

“未曾听老爷子提起，想必这是天意。”

万事自有了结的时候，该做的，该说的，都实行了，心到意到，冯天雄心境宽慰了，脸上亮出了光采。

“够意思了吧？我说大哥！”李熙路腰酸背痛，强忍着性子鞍前马后跟着忙了一通。现在两人躺在静心斋里歇气，他翻起了鼓动行乐的念头。“这回总该行了吧？神树祭了，祖宗拜了，吃斋沐浴，虔诚至极，不说西天佛老，七刹八仙，谁知道了谁能不感动？悲天悯地，尽到孝心了，不易啊。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生在世才有多少年？是劫逃不掉，不是劫就找乐，顺天道，合民心，我看大哥，咱们应该愁云消散，自寻一番仙境舒舒坦坦啦……”

这些话搭三搭四不通畅，却是蜜糖里滚过一样甜的可心，句句正中冯

天雄的意。此刻躺在静心斋，从袅袅的烟雾里，眼望那些镂空新雕的窗棂子，他脑海摇动的满是红唇粉面的倩影。

冯焕章在世，对自己的独生儿子百般看不上眼，他的理由摆出来颇有一番道理。可惜，全摆不出来，说出来显自己的丑，他像挨了一个窝心脚，只能作痛咬牙忍着。听不见神嘯是呆傻之徒的明证，谁想到周岁抓周，又显出迷色之相。

周岁抓周，文房四宝他不碰，刀枪剑戟他不摸，小手上，结结实实地抓住一条纹金手串。观看的众人恭维少爷手气好，富贵吉兆。冯焕章事先示意金银饰物往后放，冯天雄从奶娘怀里探出大半个身子往后够，他专拣五光十色，斑斓花俏的什物。奶娘的步子悄悄后移，小嘴一咧，天雄哇哇地叫了起来，奶娘只好随他去挑拣。小手拎起一个彩线织就的香袋，又挑起一条金红色的汗巾。冯焕章佯笑着，顺手拣起一支小羊毫毛笔塞到儿子手里，“这才是你该拿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小天雄抓住冷硬的笔杆晃了两下，刚要撒手，亏得奶娘手快，托住小手往回抽，那支笔才未掉下。周围人“小文魁”“小文魁”地恭维起来，搞得冯焕章好生没趣。

冯天雄得不到父爱，在他记忆里也少有母爱。母亲和他只有九年，这九年他不明白为什么难得与母亲见面？如果有珍贵记忆的话，那就是母亲难得的笑容，现在也模糊了。“我的母亲也奇怪了，老爷子娶了几个太太，惟有我妈生了孩子，还是男孩子，怎么在家里还不撑腰，一天到晚像姨太太似的受气。我爹也太歹毒了。”他恨父亲，但母亲的记忆也很少，只有哑吧老爹给了他温暖，可知道无数秘密的老爹无法向他启开一件答案。

没有母爱，只有景姥姥管教他很严，小时候屁股不知挨了多少次打。他大了，好像理解了一些：母亲把对父亲的恨，都让景姥姥发泄在自己屁股上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呢？他小时无数次地摇着哑吧老爹问，老爹只是摇头，眼里含着一泡一泡的泪，抚着自己的头亲吻着，“呀呀呀”地说着他无法听懂的语言。

从小他就淘气，十岁那年母亲没了，父亲说死在外面了，他没有了撒娇的地方。景姥姥也走了，来了一个席姥姥，他开始造反，与席姥姥作对，把老太太气走了。他越发撒开了淘气，越见父亲吹胡子瞪眼睛，越心里高兴，那时他盼着早点把父亲气死，那他就无法无天地玩了。

到娶亲年纪，任着作媒的跑酸了腿，磨破嘴，那些知书达礼的家庭没有一家答应的。想高攀的，冯焕章看不上，拖来拖去，从远亲里娶回一位贤惠的太太。大奶奶慢声细语，万事随和，反而惯坏了冯天雄。在老丈人

家看中了小姨子，三勾两搭，搞大了肚子。小姨子的肚子大了，大奶奶的肚子也大了。知道小姨子“病”了，大奶奶挺着肚子回家探望，小姨子上了吊。想报官没有真凭实据，又是丢脸面的事，娘家人忍了。做姐姐的肉性人却有个梗劲，二话没有住在娘家死活不回冯府，谁来劝也不行。生下女孩没三天就报了死讯，她剪了发做了居士，从此两家断了往来。

崔家贪图钱财，把女儿崔喜玲送进了冯府。天意如此，这位新奶奶没让冯天雄在床上痛快一次。后来崔喜玲知道了前房的遭遇，才知媒婆喜三娘撒了谎信，人家根本没死，心里的委屈酿成了活辣辣的芥菜面。对着公公、管事、下人，大度有礼，仪态万方，转过身对着冯天雄立刻泛出一脸奘气，冯天雄一想到回卧房，从脚背往上冒凉气，那股不安分的邪劲儿活生生地随魂丢了。没过几个月，崔喜玲满面桃花，人见人夸，阴阳相比，冯天雄精气神全部丧失，病秧秧的让冯焕章急躁了脚。

派人去镇上请来故交郑开基老大夫问病。郑老先生骨伤拿手兼通其他，还在教会医院学了一阵西医。号了冯天雄的脉，悄悄对冯焕章说，少奶奶阴气太足，少爷阳气受阻，转盛为衰，这么下去性命难卜，莫不如放他去镇上住住，玩乐一番自会转好。这一下，冯天雄可有了正当理由，每月里要有七天十天去镇上疗病。冯焕章拧紧眉头，摆着身子左右摇头，一声长叹，能从静心斋传到影壁，别说有多伤心了。哑巴庄老爹，闻听老爷的叹息声，一脸的愧色，躲在影壁后喝着闷酒，老泪纵横。

老太爷一死，冯天雄在镇上悄悄置下一套小院落，由李熙路照管，顾着一对无儿女的老俩口看守。这事瞒过了崔喜玲，瞒不过赵星。赵星示意账房大先生手松些，可着他们需要支钱。李熙路花钱有一好，从小跟着表哥学，对钱不知心疼。小院装修超了当地水平，比得上奉天富豪人家的洋房，让冯天雄又开了一次眼界。

“这不把天香楼搬到家来了吗？只是地方小了。”冯天雄提到镇里最大最红的一家妓馆。

李熙路抽抽鼻子，不屑地说：“呀，我的大老爷，那哪能和这儿相比？天香楼早过了时，要多土有多土，现在还是屏风花烛吊花篮的。大哥，你别小瞧了这屋里装饰，瞧这吊灯，就三根拐脖不起眼是不是？德国货，镀金的，不是黄铜，这叫巴什么风格的呢。那蜡烛也是外国的，不往下滴油子，中间那泡泡双层防炸的。咱这镇上还能找到另一盏这样的灯吗？这叫品位，外国人一进这屋，就知主人的地位和爱好。高雅，大哥，高雅就是又显身份又不败俗。那些躺在钱柜上喝大楂子粥的，受穷的命，说他们大富大贵，吓，让人酸了牙，苦哈哈的过了一辈子没见到真佛，能

说享到真福了？您说是这个理吗？……”

当初李熙路的这番话在天雄那里心摇旌动，一想到那温馨精致的小院，不免心痒难挠。

“哎，漂亮房也得放上俊巧的娘们才相称，你说找乐子，我到想乐，找谁乐去？”

“快把常玉小妹娶过来呀，那周正的小模样正配那座院子。”李熙路笑吟吟地说。

“得了，我和常玉去住，那鬼婆子阴道道再加上醋兮兮，我还有消停日没有？娶常玉也不能往那儿带，那是野花常开，绿柳常新的去处，怎么能……”冯天雄淫淫一笑，斜睨着瞟了李熙路一眼。

“瞧，又可惜了常玉那姑娘了吧？在大哥这儿，再好的模样也得守活寡不是？还不如让给我，保管死心塌地……”

“好啦，好啦，我说件正正经经的事吧。”冯天雄把戏谑的话头拉回来说：“十几天前，赵星就对我说，万家屯砌的堤坝被春凌挤冒了水，屯里人闹着要冯府出钱加高堤坝。我看，抽空你赶快去一趟。按理，过去这种事都是赵星管的事，要老太爷在，他连声都不用吱就处理了，完了回来秉报一声就是了。现在实际是给我出题，我偏不说按旧例去办，就压下来了。这回不叫他去，正好让你表现身手，让他也放乖巧了，我这手下不是离了他吃不上槽子糕，怎么样？”

“行啊，早晚有这么一天，过两天我和董忠下去一趟。屯里人就是爱诈唬，屁大的事不折腾，那戏锣就敲不响似的。”

“这事别看轻了。老太爷在世时关照过，万家屯早晚是个祸害，地越种越差，人越穷越刁，那时就成了老太爷的心病，你头次出征办事要干漂亮了。你去准备吧。我去瞧瞧西院的婢娘。听说前几天昏倒在佛堂上，这些天也未过去问候。”

“要不要跟咱们嫂子打个招呼，翻了醋坛子还不熏坏了鼻子。”李熙路吃吃地坏笑着。

“你这臭小子，一肚子没正经的杂货下水。别说娶常玉她是同意的，不同意又能怎地？就是怕常玉娶回来委屈，家里不太平，婢娘脸上不好看，才对她客气些。我就是去看常玉，她翻哪门子醋？她，哼，你是不知道，她对爷们那点事木头人的不开窍，不知她祖上风流了八辈子缺了德，养出个石头娘们儿赎债来了，他妈叫我到了霉地撞上了煞星。”

“哼哼，你要大人大量，让我试试……”

冯天雄转怒为笑，“好啊，你就架秧子闹猫吧。叫你嫂子听见，抽筋

剔骨我也救不了你了。放着弟妹吉星高照，来找那扫帚星，不怕翻了弟妹的醋缸酸碟子？”

一见话头扯到自己老婆穆英红身上，李熙路赶紧刹车，“大哥，快去看婊娘吧，瞧日头影斜了。我去找赵星聊聊外面的庄户事，明后天就去万家屯。”

李熙路出了静心斋到前庭的东南院一问，赵星又不在管事房，账房里也没有，这二鬼天天干啥呢？总不至于老去苏家屯吧？在他儿子家能泡出什么金花豆的名堂？他是不想在冯府长呆了？显然他是嗅出啥味道，人家不吃素的，我这一来肯定惊动了他。得派人查查他的动静，瞧瞧这老贼心的究竟要撒出啥色的尿来。他想着，回身去找账房大先生。刚走几步，迎面几个护院的炮手换班过来，见着他不由分说拉去赌钱。

“好，好，咱们可说好，这回谁输了谁钻裤裆，贴鬼儿子符，不许耍赖……”李熙路笑咧咧地说。

“行啊，只要二管事给面子，咱哥几个不怕输！到时，二管事做东管酒喝就得。”炮手们爽朗地答应着。

炮手是府里请来打土匪护家院的人员，人人手使长枪或盒子枪，个个能百步穿杨，夜打香头的本事。每家对来的炮手格外敬让三分。炮手在外闯了祸，主人要出面营救，不然凉了炮手们的心，来了土匪不给尽力护院，到头来吃大亏的恰是自己。对下人抠，不能抠炮手，对下人严，不能对炮手限制太多，只要他尽心尽职，当主人的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在家赌钱，在外耍乐，不出格就忍了。这些人生来就是用炸药末子腌过一样，脾气火爆，性格刚烈，说翻就翻，天地不认，却又讲究义气，死要面子。尢蹶子的骡子顺毛撸，冯天雄尽心恩宠，李熙路更与他们称兄道弟。一听炮手们拉他赌钱，不用猜准是手头又紧了，顺手推舟去了他们的住处，陪着玩得天昏地暗，炮手们大呼尽兴。

10

崔喜玲刚睡醒午觉，懒洋洋地爬起来，下地穿起一双绣着珠花的缎面拖鞋。午后的阳光随着门被打开，率性地冲了进来，做为回报，充沛地光亮送进一个高大的身影，冯天雄回来了。崔喜玲娇媚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姗姗地坐到梳妆台前，望着水银镜子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什么时辰了？”她端详自己的脸无精打采地问。

“什么时辰？那西洋钟你还不会看，都未时了，你是真会找舒坦的。”冯天雄并没有去望大理石桌上的钟，而是习惯地掏出怀里的金表。“当！”桌上的西洋自鸣钟敲响一下，崔喜玲转头去看，果然是下午三点半了。

“哎呀，婶娘还约我去摸牌呢。一觉就睡过了头。”崔喜玲急急梳整了几下发型，腮上抹了粉色的官粉，从镶着象牙花纹的一个小抽屉里找出棕红色麂子皮的坤包，匆匆到门边鞋柜换上软底皮鞋，走到门口呼唤欧梅。

“哦，婶娘那儿有牌局？这么说她康复了，又有精神头啦。前两天听说受了惊吓，一直没顾上去探望，失礼了。”冯天雄正蹲在多宝格下面，打开橱门翻找东西，听说婶娘那儿有牌局，便关上橱门，转身坐进了太师椅上。

崔喜玲回身无表情地看了冯天雄一眼，漫不经心地说：“这位婶娘受了惊吓后，整个换了一个人，过去谁听说她会打牌？一直守活寡的，母女俩关在小院里神秘秘，少与外人照面。这一病倒好，又是串门，又是打牌，到前院走动的时候也多了，我冷眼瞧去，过去她肯定是个场面上来来往往的人，不像在家闲门不出专守妇道的。你瞧她，吃喝的事完全不懂去做，却识字断字会看闲书，显然受过教育，叫人摸不透”。

“这么些年，婶娘都是安安分分，过自己的清静日子。兴许是觉着常玉有了托付，她老人家心里松快，人一高兴就爱张扬，话也多了。”

“常玉到是个好孩子，你们过去哥哥妹妹的，我也管不着。只是以后娶过来，可不许联手欺负我。我呢吃素也吃荤长大的，一副菩萨心肠也有拧得时候……”崔喜玲淡淡地说着这些话，好像非常宽容，甚至与己关系不大。边说着又回身望望门外，叨咕着：“这死丫头还不来，疯到哪里去了。”

冯天雄听太太提到婶娘的表现，明白她实际是对这个老妇人不放心，怕当娘的在女儿背后与自己使劲。他也不点破，把话说在常玉身上：“常玉这姑娘从小在深宅厚院里长大，这么多年出几回大门都数得清，哪有你的见识？不过是小家碧玉养在家里做个清供，家里的事还不是太太你说了算……”

“小家碧玉？我看未必。”崔喜玲打断了冯天雄，一脸严肃。“现在来看，说不定还是个大扫把星呢？你别听了不满，也不是我故意恶心她，把话往难听了说。我啊，仔仔细细地算了算，这几个月里府里府外到底出过什么事。这一算，只不过你说要买进地来，再就是议论要娶她，这不都是

好事吗？好事就该有好兆头，可惜，我倒没见着啥了好兆头，那神树掉杈子这是一个，婢娘莫名其妙受了惊吓这是一个，赵星神神秘秘总不在府，这算不算？那只大狸猫下了七胎死崽算不算？我这左眼皮一到夜里就跳个不停，这算不算？买地分明是发财的好兆头，那么只有娶她就说不清是凶是吉了。再说婢娘这人怪怪道道的，你总得把她来历弄个清楚吧？老太爷在，知根知底，这一走，谁还知晓她，将来会出什么事咋防范？你知道，我可不反对你娶常玉的，可你也得为这个家着想，得搞清楚是不是？”

听了这一席话，老爷子身前的嘱咐才使冯天雄佩服了。这妇人果然头脑清晰，若是男儿身，出外办事一定是个好手！他脸上兴奋一下，又沉闷下来，原来他觉得自己这回明白了：这女人是长着女儿身的男人，难怪没有颠鸾倒凤的好戏，分明是两块石头撞在了一起！娶常玉刻不容缓，但，老婆说得也有道理。

“怎么说？你是不是觉得把娶常玉的事往后拖一拖呢？”不自觉中，冯天雄换上了商议的口吻。

“当然是老爷自己作主！你想寅月娶不敢拖到卯月过门，不过，依我妇人之见，还是上秋的好，那时该查的查清了，知道了婢娘的庐山真貌，对远亲四邻也好有个交代。再说，空出几个月的时间，我多去走动走动，兴许也能套出点什么，看出点什么的。就说受了惊吓，大白天日头下，怎么就受到惊吓了，不做暗事不怕鬼叫门，更别说大白天撞鬼了。还有，要把常玉的生辰八字要来，压在灶王爷前，看看老天爷咋个安排。这些都是急不得的事，对不对？其实，我是盼着你早把她娶过来，免得在外心猿意马，你眼前可是山花烂漫，满目春光……”崔喜玲说着说着，就妒火升了上来，牙关越咬越紧，话中的刺意浓烈起来。

“瞧瞧，瞧瞧，说得好好的，好好的，突然转了题了。行了，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就依着你，我派人去查查婢娘的底细，你呢常过去看望她们母女俩，那常玉是井底的蛙，实在没见识过世面，你啊方便时也得调教调教她，冯府出去的女人总得上的了台面。”

“这我当然知道。常玉不同一般人，我不会亏她的——哎呀，死丫头，你可来了，快走，婢娘那儿早等急了。”崔喜玲顾不上再详谈，看见欧梅拎着水果篮子往这边来，向丈夫焦急示意了一下就冲到院子去训了欧梅几句，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院门。

冯天雄望着崔喜玲麻利的背影，脑海里浮现出常玉小鹿般灵巧的身影。“天雄哥！”小时每当他随父亲去探望婢娘，只要她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这一声“天雄哥”甜嫩的嗓音准会从屋里飞出，随后就是小姑娘天

真的模样跑出来。“咦，怎么每回一来，你就知道？你是仙女？”

“这是个秘密，说出来就不灵了！”常玉腆着甜甜的小嘴，“走，摘花去。”

两个孩子在院里捕蝶、摘花，喂鱼，绕着鱼池和花架捉迷藏，到房后去挖蚂蚁洞，灌老鼠洞。每每这时候，小常玉最开心了，满院里轻扬她清脆的笑声。天雄也觉得自己是个很乖的孩子，因为父亲瞟来的目光里充满慈爱和欣赏。

记得一次，常玉在房后看见灶房砖砌的烟筒上口落下一只大鸟，高兴的蹦着，指指点点。天雄来了表现欲望，逞能地登上灶房后墙的柴火垛。小常玉不停地发出羡慕的惊叹，冯天雄越是斗志昂扬，居然顺着垛上了房顶。“天雄哥，小心啊，我求你下来吧，下来吧，求你……”小常玉的哀求更点燃了冯天雄的勇气，他抄起一根树枝远远拨动大鸟的翅膀。那只大鸟几次扇动起一对大翅膀，突然冲向天雄飞了起来。冯天雄眼前一黑，脚一滑顺着柴垛滚了下来，看见他手背上的血，常玉哇哇地哭了，冯天雄却仿佛听到了世上最动听的赞美曲，骄傲的抑起了头，他觉得自己是个英雄。这个经历成为天雄永记心中的少年心曲。

随着年龄的增长，冯天雄虽在外面荒唐，做出许多不轨的事，但常玉的清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与那些俗气女人相比，常玉水灵灵的干净，他不能容忍任何男人玷污了这朵兰花。肉性的太太也好，妖艳的小姨子也好，男身相的崔喜玲也好，都不是他所要的女人。他常常觉得自己追红招柳并不是好色，而是一种报复，正是这些可恶的女人妨碍他得到常玉！到他该娶妻生子的年龄时（这都是人家给他规定的年龄），常玉还小，所以他就怀着一种狠毒的恶意，随意糟蹋到手的女人。他是理直气壮的，看啊，平展展的原野上千红万紫，那远处有一朵最美最美的花儿向你开放，怎么办？你不踏倒眼前的花花草草，你又如何去靠近它呢？去摘采一朵你最爱的花朵，有谁去注意你的大脚踩倒了多少香艳的野花，又有谁来怪罪过你，斥责过你，阻拦过你，没有，没有，人们都是用赞美的目光，用羡慕的眼神向你投去，甚至妒嫉了也带着佩服的光影。当你摘采到那朵最艳丽的鲜花时，人们祝福你，人们欢呼你，谁去管你脚下折倒了多少带着生命的花草？他要赶走一切阻碍他得到常玉的女人，所以他无比荒唐，他希望世上的女人都怕他，厌恶他，躲避他，除了常玉。没想到崔喜玲打烂了他的怪梦，横在他和常玉之间。他没想到对这座丰腴的肉体他啃伤了竟是自己的嘴，于是退缩了，打起娶二房的主意。

冯焕章听从郑开基的劝告，也张罗给儿子另娶一房，但他从儿子百般

借口挑剔拖延中似乎觉察出了端倪。姜是老的辣，做父亲的一副不经意的态度把心思传递给了天雄。

“天雄，常玉是你妹妹，她们娘儿俩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人。常玉已经不小啦，常有人来提亲，可是你婶娘心气高，要找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娶的媳妇，那得你是太太生的。你婶娘当然是好人家出来的，可是人家要问三代，要查闺女的身世啊，你婶娘似有苦衷不好说。现在落难在府里，我想把常玉过继过来，这不名分就有啦，你婶娘就是不同意。她是想把女儿做摇钱树，我看将来也未必成全了她的如意算盘。天雄，常玉就是你的亲妹妹，我活着要看不到她出嫁，我不在了，你要给她找个好人家，不必去寻大富大贵家大业大的，妯娌多的，我看小户人家最好，有咱们撑腰她不会受气。再则，一定给你婶在外面买套院落让她搬出去住，都记下啦？”

冯焕章去世那年紧着张罗把常玉嫁出去，急得冯天雄冒烟上火与崔喜玲吵架。大概自己家还鸡犬不宁，这事就拖了下来。老太爷突然病故，事情发生逆转，还没等他去试探婶娘，祝慧莲主动找到李熙路稍话给他。

“我老了，只有常玉这么个闺女。这些年，我们娘儿俩受尽了老爷的恩惠，住在这里吃穿不愁，风雨不怕，这都是我那死男人积了点德，让我们娘儿俩遇上了大善人。你父亲在世时，把常玉当成自己亲生闺女，疼不够，爱不够的，几次张罗给她找婆家。我呢，真是巴不得的能攀上一棵高枝，得个好女婿养老。可是，一静下来，仔细想想，哎，你想想啊，常玉打小就长在这西院里，平时连这个小院门都不往外迈，别说外面天地她不知道，就是冯府里，她啥时转过一圈？你说，我怎么舍得放她出去？她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嫁出去，三姑六婆八姨二奶的，还不吓着她？到了婆家还不受气遭冷眼的啊？我这颗做娘的心不得陪出去？陪上了我的命，换她个好也值，可是，不是那么会事唉，我怎么能同意放她出去呢？唉！就这么着思前想后，跟你爹也商议多次。老爷子也说天雄家的是个心善的好人，你呢，也是常玉从小比着长大的人，虽然小时哥哥妹妹的称呼，那也不防事啊，那《石头记》里，不也宝哥哥，林妹妹、宝姐姐的称呼？也没妨碍谁跟谁的婚事，何况常玉也最喜欢你。哎，女大当嫁。我呢思前想后，真是说不上口，现在老爷过世了，我这当长辈的就说一句蠢话，你要真疼你这个妹子，莫不如你把她娶了过去，大奶奶是菩萨心肠的大气人，这样我也放心了……”

冯天雄当然喜出望外，顾不得细细体味婶娘的话，满口应承下来，把父亲再三的叮嘱抛在脑后。

冯天雄的主见经不起别人地撺掇，恨不得明天就把常玉娶过来，叫崔

喜玲一番劝戒，又认为有道理。再说婶娘那儿提过要求：不能八抬大轿的明媒正娶，大礼小礼省不得，拜堂要全数的，办事那天要宴请宾客，这也要有几个月去准备，草率了拂老太太的面子不说，冯府怎么能掉价让人窥笑？对婶娘的过去他更多出于好奇，他非常想进入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这个婶娘，和她的男人，一串九连环的锁，解开一个，其他的会真相大白吗？我母亲死在了哪里？为什么没有她的坟？从来没叫我去给她上坟，她又是怎么回事？”冯天雄对母亲的思念强烈起来。

“大哥，在屋里么？快出来，有大新闻了。”李熙路兴奋中带有怪异的噪音从院门传到房里。

冯天雄探出室外，“进来，你嫂子不在屋，什么事，又热闹了？”他走到院中石桌旁。

“嫂子没有在屋？”李熙路走过紫藤花架时低声追问。

“又是啥亏心事怕你嫂子知道？”

“不是，是怕我嫂子多心，上回掉树干事没告诉她，不是发脾气了吗？”

“她打牌去了，快讲吧，捂臭了没人要闻！”

“王升刚回来，听镇上说独龙王的大徒弟被抓下了大狱。”

“独龙王？那老胡子不早洗手不干了吗？不说他在哪儿买地买房当老太爷过上消停日子了吗？”冯天雄一听是过去老土匪的消息，削减了兴趣。

“说不干，不过不像黑风虎、罗锅子他们明火执仗，打劫掠货，进攻围子那么血腥杀气罢了。独龙王虽说握旗息鼓有几年了，这叫野性难改，听说常常化了装在附近府县乡镇走动。他不肯被招安收编，隐匿一阵，这开了春不又蠢动了。”

“他的人在哪儿抓的？镇里？”

“不是。说是去金府路上中了埋伏。现在外面风传，独龙王派他们去踩点的，不是想绑票就是要砸窖。听说金府里有独龙王的内盘（内线）”。

“嗯，看来人家传金府与独龙王的财宝有瓜葛是有眉眼的，无风不起浪。得，不管人家的陈年旧账了，金源荣那儿自从我堂姐过世，这些年也没走动，这到清静了，要不还要去他那里慰问，否则失礼了。不过无兄盗嫂，咱们自己的羊栏也要扎紧了。让张炮（手）、李炮（手）他们兄弟多卖点力气，别让胡子钻了空子捞咱们一盘。”

“这错不了，我刚才还和张炮他们耍牌，让他们赢了不少去。‘养兵

千日，用兵一时’，他们也该显显身手了。”

“还是没有显身手的机会好！不过别让他们荒费了技艺成为花架子摆设。你啊，也不用自掏腰包，这笔钱去小先生那儿支去。以后这种开销我会关照账房尽管去支。不过，赵星这家伙要紧防着，对他支钱你要多留神。他和账房两个大小先生比你熟，特别是大先生。你要和账房伙计搞好关系，让他们留意大先生与赵星的往来。唉，现在不好收回赵星支钱的权利，那都是我爹惯出的毛病，我怕收回来，狗急跳墙，他做出绝事，只好慢慢勒紧他的绳子。”

冯天雄做了一个勒狗脖的驾式，说完皱起了眉头。李熙路明白对方又烦了，脸上浮起快乐的笑意，“走吧，还有个好节目，我陪你去听三弦去！就是月前咱们在镇上听过的那两位。你不是觉着她们够味吗？我就叫王升去请了来，刚进门在前厅等着呢。”

“好，太好了。这两位从吉林过来的，唱得是不一般，就在前厅凉亭里听吧，叫下人沏壶黄山毛尖，那味浓些。叫他们先说个热闹的，好久不乐乐了，我进屋换套闲服就去。”



万家屯最招人的地方是河神庙。庙并不大，一间开的青砖绿瓦房，门额上挂着一块楸子木的横匾，“护国河神庙”几个刷金粉的隶书大字还有三成新。门内西侧一排涂过红漆的木架上，悬着一口黄铜小钟，两边各悬一扇铁铸的磬，上面的雷形花纹被敲打的疤痕累累。北墙一条香案后是条石砌成的高台，上面端坐着一尊泥塑金身的河神像。神像已很陈旧，身披的绸袍、黄带也被香烛的油烟重渍，斑斑驳驳，如阳光照在绿树丛中，深深浅浅，快看不出本色来了。别看它破败不堪，却是万家屯第一户人家万老爷子从镇里请人来塑的原物。如今就数它的辈分最大，眼瞧着万家屯老少爷们三辈人的婚丧嫁娶，喜怒哀乐和兴衰变化。

庙前左侧有座草席搭的凉棚，棚前是块大空场，是屯里聚会听戏的地方。万家屯的先人都是从山东东明一带过来的，原来村里的戏剧在四邻就有名的。高调、平调、弦子、落子、梆子和大鼓、三弦都有人会唱，连皮簧也能凑起一台戏。农闲时节，特别是秋后到过年，万家屯的戏台子几乎不冷场，远近的村民纷纷赶来听，很是兴盛一时。闹义和拳时，从山东老

家过来一位大师兄，在万家屯设坛，起会，万家屯声名大噪，在方圆几十里的地面上光亮了一阵子。谁知风云难测，自打外国老毛子进了北京城，老太后一句话，万家屯一下子成了朝廷的逆臣，那位大师兄和万姓的几位长辈被拉到中心镇的十字街口斩首，万家屯从此打入另册，上了黑档，一蹶不振，连戏和社火也不能办了。

进入民国，皇帝没了，可这段冤案无人平反，左右邻近的村民仍不习惯出入万家屯。万家屯的人只有自己给自己平反，屯后眉石山山坳里偷埋的坟重新起垅立碑，屯里的李、马、赵等几家小姓也来磕头，算是抹去了压在村民心上的阴影。

说也奇怪，只从万家屯遭了血光之灾，河神庙的香火再盛也不灵验了，风调雨顺的年景越来越少，春凌和秋汛轮番赶着，前后脚每每光临小清河，漫过堤坝往大田里跑，春三月开化的地里一层冰甲，秋九月水淹到高粱杆半尺高，红菱菱的米粒倾倒在水里发涨变黑。五六年前，听了游方道士的话，在万姓家族里抽签，给河神送去一位大闺女。谁料，这闺女站在崖边，一把扯下盖头，蚕眉倒竖，杏眼圆睁，回头看着黑压压的众人，声嘶力竭地喊出一声：“我恨！”纵身跳下。结果万家屯的虔诚跑了水，好处没沾着，反而惹恼了河神，那年上秋非但核桃楸水下来的又早又猛，还连天寒雨绵绵，眼瞧到手的收成损落了七成。那家远支的老两口雪上加霜，献出去个黄花亲闺女，换来的是人家的白眼和埋怨，干脆砸锅卖铁，把能换到的现钱到镇上各买了一套新衣服穿上，又下了一趟馆子，吃的眉开脸笑，谁瞧都觉着这对老夫老妻会享福。就在那天晚上，全屯人看见崖上的篝火中晃动着两条蹒跚的身影，不久带着凄楚的喊声消失在崖边，好端端地一个家给毁了。屯里不满的情绪又向张罗此事的几位拍了板的老人漫过来：“稀里糊涂送走了一个又搭上两口，还没好，遭了报应，图个啥？”再找游方道士早没了影，从此屯里没人提议给河神娶媳妇了。

老人们栽了面，没了光彩，干脆引退，万姓的万有才被推举出来成了家族的代言人。万有才人头精壮，一手好庄稼活，可惜口拙，说话不会煽情，当了屯长，主意能拿，号召力不够，这样小姓中赵家的赵快嘴有了活份的天地。

据说赵快嘴赵雷与冯府家大管事赵星有着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熟人打趣地说：“这可是冯府大管事的远亲呢。”逢这时，赵快嘴必要回一句：“咳，那是七大姑八大姨之外的杳杳亲了。”赵雷原在镇上给泰和祥布店当过门房，算是见过八方人等的世面，嘴皮子练得跟百灵打哨的赶趟，话又分得清三五九类，逢啥人递啥话，人称赵快嘴，反到不知本名赵

雷了。在屯子里宣传鼓动，排解纷争，对外联系都是他显身手的领域，成了万有才离不开的臂膀。另外，马姓中的马福财、李姓中的李升，都是万有才父老一辈的人，年轻时在外闯荡过，自然见多识广，在屯里有他们一席发言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屯里自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娱乐之事，靠着几个姓的互相维护支持，虽说万家屯沦为冯府的佃户屯，倒也安定，没有老死不相往来的矛盾。惟一烦心的是地势低洼，靠近小清河，春凌秋汛时时闹灾。原来是自耕农，各保自己一方土田，结果家家拉下饥荒，还不上冯府的租金。成为冯府的佃户后，冯天雄的爷爷出面，组织全屯人上山劈石的劈石，运石的运石，修堤的修堤，热热闹闹干了一个冬闲。以减三成租，功德都记在了冯府的簿上。如今泥沙俱下，河床长高，堤坝年久失修，防御功能降低，万家屯提出减租和冯府出钱修堤的要求。冯天雄直挠后脑勺，现在哪还有太爷时那份魄力和威风，更不要说连敷衍的闲钱也拿不出多少呀，只好叫李熙路去对阵，了却这桩事。

河神庙建在眉石山的缓坡上，小清河沿着坡的西侧，冲进平平展展的荒野地向东流去。东坡上一片枣林挂满了花，性急的孩子们在林中穿来穿去。找到一颗去年的陈枣，立刻会发出贪婪的喊声。一颗蔫瘪的甜枣，引来的是孩子的打斗，哭喊声中夹杂着大人的骂声时，那枣的甜味失去了魅力。孩子们蜂群散了伙似的，躲到树林深处去了。平静后，仨仨俩俩又飞了回来，开始第二场较量，乐此及彼，那枣还挂在高高的枝头上。

“来了，来了”两个半大的小子，挥舞着柳枝气喘喘地跑来报信，“到土地庙了，进村了……”他们兴奋地喊着。

万有才和赵快嘴一些人早在河神庙前布置呢。听到李二管事到了土地庙，招呼着年轻小伙把摆在凉棚下的白条木桌和一排长条凳用布又掸一遍，大白壶里放上茶片，几个瓷碗涮了水，问着棚后人水烧开没有。刚才坐在凳上聊闲天的马福财和李升几位长辈，闻讯也停了话头，站起来，来来回回的走着，掏出烟袋换一锅烟，抽着，眼神很正重，似乎担着重要的使命。

屯里的老少爷们纷纷往这儿聚集。虽说进入民国，好像有了男女平等的说法，可在庄稼人心里，还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娘儿们围着灶前转，这议论屯里的大事，压根没有她们的份。有些妇女往这儿跑，那是叫孩子给引来的。半大小子，早已寻着粗大的枣树干爬上去争着有利地形。小不点的男女孩子在树下哀求着，看看实在求不动这些铁石心肠的哥哥们，又手拉手的自找地方看热闹去了。女人们跑来，不由分说地抱起自己掌上明珠，拧着屁股的吼：“找死，这边是你来的？”立刻哭闹声乱成一片。爷

们对人群外的纷扰熟视无睹，每次都这样习惯了，悠闲地抽着烟，聊着天。到汉子们黑压压一片时，找不到孩子或拉不走，做母亲的嘴里狠狠地咒骂着，跺着脚独自一人回家去了，因为这时，男人们感受到河神无形的威严，女人在此要招崇的。

李熙路骑着一匹枣红马，穿一身黑色拷绸衣裤，与旁边骑着深斑灰马的贴身伙计董忠不知说着什么笑话，只见董忠前仰后合，夸张的动作，使那一身粗布白衣裤像穿孝人在倒跌嚎哭的形态，逗得万家屯的年轻后生捏鼻子偷笑。

李熙路从枣林边拐过来，看见前面的人群，脸上浮起傲慢的笑意。董忠一看快到河神庙了，骗腿下马，一手牵着自己的马，一手拉着那匹枣红马的缰绳，往前道引，嘴里喊着：“冯府李管事来了，还不来牵马。”万有才、赵快嘴和李升几位从席棚迎了过来。赵快嘴边走边用眼睛寻人，嘴里还嚷着：“我说小柴子，还不快去牵马，刚才是怎嘱咐的？快去，还怔着干啥，你就不能去牵个马？”赵快嘴临时抓个嘴角刚有黑毛的小伙子，催促去接来人的马。

“哎呀，李管事，这大热的天，还往咱这小屯子跑，捎个话来，俺们就去了，快下马歇歇脚，歇歇脚。”赵快嘴三步并两步，赶上来扶马，人群里钻出两三个小子扶着李熙路下了马。李熙路弹弹袖口的灰土，脸上显出干渴的神情，皱着眉说：

“先给马两个蛋青子喝。啥人造孽？四月的天就下火，连人都燥得不行！”牵马的小伙子应承着拉马向坡下走去。李熙路望着自己膘肥大马和那个干瘦小伙的身影，心里怦然一动：“人穷到饭不如马食的份上，也是白活一场。”想着，从腰间抽出一条汗巾擦擦额头的汗，又抬脚抽打一阵鞋面上的土，然后在赵快嘴和万有才等人迎合下，往凉棚走去。

李二管事竟然没接赵快嘴的话茬，臊了赵雷一个红脖。好在他啥尴尬场面没见过？满不当回事的，一脸春风和周围人搭着话。万有才与这位二管事打过交道，总觉着这人疙疙瘩瘩拢不到一起，远不如赵大管事好相处。人家老管事的脸上总挂着庄稼人那种憨厚的笑，说话和和气气，和屯里人一腔一调听着受听。乌木杆的长烟嘴上总冒着香喷喷的烟气，不用客套，就能抽到他的几锅子烟，“哎，抽我的，这是上好的云烟丝了，比咱关东烟味软些，可抽着不辣不燥，来，抽个新鲜。”人家也是铁着心地护着东家的好处，各为其主么，可说话到啥时都入情入理，让人中听。有那么两年，还不是老管事帮着说话，老东家发话免了三成租子，如今这少东家掌了门户，老管事来的少了，换上这位长不长，少不少的二管事，满像

城里念书念不好的赖秧子，一身熊脾气。

“老赵，你是不是在镇上给钱四爷家当过门房？”李熙路觉着赵快嘴有些面熟，随口问到。

“瞧二管事这好记性，那年您不是在钱老爷家赢了个满堂彩，出门还赏了我一块大龙洋？咳，早辞活啦，屯里人归根还不是回屯。”赵快嘴搭着话，用腰间抽出汗巾，拍打着凳面，招呼着李熙路与董忠坐下。

“上水，快给二爷上水，把正聚德的香片放上。”赵快嘴吩咐着，安排万有才和李升、马福财分别坐下。瞧他忙上忙下，鼻尖已经沁出汗珠子。

李熙路大摇大摆坐下，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纸盒，上面印着一位妖艳的妇女。他一下子感觉到桌前十几尺远的粗壮汉子都停了聊天，目光刷地扫了过来。他微笑着从里面抽出一支烟来，董忠赶忙掏出火柴点上。那时一包包的纸烟和火柴在县城里也刚开始出现，农村人瞧见过的可没几个人，觉着很新鲜。

“二爷抽的是‘美女牌’香烟啊，这烟味地道，烟丝也好，脆黄黄的香着呢。”又是赵快嘴见过，内行地说了出来。

李熙路知道对方在卖弄知识，表明自己不土，也顺水推舟地给了个人情：“瞧，还是老赵见识广，连我们冯府老管事都叫不出这是啥东西。”他当着大伙面，把赵星贬了一下。“董忠，把烟拿过去，分给老赵他们尝尝，这烟是东洋人用机器造的，比用手卷得强多了。”

董忠让了半天，只有赵快嘴接下了一颗，别人都表示抽不来。李熙路猛吸了两口，舒舒服服地吐出一个个烟圈向上飘浮着好不得意。赵快嘴见这架式，又侧身问万有才：“大兄弟，吩咐备饭啦？”万有才点点头：“早安排了。”

李升老汉见赵快嘴得脸说话，自己被冷在一旁，早已是一腔子的高兴。心想，要是赵大管事来，哪次不是先张罗几位老辈人一齐坐下。瞧这二管事，哪懂得点做人的规矩，亏他爹妈怎么养大的。想着，铁青着脸，呼呼地抽着闷烟，马福财找他搭话，也提不起兴头。

李熙路咂完了一支烟，懒洋洋地说：

“老董，你跟屯里人去小清河溜溜，看看河堤能抗住今年的秋水不？”

董忠会意地应声起来，万有才赶到赵快嘴身边嘀咕几句，忙招呼人，自己亲自陪着去了。

“老赵，今年河面开冰早，春凌下得急，这堤不也抗住了吗？吃饭还能不碰下个碗碴子，掉了石头的地方补补不就得了，你们老吵吵嚷嚷要东

家修堤，你说咋个修法，难道还把老堤拆了修新的，你们出了这大工？真闹不明白屯里人是怎想的。”李熙路两眼盯住席棚顶檩上一条细长的马蛇子，以攻为守地拉开了聚会的主题。

“嘿嘿，嘿嘿……”赵快嘴搔着头，带着笑的嘿嘿。他心里急冒了火。那万有才怎么抽冷子自己陪人去查看河堤了？他一个小姓人家，唱不好这台戏，那万姓大户能答应吗？可到了这时辰，又是显能耐的时候，赵快嘴哪里会怯场呢？

“李管事啊，您来府上时光也不短了，您一定知道咱这万家屯不怕旱就怕涝。这堤虽说抗过了今春的春凌子，可这堤太矮，水一涨就漫进来了。过去小清河的水那是真清，一眼照得见细石底。谁知这十几年不知咋的，成混汤了，一到山洪下来，泥沙山石一齐往下冲，河床子年年见高。这些年动不动就闹水，堤底也松动了往下陷。前些年多蒙冯老太爷恩典，不时免租咱才过了下来，如今着……”

“冲你这话，少东家今年要不修堤，连租子也甭收啦？”李熙路耐不住性子，打断对方一板一眼的絮叨，把话顶了过去。

这话真够噱人的，但对赵快嘴来说，这算什么，搁平时，他不打奔儿的，绵里藏针就把话回了过去，把对方气成猪肝脸，还找不着把柄，可对李管事，他生怕气了对方，完不成重任，遭大姓埋怨，竟然谨慎地没去接下茬，反而脸上挂着笑，低头吸烟，掂量下面的话该怎么妥当对付。

李升老汉一看快嘴一反往日，接不住下茬，栽了个小面子，认准是自己搭话的机会，磕了一下烟袋锅，从长条桌的一头缓缓站起，冲着李熙路这儿微笑地开了腔：

“李二爷说话就是脆当。前年正月在张秀才家，碰巧与二爷同席，哪一位不敬重二爷的，连镇里的都扶着二爷的肩膀说话哩。”

提起前清张秀才，前年还是混混的李熙路贴上秀才的少爷，时不时到人家府上蹭饭呢。经李升一提，李熙路才想起那回是张秀才家要买地，请李升做地媒说合，当时李熙路也在饭局上陪客，说句老实话，那时是李熙路还要拍李升的马屁呢。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听着一口一个“二爷”的叫着，当然满心欢喜，顺着话音，把眼光从棚上的马蛇子转向了东头。

“噢，我心想怎么听话音耳熟呢，原来是李地媒啊，您不是在镇子里跑田地买卖的吗，咋也在万家屯落了户？”因为对方知道自己底细，李熙路和缓了许多。

李升满腔高兴，拖着老腔说：“老了，跑不动，回儿子家养老啦。咳，咱也不是吹的，这一辈子经我手上过的千垧万垧的地不知有多少，那

时哪家大户我没踏过门槛的。”

“来，来，您是有头有脸都瞧见过的人，一同坐，一同坐，说个话儿。”李熙路欠欠屁股，示意给李升让出个位子，赵快嘴忙起身，他巴不得由李老爷子接戏往下唱呢。

应着李熙路的招呼，李升走过来，笑咪咪地冲着赵快嘴喷出长长的一口烟，坐在了李熙路和赵快嘴之间。赵快嘴扭头与旁边人搭讪几句，起身去张罗饭去了。

12

在空场上聚着的人群，万众一心看着屯里大事的交涉进程，现在早已不耐性子骚动起来。这半天时间，台上人还在天边赶云，扯不上正题，人心哗地散开了。年长的闷声不响抽着烟，东张张，西望望，再就低头活动着手指，大概在算计他家的活计。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不平之气尽露脸上，有的干脆跑到场外枣林里躲阴凉。还有的叽叽喳喳对着话，声音时大时小，各自成了一台戏。

突然，人堆里响起激昂的喊话声，上台台下的热烈气氛一下子被扫去。

“二管事，冯府今年再不拿钱修堤，今年是九龙治水的大水之年，这堤要冲垮了，别说粮租没有，咱们口粮也剩不下，叫人咋活？”马福财的小儿子马占海在几个同伴催促下，涨红脸地蹦出这些干硬硬的话来。

李熙路正兴致很好地与李升叙旧，猛听人群里甩出不给脸子的话头，斜眼瞟了一下说话的人，只见是个壮猛小伙，一股阳刚气虎虎逼来，自己的心头立刻拥上一层嫉恨的雾障。他阴郁一笑，说：“你们种的是冯府的地，年年却赖着粮租，想着法的少交，东家底子再厚也抗不住这么里外的啊，现在拿什么钱修堤？”

“方圆百里，谁不知冯府的财势最大！”马占海不示弱的回了一句。

“呀，奶毛还未褪尽，也跟你二爷前言后语搭起话来。”李熙路听着马占海生硬的抗辩，像被螫了一下，腾地站立起来，嘴里阴阳怪气地说着，右手抄起放在桌上的马鞭。他离开座位绕桌向人群走来，左手顺着鞭条往鞘头搂。李升见势不对，想说不敢说，想拉不敢拉，左顾右盼，见赵快嘴正从河神庙里出来，忙招手示意拦住李熙路。腿脚不利落的马福财，

生性胆小，见儿子不知轻重给李管事下不了台，早气昏了头，又惊又怕呆在那儿站不起来了。赵快嘴刚在庙门口看见了冲撞的这一幕，见李升要他出面，还能计较啥，迎面拦了一下李熙路：

“二管事，马家那小子不懂事，您是金塑的佛面，别跟那种人一般见识。”

“哦，他就是马瘸子家的马占海吧？”李熙路来劲了，推开赵快嘴，直逼过来。

“马占海，今儿我到要见识见识，你可是大名远扬！去年镇上出民工，你把工头给打了，罚了咱们冯府的人每人一块大洋，今儿又与你二爷拌嘴，你可真是虎头熊腰豹子胆，冯府地盘上的一条好汉子啊！”

“你想咋地吧？”马占海双手叉腰，胸脯挺得高高，雄纠纠地望着对方。

他哪里明白李熙路此时阴暗的心里，自己伟岸的身躯刺激了冯府的这位管事。李熙路在学生时代原本也有这么一副强健的体格，凭着这个本钱在烟花柳巷里无情消耗。落魄后，又在那些暗门子里浸泡，如今三十出头，身子骨已觉酥软，牙齿松动，头发断落，皮肤发懈。他从马占海身上看见了再也不会找回的身影，妒火舔噬他的心。他阴险的笑着，右手扬起鞭杆，左手捏着鞭鞘不紧不慢，含着威严的向占海靠近。

马占海见来者凶神恶煞的架式，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如果是伙伴之间争吵，他知道怎么处理，碰上口里斗狠的，他会上前搂搂脖，表示友好就拉倒了，双方要是血灌粗脖，急红了眼，他就拉开架式三下五除二撂倒对方，怒气顿时消受一半。面对冯府得宠的年轻管事，论岁数屯里该叫大哥的人，这架是打还是不打呢？他心里犯了疑。

“小兔崽子，还不快给李二爷赔个不是！你这没长腿的……”马福财怕儿子吃亏，支撑桌沿，站立起瘸腿，焦急地向这边喊来。

赔不是，凭啥？马占海感到受了侮辱，反而把头高昂着：“你想掐架？冯府的神树都劈了杈，你还神气个啥？你……”话音未落，只见一道黑影，马占海脸上撕裂地疼颤起来，一股热流顺下而淌，他先一怔，看清对方甩鞭的手有力地垂下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跳起脚就重重压向李熙路。

七八个人勉强架住马占海，把他与李熙路隔开。马占海强悍地脱不开，困兽似的被人压在底下，场面乱成了一团。李熙路明白这小子野气的很，准会不管不顾地与自己蛮缠，那时可就很丢面子了，趁着乱，他想溜吧。嘴里却还硬气呢：“贱骨头，不教训教训你，不知你二爷厉害。

……”回头却叫人把马牵来。翻身上了马，调马原地转了一圈，面对村民恶狠狠地嚷：

“好，咱们等着上秋，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甩鞭抽马，马一惊腾起前蹄一冲，飞快地顺枣林边的坡路跑了下去。万有才正好陪董忠回来，见状大惊。董忠见管事怒气冲冲策马飞奔，顾不上问原由，骑上自己马从后面追去，一场议事大会不欢而散。

为了躲开雨点般无情的鞭子鞘头的抽打，李熙路的坐骑撒野地跑着，眼前已起了尘障，任蹄下一流烟在泥石路上践踏。村外一群小不点的孩子正在采野菜、拔猪草，忽见村路上风尘扬起，受惊的马呼啸而来，吓得哭爹喊娘四处逃散。一个小小子慌了神，冲上土石路竟迎着飞奔的马跑来。马一个扬蹄踢到了他的腿，尖厉的叫声中，孩子倒在路旁。李熙路的脑海里正呈现凌迟马占海那身强健肌肉的幻觉，他听见了马占海的哀嚎声，全身心地沉浸在肆虐的快意中，全然没有顾及马下的惨剧，依旧纵马前奔，顺坡飞驰而下。

突然从路旁一棵树上跃下一条身影，骑在李熙路背后，两手伸前抄过李熙路手中的缰绳，强有力地提勒起来，马头高昂，前蹄踏空，一个后仰又往前一陷，马上的两个人顺势向前冲折下去，滚出一丈多远掉进路边的流水沟里。李熙路摔蒙了，好一会儿才怔过神，抖抖索索爬起来，只见那人叉腰在路上怒视着他。李熙路一见眼前熟悉的粗大身腰，咽下一口酸水，把头一扭，摆出一付无赖样，喘着粗气。

来人正是马占海。一听说二管事的马撞了孩子，他就抄小路飞鹰似奔下来，爬上树，等在奔马的必经之处。这时他听见了一位姑娘的哀哭声，他的心痛极了，那是他的未婚恋人巧姐的哭声，莫非撞着的是她弟弟铁牛？想到这儿真是打翻了五味瓶子，脸色轧出难看的凶煞相。

“二管事，踢伤了孩子还想跑？”

“放屁，他惊了我的马，跟我有啥关系！”李熙路现在也明白刚才马占海的哀嚎声是个幻觉，应是那孩子受伤的叫声，事情已经发生，何不理直气壮，不能理亏。

“这时辰你还想蒙人？走，你有理跟全屯人说去！”马占海双手一插李熙路的肩窝，提小鸡似的拎到路上。李熙路一看这大力气，好汉不吃眼前亏，对赶上来的董忠没好气地说：“看看去，别让人装死讹神的。”董忠应声调转马过去，李熙路不敢做大，也往出声地点迈步，只看见河神庙上的男人正纷纷顺路赶下来。

巧姐哀怜的哭声飘进李熙路的耳庭，在他听来，这声音似锦帛迸裂的

一般柔腻，一下子打动了他那条老练的神经，加快脚步，赶着想去看看那女子的容貌。

李熙路走近不远处，听到人群里传来赵快嘴的惊叫声：“坏了，坏了，这孩子的腿八成要废了。”他怒不可遏的吼起来：

“姓赵的，你咋知他的腿要废了，你是治红伤的郎中？亏你这把年纪，哪都敢拱圈燎火啊！”

“哎，哎，废了到不敢说，您来瞧瞧，敢情这伤得不轻是真价的。”赵快嘴满心不高兴，不敢硬顶，软中带硬地说。

人群让开一条路，刚才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喳喳叽叽地变小，李熙路气冲冲地趟步进来，厌恶地低眉扫了一下昏死在地上的孩子。

“你还我弟弟，还我弟弟！”跪在铁牛身边痛哭的巧姐起身扑向李熙路。尽管是满脸泪水，在李熙路看来更娇艳动人，他的心翕然一动，胸中怒火一下化为清流汨汨，双脚发飘，神动心移。没想到这穷乡山野的水土养出这么一位姣小的美人，他顾不上细想，两腿不由自主地蹲了下来。“来，我看看这孩子。”嗓音充满了人情味，与前一分钟判若两人。他胡乱地摸了两下孩子的腿，抬脸盯住了巧姐：“他是你弟弟？不要紧，天大的事二爷我撑着。”他把巧姐的容貌强烈地印进了脑中，吞咽了一口吐沫，站起来，目光找到了万有才。

“有才大兄弟，你们先把孩子抬回去，找个接骨先生看看，钱么都由我这儿担负。过几天我再来，有什么事，随时给我个讯。”说完，从怀里掏出两块银元，“先垫上这两块钱，过不了几天，我亲自找郎中来瞧。”

万有才接过钱，“巧姑娘，快来谢谢李二管事。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唉，摊上了咋办？赶紧治伤要紧。管事既然答应担代费用，不愁治不好铁牛的腿，大叔这就去请治伤的先生。”

巧姐哭了泪人一般。她父亲杨逢春和屯里几个人被冯府派到县城拉货去了，现在弟弟昏死在地，只觉得天昏地暗没了主意，听有才大叔这么一说勉强谢过。已有人抬了门板来，大家七手八脚把铁牛往村里抬，巧姐也被姐妹们扶着往回走。

李熙路望着巧姐的背影，咽着酸酸的吐沫。他又用眼寻找马占海，那小子连影也没了，渐渐的他注意听着两位老大婶的对话：

“……哎，多可怜的孩子，去年年根做娘的摔坏了腰刚死，这回弟弟又被踢伤，这命不济的。”

“是啊，他爹还张罗今年完婚呢，看来又得拖下去了。”

李熙路听到“完婚”二字，把正在张罗人牵马的赵快嘴叫过来，

“哎，老赵，刚才那姑娘是谁家的闺女？”

“杨逢春老杨家的，叫巧姐。”

“噢，这名字正应了这人，好，巧姐，嗯，赛过天上的织女，不知道谁家这么有福气娶她当媳妇？”

“咳，谁，不就是马……”赵快嘴一下子卡了壳，他知道李熙路不会爱听那个名字。

李熙路看他把话憋了回去，那鬼脑筋立刻猜到了，“哦，马占海？他到有艳福！”

“人家上秋就要办事。本来定在去年新年，谁想巧姐她娘过去了，拖了下来，又选在今年秋上。”

李熙路什么也没再说，接过董忠递过来的缰绳，骗腿上马，一挥鞭，跑出了万家屯。奔驰中他又紧抽了几鞭，马疯了，撒开四蹄飞奔在官道上，迎着呼呼的风尘，灌进满耳的只有一个恶毒的咒誓：

“我叫你癞蛤蟆吃上天鹅肉……”

13

几天后，李熙路的身影出现在往万家屯来的路上，这回，他着一身青灰色纻麻衣裤，颇显精悍潇洒。骑在高头大马上，与董忠、王升三四位贴身跑道的说说笑笑，一脸轻松。后面一辆双轮凉车，坐的正是冯府世交，接骨郎中郑开基。他五十出头，蓄着一把山羊胡，发丝已斑白。冯府父子两代情分承继下来，冯天雄称他“郑老伯”。这次颠颠簸簸跑出几十里路，正是受了冯天雄的拜托。

晨风送爽，天高云淡。万家屯起早拾粪的人看见李二管事一行骑马坐车，后面赶着一驾空板马车，互相交头接耳，猜测是去杨逢春家的。

过了土地庙，李熙路挥鞭指向前方，对老先生有礼貌地说：“郑老先生，前面就要进屯子了，这回可全仰仗老伯喽。”

郑开基习惯地捋捋灰白色胡子，眯眼微笑，“放心，放心，一定让他们进城治伤。救人如造七级浮屠，不会让孩子误了腿伤的。”

李熙路脸上罩着怪诞的笑容，叫董忠先进屯打听巧姐的家。

其实用不着打听，屯子里的孩子已经在这队人马和铁牛家之间的土道上不知飞跑了多少个来回。他们兴奋地喊着，叫着，仨俩一群，四五搭伙

传着消息，像过大年或娶亲一样，互相嬉戏、打斗、竞争，屯子里红红火火的热闹了。

杨逢春家土坯院墙里外站满了东张西望，议论纷杂的男男女女。人群闪出一条过道，老杨强作笑脸，在众人目送下，从街口把李熙路一行迎进屋里。

土坯墙草苫顶的屋里泛着潮气。一股子散不去的草梗霉气味，让来人个个惊了鼻子。正门进去是灶间，常年烟熏火燎，草辫子合泥糊的墙面挂着厚厚的烟尘。烟尘团似棉桃，长似棉絮，浸染着黑灰青白，杂色斑驳，凹凸凸凸，油油腻腻，像一幅幅喇嘛庙里的酥油塑画。

掀起左侧西屋的洗褪色的布帘，里面倒是干干净净。一盘大炕占据了北墙。靠南墙低矮的炕柜，原有的花色漆皮剥落的斑斑点点，露出的白茬已成了深灰色。

郑开基几乎时半憋着呼吸，斜着屁股坐地炕沿上。杨逢春忙上去掀起粗布缝制的单布被，亮出一条短短的已经黑紫发亮的粗腿。屋里顿时荡起合着杂味的草药味。

郑开基两侧长眉聚合一起，侧着身轻轻捏着骨骼，铁牛嗷嗷叫疼。老先生无表情的索着骨缝往前捋，果然错位的地方没接正，若长死了非落下痼疾。

铁牛清晰英秀的五官烧得红嫩烫人。眼皮凹陷下去遮盖上长长的浓黑色睫毛。他闭着眼呻吟，不时被郑开基按疼了发出惨叫，黏黏的汗水阴透身上黑色的小褂，一副让人心疼的可怜相。

“这孩子伤得实在不轻，再不好好治，非瘸了不行。这还是好的，瞧，这包已经鼓脓了，孩子在发烧，我瞧这情形，这孩有骨折不说，还有内伤，再耽搁连命能不能保住……不好说啊……”郑开基检查完，伤情比他预想得要重得多，心情沉重，说话的态度不容旁人违抗，他认真了起来。

他说话时扬起头，无意中看到李熙路在盯着他，不免投过一个责怪的目光。他不明白，把孩子撞成这样，李熙路去诊所请他时却无着急之意，反倒像在盘算要做一件其他的事，看了铁牛的骨伤，他心中更印上了一个问号。

做父亲的在这种场合是最令人难受的，七尺大汉向前一跪，泪水已冲满脸颊和前襟。

“先生，开恩救救这个孩子吧。他娘刚刚去世，这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有啥脸去见他娘。我给你磕头，下辈子给你老作牛作马，你一定要

救了这孩子。……”

“快，快，快把杨家大兄弟扶起来。”李熙路指挥王升去扶杨逢春，一边对郑开基说：

“郑老先生，只要能治好这孩子，我破财都没关系，只是，你老看看这里的条件……”

“噢，我说铁牛他爸，冯府二管事是个心善纯厚的人，误伤了你孩子的腿，他马上找我来，表示花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其实，花销不会太大，救孩子我可以分文不要。只是，这里湿气太重，条件太差，伤筋动骨一百天，我这把年纪也不能老往这里跑，要是能进城，比如上我的诊所先好好检查一下。再说，观察、治疗、用药都得人在跟前才方便，一定要进城才行。”郑开基原来是按冯天雄关照，要把孩子拉进城治疗。按冯天雄意思是村里小民刁钻，拖着孩子的伤然后狮子大开口的要钱，还易激发民愤。现在是伤重的程度非进城治疗不可了。

“哎，这事哪能烦劳郑老先生。杨大兄弟，既然郎中老大夫都说要进城治腿，我就好事做到底，我那儿房子宽敞，你们父子就住到我那里，啥时治好，能活蹦乱跳了啥时回来，我管吃保喝，怎么样？”李熙路应诺不打奔儿，显然早有思想准备。

杨逢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天屯里开大会他外出，回来听马占海学舌，那李二管事简直就是恶魔转世，他心里颤突突的。那里想到真是耳闻不如眼见，人家李二管事通情达理，把有经验的大夫从大老远的请来，还不嫌弃咱穷们小户，竟要往他家里接住，这是祖先积了怎么一份善德，遭这样的好运，他怔住了，混身激动得直颤。

幸亏旁人提醒还不谢恩，这才确定眼前一切是真实的，双腿一软，又要跪下拜谢。李熙路早有防备，上前拦住，“免了，免了，现在不兴这个，你们爷仨收拾收拾，跟我们一齐回去。”

杨逢春这才想起打一大早巧姐就没影了。这孩子，这会儿去哪儿了？全屯人都知道了，她怎么还不回来？嘴里怯生生地说：“李二管事，俺闺女就……就别去了。闺女家去……太碍事，乡下姑娘啥个礼数不懂，去了……丢人现眼，再说……俺这……家里也……得个人……照应不……是……”

“是啊，老杨说得有道理，闺女家家的去了吃住都不便当，这爷儿俩去已经很骚扰李家了，李二管事真是热心肠啊。”郑开基没有走脑的表了态。

“噢，我是顺嘴一说，谁去谁不去全由杨家大兄弟安排，嘿嘿。”李

熙路爽朗地笑着。心里骂开了：“呸，你这个老东西，这种时候是你插嘴的火候吗？他忘了是自己疏忽，来前只关照郑老先生想法说服孩子进城治腿。其实也不是疏忽，进城治腿的背后，他满盘的心计能拿出来示众，见见阳光吗？不能！既然不能，郑老先生就是天下名医，却少了透视对方心理活动的本事，怪谁呢？这么一想，李熙路后悔了——当时咋盘算的，美了前头忘了后头。是么，这治腿，还要全家搬进城里去住啊？又不是接闺女回娘家？谁家闺女没过门就住陌生人家？又不是走亲戚。嘿，李熙路，李熙路，亏你也是吃红吐白，走诸葛，搬吴用的人，这么一个孩子都懂得的道理，你就楞在上面栽跟斗！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巧姐要不去，我接你们两个臭黑皮去干啥？我贱，家里缺两个泥腿子供着不成？可是硬把巧姐带上，岂不是叫旁人起了疑？李熙路正定夺不下，院子里传来脆生生的噪音，马上一屋的人都向由远及近敏捷的脚步声投去了目光。

“爹，我回来了，家里是咋……”随着布帘一挑，一股清香随着一个清秀的身影飘了进来。屋里人眼睛一亮，只见门口站着一位俊美的姑娘提着插满野花的柳条篮子。她一见屋里都是人，慌忙低下瓜子脸，一簇黑亮的刘海垂落下来遮住那双黄鹂般的眼睛。淡红色的上衣，浅灰色的布裤，一双绣着花样子的水蓝色的鞋，一条油黑粗亮的大辫从左肩甩到胸前，尾梢插着几朵带露的百合，散出阵阵幽香。

李熙路呆看着巧姐，腮帮子绞着股股酸水，喉结上下滚动，张不开嘴。前两天他遇到的是饱含珠泪娇喘不息的美人，此刻，他又看到美人随静入画的另外一面，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郑老先生坐在炕沿侧过脸看到了巧姐，“深山长幽兰”，难怪古书这样写到，天下真有这样美的姑娘，奇迹，奇迹。

“你这孩子，一大早上大野地里采哪门子花呢，你弟弟还在盼你采药去哩！”杨逢春没有好心情埋怨起女儿。

“爹，你瞧啊……”小声说着，巧姐用手轻轻拨开篮口的鲜花，露出满满的新草药。郑开基心里一动，起身前去翻了翻，“哎呀，都是上好的药材，没想到万家屯产药哩！正好拿回去配药。一些新鲜药的药劲比干的强呢。”

杨逢春把二管事来意对巧姐讲了，巧姐闪动明亮的眼睛，秀媚的脸扬起，闪回两个小酒窝，“这些药都带去吧，我给你们去包包。”说着，撩起布帘，转身出了西屋。“啪”，布帘甩落下来，来回飘动了几下。仿佛正是它的扇动，姑娘的身影化为了万千花粉伴着花香和草药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粘附在屋中一些人的眼中、鼻中、口中……

“你这闺女真懂事，人俏心巧，正应了巧姐这个名字。”郑中基嗓音如洪钟，显得底气很足，到底是老郎中出身，自有一套强身健体的办法。他说着话，两眼随意扫视了周围的人，发现李熙路有些忐忑不安，忽然心窍洞开，他有些明白此次前来的使命中可能含有的某种因素，全身如坠入砖石支离破碎的枯井。

在灶间后的小偏厦里，巧姐蹲在地上，铺开的围裙，分堆摆放理好的药材。她顺手拿起一棵接骨草来回搓着，心里好不沉重。“马占海哪里去了？约好在山板坡见面，他为啥不来？去城里治病，也不知爹是怎么安排的。若要我去，也非和占海打声招呼才能走啊。再说占海和二管事冲撞过了，我要去他能高兴吗？怎么也得商量一下，哎呀，真是的，他人去哪儿了？找谁去报个信，呀，我这时怎么脱身好离开呢？急人的！”

巧姐勉强把药材包好送到郑老先生手里，正好万有才和赵快嘴闻讯赶来了。李熙路怕人多嘴杂，杨逢春又改变主意，不等万有才和赵快嘴表态，便自作主张地说：“我看就这么定了吧，治伤要紧，病不等人。杨大兄弟陪铁牛去镇上治病，住在我那儿。这伤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我看巧姑娘呢，你不妨这次一齐去先认认门，将来有个啥事要唤你爹也识个路程对不对？”

“对，二爷的话有理。”董忠总算帮上了主子的忙，“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老杨总不能老守在城里，但凡家里有个啥事，需要用着巧姑娘时，认识门总归方便哩！”

王升几个人呼应着，万有才和赵快嘴刚到不知就理，初看这形势，当然认为李熙路说得在理。

杨逢春有心叫巧姐看家，见二管事说得入情入理，屋里没人出来说个不字，自己也就不敢再坚持，他是怕驳了李熙路的面子叫人家难堪。他又有心想叫上马占海一同去认个门，又一想这两人前些天刚在河神庙顶了牛，别说二管事嫌他，占海是啥习性，犟起来天都敢扛，这不，连面也不肯亮。再说要知道咱们要住在李家，他还不大闹一场，这还真不能让他知道坏了事哩！

想通了这些，杨逢春怯生生的一句“嗯呢”，表示了认可，董忠和王升忙指挥来人，抬铁牛上车。杨逢春顺手取了几件衣服，关了屋门，又关上院门，放心不下的跟邻居打招呼，拜托喂鸡、喂猪的，两眼却在四处打量找人呢。

巧姐急得两脸绯红，叫住了一个姐妹去给马占海报信。等她坐上马车，那女伴气喘吁吁跑来，“他不在家，说是一早上山去了。”巧姐好懊

丧，“怎么在山上没见着，走两岔啦？这会子也该回来了，死心眼的。”她把眼前浮现占海强健的身影当成了真人，把嘴撅起很高恨不能上去捶两下，额头的汗儿沁了出来。车要启动了，她顾不上多想，向女伴喊去：“唉，等他回来告诉他……”她的脸在众人热望中烤红了。其实，并没几个人在注意她。人们在关注冯府的人所办着的善事。

屯里无数人闪出羡慕的目光，在这火烈烈的目光中，杨逢春父子三人坐着马车离开了万家屯。望着远去的一群背影，赵快嘴感慨起来：“这是怎么说的，好像铁牛被撞倒成了一桩好事哩！”

许久，人们才无声地散去。

14

五月底，十几天的阴雨，万家屯成了水泽泥塘。巧姐从镇上回来，正赶上这场雨，几天里出不了门。坐在短凳，透过门外草檐垂下的雨帘，往外看，院里一洼一洼的水积满了，溢出流向更低的一处，又溢出流向院门，与外面土路上泥浆汇成了一条小黄河。蛙声早已不在村外的池塘聚合，满屯里跳着黑背的青蛙，成了王国的主人。伴着没完没了的蛙声，巧姐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埋怨马占海为什么不来看她，不来问问铁牛的伤情。离开屯的时候就没见着面，现在回来了，他到消失了，他恨李熙路，也应顾及我弟弟的腿伤啊！不去看行吗？他挣这个面子，难道我、我爹就输了面子？他要是这样瞧不起我，我……巧姐幽幽地垂下头，热泪盈了出来。泪珠拌着雨声嘀哒、嘀哒跌在她的膝头，洇湿了，现出一朵水红色的花瓣。她没有理会，任泪慢凝地滑落，一只纤手来回捻着盘过全身垂落腰间的辫梢。

“咔嚓”、“咔嚓”几声响动后接着“轰隆”一阵山响，滚滚土尘喷出东屋房门，瞬时满了灶间，又占据了房里所有空间，大门成了喷吐土尘的烟囱。巧姐早被逼迫到了院门口，“天啊，八成是房山塌了！”她急切地想，一阵一阵心虚腿软。

待烟尘小了些，捂住鼻子她进了东屋，北墙颓塌半截，压了半炕的稀烂土坯草苫。透了雨天的屋顶，硬结粘泥的拉合辫子像张开贪婪的嘴要吞食一切。看到凄惨的现场，巧姐满腹的委屈再也不能宽容，哭声伴着她逃出院子的凌乱脚步越传越远，惊动了躲雨在家的四邻们。

几位大妈大婶热心地顶着雨合计，一会儿，拿出了主意，劝巧姐赶快去镇上把她爹唤回来。从她们嘴里巧姐才知道马占海兄弟几人都被冯府派到镇上出工去了，一晃已有半个多月。

一条泥路从屯里通到镇上，弯曲折行，如巨龙横卧在原野上。晴日里，它是黑灰色的，在两旁野草的衬映下显得格外沉稳。现在一眼望去了无人影，屯里人都知道就是雨住了，这条路走起来比登天难。路面看着光滑滑的，像鱼皮一样，其实是发了酵的面团，外表平展坚硬，一脚踩下去，那层皮立刻破裂成锯齿状，凹凸不平。脚像刺冷的怪物咬住，吐出黑乎乎的稀浆。泥浆的黏合力紧紧抱住行进的脚步，每一步都格外的耗费体力，别说人了，连马、牛也惧怕这种天气踏上这条路。窜出圈栏的猪羊撒着野的乱跑，都不会奔上这条路上来，尽管阳光下，这曾是最好的逃生的通道。

雨住了，泥路静卧在草野间，藏起阴鸷的嘴脸，等待着它的猎物。路旁汨汨的流水声像三弦琴叮动听增加了诱惑的媚力。一只山雀从水淹的草丛里钻向阴霾的天空，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声，又影似的消失在草泽中。巧姐蹒跚起伏的身影缓缓映过这条翻开泥浆的长路，不走怎么办？

一个时辰的路走了三个时辰，当她站在李熙路贴着威武门神的大门前，已经成了泥猴。见到这熟悉的院落，她直想靠在父亲身上，不知是该耍娇还是发一顿火气。她捶响了大门。

“哎呀呀，我当是哪门子的要饭花子来了，瞧瞧唉，我的好闺女唉……”李熙路的老婆穆英红正在堂屋炕上盘腿抽着烟袋锅子。悠悠闲闲，百无事事。满院里弥漫着阴沉潮湿的气氛，她懒懒地胡思乱想。听见巧姐焦脆的喊门声，一个机灵，麻利地下炕蹬上泛了白的红呢布鞋，紧捋着两条粗粗的短腿，院里的青砖小道一路呻吟，拦不住她飞快的脚步。

巧姐一见李大婶怜悯的神色，心尖被猫爪挠了一下，痛心地哭了起来，一头往穆英红怀里撞来。

穆英红眼见湿塌塌的一个小泥人投向自己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趁势拉住巧姐的手向堂屋里拽。

“瞧瞧哎，这黑泥，这臭汗，这傻不傻的丫头，托人捎个讯来不得了？闺女家家的怎么吃得起这么大的苦？哎呀呀，瞧瞧，瞧瞧哎，这么一双秀气的脚，都变形了。哎哟喂，我的妈爷子唉，这孩子，这叫啥个命唉……”

穆英红絮絮叨叨如外面渐沥不停的雨声。把巧姐强按在了太师椅上，腰一弯，叭叭把两只泥鞋摘下就手扔出门外，溅起院中两汪水柱。

从灶间舀来一木盆热水，巧姐懵懵懂懂乖乖顺从女主人的指挥。把脸上发上的泥淖擦拭干净，山野里的百合开了，一张姣好的面庞漾出了青春女神的精气。巧姐清醒些了，“大婶，我找我爹去。”说着光着脚要往外走。

“呀，我的小祖宗！”穆英红一身皂色衣裤，两肢张开一拦，活像一只蝙蝠，“瞧瞧哎，我的小姑娘奶奶，光着脚板就敢下地走？不怕害凉坐下病？哼，将来出了门子就知道厉害了，那时还不怨是我这个当婶子的给糟蹋的？”说着，强按住巧姐坐下，“先洗了脚，换上鞋再走，还怕你爹飞了不成？”说着，把木盆从凳上端到了地上。

无奈，巧姐把脚伸进木盆，两脚上下轻轻搓着。她太不习惯让别人侍候。在家里，她是女主人，侍候父亲和弟弟，一切家务活都是她来做，接了母亲的班。没想到今天会接受别人的服务，还是一位有脸面的太太的服务，心里反而忐忑不安，如坐针毡。

穆英红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狠里带着笑的盯着姑娘低头洗脚的侧影。问明来镇的缘由，她反而把心放下，开始恰到好处的点拨：“瞧瞧哎，我咋跟你大叔说的来，屯里过的是啥日子？凭啥让巧闺女这样鲜灵灵的娃子受罪遭殃？瞧瞧哎，你天生的这般好模样，在镇上什么样的婆家找不上？你啊，天生是高贵命，窝在屯里那算一劫运。往后就好啦，这不，遇上了我们，大婶帮你寻摸，包你啊，吃香喝辣，享不尽的人间福……”黑衣女说得手舞足蹈，更像一只黑蝙蝠在巧姐眼前晃动。巧姐抬头温顺地投去感激的目光，呀，对方抹着白粉的脸张开了一朵地瓜花（西蕃莲），尽是细长的褶子。白的脸，黑的发，黑的衣，黑的裤，红的鞋，活脱脱像她们屯里跑媒的香来婶，她抿紧了嘴忍住笑，低下头，把脸涨热了。

巧姐涨着红喷喷的脸不敢抬头，匆匆擦干脚，四处找鞋。

“就穿这双吧。”黑衣女人递过一双半新的绣花缎面鞋，两眼盯住了姑娘羞涩的表情，心里极满意。

巧姐勉强穿上，不敢说挤脚，道了谢后春燕似的闪出门去，黑衣女人抓住一把带着幽香体味的空气。怔了一会儿，把飞出门外的目光醋意的收回来，艰难地直直腰，双手握拳来回捶着，挪步退到炕沿坐下，一只手熟悉地摸到了烟袋锅。

“下三烂！”她突然恨地骂了一句，一口黏痰抛到了门口的台阶上。外面只有无聊的雨声。

正房的西院很狭窄，用一堵似影壁的假墙与正院隔开。前面两座单间北房是给串门亲戚朋友留住用房，后面两间面东的是库房，如今一间住着

杨逢春父子。做爹的一听房子塌了墙，等不及李熙路回来就告辞回了万家屯。

父亲前脚一走，姐弟俩麻木地陷入了困顿，四只眼紧张的对视，目光里透着恐惧。两人同时感到她们面对的环境原来很可怕，很陌生，没有了父亲的呵护，那么的失落，仿佛是树林里的小兽掉入了猎人布好的陷阱。小小的活物被不祥网笼罩住，巧姐慌乱起来，在炕前来回转了几圈，意识门可能没拴住，急急从墙角抽出一条木杠顶在门栓上，用力推动，门纹丝不动，才略为心安地坐到铁牛躺着的炕沿上。

爹临走前的叮嘱在她耳边响起：“三五天就回来……人要机灵点，别让人嫌弃……上街拿药要晌午前去，街上人多安全……天黑莫出门……”杨逢春见铁牛腿伤日渐消肿，正盘算搬回去，一听房墙塌了他怎么能不急，撂下两个孩子奔回去了。

铁牛稳定了情绪，把父亲上街取药看到的杂七杂八热闹事，一古脑儿讲给姐姐听。“你啊，出来二十几天，可以当说古书的先生啦。”巧姐的手指戳到弟弟的额上。

一连几个阴天，地上的水气慢慢蒸腾发散，带着湿热。

巧姐每天按时煮药、做饭极有规律。每天只是早晨出院门倒一次药渣，所幸未与李家两口子遇上，她到感觉高兴。一天陪弟弟聊东说西，姐弟俩发现过去的生活不对劲了，那时他们各有自己的世界，没想到他们还应有共同的交流天地，这回得到了补偿。

这一天清晨，巧姐拎着药罐，绕过假墙，转过影壁，出了院门，把药渣到在不远处的排水沟里。起身望望有些冷清的街景。斜对面不远处有个糖果店，平日里常有孩子或大人领着进进出出，她很想给铁牛买一个带小木棒的糖果，摸摸裤袋的几个铜角，又舍不得了，硬着心返身进了院门。习惯的悄悄走过影壁，正要紧几步绕到假墙后，谁想一个青紫色的物从正屋被弹了出来一样的快，还没等巧姐有反应，那青紫色的蝙蝠已立在了巧姐面前。

“瞧瞧喽，来，好闺女！”不由分说，紫色衣袖绞住巧姐的手就往堂屋拽，与上回雨中一样。“你大婶正在收拾衣服，有那么一两件，我穿太花哨啦，那还是做姑娘时穿的。丢了舍不得，摆着又没用，压箱子底，还不如给你们这些俊俏丫头。瞧瞧哎，哪一件不喜兴人的？你说，姑娘，丢了不可惜了的……”

穆英红把巧姐拉到炕前，两手挥前，比着，两道紫光比炕上的衣服还晃眼。

涂着桐油的红色炕面上，东一件，西一件，散乱着好些衣裤，绸的、缎的、布的、绒的、旧的、半旧的、八成新的、崭新的，花花绿绿扑眼而来，比货摊上还鲜亮。

杏眼睁圆了，小嘴张圆了，巧姐惊叹了。天下竟有那么多种颜色可以用来做衣裳。屯里的服色多是白、蓝、黑、灰四色，姑娘多了几种，也不过是素面的几种红、绿罢了。过年要有一件大红带花的衣服，半个屯子马上知道。哪能用紫色的、棕红的、米黄的做衣料啊，别说爹妈老人不同意，自己也穿不出门，除非是疯丫头，不叫人偷笑才怪呢。没想到眼前半炕五颜六色的衣服，还多是印花和绣花的，姑娘看得眼热，目光涩涩的，从一件迟迟疑疑移到另一件，哪一件都能吸引住她的目光。

穆英红斜楞眼扫着巧姐脸色变化，瞧她专注的神态显然与上回洗脚大不一样了，自己提起了夸耀的兴头。

“瞧瞧哎，这件，这件，还有这件……看，贡缎的，这色叫金红。那件，瞧，那件……”她半个屁股坐在炕沿上，斜歪身子，一只手支着炕面，一只手像游鱼穿浪在衣裤里抽翻不停，终于挑出一件桃红色的旗袍。

“瞧瞧哎，这是我爹在杭州买来的衣料。那南边的姑娘个个水灵汪汪的。我爹说我穿了一点儿也不比她们差，那年你大叔就是这么看上我的，来，你试试。哟，正合身，领口不大，腰间正好，我说什么来的……”她举起旗袍在巧姐身前身后比量一番。“这人啊，真是三分模样，七分打扮。还没穿呢，就这么一披，我的妈也，这不活灵灵一个七仙女下凡？哈哈。”穆英红咧嘴大笑，渗出了细汗，脸上官粉遇湿气浸润白一块，青一块，巧姐本来轻蹙的眉头随着低头偷笑舒展开来。

巧姐小心地捡起一件珍珠色湖缎长衫细细端详。绸子面光滑细润，泛着舒软的丝光。摩摸它，肌肤凉沁沁的透着爽意。令姑娘爱的不能放手，更是前襟凸绣着一朵斑斓的状元红大型牡丹花，花蕊处缀着细小的黄色米珠。“天下就有这么巧的手艺，这功夫下大啦！”巧姐暗暗佩服。自己的女红在屯里出了名的，可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只是学徒的技巧。

穆英红正注视自己双手举着的那件桃红色旗袍，嘴里飞着诱惑的话语。偶一侧头，发现巧姐另有喜爱，顺手丢下旗袍凑了过来，双手抬起了这件的下摆。

“瞧瞧哎，这闺女眼刁的，一拿就拿到了最好的货色。你哪里知道，这是前清太监从宫里捣出来的苏绣。苏绣懂吗？苏州，江南苏州。这是我三舅从北京高粱桥的鬼市上买来的，说是哪个妃子穿的，花了十几块龙洋

呢，那鬼市啊……”这婆娘嘴一张，三天三宿都有话可唠，李熙路背后叫她人来疯。讲完鬼市，她两手一摊，“拿去吧，拿去吧，你大婶可不是小心眼，放着也是放着，到叫人瞧着心疼……”

“婶，我就觉着这衣裳绣活绝了，赛得天上的织女。这衣裳我拿去也白糟蹋了，屯里姑娘哪能穿这种衣服，跟演文明戏的戏服一样。”

“瞧瞧哎，我的老大闺女！哎哟，你这土包子话可要笑闪了大婶的腰。谁叫你回屯去穿啦？一朵大牡丹花开在了牛粪上！你那胡涂老爹守着金枝玉叶不知讨福气。你啊，这回哪也别去，就长住这儿啦。大婶我给你寻个好人家，我也救人一场积积阴德。”穆英红爽气地坐在炕上，满心高兴。

“呀，大婶，你说什么呢？”巧姐绯红着脸，两只手绞起辫梢，低垂了头，细声细语：“你可别费心了，我已经有人了，大叔知道。”

“瞧……哎，谁……啊？你怎么有……主了？我咋……没有……听说……”巧姐的话如一个小雷在穆英红耳边炸开，她顿时乱了方寸，心里咒骂李熙路，“这个缺德冒烟的死鬼，这作孽的，他咋没告诉我？人家有主了，还要我变着法的去哄屁？这王八犊子，一肚子坏水，又不知打人家姑娘什么鬼主意啦！哟，别我自己作秀，把自己卖了，这千刀万剐不是人揍的！”

“他叫马占海，上秋，我们就要办事了。”

“哦，我明白了！”穆英红声调一转，缓缓地把身子靠在了炕柜上，怔怔地望着巧姐，脸色一阵白一阵灰。

“大婶，出来半天了，该回去看我弟弟了，谢谢婶。”巧姐看出穆英红奇怪的变化，顾不上多想，拎起药壶慌张地出了房门，惟恐身后那位女主人再把她喊住。

望着春风一样的人影仓皇消失，紫色人脑中乱成了浆子。呆坐好一会儿，突然疯狂地团皱一把一把的衣裤，往身后抛弃。堂屋里一时天女散花，落了一地好看的色彩。看着光光的炕面挣起死沉沉的红色油亮，她轻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远望院外空空荡荡，眼光又落在一地的色彩上。这堆衣裤都是冯天雄叫人送来的，现在这堆七彩缤纷的丝绸绫缎，像遗弃的垃圾一样，她那颗傲人的心窝里升起恼羞的怒火。“下三烂！”冲着地她嘴里吐出三个字。

午后，巧姐发现草药光了。“趁着天晴，我去抓几副药。”

“不行，爹不是说抓药午前最好！”铁牛提醒着。

巧姐站在门坎外，假墙和房檐只露出一长条天空。天上云层在加厚，

谁知雨一下是不是半夜一天的，镇上的路又成了烂泥塘。这两天雨住了路面干好走，要一下起雨又完了，我还是去吧，早晚得走这么一趟。她还有一层意思，现在女主人正歇晌，不会纠缠自己。

郑开基开的“西城药局”在中心镇南街，离集市不远。他原来是开诊所，后为推销洋药，干脆转开药局中成药、洋药一齐卖，同时又看病，这样上门的求医问药的多了起来。巧姐这是第一次自己到镇上来，不免东张西望，镇上大街两旁一字排开的楼阁小院，简直就是人间福地。

过去每到过年，她才能与姐妹们来一次镇上，每次来一头扎到南街的大集市购物，然后就回去了。没想到平常日子，这街上也跟过年一样，要什么有什么，只是少了过年时买年货的热闹喜庆气氛。她走近一家货摊，摊主眨眨眼竟认出了她，“这不是万家屯最俊的姑娘吗？”巧姐看着摊主，她的脸热了，一下子想到了占海。年初过年，她和几个姐妹就是在这个摊前推推搡搡，叽叽喳喳，嘻笑着挑选各式围巾。摊主把一条大红的薄呢围巾围在巧姐脖子上，说她戴上是最俊的。她一心喜欢，但不敢问价，不舍地摘下围巾，挑选了另一条细毛线织的。正要掏钱，肩上飘来一条大红薄呢围巾，她从摊主眨眼中会意地转过头，原来是占海已经替她买下围上的，旁边姐妹眼尖嘴快愉悦地打趣，马占海快速消失在人海中。巧姐欣喜摩着柔软温和的巾子，脸上飞起了一片梅花红斑。想到这，脸更烧，羞笑着向摊主点了点头，加快脚步走远了。

她无时不在想着占海。占海可回家了吗？是不是在帮爹修房呢？有他在，巧姐一万个放心。想着占海宽厚的胸脯，腿脚一阵阵发软，头低得只能看见自己的脚尖，她知道自己的脸已烧得人见人怪了。

“这不是巧姑娘吗？”郑开基送一位中年妇女出来，扶上双轮马车，看见了巧姐。“怎么你来取药？你爹呢？怎么走的这急呢？瞧脸红的……”

“我家东墙塌了，爹回去修房了。”巧姐清醒过来，闪着长长的睫毛。

“噢。”郑开基含混地应承了一声，两人走进药局。由于李熙路的关照，铁牛的药不用付钱。叫伙计取出早已包好的中药递给巧姐，郑开基默沉了一会儿，“我说怎么昨天没来取药，原来你爹回屯去了。这个……”他犹豫再三，看看周围，压低了嗓音：“巧姑娘，你兄弟的腿问题不大了，主要是养了，老住在镇上不是回事。等你爹回来，到我这多抓几付药，早点回去养吧。”

“嗯，我爹临走也是这么说的，这不赶回去修房呢。”

郑开基送巧姐出来，告别时又叮嘱：“你也是大姑娘了。如今镇上不

太平，闹土匪，什么样的坏人都有，要处处小心，早点回李家去，别在路上耽搁了。”

望着巧姐远去的背影，老郎中略有所思的摇摇头，轻轻地叹息和天空一样沉郁。

傍晚，夜幕深沉，灰白色的云霭压在小镇的上空。巧姐在门外拢起火，把药罐吊在铁架上熬着。墙外传来牛哞哞的叫声和马打的响鼻。一阵拨弄草料的动静，又响起老马信粗野的嗓门。显然是马不肯吃料，惹来马信一连的脏话。巧姐蹙进屋来，把门轻轻掩上。

“姐，我正在看门外灶口的火光呢，又想起咱们在地里烧苞米的事了。”铁牛趴在炕上，两手托着腮帮。

“老马信又在说臊话，待会儿我再开门。”

“他就那样，每晚都要把马骂一顿，跟骂他媳妇似的，其实他是老光棍，爹听人家说他偷人家寡妇，让人打瘸了腿……”

“可不兴胡说！都是苦命人。咱们屯里放牛的老傅大爷，打了一辈子光棍，人家不也传他的花花事，可你不是告诉我，他对你说都是人家瞎编排恶心他的吗？唉，这世上好人难做，你想要个好名声，偏偏就给你造一顿瞎话来糟改你，倒是那些不正经的人，被人叫做大善人，大恩人的，啥世道！”巧姐自恼了一通，又把门打开观看炉子。

铁牛转了话题，“姐，我长大了一定要到奉天城去看看，瞧瞧皇宫是啥个模样，再到北京看看紫禁城。听早先住咱们屯的玉山大叔说，哪一个城都比咱们万家屯还大，九百九十九间房，皇上一天住一间，要住三年；哎呀，那不是画上画的玉皇大帝住的天宫吗？我可不能像爹一样，一辈子守住了万家屯，最远没出过柳条边。”

“铁牛，可不许这样说爹。娘一直病着，再加上咱们俩拖累，要不咱爹早就和玉山大叔走南闯北见世面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爹早年真要往外去闯，不跟玉山大叔一样，至今音讯全无，不知在啥地方落脚了。”

玉山是杨逢春的远房堂弟，不想死守土地，给镇里经商的当拉脚，一年到头关里各地的跑。回屯一次，山南海北的故事说得满屯人都竖着耳朵听。谁料辛亥那年，南方闹革命，他就再没有回来。那次他是给宝蚕楼绸缎铺去苏杭进货，东家说他拐财逃了，又有人传他加入了革命党，这样说他是好人的有，说是坏人的有，从此巧姐对“一张嘴，两张皮”有了铭心的认识。

“姐，你何必较真，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将来我啊不娶媳妇……”巧姐一听笑了，打断弟弟的话说：“羞不羞，七八岁的孩子就说娶不娶媳

妇，你到像个大人了，羞不羞呢！”

铁牛不好意思的把目光落回了炕前，经过这一次撞伤，他觉得自己懂事了，过去想也不想的事现在常由自己掰开捏合的来回思量，不再是只会淘气的野小子了。

“姐——我是说将来。一个人顶天立地，像玉山叔一样。不过我走到哪儿，就把爹背到哪儿，让他老人家也乐喝乐喝，享享老年的福。姐——还是当儿子的孝顺吧？”

巧姐妩媚的笑了，“好，就你孝顺！”用指头轻轻点了弟弟的额头。看着幼小的弟弟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更觉可笑，姐弟俩对视着开心地笑了一阵子，许久不曾这么舒心过了。

“哎呀，药要熬干了！”

服侍铁牛吃完药，巧姐把余火搬进屋来，盖上一把蒿子草熏蚊虫。他们为李家省着，连灯捻也不点，借着炭火的光，把炕铺好，姐弟俩又兴致格外好的说着闲话。

“扒糕，酸凉凉粉咧！……”

“驴打滚咧，豆面糕！……”

“栗子味烤土豆咧！……”

院外传来小贩的叫卖声。这些声音从他们嘴里吐出，别是一番情调，撩得人直咽吐沫。铁牛肚里咕咕作响，好像傍晚是看着别人吃了杂合面的饼，怎么也躺不住了。他的嘴与姐姐聊天，耳朵直立着，外面叫卖的小吃他全听了进去，一听还有小豆米粥，一个铜板一碗，熬不住馋，央求姐姐买一碗吃。

巧姐也觉得今晚饿了，是饼做少了，还是兴奋说话多了？拗不过铁牛央求，从衣包里翻出一枚摩亮的铜板，边去拿碗，边嗔怪地说：“说说你就当自己也是城里的人，要过夜宵的瘾哪！”

铁牛做着鬼脸，满心欢喜目送姐姐走出房门，消失在黑夜中。

巧姐摸出西院，望望天上，黑洞洞，伸出五指看不清。走出假墙习惯的向正房张望一下，那窗口透出一点光亮，帘子下了，里面没有动静。来了几天，都没见过李熙路，问铁牛才知人家常在冯府不回来，难怪婢寂寞，一见到自己那话没完没了。奇怪，院里的狗也不叫一声，自家养的狗闻到生人味往死了叫，这城里狗也娇气得不行。巧姐放轻了脚步，她想若狗叫了，屋里李婢又要问长问短，还是悄悄来去免得让女主人又缠住了。

端着粥，她闪进院来，悄声把门栓插上，院里没有动静。她小心移步走过影壁，正向假墙拐过来，一块怪味的巾子捂住了她的嘴鼻。她挣扎几

下，刺鼻的气味直冲脑门，一刹那间全身瘫软，手中的碗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破裂声。

李熙路抱起昏睡的巧姐，兴冲冲进了堂屋，把人放在炕上。穆英红两手抖抖索索，费了半天劲，把巧姐衣裤扒去，换上上午看中的那件桃红色旗袍，外面套上巧姐喜欢的珍珠色牡丹花的长衫。在那秀美的脸上描眉抹红，扑上香喷喷的官粉。收拾停当，穆英红细细端详这个装扮起来的睡美人远不如她自然的时候好看。“怪了，这人抹红描眉反倒不水灵了。”她暗自奇怪。

“你这是要把人弄到哪里去啊？”她醋兮兮地问，

“问那么多干啥？”李熙路心不在焉的反问一句。现在占据他心灵的是报复，想像马占海无比痛苦的表情，他感到解气。

穆英红轻蔑地撇撇嘴，“缺德！”心里骂了一句，不再吱声。看着男人把巧姐抱到院里放在一辆手推车上，顺从地将手上拎着的深色布单子蒙住了巧姐全身。李熙路抬起车把，没好气的轻声嚷着：“别磨蹭，快给我开门去。！”

车无声地出了院门。豆大的雨滴淅淅沥沥落下来，穆英红进屋取出两把油伞，没好气地把一把伞插在车把上。和穿上雨布的李熙路与车一齐融入了夜雨中，留下一串嗒嗒嗒远去的脚步声。

15

连天的阴雨把万家屯浸泡，倒塌后新砌的土坯墙面又一层一层酥软剥落，墙基堆起一溜渣土，吸足了水分，开始浸润里面坚实的土坯。房顶上苫的草变黑变黏，在腐败气味中霉烂。屯外正在抽穗的高粱秆低垂，本来受着阳光，慢慢由白变红壮实的穗头，在连绵的雨水和浓重的湿气中，凄惨无助的蔫萎，许多植株甩出一条弧形的舞姿，弯到地面的污水里开始腐败。万家屯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失去生机的万家屯，人们焦虑的心情又被捆紧一道恐怖的绳索，巧姐失踪的信息已传遍每个宅院。

杨逢春一连去了三趟镇里，一无所获。人家说：“好心不得不报。你家姑娘夜里出门不打招呼，我们李家一点儿不知信，丢了赖谁？”

铁牛拖着又在发炎的伤腿哭肿了眼。那夜左右不见姐姐回来，他慌

了，扯起嗓门喊人。久了，他咬牙爬到地上，爬出了屋门，爬到假墙拐弯处，瞥见正房一片漆黑。恐惧、慌乱，加上伤腿钻心的疼痛，他昏死过去。他不知道他的手已被碎碗碴划破，也不知身上粘了不少米粥。雨水把血污和粥迹冲洗得干干净净。他也不知道半夜里穆英红回来，打扫了碗碴，自个儿回屋睡到大天亮。然后大呼小叫的找到街上行人把铁牛抬回了屋。下面就是报官，就是托人到冯府找男人来料理，一切都好像在意料之外，铁牛只能后悔不该叫姐姐出去买粥。

镇上风传镇公所的人说了是卖夜宵的小贩拐走了俊俏的乡下姑娘，让李二管事家吃了锅烙。

这事能赖谁呢？杨逢春苦思冥想，只能怪自己，怪儿子，怪巧姐，他捶打自己的头，“我真混啊！”

要人，问谁要人？马占海嘴角燎起了大泡。他在泥泞的路上来来回回地挣扎着，把脸熬得焦黄。通宵守在李熙路的家门口，渴望里面能传出巧姐的呼救声，看到她溜出门来的身影。镇公所来人警告他，再守在人家门前就要抓人了。他只好白天躲在远处僻静处监视，晚上就贴到了李家的院墙上。三五天下来，人打起了晃，硬让马家请人架了回去。蒙头睡两天，缓过精神头，他又出现在李家周围。十几天后，他失望了，又爬到屯后的眉石山，眺望屯子里外，大野和通向镇里的大路，企盼它能闪现巧姐的身影。

马占海耐着性子到处寻找。他认准是李熙路搞的鬼，几次想翻墙进院搜他的底朝上，可是一旦自己没找到再被抓起来，找巧姐的机会全失掉了。只要巧姐在李家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其他他不敢去想，不敢深想。他搞不明白如果李熙路把巧姐藏了起来图啥？

屯里的年轻小伙都撒出去找过，巧姐化成了空气了无踪迹。

万有才和赵快嘴请出李升、马福财这些老智星商议，谁也拿不出好主意。千怪万怪，怪老杨不该带小牛去李家治伤，千怪万怪，不该把巧姐留在镇上，千怪万怪，巧姐不该在天黑后出门去买粥，千怪万怪，唉……老实厚道的庄稼人思来想去，想不出要李熙路出来担代点什么。人家已经足够情分了，这事怎么怪人家？可是……想来想去，几个人又认为，不管说破了天，是你李熙路骑马踢伤了小牛的腿，人杨家才遭来横祸！人巧姐是在你李家丢的，一伤一丢，不管怎地，你李家推得一二三六五怕不合适吧？你财大气粗，拿钱治伤了灾，可这人命关天，大活人给变没了，是拿钱了事吗？几个人核计还得找李二管事论理。

“唉，老杨去了三次，人家腻烦了，说你去镇公所吧，你爱找哪找

哪，爱告哪告哪，我等着！这不眼睁睁要把事搞僵了吗？”万有才不无忧虑的说。

是啊，事一僵了往回缓就难了。告，也得把告的理由找足了，不然还不干等着吃瘪？几个人捋心盘肠苦苦思索，肯定了否定，否定了又补充，反反复复，总归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计策。

到底是李升老人见多识广，他想出一招，“李管事不是不肯见咱们面吗？我这儿有个好主意。冯府不是正在准备冯老爷子的周祭吗？咱屯里已去了十几个人帮忙。我看啊，到了那个日子跟前，咱们一齐去。明着里咱们说给东家帮忙来了，那时准缺人手，又乱哄哄的，谁顾得上谁，咱们准能进去。那日子，李管事肯定在场，当着众人面，叫住他，看他往哪儿躲，那时就不愁咱们问他巧姐的事，他怎么得也不敢当众人面耍猴把事都赖掉，是不是这个理？”

众人绝处逢生，也只有这个法子最好，便细细商议具体的安排。

七月十八日，是冯焕章周年祭的日子。当地称“烧周年”。

筹办冯老太爷的周祭，着实让李熙路犯了大难。

过去，冯府家的婚丧嫁娶多由大管事赵星出面操办，一来二去，驾轻就熟，方方面面的人都买赵星的账。去年冯老太爷的白事仍是赵星操办的，别看内里家道有些中落，想着法的节省些钱财，可外表依旧办得风光体面，那场面，至今还被世人津津乐道。

“人家到底是首富，瞧瞧那只法船，我这把年纪，最大的也只见过三五丈长的，哎呀，这冯府的法船十五丈长！乖乖，敢着要跟皇上比一头了。要是大清国那载，那还不算你逾了制度，擎等着砍头吧！到底是大户人家，那是多少两银子烧成一把灰了……”

那只长十五丈，高一丈五的大法船确实把一方四邻给震了，船身用的黄绢，绘满荷花、莲花图案。船上是宫殿式双层纸活，摆满用绢绫糊制的院落家具。那两条金桥、银桥各长十三丈，站满了彩绢糊的金童玉女。这么金碧辉煌的大法船，在冯焕章死后第六十天，在冯府门外空场出现，晚上在烈焰映天中焚化，完成了为死人渡过阴间的奈河上天堂的使命。这只人人啧啧有声的巨大法船如果都让冥衣铺出工出料，那钱花海了。只有冯天雄和赵星知道，那料都是拿出冯府的家底，省了一大笔现金，可面子保全了，争回一个可传之永世的口碑。冥衣铺自然不高兴，别人眼里认为他们大大赚了一把，他们只有干赔笑脸，不敢向外人透露半点风声。倒是绸缎铺百思不解，冥衣铺和冯府办这么大的事，竟然没从他这里买货，难道人家去了县里或大城市？怎么得罪得？这是首屈一指的大客户啊？老板三

天两夜不能安稳入睡，反思自己往日是否怠慢了互为依托的老关系。

转眼到了周年祭，这又是个讲究场面的大型典祭。即要省钱，还要摆足排场，伤透了冯天雄的脑筋。这回冯天雄还恰恰偏冷着赵星，要李熙路来操持周祭，真给他出了一道比登天还解不开的难题。

李熙路哪主持过这种事情？他受的是新式教育，老式的一套婚礼丧俗本来就一百个瞧不上。自己老父亲死时，家境贫寒稀里糊涂地把事潦草办了，什么接三送库他连印象也没有。没办过还没瞧过吗？“瞧是瞧过，可那只是应景，我可正眼往心里去过吗？都当热闹扔到后脑勺去了。”他真闹起心来。

说实话，周祭的丧葬仪式简单多了。一般人家在家里祭一祭或到坟上烧烧纸表示一番，家境好的或到庙里办一台或到饭庄请几桌也过去了，惟独像冯府这样的大户人家，这么办那脸往哪儿搁，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呢，不办成个样子都会惹来众怒，你说这世俗观念还了得吗？前思后想，自认精明的李管事头都炸了。

“办白事，哩哩拉拉十几天，办周祭就一天，别看就一天，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乎把丧葬中的开吊、接三、送库等等都挤到了一天。”这些知识，当然无法去问赵星，幸亏有大账房乔先生等几位老人悉数指点，李熙路心里开始明了。偶而他想到了万家屯的赵快嘴，这类人正是办这类事的里手，冷静下来一想到巧姐，只好放弃念头。手下用人不愁，有董忠、王升一批跑道的和下人可以支应，还有冯家远亲子侄帮忙。只是一切都要他来主持分派，一个想不到笑话就留下了。

“办这类事可马虎不得。”乔先生藏在两只圆型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迷惘的微光。“周祭和办丧是一个理，丧主身份不同，办得排场就不同，像冯府，要搭多大架码的棚屋，挂什么样的彩子，糊什么烧活，用啥响器，上什么的席面，请多少台经棚……哎呀呀，你当总管都得有个心计，那赵大……噢不提这个了，反正，一个不周全，东家不满意还混得过去，亲戚间挑礼，礼宾笑话，那丑可就落大了。猴年马月的当故事给你传，永世不得解脱。那早年石塔寺的邱管事出面给纳家纳举人办事，偏偏会出那事，少请了一台念经的棚，成了八棚，这还了得，竟没发现。这经棚只能落单，你八棚经算怎么回事？嘿，那是忙糊涂了，也说请了，漏了，人家没来，空了一棚经，发现了，赶紧补上了，哎，晚啦，让人家都瞧见啦，就不行了，事后差点儿没被挤对的自个儿上吊……哎……”老先生一席话说得李熙路后背一阵阵冒冷汗，“这算是个怎么回事？”他跟自己急，腮帮肿了一块。下人们背后叽咕，冷眼看他如何显本事。他们心中只佩服

赵大管事，“人家，哼……”

憔悴了几天，下人们惊讶的发现，李二管事的印堂渐渐发亮，脸色由黄开始恢复了红润，“得了神道哩，瞧，美起来哩……”“咋回事哩……”

周祭不必出殡，省了与杠子房的周旋。那各家的棚铺、彩子局、响器铺、家伙座铺、饭庄、茶房纷纷自动派人来冯府接活。李熙路只接待去年给冯府办事的那些店铺。他一把洒金扇慢慢地扇着，小壶茶津津有味地品着，听着对方介绍自家的拿手本事，谁讲，他都耐心地听着，不焦不躁，人家讲得越细，他听得越关注，各铺家还是第一回遇到这样听讲的学生。话说了几大车，最后请他拍板定夺。各铺家听到的只有这么一句话“一切都按去年老太爷丧事的规格办！”喝，这到省事了，翻翻去年的记录，家家忙了起来。

下人们又叽咕了，董忠、王升等跑道的也打疑了，“去年赵星张罗，没把办事的人支散了身架子骨，今儿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有，大家反而闲散了架，邪性啦。”

冯天雄急了，“二弟，你怎么太不当回事啦，眼瞧这日子就近了，咋没见个动静！”李熙路微微一笑，凑近耳畔咕咕几句，冯天雄的脸笑成了土豆花，“呀，你这个人精子，亏你咋想的这绝。”

大管事房里冷冷清清。前两天，还有不少人来屋说话，替赵星搬不平，赵星摆出很大度的样子。眉头拧紧的时候，只是怕对方是新手，把事情搞不周到，丢了冯府的面子，显示他一片忠心。这两天，人们瞧出局势变了，李二管事的脸越来越亮，赵大管事的眉头越拧越紧，大家的脚跟子踩到了姓李的鞋印上。

“这小子看来还真小瞧不得，”赵星思忖了，“居然像个老手，把事情办得如此井然。虽说我也知道自有乔先生那些马屁人指点，毕竟是个新手啊，咋能办得这么地道？”赵二鬼再鬼竟没鬼过李熙路。“到底是喝了斤洋墨水，一学就懂，一办就像回事……”奉承话传到赵星耳里，他明白这回他栽了。如果他当时明白，人家一板一眼都是仿他的本事，重演办丧事的节目，不知他会使出什么机窍，事后想明白了，那只有干置气了。

七月十七，一切置办停当，冯府变了模样。

大门前搭起一座蓝白两色的素花牌楼，把凝重的气氛收拢过来。前院搭起几丈高的起脊棚子，一殿一卷式的脊上趴着八个兽头好不威武。好在是七月天，只搭凉棚省了不少事。不过天棚到立柱缀满花木鸟兽，虽说是素色，也让人倒吸凉气的叫绝。堂屋改成祭堂，设了摆影像的位置，灵桌前五供齐全。院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个最大号的月台，四角立柱绿漆绘着

金色花纹，顶上的天棚板如旧日藻井，绘着仙鹤、松树的彩画。孩子不懂，会以为那是个戏台。

“李管事，看看几个经台满意不？”董忠讨好地问。不叫李二管事，而叫李管事，避却了“二”字，又免提“大”字，人属他最知乖巧，李熙路用他觉得顺手。

说是经台，实际是经楼。台基有二丈高，不妨碍宾客出入。正对祭堂的是宝盖式的番经（喇嘛教）道场，建在影壁一侧。黄缎子绣花经幢四个高挂起来，正面一幅黄缎子的幡门，上有敕建几个大字，是专从僧格林沁祠请来的，这比赵星去年从西清县里请的来头大了。东边楼阁型的是道士经台，西边佛龕式的是和尚经台，上下有楼梯相联。喇嘛经台最大，颇宏伟，这是冯天雄特别关照的，别人不解其意，李熙路自然不想多嘴惹是非。不过喇嘛教的法器奇奇怪怪，比其他教派的都大，谁走过都要多望几眼，尤其那一对叫不上名的金光闪闪的，像个大喇叭。乔先生悄悄告诉李熙路那是佛号，叫钢冻。

七月十八的日子终于到了。清晨，曙光熏微，冯府里除了主人，上下都各负其职的忙了起来。李熙路带着董忠、王升一行人从大院外开始一一检查，生怕有所疏落。

大门外牌楼两旁设置了鼓乐，大鼓、锁呐、号筒、九音锣、大小锣等等，有十一位鼓乐手正在试乐音。院里摆满了家伙座铺送来的茶座、饭座。每张八仙桌上铺着灰色绣银钱花的桌布，配六把蓝色椅套的椅子。祭堂上高悬冯煥章的影像，前设供桌，上摆香炉，蜡扦上插烫蓝字的白蜡烛，一对花筒插着蓝白灵花，五碗一堂摆了五排都是青花景泰蓝烧瓷，里面摆放水果、糕点、冷荤热炒的菜肴。月台两侧摆着各色人物和花卉的纸活，台下两侧又摆满盆景式的银山、生活用品等形色不同的纸活，形成一个金光宝气的神话世界。

现在热闹的是各个经台。十三位喇嘛身穿红袍，十位道士身被蓝色衣袍，头戴混元巾，露出簪冠。九位和尚身着青袍。番经台是一片红黄色，道经台是一片青蓝色，禅经台是一片灰白色，争奇斗艳。院里唸经声、法器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祝慧莲老太太特地出钱，请了一台尼姑经。由圣姑庵马师太主持。经台设在番经台傍。是个离地二尺的平台，围有栏杆。棚中高悬紫缎绣花经幢，正中供奉观音大士等佛像。圣姑庵本来人少，马师太只带来四个大徒弟。

镜月是个弃婴，从小在马师太眼皮下长大，最能揣测师太的心理，前

几年她随师太来到圣姑庵。自从师太当了庵里主持，她觉得师傅心里再不是一汪静水，总有什么在扰着师傅。这次她和镜虚、镜空、镜无随师傅进了冯府，更发现师傅惴惴不安，时不时地站在经棚的布帘旁向外张望。此刻马师太又掀开帘子一角，师傅想看什么呢？这种丧仪、周祭做道场，一年不知有多少场，大户人家也进过不少，从未见师傅这个模样，镜月惦在了心上。

祝慧莲是个硬性人，不信天地佛道，不信前果报应，她过去是个随性撒欢的人。现在请一台尼姑经，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让冯府上下还知道她懂得恩德，讨冯天雄的高兴，归根还不是为了常玉的婚事。

圣姑庵她只去过一次。常玉十岁那年，冯焕章提醒她：当年有个游方的和尚留过话，说常玉命硬，将来难免克夫克子，逢十的年岁，要去庙里烧柱香做个佛事，求菩萨消灾免祸。于是那年四月初八佛诞日，祝慧莲带着常玉去圣姑庵烧香，离庵门好远，信男信女拥挤不堪，母女俩只好下轿车，在人群里挤。只见一个瞎了一只眼的乐师跌跌撞撞蹭过来，全身散发酸臭气，众人掩鼻躲闪。谁知那人偏偏歪斜地靠了祝慧莲一下过去了，最爱干净的祝慧莲忍不住回头要骂，忽觉那摇摆不定的背影好眼熟，顿时脸白了，心里欣然一动：怎么会是他？顾不得细想，拉着常玉挤进了庙门。那天倒霉，一连抽了三个下下签，当年的老主持劝戒她每月该有几天吃斋礼佛，方可保母子平安。一听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了，不信心里也犯嘀咕，索性回来辟了一个小佛堂，有时无晌地向观音娘娘做点祈求。

自从在冯焕章的牌位前昏倒，祝慧莲再没进过佛堂。镇上圣姑庵听说灵验，她只在常玉十岁时去过一次，遇见那个独眼乐师后，越发懒得出门。冯焕章过世后，她处处小心，生怕出意外。有冯府这个高屋檐给她遮风挡雨，随着年纪的增长，心里滋生的满足感稳定而现实，她知道能保住眼前的一切就阿弥陀佛了。

这次周祭，她出钱请了一台尼姑经，怎么也该出来看一眼，是否称了心愿。经不住钱妈撺掇，常玉鼓足勇气提出也要去前院看看。“让您闺女陪您去吧，前面物多人杂，别磕了碰了，姑娘腿脚利落，陪着您让人放心。”一想钱妈的话也对，不过前面生人太多，祝慧莲决定周祭这天早起，趁着人少到前院去看一下。

早饭时间，祝慧莲母女出现在前院，喝，原来空阔的场院从天到地换成了色彩的仙境。常玉的眼睛更不够用了，满眼是花花绿绿，寒光素色的色彩使她又兴奋又害怕，紧跟在母亲身后不敢远离一步。院里响起一片啐经声，法器声嗡嗡轰轰灌了母女满耳。两人紧走几步来到尼姑棚。

祝慧莲迈上三层铺毡的台阶，一举帘子进了经台棚，里面烛光晃动，香烟袅绕。她和常玉环视了经棚里的布置摆设，正要向佛像前走去，只见一位老师太迎了过来，祝慧莲想这一定是庵里的主持马师太。她刚要展现一些微笑去打招呼，心跳却突突地激烈起来，好像一面鼓被人使劲的捶打。“天啊，原来马师太是她！”她僵持在原地，靠紧了常玉。常玉扶住母亲，“妈，你怎么啦？”没有回音。

马师太走过来，看清祝慧莲也怔住了，镜月一见忙过来搀扶师傅。

在常玉眼里，马师太身被灰袍，搭一件红色偏衫。慈眉善目，年纪似与母亲相仿，头发却已灰白。脸虽红润罩着一股抑郁的气息，让人感到吃过不少苦。

在镜月眼里，施主祝慧莲一身月白色夏布长衫衣裤，显得干净利落，白晰的皮肤很会保养。只是清秀的脸庞透出淡淡的煞气，那目光里射出一道冰魂的光晕，让人不舒服。

见着马师太，祝慧莲魂飞魄散。她一点没有心理准备，竟会在这儿见到当年的马淑贞，冯焕章的第四房太太。自从自己抱着那个女婴进入冯府，冯焕章绝口不提马淑贞，她想问怕捅了冯老爷的痛处，后来隐约听说是死了，想不到今天此时此刻冷不丁的在这里遇上，又带着常玉，一下子六神无主，心里像有无数只家雀乱飞乱撞，承受不了了，两腿一软要往下坐。常玉扶着喊娘，尖厉的喊声刺激了马师太，急忙过来搀扶，祝慧莲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后退，一边使命推开马师太伸过来的手，身子重重往后一靠，母女俩一齐跌坐地上。这边马师太没有防备，突遭一击，顺势拨转身去，脚没跟地也往地上跌去，吓坏了镜月和镜虚，两人赶过来已晚了，马师太已倒卧在地。经棚里的空气顿时怪异的紧张起来。

两位妇人坐在地上各自半依在常玉和镜月身上，互相默默相视良久，祝慧莲慢慢恢复了常态，眼里射出一道冷冷的目光，傲慢带着自负的神气，嘴角挂着一鄙意的冷笑。常玉看见马师太的眼神由茫然转为镇定，只是不时盯住自己，探出痛苦和怀疑的目光，嘴角却淡然的挂着宽怀的苦笑。

马师太站起来后，轻微整理了法衣，上前略略弯腰，双手合十沉静地说：“女施主，贫尼失礼了，请！”

祝慧莲晃若隔世，才想起自己干什么来了，可惜那份心绪早已抛到九霄之外。她缓缓站起来，略略欠了欠身，嘴里说：“主持请先行。”身子却飞快转过去把常玉推搡出帘外，低语几句，见常玉走了，才又转回来。她径直走到供案前，点上一柱香，跪在蒲团，胡乱磕了几个头，站起身便

想离开。

“女施主，还要上两柱香呢。”马师太静观着她，缓缓地说。

“哟，瞧我这记性！”祝慧莲掩饰着，慌慌迈步要走近香案，不料绊在蒲团上就势倒卧在了地上。这回她没昏死过去，而是又恼又羞，索性坐在地上哭闹起来，“哎呀呀，我的妈也……我祝慧莲一辈子为人家做安生忙忙叨叨，我这是做了什么孽，要遭这样的报应哎，呜……”

这么一哭一闹，惊动了院里的人，马上有人去报告李熙路。

祭堂里的供品看着不鲜亮，李熙路让人全换了，巡视一周满意地往外走，听到祝老太太在尼姑棚哭闹，他百思不解，“今天是什么日子，这老太太怎么会跑这儿来丢人现眼？她一向知情达礼，怎么会赶上节骨眼来折腾？”想想老太太不是一般人物，又知道冯府院大宅深，里面藏心匿胆的事多了，他一个外姓管不好管出是非徒个啥？恰好听到院门外鼓乐齐鸣，知有宾客来了，便表示要去接待，让王升禀告冯天雄。

冯天雄刚梳装停当在吃早饭。这几天着实累着他，眼睛黑了一圈。虽说有李熙路操持，许多事还得由他拍板，毕竟他是当家的，当不上甩手掌柜。吃着吃着，心里一急，食管痉挛，下咽的一口馒头噎住了。崔喜玲过来捶背，埋怨他吃得太急。好一会，这口馒头滑进胃里，疼得冯天雄直返口水。“老爷这是怎么啦，一脸的官司，今天的戏全靠你唱呢。”崔喜玲回到自己座位，微带不屑的嗓音说。冯天雄不耐烦的挥挥手，“快吃，心里烦着呢！”“哼，大老爷们一遇正经事就心烦，跟个娘们似的。”崔喜玲赌气地搁下筷子，起身进了里屋。冯天雄望着这个泼辣的背影，脑海里浮现出巧姐纤俏的腰肢，嘴里冒出许多酸水。这时王升来了。

一听婢娘出事了。冯天雄顾不上再吃早饭，急急往前院赶，只见女仆苏彩莲和钱妈扶着瘫软的祝慧莲迎面过来正要进去西院的夹道。“婢娘，别太伤心了。年纪这么大了，何必还要自己亲自出来呢。”祝慧莲灰头灰脑，一身月白色长衫沾满了尘土，头发蓬乱，玉簪歪到了一边，眼皮红肿，眼神零散，有气无力的拖着步子，冯天雄陡然升起怜悯的心情。

祝慧莲心里好不懊悔，明白既已闹出了圈索性假戏真做，让人以为她是过度伤心才失态的。见着冯天雄，喃喃地说：“哎，我是老糊涂了，把个祭典的日子给搅了。千不该，万不该啊！你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不该走啊，说走就走，撇下我们就走了，一句话也没留下，哎，一想起来让我的心啊……”说着老泪纵横，完全丧失了平日里的举止。

“快送婢娘回去，再告诉太太过来照顾一下。”冯天雄吩咐完匆匆走向前院。

院门外鼓手们击鼓鸣号表示来了男宾，击鼓奏乐表示来了女宾，行至二门另有传报。冯天雄知道时间尚早，镇里的头面人物不会就到，院里就座的多是平时仰仗冯府的宾客，他一路虚打着哈哈，草草在院里拜谢了一圈，便想出院回屋歇息。恰在此时马师太和镜月出棚送几位女施主。镜月眉清目秀，虽有一袭法衣裹身，文静谦和的举止宛如碧天澄空的明月。这位冷美人一下子占据了冯天雄的心。

镜月挽起帘子请师太进去，刚要随后跟进，忽听身后响起洪亮有礼的问声：“小师傅，请问主持在里面吗？”镜月回身见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男子满脸微笑，目光透着一种激情，她举手做着佛示，冷漠地说：“师太在里面，请施主上来。”说着，掀起帘子遮住了自己的脸，里面令人愉悦的檀香味儿喷出了棚外。

李熙路远远看见这一幕，自己跟了过来，谁知门口又通报有宾客，只好转回去，见着王升叫他去尼姑棚照应。

马师太进了经棚，在供桌前续了香火，拨了油捻，缓缓转身来，王升已赶过一步，弯腰行礼，通报冯府老爷来了。马师太身子一颤，直挺挺地靠住供桌，两眼直呆呆地端详着冯天雄，手中拨火钎掉了毫无知觉。“这就是天雄？是他，多像啊，多像自己年轻的长相，尤其是那鼻子。只有嘴，那嘴，像他爹……”一想到冯天雄的父亲，她又抖了一下，慈瑞的神色荡然不存，陷入阴郁。她不再看冯天雄，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施主。”

“哪里，哪里，师太年岁这么大，还亲自为我父亲礼拜超度，我冯天雄这边有礼了。”他深深作了一揖。随后上前添香、磕头。礼毕，略带欠意想为自己婢娘的表现做一解释。

“不用提了。施主！”马师太略为烦躁的口气把镜月惊坏了。师傅极少用这种口气，也从不打断别人讲话，那位老妇人与师傅是怎么回事？看来她们曾是相识的，这其中必有什么变故，使师傅气恼成这个样子。镜月迟疑地走近师傅，又发现师傅的目光时不时地盯在冯老爷脸上，失神的望着，师傅还从没有这么失过态呢？这位冯老爷又与师傅有什么关系吗？镜月胡涂了。

冯天雄被老师太打断了话头，很有些尴尬，走了几步装出欣赏棚里的器物，嘴里发出几句赞美声。他的目光时不时的斜勾着镜月。镜月无声地绕到师傅身后，轻轻拭着供器的灰尘。冯天雄靠了过去，“这只蜡茶藏经本色的香炉该是明朝宣德制的吧？”他指着一尺多高的四足三元太极式样香炉说。

“施主说得极是，这是本庵的镇寺之宝啊。”马师太双手合十。

“我府里也有一只，虎面百折冲耳型的，是蟹壳青色。”

“哦，那也是希世珍宝啦。”马师太轻轻回应一句，眼光又落在冯天雄脸上，仿佛要搜寻出什么。很快她发现冯天雄不规矩的目光频频扫向镜月，失望的发出极轻微的一声叹息，面色清冷，无语地走向供桌敲响了木鱼。

这时棚外一阵骚动，传来知县大人来府的呼声，冯天雄告辞走出了经棚。

搁往常，冯府婚丧祭祀由赵星操持，他的风格是井井有条，办事有棱有角，合着规矩。李熙路不同，他办事风风火火，快刀斩乱麻，老规矩老礼对他来说是赶鸭子上架，可办事讲排场，讲风光那是他的长处。这不，县上和九乡一镇的头面人物他都请动了。这些人来了，还有谁再需去请呢？连过去非知府大人邀请才肯出面的前清举人邢老爷，这回破例放下臭架子，派人告之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特别派儿子代他来府。更喜的是新任知县花宝贤表示要警务局派出步巡和马巡前来站岗，这些光彩哪里是赵星办得到手的？“瞧瞧人家，到底是李管事见过世面，新手头一遭，就把冯府昔日辉煌全找回了，这还仅仅是个周祭，要是去年老太爷办丧，有他在，那……”外柜账房乔先生啧啧有声，不怕这话传到赵星耳中去了。

走出经棚，满眼向冯天雄冲来的是宾客攒动的身影，一面面素色的祭幛在人群里穿过。茶房的人口里张罗着，眼在东张西望，忙着把祭幛摆放到合适的位置。二门口出现了一县之长花宝贤一袭淡灰国民装的身形，冯天雄迎了过去。

“宝贤兄肯赏光，光临寒舍，小弟实在三生有幸，也是家父的恩泽所致。”他与花知县年龄不差上下，兴趣多有相投，彼此称兄道弟，难分你我。这回在大众广庭下仍兄弟相称，自然引来红辣辣的目光。

“伯父周年大典，我岂有不来奉祭之理。一时公务在身，来的迟了，让诸位文老贤达久等，我宝贤实在不安，这边有礼了。”花宝贤向周围宾客一一作揖。大家恭维谦让一番，各乡镇的头头脑安排就位，花知县在冯天雄陪同下进堂屋说话。一县之长到了，眼看仪式即刻开始，大家情绪兴

奋，满棚下话音此起彼落，伴着嗒经声，热闹成一团。

院子的西南角是临时搭起的大厨房。厨子请的是县上最有名的店铺，荤席是庆丰居的，素席是四明斋的。李熙路手脚大方，为花知县备了一桌北方少见的燕翅席，又有海参席、鸭肉席、花九件等，最次的也是猪八样。另外他搞不懂冯天雄特别关照，每桌要加一个白肉和烧羊肉两个菜，为此专门请了关厢马家清真馆的厨子来专做烧羊肉。

宾客多，菜量大，理菜的人手一直紧张。天热，怕半成品肉食坏了，装在食具里浸在冷冽的井水里拔着。水温热了立刻要换水。其他菜疏料理干净一堆一放也要专人看管，这样，被冯府叫来帮忙的庄户人现在多招到这儿来忙着。人们手里忙着，嘴里不闲，小声议论院子里的场面、人物、动静，不时有人从棚席的接缝挤着眼往外窥视看上几眼热闹。万有才和李升、赵快嘴及马福财各人理着自己手中的活，不断用眼神互通信息。按理派活都找青壮年，“监厨”的人巴不得人手多比人手少好，前天万有才几位表示要为老东家尽份心意，他乐不得的招进来，还管谁年纪多大，管他人瘸不瘸，反正是在大棚后面干活，谁也看不见。

赵快嘴透过苫布接缝突然看见了李熙路，忍不住悄声喊道：“李管事，李管事。”李熙路寻声探去，见声音从厨棚里传出，以为席面又出什么事，这周祭仪式很短，完了就开宴，要出问题，一想到这，他的脑门沁出了汗。

绕过苫布走进棚来，就看见万有财四人面带微笑地望着他，一怔，转身要退出来，被李升老人上前使劲地喊住了。李升上回在万家屯得了脸，对李熙路没抱戒意，略略提高了嗓音，商议的口吻说：“李二爷，我们这次来就是想问问巧姐的事，你看是不是过后再找……”他的意思显然是想忙完周年祭，腾个时间说说巧姐失踪的事。不料，李熙路受了马蜂蜇一样，一下子跳转身来，恼怒地压低着嗓音：“老家伙，你他妈不长眼瞧瞧这是什么地方！那巧姐与我李熙路有什么干系，追到这地方来问啦，再说她跟你有什么干系？我看你是老糊涂蛋了，可惜了这把年纪，混理不懂！”说罢，转回身，气哼哼地向院里走去。

李升老人对此举毫无提防，突遭羞辱，气得浑身直颤，“蹬”，“蹬”，“蹬”迈着快步跟在李熙路身后，抬手指着后背：“好啊，好啊，你骂得好！”李熙路见事要闹大，顾及院里宾客，只好回身。李升停住脚步嗓音越压越大了：“你骂得好啊！这县里上上下下哪家大宅门子我李升没进去过，叫你声李二爷，是我他妈的下贱！我……”李熙路强忍恶气，压着嗓音威胁：“好，李老先生，今天我没工夫陪你！你不是要问杨巧姐的事

吗？改天我专门请你来这儿说个清楚。今天我没功夫陪你，这事先搁着再说。哼……”说着霸气地转过身要走，他完全没把李升放在眼里。

李升气得金星直冒，白胡乱抖，不依不饶的跟了过来，“不行，姓李的，今儿你不把事说个清楚，咱们没完！”万有才和赵快嘴被李升的倔强急坏了，跑过来想拉他回去。

“不行，不行！”李升来了劲，昂着头，颇有气势地站在大厨席棚出口处，“今儿要请各位老少爷们评评这理，他算个啥？我都快六十的人啦，比他爹也差不哩，他张口就骂人，李熙路你给我站住，有种，当大家面把杨巧姐的事说个明白！你……”

人就爱往热闹地方凑，一见冯府管事与一位破落老秀才模样的人争吵起来，纷纷离座围了过来。

李熙路一听李升敢与他父亲相比，一股邪火窜了上来，那少年时的隐痛仿佛被人揭开，让人耻笑，不顾自己的身份和环境，返身上去扭住了李升的衣襟，“老贱骨头，你也配与我家老爷子相比，他妈满脑门的高粱花子，也不撒泡臊尿照照自己那副德性！”就手往前一推，老人顺势地仰面跌下，坐躺在地上。李升破了脸皮便天王老子也管不了，声嘶力竭的嚎着骂。全院的人惊动了，也惊动了在堂屋说话的冯天雄和花知县。

两人出屋站在台阶上远望。花宝贤略有所思，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面孔，“天雄兄，这……”冯天雄双眉紧拧，脸浮躁色，环顾四周找人。李熙路正好回身，冲着花宝贤喊：“知县大人，你瞧瞧，现在的屯里人还了得了，倚老卖老，闹到东家来了，也不看看是啥日子，就……”

被李熙路点了名，花宝贤老练的哈哈一笑，息事宁人的说：“屯里乡亲少见世面，这位老爷子还真有那么一股刚硬劲！来人啊，快把他扶起来，送出去歇歇气。”

杨巧姐的事县上人人耳闻，一看冯府的佃户大闹冯府，自然如看一场戏的有瘾头。听到花知县的话音明白他的心意，纷纷附合，嘴上一片大事化小的口气。

李升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一多，他反到不慌了，况且人头里尽是熟脸，多是早年他的雇主，几十年的交往更长了胆子。有人伸手扶他起来，他借势起身，向着人群有板有眼的说开了。

“诸位乡绅大人，乡亲邻里们，我李升几十年在县里在九乡一镇当地媒，与诸位大人不是一日两日的交道了。今儿个我们从万家屯来，一是为冯老太爷的周祭出把子力表表心意，二是想事后找李二管事探听杨逢春的闺女杨巧姐失踪的事。杨家的小儿子是李二管事的马撞的，又是李二管事

要接人进镇治伤的，杨巧姐又是在他家里丢的，诸位大人，老少爷们，你们给评评这理，我们不来问他又去找谁要人呢？……”

李熙路的脸红白黑黄灰五色回转，可真气恼了，心想杨巧姐的事，你说出花来我也不怕，人证物证全没有怕个啥？可要搅了冯府的祭典，那……他干笑着向各方宾客不断作揖，“诸位大人，诸位高朋贵友，给我李熙路一点薄面，请各回各座，周祭大礼马上开始，请请，请各自回座，请……”

人员开始散开，碍于冯府面子，宾客杂七杂八的议论交谈往回落座，谈得与周祭毫不沾边，花宝贤见冯天雄阴沉脸一言不发，便高喊他的勤务员：“高得禄，叫几个警士把这位老爷子架走，有啥事随后再说。”

万有才一听急了，抢到花宝贤台阶前求情，“大人，就念他年纪大，一时糊涂，饶了他一回吧。”

李熙路冷笑，“这是一县之长，也是你求的？知县大人，这个也是万家屯来闹事的，哼……”

花知事知道这种场合抓人不合适，但做为地方长官，没有地方的富绅支持拥戴，权力就会水上漂的轻而无力，前任知县一年都没呆住，这教训他记着呢。

“既然都是冯府的佃户，按规矩，东家有事理应出力才对。你们可倒好，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反而不明事理，大吵大闹，情理难容！不过，今天是冯老太爷周年祭日，花某人念你们屯民无知，快去经棚添香磕头，给冯老太爷安魂，其他事以后再处理。冯兄，这回我作主，就这么办吧。”

“好好，就依知县大人的意思去办，李熙路，赶快找人把这几个人带走。”冯天雄的脸已成紫色。

万有才赶过来和赵快嘴一边称谢，一边劝拉李升要走。谁料李升如离弦之箭，一头撞向李熙路。李熙路摔坐在一块花石上怪叫不止，李升扬脖大笑，哈哈，笑声震惊了满院的人。李升笑得那么痛快，笑声从他的口腔，鼻腔，眼角，耳廓里冲出来，从衣袖里冲出来，从裤脚里冲出来，他笑颠了。一团笑影在院里飘动起来，人群四散。

“反了，真是反了，来人，先把他们押出去！”花宝贤再也维持不住雍容大度的作态，勃然大怒。冯天雄一言不发，已成怒目金刚，谁也不知他究竟是在生谁的气。

万家屯的三个人被押走了，院里顿时寂静下来，只有各色纸画在风中刷刷作响，单调，没有活气。

李熙路惊着鼻子爬起来，不时倒吸气，忍着臀骨的巨疼，指挥董忠、王升等人向经台打招呼。云板、木鱼、钟磬和唢经声一时大作，肃穆的气氛缓缓地经棚流出，慢慢占据了棚场，占据了在场人的心脑。人们如梦初醒，又回到了周年祭典的环境里来，把刚在看热闹的兴奋压到了心底。人人脸上木然庄重，被无形的威严束缚的老老实实。仪式就要开场了。

大厨棚里的人放轻了手脚，拥到苫布的多条缝隙处往外窥去。马福财趁此机会，拖着瘸腿找李升的寡媳苏彩莲去了。

17

冯焕章的周年祭总算圆满体面地给办了。冯府的人带着笑容把最后一位客人送走，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在吱吱咯咯的闷响中“当”地关上，一切又回到了冯家自己的模式中来。

祝慧莲病倒了。开始几天根本不能合眼。闭上眼睛睡不到小半个时辰，那心是被鬼啄疼了一样，恐怖的喊叫，让钱妈搂着常玉在院子里发抖。冯开基开了几付安神补心的药。几天下来，祝慧莲朽在炕上发呆，钱妈瘦掉了几斤肉，心里暗骂：“这老婆子不知招什么妖呢！呸！”

常玉好多天吃不好，睡不好，脸泛起黄晕。母亲的病搅得没有心情，这很自然，她不明白的，看着母亲，或在院里听着母亲的惊叫，自己脑海时不时浮现的是马师太那张慈祥的脸。一想到老主持诚望自己的眼神，自己就有一种深情的感动，感到那是一种母爱，是自己母亲所从来没有给自己的温暖和体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那样粗暴地把自己推了出来，她多想与老主持说句话，如果能多听马师太和颜悦色的话音也是不可多得的享受。自己只听到老主持讲了一句话，那宽厚仁慈的嗓音如遥远的呼唤给自己一种支持，一种希望。“我是多么想她啊，要是她是我的……妈……那该多好啊。还有那位俊俏的尼姑姐姐，哎，好人都在圣姑庵，为什么呢？”常玉细眯着眼苦苦的想，绣片落在她的膝上，那只春燕刚绣出半个身子。

自从钱妈告诉她，要嫁人了，可能就是冯天雄，她的心提到了嗓门。像哥哥一样相处的男人，突然被告之将是自己的丈夫，太惊愕，太意外了。只是那天欧梅来，母亲昏到，大奶奶来探视，忙忙乎乎，由不得她去细想。可从那以后，一到夜静时分，她失眠了。

“钱妈，教我绣活吧，我想该学点手艺了。”几天后，她红着脸向钱妈说。

“看看，我怎么说的，这姑娘家的，一到要出门子了，啥事都明白了，马上就知道自己该学啥做啥了。我就劝你妈别为姑娘发愁，瞧，我说准了吧。”钱妈放下烟嘴，老脸笑成了向阳花。

常玉心灵手巧，绣活、裁剪，没两个月，已经拿得起，放得下，钱妈除了针法熟练，心巧上不如常玉了。

祝慧莲对常玉的变化根本没注意，也不知女儿已知晓自己的婚事。她办事，不到万全把握，是不露底的。

命中注定，祝慧莲的心病没法医好，十六年啦，常玉都十六岁了，这段孽缘完全以为是躲了过去，怎么还是给遇上了，恰恰在这节骨眼上！祝慧莲闹心，她好懊丧出钱送一台尼姑经，竟把魔障给请回来了。“自己请的呀，还花了钱，你说我怎能不闹心，天爷啊，你看我老婆子十六年的虔诚也该放一码了，十六年啊，我把这个出生满月的孩子一点点养大养好，没磕着碰着，没落一块伤疤，长得花朵一样，我容易吗？亲娘也不过如此吧？我打过吗？没有，饿过吗？没有，闹心时倒是骂过几句，谁家的儿女没被父母打过骂过？我被我那缺心少肺狼一般的父亲卖到歌馆还债，天下做女儿的哪有我这般苦处？老天爷，就不能饶我？放我？还要把我往死路上逼？老天爷，你好心狠啊，呜……”祝慧莲胸前捂着的枕头快成了水斗，一腔子的委屈只能在心里倾诉。“冯焕章啊，你做得孽，你死的好不威风，我连个撒气诉苦的人都没有啦，你这绝户的……呜……”

在歌馆苦水里挣扎的岁月不用提了。祝慧莲总算熬出来，做了头牌，要模样有模样，要嗓子有嗓子，当年绰号“金嗓子莲”。二人转、落子不时兴了，她就唱小曲，还能唱时新歌曲，更活份了，新派、旧派都接受她。堂会、婚宴哪哪少不了她的情影。对男人的青睐，更会逢场作戏，钱拿到了，身子未失，成了万人迷，万人捧的角。哎，命里带着苦根子。她以为苦尽甜来，忽一夜倒了嗓子。

祝慧莲每每想到自己走红的场景，就像一场场说书人绘声绘色的表演。甚至那一天换上一袭金红旗袍，震倒了满场的宾客的一瞬的兴奋，她都历历在目。西洋景似的在她脑中放一遍又一遍，过一遍又一遍，从来不腻，不烦，不省略鸡毛蒜皮的每一个细节。结局则是倒了嗓子。其后这片子就不连续了，跳过去，又跳过去，省略了被绑架的经历，省略了寻死上吊的经历，省略了与柴木匠过起良家妇女的日子，省略了小家庭破败的经历，省略了……因为她不想回顾。她知道，这世上只有一个男人知道她这

些经历，只有这个男人爱过她。如果那男人还活在世上，他还是会爱她的。一个人美好的东西为什么那么短暂？她却不想回顾过去那么的一段。那一段里日子不堪回顾，她觉得一回顾这段日子，她就明白自己在恶里她是善的，在善里她是恶的。那一段平静和谐的日子，她不想回顾，宁愿让它虚无缥缈，似有似无，似真似幻，因为她不想忏悔，她怕掀起了，动了感情，现实的一切又怎么存在？“我是一朵大烟花。”她这么想过。

家败了，与柴木匠的生活像挤干水的瓜瓢，干巴巴，没有一丝的滋润。恰在此时，她遇到了旧日很捧她场的冯焕章。高高兴兴抱着一个刚满月的女婴进了冯府，开始作母亲的新生活。

祝慧莲抱着刚满月的小常玉进了冯府，住进了西北角的小院，冯焕章传出了话：“这是我少时一位拜把兄弟的媳妇，现在无依无靠接她回来住。那位兄弟救过本人性命，有恩于我。”阖府上下都传老爷知恩图报，再也不去瞎猜乱想乱嚼舌根子了。

请个奶妈喂养孩子，祝慧莲样样舒心，事事新鲜，日子平静过了几个月。时间一长，发觉不对了，自己是不是被冯焕章装进了精致的笼子里啦，哎呀，这不是一口活棺材吗？

“焕章，我可不是到这儿来守活寡的。把个来路不明的小屁丫头硬拽给我，你在外面当好人，我算怎么回事？”祝慧莲终于硬起面孔和冯焕章摊牌。

“吃不愁，穿不愁，你还不满足？有了甜就忘了本，想想你进府前是个啥样处境？噢，是不是想人啦，想那个情哥哥了吧？想男人有我么……”冯焕章没有认真对待，嘻笑着。

“呸！下作，你少来这套！我问你，”祝慧莲满脸充血，白净纤细的手玉笋似的直直戳向冯焕章，“我问你啊，当初你怎么说的，把我哄进来，遮了你的下三烂的狗丑屁事，要我毁了肠的混日子！这是啥日子？老婆不是老婆，妈不是妈，这给谁守着活寡不清不白要我混过下半辈子？冯焕章，你太歹毒了，亏心不亏，我走，我这就走！上外面喝西北风，我活得自在？这是什么，活棺材，我……”她呜呜咽咽，转身要回屋收拾东西。

“你给我回来！”冯焕章一声低吼，脸盘凶像十足，转眼又像三月的春风和缓了语调，“哎，你这个人啊，我还会害你吗？你替我想想，刚跟外面说四房太太马淑贞难产死在了外地，哪能转过身子就娶你啊？再说，你还能生吗？常玉这小丫头给你养，你不嚷嚷，谁知道不是你生的？守着摇钱树，还怕个啥？院里待烦了，把五婶、十八嫂她们请来搓搓麻将，打

打牌。外面局面好时，你去串串门，或到县里看个戏都行么，这日子怎么不好打发？怎么，我这儿到不如小木匠那个窝舒适了？是吗？……”

“告诉我，常玉这丫头到底是谁的孩子？是你的野种？还是……”祝慧莲听话听音，心里有了底数，口气软中带硬不卑不亢。

“呀，这话说得这么难听！你不瞧见了，是马淑贞的，你说她生的孩还有谁的？”

“哼，你媳妇给你生孩子，干么寻到百十里外去？你们男人的心真狠！”脑海里浮现马太太凄冷的生育环境，祝慧莲动了自怜的心。

“好啦，好啦，你是不知道这位四太太的怪癖。那是她提出来的，嫌府里秽气。怎么办？不依她行吗？你们娘们的事真叫人搞不懂！选那鬼地方，这不把命搭上啦。”

“哼……”祝慧莲心里想，“这都是鬼话。再说，真是你的亲生闺女，干嘛叫我养着，这是个啥理？咋说也不通达啊，莫非马淑贞偷野汉子？那还留这个野种干啥？”

祝慧莲疑团重重，无法深究，全忍到了肚里。事后痛痛快快大哭一场，认命了。慢慢地习惯两顿茶三顿饭，哼哼小曲，追怀过去，从此消消停停，西院成了遗忘的角落。只有一桩，对常玉这孩子，她百般热不起来，觉得自己走上今天的闭索全是这孩子招来的。心里百结缠绕，紧裹一个恨，眼神百般变化，化不去一个冰冷。不过，多年来思前想后，随着常玉的长大，冯焕章根本没有给她名分的意思，她更把冯焕章的话记在心里：将来人老珠黄时，还要靠常玉这孩子养老。其实她盘算的更远，要找到富贵殷实家的养老女婿。一想到冯天雄是她未来女婿，就躺不住了，“哎，天雄几天不来了，我这病了，也不来看看，大奶奶呢？怎么也不来，莫非……唉，我也真是……”她又琢磨那天不该发生的事怎么就上演了呢。“天雄他们在干什么呢？冯府怎么总不静呢，我……”她盼着见到冯天雄，又害怕，真的害怕，“哎，我也是没办法哩，谁叫……”她怨恨了。哎，有哪一件事能使她宽松？没有啊。夜幕笼罩，她的恶梦开始了，马师太又成了她挥不去的梦魇。

人静时刻，静心斋里灯还亮着，显然电压不稳，灯光时黄时白，屋里多了变幻的情愫。

“瞧，这还是民国三年程知事任上建的电厂，这些年了也未见怎么发展，电力还是不足。”冯天雄望着灯泡无力的光芒感叹。

“现在咱们挨着中心镇的周围都不行了。自从日本人经营南满铁路，头道沟子站一带渐渐发展起来。我听人说，日本人偷偷的在高价买电，往

那去的电线架的快成蜘蛛网了。还有，听说盛昌洋行已在打通花知事的关节，想再建一座火力发电厂。”李熙路仰面躺在长条炕椅上，从鼻腔里缓缓喷出一缕烟气，懒洋洋地说。

“哎，大清国时就不行了，进入民国，怎么也该有个新政吧？哪朝哪代开国不是武昌文盛的，这民国一建立就是个软胎子，老毛子不敢惹，东洋人更害怕，让人外国把铁路建到咱们土地上来，谁建的？还不是咱中国人。光绪二十八年，铁路从咱们县境过，抽去多少民工，咱们冯府那年的地差点儿收不上粮食。”

“哎，我说大哥，我听说当年铁路线是要从咱们中心镇过的……”

“可不是！当年老毛子成立东清铁路公司，一条铁路从哈尔滨要修到旅顺口，正好从咱们中心镇过，这一下县里的老少爷们都急了，那不坏了风水？那年福培知府大人召集我爹，还有县上邢举人、那大人等商议此事。大家拿出几万大洋，把勘探线路的洋人、通译打发好了，才把线路往东南移出二十里远，划在了头道沟。哎，哪想到，铁路一通，火车一跑，头道沟这王八不洒尿的地方建起货栈来了，商贾都图个近便，反到破了咱们老镇的风水，我看用不了几年，那儿就要繁荣了。这真是花大钱请走了财神！”

李熙路听了心里好笑，这些土财神，原来还干这种冒傻气的事，真是天下第一大笑话。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东北是大清国的龙脉，当年老人就说，让外国人在龙脉上修洋路，坏了龙脉，这国也就完了。果不其然，这才几年工夫，光绪二十九年全线通车，九年工夫，就把个大清国送走了，一切验证了是不是？”

“大清国是完了，可这铁路搞运输越发重要的。哎，只是关内的货运过来是好事，可东洋货也水崩了式的涌进来，咱们那点手艺哪抵得过他们，哎，成也铁路，败也铁路啊。”李熙路语音沉重，那段辛酸化作热泪挤到了眼眶。他抽泣了一下，狠命吸了几口烟，又喷吐出来，让团绕飞舞的烟雾遮住了脸。

冯天雄并不清楚李熙路的家世，没有理会对方的伤感，他的思绪转到了万家屯。

“我说二弟，那万家屯又涝狠了吧？今年的租子眼看非泡了汤。”

“那地确实没法种了，小弟早就请大哥拿主意，趁早想法盘出去。这些屯迷糊年年闹，现在闹上了瘾，得机会就折腾一把，早晚要出大事。”

李熙路丢掉纸烟，换上旱烟斗，掐了一撮焦黄的烟丝按按紧，对着火点着了，用手按灭明火，一吸一呼中，喷香的烟味顿时充满了全屋。

“喂，怎么不抽纸烟啦？”

“不够劲，还是这烟丝香。”

“你的劲头子还真不小呢！”

两人又扯一阵骚话，又转到正题。

“近两年比不得往年。”冯天雄把烟嘴放在茶几上，两手搭在后脑勺，直挺挺的仰面靠躺。“搁着有皇上那些年，东北地多人少，地打着滚的种，要雇帮手难着呢，大户人家争抢着找人种地。如今下关东的人蝗虫一样往北奔去，咱们奉天省成了过路站，仍留不住人。再说新来咋到的关内人，也滑多了。在你这干上两年摸清路数，就辞活自己买地干去了，要拢住人还真得有一套本事。这么看万家屯的人还要拢住才好。李升那老家伙给脸不要脸，只是杨巧姐的事宜小不宜闹大。花县长既然给了面子，人关在府中几天也行了，训一顿赶紧放回去，免得后患不已。”

冯天雄这番意思正与自己合拍，不管怎样，杨巧姐是个事，叫人心虚。李熙路笑意从容地应合：“还是大哥高见。白天李升的儿媳苏彩莲还来向我求情。这几天，那娘们黏糕似地贴着我了，动不动就下跪，缠得我没法，放她公爹我琢磨不必惊动大哥了，天擦黑前我已叫王升放了他们。”

“好，这事办得利索。只是那杨巧姐，万家屯的人不依不饶的要人就难办了。”

“甭怕。那是小事一桩，我办得滴水不露。这会子，早在一百里外不知陪谁睡着呢。”李熙路咽了一口吐沫，“他们也就是不死心罢了。杨逢春那里你说送些银子去，我看用不着，反倒让人想东想西，把短儿往别人兜里揣。尤其那个姓马的……”李熙路提到马占海，五官扭曲，彪眼斜侧暴出，透着杀气，“那个姓马的，最不是东西，眼里带刀，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人！”

冯天雄瞟了一眼正在咬牙切齿说话的李熙路，突然笑了。眼光睥睨着滑出一句怪腔：“哦，这下我才明白，二弟是为杨巧姐的好模样来醋劲了。”

李熙路浮现流气的笑容遮住一分尴尬，“那兔崽子真他妈艳福不浅！哼，我叫他干馋着吃不上嘴。跟我李熙路耍横，他还得学几年本事！”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冯天雄的脸白了。

“那小子吃了豹子胆，明里点火煽动屯里人要跟咱冯府对抗，这口气

我憋着呢，等过了这阵子，咱们再看看谁神气。”李熙路望着冯天雄的脸色变化，心里知道自己孟浪说漏了嘴，让冯天雄不自在了。嘻，不就是他们刚结识那载，冯天雄跟他学习，从土少爷变成洋少爷吗？“这小心眼，我说马占海土，也拂了他的面子。”李熙路不动声色，装着毫不知觉，仍按自己思路走，话语中却悄悄往回找，表白自己都是为着冯府的利益。

冯天雄脸色又正了过来，没接下茬，转到另一件事，“王妈是孤老婆子，还要靠冯府送终，她是死也不会乱说的……”

“不会，不会，绝不会的。”李熙路谄媚的接上话，“再说她并不知道把杨巧姐送出去后的事。苏彩莲这些下人更不知情，谅她们也没胆去瞎打听。”

“对这些娘们还得盯紧点。还有，你手下那几个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灌上几口猫尿，满天下去咧咧。给他们点钱到堂子里尽管泡，少跟府里的丫头片子老妈子送骚蹭痒的端是非。”

李熙路认真地点点头，又想起一件事。前些日子，他去苏家屯转转，偶而看见几个汉子骂骂咧咧，似赌非赌的叫劲。静耳一听，原来是在打赌，看冯府会不会仗势强买苏金山家的那块羊脂田。

“我一想，哪有这么会子的事？他屁腩大的地，送过来，咱冯府正眼瞧不上呢，大哥，你说是不是？”

冯天雄没有马上回答，他立刻意识到又是赵星在做手脚。这一阵办周年祭，与外柜的乔先生交道多些，听出些口风，知道老太爷死了这一年，赵星自己连着买进几块地。这小子是沾着冯府发自家的财呢！可谁又说只叫冯府发财，别人就不能发财？必要时主人还要赏几块地给贴心的奴才呢，只是这个赵星，现在投手举足怎么就溢着背道而驰的邪味？离心离德，叫人放心不下。一想到这些，冯天雄的心火又上了脸，急躁躁地说：“熙路，我跟你交代多少次了。那庄稼活你得摸门！什么租啊，税啊，买卖土地，几几分成，你都要上心才是。还有，咱们为什么要向广阜地局交大租，这些历史沿革你都搞明白才是。那王五老爷、金五老爷是蒙王的大管家，你别看老太爷周祭你请动了他们，他们与赵星的私交可比你铁多了，这你都得下功夫才是。一天光想着乐哈，等那老王八羔子吸尽了骨髓，我看你吃什么，喝什么？”

这顿教训引起李熙路好不委屈。好么，怎么屎罐尿罐都扣我脑袋上了？不是你大老爷成天价的想娘们，玩新鲜，离了我，你说玩不痛快。噢，这吃喝玩乐我得张罗，这土地管理也叫我上心去管，我到想管呢，可一身分两心，劈两半行吗？他心里翻腾这些理由，嘴上却十二分虔诚，

“是的，大哥说得极是。哎，难为大哥如此看重小弟，我李某人要……不尽心……尽力，让天打……五雷……轰……我……”他动了感情，有些呜咽，冯天雄的心软了，“喂，也是难为你了……”

两人谈累了，各自仰身打起小盹，心猿意马找寻自己的相好去了。

“咚”、“咚”、“咚”，静心斋的院门突然惊天动地的山响。夜深人静时，气氛顿时骇人心脾，两人惊得全身发软，互相对视着不说话。好一会儿，冯天雄醒过腔，怒声地喊：“谁在外面，敲哪门子丧！把老子的魂差点儿敲飞了。”

李熙路腾的被弹起来，几步飞到院门，用力一抽栓，拉开一扇门就要发作。借着门房老贾提的那只摇晃不停的直筒灯笼，看清是镇里看房的崔老汉抖抖地跟在后面，心里诧异十分。

崔老汉一身泥土，臭汗四溢，神色慌乱，一脸花白胡茬儿如无数小虫满脸乱爬。“你怎么来了？”李熙路狐疑地发问。

“咚！”崔老汉跪到地上，“二管事，不好啦，……实在不是我的罪过……”

听着语无伦次的话，李熙路急的直翻白眼。冯天雄已赶过来，“咋地啦，舌头叫老鹅叼走啦，到底要说个什么？”

“老爷，大事不……好了，那房……院……被……人给，给……烧……了，东西，东西全……给全给……抢啦……”

“啊！”两眼一黑，冯天雄坐到了门坎上。那个院是花了多少心血布置起来的，莫非巧姐的阴魂找上门了？几个人把冯天雄扶起，“快扶进屋歇歇，让老崔把事说说清楚。”李熙路吩咐。“备马，备马！”冯天雄僵硬地立站在那儿，两眼直愣愣地向前看。

中心镇是座老城。当地的房子多用土坯垒起，只在房檐处用些木料，房顶用草和泥苫顶。讲究的用青瓦。像米商芦家用砖瓦砌成的二层楼房出现时，亮了全镇人的眼睛，人称“芦家楼”。这些年，好些买卖家比着赛的盖起公寓房，小镇平庸无奇的天际线终于出现参差不齐的曲折。

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深入其中的小宅院檐顶塌架，四壁熏黑。残垣断壁在月光下活像鬼屋。巷口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镇管所的人被惊动，通知了县里马巡警队，鼓点般的马蹄声一路由远而来，震醒了沿街入睡的居民。一传十，十传百，等到冯天雄出现时，秘密已传遍了角落。

“那是冯府的一座宅院？从没听说过的……”

“上个月了吧？这院里有姑娘的哭声哩……”

“这老冯家，真是走背字，流年不利啊……”

再小声的议论，冯天雄也听进了几耳朵，这场合怎么发作？越嚷嚷，事就越糟，就越称了那些嚼舌头根子的心。他提醒着自己要冷静，沉着。等走近宅院，瞧着一片狼藉，他的嘴要歪到耳朵根下去了。

“全他妈烧了干净！龟儿子，你也特狠毒了。把你冯大爷的面子全扫了，龟儿子，有种你站出来，跟我枪对枪，刀对刀的比试，你烧我房算个啥雄！”

李熙路贴近耳根嘀咕几句，他沉静了。“会是谁干的呢？万家屯的马占海？二弟说万家屯人干的，到有理由，可屋里东西抢劫一空，他们在屯里还待得住吗？哪一溜胡子干的？看着像，但我没与谁结怨啊。莫非两下里勾着搞的。可他们怎么知道我这儿有房？看来这崔老汉用的是苦肉计不成？好，我就成全你们！”

他开始找寻李熙路。看见李熙路从烧黑的西院屋出来，刚要招呼，又想不对，这崔老汉对他们在该院里做的事都多少知情。巧姐在院里乱跑，也让他撞见过。把老俩口送到官府，不是把自己也绕进去了？只好喊来李熙路嘱咐给救火的乡丁和马巡警队每人赏钱，先让他们回去。对崔老汉老俩口没责备一句，反而安慰一番。老俩口千恩万谢，老泪纵横，送冯天雄这些人出来，望着他们去李二管事家安歇，才转身掩好门回自己小屋睡去了。

凌晨，惦着看热闹的人又蹭过来找新鲜，一瞧，傻了。看院的小屋不知什么时候坍了，老俩口在睡梦中见了阎王。事后镇上传说这宅院闹鬼，害得周围无人敢走夜路，一条三五家的小巷从此荒芜，成了黄鼠狼出没的去处。

冯天雄这边竭力不愿事态搞大。惊动了官府又不能没有交代让人起疑，于是就让李熙路编套瞎话，说是很可能万家屯有人因杨巧姐失踪忌恨冯府，与不知哪路的胡子勾结，烧房劫财。他们知道官府对付老百姓有一套，对付胡子，那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的本事了。这样，说有事主，抓不到，官府盯紧万家屯的人到省了自己的心。

果然这事实实际上是放下了，不过县里警务队表示要到万家屯抓马占海等人过堂供笔录。双方都明白，万家屯不拿出钱是不会放人的。老城中心镇的人又兴奋起来。冯府密宅，神秘大火，巧姐失踪，周年祭出彩，一件一件都那么诡秘蹊跷。茶楼饭馆，戏园庙会，货场商摊，看哪，那那会聚着三五人，十来人议论纷纷，津津有味。现在人们瞪大眼睛等着破案抓人，新闻一天飞出几十条。就在人人的脑海里还映着冯家那小宅院的火光时，西土岗那棵神树又掉了树杈。

人们的嘴唇哆嗦了。“怪……了，那树……杈掉……得得……怪了。”

“哦，怎么个怪？”人在向传消息的人聚来。

“这回掉……的是东……南方……方向的……”

“那是大大贵人的征兆啊，过去是死皇上的呀……”

“是这么回事，可是掉……掉是掉了，可……”

“呀，这人，嘴巴塞到娘们裤裆里啦，说话没个爽快劲，咋地？……”

“没掉……掉下来，卡……卡在树杈上，搭拉着呢……”

“啊……”

人们转而身子打颤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记忆里，还没有听说掉树杈不砸到地上，挂在半空的！骚动了，人群散了，跑的跑，走的走，躲的躲。散了沙的人，像草原上的马群漫在了去西土岗的路上。

“躲啥，窝囊！”女人骂着自己的男人，抱起孩子冲出家门。

“你疯啦，这是去哪儿？”胆小的男人硬气的追问。

“西土岗！窝囊球！”

被老婆骂成窝囊的男人站在大门口，望着三五婆娘们迈着小脚，亮出兴奋的大脸盘，心动了，尾随着向西土岗涌去……

远远传来“卡哧、卡哧”的巨响。旱热的风吹散了女人的发髻，吹开了男人的衣襟，吹红了每一个的脸。肃穆的脸，崇敬的脸，虔诚的脸中夹杂惶恐的脸，呆滞的脸和孩子兴奋的脸，好奇的脸。

远处，耸立的神树，哗啦啦的枝叶声响中，传出“卡哧、卡哧、卡哧”一声，一声，沉重、平稳，有节奏的磨擦发出空洞的巨响。掉下半截的树杈，巨人一样长条形悬在粗大的树干上，在风中慢慢来回摇摆。“卡哧，卡哧，卡哧”一声，一声，震荡众人的心灵，击打众人的胸腔。众人不由自主地齐齐跪下。“哇！”响起孩子稚嫩的哭声，很快被捂闷住。苍天上飞来无数麻雀乌鸦，绕着神树飞旋，“呱呱”声和“哇哇”声伴着“卡哧、卡哧”的合唱，人们慌乱了，这算什么征兆呢？

突然，远处又跪来一个人，大口呼气跪在人群最后。一会儿，肃穆虔诚的脸浮起尴尬的神色，一条令人一时琢磨不透滋味的消息从每个人的背上传过：万家屯那个大闹冯老太爷周年祭的老地媒李升死了！

“卡哧”，“卡哧”，“卡哧”，巨响依旧，震撼荒野，巨人般的树杈，卡在半空，滞重地来回摆动。天爷，它就无止境的这么悠下去吗？人们失神地望去，一脸的茫然。

月夜里，通往万家屯的那条泥土路，一出镇，就藏到青纱帐里，鳊鱼似的曲着腰身，向前无止境的伸展。晴了十几天，路面隆起的车辙一条一条交错如沟沿。凸起的部分石头般坚硬，上面满是一个个凹陷的脚印、蹄印，硬成了石臼。白天走路两脚拉着秧歌生累得腰疼，摸着黑走，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艰难百倍。

万有才和赵快嘴扶住李升老人几乎是爬着的前行。到屯里已是三更时分，屯里的狗嗅到熟悉的气味，懒得吠上一声。只有各自推开院门发出的“吱扭”声传出去，打破了夜的寂静。

李升借着凄凉的月光摸到炕上，全身散了骨架。不知趴过多少时辰，老寒腿的巨烈疼痛折磨醒了他。挣扎地下地，向陈旧的碗橱摸去。昏睡中满脸泪花，湿透了前襟。捧出一瓦罐老白干，又到腌菜缸翻出几个酱瓜，一瘸一瘸地回到炕上，寂寞无语的独饮。

一丝月光胆大的透过窗纸的破缝，鲜亮地照在西墙。挂着的古腰刀上，那刀把上惟一的拇指大半透明红玉石熠熠放光，刺疼了老汉的眼。李升把腰驼下，大口喝着酒，嚼着酱瓜，那声响清脆有致，煽动着人的情绪，一会儿老汉有些喘了。

月光无声的移过红玉石照在镶着一圈黄铜的刀鞘上，阴冷的寒光凛然不侵，刺疼了老人的心。“这些狗娘养的，不把老子当人待，骂我，打我，押着我，那么多的人一旁看热闹，谁也不搭个茬儿。我六十的人了，当年当地媒，哪家深宅大院没进去过了？哪家八仙桌前没坐过？哪张红头地契的大买卖少了我李升的名字？老了，老了，丢这么大的脸，把一辈子的名声都赔了进去，我……”老泪流干换成了呻吟。

“运劫劫运事，命苦苦命人”。这是十三岁时算命人给他的十个字，不想一一灵验了。刚有了儿子死了老婆，刚刚盼到儿子成家立业，儿子却撒手走了，留下个遗腹子。“难道我李升一生真的是克妻克子，命硬运短吗？老天，为何这么对待我！”哎，天无绝人之路，总算修来一个好儿媳。换别的人早守不住寡改嫁了，苏彩莲却是孝顺，念着李升孤老爷子，进了冯府当了缝洗的女佣，使他们爷孙方能度日。

想到孙女小翠，李升才想起回来还没见着呢，这几天小孙女咋过来

的？他急了，望着里屋黑黑的，他的心跳到了嗓门。

“吱扭”，外面院门响了，听得出是儿媳苏彩莲轻声蹑脚的步声，“呀，这妇道人家乍就一个人走黑道回来了？莫不是出事了？”老人酒醒了一半，手脚硬是无力抬动。从炕桌下小箩筐里摸出火石火绒，打着点着了油盏。姆指大小的灯火里闪进苏彩莲的身影。

苏彩莲走的气喘吁吁，一手摩着胸口，一手举着小包袱挡着灯亮，“爹，到家啦……”站在那儿低眉顺眼地问候。李升摆出了公爹的谱，盘腿坐着，正色的问：“媳妇回来啦，乍这个时辰还回来，黑灯瞎火的，你一个妇道人就敢走？要遇见歹人那……”话不好再说下去，咕嘟喝了一口酒。

“听说爹和有才大叔都回来了，不放心回来看看。”苏彩莲平复了柔声细语的回话。

“唉，难为你那么孝顺，我不碍事的。你明早就赶回去吧，别叫冯府给辞了活。哦，快进屋看看小翠，这几天也不知谁在照顾她哩。”又一口酒下了肚，人打起晃，两眼开始散了神气。

突然他注意到儿媳的影子还直立在原地，“咋还不去看看……”又一口酒下了肚。他听到了女人的抽泣声。“咋啦？咋啦？”心如乱麻的李升，颤巍巍地举高灯盏，往苏彩莲照去。

苏彩莲两步过来，仓皇中滑落的臂挽的包袱。跪在炕前凄苦地说：“爹，我……我对不住你儿子……”

李升被这突然的举动着实一惊，手一松菜油灯盏跌落炕桌上，火苗乱抖，仿佛也受了惊吓，两个人影在屋里四壁上高低大小的变幻莫测。完了，完了，李升心里塞满了石头。他以为儿媳怨他在冯府丢了脸，干不下去了，回来必是提改嫁的事哩。这是早晚的事，是他一块心病，没想到此时此刻提了出来。他镇静多了，心胸开阔的讲出了符合长辈身份的话语：

“闺女，你起来，你说吧，爹经得住！你早该走了，为了我这个命不济的老头子，你吃了不少的苦。爹不拦你，爹该谢你才是。……”借着酒劲，他挣扎着要下炕来。

苏彩莲再也忍不住委屈伏地痛哭，“爹啊……您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我嫁到李家就是……李家的人……死……也不……会走……的呀……”抽泣一会儿，起身看见李升一条腿已着了地，猛地扑上去抱住老人的腿，泪哗哗地流了，湿了李升的裤脚。“媳妇，你这……是……”李升实在糊涂了，头脑不清楚被酒精浸润的，他用一只手使劲拍自己的脑勺，想清醒一些。

“爹！爹，李二管事……他不是……个东西，他不是个东西……畜牲，他是……畜牲！爹……爹……他坏了……坏……了……”

“咋？咋……”李升的嗓音变得铁硬，敲后脑勺的手放下，痉挛抖动，酒盅在手边不停的移步，他因握不住酒盅激忿了，“说，他坏啥啦……”

苏彩莲的脸在颤微的灯光下涨成了红尖椒，汗珠映着油光，样子可怖。“李二管事他……他是坏了……”她的声音突然小了，仿佛吞没在这间沉静的土坯间的缝隙里，“坏了……我的……我的身子……才放的……放了你们……才……”

“小兔崽子！”一声恶吼劈开了茅屋，酒盅飞起，朝苏彩莲跪的黑暗砸去。当，碎碴溅起，划破了苏彩莲的额头，血涸了出来。她羞愧地把脸埋在两膝间，殷红的血无声地渗入地面，浸黑成斑斑点点。

李升老人的血沸腾了，他高傲地抬起头，目光飞钉射向墙上挂的那把腰刀。那是祖上传下惟一的宝物，儿子就是为这把刀被日本浪人打死。刀，此刻刀鞘包裹的皮革鸣响了，召唤它的主人，那颗假红宝石也发出妖艳无比的光芒，戏弄主人的眼目。该动了，动手吧！撞他，把他撞倒在地是做对了，但是不够，为什么不用脚踹他，踹、踹、碾啊，让他成一堆肉酱就对了，我还是胆小了！一辈子就是看人家眼色，一辈子讨人家的欢心，谁看过我的眼色！谁讨过我的欢心？我咋就不能堂堂正正做一回人！儿子啊，爹不如你，你能为一把刀豁出了性命！爹还怨你，爹冤枉了你！爹活着像一条狗，东家串，西家串，人家只不过拿我当一条狗啊！嘿，我这一辈子，嘿！他发泄了一腔子压抑心中的块垒，释放了激怒的火焰，他感到周身冰凉。心火突地熄灭，颓然坐下，仰起了枯灰呆痴的脸。好一会儿，木然地喃喃了两句：“媳妇，千万别让外人知道。”

苏彩莲已哭成泪人，听到这句话羞愧地抬起头，恳切地望着李升。

“传出去让人笑话，碍碜啊！”李升痛苦地摇摇头，两行老泪从花白的眉毛下刷地流下来。

苏彩莲明白了，为了家里的一老一小，她只有忍辱活下去。猛然想起翠儿，“爹，翠儿呢？”“里屋吧？快去看看。”苏彩莲磕了三个响头，挣扎站起来冲进里屋。摸着熟睡的孩子，咬住被角呜咽不停。

如针刺的听着里屋淅沥哭声，李升眼前晃动无数影像，冯焕章的、冯天雄的，花知事的、邢老爷的，等等，一会儿满屋里都幻化出李熙路狰狞的笑脸，像画片东贴一张，西贴一张。分明故意在惹他的暴怒，这张消失了，那张又出现了，铺天盖地，没有穷尽。老汉一拳砸在桌上，“妈了巴

子，老子还没老……我瞧你笑……笑……笑……”他端立酒坛咕咕地把酒喝个精光。他盘坐在炕上，面朝腰刀坐着。灯盏下，那熠熠的光芒里闪出另外一番天地。他入神地看着，他决心去了，进入那红色的新的天地，他知道他该去了，刻不容缓的呀……

清晨，鸡叫头遍，苏彩莲醒了，发现自己是趴在翠儿边上。想起包裕还在外屋地上，起身走到门帘边，小声说：“爹，我该回去了。”没有动静。撩起帘一望，外屋空空荡荡没有人影，刀鞘空挂在墙上，屋门开着。她心一紧，奔出灶间，奔出院子，“爹！爹……”她一脚高一脚低的喊着出了院门，在小土路上寻着。

晨光熹微，爽风送着薄雾，团团绕绕把村庄裹得静谧怡人。空气里含着甜味，让人贪婪的吸着。苏彩莲没有这种感觉。村里村外的静，可怕，含着不祥。她的胸脯支撑不住呼吸，张大了嘴在喘，那空气分明是苦的，带着毒，头一阵一阵眩晕。跌跌怦怦走近土地庙，远处趴着一个人。她哭了，嘴里“爹，爹”的喊，脚软成了泥。夜夜失眠的马占海听到喊声，一路追来。只见李升老汉躺在血泊中。显然是走夜路，磕绊摔倒，头撞在了庙前的石墩上。腰刀甩出去几尺远，倨傲无声地插在草丛里。呜呜地晨风已在哭泣，苏彩莲跪在了远处垂落双肩。

李升的死讯随晨风传遍万家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激忿了相约着聚到河神庙前。孩子们受了感染，个个小脸沉重，蹑手蹑脚散在枣林里，探望大人们的动静。妇女们张望自己的孩子，在场外地外枣树旁三五成杂堆，议论。尖利的噪音，有时引起汉子们诧异的目光，那噪音立刻低沉下去，叽叽喳喳，无比热烈。一只苍鹰平剪翅膀在高空盘旋。一圈，一圈，不动声色，威严地划过河神庙，缓缓的，有力的，沉默的一圈又一圈绕着人们头顶上空滑翔，汇聚了孩子好奇的目光。

下面的人们在争论，老的说完了，少的说，有稳重的，有激烈的，有暴怒的，争论的面红而赤，骂声时时响起。“告他，告他这个杂种！”终于大家统一了看法，把李升老人的丧事办了就去县里写状子告李熙路！两条人命都是他作的孽！告！

李升没有了儿子，身边只有儿媳和小翠儿，谁来披麻戴孝摔盆送终？万有才和赵快嘴征求长辈的意见，商定先从李姓中找人，不管怎么说，同姓人五百年前同一个祖宗么。

“不行哎，我家上有老人，不妥吧……”

“我看，还是找李合勤吧，他爹不是前年没了吗？”

“实在不是我，我娘不行，她说她怎么对俺爹去说，替人家……顶孝

不妥……”

“我……”

屯里有数的几家李姓，上有老人的，出来顺孝认为不吉利，品行出格的又不合适，“那就上外屯找，到镇上，到县里都行，只要姓李，年纪轻的就行，掏点钱没有找不到的。”马瘸子嘱咐万有才和赵快嘴。

总算找到一位叫李星智的小伙子，家中老人去世一年，自己单身过，没牵没挂。架不住赵快嘴几句动心肠的话，小伙子一冲动痛快答应了。

李升躺在门板上，放置在炕前的地中央，嘴里含着一个铜板。为着穷，有钱人那是含银元或者珠宝好到阴间享福。一只手指缝里插着鞭子，一只手里塞着窝头，这叫“打狗包子”，为驱赶去阴间路上的野狗用的。为怕死人炸尸，用红绳捆绑住两臂和双足，俗称“绊脚丝”。李星智进屋冲着老人双膝跪下，叩了三个响头，起身进里屋换上白麻布的衣帽裤鞋，腰间扛着一条长长的白腰带。

小翠儿雪人般一身素白，帽额上缀着一朵红绒球，右脚腕系着一个红绒球。紧紧地依在也是一身素白的母亲苏彩莲身旁，两只乌亮的眼珠一会儿看看熟睡不动的爷爷，一会儿又张望四周黑白两色的变化，又惊又怕。

李星智凑进老人，李升脸色铁青，僵硬的肌肉绘出愤怒的表情，他轻叹了一口气，小心蒙上黑布，把一个灵魂压在了下面。一床半新的白色炕单覆盖全身，显出的轮廓那么瘦小，根本不像那位曾经谈笑风生，为他人精明大半辈子的县里第一地媒。

李升是凶死，要去镇上报官办下验尸证明，找顶丧的人又耽搁了时间，丧事要挤在一天办完，弄得手忙脚乱。门口立起了长杆，挂上“岁数”。蒙上白单后，在老人头前燃起一盏小油灯，边上放置一个孟盒，高粱米饭里插上三根木筷，每根上端裹着一团新棉花。这是图个什么讲，谁也说不清了，反正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马福财坐在凳上用嘴指挥众人。好在李星智一年前刚办过丧事，数不清的陈规旧习多少记得，省了马瘸子不少力气。

里面一切利落后，李星智脚踏大门门槛，用木勺叩着门楣，高声向外叫喊：“李升往西方大路走！”边呼三遍，祝告灵魂西向天国而行。“指冥路”后，又请马占海提着一壶浆水和灯笼，带着几个人去村边土地庙“报庙”。马占海来到小庙，把粥壶放在庙前，跪着焚香烧纸钱，请土地神把李升的灵魂带走，不要成为荒魂野鬼在村内外作祟。

等马占海他们赶回来，一口红漆柳木棺正停放院中，屋里传出一片哭声。万有才在棺里撒上高粱和七个小制钱，压上一床小薄棉被。这时，李

星智抬着李升头一侧的门板倒退出来。装入棺后，星智和苏彩莲、小翠儿跪下磕头，众人一一前来视棺，最后合棺，在“躲钉”声中，钉进几颗七寸的大钉子。

苏彩莲已哭成泪人一般。心上不能愈合的伤口作痛，一腔委屈羞于启齿，现在又说给谁听去？死，死不成，活，自觉有愧，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死的却是公爹，又没有自己的男人在场。哎，哭轻了，人家会说不懂孝道，哭重了，人家又该说不懂礼数。究竟该哭到什么个程度，只有天知道。她抑制着自己，搂紧女儿哭成了一团。一对孤儿寡母的可怜引来众人同惜的目光和眼泪，“哎，啥天道！”

出殡的时刻到了。马占海在院门口高举丈二长鞭，向空中甩出尖利的啸声，李星智举起瓦盆朝门槛一磕，当啷一声摔成两半，如一声令下，一院里顿时哭声大作。伴着哀切的哭声，棺材被四个精壮的小伙抬起，在白布幡的指引下，人群向村西的坟地移动。唢呐声声，时而高昂尖锐像芒针刺向上天，让苍鹰抖了一个机灵，时而沉婉哀痛，像地蔓缠绕每个人的脚，脚底滞滞地难以起步。

“占海，占海！”在乐声低旋中，马占海听到有人在呼唤他。向外张望，原来村里出名的二流子廉大白话躲在村口木牌楼旁挤眉弄眼的在招手。

“干啥！巧姐有消息啦？”马占海知道他这些天又去镇里胡混，也许带来巧姐的音讯，不情愿地走出队伍。

“没，没巧姐的……”

“哪你又想白话个啥？也不瞧瞧是啥时候！”

“哎，你别走啊！有大事啦，西土岗上的神树又掉杈了，人家说咱们屯里有大富贵的人，就是李……李老爷子……”

“玩你妈的勺子！什么他妈的神树，看我哪天不把它劈了了！我叫它还神不神，唬弄多少人了，神树！你去死吧！你咋不死？让你娘高兴，高兴，生的是富贵种！”

“嘿，占海哥，你别骂……骂人啊……我……”

“咋，骂你，我还想揍你呢？”占海挥了一下钵大的拳头晃了两晃。“呸，呸”唾了两口吐沫，用大脚使劲一碾，不解气地转身向人群前头的仪仗跑去。

送葬队伍前面的仪仗走过小桥，沿着高粱帐子向西走，突然后面的队伍大乱，棺材落在了桥上堵住了通道。白衣队伍里夹进了黑色衣帽的凶神，原来县步巡队的人在李熙路的指点下赶来抓人了。万有才，赵快嘴，

杨逢春几个不由分说被捆绑，李熙路跷着脚往乱了套的人堆里寻找。

“马占海！马占海在河那边！快追，别让这小子跑了。”李熙路心里最大的愿望是抓马占海，步巡队的兵丁挤到桥上，谁能让他们过去。这群狼急了，用枪把砸人，桥上扭打一片混乱，马占海向着李熙路从容地做了一个鬼脸，转身消失在青纱帐里。

“他妈跑了，快，笨蛋，抓他爹，快抓他爹！”气急败坏的李熙路忘了自己矜持的身份，斗鸡一样乱钻。送丧队伍里哭死人的，哭活人的乱成了一锅粥，只有那口红漆棺材沉默无语的占据了桥身的大部分。

锁呐又吹响了，高昂、尖利，没有一个低旋的音调，人们怔住了，疯了，吹锁呐的人疯了吧？怎么改吹《花得胜》？送葬怎改成迎亲啦？

在天上杀风打旋的鹰，破坏了平稳，扇动两个弹性的羽翼，时高时低，画出一个比一个大的圈子。当锁呐一齐吹到最高亢的声调，它忽的收敛两只巨大羽翼，向着天际线无声地一头扎下去，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风打响了高粱叶子，哗哗哗，如树涛助澜。在这杂乱的声响中，万家屯陷于一片混乱。

19

这两天喜鹊出奇的勤快，聚在文冠果树上，“呱，呱”叫个没完没了，盖住了黄雀动听的哨音。笼里的画眉闭锁了两喙，烦躁地跳上跳下。“吱”，黄雀负气地飞起，带走了画眉无奈的嫉妒。任凭主人冯天雄怎么吹着口哨，换来的只是画眉枯燥的扇翅声。

放下装着蛋黄的小碟，冯天雄站在换上绿纱的窗前。满耳的“呱呱”声如廉价的蛙声，听得心烦。“叫，叫，报丧呢！”如果哑吧老爹还在，早知他的心意把鸟轰走了，现在换上的小童，只会在厢房打盹。“童富，耳聋了，快把雀赶走。”

“老爷！”童富出现在台阶上，透着鬼机伶。“老爷！那是喜鹊，报喜的，打得？”

“报啥喜了？天天来给我报……，好啦，好啦，你去灶房给我端杯凉的，这天，出了伏立了秋，还热的不行。”

接连几件事不让人有半点高兴。更令人气忿的，好好一根树杈，要么你就长在那儿，要么你就痛痛快快地掉在地上，好么样的，挂在半空晃，想

把冯府的风水晃走了不成？外面耍贫嘴的，自然又是冯府长，冯府短。冯天雄渴盼息事宁人，偏偏神树给他出了洋相，这不要他的好看？啥个人事都好解释，都有法摆平，惟独这神事兆应，你摊上了怎么办？跟一根木头评理去？问个明白？哎哟，好兆头，坏兆头，你也爽爽快快地给个明示，这挂在上面算是什么个征兆？这不，愣一百个人说一百个样，冯府快淹在吐沫里了。

不管李熙路信不信神，冯天雄硬逼他亲自督工，在神树正南方砌起一丈长的条石供桌。李熙路胆也虚了，几桩事都与他牵连，冯天雄的不满已不加修饰的表现出来。他乖巧，那个“到手的钱袋子”理论经他背的熟着呢，这次他提足精神苛刻要求，青条石砌得棱角分明，平展溜直，严丝合缝。还另请了细工雕出万年青、海墁、回字纹等花样。青石碧绿如玉，色泽湿润，上面米红色石雕五供各高一尺，惹来无数啧啧的赞叹声。“到底是冯府，干啥像啥……”“一方首富，财力不经意地就显山显水，不服不行。”李熙路心里乐了，鼓动冯天雄把冯府的男人都带来祭树。此次冯府祭祀不避人了，特地选了一个吉日，让香客们第一次开了眼界。庄重的摆上供果，清油，点燃红烛和供香磕上九个响头，吟了一章祭文放了一通鞭炮。在弥漫浓烈的火药气味中，冯府的人神采奕奕回到府中，仿佛把晦气抛在了郊荒四野，抛在了香客们热辣喷火的眼中。不过冯天雄是否恢复了自信？李熙路心里没底。

“熙路，过两天去县里逛逛去，憋死我了。度日如年，度日如年啊！”冯天雄把李熙路叫进静心斋。

“大哥，这可是你自己提的，小弟我可没撺掇你噢。”

“喝，你装哪门子蒜，正经的像个人了。灰堆里扒出来的坏种，猪八戒的三外甥儿子的三孙子！哈哈……”冯天雄乐了。

“喂，我说大哥，这回真得说个正经的了。”李熙路没跟着陪笑，“大哥也是二十五六的人啦，该抱儿子啦。这要没个后人，这大的家业传给谁给谁去？”

“嘿，经一事成熟一分，二弟真变了。传给谁？你叫我声爹，就传给你呗！”冯天雄没好气的回了一句。

李熙路微微一笑，偷看冯天雄一眼，“大哥，又糟践小弟了。我这是真替你急，说得可是掏心窝的话。”

冯天雄心里很吃惊，李熙路很少这么一副正经八摆的腔调，今天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两人各自倚在躺凳上，闷闷的抽烟，廊外画眉的哨声响了起来。

一想到孩子，冯天雄心烦。冯府已是三代单传，何尝不想生个仨儿俩女热闹热闹。偏偏冯府的妻室怪怪的，财运换不来妻运！那小姨子本想娶进来的，谁知有了肚子，沉不住气抹了脖，据郑开基掐脉怀得是个男胎。唉，这狐狸媚子，比她姐漂亮又野性，如果开初做媒就是这妹妹该有多好，老天爷偏偏不肯顺了你的心。唉，那女人偏要休了姐姐才肯进门，说不能娶了姊妹花，爱哪个不爱哪个一奶同胞的。两下一耽误，肚子大点就大点吧，一看她姐也怀上孕，竟绝了念头，把两条命都搭上，唉，做姐姐的也没留住，又搭上一个孩子，唉，这怪谁呢？冯天雄想到这里一阵绞痛，疼惜那位小姨子。由小姨子又转到巧姐，他唾了一口吐沫。那巧姐，说心里话冯天雄真动了心。还是冯府那句老话：农村闺女身子骨干净，爱生小子。况且巧姐天仙般的容貌，百里挑一的美人，冯天雄狠抽了一口烟，昏昏沉沉任由思忆往回转去。

“大哥，那丫头蛋子真迷人啊，一闭眼，全是她的影子。”李熙路叹了一声。

嘿，真有异床同梦，我们全想到一个人身上了。“二弟，你说说，你们把巧姐弄到屋里的经过。”冯天雄卡断思路，饶有兴趣的问。

“瞎，我是瞎忙一场，只捞了个两眼热闹。”

那天晚上，李熙路用蒙药迷住巧姐，炕单一裹推进了小院。把巧姐放在炕褥上，穆英红三下五除二，匆匆解开巧姐的衣服，又松了她的裤带。“快来帮忙，跟死人一样，沉死了。”两人七手八脚脱光巧姐衣裤，一个少女的胴体赤裸裸地展现在这两口子眼下。

“呸，你这个老流氓，瞧瞧，眼都勾直了，好啊，你有这口福你来尝尝啊，闻骚吧，闻骚也没你的份！”穆英红猛然瞧见自己男人死盯着那白净的女人醋意大发，边骂边把男人推出了门外，回身赶紧把巧姐塞到被子里。看见冯天雄瞪着两只通红的牛眼，她屏住呼吸悄悄退出门外，见老爷的架式，真怕把自己按在炕上。带上门，连唾了几口，“作孽！”刚舒一口气，想起李熙路刚才腥臊的眼神，一股醋火喷上来，“噎噎噎”，迈开大脚，扭着屁股去厢房找男人算账去了。

“那娘们醋劲真大，跟我吵，让我扇了一个大嘴巴，三天没消肿。瞧，现在手掌心还是红的呢！”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开场，嘿嘿，真难为二弟了。那俏丫头，哪个男人能不动心？只是，这美人心够狠的了，可惜，没福消受……”冯天雄忍不住打开记忆的门窗，那一幕一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冯天雄撩开被子，嘴巴大张，惊愕得合不拢。躺着的是人？人会有这

般美丽？画上的，戏文里的美人多了，亲眼所见，什么笔绘，什么说词都黯然失色，他呆住了。

巧姐安祥地睡在那里，略带一丝痛苦。鼻孔里半掩着两朵棉花，散着淡淡的药味。嘴微张，露出贝壳珠光色的牙齿。散乱的头发像垫着一堆黑丝绒。珠鼻黛眼小巧玲珑，鸭蛋脸真到了加一分嫌长，去一分嫌短的地步。冯天雄忘了时间地点，喉节在快速上下移动，眼神滞缓地向下移动，细细扫描这个如天外送来的尤物。

从头到脚瞄目一遍，他伸出细长的五指，拂着古筝一般从上到下的抚摸。皮肤如青瓷细腻光滑，想起崔喜玲，像咽下一只蛤蟆，感到那是无法描述的糙皮。一遍下来，巧姐雪白如玉的胴体开始映出桃红，他禁不住伸长鼻子紧贴带着体香的肌肤，嗅着闻着，如醉如痴。嗅完，他喘了一阵气。全身血脉通畅，口水如泉，伏下身去，吐出那条殷红厚长的舌头，猫舔鱼肉的上下来回搓舔，巧姐身上如红梅斑斑，娇艳无比。面对一个毫无反应的睡美人，冯天雄不知下面该做什么了。和他睡觉的女人，除了崔喜玲执拗，一副粗壮不会伸屈的肉匣外，其他人会像鳗似的缠扭在他身上，会搞出无数的花样，喘着，哼着，乐不可支。而对死一般无声息的美人，刚才激起的潮忽得退了下去，美色没有鲜活来带动，就如观赏一幅画！他想着，心平静了，兴头没有了，顺手把女人鼻孔里两朵棉花甩到墙角脱衣睡下。

冯天雄一闭眼睛，巧姐活灵活鲜的出现了，一睁眼睛，只有月光照着黑黑的屋子，到处泛着冰冷的光点。他把巧姐的头搂到怀里，抓起巧姐一只没有知觉的凉手，抚摸起自己的身体。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他感觉那个肉体有了活气，把头靠在女人的鼻孔，听见均匀的呼吸。巧姐的身子越来越热，借着月光，他再一次端详那张开始红润的脸，野芍药的香气摄住了魂魄。粗壮的身躯压住玲珑的肉体，还未完全苏醒的女人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冯天雄把散着杏仁味的唇压下去，顺着发出音响的方向，紧紧含住了女人小巧的嘴唇……

巧姐呆傻了。几天里直怔怔盯住一个物品，一个方向，不会移动。用手抬起她的头，她就看着冯天雄，石雕一样不转眼珠。哄着，端着任凭摆布，她只半裸的靠在描着金花的炕柜前，两只手来回搓着那根又红又长的辫绳。半夜，正做春梦的冯天雄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勉强睁开眼，模糊中闪出白色的身影。挥起手一扫，一个冰凉的肉体骑坐在他的身上。一惊，使出蛮力，把白影沉重地推倒在一侧，他的脖子上正紧套那根红色的辫绳。点亮灯，披头散发的巧姐冲着他媚媚的傻笑。“嘿嘿，嘿嘿，占海

哥，我给你捆谷子，我捆得紧呢，我有劲呢，占海哥……”

“妈的！”恶从胆边生，冯天雄疯狂地骑在巧姐身上，两只手揉面一般揉着娇嫩的肉体。当他恢复了理智，失去了对她任何的兴趣。

看到如花似玉的俏美人变成呆傻如痴，李熙路心疼了好几天。这是事后了，当时他也疼了心，一转脑，“好，马占海，咱们谁也别得到！干脆把事做绝，一了百了。”当天晚上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人卖给了人贩子，拿到了一迭新钞。巧姐从此消失了踪迹。

看着冯天雄脸上浮起的愠怒，“又想她啦？”李熙路试探地问。

冯天雄挪动一下身子，猛猛吐出一口白烟，浓浓的喷向半空，又袅袅的化散，“瞧，跟这烟气一样，还没来得及细细瞧瞧，就消散的没有踪影了，只留下一股清香惹人恋着。”

“哎，老实说真委屈了巧姑娘，一朵百里选一的好花，让大哥三下子给萎枯了。”

“嘿，哪是我啊？说句实话，我还真有心娶来做小，谁想，她没哪个福分！”

“算了，只要没让姓马的臭小子占上便宜，咋做都值！”

“听说让姓马的跑了？二弟，这些天让护院的提起精神，谁知姓马的疯狂起来会干出啥事？”

“放心，我早吩咐了。大哥，西院那个妹子怎样，你不是相中了吗？”李熙路又把话扯回来，原来祝慧莲求着他了。

和冯府相关的几件事，祝慧莲多多少少听到了。看看上上下下府里人的眼神，再傻的人也感觉到气氛的压抑。只有那几只喜鹊不知趣，几天里，攀着府里的高枝，“呱呱呱”叫个不停，让与事无关的人暗地里白添了几分打趣的笑料。“这当儿怎么好去提婚事呢？”祝慧莲一心着急的只是这个。其他的，小院门一关，管他烧房掉权，自有人去抵挡。

眼看自己惹出的事早已无人还有心去嘀咕，在炕上呆不住了。她走出房门到了院里，转了两天，又从院里转出了冯府，雇上驴车直奔县里的石塔寺。完成一套烧香磕头的仪式，她不敢再去抽佛签，转身出寺，找到一个合婚的摊子。

那老先生看着冯天雄和巧姐的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嘴里“咦”“咦”说了几次，祝慧莲的心要跳出了胸外。那人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太太，这两人的八字怪得很，男方的命好，女方的命也好，可是一合就成了凶煞，互相硬是不能迁就那么一点，成了相妨相克之婚，哎，实在可惜。”

祝慧莲生硬的一笑，从衣襟里掏出几块大洋，沉默地放在摊上。老先生怪怪地笑了一声，“老太太，伤天害理的事咱不能干。”

“去，合婚的多着呢，谁知你说得准不准。”祝慧莲赌气地抓起钱，扭着身子找到一个长相年轻的摊子，先把钱放上，细声细语笑着说：“我那闺女生的时辰记不确了，当时外出看戏，赶不及回家，反正是一大早的光景生的。”那人看着两张红纸上写的生辰年月日时，掐算一番，郑重地说：“老太太，千万记切了，你闺女要是子时生的，和那男的就是龙凤配，要是寅时，就会妨夫败家，万万不能成婚。”

“知道，知道，你们那个什么‘龙逢兔儿云端去，从来白马怕青牛’。什么‘青兔黄狗古来有，黑鼠黄牛两兴旺’。这些嗑我也会说上几句呢。”

祝慧莲乐颠颠拿着合婚贴子，心想：“没想到这小子也算得真认真。我还得找人把常玉的生辰八字改改，一定要和冯天雄配得天衣无缝才好。”

回到西院，坐在葡萄藤下，她又转动起脑筋。这阵子崔喜玲一脸灰气，慵懒提不起精神，见着自己躲闪其辞，不提常玉的事，莫不是又反悔，想拖着啦？这种事找她毕竟不牢靠，常玉再老实巴交，后宫争宠，怎么也是吃酸沾醋的事，看来李二管事那儿还需去活动活动。冯天雄跟他铁，何不托他探探口风？

急着要找李熙路，专等崔喜玲睡午晌时，“钱妈，我去冯家大奶奶那儿坐坐，一会儿回来。”一连几天在西院前的夹墙子路上等着。

“婶娘，这热日头，您老就这么晒着？”

“哦，是李二管事啊，瞧我这眼神，还以为是天雄那。”

“哎呀，您老别这么叫，叫我熙路吧，叫二管事多生分啊，连老爷您都叫名呢。”

“好，就叫熙路。那老爷我从小看他长大的，叫名叫惯了，人老了难改了。”

“您这是……”

“我也没啥事，本想到大奶奶那儿坐坐说说话，一天到晚闷着。哎，熙路，老爷子的周年，亏了你啊，办得那个场面，大婶我没见过几回。老爷子有你帮着天雄，他也安心了。”

“哟，瞧婶娘夸我，熙路还不是靠老爷、婶娘的照顾。”说着已有些不烦耐，东张西望想开溜了。

“呀，我说熙路，婶娘有件事可要怨你！”祝慧莲话语一变，态度庄严起来。

“哦？”李熙路心一沉，竖起了耳朵。

“我说熙路啊，不是婶娘说你，你们哥俩儿好，这府里上下都明细，可你怎么不替他着急呢？二十五六的人了还没抱上儿子……”

“婶娘，这你可委屈我了，……”他突然变小了嗓音，“我劝他不知多少回了。有些事咱们外人不便插嘴，叫那位太太听了不高兴，让他们夫妻间伤和气，您说对不？”

嘿，这小油子，把球踢到我这儿来了。祝慧莲翻了几下白眼，装着糊涂，含混了眼睛里那条冰线。“哟，熙路还跟我这老婆子转腰子呢，天雄跟我说过，多亏你从中帮忙，常玉的事……”她说到这里拖着腔，试探李熙路的态度，谁料李熙路一脸茫然的微笑，正津津有味要听下文呢。这天杀的，怪不得冯天雄被他迷得言听计从，真是年纪不大，城府可深，这狐狸窝里蹦出来的。祝慧莲心里骂着，脸上涌起了笑意，只是那条冰线越发透心的冷漠。

“熙路啊，婶娘人老了，说话直来直去。这事啊，我跟太太也提过，她不但反对，还约我商量呢。天雄也表态想娶常玉。我急呢是急这门亲事赶快订下来，我们也好有个准备。这回婶娘可是又求着你了，也不让你为难，就是多在天雄耳边吹吹风，让他常惦着这个事，早点给我个准日子，我这做妈的心也就落地了。”说完，从怀里取出龙凤贴子，“给天雄拿去看看。老太爷活着时，就把他的生辰八字写给了我。哎，我这也是顺了老爷子的那份心意，谁叫我们孤儿寡母的……”祝慧莲呜咽了，抽出帕子，轻轻擦拭眼角，人一下子衰弱许多。

自从见到巧姐，李熙路就把常玉与巧姐放在一起比较。他觉得常玉比巧姐还胜一筹。巧姐美，却是粗茶淡饭喂大的。手指再尖细，也躲不开烧柴作饭，洗衣缝裤地干粗活。常玉不同了，那才是真正的娇，真正的嫩，一掐一股水，真是长在深闺里，世上几人知。不过，这到应了婶娘的话，玻璃瓶里长大的苗，放出去还不玩完？也只有嫁给冯天雄算是两全其美。再说常玉得宠了，婶娘更撑腰。这个老妇人绝不是省油的，我顺水人情作好了，她能不应合我？这冯府里我的地位，哼……

其实不用李熙路在一旁点拨，冯天雄已早生此意。尤其经历巧姐的事，他更想念常玉，那可是巧姐之上的美人胎。一想到那夜嗅闻巧姐的感受，更是迫不及待。“你嫂子要不吃醋，我看合不合婚没啥关系，老人不说可以撞婚吗？再说又不是头一遭娶老婆。不过，既然这张贴子上说‘行嫁大利四、十月，小利五、冬月’，那就上了秋办事。再说，我早摆下话，常玉虽说是二房，她娘儿俩不同别人，简单点可礼数不能少。我看

媒人就不用请了，其他请婢娘安排，定好几时下定，几时迎娶。把婚礼搞大点，圆了她娘儿俩的面子就中。”

祝慧莲得到这讯，喜上眉梢，“定礼吗，咱不提，看天雄自己了。日子吗，当然是秋后为好。哪一天吗，我去石塔寺再验定，他们比圣姑庵灵验……”

崔喜玲听到这讯，蛾眉倒拧，这是什么时候？还想娶小？冲喜啊？这诺大的冯府这些个月何曾消停了？一件事接一件事，说，哪件事是让人高点兴，笑得起来的？我看都是要娶常玉招来的！这男人真是屎包，准又是李熙路一旁撑搭的，这个断子绝孙的，不得好死！

她心里咬牙切齿的诅咒着，脸上却平静如水，淡淡一笑，“好，娶回那妹子，省得房里冷清。冲着婢娘那么慈善的好人，我们姐儿俩也会好好相处的。不过，婢娘的来历你不想查了？你不是怀疑她吗？你爹可是让把常玉嫁出去的。”

“嘿，你又来了，娶常玉可是你也同意的。我爸也就那么一说，人老有时说一些糊涂话哪能都当真？婢娘么，我也没说不查，这不上了秋才办事吗？再说我是娶常玉，她妈要有啥事，跟常玉也无关么，是不是？”

“哼，谁知有关还是没有关，这话还是放到查清了再说吧。人还没娶呢，瞧这些日子里里外外乱的，真说不准……”

“行啦，行啦，你说破天，这常玉我是娶定了，你……”

俩人在屋里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夜幕里几只蝙蝠的影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时而亢奋发出“吱吱”的叫声。下人们躲在自己的屋里，竖着耳朵，时而对传来的“吱吱”声低着嗓门咒骂两句。明天冯府的角落里准会有仨俩下人低声的议论，时而兴奋时而津津有味。

20

幽鸣委婉的琴声夹杂在金属摩擦的噪音中，依呀依呀，缓缓如流雾，散布在夜风中。饥渴难耐的马占海，向西土岗方向奔来，路过这个不知名的小屯子。

屯里几十号人聚在屯子边的土地庙前，听一位老艺人拉琴。马占海在沟渠沿捧水喝了几口，清凉使他提起精神。那琴音并不动听，技法也不高明，可是，一种莫名的冲击力，时时要推开马占海的心扉，倒出藏在其中

的种种苦水。他又掬水擦拭了眼睛和脸颊，让泪和水珠一齐流淌。“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衣角擦净泪水，挣扎地凑进了人堆。

目光打在老艺人的身上。马占海一眼注意到他的左眼，那里凹陷很深，显然没了眼珠。眼皮吃力的颤动，合着三弦的节拍。肤色黧黑，紧贴骨架，几乎没有血液在皮下运行。手指过于削瘦，显得惊人的细长。与脸色和身上污烂的衣裤不相称的是手指肚极白。在琴弦上下移动中，只见黑指中透出面团一样的乳白色块。

三弦也是特别。普通三弦是音壶在下方，缠线的把在上方。这把三弦整好相反，共鸣器与肩齐平，琴把支在腿上。弦也不是皮弦，用湛亮的铁线代替。大概丝太硬，无法用手抚按，左手用一个长方空铁盒在铁线上下滑动，右手带着骨指甲弹音。难怪虽是哀怨的曲调，弹出的音响却铮铮的，苍老深厚，震撼力敲击着每一个人。

在这块寂寞无垠的大野里，空漠旷沉的环境，早已把人的性格磨治成土地一样的混沌顽滞。一年里看不上一场大戏，瞎眼艺人的嘈杂琴声把人们从肃寂中带入宣泄的世界，心头种种压抑的磨难一哄而散，粗浓的烟气里，让人痛痛快快舒坦了一场。爷儿们、娘儿们、和孩子们，都能从这弦声中找到自己心头的梦影。这乡土的声音，与深沉的心声由和谐产生冲击，情绪像决堤的水澎湃起来。盲人用一把简单的乐器打开了农人另一扇的世界，投进了掀起兴趣的光亮。

月上中天，凉意上来，人们渐渐仨仨俩俩的散去，滞重的脚步被身后嘶哑凄凉的琴音扯着，心情却是欢愉的。倒在炕上，老人一袋烟一袋烟的抽着。壮年汉子拍着女人的脊梁，说起平日不说的话头。孩子也魔怔了，一会儿躺下，一会起来，把脸贴住低矮的窗棂。姑娘们借着月光，在绣板上绣出一个美丽的图案。这乐音搞乱了小屯里生活的平静和节奏。

当汉子搂着女人进入梦乡了，盘腿坐着的盲眼艺人才停住了弦。他缓缓地抬起头，用烁亮的右眼盯住了惟一的听众。

“家没了？”老人问。

“有家不能回。”马占海懊丧地点点头。

“哎，都是同命！”老人叨念一句，敏捷地收拾起乐器，装入一个长袋里背在身后。

“今晚咋过？”老人从地上站起，淡淡地问。

马占海摇摇头，又开口说：“先到西土岗找吃的，饿惨了，我。”

“那一起走吧。”老人与马占海在皎洁的月光下，向西土岗方向摸去。神树含威的身影进入马占海的视线，他下意识地停止了脚步。

“怎么啦？”正走在前面的老艺人停下来回头问。

马占海没有答话，脚下又响起了野草的呻吟声，“刷、刷、刷”。那草被踩倒的声响打破了神域庄严的沉寂，马占海缩紧两肩闷头走路。

神树像一个把天凿破镶嵌其中奇形怪状的洞口，里面黑煞煞的，让人毛骨悚然。白日，在人们的顶礼摩拜，它显得那么神威，凜然，此刻，在月光掩映下，又是那么诡谲、乖戾，仿佛洞里有巨大的怪物会突然动作，把眼前的一切吸食进去。

老艺人显然走熟了这片地方，毫不拘束的捡食供堆的供品。不知是谁家供上的大毛桃，他大口嚼着连连说甜。马占海放下恐惧，打开五脏庙干食带水果吃得肚皮涨鼓，把裤带松了两次。

快靠近神域半人多高的草丛时，马占海的脚颤了，那有关蒙古族孩子遭遇的传说闪现脑中，两只大手搂住了自己的肩膀。

“怕啥，孩子！哪来的神蟒，都是些干死的树杆子。走，甭怕。不过得小心脚底的鼠洞，奶奶的，把地快掏空了，走不好崴脚呢……”老人说着，没进了草丛，只露出头和肩。哗，哗，哗的草声挟着令人胆突的氛围，马占海头皮发麻，手脚发僵，在草丛里慢慢前趟。走着，走着，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把老人吓着了向前趑趄几步。

“魔症啦，深更半夜招鬼哩！”老人定了神厉声的问。

马占海忘却了眼前一切，拔腿跑向神树下，顺着粗的树干转了几个圈。停下后，抡起粗拳砸向大树，嘴里凄咧的低声吼着：“骗，骗！这世上一切都是骗啊！神树，神树，神树！你骗了我们祖辈几代人？你也会骗人啊！还有什么不在骗人……巧姐，巧姐，我告诉你，神树也骗人，咱们被他骗了，难怪厄运缠身呢！巧姐，你在哪里……啊……”

盲艺人走近时，看见马占海全身贴在树干上仿佛成了一体，“这孩子真是魔症了，哎……”走上前，拍拍占海的肩头，无声地走到一处树枝浓密下垂的地方，从树体凿出一条竖道沟槽里拉出一根麻绳，攀缘它缓缓进入了神树的世界。

马占海的脑海里如闪电一瞬照亮，“哦，原来神蟒显灵就是他……？那孩子说得大脚印就是他……？那么明天将是两排大脚印，我也是神蟒显灵了？”他会心的笑了。想起当年父亲也曾带他来听蟒啸，“莫非是把风振树枝的声响当成了蟒啸？难怪咋没有大富大贵的命呢？都是唬弄人哩，妈的！”

“快，快上来歇息吧，还傻愣着干啥呢！”老汉压低嗓音唤他。马占海脸烫，身烫，手烫，脚烫，全身都有了高热，他精神一爽，抓住麻绳，

几下攀了上去，陡然升起一种嘲弄的心情。

神树上果然有一个大洞，马占海钻进去，倒卧在草席上，有了知足的舒适感。借着恍惚不定的油灯光线，看清树洞能容三四个大人，洞口挂着一领草席。洞壁已经熏黑。老人疲乏极了，无心多说一句，熄灭灯火，摸到他身边躺下，马占海才嗅到满洞是油烟和汗臭味。他还兴奋，脑海闪现无数疑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看看那个最有名的花斑神蟒，即使是根枯木，也想看个究竟，瞧瞧是个啥模样，唬弄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哩。一想到人们那一副副虔诚的脸，跪拜的投入，和孩子听到蟒嘶稚嫩的笑意，好奇心揪住他无法入睡。大半夜都在疲乏中胡思乱想，直到两眼实在紧闭睁不开，才呼呼睡着了，连散了骨架的酸痛也奈何不了他了。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他大脑中的警觉细胞突然一紧，顿时睡意全无。这些时他已习惯这种睡觉的方式。洞里黑暗，只有口上的草席透过斑白柔和的光线。一种声响向他袭来，那声音像集市的嘈杂，又像河水浪波打击渔船。竖起耳朵静下心的听，似又千军万马从远处奔来，“坏了，是不是官军来抓我了？”马占海一个机灵翻身跃起，钻出树洞，他惊呆了——

洞口外的树干上被砍出一尺见方的方框，一个挨着一个，像山岩峭壁凿出的佛龛，上面都刻着工整的“柴”字，有凸有凹。老艺人头戴一顶佛冠，身披红色和黄色的佛袍蟒袍，朝南直立在树杈间凿出的平台上，一动不动。

马占海被这个场面震慑住了。好一会儿，他感觉出嗡嗡嘈杂的声音是从树外传上来的。他伏身爬过去，走上一个大树干，骑在一棵大树杈上，拨开一蓬树枝，乖乖，二三里外，黑压压跪了一地的人，原来嘈杂声是人们的祈祷声，人在高处听的那么真，那么响。

日上三竿，只见黑影攒动，更加嘈杂，他知道该是香客转身回去的时候，大人孩子互相招唤，这是最乱的场面。回头看看老艺人，那人已盘腿坐在平台旁，吸着旱烟，身上那些滑稽的衣帽整齐叠放在一旁。

马占海无声地走到老人身旁，好奇的盯着那堆衣帽瞧，不敢去动它们。

“都是从庙里剥来的。”老人冷漠地开口。

“你老爷子刚才……”马占海抑制不住好奇，小心寻问。

“俺才是神树当家的，别叫他们白念叨了。俺柴家也该祖坟冒青烟，富贵一把了，冯家算个屁！风水轮流转，柴家该受受香火，该了，苦吃到尽头，该更换了，是不？”

马占海没听懂老人的意思，只是盲目地点头。两眼茫然，掉头环视那

一个个“柴”字，不明白是什么意图。

“这刻的‘柴’字，干啥呢？”

“吓，柴家的神树呗！俺们柴家受香火是不是？你看，他说神树是他姓冯的，你瞧，你瞧……”老人激动了，站起来，转圈指着一个个“柴”字，“瞧，仔细哩，都是俺‘柴’姓，哪有一个‘冯’姓？柴家的神树么，俺柴世宗的后人，五百年风水轮流转，这五百年该到俺柴家了，是不哩？”

马占海一个劲儿点头，心里揣摩这老爷子是不是头脑有疯病？他小心翼翼扭转话题。

“老爷子，在这儿住，住的日子不短了吧？”

“哦，少说……”老人掐着手指略略一算，“五年不给啦。唉，这里啊，给天王老子当都不去哩！吃，一年四季不用愁，老有人上供，连荤的都有，那地鼠比兔子还肥。冬天人少了，刮起大烟炮兴许一两月见不着人影，那也没事，我上秋把那个馒头，饼子切了片晒干收着，吃不完的吃。这水啊，老天下雨接点，我又在树根那儿挖了几个小水窖，能沁上水来，还甜的呢，澄澄就能喝。这儿真是个养爷的地方哩，哈哈……”

老人难得乐了，只是那只瞎眼像一个难看的凹疤破坏了整个的笑容，让人心里难过。

几天下来，马占海精神养足，恢复了活力。那些供品天天换着新鲜的吃，能储存的放到一个储藏洞里，防备刮风下雨天的到来。

那根花斑“神蟒”的树杆，原来有两尺的直径，上面长满了白木耳，难怪远远望来黑白斑驳。木耳干蔫了，树皮的黑色就多了。长上一层白木耳，白色就多了，怪不得“神蟒的肤色”总在变呢？那蟒啸还真有，都是树干上大大小小的树坑，有的积着水，有的积着落叶，有的里面有干枝条什么的，风吹起来，便传出动静，合在一起，动静大了，耳尖的就听见了“啸”。马占海明白了道理，再窥望远处顶礼摩拜的人，哭不是笑不是，他真想跑过去告诉大伙别拜了，一回念，想这又谁能相信呢？总不能让人上来瞧个究竟吧？

他看到树下两棵巨大的树杈，一棵已经干萎，一棵还带着青枝。碴口碴碴疤疤，显然是连锯带砍搞下去的。

“那是我干的哩。”老人冷冷地说。“吱嘎，吱嘎的烦人！”老人又嘟囔了一句。在日头高照下，他坐在一处浓阴里闷着头抽烟。

马占海明白了一些，又有一肚子的疑问，想张口又不敢，每每这个时候，是老人不高兴的时候。这几天他已摸到老人一些古怪的脾气，昨晚，

老人问他的遭遇，他讲了巧姐的故事。老人没说一句话倒头睡了。半夜他起来撒尿，发现老人坐在那个平台上静静的抽烟，不时用手擦拭着眼睛，他明白老人一定有天大的委屈才逼迫到如此地步，可他不敢问，悄悄回到洞里，自己想着巧姐也睡不着了。

“俺那婆娘是个美人哩。”老人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又闷头抽烟。

“咱大娘也是山东？”马占海悄声试着问了一句。不知怎么地，他对老人油然升起敬畏的感情，只要对着老人，他立刻显得文弱了三分。

“那是个好女人哩！”老人没理会问话，按着自己的思绪说。

一天，马占海憋不住心头的好奇，乖巧的接问了一句：

“俺大娘现在在哪哩？”

老人平静的脸抽动起来，痛苦地痉挛了几下，抽出嘴上的烟杆，往鞋底猛磕了几下，烧着的烟带着火末进散，随风飘逝了。老人抬头向前望去，俨然一尊佛像。马占海也向前望去，透过密密的枝叶，可以看到远处人头攒动，香烟火烛袅袅一片。

“她在冯家哩，享福去哩，哎……”老人突然淡淡的冒出这么两句，又陷入沉默。树叶随风哗哗作响，偶有几声鸟鸣。天际线上，一只鹰在沉稳的振翅盘旋，慢慢向神树滑翔过来。

“大爷，东边过来云了，带雨呢。”

“嗯！”老人向东侧瞟了一眼，“这雨又小不了哩。不过得半个时辰才能到这块。不急的。呆会儿别忘了把吃的那库盖实了，着雨就霉烂可惜了得哩。”

“噯！”占海应声凑到老人跟前蹲下，瞅瞅老人，又瞅瞅四周的“柴”字实在无趣，捡起干枝条掰成一小截一小截，瞄着不远处的小树洞懒懒地投过去。

“大爷，咱大娘怎么会在冯府，怪……哩……”占海又忍不住了。

“唉，我那个婆……那女人……”

占海终于听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那婆娘叫祝慧莲，早年在清河一带唱曲，那是有名的“金嗓子莲”哩。柴老汉那时干木匠活。

“俺那时年少哩，长得俊哩，一手的好手艺。那时给俺找媳妇的多去了哩，俺一个也相不中，就迷上了‘金嗓子莲’。那时，嘿，她唱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干活不给咱钱，我也干，只要离她近些就好哩……”

“她知道你吗？”占海问。

“傻哩，俺一个穷木匠，人家万人捧，万人迷哩，靠不前去哩。哎，

只要她笑一笑，我那心哩，比吃大席还痛快！那几年，她真美的不行不行的哩。突然不唱了，俺听人家说她坏了嗓子。唉，那是烟啊，酒啊烧的。一个娘儿们，整天要陪老爷们抽烟，喝酒，打牌，跳舞，够受得哩。”

祝慧莲到也攒足了钱，张罗开了一家烟花馆。“这点，俺是最不满意的，开啥不好，那多的闺女都给有钱的糟践了。可是我迷她，进了她开的馆专修门窗家具，钱挣少了，不过三天两头能瞧她一影子我也满足哩。”

谁料祝慧莲开馆不到一年，让胡子绑了票，连人带钱都贴了进去，再无消息。两三年后，这股胡子与人火并，搞得鸟兽人散，祝慧莲趁乱逃了回来。当她出现在清河镇时，人人出来看西洋景，传她当了“压寨夫人”。

“她哩，不想活了，投河，上吊，又要跳楼，都是我救下的哩。她说这世上只有我一个好人就跟上我哩，那时起小日子过得满顺当哩。”老人说到这儿印堂亮了。兴奋一阵又暗淡下来，陷入不快的回忆中去。

原来，开初一年，祝慧莲收心屏性，规规矩矩，小俩口的日子过得平和美满。柴木匠手艺巧，力气好，那些商户公馆，烟花酒楼，哪里有雕花的窗扇门楣、花廊藻井，凡是出自他柴玉凡的手，才算是一流档次的。工价不菲，手头宽裕，祝慧莲蛾眉抖动，常在丈夫身边哼起迷住万人的小曲。柴木匠每每这时感到过上了神仙生活。

“唉，她说她是见过世面的，上万人面前她都不怵，天天守着俺，也真难为她哩，唉！”柴木匠到年老了，还不想迁怒祝慧莲。

祝慧莲养足了元气，按耐不住小家子的寂寞，开始走动起来。先是上戏院看戏听书，后来是哪儿热闹去哪儿转悠，不安分的心终于躁动起来。渐渐地与过去的老姐妹搅在一起，外出打牌搓麻将，抽烟喝酒下饭馆，最后竟夜不归宿了。

家庭空气紧张了，没有了笑声，没有了歌声，两人在一起，四只眼对来对去，说话也少了许多。开始柴玉凡是诚诚恳恳，白天叮嘱，夜去接人；后来是噙着牙花，暴着双眼随后跟踪，四处打探；最后脸色铁青，上门连拉带拽往回拖人。

“哎，就这样，俺没打过她一下哩。人家跟我讲她是风尘女人，不会过正经日子的！唉，我就听不得这种话，跟人急，跟人吵，跟人家动手，搞得朋友们都得罪光了。那时俺就不信邪，不好好过了一年日子了吗？咋就不行，完全换了一个人哩！唉，也怪俺，俺也没出息，鬼迷了心窍，俺……”

柴木匠心想，好，干脆一齐败，都不过了，他喝起了酒。最糟得是赌

钱上了瘾，这下彻底坏了，一来二去不能自拔。很快这日子像挤干水的瓜瓢，干巴巴，没有了一丝的滋润劲。

家败了，柴木匠还傻实诚，满心盼着自己的老婆会回心转意，重新把日子搞好。可是那一天，祝慧莲穿戴的漂漂亮亮，出门前给柴木匠送去一个妩媚的笑意。柴木匠感动了，温存地嘱咐：“打完牌就回转家来哩，俺给你做炖小鸡蘑菇，你不最喜欢吃吗？”

“好哩！”祝慧莲爽气的应了一声，掀起门帘，轻盈地转出门外。那身影从此永久地留在了柴木匠的脑海里，因为从此那女人就消失在空气里，谁也不知她的踪影。

“那载真把俺心疼坏了，大街小巷都找遍哩。那时俺可能疯了，逢人就问哩。孩子们就耍我，我也糊涂了，几天几夜让他们骗得脚都走烂了，唉，大病一场，俺也就忍哩。”

戒了酒，戒了赌瘾，柴木匠一声不吭，又操起家什干活去了。怪了，这两只手像被人换过了一样，怎么的也不听使唤。到后来连干粗活都没人肯用了。

“俺想攒钱去找她哩，眼看没希望了，干脆背起一把琴游走四方。唉，想她啊，瞎了一只眼睛。那一年到中心镇赶上圣姑庵庙会，俺看见她哩。有钱哩，金耳环、玉镯子，怪哩，她还带着一个女娃子。有孩子哩，俺想。后来打听，好像她住在姓冯的大院里。没人知道她，冯家老爷好像没有女人，那她在大院里呆啥？给人家看孩子？可我又听说冯家只有一个少爷，没有闺女，怪，这事真怪哩。想不通就慢慢住下再打听吧，就找到这棵什么神树哩，唉，一晃几年过去了，见面是不可能了，就是想她，想听她再唱上几句小曲。平日里，她还唱不唱上几句哩？唉，她……”

一个炸雷震撼了天地，雨哗哗地下来，云层不知何时遮黑了天空。闪电里，马占海瞥见礼拜的人正仓皇地向四处散去。老人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俩人浇成了落汤鸡。

21

吉日终于选定。冯天雄和常玉的婚事定在九月初八。这是几个算阴阳八卦的先生异口同声掐出的好日子。“唉，我算明白这世上哪还有个真？”祝慧莲松下心来时颇有了感触。她顾不上心疼钱了，花上钱连阴阳先生照

样成为她的“托儿”。

面对这样铁定的好日子，崔喜玲生性乖巧，自然不会再去撞丈夫的枪口，干脆顺水推舟，堆起颇有气度的笑容。

“哎呀我的大小姐，您真是大人有大量哎！”欧梅在一旁看不过去，挖苦的说，“老爷娶二房太太，明明是要顶了……你的角儿，您还傻乐的不知愁呢？我都替大小姐急！”

“放肆！你现在是越发长了脸。怎么，要投到新二奶奶的门下，和我平起平坐的说话啦？”

遭太太一顿抢白，欧梅好生委屈，眼一红，泪就下来了，抽抽嗒嗒地哭诉：“人家还不是为……为了您……我好心……不得……好……好……”

“好啦，我还不知你吗？故意逗你呢。瞧，耍娇起来也像个小姐，真是半句不中听的话也搁不住了，好啦！”

崔喜玲劝解了几句，一边烦闷地扇了几下扇子。欧梅机灵的止了泣声，闷声不响倒了一杯乌梅汤递到太太跟前。

“傻丫头，跟了我这多年的还不知道我？事摊上了，由不得你去闹。咱们家不是多年传得一句老话：万事皆可缓，不争眼前气。我哪里是好笑？是苦着笑，哭着笑，愁的笑。你当这笑容易啊？不容易呢，这里面功夫大啦。我要是一付满不在乎的缺心眼去笑，那不自轻自贱啦，下人们会怎么想？我要摆出一付心事沉重的笑，那又让下人会以为我这太太受到威胁失了宠，他们还不扬起脸盘心里瞧我跌份？唉，你当我这笑容易？那是家传的功夫——不卑不亢，不抑不扬，既要自尊得体，又要谦和礼让，笑里藏他七分理三分威，你懂吗？”

欧梅吐吐舌头，使劲摇头，一副滑稽作态把崔喜玲扑哧逗乐了。“死丫头，真拿你没办法！”

整个冯府，大概除了崔喜玲和欧梅，其他的上上下下忙得手脚朝天。李熙路亲自跑沈阳为常玉置办嫁妆，回来没忘给崔喜玲捎来一串真珠链。

“嫂子，别看这串珠子小些，那可是南海的蒲珠，海珠哩。那两串么……”李熙路压低嗓门，讨好地解释，“别看个头大些，那是河珠，两串不值嫂子的一串。二房就是得有区别么。”

“哟，就是熙路兄弟办事想的周到，什么海珠河珠的，眼睛里还有你大嫂就阿弥陀佛烧高香了，你那大哥啊，哼，早把我忘在后脑勺了。”

“哟，瞧嫂子说的，熙路我对嫂子那敢有半点的不孝敬。这珠子也是大哥的意思，我只是觉着不能委屈了嫂子……”

话说到这儿，只见祝慧莲把喜气带上眉梢的又过来了。这些日子，她很少陪在常玉身边，把事都托给了钱妈，自己时不时的就往上房来，陪着崔喜玲说话。五句话里，自然三句数落常玉两句夸大奶奶仁德贤慧。崔喜玲至此时当然也领了老太太的苦心，时不时要欧梅给常玉送去点什么，或者给婶娘捎去个醒儿，别忘了这个，别忘了那个，两人简直心心相连，面上都喜滋滋的。

“婶娘年纪大了，天热要注意多歇息，毕竟岁数不饶人。”崔喜玲眼刁，发现这次祝慧莲进来，脸上虽说还是笑吟吟的，但眼神却冰凉了许多。有好一阵，也就是日子确定后，婶娘真真是高兴了，那双如冰的眼里含上了暖意，可是今天似乎又有些不对头，不知出了什么事。

祝慧莲有些失神的目送李熙路离开，愣了一会儿，听得崔喜玲慢声细语的劝慰，马上堆起有些疲倦的笑意。

“可不，人老了就是不中用了。我年轻时那应酬……”话说半截嘎然转了，“哎呀，现在真是搁不住事……”话又说了半截，只见钱妈捋着小脚匆匆来到院门口，原来是找祝慧莲回去的。

在往西院走的路上，祝慧莲抱怨钱妈：“有啥大事？姑娘家临到事少不了慌神，这也跑来叫我，让人家怎么想！”“哎呀，老太太自己去看看就明白啦。”钱妈顾不得多解释，急急火火地把祝慧莲落在了后面。

常玉自从听钱妈说母亲已作主要把自己嫁给天雄哥，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她生活的世界太小了，长到十六岁，她只与三个女人母亲、张妈、钱妈，两个男人冯老太爷、冯天雄有些接触。三个女人都是中老年，连个同龄的姑娘也没有。与太太崔喜玲只是打个招呼，与欧梅又能说上几句话？两个男人一老一小，其实也无更多接触，说心里话，她对男女之事，真是过去从未知晓，现在也是朦胧中。只有钱妈现在给她讲些，一听脸就烧火，心更跳得不行，可是过后，面对空空小院和两个老妇人，她的脑海里一片白雾连点感觉都没有。

突然听说日子都定下了，虚无缥缈的事一下要成事实，她仿佛掉进了冰窟，感到实在的害怕。这个消息超出了她的承受力，她的心如中了烟毒狂乱的抖动起来，后来连手脚也抖起来，张开都困难了。钱妈越是安慰，越是把男女之事讲得通俗透彻，常玉越发抖得不行。时好时坏，糟得时候，几天下不了炕，抖得像打摆子似的。

“这姑娘真魔症，嫁个男人怎么像得了花痴病了。钱妈，你再去看看常玉，告诉她，结婚没啥大不了得，乐也别疯癫了让人笑话。”祝慧莲还以为女儿是过于兴奋，心里一百个瞧不上眼。这次临走前又关照了钱妈，

难怪她到崔喜玲那儿脸上挂了相。

回到常玉屋一看，了不得了，只见常玉蒙在被单里抖得跟箩筛一样，抖还不算，还窜，炕头窜到炕尾，炕尾窜到炕头，像被附着了魔力，不能自己。祝慧莲这才慌了神。

“钱妈，快去请大奶奶！这姑娘要疯了，我可……”她说话带出了哭腔。

见钱妈急急走了，祝慧莲逃到了屋外。她哪儿还敢呆在屋里，下意识的正要跑到冯焕章摆灵的小屋前，望着陈旧的木门，一想不对，转身就走。她走到北房的后身，拨开荒草，原来那里有一个黄胡大仙的龛位。哆哆嗦索摸出多时不用的火石，好不容易点着一炷香，顾不上地面一片杂乱，跪下去胡乱地磕了几个响头，嘴里“胡仙奶奶保佑”之类的话顺口说着。

崔喜玲正在琢磨婢娘当才的半截话，一听钱妈上气不接下气的陈述，心想真够邪性的，女大当嫁，这嫁人竟会吓成这个样子还是头一遭听说，真叫人哭不是笑不是。“冯天雄，冯天雄，这就是你要娶的小家碧玉？哼！”

冯天雄出外应酬去了，崔喜玲没好气的叫欧梅去转告李熙路赶快派人去镇上请郑开基，“叫了李管事赶快回来看看家，等老爷回来叫他也去！”自己便随钱妈向西院走来。

还未走到院门，婢娘呼天抢天的嚎哭声已传进耳中。崔喜玲不屑地蹙起双眉，挂起一副厌恶的表情。跨进院走到哭声传来的屋门口，崔喜玲惊呆了。一个瘦小的人形蒙在被单里，在炕上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来回打磨，样子可怖又很滑稽，显然是常玉了，可她嘴里却发出粗哑的男人嗓音：“不行，不行，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怎么听怎么有些公公的声调，崔喜玲双腿打起颤来。

再看祝慧莲，盘腿坐在炕下，双手左右开弓拍打自己的胸部，右手里夹着一条紫色的帕子，像一只蝙蝠时时扑向怀里。她的嘴也没闲着，似说似唱，哼叫的有腔有调：

“哎呀呀，我的妈爷子。老天不开眼，大地不应承，就让我这老婆子遭了大罪过，去顶人家的孽……呜……”

没想到，祝慧莲平时给人一种知书达理，颇有教养的大户人家老妇人的风度，竟也会耍屯户里女人的东西，崔喜玲脑海里占据了一个疑念。

“哎呀呀，死去的人啊，你咋不肯积点德！心里黑啊嘴巴甜，胡弄你老婆又害你闺女。你眼一闭两眼黑了灯，两腿一蹬直你上了西天，呜……”

你不留钱啊不留地，叫我娘儿俩呀呼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叫我娘儿俩去求谁哟……呜……”

突然，被单一掀，只见常玉猝地站直身板双手掐腰，冲着地上的祝慧莲一阵嘿嘿的冷笑，完全是冯焕章平时常有的神态。崔喜玲出了娘胎也未见过这种架式，本来就站在门槛外不敢进来，被常玉一吓，眼前一黑，倒颓在地上。钱妈站不住了咚地跪在门口，鸡啄米的磕头：“老太爷附体了，菩萨饶命，老太爷附体了，菩萨……”

等到李熙路陪着郑开基进来时，小院里死一般的寂静。太太崔喜玲异样的坐在葡萄架下，双眼紧闭，两手托腮。钱妈正从灶间出来，一手提壶，一只托着杯盘。见到李管事，脸上木呆呆的，直冲着太太坐着的方向过来。几人走到屋里，祝慧莲蓬头垢面，靠坐在炕沿上，扭着身子怔怔地向里瞅。炕上的被单里裹着人，抖个不停。李熙路不信邪，大步几脚冲上前，猛地掀开被单，我的娘老子，只见常玉姑娘双膝跪踞在那儿，屁股撅得老高，浑身颤抖，仿佛是冻透了筋骨。在郑开基吩咐下，李熙路和几个下人壮着胆把常玉按倒在炕上，郑老先生伸出拇指用劲掐着常玉的人中，好一会儿，姑娘渐渐安静下来，闭目如睡了，又过了一会儿，常玉恢复常态，坐了起来，羞答答地望着众人，一只手捂着鼻下：“妈，这儿好痛。”

祝慧莲的脸板得真是用刀也砍不进去，阴沉的两眼射出能冻伤人的目光。对女儿的说话，毫无反映，别人以为她没有听见。

“老太太，常玉姑娘跟您……”郑开基刚想叫祝慧莲开导几句，却如按动了祝慧莲屁股下的弹簧，只见祝老太腾地跳了起来，飞快上去扬手就给常玉一个五掌雷，“贱——骨——头，你——吓死老娘了！害人不偿命的贱——货！”

这一掌又重又狠，竟然把常玉打倒在炕，脸颊上赫然印上五个大血印。常玉躺在那儿，两眼发直一动不动。这一掌仿佛打在了大家的脸上，人人感到自己的脸又热又疼，都蒙了头。

“哎呀，这何苦来的。打……打……快，快，快把老太太搀出去。”郑开基先醒过腔，对这样凶狠的母亲真想说上几句，话到口边强忍住了。见人搀走祝老太，忙招呼李熙路等人把常玉翻过身来，他伏下身，一手拍打后心，一手掐着虎口，“天下竟有这样当妈的……”老先生还是抱怨出一句。

闹到半夜，西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冯府的下人们嘴上不说，心里嘀咕：“大白天闹鬼了，老太爷真附体了？怎么会附在常玉小姐身上？莫非……”

冯天雄酒醉归来，第二天才听说此事，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是家狗生角，什么怪事都会在家里发生！”过了两天，冯开基看见常玉没什么事告辞回去。临走前，他正色告诫天雄：“据我这几天在西院观察，祝老太不像是生过孩子的女人，八成常玉是她抱养来的。就冲她对常玉的态度，也绝不会亲娘生的，亲娘下不去那狠的手，说出那样的脏话来。”

冯天雄一脸无奈。托人去查过祝老太的来历，没有知她底细的。与常玉的婚事已闹得里里外外人人皆知。这不，外面天天有人请酒祝贺，谁都向自己打听这对母女情况，莫非这娘儿俩是从远方过来的？唉，老爷子身前也没个明白的交代。他完全忘记了冯焕章千叮咛万嘱咐要把常玉嫁出去的安排。他想去看望常玉，现在定了婚事，姑娘要出阁反到不宜见面了，只好找钱妈过来细细盘问。钱妈说了一堆好话，自然不敢把那五指血印告诉老爷，怕老爷急了去说祝老太，里外里还是自己受罪。“哎呀，那五个血印我瞧个把月都下不去，怎么办事哦！”她心里藏不住话告诉了女佣王妈，转眼女佣丫头们里就转开了，渐渐从男仆里又传到炮手耳里。“她奶奶的，那小嫩鸡咋禁得住这狠掌，老屎婆子不是人揍的。”炮手们骂骂咧咧，李熙路听到了，嘱咐不能让老爷听了去。

眼看婚期渐近，府里面没有什么怪动静，冯天雄放宽了心，约李熙路去中心镇泡澡解解心乏。

“大哥，你心情好多了，小弟才敢请教一件事。你说人死了会附体吗？不会附体，那常玉姑娘是闹啥呢？”李熙路对逼在心里的疑问百思不解。

“这谁说得清？你问我，我还想问你。你说附体，我父亲应该附在我身上才对啊，我和常玉谁与他亲疏？我也寻思，这常玉许是少见世面，只有老太爷一个男人关心她，平日也许她就当父亲待了？这么地听说要成亲一很紧张，思切过度，就模仿我父亲的神态说话？郑老先生不说这叫轻度癔症吗？死人要都附体，这世上不乱了行市？”

两人骑马正经的说说，荤话笑笑，轻轻松松来到中心镇。还没走到天顺澡堂，就听说万家屯的马占海被抓了。两人好不高兴，“走，先到旁边的好田居喝几盅，庆贺庆贺。”冯天雄改了主意，又提议到，“喂，我说熙路，看看附近有谁在，叫他去请步巡队的翟队长一起来喝酒，听他讲讲抓马占海的故事。”说着自己先被店伙计招呼进了饭馆。

李熙路有心想叫“好田居”里的伙计去请翟队长，又怕对方嫌受了怠慢，没办法，顶着三竿的日头，自己策马向步巡队走来。

他走着，发现路人见到他目光都怪怪的。一走过去，就影影绰绰听到背后有人窃窃叽叽，似乎在说神树怎么啦。回头看去，三五行人立刻散开，眼神溜到了旁边。他的后背一阵阵刺痒起来，感到又是什么不好事发生了。

“二管事，二管事！”走到一个街口，听到董忠的喊声。只见他一头大汗，用衣襟抹着，快步走过来，神秘地贴着马脖仰着头收着嗓门焦急的说：“老爷呢？大事不好啦，听说神树下的草叫马占海砍光了……”

22

显然和冯府的家运不一样，人人心目中，西土岗上的神树在人间烟火的恭维中，树叶越发葳蕤，连方圆几里的草棵也蓊郁一片，日光下碧绿清纯，泛着丰腴质感的油光。

还有奇特的现象。就是不心细的人也瞧出了，近几月来，神树威严庞然的树形变化似乎快多了。过去几年掉下一个大树杈，现在时不时就轰然掉一棵。掉下一棵大树杈，树形就变化一次，变化一次，人们眼中看到显现的影像就不一样了。就说“仙阁屋楼”一景吧，去年还在东侧出现，现在好像挪到西南角去，东侧的影像说观音不像观音，说狮虎不像狮虎，大家还未说准，过几天又变了。“神树天天在变样！”的传闻一经传开，香客来的前拥后挤，忙坏了那些相摊、香火摊、贡果摊、供器摊……西土岗哪里是小集市了，快成了集镇。

“哎呀，你们仔细瞧瞧吧，瞧唉，那条白花神蟒走了，不在原地了……”有人战战兢兢憋足了勇气压低嗓门说，对着同来的亲朋好友。

呆了，香客们一个个呆住了，像得了传染病，人人静止不动了，就像又重演了上一次孩子跑进神域一样。

白花神蟒飞走的消息刚传开不久，几个心细胆大的香客又发现了神树上的秘密，“仔细瞧，那神蟒大白天就现了人形了，长着翅膀呢，飞的时候一跃一跃的，就像平剧《水漫金山》里虾兵蟹将。”说这话的一听就是外地人。当地人那知有什么平剧？什么《水漫金山》？

“小子，别到大爷这里摆谱。啥水漫金山，看把你显摆的，哪块儿有金山你回哪块儿去，咱这儿是大名鼎鼎的神树、神蟒，你说啥虾，啥蟹的，不怕冲贬了大仙！短你舌头的，跪下，跪，请罪！不请罪，老子不

依！”

围绕神树、神蟒的种种，香客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撸袖挥拳争吵打骂的再不新鲜。“世风日下，连敬神也难得文明了。”老人们摇头说。

见着柴木匠天天举着利斧东砍西折，嘴里不停地骂着，马占海觉得自己干瞧着无聊，也想找点事解解心中的烦闷。

“大爷，天天这么砍伐，说不定哪一天不砍秃了吗？”

“那咋地，这是冯家的风水树，不砍它还留着？”

咦，马占海有点搞不明白了，“大爷，你不是说它现在姓柴，是柴家的风水树了吗？”

“哼，那是俺这样想。唉，人家的风水树就是人家的，俺说说心里痛快罢了，你还当真？俺说它保佑就保佑谁啦？冯家还不是大富大贵，俺还不是破衣衫褂一无所有？连婆娘都养在人家府里见不着面哩，唉……今生今世没这个命，就等下辈子吧。不过，俺不能让冯家舒坦了，啥个神树，不劈它当柴烧个干净，瞧瞧有多少人中了它的邪！”

“有啥用，白花神蟒让你劈了又咋地啦，我看香客不是少反而更多了。”

“让他们磕，让他们烧香哩，这些肉眼凡胎上不了道的，天生的穷命，给人当驴马使的命。哼，瞧吧，把爷逼急了，哪一天爷高兴了，俺要把这狗娘养的树全毁了，让大伙明白明白，他们被人当孙子耍哩。哼，还想光宗耀祖，一群把脑袋卡在裆里的少没见识的生番子哩！”柴木匠咬着焦黄的牙齿发出钢钢的声响，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那些虔诚的香客明白真相。

马占海听着老人透出杀机的话语，头皮发麻。树毁了老人还去哪儿藏身？莫不是要把老命搭进去？他不敢再往下接话茬儿了。

到了下午，香客散尽。两人下来捡拾食品。每到这时，马占海都有一种新奇的感觉，进入一个仙人的境地，这里到处是现成的上好的瓜果食品，任你无穷尽的享用。他真想把万家屯的乡亲都找来，还种那没收成的地干啥？这么一想，他到觉得这儿真是一块神域，一块神奇的土地，“这儿不比花果山水帘洞还好吗？”他想到了《西游记》的故事。

柴木匠常年住在树洞里，受了寒气，腿脚一遇潮阴就不舒服。夏季雨水重，洞里湿的返水，他常叫马占海下去割些草晾干烧火熏熏。这天马占海下来割草，忽生奇念，何不把周围的草多砍割一些坏坏冯府家的风水为巧姐报仇呢？他走到神域外围，挥起镰刀绕着圈割了起来。小手指粗细的草杆被放倒了，这些沾了神气，没人敢碰一下的草在呻吟中放倒了，马占

海产生了激奋的幻想。他甩开身架，飞舞银镰，在听来卡哧卡哧欢悦的响声中，刷刷刷放倒了一排又一排，码得整整齐齐，如有个不知情的外来人站在远处，一定以为有人在放豆排呢，只是节气不对头。

“呀，你疯了不成，你在干啥哩！”等到柴老汉在树上发现，跳着脚阻止时，方圆二三里的草已砍伐到树冠大小了。

“我的妈爷子唉，你小子挺机灵的，原来缺心少肺哩。把草都砍了，咱们不完哩？不把人都招来哩？你妈咋养出个二傻哩？”

马占海直起酸疼的腰，傻愣愣地听着柴老汉惊鼻瞪眼的叫骂，一脸苦笑。他大汗淋漓，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双眼红红的。那把镰刀沾满草的黑绿色汁液和地鼠鲜污的血液，凝成斑斓的细流顺着刀尖滴淌。

满脚下吱吱叽叽叫的地鼠无目的乱窜。这不知多少年没人惊扰过的地域，如今，一下子光秃了，暴晒在午后的艳日里，伤的伤，死的死，晒得晕头转向的钻进了别的鼠洞，马上被逐了出来，或是互相咬成一团。

当马占海意识到满眼是血肉模糊的小死尸，感到一阵阵恶心，干呕不已。柴老汉这才发现连挨着草际的香火、供品也被马占海砍得一片狼藉，他那只独眼涌出了热泪。

“唉，这都是让心里的苦拿的哩！唉……”

他正想顺着软梯下树，听到远处嘈杂的动静，不好，是县里步巡队的人过来了。

“占海，快回来，有人过来了，步巡队的人过来了。”

低沉焦急的嗓音被风吹散，马占海还傻愣愣地站着。

“哎呀，傻小子，来人了，还怔什么呢，快回来……”老汉提高了嗓音，绝望的喊。

马占海显然听到了背后的动静，回身一瞧，糟糕，是步巡队的灰衣狗子们发现了自己。他本能的转过身，拔腿向草丛跑了十几步，猛的转向侧方，向无人的荒野奔跑。老汉全明白了。

“好，小子，有种，老天爷保佑你！”

步巡队的人散开张成了一张网。

“占海，好小子，你……”老汉无力的靠在了树上，完了，占海跑不出去了，占海！他想着，强忍痛苦远远望去，只见马占海停住了脚步，转身面向神树跪了下去，步巡队的人一拥而上。老汉的心如挨了重重的一刀。

“天爷，为什么你不惩罚我！是我害了他哩……”

“他奶奶的，这小子还真有种，咋抽鞭子也不哼哼，就是一个理由，说你们冯府的人把他的未过门的媳妇给害了，他要报这个血仇……我们也是该得这份功劳，抓了几个胡子往回走，远远瞧，有人在神树跟前疯癫，他奶奶的，谁吃了豹子胆，敢过了午跑到西土岗上来？我们呢，也是壮了胆子过去的，腿都软，谁不怕撞上神蟒大仙，一家老小遭大祸？嘿，原来有人敢砍神域的草，他奶奶的，敢坏了咱们大伙的风水，这小子找死还拉大伙垫背，定不能轻饶……”

翟队长的话让冯天雄和李熙路听了都乐不起来。要是冤家仇人都仿效马占海去砍草，将来还不有敢上去砍树的？姓马的开了这个头，可不是什么好事。难怪前一阵子发现草丛里有人大的脚印，那要不是蟒仙显身，真是有人可怎么好？俩人都想到了这点，却谁也不想点破。冯天雄心里更想到一层：李熙路本来就不信神树、神蟒，他肯定想到了是人，这小子跟我玩起了心眼，装在肚里不说，真是人心隔肚皮，看来他对我也不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自己匿着形迹呢。

外面的人听说马占海的事，报怨他太鲁莽的人多，“那神树是大家的福祉，岂能野蛮？”“有本事到冯府去砍去烧，别坏了西土岗的风水！”大家心目中，已把神树看成是自己的吉兆物了，只有老人们还有老观念，不过捋着各色的长须，都振振有辞：“冯府看来气数快尽了！”

马占海的事没有阻碍冯天雄娶常玉的步伐，他憋着劲，婚事照办，我冯天雄就是英雄美人红运当头，谁也别想一旁念秧秧。

初八那天真是老天爷照顾，红日高照，晴空万里，冯府家的婚事办得格外火热气派。李熙路把老太爷过冥寿来的宾客几乎都请动了。花知县当然不便前来，不过备上了一份礼送来，这面子就足够了。几个老顽固死活不肯来，偏偏不够身价的硬着头皮不得不来陪席。但认个老礼的人嘴里那叨咕，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们府上，不过是娶个小老婆，也要逼我们前来贺喜，是太霸气了，哼！”自然，还有一些人是怀揣好奇来的，想瞧瞧冯府经历这多坎儿，冯天雄会有怎样的心气？

李熙路才不理睬这些，撑足了场面，显够他的本事，谁还管来的人肚里飞什么苍蝇下什么蛆？

招准阴阳先生算好的时刻，一顶红毡凤轿把常玉抬到大厅的院门前。由于不是娶太太，既不能用八抬大轿，也不能从正门进出，这样干脆就从西院抬到前厅院门前，顾及了祝老太要全套礼数的面子，也免了宾客们挑礼。

轿一落下，锁呐和小喇叭清脆响起，演奏的是《龙凤呈祥》的曲调。气势顿时欢快热闹起来。一位道士一手端着箕筐，一手从中抓起五谷杂粮向轿帘抛洒，口里振振有词在驱邪祝福。前头轿杆向下一按，马上有人上去揭开轿帘，头蒙红巾，一身红衣衣裙，胸配铜镜的常玉被迎亲的人接出轿来。这时鼓乐大作，鞭炮震耳。满院弥漫火药的烟香。两个小女孩一人抱着一个红底子釉彩瓷瓶递过来，常玉左右抱住两瓶，俗称“抱宝瓶”。瓶里装着金银镲子和金银米等等，瓶口也蒙上红布外系一根红绳。

又上来两个小男孩合抱一卷猩红色毡子，从常玉脚下向大厅院门的甬道一点点展开。常玉在两位迎亲妇人搀扶下，在毡上轻盈的迈着小步，那红鞋上缀的金红色绒球，在裙裾下一现一现，如同两朵耀眼的火球。跨过门槛上放置的马鞍，前面红毡上又放上一个火盆，里面炭火亮炽，热气氤氲。在迎亲妇人指引下，常玉抬起右脚想跨过去，谁料红鞋跟掉了下来，鞋挂在脚趾上，常玉的右脚跟被炙火烤得生疼，脚猛一抽回，挂在脚趾的红鞋无声地掉进了炭火盆里，立刻烧了起来，扬起焦糊的难闻气味。

四周的宾客“呀”的轻声惊叫，却不敢造次。出席过多少次这种场面，还未经历过这种事呢。亏得祝老太老练，扭过苍白的脸示意着，钱妈迈开小脚从准备的嫁妆里翻出一双红布鞋，过来换上。好在四周乐曲声、鞭炮声冲天响地，气氛仍是火热一片。

常玉慌慌跨过火盆，来到院正中的天地桌前，她知道仪式要正式开始了。

天地桌摆在厅院正中，冲着北斗方向。上面放着香烛、供品、弓矢、秤斗，正中供着天地码。冯天雄身穿宝石蓝的长袍，斜披红，礼帽上左右各插一支绢花，神采奕奕站在桌旁。当亭亭玉立的常玉一点点走近身边，刚才烧了一只喜鞋的阴影已被雷鸣般的鞭炮声震撼的没有了踪迹，由不得他还顾上细想。“拜天地”的仪式要开始了。

关外“拜天地”分方向，山西、热河一带上来的人拜北斗，称“拜北天门”。华北、山东上来的向南拜，称“拜南天门”。所以外人一看“拜天地”的方向就知道新郎祖先来自何方。冯天雄自然是向北拜，人们想起了关于他家祖上的那个传说。

拜完天地，冯天雄引着常玉来到洞房前，接过别人递过的秤，用秤杆

挑起遮往常玉头的红巾，交给充当送亲的王升。王升一扬手，把红巾甩到房檐上，冯天雄搀着娇羞的常玉跨过门槛上的马鞍进了洞房。常玉携着宝瓶面朝吉方端坐，上来两个福寿双全的老妇人，给她梳洗加笄。用鸡蛋在脸颊上下滚几下，抹上胭脂。“上头”的仪式结束，新娘开始“坐福”，冯天雄退出了洞房。

厅院里，亲朋故旧坐满了一张张的筵桌，只等新郎偕来上菜开席。喜筵极其丰盛，李熙路在各桌间陪着冯天雄施礼敬酒。看见大管事赵星冷坐在一个角落里，心里好不得意。

这饭拖拖拉拉吃到了午后，忽见门房老贾持一红贴找来。李熙路一听门外来一行人说要面见老爷，送礼的箱子就有十几口，李熙路心里一沉。打开红贴，只见上面写着礼单：贺礼金元宝百两，凤冠一顶，其他珠玉饰品和绫罗绸缎外，还有古董、象牙扇屏等物品，送礼之丰厚吓得惊人。落款是“江上老人”。他把冯天雄请到一旁，两人面面相觑，搞不清这里面的名堂。

“不请失礼，不知来头多大，请吧，又不知是何种人等，这……”冯天雄拿不定主意。

“我去瞧瞧吧，送这么厚的礼必有名堂。大哥，你瞧出没有，礼单上多是送女方的东西多，莫非与婢娘……”

“嗯，有道理。我先去书房迎客，你见机行事。现在里外都是宾客，谅他们不会是来闹事的。”

李熙路走出二门还未到大门前，就听见外面是孩子们的嘻笑声，稚嫩的嗓音喊着：“缺德，缺德，不给喜钱，冯府的人真抠门！”又听到几个粗哑的嗓门唱着顺口溜：

“小麻雀，尾巴长，娶个媳妇不要娘。亲娘扔在山坡后，媳妇背在炕头梢。亲娘要吃干烧饼，说是没钱不答应；媳妇要吃甜酸梨，打着灯笼去赶集。快拿刀，快剥皮，慢慢吃，慢慢咽，梨核卡嗓不好看……”

“轰！”一阵孩子的嘻笑声。接着又是孩子们在打趣：“儿娃娃，娘提提，长大了进秀才，为娘给你说个华太太。太太大，接咱家，门前摆着两桌大喇叭。……”

这都是啥个嗑，跑这儿来胡唸了。李熙路急赤白脸，三步并两步走到门口，一脚踏在高门槛上冲门外吼：“谁在这儿胡念秧秧，缺十八代祖德的！”喝，这门外，不知从哪儿聚了一帮小要饭的，一个赛一个的油皮，一个比一个的黑脏，这存心是有人来捣乱子的。果然不远的一棵老槐树下，站着一个瞎了左眼的老汉，身背一把三弦正偷着乐呢。

李熙路显然不希望这喜庆日子出什么岔子，强忍住不快问门房的人怎么不撒钱？

“内账房的老杜呢，这事不是让他办的吗？”

正问着，只见老杜带着一个年轻伙计匆匆跑来，“嘿，我这真是老了，只想着新娘子该从大门进来时才撒喜钱，谁想……快撒钱，快撒吧……”他和那个伙计从箩筐里一捧一捧的扬起无数的红纸小包，使命地抛向空中，纸包如天女散花扶摇下落，引得孩子们疯抢，再顾不上嘻笑。树下老汉见到此景，失望地摇摇头，拘挛两肩，拖着一条不利落的腿蹒跚远去。

松了一口气，李熙路拍拍两手，似乎要用掉刚才的秽气。他习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看见院门左侧不远处，两个衣着楚楚的人在静观这一切。他们后面，有二十几位壮汉，两人一组落在地上一口口箱子，后面还有马车，他差点儿忘了自己来到大门口的目的。

“老贾，还不把这群孩子让到边上去，瞧，贵客远道来了，也不请进来，主次也不分清。请，请，冯府管事在下这边有礼了……”

李熙路说着门房老贾，边向来宾走去，到了跟前双手抱拳作揖。嘴里礼让着，两眼细细观察，看清其中一位倒三角的尖尖下巴，眉间有斑，文气中透出一些粗野。另外一位身材高大，红膛膛的脸上重重的落腮胡子，显得忠厚。心想这二位文不文，武不武，相当面生，绝不会是一般宾客。

二位来宾被请到签到处，只见眉长白斑的人熟练拿起毛笔在红纸簿上写出“邵雄”、“霍胜”两个名字。真是写得好，一手漂亮的颜体字，李熙路心里佩服，更坠入五里云中。

从一侧甬路走到书房小院，冯天雄听到动静从里面出来见庭院里立着二十几位大汉，忽拉拉放着十几口木箱，董忠正在请示李熙路那马车上的东西往哪儿搬？心里不免紧张。双方互报了姓名，进屋落了座，冯天雄先发问：

“二位先生来自何……何方？我冯某有何恩德，受……如此重礼，这……”他有些磕巴了。

一脸浓须的邵雄笑着看着倒三角脸的霍胜，霍胜站起来，双手握拳深深打了一揖：“冯先生，我家主人原与冯老先生是至交，后为生计他去了关里从此断了多年的联系。近日刚刚回县里探旧，闻先生大喜，特匆匆备一薄礼，还再三嘱咐实在不成礼数，万望笑纳。”

冯天雄见说话的人很有股书生气，而作派打扮又像商人，莫非真有儒商一说？他沉下气反问一句：“听这位先生所言，那位翁伯是家父至友，

小侄理应前去请安才是，实在是失礼，实在失礼。”说着站起来向两位来客回拜。

霍胜殷殷一笑，缓缓地说：“冯先生今日喜事在身，宾客满院，自然不宜出府。我家老先生准备晚上进府当面致贺，想冯先生不会拂此美意吧？”

这话引起冯天雄好奇，“请问，那位翁伯尊姓大名？”

岂料这一问竟把来人给问住了。那个叫霍胜的略略怔了一瞬间，把语调显然放慢了许多，似乎是在考虑什么。

“冯先生，我家主人姓……姓劳，就是劳作的劳，名睢士，睢鸠之睢，士大夫之士，号为江上老人。”

“劳睢士？劳居士？这名字真是闻所未闻，怎么起的。”冯天雄心想这个名字真够个色的，莫不是未出家的和尚，应该叫“散财居士”才妥。

看着冯府主人陷入沉思，那满脸胡须的人向三角脸望去。两人用眼神迅速交换了几下，这位叫邵雄的站起身说：“少东家，是不是先看看礼品，即可明白我家主人的一片心意哩。”

这一说，冯天雄到不好意思了，忙说“怠慢，怠慢”，表示改日一定到府上亲自叩拜老翁伯。

“冯先生不必客气。我家主人明日即要回南方办事。他只想走前见见冯先生，想在今晚来府，冯先生以为如何。”三角脸说。

“可以，可以！尽请翁伯前来。小侄现在不便前去，实在失礼，实在失礼。”

双方客套一番，两人匆匆告辞回去。冯天雄在院里望着这些丰厚的礼品，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熙路，快去把婶娘请来，兴许她知道这位翁伯大人。”

老妇人喝了几杯喜酒，腮上烧着红晕，她绞尽脑汁，想不起冯焕章提过有个至交叫“劳睢士”的人。

“天雄啊，瞧人家送来这么大的礼，想来不会有什么恶意。你父亲一生做善事，广交朋友，死后仍有一二知己惦念旧故，也是人之常情。即来之，则安之，快去瞧瞧新娘吧，常玉那孩子早等急了……”

祝慧莲嘴上劝解冯天雄，自己在回家路上一直犯着疑心。“菩萨爷爷，菩萨奶奶，千万保佑天雄、常玉，千万不要有个闪失啊……”

昨天的婚礼，崔喜玲拣了一天的轻松。这种场合，她只能呆在房里。一天里只有一个小小礼仪与她有关，就是常玉要来给她跪献一盅茶，尊她为大太太。乐得轻闲却耐不住寂寞，时不时叫欧梅去前院探点热闹。听说一只绣花鞋竟会掉进炭盆里烧掉，她启唇乐了。

“哼，那傻丫头，将来还不知会闹出多少乐子呢？”

她悠闲的嗑着葵花子，百无聊赖地半卧在炕上。脑海里满是常玉的身影，挥也挥不去。“别看今儿水灵，明天就会老。今天是个二八仙女，明天就知道男人那点烂玩意了。”她的脸浮现出蔑视的表情。她又想到常玉的下巴，“话又说回来，这姑娘是个面软心有梗劲的人，过了门会不会把天雄捏在手里，那样可惨了自己。还有那个婢娘，省油的灯里可找不到她！将来教唆她闺女跟自己闹还不顺顺当当的。‘最毒不过妇人心’，老娘儿们更是狠呢。她肯把闺女送出来做小，哼，只怕做闺女的老实，当娘的心野过份了……”想到这儿，崔喜玲抬眼望望窗外，听那乐音该是拜天地的时辰了。“这世上哪里有个万全之策，也许娶常玉还算上策哩，真换个狐媚子那又咋好？到什么地说什么话，我也只有自己小心为是，要巧妙的让那小蹄子服贴自己。亲闺女还有不认亲娘的呢，郑老先生不是说婢娘不像是生过孩子的，好，我就挑她娘俩不合，叫老太太的话随风打飘不起作用，我再把常玉调教好，该放时放，该收时收……”突然她扑哧笑出了声，“那是演皮影戏，全可了自己的心摆弄？”不过心情松懈了许多。看看坐在窗前竖耳听着远处热闹的欧梅，心一动，娇声地说：

“死丫头，想着出阁呢，过来，给我捶捶腰！过来……”

崔喜玲睡了一夜的安稳觉，半夜里的炸雷都未惊醒她，冯天雄早说了，他老婆睡着了，抬出去扔到河里也淹不醒。就是，崔家的人就有这个好福分。眼睛一睁，立刻有了心事，推着睡在旁边的欧梅。

“快起来，看看老爷起了没有，今儿个还要拜宗族，认大小，拜影堂祭祖，噢，瞧我，这可没她的份！还要去镇上拜邻里，哎，都要我来操捡这份闲心。快起啊……”

欧梅临睡前被小姐好一顿折腾。崔喜玲睡成死猪时，风雨交加，雷声大作，真吓坏了她。“你舒坦了，我哪睡了，那个雷，那大半夜那场雨

……”心里好不愿意，话说不出口，没好气的把衣服穿好，甩着门的走了。崔喜玲强忍着，躺下养神，谁料钱妈风风火火跌了进来。

“太太，太太，不好啦，我们家的老太太不见啦！……”

“哦，昨天是不是喝多了，醉在哪儿了？”

“哎呀，我一早西院各屋，门前房后都找了，没个人影。她那屋里被啊、褥啊乱翻着，吓死人哩，炕枕啊掉在地上，椅子啊也倒了，那屋门是开的，那院门也是开的，我们是从来到晚上要锁的呀……”

“算了！”崔喜玲脊背发凉，不耐烦了，“大惊小怪的！兴许不放心新娘子吧，快去洞房两侧的厢房看看，是不是躺在那里了。哎呀，怎么下雨了，还下大了……”

“昨天半晚就下了，那雷大的，要把人的心都炸飞了。”钱妈说着。还有话她不敢说，转身要出门，浑身精湿的欧梅撞了进来，俩人撞了个满怀。欧梅顾不上喊疼，捂着脸带着哭腔：

“大小姐，真真是不好了，新奶奶没了，老爷他……他……”

“哪个新奶奶？噢，你快说老爷他怎么啦？”

“王升说，老爷疯癫了。”

“放屁！昨儿个还好好的，当他的新郎官去啦，睡了一夜，人怎么就疯了？那常玉呢？没了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狐狸精迷了老爷不成？”

“是疯癫了，老爷在……他正……”

“正什么……哪把火烫了你的嘴？”

“猪圈里拱槽呢！”

崔喜玲的脸煞白煞白，掀开被子，起身连鞋也不踏开弓巴掌打在了欧梅脸上。钱妈见势不好溜走了。

欧梅委屈地跪下哭，崔喜玲刚要抬脚，就听门外李熙路变了声的喊叫：

“嫂子，快快出来，这事儿都奇哩……”

崔喜玲急急穿上衣服，推开门，望着廊檐下水帘似的雨珠，心想：见鬼了，一夜间母女俩全没了，莫不是偷了钱财逃了？不能啊，怎么会呢！那天雄，莫不是被那对狗娘儿俩下了迷幻药？究竟怎么回事？越想心里越没有底，她冷着脸硬硬地说：“撑伞！”

见着冯天雄时，崔喜玲差点儿晕了过去。洞房里一片狼藉，冯天雄被两个炮手紧紧缚住，衣冠不整，从头到脚是泥水掺杂着猪屎，臭不可闻。冯天雄还在使着蛮力，光脚蹬地，扯着两个凶猛的壮汉扭东扭西。泥猴般的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没有往日的洒脱。崔喜玲一时没了主意，鼻子发酸挥下泪来，自言自语地说：

“一夜之间怎么成了这样？……”

她回头看着院里，黑压压的人冒着雨站着，心里气大了，拧着双眉，挥手示意退下。

“二管事，赵星呢？”

站在门口慌了神的李熙路没好气的回话：

“昨晚天一擦黑就离府了，八成又是回苏家屯去啦。”

“哼，这老东西倒会偷闲！府里都成了这样，快叫人去找啊！”崔喜玲吼着，少见她如此的凶煞，“还怔哪门子的神，快驾车去请郑开基，快去啊！”

这时李熙路醒过腔，讨好地说：“太太，我早安排了车去请了，这会儿该在来的路上了。”

披头散发的冯天雄忽然仰头傻笑，“独龙王是我爸，马师太是我妈！不，不，我爹是翁伯，我娘是师太……”

崔喜玲本已苍白的脸，这时快干成一张纸了。她回身关上门窗，问李熙路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啊。昨天下午有人送来一份厚礼，说是一位叫劳睢士的人让送来的，再……我也不知情了。”他未敢说出晚上自称劳睢士的老先生上门认亲的事。

“独龙王？不是那个老胡子吗？”崔喜玲想，那是家家老少人人皆知的胡子头。“马师太不是圣姑庵里的主持吗？这两人？再说这两人怎么和冯府又扯上了关系？冯天雄说得是什么疯话呢？可他，怎么会说这些疯话呢？”崔喜玲心乱如麻理不出头绪。

李熙路已听了好些遍冯天雄的疯话。“翁伯”是昨天冯天雄对送礼的老先生的称呼，“独龙王”是老胡子，这两个称呼怎么都从冯天雄嘴里出来了？莫非叫“翁伯”的人就是胡子头“独龙王”？想到这儿，他的脸也已无血色，头皮阵阵发麻。“昨夜的雨就不是个好雨，那雷也不是啥好动静！”他心里嘀咕。

崔喜玲还算清醒，叮嘱屋里人不要把冯天雄说的张扬出去，静观几天再说。

郑开基号了冯天雄的脉，说不碍事，只是一时受了何种刺激和惊吓，火迷心窍所致。开了清火去痰药，便告辞出来，外面雨又哗哗下大了。

撑着雨伞，走到僻静处，老先生神秘地拉着李熙路的袖子问：“府上这两天出了啥事？”李熙路坦然地说：“没有啊，昨天办事还顺顺当当的，天雄还埋怨郑老先生不能赏光前来喝喜酒。”

“哦，我那儿有重号病人实在脱不了身。不过，我在镇上听说，西土岗上那棵神树下的草被人砍了，破了风水啦。”

“噢，那是万家屯马占海那个臭小子不干人事！”

“马占海？就是杨巧姐的……”

李熙路看事又扯出巧姐，自然不想再谈，随便敷衍几句把郑老先生送上了车。

下午，天气变得更坏，大雨倾盆中雷声迭炸，人们都惊坏了，躲在屋里，双手捂着耳朵。这天也疯癫了。

25

旷野里，暴雨无情地敲打大地。闪电中那被钢珠似的雨点打烂的草窝，坑坑洼洼，旺盛的青草已成黑色的烂稀的布条丝被雨水冲刷。西土岗上那棵神树浑身在痉挛。被风雨打落的枝叶，还未堆成枝杈，就被地上狂澜的积流冲荡的干干净净。

树上一个人跳来跳去，疯狂地挥舞利斧，砍断那些碗口粗的枝干。那些早已受了刀锯之刑的粗干枝，承受不住满身树杈在狂风中着了魔似的摇摆，发出咔嚓咔嚓接连不断的折裂的巨响。若是白日，这将是多么悲壮的景象！现在，一切藏在黑暗中，只有电闪的一瞬，照亮这让人窒息的舞台，亮出那惟一的主角。

柴木匠冲着黑幔遮盖的长空，哈哈狂笑。

“报应，报应，苍天有眼！炸吧，雷劈吧，冯焕章，你断子绝孙的时辰到了！掘出你的根，断了你的根，哈，哈，哈……”

雷在树的上空不断炸开。突然天上滚下一个火球，直滚向树中来，落在柴木匠住过的洞里，滚来滚去燎起刺鼻的糊味。

柴木匠见到洞中的火花，又惊又喜，“烧啊，烧掉神树，断了他的根！”“轰”，火球炸裂，神树沉重地一晃，在磔裂声中，由上到下从中劈开两半，那两侧笨重的枝干纷纷腾飞起来又重重坠下，咔嚓擦的声音此起彼伏如惨裂的声乐。

柴木匠早没了身影。七零八落的肉块受着爆炸力的推动抛甩四方，一个灵魂，伴着神树的倒塌，无声地飞向了西方。

神树，在冯天雄自己新婚之夜遭雷劈倒塌。

第二部 独龙王

1

五月，蛮荒已把冬日白色的痕迹褪尽。初春时，裸露的泥土曾滚淌着黑色的血液，现在啊，早经风的揉抚，一并染成了绿色的海。原来，是那么寂寥、荒凉，那么幽怨、沉默的大荒，经过五月里阳光的沐浴，在鸟儿的催鸣下，焕然亮灿了，夜的鬼魅再从这无垠的碧色镜面上溜滑过去，分明也感到了生命的涌动。经不住，那野草强劲生命力的召唤，它们的亲生兄弟，愣生生地开始登场了。

红润的高粱，金艳的苞米，澄黄的谷子，陆陆续续追撵着节气的屁股埋入土中。暖融融的地热催化着情欲，它们的胎胞开始膨胀。尽管今年雨水大了，误了下种的日子，它们借着夜风的燥热，缩短了萌芽的历程。在曦光中，瞧，“远看绿色近看无”。再过些许时日，它们顶出黑土层的芽，会吸收阳光节节生长。到那时，农人们便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一进五月，独龙王的“病”必得要犯。他手下的人从来搞不清楚古人为何要称五月为“灾月”，但是五月的到来，实实在在地令他们胆寒，人人巴不得领一趟差事远远的离去。

一向慈眉善目的独龙王，进入五月就如“恶鬼附体”，尤其到了初五，他就疯了，中邪了。这一天只有大徒弟邵雄能靠近他，别人纷纷躲进自己的屋里少去走动，端五的粽子是没心去品它的味道。这已是独龙王的手下人人皆知的秘密。

“不得了唉，年年逢上端午，老祖宗就换了一个人，唉……”年年这个时日，人们会扎着堆，在私下议论。

“咋的呢？”新入伙的总会这么发问。

“说不得嘞，掉脑袋哩。”入伙一年的，故作老练的摇着头。

“得了，咳，其实我也知道，不就……”

“嘘，小心割了你的舌头！活腻烦了吧？”

每年这几日，必会绑来一位肉票供独龙王折磨。出多少钱甭想赎出去。初五这天是肉票的鬼门关。这天肉票被剥去衣裤，跪在独龙王居住的院中，磕一个头喊一句：“老祖宗，我小子给你跪着请安啦！”直到傍晚无人去理会。晚上，必要把肉票吊在梁上，任由独龙王抽打。肉票越是凄惨声嚎，独龙王反而更加暴虐。但凡听到独龙王怪异的狂笑，他手下人明白，这倒霉的肉票十有八九活不成。如果听不到狂笑，那么每次抽打，当听到最惨人的一声哀叫后，院里一切动静会突然消失。除了邵雄和他的亲信霍胜，谁也不知这人世间最惨厉的凄叫声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近些年来，独龙王实际上金盆洗手，不再与社会公开挑战，却只有这个血腥的节目保留下来，每年里这个肉票不死也残。霍胜清楚记得，惟有一年，魏老五他们绑来一个大财主的叔叔是个哑巴，不知是何原因，没受一点折磨，由家里送钱赎了回去，老五他们只好另外绑了一个肉票来顶替。

过了初五，独龙王把自己闭锁斋堂沐浴三天，不见任何人。到了初九，在大厅的南案上立着一个无字的生辰牌位。独龙王先自己恭恭敬敬的跪拜三次。然后坐到东首，再由邵雄领着众人依次从厅里排到院中，朝生辰牌位跪拜九个响头。几十号人并不知道这是在给谁叩拜，只是从案上每年增加一只香烛，可以猜到那位神秘人物的岁数。

“大概不是岁数，”有人猜，“是祭年，死了那些年了。”

“不对吧？数数那些香烛，今年有七十三根，估计那人活到今年该是七十三岁了，不会是死年。”

“那，那人是谁呢？是老祖宗的……”

“说，说，你敢胡说，瞧你胆大的！”

“去！咳……谁心里不……不那个呢，是吧？……”

谁心里都猜个十不离八九，谁都要管得住自己的舌头不往外说。“可是，老祖宗为啥自己不宣布呢？那老人家难道不是好死的？”谁心里不揣着这样一个沉甸甸的疑问？疑问归疑问，人人暗自庆幸；因为过了这天，五月的灾难就算捱过去了。在独龙王这里初九的晚上反而要比端午热闹。

今年一进五月，手下人闻到了更加浓重的血腥气味。不比往年，大师兄邵雄大上个月底出外办事栽了，与几个兄弟一起下了官府大狱。独龙王急狠了，命令霍胜和魏老五等三日内去把人救出来。

“老祖宗，现在风声太紧。大师兄他们上了重刑，伤了筋骨，手脚不会得便。再说，地面上风传抓到的人是老祖宗的大徒弟。如果咱们顶风去救，那就帮着官府确定抓的人绝不是个无关紧要之徒，那反而到可能坏了大师兄的性命。”

独龙王一听霍胜文气十足的话语，心头顿生愤闷。哎，现在没法子好想，其他的徒弟都让他安排到各地去了，手边惟有这个有一肚子文化水的霍胜还可依重。没了邵雄，等于失去了左右臂膀，听听霍胜的话不是没有几分道理，只有沉心忍着静观他一段时间。

“大师兄不在，你就暂时替我管好手下的人。邵雄平时最信任的是你，你可要给他撑脸。”独龙王不冷不热的说。

眼看要进五月，按惯例，又该绑一个肉票。每逢此时，弟兄们竭力主张把自己的仇人送到老祖宗的祭台上。近些年，独龙王对队伍里的事基本放手不问。邵雄为人宽厚，点子多由霍胜替他出。霍胜非常敏感人心，他的心机在于提高自己的人望，这样，如五月绑票的事，就改由队伍中有头有脸说得上话的弟兄抓阄来定，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今年大师兄被抓，霍胜代为管事，他早早放出风去，今年绑票由他来定，因为所绑的人，家里与大师兄入狱有关。

“啥与大师兄有关？他是《三国》里讲的，胁天子之命行己之私！”不服他的大发牢骚。

“你知道他要绑谁的票？城西寡妇岗褚家窝棚的儿子。”

“绑他们干啥？啥油水没有。”

“听说，是为了讨好涂中亮那小子。那小子去劫褚家粮车不是让他的山东老乡给认出来吗？”

“是啊，可与霍胜那白眉秧子有啥关系？”

“嘘，听说又是这小子告的密，涂中亮差点挨老祖宗家法处置！”

牢骚归牢骚，闲话归闲话，如今霍胜吃香，下面自有兄弟秉命办事，从县城的窑子绑来了正乐不思蜀的褚家老二。

活该褚老二倒霉。一副长相怎么瞧，怎么让人生气搓火。也就二十岁的年纪，头发卷卷的深处罢了顶，像贴了一块老皮膏药。朝天鼻有蒜头那么大又黑又亮沁着油珠子。兔瓣的嘴老咧着，里面的牙像几十颗砂粒歪七八扭。一脸猥琐，两只眼放着流光。身材没有一处成比例，皮肤粗糙刺手。

“你妈上山让大马猴干了吧？咋生的种？”

“别，别这么说。该这么说话，这小子长得真精神，扔到猴群里，咋辨，辨不出谁是畜牲谁是人！”

“哄！”弟兄们笑得前仰后合。一路上拿褚老二当活物耍玩，送到霍胜眼前，已比畜牲还丑陋三分，没个人样了。

霍胜捏着鼻子扫着，瞧他一身血污，差点儿吐了。顾不上多看一眼，

叫人领下去洗净身子换衣服，等着老祖宗召唤。下面的人七手八脚把褚老二扒得一丝不挂，推进一口埋在窑口的大缸中，用烫水从头喷泉一样浇了下去。“噢！”褚老二的嚎声像挨了刀宰的猪叫，蹦着跳着。上面的人笑着骂着，用木棍捅得他青一块紫一块。众人开够了心，拎他上来换好衣服锁进一间小屋。褚老二明白自己八成被绑了票，热切盼着他爹送钱来赎他。他哪里知道，此时根本没有人给他爹送赎票去呢？送不送票要等初五这一关。

几天后是初五。一大早，囚养的褚老二还在昏睡中被人叫醒，塞上一个窝头。真如猪八戒吃人参果，没嚼几口，窝头连渣的踪影消失一尽。依然饥肠漉漉的褚老二被人拎到一间大房里，霍胜一看，这还叫人吗？简直是个牛身猪头的怪物，膀肿的脸越发显得愚蠢和滑稽。“这小子该倒血霉啦。涂中亮，涂中亮，老哥哥这回可对得起你！”霍胜心里想着，一挥手，魏老五叫人架起褚老二拖到独龙王的院子。

架到院子中央，面对着五间北房的正门，魏老五三下五除二，剥去了褚老二的上衣。未等肉票有何反应，老五又抽走了裤带，裤子“嗖”地退到脚面。褚老二忙捂住下身弯腰想提裤子，后面一脚蹬在他的后腿弯处，“咚！”他顺势跪到了地上，裤子压在双膝下。

“磕头！”魏老五喝令。

褚老二一心牵挂着裤子，根本没听见。全神贯注的低着头，用两只手杂乱地从膝下抽出一节裤腰拼命往屁股上提。“当！”后面一脚踢到他的脊背，顿时眼前金星四射，人晃了两晃倒扑在地。

“丧气！”魏老五粗暴地上前揪住头发，望上一提，“跪好了！对，就这样，说，说‘我小子有罪！’妈的，老子让你给搅糊涂啦，说‘老祖宗，我小子跪着给你请安啦！’快说！”

褚老二噙声噙气地学起舌来。“妈的，说一句，磕一个头，记住了，猪脑瓜！快说，快磕头！”来回板了几回，褚老二终于机械的说上一句，磕一次头。看来不会出差了，霍胜几人松了一口气，屏气退出院外，扣上院门。几个人不敢走远，过去是大师兄一人钉在此处，现在谁也不知下面是不是还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呆了一会儿，霍胜想想，干脆躲进不远处的一幢小房，几个人喝茶抽烟聊闲嗑，轮流有个人站在门口听动静。

此时，独龙王正躺在一张大床上。如有外人看去，一定以为他在闭目养神呢。一进五月这几天，他是心烦意乱，偏偏今年邵雄不在身边。邵雄是从小由他看着长大的，他视邵雄为爱徒，更情同父子。两人除了睡觉几乎形影不离。把邵雄带在身边他一万个松心，没想到邵雄突然出了事，他

这个火急大了。熬了十几天，吃不好，睡不好，脾气不自觉的点火就爆。今天，偏偏又逢万恶不赦的日子！

快三十年了，一到五月初五，他的心如掉进酸菜缸里，满是浓浓的酸汁苦汁浸蛰着。转而又如父被杀，母被奸，陷入无可言状的悲愤仇恨的情绪中。一到五月初五，他的脑海里满是冯府老主人冯焕章得意的窃笑。今天，已再三努力告诫自己不要去想，太劳累了，怕身体撑不住，邵雄又不在跟前，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但是，不行，不行啊，一闭上眼睛，脑中就浮现出冯焕章一脸诡异的奸笑。他强迫自己睁大眼睛，还是不行！眼睛扫到哪里，哪里就有冯焕章的身影，那么得意，那么高傲，摆足了老爷的驾式。

“奶奶的，你还那么狂哩！我灭了你……”

独龙王恼怒了。脸烧红了，耳根烧红了，眼睛喷火了，头皮发紧，整个头颅麻涨如魔了，进而上身，下身，四肢，从头到脚全处在疯狂的状态，那抹不去的笑声，依然不理会的刺激着他，那么放肆，那么恣意，那么无耻！笑声如针刺心，如箭穿心，如刀挖心。他脸上的五官因为痉挛走了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一腔怒火在周身运行，无从发泄！突然，浑身腾起雄纠纠的力气，使他一跃跳下了床，抄起那根箍着黄亮铜箍的乌木短棍，飞走几步，猛踢一脚，屋门顿时“呀”的一声，化作了板柴消失在视线之外。

外面，似火朝阳，喷射进来一下子晃花了他的双眼。眼前飞舞着五光十色的彩亮的流线，光刺疼了眼。他用那只空手遮闭眼睛，五光十色的光亮在脑际里旋转，最后螺旋形地消失殆尽，谁知，随即闪现出一道红光和一道清凉的白光，它们又绞滚，扭曲在一起！“啊！”独龙王惨厉的暴吼一声，双手拄棍在地，羞愧化成残忍的恼怒。“鬼附体了！”鬼附体就是指他这时的状态。褚老二吓呆了。他见一扇雕花大门突地爆破了，闪现出一位暴怒的老人。大吼一声后，现在直眉瞪眼双手握棍，踉踉跄跄走下了台阶，直愣愣地向自己过来了。“哎哟妈爷！这人疯子，要打死我了！”他吓瘫了，地上潮湿一片。

独龙王目不转睛瞅着远处，直怔怔地走下台阶，略微停顿一下，猛然挥舞短棒，围着褚老二粗蛮地横扫了一周。树木花草被摧残，缸盆瓦罐打得稀碎。半尺长的金鱼随着倾覆的水滑出一丈多远，在砖地上挣扎，廊上的百灵颤抖的惊叫，引起院外的狗狂吠个不停。

满院狼藉，独龙王哈腰拄着棍子，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蓄有的半尺花胡子一撇一撇，如在挥动赶蝇的尘子。

褚老二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出了娘胎风吹雨淋长到二十好几，借给他十个胆，连场鬼戏都不敢看。眼前惊天动地，凶神恶煞，已把他一大半的魂捣成了粉末，全身颓成一团，像隆起的龟背。谁料，他那雪白的后臀被冷汗一渍，在日光下闪着油光。随着身体的哆嗦，五彩的油光刺激到独龙王的眼睛。

“抬起头来！”独龙王混乱的思维里意识到这儿还堆着一个人，他哑着嗓音厉声吼道。褚老二闻声胆怯怯地把头从双膝间仰起。哪想到那张变了形的嘴脸，在独龙王看来，恰是一种嘲讽的神态。

“嘿，嘿，嘿！”独龙王恶声恶气地笑了几下，用棍指住对方的下巴，示意他起来。褚老二艰难地，摇摇晃晃的站立起来，那脸一抬，立刻又惹恼了独龙王，“这么一个光着身子的王八臭，也敢咧嘴嘲笑我！奶奶的！”他抡起乌棍，照着对方的头全力地猛挥了过去。

褚老二早已麻木，突然他发觉下身在露着，脸刷地红了，顺势弯腰去提裤子。刚把上半身横卧下来，只觉背上抛过一阵强风，脚一软，人又颓在了地上。独龙王使足了劲儿，没想到抡了个空，反把自己惯了个跟头，重重地摔在褚老二的身旁。

两人惊异互相对视着，独龙王才看清对方的脸是被摔打磕肿变了形。但那张脸实在太可笑了，止不住，他仰脖哈哈大笑。糟糕，这一笑竟然久久不止，笑得那么畅烈，那么痛快，那么响亮，时而又那么凄苦。霍胜几人听到这长时间的怪笑，胆突突的轻移脚步，凑到院门外，不敢想象里面发生了什么。

“哈！”笑声嘎然而止，“咚”地一声，独龙王手捂胸口，无声的倒卧地上。院子内外死一般寂静，霍胜竖着耳朵搜寻里面细小的动静，几个人大气不敢出。

“救……命，救……命呀……”传来褚老二不是好动静的呼叫声。霍胜提着胆子从门缝张望进去，乖乖，褚老二跪卧在地上，双手抬着老祖宗的头，左转右转，神色慌乱的喊求救。霍胜心跳的曲线乱了谱，急忙推门进院，虎着脸指挥别人抬老祖宗进屋，一面招呼快去找郎中大夫，一面跺着脚地叫人把褚老二下到水牢去。谁也不知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整个院里乱成一锅粥。

2

五月初九，鸡刚鸣叫，鱼肚白的天光洒到了中心镇东南方的圣姑庵。主持马师太早早起了床，梳洗后，换上新的灰布大圆领僧衣和僧鞋。念了净口真言，缓缓推门出了屋。已在廊外等候的几个弟子，听到动静簇拥过来，互相施礼后，一行人进了观音堂。在观音像前，弟子们分列两旁，镜月捧香，镜虚掌磬，镜空持钟，镜无端木鱼。马师太接过镜月递上的香，在观音大士金身塑像前，毕恭毕敬拈了三行九柱高香，又在善财和龙女及护法神韦陀像前各拈了一柱香。拈毕，马师大领着弟子跪下行礼然后在木鱼钟声中，朗朗有声地背了一堂大悲咒等经，完成了早课。

今天，是马师太五十寿辰。上午有几位与马师太来往密切，极有佛缘的老妇人约好要来寺祝寿，尽管师太再三推辞，表明出家人已无念无欲，架不住这些人热心张罗，也就应允借此机会做个小小的法会。另外，几个人百般央求要瞻顾寺里的神光，品验一下她们一年来修行的诚意。马师太无奈地含笑点了头，这几位施主平日给香钱最不吝啬，得罪了不好。

日光懒懒地照温了房瓦，躲开镇上鳞次栉比的房屋，老妇人坐轿的坐轿，乘车的乘车，顺着一条僻静的香道，陆续来到了圣姑庵。

这些人里，多是些有钱寡妇，还有大户人家的长房太太、隔世的老祖奶奶。过去的精力在琐碎事中消耗，如今人老珠黄，对人事的是非感觉迟钝了，把斋图个清静，到也不觉得日子难以打发了。

做完法事，马师太领着妇人们进了一间屋，俗称神光坛，圣姑庵最具神力的不可思议的放神光就在这间屋里出现。老妇人一个一个蹑手蹑脚，大气不敢出，在拜垫上跪定。

“哎呀，不行，不行了！”只见前任镇长的胖太太从拜垫上笨拙地用手支撑起身子，满脸通红的挪着步子，飞快地往外跑去。

肃穆的气氛一下子凌乱了，猜得几分原因的人忍不住向旁边的人咬着耳朵，“她呀，一紧张就要尿裤子哩！”

“嘻嘻。”有人从喉咙里冒出了笑声。

“啊哼！”马师太发出威严的干咳声，跪着的人中顿时鸦雀无声。个个低头现出沉思状，不知各自在想着什么。

等到胖太太风也似的跨进屋，蹑着小脚急急跪到那块拜垫上，镜月和

镜虚举起竹竿挑下东西两面的窗帘，屋里现出夜半的情景。只有北墙前的香案上，一对小儿手臂粗的火烛燃放着幽怆的冥光。在斑驳交织的影中，马师太步履无声地移动到桌案前，面向雪白的北墙，呜呜依依念了很长一段经文。经文念毕，随着一声长嘘，她已移到了长案一侧。屋里静得无一丝声息，那对烛焰突然着了魔似的一长一短地跳动不止，众人的心跟着胆突突的抖动。光亮摇曳不定，神影憧憧，叫人眼花缭乱，胆小的早把头低下，也有的人昂着头眼睛却闭得用针也挑不开。烛焰仿佛跳动得没完了，人们骇得有些承受不住了，“忽”火焰长长的一跳，消失在半空中，顿时伸手不见五指，只闻得浓浓刺鼻的烛烟。

死寂的黑暗中，人们咬牙苦等，耐着性子的等。这是最难度过的时刻。

“拼老命也得熬着，这是考验你心诚不诚哩！”领受过这种体验的人，曾这么告诫新来的人。

等啊，等啊，胖太太的身子开始摇晃；那位当上祖奶奶的妇女，屁股坐在长跪的腿上已没了知觉，一位寡妇咬住自己的嘴唇，眼泪止不住的滚落下来……真够难为这帮虔诚的老妇人！

“嘘……”人人心里喊了一句。看，看，一丝青虚虚的莹光出现了，在北墙白白的墙面上闪烁不定。似烟，似雾，似纱，似有似无。眼神不好的真有些急了，谁料越是瞪大眼珠，越是看到是白墙。别急，莹光渐渐成了一条游丝，飘飘浮浮的在墙面上闪来闪去，像坠上了长针的纱线。看见了，都能看见了，除非有眼无珠的人。这些老妇人，心如小兔子的跳，头皮过了电的发麻，又是兴奋自然又是紧张。“要的就是这种刺激。”有人后来这样说。游丝在扩大，两边被无形力的抻拉下不断扩大，墙上已是青虚虚的一团光轮。渐渐的，渐渐的，光轮中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影象，影像似乎越来越清晰，哎呀，快能分辨出眉目了，快了，快了，“忽”，影像又糊成一团青光。这团青光维持了有一个礼花的时光，渐渐缩成一道光亮。这束光越来越亮，白煞煞地晃眼了，妇人们不禁眯起眼睛。就在这时，从白光中传来“嗯”的一声，还未去辨别出这是什么动静，光一下子无影无踪，四周又陷入死寂与黑暗。

度过难熬的片刻，那对火烛的芯子上突然动现出绿豆大的火珠。火随风长，屋里有了光明。跪在后面的镜月几人起身挑开窗帘，阳光把神秘的气势一扫而光，妇人们长舒了一口气，无声的，艰难的，愚笨的从拜垫上摇摇晃晃爬起，一个个东倒西歪，一脸的肃穆透出不堪的神情。转过身来，有的揉眼，有的眯眼，光亮一时难以适应，眼泪不好意思地流了出

来。

“张太太，瞧我这不当心的，进了个什么东西。”说话的声音小如蚊子的嗡嗡声。

“李婶，我也是的，眼睛发干。”

妇人们三两搭着伴遮掩的找着话往外走，突然走在前面的人放慢脚步，回头望望，一副恋恋不舍的表情。“噢！”大家顿时觉悟，纷纷脚步放慢，左顾右盼。马师太招呼大家吃了斋饭再走。

“大妹子，我眼神不好，虽说这神光十几年来，我这是看第三遍了，可那团光亮中……究……竟……是我看走……了？”辈分是老祖奶奶的祥合翠店的乔老太，走出寺门外，终于问了。

“哎呀，这老太太是老糊涂啦。”胖太太挪动一下腰肢暗想，脸上现出了媳妇辈的恭敬。“老太太，您是人老忘性大了，原来的老师太不说过吗？啥人修行如何，根底如何，就见到啥个影像。我比您老太太根底浅多了，我啊，也就见到观音菩萨就阿弥陀佛了。”

“噢，噢，是啊，是啊。我真是人老糊涂了，哎，回见，回见吧。”老妇人坐上骄车走了。

“这老太太，这事哪能问呢？李婶，你是见到了财神，还是寿星姥姥？”年轻一些的寡妇潘小玉快人快语。

“小蹄子，说话不捡个地方！”胖太太张望四周，压低嗓音：“斋饭吃完了，你有精神啦？走，还是回我那儿敲牌去吧。”

谁心里都是一兜雾水，谁都想启齿问问，那团光里究竟是何方神仙显圣，可是谁都没问。谁人见到别人，别人脸上都挂着欣慰满足的笑脸，于是自己纳起闷来，“怎么，惟独我就没看出是个啥人菩萨神仙的？哼！”

圣姑庵一建成就是佛道合一的寺观。原来戒规清严，香火并不旺盛。前任主持屠师太接掌教务后，原来凡人难见的镇寺之宝——神光显圣，变成了逢年节逢庙会必放的民俗活动，“放神光”成了香火旺盛，香资滚滚的财源。虽说不为同行所齿，却受香客欢迎，圣姑庵的声名远播四方。屠师太不守教规，暗地放起印子钱，逼出了人命。消息传出，先叫胡子抢了先，香资一扫而空。屠师太手臂遭匪一刀，不久败血身亡。马师太来寺接了主持后，当着众香客面，一把火烧了全部债票，从此静心佛事，小寺的清名越加获得尊重。按马师太心意，这种“放神光”的活动，佛不是佛，道不是道的，早该去掉，只是怕冷了香客，淡了香火，勉强维持。说来也怪，自从马师太主持寺务，神光越来越灵验。虽说放的次数少了，倒是放一次显圣一次，“不仅这样啊，佛光还越来越大呢，马师太的善行感动了

老天爷啦。”人人这么传颂着。

其实，屠师太是太贪钱，故意不出神光，使香客们一次次的增大香资，来表虔诚。马师太从善行事，神光灵验，结果香火更盛，不知老师太地下有灵，作何感想？

“说不得那些了。”马师太曾无限感慨的说，“寺庙本是静净之地，出家人以经为课，修练自身，一心侍佛。这什么神光显圣，哎，我真有心去掉，只怕施主们知道了真相，怪罪本庙欺神灭祖，哄骗香资。哎，这罪名我到也想承担，只怕本庙从此再无清誉可言，也无一个香客信众了。想来想去，只好从长计议，现在只有假戏真做，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十几位妇人留下吃了斋饭，心满意足的告辞回去。马师太亲自送出庵门，眼见车轿的背影远逝，留下一路尘烟，便回身吩咐镜月、镜虚去把神坛里的家什收拾妥当，自己回屋来休息。

掩好门，靠在床上小憩。刚才在众施主前她慈眉善目，从从容容，此刻心起波澜，搅得神志不宁。今天恰好也是独龙王生父的寿日，下午，她还要独自的烧香替他超度那个可怜的老人。这已不算什么，多年如此已成习惯。令她不安的，是前几天收到独龙王捎信来，要求一定要见她一面。十天之内不给回音，他就要装扮香客不请自来了。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都已是老头老婆子了，这段孽缘还不能断？菩萨啊，我马淑贞真有那么大的罪愆，出了家仍赎不清孽债啊。哎，我这一辈过的是啥日子？有儿子不能与他相认，有女儿不知她是死是活，有个不是丈夫又是丈夫的男人，等了自己大半辈子还不能跟着。她的思绪机械地随着惯性，循着曲曲折折的路线向前，沉重的带着一种饥渴向前延伸，令她昏昏沉沉，气喘嘘嘘。

“不，不，你是魔鬼，你下地狱也不得好啊！”冯焕章的身影鬼使神差活生生的在她脑中映现，那么丑陋，狰狞，厌恶，阻断了她带着亲情的思恋。“不要啊，我不想见到你，永远不想！你下地狱去吧，永世再不得翻身。菩萨救我，菩萨救我啊！都是他，是他害得我呀。菩萨，我罪过大了，我愿意终生赎罪，菩萨……让他快……走……吧……菩……萨……”

她跪倒在佛龛前，久久，久久……

3

马淑贞进入冯府像一只精巧笼里的金丝雀。那年她才十五岁，实际是买进府中给冯焕章做偏房的。

她进府前，冯焕章已娶过三位太太。大太太是指腹婚，家境富。结婚几年，竟不能给冯家生个酸儿辣女，架不住婆婆的白眼，禁不起下人们现在脸上的嘲讽，更得不到冯焕章的欢心，郁闷寡欢，一场小病就稀里糊涂的一命归西了。二太太为人持重，一心善礼佛事。显然是嫌二太太太缺乏情趣，又娶进三太太，这是位唱戏的。偏偏几年下来，两位夫人的肚子还是扁扁的。三太太熬不住府中的寂寞，跟着老相好跑进了关内，让冯府大大伤了一场面子。冯焕章十五岁失父，十八岁丧母，眼见人到三十，还未有子嗣，惹起家族里杂乱的议论。远房的一位大爷捋着胡子蹒跚来府，要开导开导这个侄子。

“别再找什么门当户对的闺女了。当小姐的从小在家不经风雨，弱种子长不成好苗。倒是穷人家的闺女，身子骨干净，从小吃得苦多，身体硬朗。生孩子你没瞧见？越穷越生得小子嘟噜成串，毫不含糊哩。再说，那些娘儿们从小打地里闯的，骨盆大，难得听说有谁难产。奶水还足，啥也吃不上，一个个小小子长得粉嘟嘟的壮。我说大侄子，这回听你大爷的话，啊……”

冯焕章怎么能不动心？他急啊，他急，急得不是要找老婆，要过日子，他急，急得是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舆论，他抗受不了了。什么“绝户”啊，什么“断子绝孙”啊，现在到好，自己成了过街耗子，人家一说，他就心惊肉跳。明知人家顺口一说，随嘴一诌，骂人骂惯了的话，不行，只要他听到他的耳里，那脸立刻烫热，心里百般别扭闹腾。“妈的，家里没有个小崽子，真他妈成了三孙子辈了。”他感到碾石压顶的重负。其实，单纯是压力还可咬牙扛着，这种压力可太让人痛苦了，它让人骂不得恼不得，腰杆抽去筋的软啊，人就矮了三分，“连他妈要饭的，也敢唾你一口！”没有儿子，冯焕章出落得像一条丧家的狗。

冯焕章下了决心，出了一个不小的价，特地从河北马家庄娶回了马淑贞。当地马家，几代旺子，常常还是八子一女，人丁兴旺。当地人有谚：“姓马属马，马生龙马，儿子孙子，八代兴旺。”

马淑贞一进冯府，惊喜得说不出话，“这不就是北京城的王府大宅吗？”做梦想不到的。在家吃米吃面，布衣布鞋，已经很满足了，哪里比得这里！哟，当上了四奶奶，丫头佣人随便的吆喝着，衣绸裙缎，鸡鸭鱼肉。还有一个猛浪的丈夫，几乎天天晚上闲不住。这变化太大太快了，马淑贞由惊喜转到不适应，后来适应了，适应了后来慢慢乏味了。这日子原来一年四季是不变样的，由此她想家，想娘，想起马家庄的老老少少了。

一天，贴身的丫头郑巧儿低着头兴步匆匆的进了屋，一只手甩着一条水灵灵绿的帕子。

“瞧这没规矩的，进我的屋，不是早教你放轻脚步的，要懂礼数吗？”

马淑贞斜卧在炕上，字正腔圆的训话。进入冯府一年，她悉心揣摩二奶奶的言行举止，一心要改掉自己过去那种小家子缺乏教养的习气。

“是，巧儿没了规矩，让奶奶生气了，巧儿该死。”郑巧儿平抑着刚才进门的那股激情，压低嗓音可怜兮兮的退回到门坎外，两只手绞着那条帕子。

“怎么啦，满脸红红的。是嫌我的话不中听了，还是外面和谁怄气啦？”

“没有，奶奶，巧儿哪敢生奶奶的气，是……巧儿我刚才……听……”

“听什么啦？进来吧，瞧这死性的。”马淑贞把烟杆放在炕桌上，人往起移动了一下，“说啊，听到什么啦？谁说的，说些什么呀？”她很关注地问。

“听……也没有说……什么……是……”

“怎么啦，平日里小嘴巴巴的，赛着八哥的能讲，今儿，这是……”

“奶奶，她们欺侮人，他们背地嚼人……”郑巧儿抽泣了，哭声透出帕子越来越大，好不委屈的。

马淑贞神态严肃了。屋里刚才还是温暖祥和的气氛，一下子浮动起一种萎落的哀伤。女主人预感带着苦楚的迷惘又向她逼近了。

果然，是揭开自己心病的舆论。

进入冯府的欣喜，没过几个月就泯灭成灰了。那是在与那位虔诚礼佛的二太太杜文仙一席交谈之后。

“四妹啊，新到府中还习惯吧？”杜文仙逢人说话，那张脸总是一副悲天悯人的苦相，让冯焕章大倒胃口，不过在别人看来，二奶奶最随和，不端架子。

“谢姐姐的关照。进府几个月，没想到府中的礼数真大，丫头们、老妈子们个个都知情达礼，可是让我见了世面。”冯淑贞爽爽朗朗的说，带着乡里人的朴实劲儿，不藏不掖，更不会拿捏作态。

“扑哧”杜文仙笑了。她已憋了半天。看着马淑贞粗手粗脚，迈着一大步昂首挺胸的走路姿势，她已在心里漾起一番苦笑。没想到，做了冯府家的女主人，竟然没有丫头、老妈子的有教养，这也算了，万万没想到，她竟然毫不知羞耻地讲了出来。一想到自己和这种粗野的女人平起平坐，让下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语，真是掉了身价的难受。

“疑，姐姐你笑啥？我，我说错了什么吗？”

“没有，没有。我看妹妹说话的时候，那两只手就像没地方搁着似的，前后左右的乱晃，就想起我妹妹小时候的淘气样了。”

“噢，咳，我又没规矩了，还要姐姐平日里多多指点。”马淑贞有些手足无措，臊了个大红脸。

“没关系的，慢慢来吧。这大户人家宅门里的规矩都是从小学出来的。就说我吧，打四岁开始，就得背女诫书啦，怎么抬头，怎么低头，怎么转头，怎么行礼。就说怎么行礼，小时啊，规矩可大了，见着阿玛，就是爸爸，要怎么行礼，见着额娘，就是母亲，要怎么行礼，见长辈怎么行礼，见哥哥姐姐怎么行礼，见晚辈要怎么还礼，哎哟哟，那时啊，我家里那规矩，简直……”

“简直是泰山压顶，把姐姐压坏了吧？”马淑贞接过话来，她听得有些心焦了。

杜文仙飞快地白了她一眼，马上变换了眼神，不在意的说：“这规矩虽多，可就得一招一式的学啊，大户人家的小姐，那就得与自家的身份要相称。否则嫁了出来，那婆婆就得数落你没有了家教！人要是没有了家教，那不如牲口哩，是吗？”

马淑贞立刻颓了精神。

“妹妹啊，知道老爷为啥要把你娶进来吗？”

马淑贞恍惚地摇摇头。换了刚才，她一定会搭话，说说憋在自己心里的想法，现在她不敢造次，怕说错了什么又让二奶奶拿着把柄的一顿嘲笑。

“嘻，这有什么难猜的。我们老爷娶你图啥？一不图田地财产，二不图你花容月貌的。唉，我们做女人的嫁给人家，还不是给老冯家传宗接代来了。你就没想过？这冯家的血脉要靠你给接续呢！我瞧着，怎么夜夜的从不消停，怎么着，你这肚子该有了吧？”

马淑贞从头皮红到了脖梗。回到屋里大哭了一场，她终于明白自己为何会千里迢迢嫁到这么大一个府第来，就是过去挑秀女挑皇妃根本轮不到自己的。

谁知，是改了风水，还是水土问题，马家庄的马姓闺女、儿媳依旧生儿旺女，惟独马淑贞远嫁千里以外，一晃近两年过去不见开怀。

爱变成了恨，温情变成了粗鲁，摩摸变成了蹂躏。阳光没有了，春风没有了，企盼没有了，甜蜜话没有了，笑容没有了，一切一切美好的东西似乎都被法钹吸纳了进去，冯焕章变成了魔鬼。

夜晚成了马淑贞可怕的地狱。她宁可自己孤零零地睡在那间西厢房里，那曾是大太太贴身丫头住的房间，伴着厚厚的蛛尘。偶有耗子吱吱的叫声，她不怕，她渴求这个环境。一旦一脸死气的荣妈提着小巧的红绸灯笼来到这间小屋门前，未等敲门，未等响起故作谄媚的传报声，里面的她，听到脚步声已浑身颤抖，上牙打着下牙，如缸里的金鱼要被抛进三九的寒冬。

冯焕章的卧室是温馨的。鹅黄的，粉红的，天蓝的，蛋青的，奶白的，清雅淡致的色彩如暖风拂满了屋里。从床帐被褥，从窗帘桌布，从墙纸地砖，到处处处都溢着祥和的气氛。冯焕章一身赭石色的绸缎睡衣裤，把这人所有的优点都衬托了出来。他的外表是那么完美，哪个女人会不动芳心呢？

卧室里静静的，中式落地挂钟一格一格的跳动声，给屋里带来有节奏的动感。

马淑贞在房门口出现了。

一身樱桃红的衣裤，一副窈窕的倩影，一个微微抖动的女人。乌黑的长发软软得垂落过肩，长长的睫毛收拢了凄迷的目光，狭长的鼻颊镶着几颗晶莹的汗珠，小小的嘴褪了唇红依旧那么诱人，只是冷淡了许多。见到冯焕章，她无力的垂下了头，像一朵夜来香承受不住夜露的重压。小鸟依人的她，勾起冯焕章几许的怜爱。

“过来，过来。”

马淑贞惊愕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语调？这是怎样的语气？这是在新婚夜令她终生难忘的喜悦，怎么，今晚是怎么啦？难道多少个月已迷失的人性又回到了他的体内？他不再是魔鬼，又恢复了有爱心的丈夫身份？娇小的女人不敢相信。前两天，恰恰是前两天，就是在这个房间，在那张大而无当的床上，自己在愤怒的辱骂中被掐得浑身青紫。哭声更惹恼了他，飞起一脚把自己踢下了床来，手脚都蹉得

不轻，今天，今天是怎么啦？她的双肩激烈地抖动起来。

“哭啥！”还算温婉的话语里含着一丝怒气。

马淑贞立刻清醒了。她不敢相信幻觉，强行地止住了哭泣。

从这以后，两三个月来他们的夫妻生活还算正常，冯焕章再没有为不能生孩子迁怒她。不冷不热的相处，马淑贞完全心满意足了，她的脸上又有了红晕。只是杜文仙近来眼睛不那么明亮，起了重重的一道黑眼圈。

“二姐，近来怎么不舒服？”马淑贞关切的问。

“叫黄鼠狼妨的，我又在把斋被苦了。”杜文仙淡漠如冰的表情，刺痛了马淑贞，她觉得自己又错了，问到了人家的忌讳处。

转眼进入五月。一连四天，冯府里的女人们都在为端午节忙碌。

冯府的端午一向是讲究的。府里大大小小的门户插上系着纸葫芦的柳树枝条，并要悬挂艾虎和提着小帚的布人。各处的厅堂屋里高悬一个纸条编制的花篮。日出前，人人要吃一个鸡子，避免得肚子疼的毛病。马淑贞的屋门上特地用艾蒿扎起尺把高的立体人形，遵照冯焕章的安排，她要特别地注意去鬼避灾。冯府的女人在端午这天插在发髻的钗子头要别上小虎、葫芦之类避邪物，它们用绦制成用彩线串起，走路时像小风铃似的前后乱甩。姑娘家直接插在发际上到也别致。男人们自然是把艾蒿擗成两截夹在两只耳朵上，再把雄黄涂在耳鼻甚至脸颊，说是可以避一年的虫害。

端午这天上午八时，冯焕章用艾蒿浸过的水洗了脸，换上一套玄色的长袍，入祠堂祭祖，祠堂外跪着全府各色人等，黑压压的一片。冯焕章进入祠堂长跪不起，破天荒的呆了有小半个时辰，外面的人静默的跪着不敢吱声。杜文仙受不了了，干脆半跪半卧的趴在地上。时间一长，人们的情绪开始混乱。炮手们开始用眼睛斜瞟出去，向跪在另一侧的女人堆里梭巡。一个长相俊巧的丫头，大胆的向自己暗恋的相好启齿一笑。这默声的笑颜立刻感染了更多的炮手，他们开始张狂的左右飞眼，平时只会动手动脚，进行实际操作的鲁汉们，没人教，此刻脸部的表情丰富了，眼神热辣辣的传递越轨的信息。丫头们到底拘束多些，一个个垂下头，只敢瞄着前面人的后背，用斜波去瞄人。奇怪，男人堆里也有一个人低着头，他就是主人的车把式，最招惹女人喜爱的庄秀天。庄秀天跪在最后一排，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刚才的混乱中，他感觉有人在拿眼招他，无意的抬头一望，妈耶，好几个姑娘从不同的跪地向他送着妩媚的眼波，臊得他脖梗儿成了红鸡脖，低到胸前的头颅像一簇低垂的红高粱。

冯焕章终于走出了祠堂，没有表情的把手一摆，祭祖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了。一天里，府里下人们偷着闲暇在自己屋里斗牌吃酒，放浪形骸。老

妈子们转着磨的，抓个空就扎堆闲聊，传着好些年前沾过醋坛子、酱碟子的老事。丫头们不约而同的手里捏着绣活，游鱼似的互相串着门。三个成群，五个成伙，说一会儿花儿猫儿，说一会儿张姐姐的俊俏，李姐姐的手巧。说说，笑笑，又笑笑，说说，两句绕着五句，五句缠着三句，捂嘴笑的，抿嘴笑的，腼腆的羞红着脸，泼辣的嗔怒的推搡着，原来谁的心里不装下一个情哥哥？说不出口，只好拿别人作镫。

睡过晌午觉，冯焕章突然命下人烧水，装满那个丈八口径的木质浴盆。

马淑贞正在自己的屋里，与郑巧儿商议着怎样裁好自己的一件裙子。她的心情松弛快乐，她的心飞回了老家，想起母亲为她做裙子的情景。主仆俩越说越热闹，马淑贞又想起了在家的一件趣事。

“我娘的那双手那真是巧呀。心里想什么，剪刀就能剪出什么，针线就能绣出什么。那是真像啊。有一回，她用绢纸做了一束梅花，插在瓶里，我爹从地里回来，瞧见了，惊讶的嘴都合不上了，你猜他说什么？”马淑贞忍不住先乐了。

“当然是夸奶奶的母亲手巧罗。”巧儿说。

“哪里，他呀，他老人家说，哈哈，他说呀，哈哈，他说，‘孩子她娘，这七月的天怎么还有梅花开呢，咱家莫不是出了花妖？’哈哈哈哈哈……”马淑贞笑出了眼泪。巧儿也笑得拿不住了剪刀。

主仆两人说一阵，笑一阵，一条裙子料还是老样子的平展的铺在炕上。

多少天难得有的好心情，被荣妈前来传达的一道命令撕得粉碎。马淑贞百般纳闷，怎么这个时候要自己去洗浴，莫非老爷又……

巧儿提着洗浴换用的衣物，小心奕奕陪马淑贞进了浴房。冯焕章专用的浴房设在他卧房西侧厢房的耳房里。专门给太太们擦身的齐妈，已粗粗憨憨站在那里。她那两只手又宽又厚，像两块肉垫，从来是通通的出着汗。不过擦操推拿很有一套，轻重适中，连杜文仙那么挑剔的人竟难得的会表示满意。

马淑贞洗浴后，经齐妈轻重有节的按摩皮肤允盈起血气，经脉通畅，浑身舒服，她真想回去好好躺下睡一觉。但是齐妈没有让巧儿把衣物找来，而是从衣柜里抽出一条粉红的披单裹在马淑贞身上。马淑贞的脸红如炭烧，“巧儿，你先回去吧。”她轻声的说，把蒙单从头裹了起来。

踏着木拖鞋，自己从厢房款款走进卧室，冯焕章卧在躺椅上悠闲吸着烟。满屋里烟气袅袅，漫着刺鼻的呛人味。马淑贞瞥视那张床，那上面已

铺开了金红色的褥单，那色彩娇艳、疯狂，唉，马淑贞内心里深深叹了一口气。她无声地走到床边，抖落披单，映入冯焕章的眼中，分明是玉的胴体下边围着艳红的裙裾，欲火由下往头部猛烈的窜了上来。

一块白玉轻卧在床褥上，直直的，死死的，没有热情，没有激情，真如一块和田白玉冰润寒洁。冯焕章脱去天蓝色的浴袍，他的全身也是雪白的。他扑了上去，像一头白象。

他又疯了，他又成了魔鬼。硕大的头城砖一样挤压住马淑贞的鼻眼，可怜的女人无法躲避，一阵一阵的窒息感觉在烟雾中令她昏厥。那白象的身板拼命挤压下去，白玉的肉体马上就要迸裂。这还不够瘾吧？冯焕章的两只手如两把粗顽的钳子不分轻重的向那身娇弱的嫩肉进攻。神经质的胡乱地掐，凶狠的拧，马淑贞脆弱的心要破碎了，皮肉要与骨格剥离的去了，她恐怖极了。这哪里是在交合？她在被恶狼吞食！她想到了死亡，本能的，奋力的无任何作用的扭动挣扎了几下，戚戚中昏死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恢复了知觉，听到自己微微的喘息。衰弱的睁开眼，看到的是一对铜牛的眼珠泛着凶狠的光亮，那人侧身趴在她的上方。她觉出了疼，最疼处来自下身，下身火辣辣的疼，使她不敢抬抬双腿，不知他干了什么丧良心的勾当？马淑贞陷在无助的恐惧中。

“你给我听好了，臭娘儿们……”

冯焕章阴森森的低着嗓门。马淑贞听着，颤栗的听着。听着，听着，她的脸烙上了红绸的羞色，眼角的珠泪大颗大颗滚落耳际，把枕头湿了大片。

那天晚上成了马淑贞永远抹不去的记忆，那夜令她羞耻。古铜色的光亮刻在了她的心上，既使现在跪在菩萨面前，仍不能解脱。她已经多次忏悔了，可是，那天堂也是进不去的，她想。自己的身子还能干净吗？身子污浊了，那么灵魂呢？灵魂又该怎么办？不解的苦楚像疤痕。疤痕是褪不掉的，她心灵上的苦楚朽了也腐烂在原处，永远是无情的隐痛，这隐痛是永不能解脱的枷锁！叫一个女人一辈子来承受，天啊，你是不是太残酷了？菩萨啊……

4

娶进马淑贞两年了。吃斋的娘儿们依然摇着迎风摆柳的腰肢，诡谲的

像个神婆。马家的姑娘依然还是姑娘的风情，脸蛋清素的刮不下半星油脂。冯焕章神经了，天天如芒针在背，感到自己的脸皮已被世人剥得一千二净。只剩下那份咬着牙也难以承受的羞辱，天天无情在剥噬自己。一面自己悄悄去祭拜神树，又派人去圣姑庵添香火，按屠师太的指点捐钱，虔诚的大做功德，一面赖着祖先的鹿鞭大补丸补得口鼻出血，欲火如焚，硬是把二奶奶烧进了斋堂，马淑贞一天几次被按到床上，连麻木的感觉也没了。

郎中大夫郑开基早已看出几分门道。他有些西医底子，一直碍于面子不便直说。看着冯府老爷变了态的疯狂，实在看不下去了，陪着冯焕章去了沈阳。他们找到一家德国教会办的诊所，结果却让冯焕章摸不着丈二头脑。

“说我的不灵？啥精虫多是死的？咳，这世上的事真无奇不有了，我这明明好好的，怎么就不灵？再说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能跑马的还有啥不灵的，我们老冯家代代相传，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还有虫？嘁，真他妈没处讲理去！”

无奈中改吃了多副中草药，仍不见女方有何动静。一脸庄重的郑开基咬着他的耳朵，端出自认为是保住体面的一个重大计划。冯焕章呆无表情，木然的点了头，“事已如此，为了冯府的后嗣，万不情愿也只有行此下策了。”他耸耸肩，不甘愿的说。

从此，冯焕章改换了另外一种习性，两只眼睛不再是扫着风骚的媳妇，俊俏的闺女，到哪儿办事聊天，甚至走在路上，应酬的打个招呼也是心不在焉，两只眼睛不停的左右盯着过路的年轻汉子。越是办差的下人，五行八座的手艺人、扛粗活抛臭汗的力工，他越发瞧得仔细。那些小伙子被他张望的，有的嘿嘿傻笑，有的瞪起牛眼凶气十足的回敬一句：“啥毛病！”费时几个月，冯焕章挑花了眼，最后又是郑开基帮他选中了庄秀天。

庄家父子都在冯府当差。庄秀天的父亲，人称庄老大，天生是个严重的大舌头，四五岁了一句话说不出来。不知怎么叫人遗弃在荒草甸子里，恰好被冯焕章的父亲捡回来养在了府中。稍大一些，冯老太爷见他是个活哑巴，到是安全，收在身边作了贴身侍童。长到成人了赏他与府里丫头成了亲，一年后生下庄秀天。几年后那丫头莫名其妙地跳了井，庄老大当爹又当娘的把庄秀天拉扯大。秀天当了多年的半拉子长工，长到十八岁，当上了冯府的车把式。一架雕花的骡车，上有白色帆布的棚子，是冯焕章的专车。庄老大年长冯焕章七八岁，冯焕章主持家政后，仍把庄老大留在身

边听差。庄家父子得到冯家两代人的赏识颇引为恩德。

庄老大对主子忠心耿耿，一心要报老太爷的领养大恩。别人看他满脑只有冯家主人，其他一概不理不睬，行为颇为偏激，无形中合着伙的欺侮他。庄老大无法表达事由，疑心陡生，行为愈加怪诞。对庄秀天死死看管，除了给主人出车外，平时不许秀天多与人说话聊天。从大伙房领来饭菜，庄老大必要亲尝几口再递给儿子。秀天生得浓眉大眼，长圆脸高鼻梁，一头乌发，身材中等四肢匀称，惹得丫头们、老妈子谁都想多瞟他几眼，没话找话的逗他几句。可是因父亲从小管束过严，庄秀天不擅辞令，一说话先脸红，活像关云长，更招惹姑娘们的好奇。每每这时，只要庄老大发现，发狠的以鞭相加。秀天气如山崩无处发泄，逼着自己在料草堆上打滚，呼天抢地的直着嗓门粗吼。吼声震得马厩里跑春的雄马发蔫了，低下头，吐出无数黏黏的白沫。庄老大真够绝的，看着儿子撒着欢的发泄痛苦，他一缩脖，蹲在地上纹丝不动，一会儿发出了响亮的鼾声。秀天气得没着没落，石砣大的拳头砸得草料四飞，直到耗尽一身的蛮劲。

“瞧，这才是个好种呢。《黄帝内经》早有记载，精气允盈，不得泄处，自会疯狂。要这么下去，他会逼出痴病的。尤其春季，是肝气腾发，盈水周天的时候。”郑开基催着冯焕章。

四月底，冯焕章安排庄老大跟着郑开基去吉林长白山，采办人参和鹿茸。

“派别人去我不放心，这批货可贵重啦，你去可一定要保证郑老先生把货安全带回啊！”冯焕章谆谆叮嘱，庄老大从容的拍拍胸脯，很有决断的点着头。

庄老大从主人书房出来，变了模样，慌慌张张向大门口冲来。

“找老蔡？他今儿歇班出门去了，我替他呢。”谁都知道哑巴只有一个信任的人，看门人老蔡。一听老蔡出去了，庄老大的头一下涨圆了，吼了瓜拉不知说些什么，两只手舞着，指指门外，指指门里。

“噢，你是问他几时回来？不知道，估计他走不远的，刚刚走，说是去镇上买什么东西。”

庄老大更急了，抓耳挠腮，双眼通红。失望地再三再四在大门口张望了许久，一跺脚，回身顺着大墙西侧匆匆走了。

穿过西侧门进入下人们居住的场院，在马车库里找到了儿子。他手指墙上挂着的长鞭，又装出女子风骚的模样扭动着粗腰，然后一脸正经的摇头摆手。又跺着一只脚，眼冒凶光，往地上唾着吐沫。庄秀天挂着一脸空洞无物似笑非笑的神态，“嗯，嗯！”敲木鱼一样点着头的应诺着。每次

要出远门，父亲都是这套动作，告诫自己不许与女人有任何接触。庄老大歇口气，又两手一翻一合做出推牌九的动作，接着又是摇手摇头，跺脚吐口水，表示赌钱也不行。庄秀天无奈得合掌放在右腮下，做出睡觉的姿势，庄老大乐了，抖开满脸苍老的皱纹。秀天心中被蛰了一样疼痛，对父亲他真矛盾得很那。

这时，刚才看门的人来了，“老蔡脚崴了，刚回来，他说知道你要出门，他会替你照看好庄秀天的。他说您老是操心的命，儿子这么大了还把在手心放不下的！”庄老大“嘿嘿”的憨笑几声，他终于放心的坐上一架马车，跟着郑开基带棚的四轮驼车上路了。这一去少说要八九天，如果顺利的话。

一连四天，庄秀天天天出车送冯焕章出门应酬。每天早出晚归，每次归来，他惊叹府里天天变样。大门上亮起四盏宫形大灯，远远望去像星子的媚眼，连辕马奔跑回来，一瞄见红艳的灯光，四蹄立刻轻飘如飞，不用秀天“得儿，架”的吆喝，它早奋力的跑进了大门。

把马卸下，喂马备料进水一通忙活，转身又去擦车除棚，等他到伙房吃饭，都是凉了半天的剩饭。

“瞧你，干活不知惜力的，小心自个儿身板，累坏了，那才是自个儿的本钱，不知疼惜的，傻不傻，小子。”大师傅总是叹着气的点拨他，边忙着把饭菜炒热了端给他。

“吃吧，没心没肺的，二十郎当的汉子了，还不知找个媳妇成家？你那个爹也不知是咋想的，他就不急着抱孙子？唉，可别像我，当一辈老光棍有啥好的。”

庄秀天狼吞虎咽的风卷着饭菜，那脸却如被酒浸过后烧起的西天晚霞。

“红，红，一说就脸红，像个红脸公鸡，屁用！唉，这孩子太老实！”大师傅用秫秫帚刷着大木饭盆，掏出所有的米粒倒进秀天捧着的海碗里，心疼地数落他。

端午节中午。庄秀天吃晌饭时，让几个炮手强灌了一杯水酒就不行了，眩眩晕晕的晃回到马厩，躺倒在料草堆上，呼呼呼睡得天浑地浊，不知世上人间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还在喷喷香的睡梦中，他被人推醒了。

“老爷叫你把身子洗洗干净，换套洗净的衣裳，去上书房见他，老爷可等着你呢。”书房的小书僮到抽着鼻子，甩下这些话匆匆逃到远处等着。

“哪有啥干净的衣裳？天天跟这些牲口一起，再洗，浑身也是马尿骚味。”庄秀天心里想着，提着桶到井边打水，拎到马厩避人处，从头到脚冲洗一遍，换上备着第二天出车的衣裤，心神忐忑地跟在书僮后面。

进入府里的前院，庄秀天特意拐到前门想找老蔡，谁料老蔡歇班回屯里捏脚去了。他抓耳挠腮也没用了，怯怯地跟着书僮进中院。自从出生后有了记忆，他只在前院从中门口向院里张望过。现在在入夜时刻跨了进来，一种静虚神秘的力量向自己威逼过来，令他胆虚虚的冒出了汗。他的惊慌还有一层，他从来是在马车周围才与冯府老爷站在一起，还从来没有在府里院中一个什么地方与老爷对过面，而此时大过节的，老爷不外出反而把他叫进院去，他心中没了底。小书僮把他引到中院大厅交给一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丫头，便退了出去。那小丫头顽皮的一笑，领他来到了冯焕章的静心斋。平时这静心斋就由他的哑巴老爹守着，别人都进不去，人人传着这个神秘的宅院。庄秀天站在小院门前，一阵阵发毛，不知院门一开，会是什么鬼怪迎候着他。丫头见他灰了脸，偷偷一笑，轻轻敲起门来。庄秀天觉得敲了半天，小院的门“吱扭”的开了，如同黑幕被拨开了一道，里面闪出一条白色的身影，门外的人怔住了，原来是冯焕章亲自来开的门。当两个人消失在门里，小丫头望着刚刚合的黑漆漆的门，吐了吐舌头，她的脑中已盛不下无数怪谲疑问。

冯焕章提着灯笼信步走上台阶，掀门帘进了屋，窗纸上映出一个高大身影。庄秀天踟蹰地踏上三层台阶，没有勇气去撩开门帘。一人多高单薄的门帘，无声的，含威的，把庄秀天隔在了外面。屋里是怎样的一重的天地？仅仅一块门帘，就守住了里面的秘密。

“咦，怎么不进来，站在外面傻怔着干啥？”里面传出冯焕章一贯的口气。

庄秀天迟缓地抓住门帘一边，迟迟疑疑的掀起，悄然无声的侧身钻了进去，恭敬的站直了，小着嗓门叫了一声：“老爷！”这时，他才看清冯焕章站在靠着东墙的一张椭圆形大理石桌旁，眯着笑眼看着自己。

“过来，来，别抹不开，到我这边来坐着。”

庄秀天迈着小步蹭了过去，按着冯焕章的手势，半个屁股坐在了石鼓形的凳上，呀，灯盏下满满一桌竟是酒菜！刚才竟没有发现，怎么变戏法的，突然上了一桌酒菜？庄秀天坠入了八重糊涂之境。

“哗！”冯焕章把两个酒盅斟满，坐到了桌的另一侧。

“来，今天是端午节。你老爹出远门去了，咱哥俩难得有机会一起痛快痛快……”

“老爷，我……”庄秀天“噌”的立起来，冒出一头的热汗。

“嘿，坐下，坐下，别那么紧张。今天不许叫我老爷。算年龄，我不过比你大了几岁，叫我冯大哥吧……”

“老爷，我……不敢哩……哪里……”

“嘿，这不就见外了不是。你爹跟着我父亲鞍前马后多少年啦？又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如今咱哥俩儿又碰在一起，这叫啥？缘分！来，先喝了这一盅。”

冯焕章捏起黑玉制的酒杯，一扬脖灌进了一盅，向庄秀天亮亮杯底，咧嘴冲着他洒脱的一笑。庄秀天感到这笑里有种不能抗拒的威迫力，很不自然的捏起小杯，没想到杯面那么的滑腻，他那只手要劲使大了能捏的粉碎。庄秀天忙用另一只手托起杯底，又疑疑惑惑的斜视着冯焕章，确认是要自己喝下这杯酒，他憋住气，也一扬头把酒猛喝了进去，一股火从喉咙烧到胃里，辣得他直咂摸舌头。

“哈哈哈，瞧瞧，瞧瞧庄老弟怎么，怎么连酒都对付不下去？你爹平时把你管教成啥样了。”

“嗯，我爹平时滴酒不让我沾，说酒坏身子骨。”

冯焕章的脸深沉了，直着两眼盯住了庄秀天。上下打量几番，真是一副铁打的好身板，前胸后背得有半尺多厚，两块胸脯肉又高又平，把衣衫架空，显不出了腰身。

“来，你起来，让大哥瞧瞧。”他把手伸进秀天的衣里，奶奶的，几块腹部的疙瘩肉硬得如铁饼子，滚瓜溜圆，一块一块有拳头大小。不得不佩服啊，他心里醋兮兮的，眼神露出几分迷惘。

二盅酒半劝半强就的灌下，庄秀天的脸红得透透的，眼神睥睨醉迷的，有些形散。冯焕章转换了一副哀戚怜悯的表情，皱着眉单刀直入的问：

“秀天，跟大哥讲实话，你想媳妇吗？”

“王八蛋不想！”庄秀天失神的眼睛一下子点亮了火。“想哩，想得不行，可俺爹不给找，他……”说到这里，庄秀天趴到了桌上，一只大拳头敲着鼓点似着砸着桌面，分明要把满心的思绪敲点出来代替他难以启齿的话语。

“得啦，我说老弟，你懂女人啥样子吗？给你个娘们，你知道咋调理吗？你那老爹把你守护成了一个粗铁箍成的木桶，木拉巴及的呆头！啥是女人，你瞧见过吗？”

庄秀天没有任何反映，把头埋在臂弯里，浑身颤抖。

“灰包，挺大人了还那么不开眼的没见识。来，哥给你看样东西，快，抬头瞧瞧，稀罕哩。”

冯焕章从一匣花梨木的书橱里抽出一本宝蓝绢子面的大书，递到庄秀天的眼前。庄秀天一脸凝重惊讶，深深被吸引住了。那封面上贴着一裱宣纸的彩色水墨画，画面上一个道姑打扮的仙人，连头带身面向东侧着，扬起一只无比宽大的袖子，滚滚的烟气从袖口处翻卷而出，烟气中竟是无数个光身男女，搂搂抱抱什么姿势都有。

“妈耶，这是啥书？”庄秀天眼神乌亮，酒气似乎醒了不少。

“看这书名。”

“俺不识字。”

“呔，跟你讲也不懂，还是瞧瞧里面吧。”

冯焕章掀开软塌塌的封面，翻过几页文字，庄秀天看见两个光溜溜的男女相对站立，心里咯噔一下，脑中速得被人抽去了筋，浑身麻酥酥，软绵绵，悚然地颤抖不止。第二幅，只见那男人把那女人抱躺在一张绣床上。第三幅是那女人媚笑着仰面躺着。

“这是干啥？”庄秀天一阵一阵眼前发黑，全身火烧火燎。

“瞎！你他妈真是个生犊子！”冯焕章用粗话说了两句，庄秀天的脸热涨的要撑破皮肤爆裂了，爷们嘴上天天挂着的零碎原来就是这玩意儿。再往下看，庄秀天已不能自持，他不明白自己体内怎么会有火，烧烤着心肝肚肺，四肢和头脚，这股天火从哪来的呢？不过，他现在有些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草垛上打滚，为什么裆里隔几天总会尿了似的湿乎乎一片，原来，原来为的是画中事啊！激动，羞亏，一齐涌上了脸，那张脸红热得快透明了，汗珠如烛花大颗大颗往下滴淌。

“哥，绷不住了。”庄秀天直挺挺的站起来，他想找个凉快地去避一下。

“来，再喝两盅，咱们找乐子去。”冯焕章再倒出来的酒成了红色的水注。庄秀天并未注意酒的颜色，他再不含糊了，喇喇喇，干净利落的灌进三杯。“甜哩，咋不辣了，甜哩！”他笑了。三杯下了肚，肚里开始烤了火的热腾了，眼前更加迷迷茫茫，天地开始旋转。“热哩，热哩！”他挥舞两只手笨拙的解去了上衣，露出一身古铜色闪亮的肌肤。他又要去解裤子，“凉快，凉快！”他的舌头开始沉重，话语含混不清了。

“哎呀，我……”意外的他惊愕了，哈哈，自己也已裹进道姑那团烟气里，耳畔响起无数笑吟吟的女人声，那么好听，那么招人，他张开大臂东一搂，西一抱，无数白精精的女人，水一样滑远去了，他开始大口大口

的喘了。“咦？好闻，好闻！”他闻到阵阵的清香。他嗅着，找着，香气越来越浓，忽的，他见有条影子在动，伴着一朵一朵闪动的光亮。“那香气是从那光亮中溢出的让人心颤脚软。”他心里好像这么想。背后有人推他，有人在说：“走，往前走。”他走呢，踉踉跄跄的，奇怪，今天这脚跟醋泡了一样的无力。满屋漫着香馨醉人的烟气，什么也看不清了，只有好闻的烟气。走不动了，什么挡住了？伸出两手摸摸，光滑稀软，再伸手摸摸，一个长长柔曼的东西，软软的，凉凉的，他的眼透过烟雾感觉那是白朦朦象牙色的，那是厚厚软软的铺盖吧？“躺下去吧，趴下去，舒服哩！”他按着响在耳畔的提示，不顾一切的卧了下去，香，软，凉，多么好的感觉，他扭动身躯，拼命想把身子埋深一些，他扭着，揉着，迷迷糊糊中听见有女人的呻吟声。“娘儿们，娘儿们呀！”他畅快的叫了，没有压抑，没有羞怯，他兴奋，激动，脑海中闪现一幅幅画面。那画面像皮影一样生动清晰了，道姑袖中一团一团的粉红色雾气向他袭来。亢奋啊，眼前腾起一团古铜色的光烟，把下面带着清香的白色光雾团团围住。两道闪光的烟雾在激烈的揉磨，满眼都是炽热的金黄色的彩光。翻腾的光雾中迸发出无数颗耀目的火球，“热呀，燥哩！”他使劲压下去，他要融入那已开始发冷的白烟中。一次，两次……他努力着，兴奋着，不再有任何禁锢和约束。终于，舒坦的坠入昏沉，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两道光雾消散在虚无缥缈中，一切的一切确确实实的都不存在了……

5

独龙王端端正正坐在椅中，两眼微闭，舌舔上腭，沉心静思。他已经两天没有出屋，下面的人传着老祖宗在修身养性哩。只从棒打褚老二遭到闪失跌在地上，他觉得自己的精力大大不济了。不知怎么，近来心口一阵一阵的绞着劲儿的痛，胸闷气短，还伴着头晕。幸好霍胜懂得些医术，备有南方搞来的苏合丸，再不时的嗅嗅麝香，这痛时能缓解不少，就是去不了根。

“老祖宗，您这是心脏有病了，估计是供血不足伴着绞疼，拖着不是办法。”霍胜劝慰他。自从大徒弟邵雄被捉，霍胜有了露脸的机会。

这病做下后，就像孙猴子钻进了肚子，由不得自己的性子啦。一喜一怒，一哀一急，都要小心才好，唉，人一老，病就自己找上来了，独龙王

想到这些，心绪有些乱了。

十几天前，由二徒弟和四徒弟一行人陪着，他悄悄去了趟彰武。那县境里有一座花木葱郁，风光秀美的山。山上一道温泉，终年流淌，两岸花草竟然经冬不凋，人称长春泉。山的西南崖壁上，不知何年月人工凿就一座石洞，一人多高，一丈多深，里面安放观音大士石雕像，人称大士洞。洞外是鸟道羊肠，信男信女进洞上香，要攀葛牵藤经历一番艰辛，何曾想到，正因如此，大士洞越发声名远播，传得神乎其神。山下原有一座阿古庙，主持桑赞扎布是科尔沁蒙古活佛转世喇嘛。光绪二十二年，从关里来了一位朱姓石匠，看中这里石质优良，建议活佛允许他在山上雕刻佛像。这样一千十几年，山上雕出数百尊石佛，还有新的观音洞等石窟，山也因此改名千佛山。这是轰动辽西的一件盛事，为了让独龙王换换心境，两位徒弟主动面见师傅，陪他来朝山礼佛。

走了这一趟，他的心情确有转换，再加上霍胜稟告，已与狱中邵雄等人取得联系，筹画好七月十五盂兰盆节那天里外应合劫狱救人，独龙王一直悬着的心放宽了许多。

偏偏如五月天气阴晴无定，冷暖失合，衣式无着，回来不久，让人心烦的消息接踵前来，逼得他躲进静室，需要孤身独处，好好梳理一番那些令人不快的传闻，看看它们背后藏着何种玄机。

第一件传闻是与冯府有关。万家屯的闺女杨巧姐丢了，是在冯家二管事李熙路家中夜半失踪的。李管事去万家屯办事，他骑的马踢伤了巧姐弟弟铁牛的腿，把人接到家里治伤。没想到善事做了一半变成了坏事，杨巧姐前来服侍弟弟，夜里却无声无息的丢了，万家屯的民众正不依不饶地向冯府要人呢。

“唉，自从天雄当了冯府家的东家，这孩子是否有出息呢？下面的人不能管紧些？出了这种人命关天的事可怎么好？我该派人去四处打听打听，难道那闺女真被别人打劫走了？”独龙王思忖半天，决定帮冯天雄度过这一关。这方圆百里各路胡子只要他出面，还是会买账的，何况只是为了一个小丫头，对他们这些人，实在不算什么大事。

另一件传闻与金府有关。据府里当炮头的涂中亮通过居荣堂捎来口信，金府老爷金源荣的大舅哥近期可能又要从旅顺口来中心镇，还要去眉山石山。那座山上究竟出了什么邪，惹得他们这么上心思的盘算它呢？自然要让涂中亮盯紧金源荣的行动，另外么，也该派人上山查查巡访一番。让万家屯里的臭皮勤盯住了上山的人，看看有无异常。“那座山很一般啊，究竟藏着啥呢？”独龙王思前想后，仍是一个光滑无隙的疑问悬在心中。

不行，头疼了，他逼着自己把思绪岔到别的方面去。

“眉山石是太普通了，不过，咱们……，是啊，我能不能也请石匠凿佛像立石碑，开观音洞，如来洞？搞它个千佛洞，万佛山的？中啊，完全能行，我这一生尽是血光之灾，杀气太重，也该多做些功德，修修来世啦。淑贞，她做得对啊，进了佛门，修回孽世。唉，我到有心落发出家，只是佛门肯收留我吗？开洞立佛马上能做，一生聚来的钱财足够了，留着也没有用，老二以下都各有一片天地了，只差邵雄还跟着我风雨颠簸，活遭了不少罪。唉，要我住进冯府、金府那样的大宅院里，守着一堆仆役，我这老头子还真不习惯。一生闯荡不停的，反而成习惯了。哪天跑不动了，真在一个地方住下，那，那我的大限也该到了。不过，邵雄还是要给他成个家，不能让他走我的路子。剩下的钱财谁也不给了，办件善事，让这些孩子领受佛祖的保佑吧。唉，我这一生啊……”

独龙王想到这儿，觉得坐得累了，下地来回走着活动活动腿脚。用手指掐算，到今年腊月十八，自己就满五十五岁了。过了寿日该让邵雄接过这根杆子了。自从二十四岁逃出冯府，一晃三十多年。跟那么多的歹人、孬人，发黑心财的人斗了这许多年，多少次的死里逃生，在官府眼皮下走东挪西，如今挣下那么大的份家业，该知足了。古人说见好就收，我也确实该收手了，还要闹腾个啥呢？这一生啊，如果还是在冯府当车马夫，后来会怎么个下场呢，跟我老父亲一样？跟门房老蔡一样？那老蔡也不知老了是谁送的终，该不会和我老爹一样吧？当了胡子，一辈子的名声全完了，稀里糊涂，人不由己的干了几十年，抢了那么多人的财富，劫了那么多家的肉票，该抢该劫的外，不敢说自己没干过坏事，没杀错人吧？再说，富了又怎么啦？十个徒弟里，除了邵雄，其他的都给他们置了地，或开了店面做上了买卖，又怎么样了呢？再三嘱咐他们要行善，要给穷苦人一口饭吃，可那关里啊，山东河北逃荒的人像蝗虫一样多，年年一批一批闯到这关东，你独龙王又能解救多少人？做多少善事也是几颗盐粒撒进了大海无济于事啊。当年，我活得不也是像一只蝗虫？唉，你觉得自己是心善的人，人家谁这么瞧你？谁不认为你是恶的？独龙王这名字一叫，千百上万的人杆颤，人家是惧怕你呢？还是敬着你呢？拿你当英雄了吗？还是十恶不赦的邪佞？

想到这儿，独龙王身上一阵一阵的发冷，他的手摸到了茶壶，凉的，抬头想喊人，又止住了，干咽了几口吐沫，显出老态的拖着步走近了椅子。

“徒弟们也变了。”卧在椅中，他的思绪不肯歇息，还要折磨他的心

灵。“原来，是啊，原来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不比邵雄差到哪里，厚道、朴实，讲义气，围在我身边实打实的放心，真是用命来贴着你，啥时孬种过，啥时要他拼命时打奔儿过？现在可到好，个个娶妻生子盖了大房了，吃喝讲究了，穿戴讲究了，皮肉也发福细嫩了。这次要他们陪我去千佛山，老三就借口寒腿病犯了不来，过去他是最实最愣的，叫干啥就干啥，人称三傻子，现在也会跟我斗心眼了，快六月的天了，还会闹啥寒腿？说谎不会撒圆了，准是叫他那个娘们唆派的，还是傻啊，唉……那老二，才有几个月不瞧见，胖得，本来就人高马大，现在少说得两个九十斤了，给我磕个头竟然喘了，要人搀扶了，听说他的花哨事也多了起来。喽！这钱财，这地产可真是毁人啊！没这些时，人穷，穷得正，穷得有志气；现在有了，要啥有啥了，心反而变了。雇人种地，出租土地，原来是两下里高兴，现在怎么也收不上租子就打，逼得人家寻死上吊的都干出来了，这不跟冯焕章的冯府一样了吗？他们有钱人是什么？天生的恶人，咱们是穷人出来的，知道过去的苦，怎么一富起来，也跟那些畜生一样了？难道冯天雄也像冯焕章一样坏一样恶了吗？”

想到冯天雄，他的眼神无比悲哀了，眼角噙着干枯的泪。跌座椅中，乱了麻的思绪又牵扯出了马师太，眼神越发铅样的暗淡。马师太几次捎话来，就是一个意思，不要逼她，容她盘思。唉，还有啥盘算的，都是一把半截入土的年纪，还拖着啥？见一次面少一次，再说，天雄那儿怎么的，就打算让他一辈子蒙在鼓里，认那个千刀万剐的冯焕章是亲爹啦？不行，我死，不把话说清了，我死也不会安心！难道这儿子我真不该去认吗？“天雄，你爹是个大胡子，你信吗？你肯认我吗？我是因为你啊，才逼着当上了胡子，毁了一生的好名声。现在到要为了你的名声，我连儿子也不让认了，老天爷，这还叫公道吗？……”

这么一激，他的全身不是凉而是热了，冥冥中的恼怒无处发泄化为烈火，蒸腾了周身运行的血脉。不好，心口隐隐揪疼了，他挣扎着找出苏合丸，就着凉水嚼着咽下了肚，他扶着桌椅墙壁向北炕蹭过去，他想静躺一会儿。

无意中，他的手摸着了墙上挂的一幅画，那是《麻姑献寿图》，是霍胜请当地名家韩楚墨特地画的，订金下的不少。原是送给马师太五十寿辰的，谁想她竟给退了回来。独龙王想起这事，又添一层烦恼，随意的抬头看了一眼画上的麻姑，他被闪电打了一样抖了起来，“怎么回事，这哪里是麻姑，这不是三十一年前，冯焕章给我看的那册春宫图上的道姑吗？挂了这些日子，我怎么才发现？”独龙王不敢相信，使劲眨巴眼睛，不行，

眼神越是模糊，画上人物越像道姑，他呆了，心不是在疼，是要停止了跳动。他四肢冰凉，无力的颓落在地上，那一幕幕往日深埋心底的耻辱，冲开了记忆的闸门，“嘟嘟嘟”随着思绪的泡沫翻上了脑海，三十一年啊，记忆化做一股墨水，把他浸润在极度的痛苦中——

那天，他不知在静心斋的西厢房里睡了多久，一天？还是两天？还是……是他那大舌头的父亲咿咿呀呀的吼声惊醒了他。头胀疼，像箍了一圈铁筋，晃惚中自己也惊讶，怎么会躺在父亲睡得厢房里，这个院是他根本不能进来的。

庄老大的脸变了形的吓人，急斥白脸的挥舞两手做出夸张的表情，示意问他怎么会睡在这儿？都干了些什么？庄秀天丧气的摇摇头，一脸无精打采，仿佛很漠视他父亲的强烈斥问。庄老大的肝火一下上来了，头拨浪鼓的左右甩着，终于跑到墙角的杂什堆里抽出一把扫帚，没头没脑地照秀天打去。

庄秀天夺路奔逃，躲进了自己最熟悉的马厩。经小马倌提醒，他恢复些记忆，端午晚上的事重新迷朦浮现。“可是，可是喝了那三杯酒后会呢？那三杯酒怎么不是白的，我觉得是红的，甜的，怎么回事？那酒不是辣的哩！可也烧啊，烧人哩，再后，再后又咋地啦？……”绞疼了脑汁，他想起再后是干了什么，搞不清后来又怎么躺在了西厢房里。

庄秀天还是庄秀天，该干什么一切照旧。冯焕章出门，仍是庄秀天赶车，他偷眼瞧瞧，老爷啥变化也没有，对他仍是过去那付威严的态度，一切好像从没发生过。老爹也不来找他，好多天里，偶而能望见父亲一个衰老的背影。老蔡那儿也依旧嘻嘻哈哈。“谁都没有变哩。怎么只有我变哩，有毛病哩。”庄秀天发觉自己的头出了毛病，怎么一见丫头们，一见老妈子们，脸照红，心照跳，这跟过去一样，只是这脑子里怎么一见女人，就往衣服里想，想她们光光的样子呀，就浑身发烧，眼珠子贼亮贼亮的？

“秀天，别见着娘们，傻不愣愣的死狗眼盯着，有本事搞一个来做媳妇！”下人们开始嘲笑他了。丫头们开始纷纷躲着他，连老妈子也不敢拿话招惹他了，“哎呀，原来挺老实本分的人，怎么变了，见了谁都要动手动脚的不规矩啦。”

“那两只原来多实在的眼睛，现在你们瞧啊，这是往咱们啥地方瞅哩，这下三烂的小流氓，他爹是咋管教的！……”半老徐娘的荣妈，现在一脸正经，抖着她那条绛紫色天鹅绒布的围裙，有板有眼的数落开了。

庄秀天成了冯府下人圈里人人口中的笑柄。他本人好像还全然不甚明

了。现在他最愿意呆的地方是牲口棚，无事时，一坐坐几个时辰，望着硕壮的马匹发呆。

6

冯府过了端午，喜兴的气氛随风飘走，一切的一切恢复了原样。如一口大挂钟，依然死板的按着左右摇摆的节律，左一摆，右一摆，报时，不少一分钟，不多一分钟。该报时时就准点报时，钟声不少响一声，也不多响一声，平日里嘀哒，嘀哒，没完没了，单调、乏味。

不过，人毕竟不同于钟，钟是机械的，不会走样，人，虽然照过往常的日子，细小的变化还是曾出不穷的。下人们拿着庄秀天做了谗话引子，嘻笑怒骂的前仰后合中，把空闲打发的实实在在。慢慢的，议论的话题又转到了府里的两位女主人，谁瞧着都在悄悄议论：“哎呀，咱们府上的两个奶奶，瞧瞧，那张脸，二奶奶是越来越黑俏，瘦得没了二两肉，四奶奶整个相反，红红润润，开始发福嘞！这两位奶奶较上劲嘞……”

黑的越发的黑，连眼神也黑暗了。杜文仙天天躲在斋堂里敲她的木鱼，“唉，菩萨见她也该可怜可怜她了。”侍候杜文仙的丫头小月，坐在炕上剪出一朵牡丹花样。她剪得花样子，花瓣就爱肥肥厚厚，壮实的，和刻刀刻出的萝卜花差不多，心眼和她长相一样，实诚极了。小丫头自己圆墩墩的，腿脚长得莲藕一般，小手是佛指肚，人说有福像。小月举起牡丹样子照着日光瞧，听见传来的木鱼声声，她想到女主人不知怎么了，近来茶不思，饭不想。浮起女主人可怜的身影，她的兴趣减弱了，丢掉手中的花样子，望着剪刀，“唉，菩萨啊，真该可怜她的。”

滋润的越发滋润，连眼皮也好像肿了。“巧儿，你瞧我最近是不是胖了？”马淑贞对着镜子，腰身开始发圆，她惊讶了。

“朴哧”巧儿笑了。“奶奶近来啊，您自己没得想啊？您现在多能吃啊，什么饭啊，菜啊，都说好吃，都说香的。夜宵就您在吃，厨房说这些天老爷那里到不怎么来要，就咱们这儿，差不多天天去叫。大师傅说，过去给奶奶做馄饨，一个碗里搁上十个吃不了，现在馅大了，放二十五个，连汤都不带剩的。嘿嘿，奶奶，您说，您能不胖吗？”巧儿的脸笑成了一朵桃花。

“瞧这丫头，我说一句，你到说了一车的话。这没规矩的。我啊是胖

了些，可你啊，小嘴快磨成了刀子，来吧，把我身上的肥肉多割去些，贴到你自己身上吧。”

日子过得飞快，一晃两个月了。月前专门雇来侍候马淑贞的景妈，迈着小步，噤噤地来到了书房。

“吐了，老……爷，吐……了！”景妈颤巍巍的站在院里向房里喊，嗓音带着气喘不匀的抖声。

“啥吐了？”冯焕章因她不懂规矩，不耐烦的问。

“哎呀，有了，太太有了。”景妈仰起一脸慈祥的笑，满脸皱起横条状的褶子。

如雷轰顶！不过这回是喜从天降！冯焕章飞也似的闯进马淑贞的房子，马淑贞正在吐呢，满屋腥秽味，巧儿忙得团团转。看着身形丰腴的女人眼泪鼻涕的狼狈相，冯焕章一下子冷下激情，掏出手帕掩住了自己的鼻和嘴。退出屋来，正碰上后面赶回来的景妈。

“景妈，太太真的有喜啦？”他放下手帕两手来回擦拭着。

“是啊，女人怀了孕，就会吐，就想吃酸的。这不，刚才太太想吃酸黄瓜，刚刚厨房端来，没吃几口就吐了。老爷，”景妈压低了嗓音，有些神秘地说，“吐了有几天啦，我盘算是有了，不敢说啊，怕说岔了误事。现在我瞧，准没跑了，太太准有喜啦。”

“噢，噢，这就好，这就好。要好好照顾太太，千万千万别有个闪失，到时我会重重赏你的。还有，你看是不是赶快把产婆卞老太请来，她可是这一带有名的接产婆。”

“呀，我的老爷，嘿嘿，你们这些男人啊，老爷，这孩子还没形呢，十月怀胎，还有七八个月才能用上产婆，瞧您性急的。”

“哦，哦，我，我这是喜兴糊涂了。”

“我和巧儿会照顾好太太的，您就请等着抱大儿子吧。”

冯焕章哪有心等啊，他现在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

“郑老先生，太太是真的怀上了？”

“焕章啊，咱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了，我能让你空欢喜一场吗？这两个多月了，脉也摸了，听诊器也听了，你不也听了吗？脉多么有力啊，肯定，一百个跑不了啦，到时别忘了请我喝百日酒。”郑开基捋着没有寸把长的胡须笑哈哈的说，他是满心欢喜，冯府终于有接宗的希望了。

“哎，你知道我的心，真怀上啦，我这颗心可以落地了。不过，要生的不是男孩咋办？要不是男孩，我们老冯家还不空乐一场？”

“噢，这个就难说了，哪就看冯府的造化啦。不过，太太的脉相看，

跳搏有力，她们马家又有生男孩的传统，八九不离十啊……”

“不行，得有八成把握才中啊，万一，这万一……”冯焕章提心吊胆，这万一对他来说就是一万，全盘皆输！

马淑贞的肚子鼓现出来，像扣着半只灯笼，不用再犹豫了，有了，没跑了，冯焕章的脸终于现出了会心的笑容。

走到哪儿，都是恭喜声响成一片。无一例外，都是祝贺“抱上儿子”，“传宗接代”，“后继有人”等等的恭维话，他听着，笑着，再三作揖，感谢众亲友的美意。回到府里，府里上下也是老爷长、老爷短要抱儿子的奉承话。他和颜悦色的点头，点头，脸上是不会变化的微笑。只有夜深人静时，冯焕章坐在静心斋里，双手揉着发僵的脸颊，“不生儿子可咋办？”一块心病如眼翳怎么的也打发不去了。还有，他还有一块深藏心底的病灶，怎么了断？他想了很久很久。

这一天，午饭过后，他在静心斋里舒舒服服睡了一觉。醒来，“茶，茶！”他把守在西厢房的庄老大叫了进去。

庄老大进去的时候是唯唯诺诺，一脸顺从的表情，小心奕奕提着刚开的壶吊子。好一会儿，出来时，像遭了马蜂的蜇，跌跌撞撞跑出房门，披头散发冲出院门，一路上两手拍胸，吱哇依呀的吼着。冲进冯府西侧的旁院，东张西望找寻什么东西。旁人躲闪一边，只见他抄起一把扎草的铡刀一头撞进了马厩。

正在给热伏天的马冲洗澡的庄秀天，自己光着上身，浑身汗水淋淋，忙得正欢，见老父亲面色青紫，手挥大刀，张牙舞爪的冲着自己来了，丢下水桶就跑。父子俩人围着马厩、草料堆转起了磨。

开始旁人拥来看热闹，再看觉得势头不对，庄老大是疯狂了，要杀亲生儿子了，咋回事呢？这架式谁上得前拉架？“快去，快去叫门房老蔡，哑吧只听他的！”有人提醒了一句，腿快的一溜烟跑走了。

老蔡见到这个场面吓坏了，这可不是好打架，这是要杀人呢，哪能给劝下来？“秀天，快跑，从小西门跑吧！”

有人把西院通外面的门打开了，庄秀天夺路逃走。庄老大大口喘气，跺着脚吼，那声音刺耳的就像两块铁板在干磨。他不依不饶，丢下铡刀，抄起搂草的双叉木锨，尾随着冲出门去。众人们望着父子俩仓皇的背影，七嘴八舌的议论，人人心中揣着天大的疑问：“冯府还从未听说有这种怪事，这是咋回事呢？”

一夜无下文。通报了主人并没有什么动静，只是说：“各人做好自己的那一摊事，庄家父子的事用不着去管，相互间不许胡乱传话。”如此而

已。

第二天日头偏西，庄老大一身泥水，像个流浪街头的乞丐，东倒西歪的跌进了府里。

“把他送到庄秀天睡的屋里去吧，谁也不许打扰他。”冯焕章传话给下面。

庄老大病了，烧了三天，嘴里叽哩呱啦，说了三天没人听懂一字的胡话。后来清醒了，恢复了平静，却任人无理，连见到老蔡，一脸茫然，陌生的没有表情。他又回到了静心斋的西厢房，极少出院，只有冯焕章能使他。

庄秀天呢？没有人知道。开始炮手、下人们还四处打听，打听，慢慢的好奇心消散了，无人再提起了。有几个丫头，痴痴的惦着，想着他的好模样，想着他的好身板。“唉，庄大哥，真可惜了得，他……”几个丫头聚在一起时，偶而还要提到他，心里沉甸甸的。

“他，如今会在那里呢？”巧儿把姐妹的议论告诉马淑贞，快要临盆的马淑贞发出了一声叹息。

“奶奶，你怎么会惦着他呢？”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才见过他几面？那小伙子模样倒是周正，为人也老实。想来，凡是好人，菩萨就让你心里要惦着吧？”

“可是，可是后来听说……他变坏了，变坏了一些个。”

“噢，他怎么变坏了，你说来听听。”

巧儿涨红了脸，把姐妹那阵学舌的东西复述了一些。

“端午节后？……”马淑贞呆了。她的一种思绪被奇奇怪怪的挑动起来，心灵深处响起一句幽怨的追问：“难道是他？……”马淑贞木然的靠在背塌上，泪水潜潜而出，眼前景象完全糊模一片了……

7

时至今日，独龙王仍清晰记得那一幕突变的经过。三十一年过去，老父亲早已入土多年，可是人生经历的第一场惊心动魄的变故，是没齿难忘，铭心刻骨的。那啮心的伤痛，不因时间的流逝而麻木，反而越遇困境时，它的震撼力更加强烈。如果不逼着人再坚强一些，它就会像邪恶与魔鬼联手，在人的信心最脆弱时刻，把你击倒，把你送上绝路，把你彻底的

毁掉。可是，唉，抹不去的，它是不随光阴流逝的，当自己衰老的时候，它又会像伤寒一样潜藏身中。当它发作了，独龙王梦见那场变故的时候越来越多，仿佛欠下一笔老债，被人不肯松手地追逼着。

庄老大挥舞着双齿木锹，模样像凶狠的二郎神，咿咿呀呀的狮吼至今想来仍令人毛发倒竖。庄秀天自己当时真吓破了胆，拼着命的逃，嚎叫的哭着。

“爹，我咋地啦，你要毁我？”

庄秀天不时回过头，向父亲哀求。他爹脚下生风似的追赶，脸上根本没有和缓的神态。庄秀天彻底绝望了，横下心钻进了近人高的荒草甸。渐渐的，背后只有了风声，耳畔只有自己的喘息声和过速心跳的咚咚声，心一松，两眼一黑，他趴了下去，淹没在草丛中。

再睁开眼时，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舔他的脸，他“嚎”的一声怪叫，那东西嗖得转身跑了，留下草丛发出的窸窣声。满天星斗含着月色向他睁着冷漠的眼睛。无助的他爬起来，一跳一蹦的从草尖探出头颅向四处张望，没有灯光。“这是在哪儿呀？”他迷失了方向。

他在草甸里闯荡了几天，饿了掰草根的嫩部吃，渴了，喝上几口甸子里的沼泽水。肚子一阵一阵绞着痛，脸锈了，身子软了，两只脚不听使唤，行云驾雾的在草丛中跌撞。

“完了，完了，我是要死在这草甸子了。死了、烂了，没人知道，兴许还叫饿狼给吃了，连具全尸也保不住哩！”

这可怕的念头激起求生的欲望，挣扎、挣扎，奇迹出现了，遇上了红膘子那伙胡子。

“会啥？”

“马，马……”

外号叫红膘子的头儿收留了他。

庄秀天临难得救了，可他没有想到，从此，他就走进人世间的另一面，成为另一类的人，再也无法光明磊落，坦然的回到世俗人间，他成了永远带着无形罪字的异类。

外人皆以为土匪是乌合之众，一窝乱蜂，今天飞东明天撞西，得啥抢啥，杀人越货，一伙人世间的渣滓。庄秀天入了伙，才明白胡子原来还像个军事队伍，也分长官小兵的，各种角色一应俱全，完全是个不为外界所了解的，自成一格的小社会。

胡子队伍里，当头的自称是“大当家的”，庄秀天想起冯府老爷冯焕章也时常被亲友称作“大当家的”。下面设有“里四梁”和“外四梁”，

俗称“八大金刚”。“里四梁”中，“炮头”是带人打仗的神枪手，必是头儿最信任的人。“粮台”，专管财物的。“水香”，管着站岗放哨，稽查纪律。“翻垛”，这个角色比较特别，也非常重要，他是古代的军师和现代军队里的参谋长的混合物。此人要精通天文地理，会八卦周易算卜。此人若遇事多掐算灵验，先知先觉，则威望极高，被奉若神明。胡子中凡有大事，甚至上上下下，一举一动，必先通过他的掐算。这个位置也是四梁中最不稳当的，一旦几次行动失算，或预见不准，那就得让位，另有高明来顶替。风险大，意味着内部勾心斗角、栽赃陷害的事时有发生。

“外四梁”中，有负责绑肉票的“秧子房掌柜”，对外联络、向肉票家里索要钱财、能说会道的“花舌头”，负责侦察攻击目标和地形火力的“插千”，掌管文墨的“字匠”。

这八职又叫“四梁八柱”，是队伍里的骨干支柱人员。下面还设有“账房”、“马号”、“稽查”等职。这些人是每支胡子队伍里的大小“官员”。当然只有像红脖子、黑风虎、双泉这类年头久，人马多的队伍里，机构才如此整齐，形成规模。势力小的，人员少的，无力分派这样严格，这些分工都少不得要有人大致兼顾顶替，应了一句老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庄秀天原本身体强体壮，经过几天调理，恢复了元气，又是一条精悍的汉子，红脖子看在眼里，喜欢在心里。惟一让他摇头的是，这小子太老实，一根木头的傻实诚。把他放到下边与那些小胡子们抢劫攻寨，肯定用不了几天就会把小命交代了，他不是善养马赶车吗？就把他分配到“马号”宋大麻子手下先当马夫吧。

庄秀天成天蔫巴无语，一门心思全放在他管的几头马匹上了，宋大麻子很满意。同伙嫌他闷头做事，无形中比过了自己，又不合群没人缘，胡子人人都有外号，就叫他“哑巴”。庄秀天听到“哑巴”二字，把头仰天许久，脸颊滴下眼泪，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进了屋去。

转过年开春时节，世外的新闻杂事掖了一冬分外的多了起来，天天在队伍里传着解闷。马厩里消息最灵通的是一个叫“一只眼”的人。

“喂，哥哥们，来，听说没有？”一只眼兴冲冲地不知从哪里跑了回来。

“你这小子，偷尖耍滑，该你铡料啦，你脚下抹油就溜没影了，瞧，活都是哑巴给你干的！”宋大麻子骂他。

“哎哟，哑巴哥受累了，您先歇歇，呆会儿剩下的我全包活。宋大哥唉，快歇歇气，咱这儿有好听的戏了。”

“快说吧，老天爷咋就给你长了一张乌鸦嘴！”宋大麻子端着烟锅凑了过来。

原来是有关冯府的花花事。“冯焕章娶了四个老婆养不出个孩子，听说，那第四房姓马，专从河北搞回来的。人家家里旺子孙呢，谁想娶进来啊，仍不下崽。嘿，最近啊，生了，生个大胖小子哩。镇上人都在议论，说那老家伙的不好用，是借了马房小伙计的枪使的，生了个小杂种！……”

“啥，你说啥？”庄秀天当时就一阵眼黑，冲着正说在兴头上的一只眼没头没脑的追问一句。

“呀，哑巴开口说话啦！”一只眼惊讶的瞪大了那只仅剩的左眼。突然飘起一脸坏笑，压低嗓门怪着调的说：“喂，哥哥们，那小伙子的爹是个哑巴，那小子叫庄，庄啥秀的……”

“你奶奶个球！”庄秀天腾地站了起来，右手还握着铡刀，赤裸的上半身红得铁饼似的。

“一只眼，你是缺德阴损的，不好好说事，拿哑巴开什么心，欺负人家新来老实的……”

“哎哟，宋大哥，你可委屈我了。”一只眼苦着脸辩解着，“那小子他爹确实是个哑巴，那小子就是姓庄，叫……喂，我说哑巴，”一只眼突然明白了什么，转过脸盯着庄秀天飞快地上下端详一番，“喂，哑巴，那小子莫非是……”

“噎！”

“哎哟妈耶！”

一只眼的歪歪舌头还未把话吐干净，庄秀天的铁拳已狠狠地砸在了那只惟一还能闪光的眼上。右手的铡刀也舞了起来，照着一只眼的腰身砍来。

“救命，救命，杀人了！”一只眼凭着平时熟门熟路，靠感觉四处逃窜，满嘴里哀嚎，充满了绝望。

这是一群野兽，是没拉架一说的。几个人站在一旁看热闹，添邪火，望着一只眼两眼瞎灯的狼狈相，惹来一阵一阵粗野的笑声。庄秀天第一刀飞过去未砍到人，清醒了许多，撂下铡刀，飞身上去抓人，两人像老鹰捉小鸡的跑了几个回合，一只眼看不见，撞到了庄秀天怀里，在“爹呀，娘啊”的惨叫声中结结实实被臭揍一顿，一个重拳下去，只有出气的份了。

一个叫狗剩的兄弟看不过去了，“哑巴，你新来乍到，就敢骑在咱哥

们身上拉屎洒尿了，你也太不懂规矩了吧？宋大哥，咱们弟兄让外人这么欺负，你要不给句公道话，咱们弟兄就不干了……”

宋大麻子一看几个弟兄抹袖捋胳膊愤愤不平，知道动了众怒。心想，这哑巴是太野性，不收拾收拾，将来还真不好管了。“上，揍这狗娘养的！”

马厰里共有十几个伙计，一听说开打，人群里窜出七八条汉子，把庄秀天团团围住。庄秀天早已迷失了心窍，他的脑子里全是冯府的一个一个场景，可是腿脚手臂，却在画着他爹早年教他练得拳脚。人如旋风的转动了，手脚伶俐，进退迅速，满耳灌进哭爹喊娘的鬼叫声。他全然没有理会，一式一式的打着，已经不是在打人，而是在练拳术，一打一打竟移出去几里远，进入了荒乡野甸全然不晓，他的心在苦苦的想，想着那天发生在静心斋的事情经过，脑海的天幕开始有些明晰了。

“冯焕章灌我，他说娘儿们的事，后来又喝了红酒，那酒是血色的，后来，后来咋地啦？……有个娘儿们在哭，对，是有个娘儿们的哭声，摸到一个白乎乎的东西，后来……对，后来我是在我爹的小屋里醒的，裤裆里凉的，还以为尿了裤。莫非真干了哪事？让冯焕章给耍了，给人家配了……还有我爹，他为啥要杀我，我不干啥，他为啥要杀我？我真给人家……我……”

他一会儿跪在地上求天问地，一会儿恶毒的诅咒，能想到的最恨的言语全喊了出来。扯烂了衣服，打坏了脸，抓下一撮头发。他不知道还该用什么手段来惩罚自己，还有什么办法来发泄怒。他滚着，爬着，用膝盖走着，哭一阵，笑一阵，精神崩溃了，浑身沾满血水、泪水，屎尿和着草梗、泥土。当那些满脸挂着火气的弟兄们找到他时惊呆了……

自从出了这事后，周围弟兄惧让他三分，到不为别的，从心里佩服他一身的好功夫。红脖子看中了他，让他跟在左右，练了几个月，他的枪法已是百发百中。更绝的是，几十步远两个飞靶同时沿墙头左右移走，他能双手使枪，同时击中。这都是童子功夫，从小练出来的眼神，没想到他来了一年多就练熟了。

红脖子赏识他，想提他当“炮头”，不曾想此举惹翻了“四梁八柱”中的好几位，不服气啊。原来的“炮头”架不住几个弟兄离间，在饭局上举枪打死了红脖子，宣布接过了这支队伍。下面的人不服气，拥戴庄秀天，一场火并，反手灭了这几位叛逆，庄秀天当上了“大当家”的，不久他自称“独龙王”。经过一番整顿换血，他的人马强壮划一，他的队伍从此对准官府和不法富户，颇有了好名声。

几年后，他相中了一个好苗子邵雄，经过严酷训练，邵雄的枪技与独龙王不分仲伯，提拔当上“炮头”，“翻垛”一职找到了最合适的人柴喜。邵雄为人忠厚，柴喜神机妙算有如半仙，独龙王有此一武一文两员大将，进退自如。老一代胡子死的死，垮的垮。新起的，有罗锅子、跳三江等，到处鼠窜，人人提防。惟有独龙王，在各县市设商号，开饭铺，搞百业，又买了好些土地安置手下，他的势力越来越强，隐蔽性也越来越好，反到不为普通大众关注。遇到贪官污吏，恶霸豪强，人们反而祈盼独龙王的人马能出来管一管，压一压这些欺压百姓的气焰。独龙王这支人马反到成了人们呼唤的义军。

独龙王再不是那个见人脸红，说话腼腆，手足无措的庄秀天了，他杀人放火，抢劫官府，攻陷富寨，敢作敢当，对部下恩威并重，赏罚分明，已经将慈善与凶残，憨厚与奸滑，勇猛与蛮横积聚一身。世上那个庄秀天已经死了，化成了一缕青烟，只有冯府的老丫头心里还不时会想起有过那么一位英俊强壮傻脾气的小伙儿，另外还有一个女人时时想到他。此外，还有谁知道他曾存在过呢？见过他的人死了的死了，老了的老了，连老蔡也已是老糊涂，人也不认了。

但是，独龙王自己没有忘记，他记着的并不是自己过去是庄秀天，他记着的是冯府的仇恨，惦着那个女人和应该是他的儿子的叫冯天雄的少爷，他多想闯进冯府把事情搞个明白，认下自己的儿子。冯府防范太紧了，几股胡子想啃吃这块肥肉没有沾到便宜。独龙王在等待，他只想与那女人见面。至于冯府，那早晚是他儿子的家业，他盼着儿子长大，那时他再亲手杀掉冯焕章！



冯天雄长到九岁，天庭饱满，眼大鼻隆，相貌堂堂，人人啧啧奇。“这孩子，把他父母长相的优点都集中过来了。”

“是啊，不过，少爷太淘气，不爱念书，这点上可不像老爷。”

“噢，四奶奶她……不姓马吗？冯字又是二马，你想啊，那小马驹能不野吗？嘻嘻！”

“哎哟，亏你想得出来，不怕烂了舌根子的。”

“哎呀，我只是说笑，说那儿了那儿，可不许瞎嚷嚷去哩！”

下人堆里传的这些闲话，冯焕章时有耳闻，他到不恼，那么多张嘴能锁得住吗？只是，令他不快，特别担着心的是，“这天雄，我怎么瞧他有些缺心少肺，徒有一副得脸的尊容。”

“焕章，我不早说了，酒后房事，有时对后代会产生影响，长长，脑补齐了会好的。”郑开基宽解的开导他。“那庄秀天平时不沾酒，那天一顿胡灌，又加进了药，酒顺血脉流通全身。精血精血，精为血凝，那药可能也猛了些，八成使少爷先天中了淤毒伤及大脑，长开了就没事了。”

“谁大喜的日子不喝酒？还少喝了不成？都是你说的他身板好，没沾过娘儿们人干净。哎，可你不想想他爹是个啥种？愚头呆脑，三脚踢不出个屁，能传下好种？”苦果还得自己强咽，冯焕章闷闷不乐。

郑开基一脸苦笑，“我的老兄弟，想开点吧！自从你三十好几抱上了儿子，你还有压力？现在你还怕人家说三道四的吗？好好培养天雄是真的，将来冯府不得传给他？还有别的指望吗？”

“没有选择！”这么一想，冯焕章脸上浮现出神仙见了也会吓一跳的笑容，“哎，好种孬种，现在都得供菩萨似的供着了。过几天是观音大士的成道日，叫淑贞带天雄去圣姑庵进香求个吉利吧。还有神树那儿香火也要上得勤些。”

看着冯天雄一天天长，马淑贞得到了空前的欣慰。

“瞧瞧，咱们奶奶天天偷着乐，别提有多高兴啦，到底是有了儿子的人。”郑巧儿抓着闲空，和姐妹们聊着，表情好骄傲啊。

“哟，巧儿，你现在也得脸了，瞧满脸光彩，你这套衣裤可不是你自己剪裁的吧？不过，你说的话，我到有些不懂了，太太干么要偷着乐呢？”瓜子脸的李姐醋意十足，装着傻的问。她原是三奶奶的贴身丫头。三奶奶得脸时，她可恃宠撑腰得很呢。三奶奶私奔了，她成了装气篓子，被老爷罚到厨房专门干洗菜淘米的粗活。现在听说与大管事赵星不干不净的，刚换到花房专门给各处送花换花的，人又娇媚了不少。

“呀，李姐，您是何等聪明的人，还非要我把话挑明了？这话要传到那边去，我个做丫头的还有好果子吃？我走啦，看小月来了，咱们不说了。”郑巧儿见小月正往这边过来，丢下姐妹自己匆匆走了。

“古人说：母以子贵。这话还真不假。”李姐看着巧儿摇摇远去的背影，喃喃的说了一句。她这些知识都是从三奶奶的戏文里知道的。

“李姐，啥是母以子的？”洗衣房的小丫头翠儿眨眨眼的问。

“有胆问二奶奶去吧。”见小月快到跟前了，李姐甩下一句也匆匆溜了。

“小月姐，咋不理人呢，这是要找谁去？呀，怎么双眼通红的，哭啦……”翠儿傻傻的问。

“太太病了，已经两天多不吃不喝的，老爷让我去找大管事，可大管事说郑大夫不在镇上，哎，那就不能再另找个大夫？四奶奶病的时候，不就找了好几个大夫吗？大管事不管，我不得不去找老爷去。”

望着小月突然瘦弱的背影，翠儿吐了吐舌头，“得脸的太太，房里的丫头都不一样。”冲着周围俩仁脸上没有表情的姐妹，她感叹了一句。

自从马淑贞生了儿子，杜文仙就不单是眼圈发黑，身体削瘦了，她的眼已成了乌贼眼，无法再黑了，身上瘦成了干皮包骨，无法再瘦了，从此是三天一软，五天一倒，香上得更勤，礼佛时间更长了，硬是没有什么好的转机。

“千万别去对外人说啊！”

一年前她叮嘱小月，把沾着殷红血迹的手帕投入了炉子，她得上了女儿痂。

“奶奶，您就是不能放宽心，想开点多好，您还不是大奶奶？四奶奶还不是要称您一声姐姐。那些东西都是唬弄人的，少爷是府上一根独苗，奶奶，也信这个，真是的。”

小月劝慰着杜文仙，她把从佛堂里找出来的厌胜用的纸人和针统统扔进了炉子。火光烤红了杜文仙的脸，她已无力斥责小月。“千万别跟人提起啊。哎，做女人的生不出个儿子，自己就更成了下贱的东西。马淑贞比我福气好啊。”她连妒嫉的心气也消散了。

马淑贞得了儿子，在冯府上上下下马上被另眼相看了，连郑巧儿说个话也好使了许多。厨房似乎专为四太太办的，啥时要吃什么，马上就做得，用的都是最时鲜的品料。花房里什么应时的花草，都挑最香最大最鲜亮的送来。连洗衣房，四太太和郑巧儿的衣服都是用进口胰子洗的，带着特别的香味，说是怕有晦气熏坏了孩子。绣花房，隔三差五带着衣料和花样子让马淑贞挑选，捎带着连郑巧儿也能沾光。穿上绣衣房剪裁的衣裤，难怪惹得姐妹们叽叽喳喳的，好不眼热。

马淑贞生了儿子，看着府里人们的各种态度和变化，她才好像懂得了好多事理。

“瞧我笨的，原来啊，我就不明白二奶奶为什么一天到晚哀哀怨怨，放着好日子不顺着心过？原来她是怕我生了儿子，没了她的地位。那些人真是的，说变脸就变脸，听说账房不肯给她支钱买药吃。还听说，她已经有一年没做新衣裳穿了。这些人，真够势利的！你说，我生了天雄想高兴

都不敢放在明面上笑，怕人家又去传闲话去伤她的心。巧儿你说，这做人真是里外里的难。细想起来，这些年我在冯府可真够傻的，是不是哩？”

郑巧儿撇撇嘴，作出可爱的怪样，“您现在明白啦，当年我就劝过您，人家在背后嫌咱们土气，是小户人家出来的，处处给闲气受。奶奶，您还记得，花房原来那个姓姚的花把式，往二奶奶房送香水蔷薇，给咱们房里送药菊的事，您瞧，他们多欺负人啊？您不知道，我受得气就更多了，您是菩萨心，啥也不争，给啥用啥，噢，您没忘吧，洗衣房大阴天的，把我的裤子放在背阴里风干，生给馊臭了，还说，还说……”

“算了，那些都过去了。只要天雄好，我什么的都能忍着，只要天雄他好……”

“老爷也是的，少爷是他的独生子，我瞧着，老爷难得去瞧瞧他呢。还有啊，少爷九岁了，还放在奶妈房里，您就不怕将来母子生分啦？”郑巧儿心直口快，说到畅快时，不走脑的把憋在心里许久时的话直桶桶地端了出来。

马淑贞的脸立刻灰暗了，衰戚的白了巧儿一眼。嘴唇嚅动几下，忽一转眼神换了平静的口气：“说到奶妈，你去看看，估摸少爷午睡该起了，你把他接过来，我真是想他了。”

巧儿的话捅到了痛处。难说冯焕章不喜欢天雄，就这么一个儿子，长相又那么讨人喜欢，他怎么会不爱呢？可是，背过人去，孩子的秘密只有他知我知，唉，到底不是他自己的亲骨肉，什么的也是差了一层。这又怨得谁？我还委屈呢，一生的清白让冯家给活生生的毁了，为的啥？又要替他老冯家传宗接代，又要替他老冯家保全面子，里外里的委屈都要我生吞咽下，还不给好脸子瞧，我……马淑贞想到这些，心给醋泡了一样，伤心至极。她已经不想哭了，背地里流淌过多少泪水，她真感到这种日子够够的了。

“妈妈——”雏燕般稚嫩的嗓音从门口传来，墩墩实实的天雄挣脱巧儿的手，迈着两条藕节似的小腿，往母亲怀里扑来。马淑贞转悲为喜，开心的笑了。儿子，儿子是她现在的一切，其他的，其他的都是短暂的，次要的，只有儿子是她永远的欣慰，“儿子，妈来抱，妈来亲亲……”

“妈，我想你，非常非常的，妈。”

天雄搂紧了母亲的脖子，小嘴贴在耳上。

“妈妈，你真香，真好闻。”小嘴嗅到了母亲的脖梗。

“孩子，你也香呢。”

天雄身上永远散发出浓浓的奶香味，做母亲的陶醉了。

“哎呀，瞧奶奶快跟儿子贴成一个人了。”

郑巧儿抿着嘴笑吟吟地看了好一会儿。

“巧儿，你先带他去见老爷，回来我们母子俩再说话。”

“不，我不想爸爸。”天雄突然撅起小嘴说话了，然后又撒娇地把头伸到母亲的发际里，“妈妈，我喜欢哑巴爷爷，他总给糖吃。还亲我，那胡子扎呢。”

马淑贞的心一抖，“傻孩子，那不是哑巴爷爷，他比你父亲大一些，以后叫大伯，噢。”

“那他头发都花白啦，景姥姥说人老了头发才发白呢，爸爸的头发黑黑的，跟妈妈一样，跟巧姐姐的一样。”天雄的小手摸着母亲的头发，盯住那个闪亮的簪花，娇声娇气的学着大人口气说。

“傻孩子，人跟人不一样，哑巴大伯身体不好，头发就先白了。去吧，先去见爸爸去，他那儿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快去吧。”

天雄不很情愿的拉着巧儿的手走了。“这孩子，小人精的，怎么就会看出焕章不喜欢他？还有那个哑巴，他怎么会贴近天雄的，难道焕章跟他说什么啦？孩子已到了懂事的年纪，这些男人，心里都是咋想的，咋不为孩子将来想想。哎，其实孩子也没说错，那哑巴可不是该叫爷爷吗？这，这都是怎么啦？”马淑贞心里乱成了麻。

9

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成道日，中心镇的石塔寺和圣姑庵都有法会。圣姑庵专奉观音，这日子自然格外隆重，山门外还办有庙会。来圣姑庵进香的属女性为多，庙会便有了女人的特色，远远望去，鲜花摊一溜，茉莉、玉兰、串红、石榴、蝴蝶、晚香玉……五颜六色，香气袭人。人工花摊一溜，绫花、绢花、纸花、线花、缎花、通草花，四季花型样样有，五颜六色，借着鲜花摊散来的香气，它们也活灵活现，姹紫嫣红了。远远望去，各色花伞摊一溜，各色珠翠玉石首饰一溜，各色炸糕、扒糕、粳米粥的小吃一溜。另外卖梳头篦子、人造胰子、假发套、抹脸油、香粉、花样子、各色玩具……哩哩啦啦摆出去二三里路，香客一到，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了。

来圣姑庵进香的既然属女性为多，她们一来，便成了色彩的世界。车

马骡轿的披挂是红绿蓝黑黄，撑着的遮阳伞是桃红的、水绿的，天蓝的，杏黄的……各式的流海、发髻上别着金黄、翠绿、银白、宝蓝各色的簪子……至于衣衫裙裤，那绝对是人世间能想出来的颜色拼拼杂杂的都穿了出来，这当然是做姑娘的专利，少妇们还能沾光。可惜上了岁数的妇女，无形中感到了拘束，个个蓝的、白的，敢穿裙子的，一律只是素色的，素色的也行，也要让它黑蓝红绿青的争奇斗艳。更跳跃的色彩怎么能让它遗漏，瞧，那上身想着法的要加进去带着喜兴色彩的边边条条，恰与姑娘家的唱了个反调。再低头瞧瞧鞋，不得了，鞋帮子又是千颜万色的。当然，又是姑娘少妇的鞋，色彩最丰富，还绣着花样，什么蝴蝶、凤鸟、水莲、牡丹，比着花市上的花啊果啊，厘爽不差。

马淑贞早早装扮停当，藕荷色的亮绸上衣压了一条宽宽的黑边，显得格外端庄。穿了一条浅橙的宽脚裤，一双棕色的绣花鞋。她轻挽了一个髻，插上一条银钗，上面别了一串纱制的夜来香。郑巧儿一身水红的衣裤，浅黑的鞋子绣着奶白色的玉兰。

主仆二人坐着一辆天蓝色凉棚的骡车出了门。冯天雄早上头有些发热，景妈急急忙忙跑来回话。哎呀，肯定是昨天儿子上了火。昨天，天雄见着母亲，死死的不肯松手。

“妈妈，我要跟你睡，我都大了，不会尿炕了，为啥还不让我跟你睡？我不愿跟景姥姥睡了，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这怎么行呢？没有老爷的话，儿子怎么能跟自己睡呢？不知老爷是什么意思，孩子一生下来就不让自己带，硬是找了一个老太太，说人家多子多孙，带孩子有经验。可是，孩子都九岁了，懂事了，再不与自己带带，真如巧儿说的，要跟做娘的生分了，这老爷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马淑贞做不得主，又不敢去请示冯焕章，连哄带骗，强把冯天雄让景姥姥带走了。孩子哭得鼻涕眼泪好不伤心，唉，这不就病了？马淑贞有心不去进香了，可是冯焕章不松这个口，只叫人去抓些药，说没啥要紧的。马淑贞心里沉甸甸的，千叮咛万嘱咐，看着冯焕章的脸色不对劲了，身不由己，只好咬牙与巧儿出了门。

一路上两人沉默无语。郑巧儿想了一些词儿想劝劝主人，几次偷眼看着，太太一脸沉思无欲的表情，她只好在心中叹气。

往圣姑庵去的路上，人山人海，车流如河一辆挨着一辆的塞住，吵吵嚷嚷，还有动手打架的，人群里乱了套，真好像带着水的辣椒放进了冒着烟的油锅里。

“太太，前面实在无法走了，咱们是不是绕道吧？”车把式大声地问。

“你说怎么走呢？”郑巧儿替主子问道。

“我看绕西街吧，从圣姑庵后院过来，东墙那儿有一个便门，一般车辆少。就是把车停那儿，走过来也近得多了。”

“奶奶，你看？”巧儿问。

“好吧，就听车把式的，他们道熟。”

车拐进了西街，一路上果然车辆少多了。圣姑庵的后院和东墙挨着荒草甸子，所以平日行人也少。过了东墙便门，就见南街嘈杂一片，马淑贞吩咐下车自己步行过去。

“就把车停在这儿吧，呆会儿出来乘车也便当。”马淑贞下了车，由郑巧儿领着顺着高耸的灰墙往南街的正门走去。迎面来了一辆双人抬的小轿子，飞快过来，停在了马淑贞的身旁。

“冯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一位先生策马赶过来，彬彬有礼的说。

马淑贞见来人袭一身灰色纺绸衣裤，人很文气，尖尖的下巴，像个教书先生。

“你们是？”马淑贞还算沉着，略带威严的问。

那人骗腿下马，点头为礼，态度斯文地说：“冯太太，我家老爷想见你，他说一提你们家的少爷，你就会明白。”

“啊！”马淑贞顿时乱了方寸，自己也不知怎么让人腾云驾雾的扶着，塞进了轿子，只听那人对巧儿说：“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太太被接去会个人，过两天保证平安送回，要他放心。”

轿子拐进了草甸子在刷刷的草声中行进，她仿佛听见了巧儿的喊叫声。不知走出多远，又换上了一辆大轿车，车上有一位大户里穿戴的老妈子。老妇人口口声声的叫着太太，冯大奶奶的，嘴很甜，慈眉善目，让人多少有了些安全感。

东南西北完全分不清了，走到日头顶着脑顶时，车子进了一个小山庄，停在一座很清静的小院前。

老妇人小心奕奕搀扶着马淑贞进到堂屋。里面四白落地，只有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

院门口偶有一些动静传来，老妇人的笑脸换成了肃穆。

“冯太太，你好好坐着，我家老爷来了，我出去迎一下。”

马淑贞见老妇人匆匆走到院中来人旁，垂手行礼，说了几句什么，便出门消失了。

来人一身灰白色衣裤，脸膛殷红，目光如火。跨进门来，马淑贞站了起来，两人对视了片刻，马淑贞的脸绯红绯红，一屁股坐在椅上。

“你，你是他？……”她的双眼在白墙上探寻。

来人很有些激动，默默的点点头，自己走到桌旁坐下。双眼死命的上下打量马淑贞，真像是要看到心里去。马淑贞感到了对方目光里的热度，头垂了下去。

“几年啦，你，你还好吧？”他的声音是颤抖的。

低着头的马淑贞滴下大颗大颗的泪珠，她的心全乱了，酸甜苦辣的搅着，脑中的什物被吸走了一般，空空的，什么思考都没了。

“孩子，孩……子好……吗？”独龙王感到自己舌头发硬，说话无法利落，觉得自己回到了九年前，又是那个一开口就腼腆的要语塞的庄秀天。

“啥？啥孩子？”马淑贞一个机灵，扬起了脸，神色紧张，目光警觉。

独龙王一愣，完全没有意料到，眼前这位体态温柔祥和的女人，会做出这么决然的反应。

“你，你不知道？那孩子是……”

“是啥？什么孩子？哼……”

“天雄啊，天雄不是咱们的孩子吗？”独龙王面起愠色，直着嗓门放高了声调，他感到一种羞辱。

“庄秀天，你放明白了，冯天雄是我和冯家老爷的孩子，谁也不用想碰他。你要想打他什么主意，我就跟你拼命！”

马淑贞怒目倒竖，厉声喝道。她为儿子的利益是不顾一切的。

“你，你怎么知道我叫庄秀天？是冯焕章告诉你的吧？”独龙王苦笑一下，和缓了态度，他找到了缺口。

马淑贞苦着脸，垂下眼帘，慌乱地掏出帕子，双手来回绞着。她满心疑惑，害怕眼前这个男人会提出什么要求，屋里一时沉寂。

“你，你把我送回去吧。”她又抬起头，语调哀怨的说，两眼直怔怔的望着门外。院中央明晃晃的阳光，带着无限的热意，几只麻雀在地上啄食，叽叽喳喳叫着。

“你，你真的想跟他过一辈子？他对你好？”

“好？好什么？哼！我们做女人的不就是个命苦，哪里还敢盼一个好字？”

马淑贞应答着问话，带出无限的伤感。虽然她接话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独龙王却看到了希望。

“你，你还是留下，跟我过吧，我……”

话说到这里卡了壳。独龙王心里也混乱无比。强烈的思念，使他把这

个几年里无法从梦里挥去的女人劫到这里，他只是想仔仔细细瞧上几眼。几年里这女人只是一个白影，一团滚动的白雾，现在，人实实在在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他才发现自己什么具体的打算也没有。下一步怎么办？他没想过，儿子怎么办？他没想过，经过一番对话，他感觉这女人全身包在一层胶皮里，离自己的身心那么远，他有些来气了。

“我的女人竟然跟我这么生分，我算什么男人！”他的心愤然。

“跟我吧，你……”他的嘴唇在抖。

马淑贞仿佛挨了重重的一棒，蒙了，傻了。怔了好一会儿，一股强烈的委屈从心底里翻腾四溢，控制了全身，“哇”的一声，她嚎啕大哭，侧身趴在桌上。哭得那么凄惨，那么可怜，哭得那么无助，院子里争食的麻雀惊飞了，阳光在一块云中遮黑了，整个庭院灰暗下来。

“你，你哭啥？”独龙王开始被哭声震慑，继而不解地望着成了泪人的女人。

“我……我……能……哭谁？呜……我……哭……哭……哭我……自己，呜……”

屋里雪白的四壁在沉默，雕花的桌椅承受不住抖动的压力，发出极轻微的悲鸣，空气充满涩味。独龙王垂下沉重的头颅，他的心被酸楚的往事紧紧裹住。

饭菜送上来，凉了，端了下去。又送上来新做的，又凉了，端了下去……

两人在屋里僵持着，夜幕下，一盏汽灯晶亮耀眼，把所有的黑影扫到了角落里。

“你图他啥？他是有钱，有地，可是他是你男人吗？他疼你吗？我……我才是你真正的男人，你咋糊涂，鬼迷了心窍？”

独龙王拖不下去，急急火火的开导她。今天非要有个结果，不然，这一切怎么收场？或许，女人，儿子永远再不属于自己，几年来的盼头像冰一样化了，你还拾得起来吗？

“我图他啥？”马淑贞把头抬起，勇敢地侧向独龙王。她想了一个下午，从混乱的思路中理出了头绪，一切为了儿子，她自己算什么，只要儿子好，自己……

“我啥也不图。他家是有钱，有地，我在他家，吃穿不愁，出出进进都是别人侍候，可我，这一切，这上上下下哪里是我的呀，我自个儿只有我的身子和我的心，除外，我啥也没有。我就像人家养的鸟，养的鱼，喜欢你时，就给你喂好的，给你扫笼子换水，不喜欢你，你就干等饿死、臭

死、憋死，你说我图他啥？我是强忍着，还不都是为了儿子，天雄是我的儿子，是少爷，将来他们家的一切都归我儿子了，做娘的不就盼着这一天？为了他，我啥苦都能吃，都能忍，我早就不是为我自己活了，我这条命值几个钱，不值钱，我知道……”

马淑贞说到这里，望着独龙王脸色红黄灰黑的变化，她“唉”了一声，心软了下来。

“庄，庄秀天啊，我，我心里明白，这儿子是你的骨血，可是，我们娘儿俩跟你过了，你就不为儿子前程着想？你这里是什么？你在干什么？你说说，这是啥地方？难道你不怕把天雄毁了吗？”

话语如箭，独龙王沉默了许久。突然他仰天狂笑，发出痛苦的呜嚎声。一阵狂风暴雨似的情感发泄出来，他带着嘲讽的语调酸酸地说：“我是干啥的？告诉你，我当了胡子！我就是外面风传的独龙王！我……”

“呀！”马淑贞惨叫一声，白眼一翻，瘫软得如泥鳅，无声地从椅座滑到地上，昏死过去。她哪里能承受这样的打击！

10

4天以后，下人们突然发现四奶奶房里动静不小。郑巧儿像鸟儿似的跑进跑出，她张罗着烧水洗澡，洗衣房送衣、厨房备饭，下人们才发现，四奶奶那头沉寂了好几天。

“咦，这些天好像没见到四奶奶么？”

“是啊，听说出去到圣姑庵上香，不知怎么就没回来。”

“呵，郑巧儿真有福气，不知跟着太太去哪儿逛去了。”

“这死丫头，嘴严哩，李姐去问都不给面子，八成是回河北娘家了吧？”

“不可能，回娘家怎么不带着少爷？再说……”

“啥？”

“再说老爷那儿，没瞧见，没见备礼啊？再说，那河北远去啦，连来带去不得个把月？这才几天？才4天，不对，不对，肯定不对了。”

下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天后传出风声，原来四奶奶去汤子岗泡了几天的温泉，她受风起了一身的风疙瘩。“怪哩，明明那天我瞧见巧儿自个儿回来的！又跟老爷走了。”老蔡心里仍在起疑。

马淑贞回来的前一天，冯焕章接到了独龙王送来的扎子，警告他，如果敢动马淑贞一根毫毛，就要他的脑袋。冯焕章做梦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胡子独龙王就是 10 年前一脚踹不出个屁的庄秀天！这信恰恰是庄老大双手捧着送进来的！他感到后脊背丝丝冒凉气。瞧着窗外庄老大老态龙钟，腰弯成了虾米的背影。“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成了胡子头，他会怎么想？如果他知道这信是他儿子写来的，他会怎么做？”冯焕章会心一笑，对庄老大发生了兴趣。

冯焕章实在想不出，为什么独龙王的信上只字未提到冯天雄。既然把马淑贞劫走，显见他该知道冯天雄的来历，为什么对自己的儿子只字未提呢？又为什么要把马淑贞送回呢？为我保全面子？按理，他是最该恨我的人了，巴不得我吃灾遭死才对，可他……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啥机关奥秘呢？冯焕章百思不解，猜不透独龙王内心究竟在策划什么。

马淑贞被劫走那天，郑巧儿匆匆坐车回来。冯焕章一听对方提到少爷，马上想到了庄秀天。他不露声色，让巧儿取了几件马淑贞常用的衣服，与他一起乘车出去，把巧儿和车夫安置在一处庄院里，自己又赶回来等信。所以说四奶奶去泡温泉，下人们起疑也探不出个头绪。

马淑贞回来，是巧儿坐着从车铺雇的车赶到圣姑庵后街，接上太太回来的，一切顺当自然，冯焕章把这意外抹得连痕迹也没有。

马淑贞哪里坐得安稳？她急着想把 4 天里的怪事告诉冯焕章，可是她又害怕，怎么说得出口？巧儿这回乖巧极了，只字不问，一切都像没发生过，这更让马淑贞想找个人剖白一番，找谁呢？只有老爷，可他……儿子的出现，弥补了一切尴尬。

“妈妈，这几天景姥姥死活不让我来见你，妈妈，我不喜欢景姥姥，我要到你房里住，妈妈！”

“儿子，我的儿子！”

马淑贞紧紧地把儿子搂抱在怀里。

“妈妈，你怎么又哭啦？”

冯天雄用小手轻轻擦拭母亲腮帮的泪珠，把头贴近母亲的胸部。

“妈妈，我又淘气了，爸爸好生气的，你是不是也生气了。爸爸从来不哭，可他一生气就很凶很凶，我害怕。”

“孩子，别怕，有妈妈呢。再说爸爸，他……他很想你啊，他……非常非常想你呢。”

“骗人！妈妈，他才不想我呢。爸爸什么时候跟景姥姥说让我去看他？从来没有。你让我去看他，他见着我总是看见耗子了，先皱皱眉，好

不高兴的样子。每次都这样，过好一会儿才肯对我笑笑呢。还是庄爷爷，噢，你为什么又让我叫他爷爷了？他对我好。妈，你说也怪，庄爷爷每次偷偷把我拉进他的屋，爸爸不让我进那个小院，他只好偷偷的，给我吃的，然后一个劲儿地用他那只粗手摸我的头，摸我的手，好像摸小猫似的。他还掉泪呢，哇哇地不知说些什么话，妈妈，你说他怪不怪。”

马淑贞搂住孩子头，她害怕，“怎么，哑巴老爷子会知道了啥？天！”她要告诫孩子点什么，又觉得说不出口，伤了谁的心都不好，再说天雄能懂多少？她只有恐惧。

“苦命的孩子，只有看你自己的命了！但愿菩萨和冯家那棵树能保佑你平平安安长大啊！”她心里想着，忘记了她自己的处境。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冯府里的一切照旧。冯焕章除了府里的事务，常和大管事赵星到外面各庄户地里去视察，吃在外面，住在外面，回府的时间越来越少。连下人们也听说，老爷在中心镇和几个外县都置下了房子，府里越加显得冷清和死气。

马淑贞倒觉出无限的安逸和幸福，天天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她非常满足。

“妈妈，你是又要给我生个小弟弟了吗？”

听到儿子无知的问话，马淑贞的身子摇晃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已大到无法遮掩，显然府里的人都在传播这件事了。

“巧儿，你没听到府里近来有啥动静？”马淑贞忍不住地问了。自从圣姑庵被人接走的事发生后，郑巧儿一下子变了，她本是热情四溢，快人快语，现在却时时发蔫，闷着头绣着手里的针线，一个风风火火的影子消失了。

“奶奶，没听说啊，有啥事哩？”郑巧儿迟缓地停下绣活，双眼无神地瞟向马淑贞。“只听说，前些时雨水太大，神树前陷下去一大片草地，有好多地鼠钻到了贡果堆里，吓死了一位老爷子。”搁平时，巧儿说到这种事，早笑哈了腰，然后一定会对老人的死表示同情，现在，说得那么平淡，仿佛早已是八百辈子的古事了。

“噢，这倒是新鲜，你咋不早说给我听？”

“奶奶现在心思都在少爷身上，哪还顾得上听其他的事。”

“怎么，还有我该知道的事？你说说，我倒很想听呢。”

“近两天里二奶奶又不好了，小月到处求人去找郑大夫。听说，老爷知道了也不回来，账房里的人说，府里最近划出去好多钱。那个李姐说的，还不是大管事告诉她的，说老爷在长白县买了一处房产。还有，您是

太宠着少爷了，我听景妈说，教书先生偷着告诉她，说少爷太淘气，讲书不听，背诗不干，有一次，少爷把先生的墨盒藏到先生的坐椅下，先生一屁股坐碎了，墨汁溅得哪都是，先生直嚷不干呢。还有……”

“咦，这些事怎么都没人来告诉我？我毕竟还是个主子吧？杜文仙病着不管事，我还可以管吧？这些人……”

“奶奶，你是不知道吧？老爷吩咐了，府里的事不许传到这里，说你……说奶奶近日里有病，要好好养着。”

“唉，我有啥个病？这是什么时候传的事？”

“就是……就是……上回去上香回来后……”

马淑贞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哩，自己回来，冯焕章到今天也没问过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是把我冷在一边不管不问了！那么，他是不是又要娶老婆了呢？正室一直空着，自己自从出了那事，再未进过他的睡房，他是那种守得住空床的人吗？哎呀，瞧我真糊涂了，一门心思只勾在了儿子身上，要是他下了决心把我们娘儿俩赶了出去，那怎么办？秀天倒是说过，他不敢，能治住他，可是人家再明媒正娶把堂堂的夫人接进府来，再去生一个儿子谁会见怪呢？马淑贞想到这儿坐立不安了，觉着满世界都是乱云飞渡，向她急迫地压下来。

“巧儿，我又怀孕的事，府里都知道了吧？”

“那能瞒过谁？人人都在议论呢。”这话出口，巧儿后悔了。

马淑贞的脸烫了，急切地问：“他们议论什么呢？”

郑巧儿瞟去一个怪异的眼神，“大家都说，说怪哩，说奶奶怀少爷时，老爷高兴得嘴也合不上，府里府外跟过年似的。这回奶奶又怀孕了，老爷啥表示也没有，好像不是他亲生的。你没瞧见，厨房也没专为奶奶添加伙食，怀少爷时哪是这个样子？想想，也真是怪的。”最后一句是她突然压低嗓音，自言自语，头随着低下去，绣起一朵海棠。

马淑贞的思绪被扯回来，关注到自己凸现的肚子上。那人的体温仿佛还能被自己的皮肤感觉着，那人的体味还在鼻孔处散发着。那古铜色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眼前晃动，想忘又怎能忘却？尤其在搂着儿子时，仿佛是搂住了他的身体，以至往往不敢正眼瞧儿子，怕儿子说：“妈妈，你发烧了吗，脸咋这么烫！”

那一夜。马淑贞从昏死中醒来，发现已被安置在一间静谧的卧房里。这屋里装扮得像洞房一样漂亮，只是没有红色的，到处是白的，雪白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凉爽怡人的夜风里，传来草虫的鸣叫声，活添了一些情趣。不知咋地，马淑贞一点儿不觉害怕，她有了居住在家中的感觉，

当然不是河北老家那种熟悉的环境、气味、摆设，眼前这一切正是她梦中梦到的普普通通的人家，和和美美地过日子的家景，“这要是我的家该多好！”她轻叹了一口气。

“这咋不是你的家哩！”

哎哟，马淑贞没想到，那个庄秀天就坐在外屋。闻声庄秀天进屋来，两对眼睛热乎乎地对望着，马淑贞的心酸酸软软，想硬，怎么也硬不起来了。她认命了，发髻散了，青丝垂落，遮住了已如夕阳里艳如晚霞的脸。

独龙王第一次堂堂正正地搂抱住自己的女人，这是一团干净的白雾，纯洁的白玉，带着健康热度的实实在在的女人！不必带着任何的邪狎！

马淑贞第一次躺在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的怀里，享受到女人应得的抚爱。那么坦然、温馨，情投意合呀！

一团古铜色的雾气和一团奶白色的雾气交织在一起，翻滚在一起，在愉悦的欢叫声中，他们把积埋心中长达 10 年的耻辱一扫而光……

他们睡了两天两夜，胶着在一起，人世间几十年夫妇的恩爱，他们只用了两天来细细品尝了一遍，印入到互相的骨子里。爱的力量，刀劈斧削不该隔开他们了，他们应是这世上最幸福、最和美的一对，尽管早已过了十七八初恋的花季。

马淑贞依偎在山一样宽厚，热泉一样滚烫的怀里，百般柔情，献出了少女般的身躯和情思，竭力不去想她和他之外的什么。两天两夜做尽了自己少女以来应做的美梦，她希望自己能永远陶醉其中。她把脸贴在细汗淋漓的胸脯上，嗅着那浓烈如酒香的气味，“我永远是你的女人！”她呢喃着说。

“淑贞，你们女人是啥做的，才两天，就把我搞得筋骨酸疼，比干力气活还累身子哩！”独龙王傻笑着，两只粗壮的笨拙的手搂住奶皮子一样滑腻的女人，鼻口里满是阵阵的体香。他忘记了他的手下，忘记了世外的腥风血雨，忘记了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他像个新郎官迎娶到意中的新娘，浸润在蜜渍过的两人世界。他不知道有世外桃源吧？他想象着一个远离人烟的地方，只有他和她，还有从未见过面的，已经九岁的儿子。他这么跟她说。

马淑贞回忆到这些，她的心是甜的，柔的，像儿子吮着母乳，像怀里搂着小猫，像坐在镜前由娘梳起出嫁的头装，她的脸漾起诱人的笑，深情、神秘。

“奶奶，我的四奶奶，你……”

听到郑巧儿诧异的呼叫声，“噢！”马淑贞回到了现实。神色杂乱地用手理了一下发髻。“你先回屋去吧，我累了，独自个儿静一静。”

“喂！”郑巧儿拿起花样子，一脸狐疑地退了出去，轻手轻脚把房门关上。

两扇染成朱红色的门轻轻关上，摒弃了外面种种细微的动静，马淑贞的耳畔又回荡起与庄秀天撕心裂肺的分手话语。

太阳出来，落下，又出来，又落下。从来没有日头赶人的感觉，可是现在，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在久恋的男人身边，马淑贞有些急，有些怕，有些慌了。

“秀天，我得回去了。我不能待在这儿，儿子怎么办？哎呀，这两天我不在府里，那边不知闹成啥样？秀天，要是惊着了儿子，那可咋好……”马淑贞急急火火的话语里带出了哭腔。

独龙王沉思了一会儿，无奈地点点头，“这回，我知道留不住你，倒不是别的，你是我的女人，留在我身边天经地义，这理到哪儿都讲得通。只是，我没想周到，应该把儿子也一起带出来。现在不行了，打草惊蛇了，冯焕章那精明的人肯定牢牢护住天雄不撒手的。再说，这回，我也想得简单了，只想好好看看你，这不，让人给他放话，过两天就把你送回去吗，我是条汉子，说话得算话，不过下回我……”

“秀天，不要有下回了，多为儿子想想吧。他已经习惯那个环境了，也懂事了，要让他突然知道这里边的这些事，孩子小能扛得住吗？待他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再告诉他吧。再说啦……秀天，你也该换换……这算个啥？当这个……名声都完了，将来咋对儿子提起，难道……难道要我对他说，说……说他老子是……哎……”

“是啊，这不也是被逼到这条路上来的吗？要怪就怪冯焕章！这个深仇我是非报不可的，只是，哎，也是考虑儿子太小，等他再长长大大，为了儿子，咱们……”

临别时，马淑贞哭成了泪人。“我是真不想走，秀天，就是吃糠咽菜，我也不想回去！那不是人待的地方，秀天，我……”

“别说啦，这不是没法子吗？只要你心里惦着我，我能扛住。别让儿子受苦，他是咱的命根子，我做爹的，也得为他积攒钱财，不能让他小瞧了俺，你说对不对？”

马淑贞心里非常矛盾，两头割舍不下。为了自己的幸福，她该留下，为了儿子的幸福，她必需回府，去忍受那个丈夫轻蔑的白眼。她想像不出，回府后，冯焕章会怎样对待她的肉体，一想到那种肉刑一般的交合，

她坐在回去的车上已经沁出阵阵的冷汗。

呀，没想到自己的肚子又大了，又是庄秀天的种，她不知道自己是该乐，还是该哭！女人啊，苦乐，苦乐，乐起来也是涩涩的嚼莲子芯的味道，哪一天是头……

11

入了秋，天气凉爽十分，早晚已需添加衣服。马淑贞的肚子格外大地挺着，人人说比怀少爷时还见大，这回八成又会生一个大胖小子。

望着天雄胯下骑着竹杆在院里疯跑，做母亲的心疼了。

“够了，孩子，看，跑得满头大汗，当心着了凉。巧儿，快把天雄叫进屋来吧。他那么大呼小叫的，也让我心烦。”

儿子前两天让父亲痛打了一顿，为的是不好好读书。马淑贞明白自己过于溺爱他了，可是儿子一撒娇，况且又挨了打，今天就领到自己的院子让他疯个够。不过当着巧儿的面，只好数落他几句，免得巧儿又生口舌，怪自己宠着少爷了。

“快进来吧，你妈可心疼你了。好啦，我的小祖宗，瞧呀，夹袍都湿透了，快，进屋换上干的吧。”郑巧儿的话音里透出几分不耐烦来。

马淑贞牵着呼哧气喘的儿子，一边给他脱衣服，一边数落说：

“你也真是的，快 10 岁了，怎么就缺心眼儿似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爸爸刚打完才几天，就忘了疼了，瞧，巧姐姐都不喜欢你了。”

“她？巧姐姐敢不喜欢我？不喜欢我，我有办法治她，逼着她们喜欢。”

“啥办法？”马淑贞装出无知的样子。

“妈，我用小棍子捅她们的发髻，一捅，她们就告饶，就说喜欢我。”冯天雄掂起脚，把嘴凑到母亲的耳边小声说，母亲的肚子让他无法正面贴近。

“呸，真成了小人精了，巧儿，你听见了吗？他是够烦人的了，下次可不许了，噢！”马淑贞装出嗔怒的样子。

郑巧儿知趣地笑笑，心里想，有的人一宠孩子再精明也糊涂了，太太就是这样的人，多说等于白说，没有用的。

“四奶奶，我去给少爷叫碗粥去，跑了半天八成也饿了。”

“我要甜粥，加桂花的，又香又甜哩。”

“把你美的！”郑巧儿做了一个鬼脸，匆匆离屋去了。

“关门，我要给少爷换衣服。”

望着关好的门，马淑贞找出衣服，“来，换上，都湿成啥样子啦，你啊，再淘气，连妈也不喜欢你了，看你怎么办！”

“妈妈，你要不喜欢我，庄爷爷又死了，那我是最可怜可怜的人了。”

“这孩子，怎么把妈妈说的话给学去了。你可怜啥？这府里上上下下谁不疼着你，让着你？冯家的一根独苗苗，都把你惯坏了。哎，只是庄爷爷死了，他是府里惟一的好人，可怜的人没有好命！”

马淑贞想起独龙王临分别时，还嘱咐她多关照他爹，说他爹要知道自己干上了这个行当，你让他当老太爷享清福，他是绝不会干的，“我没脸去见我爹，你就替我多多照应着他点吧。”谁能想到，半个月前，老人死了，死在静心斋的西厢房里，府里传着是老病死的。

“妈，你怎么又掉泪了？想庄爷爷了吗？妈，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可不许向别人说，不能向郑姐姐说，不然，我就死定了……”

望着儿子神色惶恐不安，马淑贞抱紧孩子，“说什么话呢？哪像一个孩子说的话！”

“爸爸说的，他说什么死定了，结果，第二天庄爷爷就死了。”

“啊，你……”马淑贞的心突突乱跳，四肢发软，抱不住天雄，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

“你听见什么啦，是哪天的事？怎么让你给撞见啦，可不许胡说，啊！”

“那天先生夸我背书背得好，说他要告诉我爸说我乖了，懂事了。我高兴啊，想赶快去告诉爸爸，免得他老骂我笨脑瓜，妈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孩子，你咋这么多个秘密。”

“妈妈，你知道庄爷爷叫什么名字吗？人家叫他庄老大，其实，他叫……叫庄秀天！”

“呀！”马淑贞在心里惨烈地惊呼起来，眼前涌起一团一团阴冷湿粘、翻着泡沫的黑雾，满嘴吃了生鱼似的腥臊引起一阵阵恶心。

“妈，你……”

望着儿子圆睁的眼里溢出惧怕的神色，马淑贞清醒了。她艰难地浮现出平静的笑容，鼓励儿子继续讲下去。

“妈妈，我跑进客厅、书房，爸爸都不在，看见静心斋的门没关死，

我就溜进去了。我知道那儿平时不让小孩进去，但是，我想赶快告诉爸爸好消息么，就进去了，再说，我也想看看庄爷爷一天到晚在那里干什么呢。”

自从与独龙王会面，回来后马淑贞反而鼓励天雄多去瞧瞧庄爷爷，她只能从儿子的口中了解些孤独老人的近况。“妈妈，听不懂他说话，急死人啦！”“妈妈，爷爷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了，像你一样，脸上黄黄的，冒着黄油油的汗。”她只能从孩子那里得到这些信息。

“妈妈，我钻过影壁墙，弯着腰悄悄蹭到正房，我怕让爸爸见着挨骂，躲在窗台下，妈妈，爸爸在骂庄爷爷呢，吵得好凶好凶的……”

“噢，你听见什么啦？”

“爸爸说得太快了，我哪儿听得懂，只记得什么‘你个庄秀天也太欺负人了’，什么‘我不怕独龙王’，什么‘让我戴绿帽子当王八’，妈，戴绿色的帽子那多难看，谁戴那种色的帽子？”

“小孩子不要胡说！”

“妈，是爸爸说的，我只是学舌……”

“啪！”一个耳光煽在了天雄的脸上，“学舌也不行，赶快给我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

“妈，你打我？打我干啥？是爸他……”哇，小天雄咧嘴哭了，哭得好委屈，他实在不明白讲别人的秘密怎么自己会挨打。

“算了，妈打错了，来，给你揉揉，来，和妈妈亲亲，孩子……”

马淑贞把儿子搂到跟前，把头弯在儿子的小肩膀上，自己也掉泪了。

事情过去几个月，马淑贞的耳边时时响起儿子带着哭腔的喃喃话语：“妈，我保证，把它们忘了，跟谁也不说的……”可是，自己却忘不了，忘不了儿子诉说的秘密。她彻底绝望了，对冯焕章不抱任何幻想，她关心的只是如何把胎里的孩子平安生下来，离生产不到两个月了，快熬出来了。

“四奶奶，又出怪事啦……”

郑巧儿兴冲冲地进了院，跨进门坎时突然放慢了脚步，嘴里却连珠炮地把话冲了出来。“四奶奶，听说庄大爷的坟让人迁走了，怪不怪，谁会迁他的坟？李姐说，她呀，肯定是听大管家说的，四奶奶，听说呀，庄秀天还活着，听说他现在有钱有势了。难怪呢，庄大爷死了，老爷不是在冯家坟地边把他埋了，还立了一个小石碑？我说呢，从来没有的事嘛，为一个孤老爷子还……”

“哎哟，疼死我了，肚里的孩子在踢我呢，哎哟……”受到郑巧儿带

来消息的刺激，动了胎气，马淑贞痛苦地呻吟不止。

“四奶奶，别吓我，好些了吗？快来人啊，快来人啊……”郑巧儿两步上前扶着太太，一面向门外呼救。

经过郑开基检查，他对冯焕章叮嘱道：“看来太太的产期要提前了，是不是把景妈请回来。怎么有了大少爷，我看这回你倒不精心了，啥时候了，还不拿定主意？”

“我是当王八的命，她哪里在给我们老冯家生儿子，这不是借我这块风水宝地，给他们姓庄的传宗接代哩！”

“喂，这不是没法子的法子吗？为了冯府，你就忍耐些吧。你看，大少爷不是挺好的，有谁怀疑什么啦？要抓紧的，我看是教育，把他好好培养这倒是最紧要的。”

“理是这么说，这口气我是直了脖子也咽不下去！这回不同上回，上回是我愿意，是我亲自挑的，这回算什么？算哪门子的事！”

“好啦，其实细细想想，你也就心宽了。你啊，天雄这么一棵单苗苗，说句不中听的话，将来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是好呢？这不，再给你生一个，不是双保险吗？再说，太太那么聪明的人，为了子女的前程，她还不一心跟定了你？你把她推给那人，我想啊，她是死也不会跟他的。所以，你就是不认下这俩孩子，她还不干呢，是不是这个理？”

“哼！别拿我冯焕章当软蛋捏咕，这回，我要给她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否则，……哼，我看她还敢不敢到外面偷情去了。”

马淑贞怀孕8个月了，屋里还是郑巧儿一个人忙着。巧儿心里疑云密布，心想这真怪了，生大少爷时，早早就把景妈请来侍候。那产婆卞老太也早在7个月头上时不时地接过来瞧瞧，这回是怎么啦，8个月了，太太反映又大，人已昏厥过去几次了，郑大夫说怕要早产，这老爷一共才来瞧过几趟？怎么，完全不像是给他生孩子，怪了。还有，太太怎么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可不像生大少爷时，她这回怎么也闷声不响地干忍着？这要突然生在炕上我可怎么办？我哪里懂呢？这可怎么好，急死人了。

“景妈，您瞅空多过去瞧瞧太太，少爷这边大了，您也省心了，多过来帮帮我，我真怕太太一下子生了可咋好。”郑巧儿接天雄时，话里带出了抱怨。

“哟，傻闺女，你瞧景妈我是那种死气不张的人吗？趁着少爷在外面玩儿，我给你交个底，不是我不想去，是我不能去啊……”景妈说到这儿，走到门口张望，院里只有天雄在飞纸牌，她趑进身子，反身把门推上。“闺女，今天我告诉你实底，说是老爷吩咐的，不让我靠前，就管好

天雄。哎，我一个孤老婆子也快做不动了，这不，天雄也转眼 10 岁了，我该回去养老了。好在冯府有话，答应给我送终，阿弥陀佛，你说，我还能咋的？”

景妈这些年为着天雄的淘气没少受累。一头黑里间白的发丝早已稀落，人也佝偻得不成样子，满脸布满蛛网似的皱纹，两颊深陷，牙齿掉得没有几颗。天雄出生时，她年近 40，人是那么精明干练，现在……这一晃才不到 10 年的空夫，郑巧儿升起一腔幽怨的哀愁，面前这位老妇人是不是自己的将来？她不敢多想了。

不曾想，郑巧儿与景妈着急的第二天晚上，冯焕章的身影出现在马淑贞的屋里。

“哎呀，你是有身孕的人，这屋里的温度可不高啊。我早吩咐了人，要把你的屋子烧热些，早春的二月，寒气还袭人么。”

身穿一袭绛紫色线绉面薄毛皮袍的冯焕章摸着火墙关切地说。语气非常缓和，充满着体贴，和对下人不经心地抱怨。

“没什么，还好，烧太热了屋里燥。老爷穿得厚了，外面冷，屋里还行。”

马淑贞扭动起臃肿的身躯，靠在了炕柜上。郑巧儿被冯焕章支使走了，她只好自己费劲地活动着。

“哎呀，来，我来帮忙，瞧，肚子这么大了，有个闪失就糟了。”

冯焕章凑前走了两步，嘴里这么说，两只手只在空中做了一个搀扶的手势。

“淑贞啊，你这回生产，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不管怎么说，也是我们冯家的血肉。不过，这回毕竟与生天雄不同。庄秀天如今早已不是冯家的小马馆了，他的近况呢，你也很清楚，因此呢，我得考虑他的态度。不知道，他对这个孩子的出生究竟怎么想。如果，如果他要闹起来，到我这儿来要孩子，那么肯定会引起外人的好奇。怎么说也是家丑不可外扬，况且对天雄也十分不利，所以，我真伤透了脑筋。现在倒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你到府外去生孩子，我已经在长白县置下一座小院，你明天就走。在那儿生下孩子，如果，庄秀天不来闹，我就把你们母子平安接回来。如果姓庄的犯浑，提出啥要求，咱们再商量，总之呢，把事儿在外面解决干净，不能给冯府抹黑失了面子。其实这都是为天雄着想，将来，这里还不都是他的。”

马淑贞毫无思想准备，做梦也想不到冯焕章心里是这么安排的，她，一个妇道人家，能不听自己男人的？她顺从地点点头，泪花的眼眶里滚

动。

“那么，我带上谁去呢？巧儿？还有……”她幽幽地寻问。

“郑巧儿就不必带了，小姑娘家家好奇心足，嘴也不牢靠，再说天雄也需有人照看。留下她照顾天雄，让景妈陪你去坐月子。那老太太快不中用了，侍候完月子就打发她走。有她在你身边，我还放心些。另外的人到了那儿再请。这种人有的是，保管把孩子好好生下，月窠里不出啥事。”

冯焕章的话就是命令。马淑贞和郑巧儿忙了大半夜，这个也想带上，那个也想带上，归归理理，裹了好几个大包袱。

“哎哟不行了，我看东西都是四个四个了，巧儿歇息吧，明儿上午就得走。再有，你把天雄带远点，别让他看见我，否则又哭又闹得，老爷瞧见又该发火了。等我走了，再慢慢哄他跟他讲理。告诉他，告诉他小时，妈妈也是在外面生的，这样，他可能该懂了。什么时候让他去看我，我会叫人来告信的，好在也就一两月，一忙乎就过去了。”

“奶奶，你到底去哪儿生啊？这还不肯告诉我？”

“哎，老爷不兴说，他考虑得也对。巧儿，这其中有些事你不明白，你啊，知道的越少越好，免的架不住李姐那些人盘问，闹出事来，屎啊尿的，都往你身上泼，惹老爷发火。记住了，你一心一意就是放在少爷身上，旁的啥都别管别问。火烧了房，你带天雄跑；遭了贼，你带天雄躲，千万别为了其他的分心！天雄，他——是——我——的——命根子，巧儿，我可是——把自己的性命——性命啊——全交给你了，你懂吗？”

郑巧儿郑重点点头，仿佛双肩负起托天的使命。她第一次领会什么叫做沉重。

12

二月，天气格外寒冷，长白山脚下又刮起烟泡。长白县城本来束裹成一个冰玉皑皑的世界，现在被暴风雪卷搅得天翻地覆，混混沌沌。万人空巷，人们早已躲进屋里，恨不得坐进烤火的炉里。

“景妈，景妈……景……”

马淑贞把能摸到的衣裤被褥全包在了身上，牙齿仍抖得“的的”作响。实在熬不住了，她虚弱的喊着，仿佛掉在冰窟里的人在呼喊救命。回应她的只有屋外呼啸的山风，它早已对这房屋和人的存在显得不耐烦了。

屋里四壁结了厚厚的白霜，火炕的热度比体温还低。刺骨的寒风往骨逢里钻，千万颗针扎进骨里也不过就是这种苦痛吧？她实在忍受不住了。

昨天晚上，她生下了一个女婴。那孩子被景妈使劲拍了几下屁股，才发出一声猫样的叫声。昨天屋里烧得成了火炉，燥热让人出了一身又一身的臭汗。马淑贞顾不上喊热，疼痛夺去了她一切的感觉，没想到生天雄时是那么顺利，生这个孩子着实让她吃尽了苦头。

“天啊，我真是作了孽了，老天也在惩罚我……我了……”在她声嘶竭力地嚎叫时，内心布满了死亡的恐怖。

景妈只穿着贴身的布衫，汗水像浆子一样粘，把布衫抹平在干枯的骨架上。景妈的国字长脸狰狞了，男人一样的力气，伸进手去往外拽，马淑贞有了被人开了膛的痛楚。

伴着尖厉的惨叫，院子的狗钻进了草垛，那只花狸猫竟跑到街上喵喵的叫个不停，寒夜里早已无人理睬外人的世界。

孩子降生了，血淋淋地擒在老妇人鸡爪般双手上，托向了半空。

“生了个闺女，好俊俏哩……”

景妈咧着大嘴，屠夫一样地笑了。马淑贞昏昏沉沉，处在虚脱状态。

“给我生个闺女也好么，一龙一凤，龙凤双全！”她瞧见庄秀天微笑的脸，耳边响起分手前他说得话。

“秀天，你称心了，我，我可是受够了罪……”她喃喃地说着，完全没有注意景妈投来的诧异眼神。

后来的事，她不清楚了，转过头来，她首先感觉是冷，她被冻醒了。

“景妈，景妈……”她虚弱地喊着。没有任何回音。只有窗外一阵响过一阵的北风，强猛地在向她示威。

“我这是在哪儿了？”昨天曾热得受不了，现在怎么又掉在了冰窖里了，人呢？景妈呢？哎呀，我的孩子呢？还没喂过奶呢？这么冷，孩子哪里抗得住哩！“景妈，景妈……”她心焦的提高了嗓门。

“喵！”硕大的花狸猫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走到地中央蹲在那里，看着炕上的人。马淑贞跟猫对视着。那只猫歪着头，一付调皮的样子，时而向左右张望一下，再把目光对住女主人，好像它是惟一忠实的仆人，然而又笨拙地无法领会主人的意图。

“这个景妈，也太粗心了。家里的猫也不关好，要是惊了孩子可咋好？”这么一想，她不安地烦躁起来。“景妈，景妈，人呢，都死绝了不成……”

“喵……”猫受到了喊声的刺激，大声地回应了一声，一阵大风粗鲁

地撞击着门窗，迫不及待要扫荡进来。

“滚蛋，连这个小畜牲也来欺负我了，我……”马淑贞心虚了，酸软的身子僵在炕上，浑身分明没有了知觉。

门吱扭一声开了，随着，一个人影，被一股强劲的寒气扶持进来。

“景妈，你去了哪了，孩子呢……”

“哟，瞧这屋，快成冰窝子了，坐月子的人哪抗得住啊……”来人使劲地推上门，哈着两只手，知人暖热的嗓音里带着老练的腔调。

来的不是景妈，是一位打扮异常入时的少妇。玫瑰紫的丝棉袄织着一朵朵白艳的碎花，围着一条火狐狸毛的围巾。

“你……”马淑贞糊涂了。

“冯太太，你住了这些天，还不知道我啊，这房子就是我的呀，冯老爷借我的房给你生孩子用的。”

来人笑咪咪的，把嗓音搞得柔声柔气的，充满着友善。只是，那眼神里含着一丝冰冷的目光，让人感觉不自在。

“哎呀，怎么没人来添火，这不要冻坏了人吗？”没等马淑贞答话，她已三步并做两步走近炕前，那只花狸猫一惊，起身跑了两步，弓身一跳，跳到了靠墙的桌上，瞪着圆圆的虎眼盯着眼前的情景。

来人半蹲着往炕洞里塞进了几块木柴，马淑贞嗅到了浓浓的桂花油香味。那女人抬头一笑，细长的眉，白粉抹过的脸，滑润的头发，衬出一张美人脸。

“莫非，她就是冯焕章的旧相好？”

马淑贞曾听郑巧儿学舌，冯府老人都知道老爷在长白县有个老相好，听说原来是唱时调的。

“大姐，我该怎么称呼你呢？”马淑贞问。

“哎呀，冯太太，我怎么敢当大姐，就叫我慧莲好啦。怎么样，现在炕热了点吧？真是的，我早吩咐下人要把屋里烧热，怎么就这么不听使唤！今天外面刮烟泡子，天昏地暗，街上连个行人也没有……”

“那您还来看我，要我怎么感谢才好。”

“哎，您别动，好好躺着。我啊，就是心肠热，在家待不住，怎么也得过来瞧瞧啊。冯大老爷拜托我要照看好冯太太的，你瞧，我哪尽了职呢？让您受了冻，我真是做孽了。”

“景妈，景妈呢，她人在哪儿？”

马淑贞惦着孩子，她瞧这个叫慧莲的女人不着边际的扯闲话，只好单刀直入地要找景妈。

“景妈！噢，那个侍候你坐月子的老太太啊，她走了！”

“走了？”马淑贞眼前一黑，头眩晕起来。

“昨天接生热的，被风一吹着了凉，发起高烧，冯老爷见她病得够呛，让她走了。”

“焕章？老爷来了，他人呢？孩子呢？孩子在哪儿？”马淑贞已无力支持了，强忍着一口气，支撑着，她的心被一根细线系着，那一头牵挂的就是那个孩子。她只见了一面，一只被剥了皮的猫一样的身影，她脑海里只有这么一个血淋淋的身影，还有就是景妈嘶哑的嗓音：“生了个闺女，好俊俏哩！”还有，还有就是景妈拍孩子的屁股时那“啪啪”作响的声音，和那猫叫一样的哭声，其他，其他在脑海里都是空白，“怎么没多看一眼，怎么没在把孩子洗了后再抱来瞧瞧，喂口奶，我那时干什么呢？我怎么啦？”她忘记自己虚弱昏睡过去的事了。

“孩子，孩子好着呢。哎呀，恭喜冯太太了，那孩子好俊哩，你说，她长得像谁？哎呀，活脱脱的一个小仙女，就跟画上画得七仙女呀。我说冯太太，你真是好福气，跟老爷生了这么俊巧的闺女，啧啧，真把人羡慕死了。哎呀，炕热了吧？瞧，我的脑门子快渗汗了，哈哈……”她把毛围巾解下拿在了手里。

慧莲连珠炮的话语，马淑贞听了，哪一句都不中听。她感到热了，不是炕热了，是全身躁热了。

“难道她听到了什么？焕章对她讲了啥？这话说得好像挺喜兴人的，怎么我听着，句句都是揭我的短，臊我来着，莫非她知道了真情？”

马淑贞暗暗思忖，偷眼望去，那女人一脸笑容，怎么瞧，怎么透着琢磨不透的意味，那眼神里和蔼中夹着一束冰冰冷的光，如芒刺的扎人。

“我想看看孩子。还有，焕章既然来了，咋不来看我，他忙什么呢？”

“哟，冯太太，瞧啊，外头这冷的天，咋把孩子抱过来？放心吧，那是冯府的小公主，都是请了县里最好的奶妈子侍候着小千金呢……”

“啥？又请人喂奶？我的奶不是好好的吗？咋就不让我自己来喂？”

“哎呀，冯太太这话就是外行了，有钱人家哪有大少奶奶自己奶孩子的？这女人生了孩子要是自己喂啊，马上就见老，放心吧，那奶妈我请得是最好的，人啊长得周正，干干净净，心地又善良，百里挑一的，太太就……”

“噢，怎么是你去请的奶妈？老爷他呢？”

“噢？噢！当然是老爷分派我去办的，他一个大老爷们哪懂这些？噢，是景妈和我一起去挑的人，待你坐完月子，可以去问景妈。好啦，你

好好歇息，我去看看孩子，要是能抱过来，我就让人抱过来。瞧屋里也热了，我再叫人把火墙烧热了，放心休养，坐月子最怕动心思，啥也不用想，一切有我……”

慧莲不容对方插话，边说边退，一阵风似的闪出了门外。推上门后，她一只手拍拍胸脯：“哎哟我的妈爷子，简直是做媒呢！”一股寒气滚进她的喉咙，逼迫她差点儿没把肺咳了出来。

马淑贞听到屋外一阵激烈的咳嗽声，又心急了，拼出心力冲着门喊：

“哎，那么冷，千万别把孩子抱来了，过两天我再瞧吧……”门外的影无声的消失了，屋外灰蒙蒙的一片，风一阵紧似一阵。花狸猫惊悸地喵喵叫着，从桌上跳到地上，一直奔到炕洞口。

不知道是什么时辰。自从叫慧莲的女人突然出现，又一阵风的消失，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有那只不时“喵喵”叫上几声的猫，时而昂起脖，瞪着透亮的眼珠望着她。

马淑贞不冷了，开始出汗，头又热又烫，痛得睁不开眼睛。一闭上眼睛，偏偏没有孩子的身影，没有庄秀天的身影，没有冯天雄的身影，什么也没有，只有观世音菩萨坐在一团祥云上，手捧净瓶，慈眉善目地向她微笑。时而用一只手举起柳枝不时沾水向她洒来。她觉得好生奇怪，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过去做过无数的梦，想过无数的事，惟一不曾与寺庙有关，她满脑子都与人世间的烟火有关。这回是怎么啦，一个劲儿的看到了菩萨。

门吱扭一声开了，她勉强睁开眼，一个身材不高，举止笨拙的小丫头，端着盘，跌跌撞撞地进来了。她双手托着食盘，用脚想把门踢上，可是，刚一松脚，门就被风吹开，闯进凛冽的寒气，一次又一次，“哎呀，这个傻丫头，你把食盘先放地上啊，……”马淑贞实在看不下去，拼命喊了几句。

小丫头无声地按指示办了。关上门后，把食盘端到桌上，边去张望火墙边的炉子。这回她的动作很麻利，加进几块木柴，立刻带出一股火苗，七手八脚盖上炉盖，又去把铁制的食盘坐在了炉上。

马淑贞满怀希望的，不时睁开眼瞧着那丫头，见她拍拍两手，看来事已办完，便急急地追问：“小丫头，我那孩子咋样啦，她好吗？”

小丫头转过身来，眨眨眼睛，好像才看见炕上躺着人，一听是与她说话，忙走过来，“嗯！嗯？”含混不清的，似乎没听明白对方的意思。

“我那孩子好么？”马淑贞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使足了全身力气。

“哇，啊，啊，哇啊……”

哑吧，原来是个哑吧！马淑贞彻底绝望了，她明白自己钻进了冯焕章精心设计的套子，这回他是要自己的命了。他原来是这么跟我算账的。哑吧，那人的父亲不是活哑吧吗？无法吞咽下去的耻辱，让她羞愧难当。看来，那个叫慧莲的女人什么都知情的，他们，他们也许就在隔壁，正在屋里双双鬼混！在拿我取笑呢！

“冯焕章，你好狠！你……”

丫头和猫几乎同时惊叫了起来：炕上那人猛地掀开姜黄色的棉被，一侧身想要起来，却是重重地摔在炕沿上，那只绵软下垂的手臂，在炕壁前左右摇摆几下一动不动，如风吹折了一段白桦枝条。

13

独龙王听到马淑贞出家的消息，惊愕地如天塌下了。那么温柔、善良、体贴、仁义的女人，自己一年前才真正拥有了她，嗅到了她清新如花的体香。后来，听说她又怀了孕，大上个月听说她去长白县生产，产下一个女孩，怎么就突然了断红尘出家了呢？从此夫妻情缘一刀两断，人隔两界，再也不可能有相聚的机会，那后半生相厮守的企盼全泡了汤！淑贞啊，你是怎么想的？为啥不托人來找我？告诉我一声！独龙王听到这个消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不少，他明白自己永远地失去了这个女人。

独龙王在邵雄陪伴下，装扮成主仆二人匆匆赶到长白山下的慈悲庵，老住持挡住了他们，说马淑贞已削发为尼，了断尘孽，他们只知她的法号叫“弘寂”。

从冯府传出的消息，说四奶奶生下的女婴3天后受野猫惊吓致死。四奶奶万念俱灰，自己出走，不知流落何处。天雄人小，只被告诉他的母亲生病死了，他小眼泪涟涟地问郑巧儿：“那我的那个弟弟呢？他不烂在妈妈肚里了吗？”

几年里，独龙王多次捎信要与马淑贞见一面，根本无任何回音。十几年后，马淑贞转到了圣姑庵，离儿子很近了，时不时从香客嘴里听到儿子的情况，有好的，也有坏的。一听到他荒唐的举动，马淑贞更加有种罪孽感，祈求菩萨把一切差错加在自己的身上，不要迁怒自己的儿子。独龙王那儿仍不死心，偶有信息传来，总是要接她出来。“阿弥陀佛，自己早已了断尘缘，天天侍奉我佛，万万不可唐突，否则是逼自己走上死路。”独

龙王万般无奈，无计可施。

“哎，这就叫天意？天爷，你为什么总要惩罚我们这些老实人，为什么？冯家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你为啥不去惩罚他，惩罚那个冯焕章！天爷啊……”

他激昂地质问苍天，显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振振有词，充满委屈和怨恨。可是他转念一想，立刻又胆怯了，嘴里嚼了蒜似地含糊了。

“谁说老天爷不惩罚冯府，他家的后代，不是不成器吗？天爷啊！”他又激愤了，“天爷啊，天雄是我的骨血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冯府，不公啊，都是冯焕章一人的罪恶，不该把孽账算在天雄的头上，他是无罪的！老天，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我认了，我的双手沾满了血，我……”

独龙王陷入无法排解的痛苦中。

想起冯天雄，他感伤万分。那孩子不争气的作为，他时有耳闻。“邵雄他们尽量报喜不报忧，自己却是在世上闯荡了一生，啥人啥德性，我能没个数？天雄虽说是我的骨血，可打小长在富贵家庭，锦衣甘食，娇生惯养，哼，怎么会有出息哩？他娘又早早离开了他，真让人失望啊，悔不该让他在那种王八窝里长大成人，如今树长歪了，又怎样能扶得直呢？”

冯焕章死后，天雄成了冯府当家的，独龙王陡然有了一种复仇成功的心情。“哈哈，那是我姓庄的骨血，冯焕章，冯焕章，你们老冯家到底还是败了，完了，我们姓庄的接过了冯家祖业，痛快，痛快！”他高兴了很长时间。过去，他痛恨神树，现在他偷偷去祭拜了神树，“西土岗的神树保佑的是我姓庄的天雄，多保佑，保佑他吧，我每年要来祭拜！”他暗暗发下忏悔的重誓。

这天，邵雄求见师傅。他上半个月从大狱中被救出，脑伤还未全愈。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蜡黄，伤了元气。看着本该躺在炕上休养的大徒弟前来求见，莫非出了什么大事？

“师傅，你听了可别着急，冯府那里出了点岔子。”

“噢，莫非天雄他……”独龙王坐在椅上关切地探过头来。

邵雄把外面风传的李熙路和巧姐家的事转述了一遍，“我派人打听回来说，那二管事原本是想把巧姐骗到手送给天雄兄弟的，不知怎么一来，那闺女人影全没了。冯府放出风，八成是让哪股弟兄抓走了，可咱们的人放出去打听，各道的弟兄都表示不知此事。怕是，李熙路他们把人藏了起来？怕就怕捣鼓出人命，雄兄弟不就沾上人命关司了？听说，在冯焕章周年祭日，双方又闹了起来，后来死了一位屯里的老爷子，出殡时，县里去

抓了人。万家屯的人不服这个理，到处鸣冤呢……”

“啪！”独龙王一个巴掌砸碎了他心爱的紫砂壶，脸色一阵红，一阵黑，半晌说不出话来。

“师傅，师傅……”

“好啊，”独龙王冷漠地开了腔。“那个李熙路原本就不是个正路的东西！当初我就告诉你们给我注意他。那个霍胜不是吹他是个人尖子吗？好啊，不但不给天雄出好主意办人事，竟还干出这等丧天良的勾当！这事，我本听说些，没想到原来是这样！那个天雄，跟那个老王八羔子没学啥好！哎，天雄才当家一年，就出这些不光彩的事！可惜我们庄家这点骨血，为啥就这样不争气，将来，我有啥脸面去见八代祖宗！”

邵雄从小流浪遇到了独龙王，关系若父子，他只知道冯家少爷其实是独龙王的儿子，具体的故事他不问，独龙王也不说，这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信任了。

“师傅，别太上火，李熙路那儿，霍胜已派人去警告了。那小子一口咬定，巧姐的失踪与他无关。这件事关系天雄兄弟的名誉，我嘱咐霍胜抓紧时间查清。不过，还真有一件收获，他们查出天雄兄弟在中心镇上有个密宅，专门会大姑娘用的。如果巧姑娘藏在那里倒好办了，把她救出来就是，到时再找李熙路算账去。只是，那个浪窝子断不可再留，霍胜给出了个主意，还要师傅敲定……”

“哦，什么主意？我看把它捣了才省心。”

“正是如师傅所想的。他说，莫不如一把火烧他娘个干净，装着是失大火，神不知鬼不觉给他捣了，别人不知情，天雄兄弟心里自会明白，想会改好的。

“哼，他会改好？好，叫他破点财也好。不用狠脸子给他看，他就不知道还有道行高的人治住他。烧吧，烧他个干净。只是，那些东西，好摆设肯定少不了，我看能运出来的就运出来，暴殄天物那是罪过。再有，那个闺女若真在那里，救出来就赶快送她回家。如果不在，那就四处细细打探，哎，一个大活人能上哪儿去？不是李熙路捣鬼，真是命不济的死了，一定给那人家送些钱去，好好把那孩子给葬了。呀，我那闺女要活着，也该是这个岁数了，闺女家家的命中的坎字太多了。如果真死了，告知马师太，就说一位朋友的闺女没了，请她多念几天经好好超度吧……”

独龙王颓在椅上，往日豪放的雄气散发殆尽。邵雄看着日见衰弱的师傅，心里好不是滋味。

两天后在中心镇东头的居荣堂里，夜深人静时，一楼一间屋里还有灯

火。

“老祖宗，秉您老人家的话，能搬走的东西都搬了出来。那住所果然不是个好地方。”霍胜平时属他辞汇最多，现在因为事关冯府，他斟字酌句，生怕造次惹独龙王不满。“大师兄是没去瞧瞧，卧房里三个柏木大柜里，全是娘儿们的东西，花花绿绿，绫罗绸缎，钱花费老了。五斗橱里一个抽斗全是各式的香水、口红、粉盒，好些日本、法国的，也不知他们从哪儿淘换来的。那墙上一水的春艳图，简直让人无法落眼……一把火，全玩完了，烧他丫个干净，可惜那幢好房子了，全是上好的松木，火里的炭星子都是香的。”霍胜没有提到巧姐。

独龙王耐着性子听着，显得异常疲劳。听完经过，默默地点头，要邵雄扶他回屋休息。

一道月光映在高丽窗纸，整个房间泛着白融融的波光。卧房里白绫褥子，月白被面，荷藕色枕套，银白色帐围，组成一个雪夜的世界。独龙王在用品上喜欢泛白的颜色，与他喜欢红色的珠宝，兴趣正好扭着。

独龙王躺卧其中，辗转无法入睡。他不喜欢这里，一切都太奢华了，他喜欢粗线纺的白布制品，睡在那上边，才觉得安宁，“不知比睡在料草上强上多少倍了。”他很习惯，很满足。一睡绫子的被褥，他的感觉异样了，仿佛触到了她的肌肤，滑腻感有了，少得是那股清新的体香。一睡居荣堂里，他准失眠。

这回，又失眠了，不过不是想她，而是想儿子的事。天雄让他太失望了，一条歪道越走越远，天雄啊，这样下去只有败家！关于天雄，憋在肚里成了一块心病。怎么办呢？苦思冥想，拿不出个主意。邵雄太厚道，别人又不知情，谁能商量呢？只有自己。

看来，把天雄劫出来，收养在身边好。可是，真的好吗？那冯府不空了？万贯家产如何处置？进府认亲，暗地里与儿子协手重振冯府？如今，这冯府虽名义上姓冯，实则已是自家的东西。过去恨不得它快快垮台，家破人亡，现在不行了，又得祈求神树好好保佑它，总不能败了家，让儿子穷困潦倒吧？嘿，这到真成了烫手地瓜，拿不得，放不得，当初哪曾想到还有遇上今天要犯的这个难！

把儿子接过来收到身边跟着自己过，倒是一天12个时辰都拢在眼皮底下不会出事了，可唐突不唐突？天雄要受不了，不习惯，怎么办？再有，肯定会惊动官府，让世人传得沸沸扬扬，我这老脸没事，儿子一生的名节不完了吗？人家一说，做爹的没给儿子带来好，反而糟践了他，我岂不要背一世骂名，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呀呀，没想到这事还不好办啦，这

.....

独龙王陷在苦恼缠结的网套里，越陷越深，窗外的月色强烈了，屋里漫起白雾般的帐子，眼前是白的，光亮的，心里是黑的，阴沉的，他无法排解，起身靠在床梆上，望着乳白色的光雾，使劲绞着自己的脑汁。

“认亲吧，还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府去认亲，好暗暗地把两股力拧成一股劲儿。我的财力早够了。徒儿中除了邵雄，他们该得的该分的都齐备了，惟一苦了邵雄，到时我两眼一闭，大半的都留给他，再委屈他几年吧。剩下的，如果天雄有出息，我也帮上忙了。”他一想到自己的财产，脑仁生疼。“天雄是个事，金源荣那儿也不省心。看来金府是越发不可靠了，毕竟不在我的眼皮下，那么大的财富，一旦他要动了心思，可怎么好？金源荣究竟在想些啥？他的大舅哥去年偷偷来了，去趟眉山石，想找啥呢？中亮那混小子，鸡毛蒜皮的事，他一麻袋一麻袋的能打探到，真正想知道的没了屁大的本事。整天泡在臊坑里，身子骨从里往外泛囊，这样下去，金府早晚坏醋！”

独龙王完全消失了睡意，楼下传来阵阵如雷的鼾声，搅得他更加心烦意乱。他披衣下地走到窗前，推开两扇楸子木雕花框的木窗，外面月华一片，街上人迹全无，鸡犬无声，屋影幢幢一层层迭压过去，含露的空气，带着怡人的爽风，扑向他的全身。

“看来，冯府这边还是早早去认亲的好！”他在清醒时，下了这样的决断。

14

8月做完冯焕章的周年祭，镜月发现师傅完全变了样。几天下来，人老了许多，过去头发花白是黑里透白，现在两鬓全白了，黑发已成灰发。脸上霜打过似的苍老许多。最不可理解的，嗒经时常常突然忘了经文，或走了神，好象冥冥之中有个妖精在分散师傅的注意力。饭吃得更少，几口米饭，两块豆腐，如果不守出家人规矩，估计能吃上小半个时辰。削瘦伴着精神恍惚，马师太病倒了。

听着观音殿传来朗朗清脆的嗒经声，马师太感觉自己罪孽太深，病完全是因俗尘的烦扰所致，她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可怕的是，自责并不能割断潜入心中的魔影，祝蕙莲的出现，好似不

赦的罗刹设下了迷障，坏了她几十年的修行，自己的心再也不能虔诚献佛了，她明了这一切，滴下了痛苦的泪水。

“太太，太太，……”马师太回忆起十几年前那天的情景——

景妈，景妈出现了。屋里又温暖如春，景妈一只手握着炉钩子，摇摇晃晃地在炕边轻声呼唤着自己。

“景妈，这些天你去哪儿啦？我那个孩子呢？一生下来，他们就没让再瞧上一眼，这是干啥哩？”听出是景妈的声音，马淑贞心头掠过涟漪般的波澜，无力地着急发问，连眼还是半睁的。

“太太，千万别急，生孩子后就怕上火着急的。坐下了病啊，那时月窠子里病还得月窠子里来治哩。”

“快说，景妈，我那孩子……怎么？你……她？……”马淑贞看到景妈脸沉沉地好不尴尬的样子，满口牙抖了起来。她已虚弱到无力再承受一丁点的意外刺激，偏偏出意外的预感如饥渴地在啃噬她的心，未等景妈往下说，眼眶早已承受不住酸味泪珠的压力，一颗一颗滚落枕边。

“哎，我老了，身子骨不济了。”景妈装着糊涂，把话往远了扯去，想把结果淡化了，曲曲折折地让女主人自己意会去。“接生那天热的，燥出了一身汗，出门风一打，嘿，就给打趴下啦，老爷一看急了，他是心疼孩子，赶紧叫人把我替了去。我歇了几天，喝点儿红糖煮姜水，嘿，又好了，我哪放心得下，忙赶来瞧瞧，这不，就来啦……咦，这院里怎么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不见。把我吓得先没敢进来，去过街对面的铺子问。那老板说，昨天上午见着一大高个的男人和一个阔太太匆匆坐车走了，旁边一个小丫头抱着个包得厚实的孩子也坐上车跟着走了。后来听说，听说那孩子受了野猫惊吓，不行了，还说请过个大夫过来瞧过。店老板说，那男人好不伤心，八成是孩子他爸。哎，这也是命啊！”

景妈抹了一把老泪，把话题转了回来：“这老爷也是昏了头，孩子死了，怎么把太太忘在这了，我要不过来瞧，这哪里坐月子？活活是坐冰窖，这老爷，八成是伤心伤的，迷糊了心，把太太都给忘到后脑勺去了，哎……”

“景妈，你……”

马淑贞听出景妈还在打圆场，好是心酸不已。她完全明白眼前冷酷的事实。如果那孩子真死了，冯焕章根本不想让她再回府去了！

我还有啥脸回去？马淑贞暗自思忖。这身子骨给了两个男人，哪里还有半点儿干净？捂得了一时，捂不住一世，那个叫慧莲的女人，瞧她那张嘴，老爷要把她带进府去，那张嘴会把住门吗？二奶奶知道了，李姐那些

招惹是非的人知道了，哎呀呀，马上全府都会知道，马上镇上、县里……呀，我还有脸做人吗？对，天雄怎么办？他那少爷的身份还保得住吗？我去讨饭倒没啥，可孩子，他那身子骨娇嫩的，哪能受起那种折磨？秀天那儿我决不能去，去了，一切都坐实了。天雄是土匪大胡子头的骨血，传出去一切就完了。他完了，我还有啥盼头！闺女死了，就是老天的报应，我，真是该一头撞死，一死百了，可是天雄，这心里怎么放得下来？不行，我不能这样死，我要看着天雄长大，要看他结婚生子，看他接了冯家的家业，到了那时，我活不活无所谓了，我还求啥哩……

她思前想后，脑中阵阵发昏，衰微地闭上眼睛，静默地休息一下。突然，观世音微带笑容的影像又在脑中浮现。“菩萨，是要把我收了去不成？”她分明感觉观音大士听到问话，含颦微点了一下头，随即影像在五色云彩中渐渐远去，柳枝在净水瓶中摇动，洒下无数清甜的甘露。马淑贞脸上出汗了，现出坦然的神态。一切愁苦从心上，从脑中，从身骸速然消失，整个人轻轻飘飘浮在半空，向着彩云的方向飘去。耳畔影影约约听得有人叫：“太太，太太，你醒醒……”

“我醒着呢，我解脱了，菩萨答应带我走了，我高兴着呢……”

在气候回暖，万物复苏的三四月，她剃发进了慈悲庵，与景妈相依为命。

几年后，给景妈送了终，她几经周折，转到圣姑庵。屠师太死后，她接了住持，一晃十几年过去，她已心如死水，一心礼佛。偶然听到冯府的动静，知天雄些许消息，好在还平安无碍，一切坦然处之。

去年神树掉下大杈，冯焕章去逝。她已不像庄秀天那样愤愤不平，认为天道不公，冯焕章是十恶不赦之人，怎能神树不察，让他享去了大富大贵的好名声。秀天派人来庵传信，要马师太念上咒魔经，把冯焕章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马师太却暗暗为他念了《大悲咒》、《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等，求菩萨超度亡灵，“出家人慈悲为怀，岂能坏我佛规？”

转过年来，冯府传请佛事，办冯焕章的周年祭，她满口答应了，想见见儿子一面的心思，活脱脱地搅乱了自己的佛性。“罪过，罪过啊菩萨，可我……”哎，她承认自己尘心从未泯灭，罪过啊！为此，她自闭佛堂两天，狠狠惩罚了自己。

在她未见到祝慧莲时，根本不知这个女人是否存在于世，早已淡忘了。在冯府突然见到，又看见与自己闺女年龄相仿的常玉，她的心颤抖起来。祝慧莲的失态，让她生疑，“那闺女莫非是……我那个闺女没死？……”

回到庵里，不行了，那个闺女的容貌怎么也挥之不去，心给彻底搅乱，连礼佛嗒经也思想溜了号，罗刹钻进心中，她的心病连菩萨也治不好了。

通过几个老香客，打听出冯府那女人叫祝蕙莲，那闺女叫常玉。香客们七嘴八舌说起那个姓祝的女人，个个脸上飘浮着不屑一顾神态，嘴里杂七杂八的，时不时冒出几句刻薄话。马师太顾不得是否有碍佛面，统统听进去，记在了心上。

“咦，马师太，您今天，怎么关心起冯府家的老太太了？”

前镇长的胖太太，说得吐沫子飞溅，作为原来地方长官的夫人，她应该表现出了解所有子民家里的秘事才对。老妇人们叽叽喳喳，说得都是路边巷议的芝麻小事，所以现在个个扬脖望着胖太太，眼神里好不羡慕，外带几分嫉妒。胖太太大发议论，风风光光地抖出了最权威的信息后，话头一转，没心没肺地质疑到了马师太身上，众人顿时傻了眼。

“阿弥陀佛！”马师太合十鞠了一躬，容她把思考的时间拖长了一点。“我看冯家那位女施主心浮气躁，对她的闺女缺少疼爱仁心。其实，那闺女生有灵根，应是我佛门中人才对，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哎呀，那可了不得了！”胖太太大惊失色的一叫，引来众人略含责备的目光：她是得意过分了，连师太的话也敢顶撞！

“嘿嘿，嘿嘿，没有啥的……”胖太太羞答答地把头一低，话说了半截。

那位张太太最受不得这个情景，“说嘛，当着佛面啥心里话都该往外掏的，说半截子话，菩萨可不答应，马师太，是不是这样？”

“对，快说！”“对，急死我了，啥大事，说了天塌不下来……”七嘴八舌淹没了马师太的“阿弥陀佛”声。

诡谲的神色爬上了胖太太丰腴的两颊，腥红的双唇吐着葡萄皮的干脆，她怕谁打断了话语，那她就失去了再说的勇气。

“我那儿子不是跟冯家少爷和李二管事密切吗？是他告诉我，说是李熙路那小子告诉他的，说冯家少爷要娶常玉做小呢，还说，除了不能八抬大轿娶进门，其他的礼数一样不能少，听说都是祝老太提的，冯家全答应……”

“哟，我说李婶，你刚才说，常玉那闺女不是祝老太生的，这话是不是差啦？”乔老太牙掉的，满嘴漏气，可那记性还没得可说。

叫李婶的白了她一眼，头一晃动，两耳坠上的金光闪烁着五彩。“呀，乔老太，我还不是听他们府那个叫李姐的大丫头说得吗？我还是觉

得，那话不会假。祝老太太这么做，还不是为挣个面子，多图点钱？再说啦，有脸面的人家，哪有把亲生闺女送人做小的？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李婶的脸泛出了油光，众人的点头，给她找足了面子。

“嗯，亲生呢，绝对不是亲生的。”胖太太又发表权威言论了。“哎，你们瞧，这对母子神神经经的。说句不中听的，这娘儿俩分明是藏在冯府里哩！不是吗？说，谁好好的，藏在家里近 20 年的连门也不出？说，你们大家说，一年下来，你们中有谁见过她们母子俩的？这里面怪不怪？”

七八个头颅七上八下地你上我下乱点着，没有半个左右摇摆的。妇人们来了精神，从心里到脑里，飞快地搜索过去腐烂消散的信息，谁不想在这种场合，再突出地露露手。

“呀，我想起来了！喂，你们想起没有，那年冯府四太太到长白县生孩子再没回来的事？”

寡妇潘小玉到底是人年轻，长得又漂亮，多好的记性，一下就冒了尖，像获了头彩的欣喜不已。

“喂，听我讲，我想起来了。”年近 70 的乔老太挥动干瘦的手，示意大家静静听她的。那只近于鸡爪的手掌毫无吸引力了，不过那柳树干枝似的腕子上碧绿溜沉的翡翠镯子，汇聚了妇人们狡黠近于贪婪的目光。

“哎呀，我是真想起来了。那年我那个不争气的姑爷不是调到长白县当知事去了吗？”她神经质地扫了一眼，只有年纪稍大的李婶把嘴角轻轻一撇，别人显然不知情，瞪着大大小小的黑眼仁，等着她抖包袱。“转过年来，我那闺女接我去住些天玩玩，她啊刚生了个儿子，盼着姥姥去瞧瞧呢。对，这我就全想起来了。闺女跟我说，她坐月子要找个奶妈，托人托人，猜，找到谁了？就是当年咱们镇上最能看孩子，那个叫景妈的老太太。我闺女差点没笑岔了气。景妈是看孩子的好手，一个老太太家了，哪来的奶喂孩子啊，分明是找错了。不过，你们别急，别嫌我说话罗嗦，就到正题了，就到了。咦，我想，景妈是咱们镇上的，怎么在长白县出现了？我好奇怪啊，闲着没事，找个同乡聊聊旧多解寂寞，马上我就派人把她找来了，大冬天的，你咋跑这地方来啦？我问她。哎呀，你们猜，噢，不用猜了，对，就是，冯府四太太跑这儿来生孩子了。怪不怪，冯府的事从来就是怪怪的。欢欢喜喜生个孩子，咋跑出百八十里的，那儿风水好咋地啦？景妈啊，我是怎么套也没套出啥话，所以印象就不深了，小玉一提，我还真想起来了，她好象说过，那孩子不是冯家老爷的亲骨肉。还说，那孩子并不是像大家传的，叫什么给野猫子惊吓死了，对，她说，”

乔老太把嗓音压低了一倍，七八个头颅从八仙桌的四周一齐往中心辐辏。“她说，那孩子被老爷旧相好抱走了。那女人，后来我打听了，原来在长白县一带唱戏文的，哼，不是啥正经女人……”

“快说，那么四太太呢？”潘小玉耐不住性子，急切地追问。

“呀，我老太太一张嘴哪能像小伙子跑步唰唰唰一齐往前蹦。嗯，那位四太太，噢，景妈当初跟我说，她想出家，对，想入佛门了，咦，后来怎么说她产后失疯人走丢了？对，景妈就是这么说的。

“后来呢？”李婶也催问了。

“后来，噢，后来我们家老头子中了风，我就赶回去侍候，要死要活的，我哪有心还顾上别人家的下三烂的破事，我……”

“师傅，师傅！”

随着镜月一声惊叫，妇人们转过身去，马师太一脸土灰色，颓倒在方丈室里的地上。

从此，马师太一直病病秧秧。她说是几场法事劳累过度，香客们注意力都在探寻冯府的秘密，这倒让马师太有了喘气的空隙。

转眼上了秋，冯家老爷要娶常玉做二房的消息传遍了县城各镇。人们又有了扯闲的谈资。说着别人家的事，喝着自家茶，这富态劲儿赶上了台下坐着欣赏台上的演戏，生生死死，都与自己无碍，何乐而不为？

消息随香客的脚步传进了圣姑庵，扯不出的隐痛残忍地折磨着马师太。

天啊，这要是亲兄妹俩可怎么好？可是，我哪有一丝一毫的凭证？怎么证明常玉是我的亲生闺女？拿啥作证？乔老太的话能信吗？这景妈，也是太糊涂，跟我出了家，为啥半点口风不露？噢，她隐隐约约提过，对，她说过：说不定小姐并没有死，不知在哪儿享福哩。那时只当是句宽慰的话，哪曾去琢磨它呢？哎呀，什什什么都顾不上了，菩萨，他们可千万别是亲生兄妹啊？这要乱伦了，18层地狱都进去无光啊。菩萨，我知道自己罪愆深重，还有庄秀天，我们俩人都是淫夫荡妇，干尽了人间丑恶之事。菩萨圣明，一切罪孽都是我们干的，孩子是干净的，无辜的，千万千万不要降罪他们，让他们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菩萨圣明，一切罪责我马淑贞都认下，罚我到阴山背后，下我层层地狱，千刀万剐，我都不悔，菩萨，救救我的孩子，菩萨！

镜月发现，师傅近来总把自己关在一处僻静的小佛堂里，几个时辰，几个时辰不出来，难道要坐禅修炼了不成？一天，她悄悄路过小佛堂，发现里面无人，好奇地进去一看，天啊，小桌上放着一部《十八泥犁经》。她的脸煞白，“师傅啊，你怎么偷念这么酷烈的经文！”她也只是听说这

部经文是述说 18 层地狱里惨烈的惩罚，那是说给十恶不赦的人听的，“师傅，你怎么啦，要这么折磨自己！”

九月初八，是冯天雄与常玉婚事举办日，马师太在小佛堂里整整待了一天，不吃不喝。镜月四人焦急万分，预感会出什么大事。

夜即深时，朗朗乾坤忽然大雨滂沱，炸雷迭爆。“不行，不行，这是天示又是什么？老天激怒了，不然好好的艳阳晴日，擦了黑就完全变了？不行，我得去阻止他们，还来得及，还未上床，啊，快，要快！”

马师太疯癫地冲撞出佛堂，镜月 4 人待在旁边殿堂的过廊里躲雨，也是在等待师傅。

“回去，赶快回去！好好看住寺庙，把大门关好，我去去就来……”

“师傅这是要去哪儿？”镜月站在雨里苦苦求问。

“我去冯府，去冯府，儿子和闺女要结婚，不行的，我不同意……”马师太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一会儿身影消失在风雨中……

一个黑影跌跌撞撞向冯府扑来，摸到一扇门，便使足了力气敲门：“开门，开门！还我儿子，还有女儿，不能成亲，不能成亲啊……”绝望的呼声被暴风雨完全吞食了。马师太拼出全部的心力，焦急地喊着。面对雨水浇洗的黑沉沉的门，她感到那是通向地狱的门，敲开它，自己去承受一切酷烈的罚惩吧。心力拼出最后的火花，交瘁的连风雨都抗不住了，游鱼似的身体软软的滑落，跌伏在门前。一身僧袍勾裂成条条的布缕，在雨水中翻打着泥浆，像地面上随风搅动的灵幡。

15

“霍胜，你怎么说老祖宗的名姓是劳……士？”远离了冯府，邵雄略略勤紧马缰，放慢了马步，憋不住疑窦地问。

“大师兄，你……你知道老祖宗的名和姓？”霍胜反问一句，边把马向邵雄身边靠过来。

是啊，邵雄抬手搔搔头想，还真不知师父的大名。人称独龙王，徒弟称师父，下面人称老祖宗，还真不知有谁知道他的大名。不过，自己可知师傅姓庄，可是……他含糊地摇摇头。

“这不结了，冯家老爷问起老祖宗的大名，问得合乎礼数啊，谁见面不先问问对方尊姓大名的，何况送去那么重的礼，怎么也得知道来路

吧？”

“可这……劳什么士，你咋想出来的？”

“师兄，你想啊，当时他这么一问，我真蒙登了，呀，平时只叫老祖宗，何曾知晓姓名？我灵机一动，顺着老祖宗3个音和意，我就编了一个劳睢士。劳老谐音，祖字去了示补是而且的且字，这叫‘老且示’多难听，也不像个名子。且字还可念成居家的居这个音，我给换成了睢字。范睢、唐睢都是战国时代的大名人。宗字去了宝盖，是示范的示字，我用士大夫的士字替代，一念就成了‘劳睢士’，这都是用‘老祖宗’这3个字衍化出来的。”霍胜小小卖弄了一番学问，明白和这些草包说多了白费吐沫。

“嘿，你这小子到底是肚里的墨水多。”邵雄夸赞了一句，其实他是听得头疼，什么且居，什么这个示，那个士，自己才识几个字？“你们读书人就是心眼多，难怪弟兄们信不过你呢！”说出这句话，邵雄忽觉不妥，马上扯到别的地方去了。“快回去，今晚还要陪师父进府，要小心才是。”几个人挥鞭赶马，一溜烟地跑远了。

秋高气爽，月明星稀。借着沉的夜幕，独龙王带着邵雄几人骑马来到冯府。下了马，独龙王换上长袍，屏气凝神细细端详冯府的门楼。有谁知道，30多年前他是从这里逃走的，现在作为上宾又迈进了冯府。这种人世如梦的感慨现在只能从他自己心底升起，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

几盏贴着双喜字的大红灯笼在前面导引，李熙路亲自到门口迎接。独龙王进了前院，无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前院的布局他还依稀有印象。进到中院就完全陌生了，当年他哪有资格进来？转而又想到左侧院外现在罩在黑暗中的那个小院，他的脸阴沉了许多。好在天黑，没有人注意，他努力调整了心态，脸上浮现出平静的神绪。

李熙路吩咐董忠和王升陪其他来人去厢房歇息，自己陪着独龙王和邵雄进了书房。

冯天雄一身仍是白天的打扮，只是没戴礼帽，披红上的大红花也摘了去。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独龙王心里欣慰无比。冯天雄眼里，这位父亲的世交，有个怪名字的老人，中等个头，黑红脸膛，两只翘眼仍炯炯有神，一副好身子骨，年轻时必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身穿一件灰蓝色长袍，黑裤黑鞋白袜子，显得干净利落。

双方客套一番。冯天雄一叫，等在屏风后的常玉出来拜见了长辈，亲自装烟点烟，然后静静地从后门退了出去。独龙王微笑着看着常玉的一举一动。新娘端庄姣美的面容给他无比亲切的感觉。“这要是我的闺女该有

多好。”他想到了自己仅活了几天就夭折的女儿。“唉，连个面也未见着，要是活到今天该是个啥模样啊。”

“轰！”窗外几道闪电过去响起一声闷雷。

“‘重阳不干看 13，13 不下半冬干。’看来今年秋冬是个多雨多雪之象啊。”独龙王微微一捋胡子说起农谚。

在场的人干笑着，眼神纷纷转向窗外，竖耳听着外面风声、雨声、树叶摇摆声。重阳前后秋雨绵绵的年份不少，只是这……闪电雷声可罕见了，难得在这种时令还……

独龙王迅速地横扫了屋里摆设，踌躇一会儿，带着庄重的嗓音缓缓地说：“贤侄，老伯此次来府，一来是道喜，二来也是有事相告，不知是否可请李二管事暂且回避一下？”

老人说话时面带着笑容，冯天雄却感到这笑容里含着一种权威，如他父亲一样。这大概是老了年纪的人都会有的吧？他想。

“熙路，按翁伯的意思去做，你出去吧。”

望着李熙路往外走的背影，独龙王向邵雄会意地点点头，邵雄也起身出了屋。两人刚在廊前立柱下站定，一道强光闪花了眼睛，随即一个炸雷“轰隆”震响，大地仿佛在颤抖。两人眼见一颗红通闪亮的火球，从雷劈处划向东南方向，传来沉闷的鸣声。李熙路吓得直吐舌头，这雷就像从头上劈下来，他紧贴在柱上大气不敢出。天缸倾覆，大雨如水泼，打得四周沙沙作响，这雨分明是三伏天的暴雨，老天爷真乱了时令。

屋里一片寂静。看着旁人出去，独龙王的脸色和蔼万分。他略略侧身细细端详冯天雄，眼神里充满慈爱。冯天雄被瞧得浑身不自在，启唇干笑几声，不知怎么办好。

“贤侄，你过来，让老伯好好瞧瞧你。”

话语很温和，冯天雄虽不情愿，却乖乖地遵从了，移动小步走近了老人眼前。独龙王忘情地一把握住对方的左手，手心手掌翻看了几遍，又抬眼盯在冯天雄的脸上。“像啊，那眼眉，眼角都像他娘，脸型，像啊。只有这身材、这手像自己，这皮肤也像自己，黑黑的细细的，他娘的皮肤虽说白可不光滑哩。”30年后，今天，此时此刻，独龙王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抚摸到他的肌肤，老人的眼角湿润了。

冯天雄到此时才认真地对视着老人。五六十了吧？这位劳先生。脸上满是细长的皱纹，细腻的皮肤能切割成一碗油麦面拉成的面条丝，显然是饱经风霜，又保养得不错。瞧着老人微喘粗气，显得有些激动，眼角亮晶晶噙着泪珠，他想，必是老爹的至交，见了小的想起了老的，自己也

动了感情。

“翁伯不必太伤心。家父身前常常表示，遗憾许多老朋友分离四方，不能汇聚。到了，也不曾再见一面就走了，哎……”

独龙王听了这话，身子一抖，脸上肌肉一抽一抽，无力地垂下两手，又低下头。屋里陷入静止的状态。外面一阵一阵哗哗的雨声不管不顾地敲打着四周，那么任性，不肯节制，屋里充盈起悲凉的气氛。

“天雄，你……你知道，你……你的母亲……吗？嗯？”独龙王低沉地问。他没有抬头，只是用手擦了一下眼角。

“我母亲？”这话问得太突然，掀起冯天雄脑海中早已生疏的一角。“我母亲？家父在世时提起过，说我母亲在生我妹妹时难产过世了。我……”

“胡说！”粗暴的话语无礼地打断了冯天雄的解释，老人猛烈地把头扬起，那目光可以把人杀死。

“真的，那时我还小，不经事哩，我母亲就没了，真的……”

“你——母——亲——还——活——着！”老人一个字一个字像一颗子弹一颗子弹射中了冯天雄的心脏。

“她……还……活……着？”冯天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陷入迷惘和尴尬之中。“天爷，我难道成了逆子？母亲若还活着，我却说她死了？”一种罪孽的压力制服了他。

“翁伯，你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冯天雄语无伦次，意外把他的思维打乱了套。

“你母亲就是……”

这话对冯天雄来说就如刚才的劈雷，他屏住呼吸，静耳收听那后面关键的几个字。

“圣姑庵的马——师——太！”

听到这坚决生硬又万分确定的回答，“天爷，怎么这屋里一切都旋转了起来，两脚轻飘飘地颠颠倒倒，唉，唉，我是在哪儿，唉，唉我……”

瞧着跌坐在地上的儿子，独龙王异常冷静。没有慌乱，也不着急。他没有想喊户外的人进来，自己端坐在椅上，肃穆得如一尊佛像。

窗外哗哗的雨水敲醒了冯天雄，凉气从地面的花砖穿彻心骨，绝望中他清晰的呢喃：“不，不，不可能的，我父亲亲口对我说的，府里谁不知道？她……”一个字一个字如钻钉打入地下。

“你父亲？谁是你父亲？冯焕章？那个老混蛋，老绝户？”独龙王激

忿的话语转瞬放缓，动情地说：“孩子，你抬头，把头抬起来。对，你看着我，好好看着我，我……我……我才是……你的亲爹……是我啊。”话点到这里，老泪如泉喷涌出来，仿佛使出了最后的心力，独龙王全身瘫软在椅上，头歪到一侧，目光却死死不离冯天雄，那目光带着一种强烈的企盼和渴望。

冯天雄瘫散地上，全身如打了摆子抖成了糠。头木了，一片空白的光无影无像。一切来的那么突然，没有一丝的准备和防范！他被彻底击垮了。

邵雄和李熙路都被潇雨打得透湿，没处躲没处藏，紧紧依在廊檐的里墙。两人时而望天，时而望窗，时而对视，互不搭话。庭院里风雨大作，树干摇曳，打下万千细枝败叶。雨水从檐上倒灌如帘，院里的积水已有几寸高，吐着无数白泡在团旋，不知往哪里能流畅出去。李熙路心里骂着娘，“这是啥怪怪的贵客，赖着还不走了，新婚夜里事情还多呢，全给搅黄了。”他猛想起东北老谚：“十月打雷，遍地起贼。”虽说现在是九月，那是因为润了二月，否则……呀，真是不祥之兆。

冯天雄勉强从地上爬起，浑身哆嗦。拖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一步后移。上牙磕着下牙，含混不清吐出怪异的声调：“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孩子，你腿上有个青记对不对？这是你母亲亲口告诉我的。还有，小时候你淘气，左手背的虎口处让炭火烫了一个小坑，对不对？”

“那……那能说清个啥？我妈……你……是她的相好？”冯天雄好像明白了什么。难怪母亲突然就不见了，怪不得父亲很少提起她，莫非她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给撵出了府？所以传她死了，实际她还活着？

冯天雄这么一想，一股力量支撑他回到了座位，老人在他的心目中，神奇的形象一下子消逝许多。

“呸，你这认贼作父的逆子！”冯天雄的奇想激怒了独龙王，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想歪了，想到男女私情上去，如一把邪火烧爆了他做父亲的尊严，愤怒使他忘记了场合和环境，“冯焕章是天下第一孬种，根本不是个爷儿们！他……”独龙王再也无法冷静，三言两语把其中的曲折简单道明。

冯天雄听了又惊又怕，占据他脑海的不是父母与冯焕章的恩怨，“你，你是独龙王？那最大的胡子？熙路，快来呀……熙……”他突然变了声的怪叫起来。

李熙路在外面冻得好不自在，忽在风雨声中断续听见冯天雄声声怪叫，他的腿先软了，下意识地往门口挪着步。邵雄一个大步上来制止了

他。两人扭在一起凝神静听，屋里再没有丝毫的动静。

“吱”门开了，独龙王出来了。

“李二管事，你的东家谈起冯老太爷的事，很是激动，加上办事有些劳累，我们就不更多打扰，先告辞了。你找人把我们送出去，你就不必陪了，快去照顾东家吧。”

李熙路喊董忠、王升送客。望着远去的背影，他才小心回身，迈着小步悄声向屋门口走去，那颗心快跳到嘴外去了。

冯天雄歪斜在太师椅上，两眼散了目光。全身犯了羊角疯，一抽一抽十分可怖。

“大哥，你……这是……怎么啦？要不要……叫人？”

李熙路一只脚跨进门坎就动不了。战战兢兢说了句话，真想回身就跑。又怕在黑暗的雨幕后站着劳睢士他们。一想到他们可能躲在哪里窥视这里，嗖的抽进后腿，把门带上了。

黑暗和恐怖隔在了门外，李熙路插上门栓，慢慢靠近冯天雄。冯天雄斜身瞟了他一眼，呆怔怔地问：“我爹呢？叫我媳妇来点烟啊。”

听到这没头没脑的话，李熙路怔了，4只眼你望我，我望你，那眼神里一片茫然。

“咚、咚、咚”门被敲响，传来祝慧莲的叫门声。

当祝慧莲的笑声充满了房子，屋里换上了喜兴的活气。

“哎呀，来的啥客，待了这么长的时辰。新娘子早等急了，还等着喝交杯酒呢？我看那来客岁数不小啦，竟也不知个礼数，这酒没喝，宽心面还没吃，人家还等着闹房呢？我看天下雨，天雄也累了，就让他们都散了，新人早些歇息，明天节目还不少哩。”

洞房的节礼一一进行完毕，花生、瓜子、核桃散了一床，该让新人休息了，众人才不情愿地退出了洞房。人人脸上溢着火热的笑容，心里却揣上不大不小的疑问：老爷怎么啦，换个人似的，木呆呆的，跟白天完全不一样啦。

祝慧莲关上洞房大门，风风火火张罗这个张罗那个，一切布置停当，才与钱妈冒雨回到了西院。她有心叫钱妈去把李熙路找来，架不住外面风雨太大，自己身子骨再好，今天着实是累坏了。“哎，明天吧，明天我再问他去。这天雄怎么瞧怎么不对劲，究竟咋地啦？”她躺在炕上仍是满心狐疑。

常玉趁着天雄站在桌旁望着烛火发怔，从怀里掏出一块白布，那是母亲临上轿前偷偷塞给她的。按着祝慧莲的嘱咐，她把布铺在褥单上，母

亲告诉她第一夜容易把单子睡脏了，第二天就换洗不吉利。铺好布单，又把花生、瓜子、核桃扫到枕边和被边。这些东西是讨个口彩，什么多子多福，花着生，生儿又生女啦，常玉想想，脸颊红了。她匆匆解了衣躺在里面一侧，把被紧紧裹住。那颗心像小鹿一样欢腾，自己的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她躺在那儿，一会儿喜，一会儿怕，一会儿忧，一会儿想，自己也不知怎么得算好，心里不断地祈祷：赶快睡着，赶快睡着。她希望能睡得死死的，什么也不知道。

冯天雄转过身来了，连连打着哈欠，慢慢走向床边。他眼望着两腮烧红的女人，心想，这个女人真怪，从来见我是绷紧了驴脸，这回怎么故作娇态？不过，今天倒也有了几分姿色，可是比起巧姐这常玉那实在差远去了。一想到巧姐那身凝脂似玉的皮肤，他咧嘴憨憨一乐，脱去外衣，穿着里面一身细布衣裤，撩起自己一侧的被角躺了进去。他离那个女人足有一尺远，一想到那女人一身黝黑的糙皮，浑身刺痒，他在被里挠胸、挠肩忙了一阵，最后一斜身按灭了离他最近的龙凤火烛，呼呼地睡着了。

常玉躺着，偷眼瞧着天雄。刚才那一阵的挠，挠得她糊涂了，母亲没有告诉男人还会有这套动作。等见他按灭了一支火烛，她吓了一跳，“呀，娘说过喜烛是要通宵点的，不能灭，他怎么给按灭了？也许，唉，许是他也怕燥，怕人在窗外‘听动静’的瞧着？”想到这里，她感到自己全身如火炭，悄悄踢开了一些被子。

天雄躺下，一股男人的气味强烈地散发出来，随着呼噜声一响一响，那股气味一阵一阵地扑过来。常玉用被轻掩鼻头，掩了一会，又忍不住探出鼻子深深地吸纳。这气味好厉害哟，怎么越吸越想吸，两个奶竟鼓涨起来，全身酸软，她轻轻地无意识地呻吟出声来。

她全身抖动起来，感觉到一只手，分明有一只手伸到了自己的胸脯子上，母亲告诉她的事开始发生了吗？她又是怕又是兴奋。

那只手温柔地伸进了肚兜，从胸脯抚摩，一点儿一点儿向下移，一直探到了腹下。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紧闭着双眼把嘴噘得高高的，去探寻应该是热热的唇，那双厚厚的，她很熟悉的看在眼里的唇。可是没有，自己的双唇噘酸了，仍是冷的，没有另一对双唇把热传递过来。自己的耳边仍是压过窗外雨声的鼾声，她突然醒了。是自己的手捏住了腿根。汗湿塌了被和褥。闻着浓浓的气味，听着转为蚰蚰般的鼾声，她咬住被角涌出了眼泪。

外面的风声雨声杂乱地敲打着窗纸。常玉陷入一种恐怖，把头缩进被里，全身紧缩一团，折腾好一会儿，不知几时，昏昏沉沉地睡去。

睡着睡着，她感觉屋里漫着水汽，好些男人在池子里洗澡。她一桶一桶地往池里倒热水，那些人却不让她歇息片刻，喊着：水、水。满屋里是水汽、热气，热腾腾中弥漫着好闻的气味。自己终于扭头坐在池边，听着男人快乐的说笑，她也笑，笑得那么畅快。那些男人里有天雄、冯府的炮手、男仆，还有今天来的客人们。忽然，她发现今晚给点烟的那些年轻些的人正用眼盯着自己。她感到一阵慌乱，想起身走开。呀，门开了，今晚见到的那位老伯，笑哈哈地走进来，张开双臂冲自己高喊：“孩子，我的孩子，我是你亲爹呀。”常玉笑了，跳起身扑了上去：“爹，爹，你可来了，我好想你呀！”眼看要扑到老人怀里了，从旁边伸出一双强硬的手，不由分说地托住了自己，向黑黢黢的地方走去……

常玉一下子吓醒了，朦胧中，她觉着真有一双强健的手在抱住她。她的周围散发着一股泥水的腥气和刺鼻的汗臭，她一惊，稍一挣扎便虚脱了。

那人用单子把常玉裹出门来，邵雄问：“那男的伤着没有？”

“睡得跟死猪似的，天塌下来也醒不了，不过我还是在他鼻孔洒了些药末。”

“好，快把这闺女送上车拉回去，碰了一根毫毛，我可不应。我去西院瞧瞧，老祖宗说了，那老娘儿们得抓活的。”

一行人消失在雨夜中。雨水浸灭了所有的踪迹。

16

独龙王带着邵雄几个人匆匆出了冯府。他很失望，没想到进府认子，冯天雄强烈的反映，超出了自己的预想。还是马淑贞说的对，自己的身份，绝对让儿子接受不了，他后悔太鲁莽了，事先应该先与圣姑庵打个招呼对了。几个人摸着黑幕一般的夜空，顶着风雨，顺着冯府的围墙向西北方走来，接应的人马在府宅的后面隐蔽呢。走到西南角门，借着闪电，见一物倒卧水坑中。邵雄紧步赶上前，蹲下去抬起那人，啊，一个女人，已经没气了！

邵雄把那人轻轻扶起，一个闪电，照亮了那人的脸面，这回连独龙王也看清楚了。顿时老泪纵横，他狂跑几步，嘴里喊着：“老婆子，你怎么会来到这里？莫非，你也要来认儿子？终于想儿子啦，老婆子，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咱们一齐来，有多好呢？……”

“快，不去居荣堂，先去圣姑庵。”邵雄见师傅完全失态了，自己果断地下了命令。

把马师太安放在方丈室里的门板上，镜月4个徒弟哭得死活来。

“什么儿子和女儿结婚？咋意思？”

听完镜月哭诉马师太出门的情景，独龙王坠入了五里烟中，他不明白儿子之外怎么又出来女儿，十几年前的往事，他还一时没往这里联系。镜月到底聪慧，马师太出门讲的话，她听在耳里，一直未能琢磨出名堂。经独龙王一个反问，她猛然想起前几个月，乔老太几位施主的那次聊天，噢，她突然明白师傅为什么当时脸色灰白，为什么从此病病歪歪，打不起精神了。

“老施主，请到里屋，小尼有几句话要告诉。”

镜月把独龙王请进里屋，小声地把心里的疑问一一释解出来。独龙王立刻理解了马师太的担心。

“快！”他出来吩咐邵雄，“赶快去冯府，把常玉和祝老太接到居荣堂，快去！”又在邵雄耳边咬了几句，邵雄大惊失色，留下两人陪师傅回镇，自己带着十几名弟兄匆匆向冯府奔去。

独龙王骑马奔回中心镇居荣堂，未及坐下，又派人去把接生婆贾老太接来，众人一脸疑惑，不知老祖宗是否还正常。

邵雄一行回来了。独龙王匆匆先去看了常玉。常玉迷迷蒙蒙，还未清醒过来。贾老太一脸春风地闪了进来，望望常玉，又望望独龙王，再两边望望，“像哎，老爷子，这闺女像啊。”

“那就快查吧，查出好坏赶快过来告诉我。”独龙王吩咐完这边，与邵雄去了另一间房。祝慧莲一见来人，完全明白了，反而出奇地镇静下来。

“你知道我是谁？”独龙王问。

“不就是绑票吗？老娘见过这个。”

“啥绑票？”独龙王反而一时没反映过来，他当然更不知道，祝慧莲还有当过压寨夫人的历史。

“说吧，要多钱才肯放人！”祝慧莲轻蔑地一撇嘴，把眼睛盯住了独龙王。

“我问你，常玉是谁的闺女？”独龙王单刀直入地问。

“我的，当然是我的闺女。”祝慧莲吃惊不小，一个绑票的胡子怎么管起这种事情。

门被敲响，邵雄出去了一下，再回来，脸上轻松不少，他在师傅耳边

嘀咕了几句，独龙王的表情也转而带出笑意。

“说吧，常玉根本不是你的闺女，她是冯府四太太的女儿，是冯天雄的亲妹妹，对不对！”

祝慧莲被人打了一闷棍。她毫无准备，自己背着常理做得事，怎么也是心虚十分，现在突然被陌生人揭到光天化日之下，冷汗浸透了全身。

“你，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亲兄妹，他们怎么会是亲兄妹？亲兄妹还能成亲？那不乱伦了吗？”祝慧莲反守为攻，心想死抗到底，反正除了自己，天底下还有几个知情人？

“说，常玉是不是马淑贞的女儿，你这娘儿们心真歹毒，你想让他们兄妹成亲，毁了他们兄妹俩是不是？”

“马淑贞？噢，原来冯府的四奶奶啊，现在不是圣姑庵的马师太吗？你要有兴趣，你去问她，她该知道她自己的女儿是怎么回事，跟我有啥相干！”

“好，你这个臊货，敬酒不吃吃罚酒，邵雄，去把贾老太请来，让他给这个老娘儿们检查一下，看她怀过孩子没有？”

“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绑票要多少钱出个数，你管老娘生没生孩子干啥？难道你们这里缺个压寨夫人？老娘当过，啥世面都见过，想臊，咱们一齐臊，你当我还怕这些，哼哼。”

独龙王看出祝慧莲是个荤素都吃的女人，别的，她都应付自如，惟有问到为啥要让天雄他们兄妹婚配时，她惊出了汗，明显得，这是她理亏的一块心病，还需再抓住这点不放。

“说吧，天底下哪有那狠心的亲娘，让人家亲兄妹婚配，简直不耻于人，你到底想做啥？”

祝慧莲果然心虚得是这点，当然她有几千条的理由搪塞过去，但是千年的传统礼数，那无形的威严，即使她超出三纲五常，做绝了一切，心里却是胆突突的。干出乱伦的事，那是要千刀万剐的，看来自己是躲不过去这一关，遭老天爷出面报应了，她自己先退缩了。

“说啊，你不浑身是嘴，钢牙铁齿吗？怎么一问到他们兄妹婚配的事，你就哑吧啦？”

“咦，你这人真奇怪，咋那么关心冯府的事，你究竟是什么人？噢，……好呀，难怪你那么关心冯府的四太太了，我知道你是谁了，哼哼，难怪哩……”

“你，你知道什么啦？……”独龙王心中陡然升起几分胆怯，说不清为了什么，但藏在内心的隐秘，一旦让别人识别，那种滋味怎么得也不好

受！

“哼哼，我当遇到了什么大贵人，大圣人了，哼哼，原来不过是冯府的小马倌，冯家四姨太的小相好，那个哑巴的杂种逆子，你是庄秀天，对不对？”

迎着老妇人眼中射出数九寒冬般的冷光，独龙王心胆一颤，脸忽得涨成了紫黑。抄起桌上的烛台甩了过去，重重砸在祝慧莲的左肩头。老妇人一声怪叫，摔坐下去，左手一撑地，肩头脱了臼，杀猪似地嚎叫起来。邵雄过去，一手扶肩，一手握住臂膀往上一推，肩头回了位，减轻不少的疼痛仍让祝慧莲吃尽苦头，“哎哟”个不停。祝慧莲明白今天很难逃出这一劫了，除非出现奇迹，可是回转一想，逃出了又有什么用了，兄妹婚配的事已点得这么清楚，他们想瞒着，天下哪有不漏风的墙？老娘我做得这么隐蔽，不还露出去了，哎，天意不可违，我活着也是里外不是人，千人唾，万人骂，我还有脸活吗？再说，我还能在冯府待得住吗？老了，老了，混得这么一个下场，我恨啊，恨那个千刀万剐的冯焕章！她横下心豁出去了，反正那边生米做成熟饭，丢脸大家一齐丢，寻死上吊一齐死，热热闹闹的，谁也别落下。

“庄秀天，老娘我告诉你吧！”肩部的疼痛扭歪了祝慧莲的脸，丑陋的脸上又加上狰狞的恶笑，简直成了一张鬼脸。“我恨冯府，冯焕章那老混蛋耍了老娘，到了啥也没给我剩下。告诉你，常玉就是马师太的闺女，可她是我亲手拉扯大的。冯焕章那个老绝户，他生不了孩子，让她老婆四处勾引野男人，谁知常玉他爹是谁？他们是一个妈生的两杂种倒是不假。哈哈，这叫老天报应，现在他们入了洞房，早已生米煮成熟饭，哈哈，你知道了吧，你的儿子完蛋了，他和他妈生的闺女成了亲，乱伦了。哈哈乱伦是犯死罪的，哈哈，冯焕章，你害我，哼，这回我叫你家败人亡，断子绝孙！我早活够了，那死不死，活不活的日子我早够了。呜……，我啊，真不该离开柴木匠，悔啊，不该离开他，现在想想，还是他好……”祝慧莲呜咽唏嘘了一会儿，思绪又扯到眼前。“没有法子了，庄秀天，一切都晚了，晚了，乱伦已经煮成了熟饭，他们兄妹已经婚配了，哈哈，要倒霉一齐倒霉吧，要死一齐去死，我，我啥没见过，玩过，值了，该满足了，冯焕章，我到阴间里再跟你算账！告诉你，你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冯天雄和常玉成亲了，睡到一起了，你等着抱孙子当爷爷吧！多好啊，哈哈，多好啊……”祝慧莲有些语无伦次，她的内心充满复仇的快感。“庄秀天，你快去告诉那个四姨太，让她多念念经，祝福新人一生平安，去啊，这回大家都遂了心，哈哈。”她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四处张望了一

下，回头对着独龙王一脸得意的怪笑，“谁也甭想舒坦了，罪孽别让我一人承着，你们，都是你们干的好事！你们，你们男人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为什么不惩罚你们！要我们妇人守妇道，想让我来背黑锅，没门！今天，我就是要干一件坏事，干一件伤天害理的坏事，哼哼，别以为我们女人都是鸡啊，鸭啊，由着你们男人宰割，我……哼哼，我在那边等着，等着你们一个个过来，到那边咱们再会会，谁也别落下，哼！”说着，她一头撞在坚硬的桌角上，顿时魂飞灵散，归了西天。

一出独角戏嘎然收场，独龙王衣衫早已又被汗水打透。“这个歹毒的娘儿们，恁样的黑心，常玉的日子是咋过的。”他擦擦头上的汗，“好险哩，再晚一步，真的生米成了熟饭，那两人可真给毁了。”

刚才贾老太亲自来报告，说常玉还是黄花闺女，独龙王悬着的心放下了，他才有了耐心听祝慧莲絮叨的哭诉。结果也没知道多少内情，人自个儿撞死了，他又惦念起冯天雄那头了。

忙忙乱乱中过了一夜，又过了一个上午，天忽得又转晴为阴，继而狂风大作，暴雨成灾，这节气乱了套了。

独龙王疲惫不堪，刚刚想回屋补一觉，一个恶耗传来，西土岗上的神树在昨天夜里被雷劈塌了，今天上午冯府透出消息，冯家老爷惊疯，人已傻了。独龙王心口一紧，喷出一口鲜血，居荣堂里顿时乱了人心。

第三部 金府的秘密



“咱中心镇一带没的说，风水好，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的好。你不信，瞧啊，辽北几家大户都在这方圆几十里扎下了根。”外来的人坐在镇上的茶肆酒铺里，常能听到这几句话，这是当地人引以自豪的光荣。凡事也偶有个例外，不知是哪个猴年马月了，当地人碰上一位外地嘎小子，那人嘴臭，偏不顺着你的话意恭维几句，愣不生生地蹦出这么一句：“我怎么看？我说了诸位别放在心上，我这人心直，说话不会打弯，直来直去，要我说，说话的这位没沾上啥好风水。不信，你们瞧啊，瞧他那……”结局如何，不说也知。老天爷做事公平，从来不让人把好占全了。中心镇不是风水好么，偏偏让你百好缺一，就是地处偏僻，远离城市，连修铁路，送上门的财路，硬让当地士绅误以为要坏了祖宗风水，偷偷使上大把大把的银子，把火车线移到荒野中去，为此还摆了一次庆功宴。活得实在无聊，周围这些大户人家就成了人们日常的彩头，议论的中心话题。其中谁是首富？冯府？金府？这下可有了永恒的话篓子了。

虽说进入民国，兵荒马乱，土匪胡子蜂起，大户人家纷纷土墙高矗，重门紧闭，仿佛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可各个府里里外外的传闻轶事，陈年老话，仍然如穿堂的风，无隙不可出入，时不时还有爆炸性的新闻传遍四邻乡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经典的精神小吃，如含着一颗南梅。

西土岗上的神树前边显灵，后边掉杈，着实让民众诚惶诚恐地兴奋了一阵，不久，独龙王的人前往金府踩道的传闻，又一下子把金府推到了舆论的前台。冯府，毕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金府却仿佛是一夜之间，金碧辉煌地出现在中心镇的东南方，与冯府遥遥相对。闲人们打探的好奇心，被一种不可抑止的神秘撩拨着。

和每家有钱人家的深宅大院一样，围绕日俄停战后两年突然冒出来的巍峨壮观的金府，他妈的，才两年啊，人们受伤的心灵还未得到抚平，财

产损失如水中捞月从此陷入难堪的贫困中……人们咽下辛味的感情，从嘴里飞出各种离奇古怪的传闻和佚说。金府成为舆论中心是不祥的，吃亏的是没有根基。人家冯府是上百年老户，好些传闻轶事已经过几代人传承，早已经过时间的沉淀，定论的东西都已得到公众的公证，成为去讹存真的事实，可以写在冯府的家史上，不管冯家人自己怎么看，公众可是认可的。金府的传闻则不同，谁也无心去证实或考证，无人关心它是别有用心还是经不起推敲的胡诌，只要新鲜，生动，就有人听，有人信。让热心肠的人，鼓搅起舌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开讲起来，比说《三侠五义》、《彭公案》还耐听。可是近来了不得了，闲人们不闲了，“谁说是谣言？”“谁说是胡扯？”，他们开始认真对待金府的历史。“呸，你说的是啥，胡弄人的东西！”“去你老娘，俺这是有根有据，你那才是从小崽子嘴里掏出来的杂碎……”双方各执己见，俨然分成了两大派，到了箭拔弩张，相见如仇的地步。

原来，关于金府的出现，有两种传闻最有市场。一种是说，金府占的地盘，原来是一位蒙古王爷的陵寝。王爷的墓里堆着金山银山。金府的主人金源荣原是盗墓出身，盗出了财宝发了财，为遮人耳目，就在陵寝上盖起了金府。“嘿，信不信，咱这有史书为证！镇上程秀才告诉我，连元朝皇上的墓都不起坟，这叫‘不树不封’，跟平地一样，地面上啥也没有，跟荒草甸子似的，那是人家祖上的规矩。”信不信？信！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何况人家有书为证。不仅如此，连四乡讨斋饭的云游喇嘛，也曾说半夜里见到金府罩在一片金红的光焰之中。这奇景只有天狗吃月的当晚才能见到。

另一派则提出疑问：这是顺着冯府家世胡编派的，人家祖上有个蒙古王爷，你们就编个金府建在蒙古王爷坟上。几百年了，谁听说那有个王爷坟了？他们的观点是：金源荣曾与老胡子独龙王是换帖子的拜把弟兄。后来投靠官府，独吞了独龙王藏宝洞里的财宝发了家，从此独龙王一蹶不振伤了元气。“瞧吧，独龙王早晚会东山再起，血洗金府的。”

本来两种传闻友好共处，你传你的，我说我的，互有疑念，谁也不去认真计较。可偏偏上个月听说独龙王手下的人，被捉走几个，众口疯传他们是前往金府打探在路上栽了，由此，后一种传闻占了上风。经不起连妇道人家，稚口黄牙都嘲笑起王爷陵寝盗宝是传奇故事，执这种说法的铁杆派中，自有好事之徒，不由的恼羞成怒，剧场、茶肆、饭铺、酒馆，双方相遇便分外眼红，一言不和即拳脚棍棒相见，一时间，街上痞子流氓的械斗，成为了公害。直闹到镇管所出面拘人警示，这股风才由明面转到了暗

里，久久不能平息。

这些日子，金府的主人金源荣坐卧不宁，茶不思饮，饭吃不香。面对突然甚嚣尘上的舆论，令他忧心忡忡，如堕入 18 重的蛛网阵里。俗话说“望风捕影”，传闻固然不真实，总归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经过歪曲或讹谬经过异化后成了铺垫。两种舆论里，恰恰含有一致的因素让他心颤。更可怕的是，他担心外人舌尖上飞传的内容一旦传到独龙王耳里，这位在行里被尊称为老祖宗的掌门人，在意起来，大发雷霆，那可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眼看凶闹的两派街痞子要出人命，引起社会上下一致的反感，他适时地暗中出面，以保一方平安为由，给邱镇长送去了礼物，由镇管所出面，用很正当的理由把风波压了下去。当众人称赞邱镇长决断有魄力，治理有方时，金源荣偷着长舒一口气。

此刻，他坐在一间布置雅致的客厅里，慢慢嚼着上好的毛尖，脑海里又开始清理近日府里接踵而来的事情。

十几天前，金府最红的炮手涂中亮突然请了 3 天假。那几天正是外面纷纷扬扬，舆论造得最凶的时候。专管内务的管事徐荣不敢作主，因为金源荣放了话，家里上下一律少外出，外出者必须来禀告他。谁料偏偏是这小子冒头要请假出趟门。

“那么，你看是准他不准呢？”金源荣反问徐荣。

徐荣曾是平剧票友，一投足都是小生作派。人长得精神，是金源荣姐姐杏红生前的老相好。

“大先生拿主意吧！”徐荣字正腔圆地说。府里只有他称金源荣是大先生而不称老爷，这还是在杏红掌管喜春堂时堂里人对金源荣的称呼。“不过，自从涂中亮进府快两年，他还未请过一次假。这么瞧来，八成是确有要紧的事非办呢。”徐荣软软地提醒了一句。

金源荣心里打鼓，一万个不愿意放涂中亮外出，但思前想后，他还是准了假，并且叮嘱徐荣代他安慰几句以表关切。

谁料，涂中亮回来后，一直蔫蔫不振，怀揣心事。徐荣来报告几次，提醒要注意涂中亮的变化。金源荣正为外面的舆论搞得心烦，便叫太太靳桂芝娘家侄子靳久祥去向姨太太铁花房里的丫头秀秀打听。那小丫头也说不出子午卯酉，只说三奶奶近日无精打采，连牌也不摸了，很少出屋。“这一对真是怪了！”金源荣想到这儿，脸色阴沉下来，眼神里透出一股狡黠的目光。忽被什么蜇了一下，眼皮痛苦地一眨，目光渐渐暗淡下来。

金源荣正陷于不快的冥思中，服侍的童仆白权进来悄悄禀报，说徐荣手下的人看见姨太太溜进涂中亮的房中。

金源荣的三姨太铁花与炮头涂中亮有一腿的事，金府的下人们个个晓得。那些五妈四婢三丫头的，时不时就找个由头，把三奶奶房里惟一的使用丫头秀秀唤出来，调着法地盘问一顿。15岁大小的秀秀温顺老实，对男女的事迟迟不曾开蒙，更甭提铁花的凶狠，让她一听到女主人的动静就腿脚发软，心头打颤，哪里还敢在自己的厢房里探头探脑？

“哎呀，你是木头啊？炮头去那屋没有也看不清？”

“真呆头，我说那炮头没这样伸出手去摸……”

“你聋啊，听见你家奶奶在炕上哼哼没有？就这样，像生病了一样哼哼……”

这些鸡零狗碎的套话，往往从盘问三奶奶言行举止开始，到秀秀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挖苦奚落一顿结束。常常搞得秀秀飞红着脸，快步逃回自己屋中，那些老妈子大丫头们才愤愤而去。“下三烂的，毛丫头片子混事不懂！”她们骂着。回去后，嘴脸马上一变，神秘秘地跟别人说：“喂，今天我可从秀秀那小丫头嘴里问出了正经的啦……”她们把秀秀说不清的话头，凭经验和想像，加上戏文说的编顺溜了。娘儿们堆里传开了，自然又传到男仆、炮手、年造的耳里，这样金府的天地顿时变得有滋有味，日子打发得很有些待头了。

金源荣耳不聋眼不瞎，又有徐荣、张久祥、白权这些眼线，对府中上上下下的动静明镜在心，怎么会容忍姨太太与下人偷情呢？唉，尽管别人在瞎猜测，金源荣心中托着难言的苦衷。不过，有时他反过来想，这正是自己聪明的地方，管谁在背后讥笑自己戴了绿帽子，哼，这些人眼皮子浅，能看出个啥！

允许涂中亮进府不是由金源荣先拍得板。一年半前，当他从旅顺口回来，一见到涂中亮，脑后的脖筋直颤。眼前这位小伙长着一副五官端正的娃娃脸，身子却彪悍，像树墩那样结实。手脚一点儿不笨拙，走路中不经意地摆出了架式，显见有很深的功夫。特别是眼睛，虽然乌精般的透亮常被笑意遮盖，可它逃不出金源荣有数的判断：肯定是受过调教的，那是一对猎人的眼睛。稍有动静，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能时聚时散，一刹间，方圆几十步的情况早已笼在视线里。按说，这才是难得的当炮手的料。当地要雇上这样的人，每月没有3两银子是下不来的。可是，金源荣第一眼就如芒在背，对他起了戒心。

介绍涂中亮进府的竟是府里极不招眼的花把式老慧师傅。说是他的一位远亲表侄，辉春人，在吉林船厂一带随父亲卖艺为生。后因战乱，一路流离，前不久老爹病死投奔到这里。老慧平时极为老实，是莳花的好手，

从不与人来往。这么蔫巴的孤老头，怎么会突然有一个表侄与他联系找到这里呢？想想也让人起疑。当时金源荣自己正在旅顺口，与新娶的太太靳桂芝打得火热。倒是徐荣忠心，说要等老爷回来定夺，谁料偏偏让三姨太铁花碰上了。那臊货跟闻了腥食的猫，哪里还会舍得放人？硬是自作主张留下说先试用。果然，此人枪法绝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指哪儿打哪儿，一律脖颈处见红，干净利落。府上那些位炮台上的伙计又佩服又眼热，炮头老八浑身不自在起来。不几天，恰遇一伙胡子来围攻拔寨，亏得涂中亮一枪撂倒在墙外观战的胡子头领黑风虎才解了围。等到金源荣闻讯赶回来，涂中亮的威名震了县镇，倒叫金源荣难有借口辞退了。

金源荣咂摸其中滋味，赶紧派人去禀告独龙王。独龙王那儿的回音却是含糊的。说是金府关系重大，护院人手原本不够，来人若可靠当可留用。这“可靠”二字向谁问去？有击毙黑风虎的佳绩，连老八也嘴上服了，坚决不当炮头，让给了涂中亮。金源荣怕与黑风虎搭伙的罗锅子来报复，只好表面上很倚重这位新炮头，暗地却在摸他的底牌。

“慧师傅，菏泽的牡丹能在北方生长开花，是你的一绝啊！”金源荣难得走进花窖，看见几盆含苞待开的牡丹，恭维了花把式几句。

“托老爷的福！引种几年，这花也变了性，适合咱这一方水土了。只是还不能在外面生长。”

“嗯，好，好，牡丹真国色，花开动京城。金府能见到牡丹是个好兆头，外面人要知道这讯又不知怎么眼热了。”

“嘿嘿，老爷说的极是。冯府的花把式方师傅，听说也在鼓捣这牡丹，还是洛阳的种，几年了都没成。这里面的窍门其实也没啥，就没……没人点明就是了。”

金源荣哪有心思谈花，看看谈得有些投机，他转了话题：

“是啊，凡事就靠有人点拨。慧师傅，我请教件事，涂炮头一手好枪法是在哪儿学得？”

“这……老爷，您得去问他。我只听了一耳朵，他随他父亲在外卖艺，为了防身，拜了一位师傅练出了一手好枪法。”

“那么他师傅呢……”

“死了。老爷的意……意思……”

“噢，我看涂炮头技艺不凡，有心想请他的师傅来把咱们那些炮手也调教调教。”

“这，这简单啊，让中亮干吧，他能留在府中是老爷的恩德，多卖……卖些力气完全应该，您……您说呢？”

金源荣没想到自己被认为是笨嘴结舌的花把式给噎了回来。他倒不生气，直觉告诉他：涂中亮肯定是老祖宗派来监视他的，没想到慧师傅也可能有来历。那么是不是说不信任自己了呢？他又觉得是自己猜忌了。

“是么，守着那么一批财宝，任谁也放心不下。但愿是针对它们，不是对着我的。不过，这府里上上下下，谁知有几个老祖宗的耳报神？我啊，外人瞧我，富富态态，其实度日如年难着呢！”

2

外人眼里金府的主人，举止得体，谈吐文雅，“肯定受过很好的教育哩。”这话谁都相信。他身上没有一夜暴富的那种小人得志、蛮狠粗野、轻举妄动、不可一世的做派。人家拿他与冯天雄相比，冯府主人虽为“天皇贵胄”，有一股娘胎里带出来的高贵气，但后天不足，缺少斯文。金源荣则不同，落落大方，待人处事礼数在先，但又时不时让人琢磨出一种含着谦卑的感觉，“怪哩，读过书的人这种斯文也是少见的呢。”

这种感觉是对头的，但是那些人但凡知晓金源荣的身世，不知又会怎么去看他了。

金源荣的出身太卑微了，简直可以说不堪回首。当他明白正是自己的奇特经历扭曲着自己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方法后，曾痛苦地不能自拔。

现在，当他环视这座精巧别致的建筑，想到自己就是这座府第的主人，并不感到幸福，也无一丝畅快的自豪。在偌大宽敞的庭院里，他反而感到自己是那么卑小，一股伴着酸苦的甜滋味，便涌到喉咙，带给他的不是清爽，而是令人头晕的甜腻。继而仿佛自己一只手伸到了麦芽糖浆里，最后全身心都浸润进去，令他遏止了呼吸。

金源荣是辽河岸边一家妓院——喜春堂的老鸨抱养大的。那年，已近40的鸨母只有一个5岁的女儿杏红。看来生儿无望，顾不得谁会讥笑，把门前已灌满雪花的襁褓偷偷取了进来。打开一看，孩子眉清目秀很健壮，白皮嫩肉干干净净。衣着、包被是软缎里包着丝棉，分明是哪位有钱的嫖客与暗门子生的。鸨母打诨，说是从屯里娘家抱来的，大大方方地收养起来。

杏红很喜欢这个弟弟。姐弟俩形影不离，人见人夸。源荣6岁那年，鸨母的肚子忽然大成了一个盆。源荣很高兴，成天缠着母亲，“我要一个

小弟弟。”鸨母笑了，“对，妈再生一个小弟弟你就有伴了。”杏红每每这时，拉长脸，把源荣生硬地拽到一边，“都告诉你几遍了，傻瓜蛋，妈要生个小弟弟你就惨啦！”

“那生个小妹妹呢，咱们有个小妹妹也行。”源荣眨着大眼睛天真地说。

“生谁都不好，傻瓜，光我们俩就够了。”

“那就我们俩呗，走，抓蝴蝶去。”

过了10个月，鸨母肚子瘪了，怀里抱上了儿子。老来得子，自然金贵极了。源荣果然惨了，发现与母亲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到源贵4岁时，他做了弟弟的伴童，整天四肢着地给源贵当马骑。

“你看，我说得的对不？”杏红悄悄地说，“一头的小黄毛，两统大鼻涕，他也配我们来待候，哼，非叫他吃苦头不可。”

自从有了源贵，杏红没想到自己也不受母亲宠了。她好恨那个小黄毛，暗地里使坏。可是，小源贵一哭，源荣就倒霉了，挨打受骂成了家常便饭，杏红越发恨透了源贵。

“哎呀，这孩子，源贵和你才是妈的一奶同胞，你怎么倒向着那个野小子。”鸨母训斥杏红。

“妈，你瞧我和源荣长得多帅，那小黄毛才是个野种，不知从哪个黄鼠狼窝里抱来的崽！”

“啪！”一记耳光打在杏红脸上。杏红跳着脚的大发小姐脾气，可是没有用，妈还是处处护着那个没人相的黄毛。

源荣12岁，杏红哭哭啼啼嫁了出去。源荣哭得好伤心，他明白了自己在家里的地位。

14岁那年正月，金源荣第一次见到了独龙王，没想到却是他人生的转折。

那天独龙王带着他的大徒弟邵雄几人化装进了辽河县，原本想在正月十五上元灯节来赏灯观花炮，修整时日。不料进县城第二天被官府兵丁的跟上了梢。十四日的追捕中，几人失散，独龙王情急之下，翻墙来到喜春堂的后院，无意中闯进金源贵正在玩耍的房里。他看见一个满头黄毛七八岁的孩子正骑在一个大孩子背上。黄毛孩身穿绸缎裤显然是个少爷。大孩子一身半新的青布袄裤，虽说是仆童，处境还算可以。那小少爷用小细棍拍打大孩的屁股，嘴里“嘚，嘚”的细嗓音叫着，两条小粗腿使劲踢着大孩的两肋，嫌他爬得慢。大孩子已经汗水湿了满头，冒着一股白气，嘴里耐心地哄着：“别急，别急，瞧，一会就能飞起来，……看，快了吧

……”

见着有陌生人出现，小黄毛一脸张狂的神气顿时灰飞烟灭，咧嘴就要哭。独龙王两步上前，一只大手捂住孩子小嘴，由于脸太小，大半个的脸都遮住了。另一只手一提，把他抱进了怀里。

那个大孩子嗖地站立起来，毫无畏惧的表情，“别伤我的弟弟！他人还小，混事不懂。你需要什么只管问我好了。再说，你咋到后院来了？姐妹们都在前院呢。”他说话的神态完全是不经意地模仿着妓馆领班的。

独龙王看孩子还一脸稚气，说出的话却老道，神态更加像个大人，差点儿笑出声来。他才知自己闯进了一家妓馆。

“孩子，你叫啥名？这是什么地方？”

“我叫金源荣，我弟弟叫金源贵。这里是喜春堂，我妈在前边招呼客人呢。”

“哦，你该是大少爷了，怎么……和你弟弟穿得不一样？你弟弟比你凶么。”

“他是我妈亲生的。”金源荣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我妈捡来的，要不我早死了。我妈说她晚年得子是老天爷开恩，我该好好服侍我弟弟，报我妈的大恩大德。”

独龙王听了，心里怦然一动。孩子不懂世故的憨态，令他怜爱起来。

“傻孩子，知道你爹妈是谁吗？”

金源荣茫然了，他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回事。突然，他看见源贵的裤子溷湿一片，伴着粪便的臭味，恼怒通过了全身，勃然变色。“你快放下我弟弟，看把他吓得，你快放了他吧。”边说，边勇敢地上前使劲用小手要掰开独龙王粗拙的大手。独龙王不忍心小源荣着急，松开手，源贵顺势头一歪，早已昏死过去。

“你？”

“不要紧，吓的，你摸鼻孔有热气呢，一会儿就能醒。”

院子里外嚷嚷的声音包抄了这套院子，独龙王意识到金源贵在他手中的价值，便紧紧把小黄毛托起，另一只手把源荣搂进怀里。

“别动，小兄弟！”他俯下腰，贴着小源荣的耳朵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躲吗？我走岔了地方，你妈以为我要抓走你兄弟，报了官府，看他们来抓我了。我是好人不是拍花的。”独龙王编了一套孩子能理解的瞎话。他和善的目光罩定在孩子身上。

“你放了……我弟弟，我……可以作证，说……你是好人。”金源荣心里开始揣摩来人的身份，心跳得急了，语音抖了。

“不行，他们怎么会听你一个小崽子话呢？嗯，这样吧，你是不是真疼你的兄弟？”

源荣坦诚地点点头。来人身着羊羔吊领灰皮衣裤，脚蹬一双牛皮敞口靴，谈吐大气，总归像是心地坦荡的人，源荣对他的动机添了几分信任。

“好，我倒想出一个好法子来：我抱你兄弟藏到床底下，你去打开南窗，把你兄弟一只鞋扔出去。然后你推门出去喊，说有个大人抱着你兄弟从窗户跳出去，往花园跑了……听清没有？”独龙王亮起了虎豹生风的目光。

“嗯，听清了！”小源荣一挺腰身，把每根神经都强健起来，“你可不许祸害我弟弟，要不，我回来可跟你拼命。”

“你放心吧，你小兄弟这不好好的。官兵一走，我就离开，不会祸害你们哥儿俩。”独龙王会心地笑了，好久没这么好的耐心与人说话，尤其是对个孩子。“这小崽子是个好秧子！”他产生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金源荣搬了一个圆凳放在南墙下，蹬上去撕下封条，费力推开窗子，迎面一股寒气逼了进来。他扔出一只鞋，把身子卷缩下来，像一只刺猬滚下凳，蹲下看看床下的人，又嘱咐：“藏好啦，我去喊了。再说一遍，不许伤害我弟弟，不然我回来可不依的。”说着飞快跑出房，大呼小叫，把前来搜索的官兵引向了后墙的花园。

金源荣兴奋地跳着跑进屋，他为自己勇敢的表现感到热血沸腾。进了屋他一蹲就失望了，那人消失了，只有源贵倒卧床下如睡死了一般。

“咦，怪了！”他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能在屋里钻墙出去了。他又爬上凳子向窗外张望，外面冰天雪地，空空荡荡，叫喊声已远去。突然他望见干妈张皇的身影，伴着飞入耳中鸡叫般的哭声，他想起了源贵，凛冽的寒风冰冷了全身，预感自己闯了大祸。

老鸨母地缸似地滚进屋来，抱着源贵大哭小嚎死去活来。哪里肯相信金源荣胆怯地复述，抄起一根鞭子没头没脑地暴打，这回是小荣源人事不醒，两天里高烧不止。

“哎呀呀，比我们源贵还娇嫩呀。我们源贵都吓死没了气，一天也就缓过来，瞧像没事的人又蹦又跳去了，这个倒好，才打几下，就娇骨头嫩肉皮的不行啦，他倒比小少爷还金贵啦！”

老鸨母嘴里絮叨，心里害怕出人命，再说在源荣身上花销不少还未得济呢。“快送医院去瞧瞧，不知情的，以为我这做妈的心有多硬呢。”

源荣被送进小河沿医院。那是英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医院，基本不收费。独龙王脱险后，时时惦念着源荣，派人打听后，悄悄从医院把他接

走，认了义子，让他上了私塾。后来，独龙王去了一趟关内，回来后金盆洗手，建起一座府第，挑选金源荣守着自己当胡子得来的财富。外人不知内情，以为主人是金源荣，金府于是这样叫开了。

金源荣自己的身世像黑色的石匣锁进原本自信爽快的性格。随着年龄增长，莫名的自卑，在心灵里，会突然的悲楚呻吟，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那时，仿佛别人的笑，是蔑视的讥笑，别人的寒暄，含着虚伪的应酬，骨子里完全把自己视为了贱民。一有此种感觉，他真想逃走，逃得远远的，逃进天老地荒的世外去，让自己剥去一切伪装，赤裸裸宣泄。他真想毫无拘束地疯狂一下，做人太难了！金府如一个巨大的贝壳，他驼着走乏了，他想逃。

冷静下来，一切又陷在现实中，他又自觉地扮起自己的角色。有时也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没有答案。

独龙王是他的义父，又是他心中最大的谜。他觉得义父深不可测，那老爷子的一切都那么神秘。

就拿金府的选址来说，为什么要选在中心镇的东南？仿佛是在和冯府唱对台戏，很是俏眼。金源荣以为金府建在中心镇并没有基础，人缘、地缘谈不上。这样，以富商北归，落籍此处，建起一座三进大院，面积虽不如冯府宏大，却也分外招人眼热。当地闲人觉得名不正，很是突兀，过分热心地好奇打听。一听说原来是江南官商回籍，“嘿，哪有不见一位老太爷坐阵的？”“是嘿，瞧，金府的主人，年纪轻轻，哪像在南方经商的？”伴着金府打地基、建房上梁到大院落成，风传的谣言不断飞扬。

好在独龙王有魄力，允许金源荣自由处理，金源荣摆出财大气粗的门面，官场、地面结交有度，热心公益捐资办起一座学堂。原来放风来路不正，处处贬损金府的冯府，镇上的钱四爷、前清举人邢老爷开始虚与委蛇有了交往。真正改观，是冯焕章把侄女嫁给金源荣后，人们的眼风立刻改了向，把金府纳入了正宗贵族的行列。进入民国，眼光转换，不再看重世袭，就认现职的官位大小或府中钱财的多少，人们的心中已把金府与冯府一比高低了。

“瞧人家金府蒸蒸日上，第一首富当之无愧！”

“得啦，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冯府好几百年的底子，厚着呢。”

“金府嘛，现在不好说……”争论归争论，人们仰视金府已成不争的事实。

金源荣在外面争够了面子，内心陷在自卑的毒汁里，其实不能全怪他，义父后来的做法伤得他抬不起头，那是在独龙王的圈子里。

独龙王念他救了自己，年少老成，讲义气，能经事，一时心热收养他为义子。手下人也视他为老祖宗的掌上骄子对待。独龙王从关内回来，认为当胡子不是回事，按青帮的形式，进行改组。岂料他嫌金源荣出身不干净，既不提他义子身份，又不收他为入门弟子。在大徒弟邵雄等人劝说下，才规定他与第一代弟子以兄弟相称，但不能称独龙王为师傅，而要和其他人一样称他为老祖宗，这种特殊安排使金源荣挂不住脸。奇怪的是，府第建起后，恰恰命他入住府中，这又是最大的荣耀和信任。金源荣觉着自己就像大清国内务府的汉人包衣，说名份，是满族贵族的奴才，可又被倚重。这种双重身份，他从老鸨母那儿就领受了。

“我是带着‘罪’字来到这世上。教会医院的护士嬷嬷劝我相信上帝。上帝我不信，但我确实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世上的，所以命中注定：做少爷是卑贱的，做老爷也是卑贱的！也许，我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可是老天偏找个鸨妈又养活了我，让我不尴不尬地活着，又让一个当胡子的义父供我上学受教育，学会经商后，再把我锁在金府编织的笼子里自由飞翔，我的自由永远是拴着卑微的枷锁，看来嬷嬷的话是有道理的。”

金源荣正陷入痛苦的冥思中，白权拿着一封信蹑手蹑脚地进来，轻声地说：

“老爷，舅老爷的信来了……”

3

“脓包，没用的家伙！”

铁花把微烫的脸贴在涂中亮宽厚的胸脯上，一语双关挑逗着。她伸出一只手，富有弹力地刮着年轻人铁青的下巴，另一只手伸出纤细的中指和食指，沿着他一侧的肌肤轻柔地摩挲。那肌肤强健粗糙，那两根手指好不老实，暗暗使着劲，从胸部直向腹沟慢慢划去。要搁平时，涂中亮早已被烘热膨胀，像一块烧红的火炭。此时，他却没有任何反应，女人两只充满殷情的玉指分明是摸在了一块干硬的湿柴上。

铁花还带着骚动的企盼，抬起头，热眼汪汪地望着那张生动的使她欲望难平的脸。他真可以，倔愣愣地把头甩到外侧，目光茫然，斜望着天棚角落，那里挂着一张大大的蛛网。一个尾部发红的大蜘蛛，正从中心向外

熟练地爬去，那里刚粘住一只飞蛾。其实，他也许并没有注意这些细节，他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他是被独龙王的传话吓坏了。

一年半前，是独龙王亲自挑选他进了金府。关照他要尽炮手之责，保护好金府，保护好金府主人金源荣。使他糊涂的是，另外要他也密切关注金府财货进出和金源荣的交往。后来，涂中亮逐渐明白，这是派自己来监视金源荣的。

他至今不清楚，自己进府的时机是碰巧了还是有意地安排，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和金府姨太太铁花该是命中注定的一段孽缘。

花把式老慧领他进大门时，府里只有徐荣在。这位管事来回搓着手，露出为难的神色。

“哎呀，瞧瞧选得这个时辰，大先生不在家，太太也不在家，我怎么能做下这个主呢？”

金府进一个下人，只要内务管事相中回禀主人一句就行。但是，挑选厨役、炮手和内室的丫环仆童，就要主人过目点了头方能留下。涂中亮的剽悍真把徐荣吓了个结实，他想这种人只能当炮手，可来路不明啊。花把式在府里又是最没地位的一类仆役，无任何面子可言。

老慧并没有一点儿急呼呼的神色，只是万般恳求先让涂中亮在他的小屋住上几天。

“不行，金府的规矩你还不知道，怎么能留个生人住下！”徐荣生硬地一口拒绝。

此事看来没有一点通融的可能了，老慧仍不死心，还在死磨烂缠。徐荣平时是个有板有眼的慢性人，现在也不耐烦了，吩咐门房把人带出去。

正在僵持，铁花坐车从镇上回来，一眼粘在了涂中亮五官分明的脸上。火辣辣的目光，从那对描成杏仁状的黑眼框里喷射出来，烤得涂中亮浑身不自在，咧嘴傻傻一笑垂下头去。

“先留下吧，我做主啦。能不能用，待老爷回来再定，我看不迟吧？啊，徐管事！”铁花听完徐荣的禀告，拖着长音说。

徐荣面带难色，迟迟疑疑地点了头，老慧代涂中亮急急谢过姨太太和管事，回身就走。铁花望着新人丰隆的后背，从斜襟里掏出一方粉红色手帕轻轻拂了一下胸前，又捂住嘴唇，吃吃笑着往院里走去。徐荣看看铁花背影，又向老慧离去的方向望望，摇摇头轻轻叹了一口气。

第四天，金府就遇上胡子黑风虎和罗锅子围寨。炮手们很卖力气，硝烟里击毙了几个企图上墙的土匪。对方显然是瞅准金源荣不在府中的机会，非但不撤，反而加强了火力。

铁花很镇定，亲自爬到院角的炮台上，给炮手们点烟，递馒头，端水。她亲眼看见那个叫涂中亮的新来小伙，抄起受伤炮手的大杆枪，拉开枪栓，朝院外一处方向略张望一下，扳动了枪栓，随着轰隆一响，远处立刻传来嘈杂人声，很快一阵口哨声响起，围墙的土匪仓惶撤走了。事后才知，涂中亮一枪打死了黑风虎。这一下立刻震服了府里的炮手。待金源荣从旅顺口回来，原来的炮头老八，说死说活自动卸职，“俺再当，没人服哩！”金源荣拗不过众炮手发自内心的佩服，只好把红色绶带挂在了涂中亮的脖子上。

“你这是咋地啦？这些日子，就像筋被阎王爷抽走了，提不起个神，你啊，自打回来就没瞅上我一眼，在外面又盯上谁家的大闺女啦？”铁花推搡着涂中亮，挑着话音问。她嗅着男人身上散发的浓浓气味，勉强压抑着欲望。

涂中亮仍然像一根阴沉木横在那女人的眼皮下，毫无反应。“他生气时，就像哑巴。”铁花明白，是自己惹他不高兴了。

每当涂中亮拿脸子给她看，铁花的心就浸在了醋缸里，酸软酸软，涌上无限的委屈。“唉，我这是图的啥？”那深埋的隐痛会在泪水里显现了影子。

11岁那年春天，辽南盘锦一带的大水毁了家园，只剩父女两人随着流浪大军窜流在城乡荒野。他们要饭走到辽河县，杏红一眼相中了铁花的好模样。

“不，不行，饿死，我们死在一起！”倔强的父亲曾回绝多少次食物或金钱的诱惑，他明白，女儿一旦被卖去不是做童养媳，就是入青楼。这回，这条硬汉子无法拒人千里了，一条腿已经黑到了大腿根，又粗又亮，如隆冬时节烟囱上挂下的冰溜子。高烧在摧毁他的神志。略为清醒，听见女儿的哭声，感到了死前的痛苦。

朦朦胧胧中一个人影在他眼前晃动。“爸，是一位大姐姐，面善。”铁花贴着父亲的耳畔说。老人昏暗的眼角滚出了眼泪，既然是女儿愿意的。

他不要钱，钱对他没有用了。只要求来人能善待他的女儿，他来世做牛做马回报恩德。

现在杏红是喜春堂的主人。她的弟弟金源贵18岁接管妓馆后，管家和账房先生联手，欺他纨绔不经事，把资产转移到自己名下。两年光景，喜春堂只剩下一座空壳。被债主穷逼，源贵吞了鸦片。守寡的杏红出面接过头，把夫君生前的积蓄全部投入，喜春堂开始转机。

杏红雄心十足，在后院盖起雅舍，趁着辽南大水，她搞到8个如铁花一般冰质玉洁的女孩，派专人教她们诗书棋画。八姊妹生活在天堂里，把杏红姐姐当成了观音菩萨。

至今回想起来，铁花认为是自己命不济，15岁那年突遭一场厄运。

那年秋天，家住寡妇岗（瞧瞧这名字，就有多么的不吉利！）的褚家二儿子出民夫，与中心镇的几个二流子扯在了一起。到辽河县苦干了两个月的工程。这天褚老汉给儿子捎钱来，几个二流子鼓掇他，走，去喜春堂开开眼！

“走啊，老二，哥几个带你去个地方闻香去！”

“又去宾香楼啊？那天不是刚吃过熏驴肉吗？”眉眼没长开的褚老二，用黑黢黢的手擦拭着朝天鼻，龌龊地说。

话刚一落地，那几个哥儿们笑得前仰后合，他那张麻字脸涨成了猪肝色，不明白又怎地露了怯。这几个刚相识的哥儿们比他见过世面，给他寻到不少开心的乐子，长了见识。当然从来是从他兜里掏钱，连卷个烟，好像他的烟袋里装得是金丝云烟，别人没抽过。看着钱花花地往外流，他心疼。在家里，他是敢花钱的，哪知到了这儿他成了最吝啬的人了。

哥儿几个打着趣，说说笑笑来到春喜堂。领班一见褚老二掏钱时露出几块光洋，忙给他换了粉牌，叫小童领到二等房去，那几个安排到四等鸽子房去了。

当时喜春堂正在扩建翻修，拆得凌乱，姑娘的房间打乱了，有的房间空了起来。那小童见褚老二其貌不扬，土里土气，有几个臭钱敢上二等房找姐姐们玩，他先运上了气，替姐姐们不平。领到二楼拐角处，指着走廊里，没好气的说：“熙字门，进去吧。”

这下小童闯了祸。按规矩，对新来乍到的客人，要送到姐姐的门口，喊了花名，待里面人出来见了面，小童才能离去。这回他没这样，小童瞧褚老二别扭，往里一指转身下楼去了。

长长的走廊，檐下孤单吊着两只灯笼，光线明灭不定。人影憧憧中，褚老二试着步子往前迈去。他不知道，喜春堂每个房门贴的字，是屋里姑娘名字内含的字。再说他不认字，只有几个常见的“春”、“喜”、“福”字，他还辨得出来。乍进到对他来说如琼楼仙阁的喜春堂，心里已经恍惚虚渺，在回廊里一转，更是陷入奇异的气氛中。小童把他一撂，他怔了一下神，借着花灯昏暗的光线，开始轻轻推动一个个绘着喜庆花纹的房门。走到第四个门，门轻掩着露出温柔的光线，一推即开，里面香气缭绕，炕旁小桌一侧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美人。他的视线模糊起来，脑里却机械记

住了哥儿们的嘱咐，进屋后把门顶上，没容那位面无血色的姑娘醒过腔来，他那铁板厚的身子一下子压了上去，姑娘的肋骨“咔吧”一响，连吭都没吭一声就背过了气去。褚老二丝毫没察觉，张开臭嘴啃西瓜一样使劲啃着女人的脸。等他洒完劲，提上裤子，看看炕上死气沉沉的女人，心想：这娘儿们，这不抗造！和家里的老婆比，真是抗看不抗用！

掌灯时分，铁花趁着饭后的闲暇，悄悄从后院来到这楼上。

“铜花姐，近来好些吗？”

“哎，我这个命中有煞气，哪能好呢。”铜花泪汪汪地望着肤如白瓷的铁花，咽下一口酸苦的口水。

铜花原是八姊妹里排行老三。学了两年半，脸上起了一片黄斑，雪白细腻的皮肤开始粗糙呈黧色。爱戏谑的人说铜花长了锈，背后称她肉红。教戏先生徐荣告诫杏花早做安排，“这种姑娘是白花银子哟，趁早另外寻人替吧。”杏花无奈，只好送铜花到前院来接客，她的宏大计划遭受了一次挫折。

铜花整日里抑郁烦闷，蛾眉紧锁，难见笑容，客人避她如避麻姑，久而久之又出一雅号“病东施”。杏花的脸色越发的不好看了。这两月肚里长了痞块，绞疼起来不能忍受，干脆歇牌。一天里没人送食送水，正寂寞难捺，铁花惦念旧日姐妹，趁闲过来看她。俩人谈得哭一阵，笑一阵，铜花肚里一阵翻腾，起身下楼方便去了。就这么个空档，褚家老二闯了进来，风驰电掣，没容铁花有个反应女儿身被野兽扑食一般糟蹋了。

铁花娇弱无力的呻吟，像蜂尾的针刺痛杏红的心。这两日她双眼怒睁，吃了人肉似的要喷血。培养3年多，金银铜铁锡宝玉翠8朵姊妹花如今已经淘汰铜花、玉花，剩下6人中惟有铁花色艺双绝，占着花魁。眼看到了4年头，铁花就是喜春堂的摇钱大牌，竟让这么一个丑陋不堪的屯迷糊给破了身，几年的心血空付东流。消息传来，杏红顿时七窍冒烟，真是杀人的心思从胆边陡起。“给我打，往死里打，这王八羔子，缺了十八辈子德的，打，打死喂狗去，我这恨啊，我这气啊，嘿！嘿！气死我啦……”

可怜那无知小童不禁吊打，一命归西，扔到了郊野喂了狼。谁也不知他姓甚名谁，堂里人只称他“小东西”。

褚老二这里，杏花哭嚷着要告他奸淫养女的罪名，硬生生从褚老汉怀里敲出300块大洋，另赔了3天的酒席。最后通过官府罚褚老二在喜春堂白做杂役一年了事。

铁花对善后的事一无所知，她因一条肋骨压折，住了3个月的医院，

一切费用也是褚家支付。她寻死上吊闹了有半年，杏红哪里舍得让她去死？很仗义地仍把她当成小师妹，虽然到前院去接客，来往的都是些有身份的人。铁花对杏红姐那是百依百顺。在她心中，褚老二是她千古仇人，这恨挥不去，扯不断，越积越厚。嫁给金源荣后，这段不光彩的过去自然无法再在丈夫面前提起。而她自从有了涂中亮，她如枯木逢春似的活泛了。痴痴呆呆编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让涂中亮相信是褚家害得自己家破人亡，褚家老二又如何乘人之危，曾想占她便宜，每每想起，泪一把，涕一把，央求涂中亮给她解去熬着自己心血的大恨。

涂中亮实在抗不住妇人的勒性，磨得他没了脾气。再说，他也打听知道褚家曾与老祖宗有生死之隙，这样摸准情况，他请假外出，想在寡妇岗劫粮劫人。谁料在当地遇上他山东上来的乡亲黄太、二楞等人，唬得他慌乱抢粮而走，打乱了整个的安排。

没想到独龙王知晓了情况，迅速派人递给他音讯，告诫他不许擅自出府，轻举妄动。口信送来，人已出府去了。3天后涂中亮回来，花把式老慧说有人传口信给他：再敢擅自参与与金府无关的活动，不论有否道理，一律家法处置。

“中亮，这是谁送来的口信？什么意思？什么家法处置？你不是给你爹上坟去了吗？”老慧憨厚的脸满是呆痴的表情。涂中亮搞不清老慧是不是老祖宗的人了，像，又不像。若是自己人，怎么会不懂“家法处置呢”？涂中亮的心开了锅。

这个暑热季节，独龙王的家法处置自然是“穿花”。妈耶，涂中亮突然感觉自己满身被蚊虫叮咬，浑身发麻，越发有噬心的刺挠。他下意识地一扬手，挥掉了铁花发髻的簪子，黑黑秀发刷地散落，无数发梢扎在涂中亮坦露的脸脯上。涂中亮痛苦地一嚎，本能地挣扎着挺身坐起来，已是一身冷汗。铁花毫无防备，头“咚”地被重重撞在硬梆的后山墙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她眼冒金星，满心的委屈发了酵似的翻腾出白沫，捂住脸嚶嚶地哭了。

4

铁花的脸焦热，如烤着炭火，额角殷红，一处渗出粘质的血珠。她感到身上其他部位是不协调的寒冷。这世上与自己的情感为什么那样的陌

生？一切总是拧着，扭着，不对劲儿的，与自己简单善良的愿望唱着反调。越是把生命的汁液滴入进去，收获反而是越发的干枯。现在她面对着一个生硬的标本。那俊朗多血质的头颅冷漠地对着她，分明是那只带着皮毛的鹿头骨架，它正挂在金源荣书房里。

顿时升腾起的委屈，已经饱和生成了暖气顶住了喉。她哈下腰，萎萎地爬下炕，蹒跚走到八仙桌旁。

“我！”她挺胸大声嚎出一字，跺着脚，双手握拳捶着自己的前胸。卧在炕上的涂中亮没有丝毫的反应。

“我，呀，憋死我啦！我铁花混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现世报啊！”

和着自言自语的话语，泪又潸然流下。命运啊，为什么像放浪不羁的花花公子与自己开着残忍的玩笑！

父亲临死前把她托付给了杏红，万没想到会一枝花似得被供养起来，像小姐一样能颐指气使地分派别人，使她忘了从前和未来，有了空前的一种满足。偏偏遇上煞星褚家老二，砸了溢着甜香的饭碗。后来虽说当上喜春堂的头牌红角，在达官贵人中嘻笑应酬，她心里却明白，溢着珠光宝气的骄傲不会长久。当她攀上金源荣，那是彻底的甜蜜。喜鹊登枝，时运当头，感动着真正的满足。她发誓要扮演好正经女人的时代角色——金府的女主人。谁知，不几年时光，一切突然转了，向那个她无力控制的方向变化，她又回到了原地。这时，她明白，她只是自己丈夫婚姻的一个过程。梦幻有开始，自然就有结束，她多么不希望粉红色的梦过早地结束。可是，那梦是那样的不可思议，连金源荣也身在其中的糊涂了。

金源荣过去的婚姻在不起眼中，已经有了3次。不爱的，爱的，拥到他的面前时，不能挑选的和能挑选的都得到了。得到了，之后，奇奇特特地似丢非丢，又一个一个平淡地消失，如他自己的出身。结果把铁花的命运也捎带其中，半羞半臊地挤到了今天的局面。

金源荣16岁那年，刚从专科学堂出来。他踌躇满志，脑海里充满实在的理想——经商。至于是做什么，经营药材？木材？粮食？烧酒？布匹？还是开钱庄、大旅店，甚至办个医院，他都想过，同窗笑他挑花了眼。

“那有啥，人只要敢想！你能想个啥？高粱脑壳，回家做你的孝顺儿子，当个土财主去吧！”

高傲的他，从寄宿的学校回到独龙王那里，当天，他的理想就化作一只无奈鸟，振着时新的翅膀被腥风血雨吞没了。

“当时我真傻了眼，一下子就被打蒙了，几天里木头人一样硬是没有

啥感觉了。”后来他对铁花这样说。

原来独龙王已经给他选定一户殷实的农家女儿。“女大三，抱金砖。”独龙王按老规矩给金源荣娶来柔眉顺眼、姿色平常，会过日子的媳妇。这位，胖墩墩的脸颊，印着两片磁实的苹果皮的红晕，凹着鼻根。厚厚的嘴唇一张，只会发出喃喃的“嗯呐”声，哪里是他从懂事那天起，在喜春堂天天瞧不够的“姑娘们”。那些女人美若天仙，搔首弄姿，“说有些俗气不假，却是别有一番的味道”。金源荣的女人面对令她不寒而栗的现实，把牙敲掉咽在肚里，用乖顺的表情遮掩住十二万分的不乐意，只是那满脸的笑实在太勉强了，惹来独龙王一顿语重心长的教诲。

“娶媳妇是居家过日子，传宗接代。我给你选得的这个青虹闺女，别看长相是差了些，可心灵手巧，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哩。我听说，她炒得一手好菜，天天可以不重样。绣活也是巧手，你瞧她身上红衣裳配上绿牡丹绣得多适样，那裤脚、鞋口都是她自己绣的，水灵灵的活泛。唉，就是那张脸木了些。可话又说回来了，过日子单靠一张脸行吗？那脸会给你做饭，会给你生小崽子？喜春堂的娘儿们倒是手指葱梗子的白，嘴巴珊瑚珠子的红，行吗？是过日子的人吗？那是老天爷送下来败家的，谁家想败得快些，谁就去找那种女人，咱们家可不兴娶那种娘儿们！”

金源荣知道，自己没有本钱折腾。婚事顺顺当当地办了个红火，人人心里替新郎不平，“可惜了这俊的好小伙！”

婚后，独龙王果然允许金源荣出外学习经商，这下顺了他的心愿。不过说是学习经商，其实只是要他学习识别金银玉器、古董字画，金源荣想莫不是要让他经营一家古玩店？

学什么都成，只要少回家。别人看他在外面非常刻苦，他倒乐得逍遥。可怜那青虹守着活寡，过门不到一年，只同床几次竟给他生了儿子银根。然后鲜活的生命随着产后风悲喜交加地走了。金源荣悲喜交加度过了几天，便把银根交给姐姐杏红去寄养。两年里自己以先学本事为由，巧妙地挡掉了独龙王要他再娶的念头。

过了两年，金源荣学成回来，以为这回有了本钱，有了翻银生金的本事，是显身手的时候，偏偏独龙王命他住进刚刚建好的金府，老老实实地守着现成的财富度日。作为显赫当地的金府主人，再不能搂着野女人过日子，他的婚姻便又提上了日程。

现在，金源荣的怀里已经坐牢了一位红粉知己的身影，她就是铁花。

铁花自从破了身，寻死上吊闹了有半年，架不住杏红姐姐慢慢地开导哄解，乖乖地去前院接客，成了喜春堂的摇钱树。来往中自然是有头有脸

的人物，这样她结识了金源荣。

知道金源荣的身份，铁花使出浑身解数。金源荣热烈时，她拿出一副多愁善感的神态来接待，抚琴曼吟，珠泪涟涟，引出男人怜香惜玉的情感。金源荣冷漠不振时，她又以一副干练豪爽的神情大度地来接待，贪杯畅饮，挥墨涂鸦，金源荣视为得到了像香君那样的一己红颜。

“源荣，铁花虽说身在青楼，可与别的姐妹不同。”铁花恰到好处的拿捏，赢得杏红的佩服，反而以老姐姐的脸面从中说合了。“她自幼养在我这儿，一招一式都是照大家小姐调教出来的。我原本是按大城市清吟小班培养的她，想来个身价百倍，艳榜留名，壮我喜春楼的门面。唉，哪知她命中留着苦根，当不成杜十娘。不过她可是知书达理，自己又聪慧好强，屋里屋外都是上得了台面的人。你将来走南闯北去经商，铁花是带得出去的，夫唱妇随的，老姐姐我的眼可是刁，从来不看错人的，这你可是知道的……”

没有姐姐这席话，金源荣也已心开七窍有了意思。杏红更是大方，表示聘银分文不要，金源荣喝了蜜进去，满心甜意，铁花那儿明艳半含，静观金源荣紧锣密鼓地在张罗。

“谁是铁花？他竟敢背着我要偷娶这么个娘儿们？这还反了不成？翅膀刚见了风就想硬棒乍翅，那金光闪闪的大敞院是叫他耍猴戏的吗？我倒要看看他脑后长了哪根反骨！”

独龙王听到金府传来的动静，火冒三丈，平时看起来温静和顺的脸态顿时凶恶几分。直觉告诉他，过去看错了金源荣：一心只瞧重源荣这人头脑清醒，办事干练，临事有静气善应对，没想到事分两面，胆大可以妄为，机灵也可耍奸，在自己眼皮底下，竟敢暗渡陈仓自以为事。独龙王最忌讳下面人对他不忠诚，决心要破掉金源荣脑后那根反骨，对此他绝不手软。自然无人敢上前求情，包括他最信赖的邵雄。

金源荣这边全然无知，美梦作了千千九，还是少了一处没梦到。他没想到，为娶铁花，独龙王动了家法。

那年东北的10月中旬已下过第一场冬雪。漫山银白，遍野是呼啸的寒风。金源荣被绑在一棵雕零的桦树下，全身赤裸，抖得像荞麦皮滚在了簸箕里。耳根冻得红肿，全身白皙的皮肤开始发僵发硬。皮下淤起血印，一块紫一块青，浑身上下起了蛇斑。空旷的天地里，开始，他陷入恐惧中绝望地哀鸣，面向虚无的四面求饶，说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忏悔辞句，得到的却只有几只寒鸦聒噪的回应。一只寒鸦大胆地飞上了金源荣的头上，低下头啄那凝在脸颊的泪珠，那是一串惟一在雪光下映辉着色彩的东西。

赤裸的人紧闭眼，使劲摇晃着头，寒鸦无奈地振翅飞扑地面，他感觉头皮一热，知道一泡鸭屎留在了原处。

抵不住寒风凌拂，牙齿机械地上下抖动起来，发出“得得”的撞击声。过一会儿腮帮生硬，像带上的铁制的罩，逼着嘴口圆张，像一条缺氧的金鱼。这嘴巴已不能合拢，任由寒气贯进食道，冰冷又使痉挛的气管僵直了。到了如此境地他已不意识什么是害怕，只是眼珠还能缓缓左右移动几下。突然下意识地盯住了不远处几桶冒气的冰水。心房的颤抖，由几下剧烈迅速衰减，头颅高昂，由于发僵也不能下垂了。这就是“挂甲”的刑罚。马上会有兄弟上来，再泼上几桶冰水，他的身体很快上下溜直挺成一个冰葫芦。不用多少分钟，冷气从外表冻透到身里，成为地道的一坨冻肉。那时，裸露在冰天雪地里的五官和皮肉，一弹会发出“唧唧”的响声，那还是人吗？

他最后斜眼望了一下沉默无声的冰水桶，彻底绝望了。模糊的眼神里映入几个晃动的黑影，最令人胆寒的时刻到了。他的心骤然一紧，突的箍断板裂，心气冲出心房，全身松弛瘫软，脑海里一片茫茫的空白……

那几桶冰水没有泼向冻僵的肉体，独龙王只是要教训一下他。看来，这次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送回金府，鸡肉参汤喂养半个月，天天用黑乎乎的药汤洗沐，总算没留下冻伤的疤痕。人发了福，嘴角那惯有的得意，已经连痕迹也消失殆尽。

几个月后，冯府派人来提亲，独龙王满心高兴，两家结上了亲。被冷在喜春堂的铁花，整日里幽幽不乐，夜深人静时，偷偷哭上一回，从怀里摸出一对鸳鸯翠戒，对着淡月明光好生发怔。

“源荣，你不是海誓山盟地要娶我吗？怎么一会的就完全变了，连个信儿也不捎来？我，等着你哩！别人能要了我的身子，要不走我这颗心，这颗心跟定了你呀，你咋没了音讯？”

杏红听到一些信息，偷偷来安慰铁花。“哎，没有想到源荣的义父心肠这么硬，差点儿送掉他的小命，铁花，缓些时辰再看吧，他的心我知道，心实哩，只有你啊占着他的心。”铁花苦笑着，心里留下团团疑雾。

婚后4年里，冯天雄的堂姐给金源荣生下儿子同根和女儿湘玉，奇怪的是，过门一年生了儿子后，那女人能吃能喝，人却渐渐消瘦。第三年头上生下女儿，只剩一把骨头，浑身没有血色。病病秧秧又挨了近一年，金源荣从沈阳、旅顺口请来大夫，钱大把大把抛了出去，命没有保住。

“这人，命咋这硬！娶两老婆，死两老婆，克妻的么，谁还敢上门？”独龙王拉粗了嗓门。

“师傅，依徒弟看，源荣和那辽河县的女人倒还有些缘份。莫不如让他先娶那女人做小，过几年再寻一个好人家的？”邵雄挨不过金源荣的苦央求，经霍胜出了这么个点子。

“嗯，这到还中。娶小还差不离，想当太太屁也没门。那是啥个门子出来的娘儿们，这俩，真他妈的天生一对，贱对贱！”独龙王骂出脏话，表示了同意。

这4年里，杏红死于车祸，铁花退出青楼，由金源荣暗地出钱在当地买了一套小院。她带着银根和一个女佣、一个老仆4人住着，倒也清静。金源荣常以买卖为借口，路过来此住上几天。金府女主人一死，丢下两个小孩，金源荣知道义父必会为他婚事操心，这回他主动求助大师兄。

老祖宗点了头，金源荣大大方方把铁花接进府中。铁花明白自己的身份，不敢奢望八抬大轿的明媒正娶，这对她已无所谓了，能与源荣公开过上夫妻生活，那就一百个满意了，再说府里尚没有正式的女主人，还不一切由她作主？

铁花进府后，大展身手，处处表现出干练、精明。金府内的事上上下下管理得井井有条，焕然一新。那些下人们拿她与大太太、二太太相比，“呀，这位姨太太才是女中秀才哩，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看来大户人家的小姐反倒给比下去哩。”

“是啊，我可是走过不少大户人家的，还没见三奶奶这么能干，体贴下人的。可惜，没有当太太的福份……”

“为什么呢，我看三奶奶要模样有模样，要……”小丫头到底事故少不知深浅地问。

“嘘！”老妈子把食指竖在了鼻口上，神色深沉，两眼向四处一扫，“这种事问不得，找打哩！哎呀，银根少爷来了，快走。”

银根进了府，按身份他是大少爷了。只是从小跟着大姑杏红和干妈铁花，在青楼歌馆的场合进进出出，这一点倒与其父金源荣一样。不同的是，金源荣6岁开始服侍源贵，吃尽了苦，银根一直以少爷身份惯得不成样子。进了金府，正值风华年少，没有自制力，整天与丫环佣人眉来眼去，捏捏摸摸，在炮手中间抽烟酗酒，大谈女人经，把少爷的身份抛得精光。如今成了人见人烦，女人躲避，爷儿们取乐的对象。铁花的脸被他丢尽了，管他，他倒越发地挺直腰来顶嘴。

“银根，你年纪也不小了，听干妈的话，少跟秀秀那些丫头片子没个正经的，你可是少爷啊，少爷就得有个少爷的身份，赶明儿，我跟你爸说去，你还是读个学堂的好。瞧，同根都去念书啦，肚里没墨水，你将来

……”铁花强打起笑脸又一次规劝他。

“别……逼……逼……太甚！啥呢……念……啥……个书！嫌……嫌……我……说……话，到时……别……说我……不给……不给你……留……面子！”望着生番子一样说话磕巴的干儿子，铁花知道他是啥意思，气得翻了翻白眼，一下子背过了气。

闹了几回，金源荣匆匆给银根成了家，出资在县城给他开了“国泰药堂”，不许他再回府走动。湘玉年纪小，被母亲家接回家住。同根给请了私塾先生，另住一个小院。铁花于是两耳清静，一心主持家务，把丈夫服侍得精神焕发。

铁花心满意足，暗想这是修来的福份，在小佛龕里勤着烧香礼佛，祈祷观世音。谁料，佛拜多了，还是怎了，金源荣喜欢出远门的习性又如人家的烟瘾一样犯了。早先，他是经商在外，办完事就回来。成为金府主人后，田地的事和金融债务拖住了他，很少有出门的时候。婚后一年安稳的生活过去，突然游兴大增，还一发不可收了。

铁花想到这里，眼泪哗哗流下，“人啊，咋就收不住个心？家里千好万好，咋就不满足？我也是大意了，唉，只知求菩萨咋就忘了在他身上多下功夫？满以为他是自己男人了……唉，甜甜蜜蜜的……谁知……我这不是自招的呀！”每每一想到这儿，她就后悔。她失神地望望躺在炕上毫无生气的涂中亮，心里火烧火燎，“唉……”她垂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那般的无奈，令谁听了都感到死的绝望。

夜色笼罩住这对男女。院外响起秀秀怯怯的喊声：“三奶奶，老爷找哩……三奶奶……”

“他妈的喊个屁！”铁花由羞转怒，粗野地骂了一句，抬头愤愤地盯着窗户。窗低黯淡如影，“不点灯，是什么也看不清了。”她心里想。

5

“小蹄子，又死到哪里浪去了！喂，你们谁瞅见秀秀啦？这臊不搭碴儿的丫头，得空就溜，他妈跟猫一起闹春的不行哩？秀……秀秀，你这死丫头死……”

听见铁花呕着嗓子的恶吼，秀秀的魂给狗叼走了，身子抖得刚从三九天的冰洞子出来一样。

“秀秀，快回去吧，工夫大了，被三奶奶招呼不到又挨骂了。”靳久祥嘴里这么说着，两条臂膀把秀秀搂得更紧。

“怎么你在打颤？打摆子似的？”

秀秀沉默了，一句话也没有，小猫似的越加往久祥的怀里钻，草垛上的草哗哗往下滑，把两人遮掩得严严实实。

久祥心疼了。“好好的人被吓成这样，那妖妖道道的老娘儿们不是从娘胎出来的！别怕，秀秀，有太太给你作主，咱们不怕她。”

“你，……唉，你是太太的表弟，三奶奶也得让你三分，我……一个丫头……”

“你哭了？怎么好好的就掉泪了？她把你欺负成这样你也真能忍，干么不跟太太去说换上别人去侍候她？”

“去，真是个小爷胎子！”秀秀突然懊恼了，身子左右一晃要挣开久祥的搂抱。

“咦，我哪儿说错了，惹翻了你的小姐脾气？”靳久祥把头贴在秀秀的头发上，深深吸尽桂花头油的香味，两只臂膀缚得更紧了。

“快松手，要憋死我啦……”秀秀的鼻嘴深深按在久祥的胸膛，她知道自己的脸已经没法见人了。

靳久祥松开臂膀，在黑暗摸着秀秀的脸庞，那脸烫手，“呀，你发烧了吧？”

“傻瓜！”秀秀在心里喊了一句，慌乱中把脸别了过去。

靳久祥是太太靳桂芝的一位远房表弟。久祥的父亲原是旅顺口一家修船厂的业主。与俄罗斯、日本都有业务往来。特别是一些日本朋友的关照，生意做得火红。日俄打仗后，靳久祥父亲与俄国人做买卖，被诬告成通敌，修船厂被日方没收。事后，发现船厂的新主人竟是他父亲多年交往的日本浪人。老俩口手牵手投进了大海，正在中学念书的靳久祥顿时傻了眼。在亲友的圈子里等于乞讨，挨尽了白眼。正困顿无奈中，靳桂芝的父亲靳海仓需要自己的人陪女儿远嫁辽北金府，相中了远房侄外甥靳久祥。靳桂芝把久祥当作娘家兄弟带进了金府。作为太太的娘家人，金府上下自然是另眼相看，靳桂芝顺嘴胡诌，说久祥在家排行老三，大家便称他“三少爷”。

这两天铁花在涂中亮那儿受到冷遇，秀秀的日子更难过了。原本秀秀是铁花的贴身丫头，情同小妹，带进金府，外人都当她是娘家人看待，态度别有一番小心。随着金源荣长年外出闯荡，特别是娶回靳桂芝，别说别人的眼神变了，铁花自己任着心情的压抑，人越发的刁钻。凶狠起来有时

迷失了人性，天生的善良时时被无端的恶吞噬，穷苦的出身被视为卑贱而恼恨。“原来在杏红姐姐那儿学来的风情仪态，与靳桂芝相比，都是一身的小家子气哩！完了，完了！”铁花越感到觉悟开窍了，心情就越加灰冷。心情越加灰冷，就越加陡生一股嫉恨。这嫉恨一时无处发泄，拳脚便使在了秀秀的身上。秀秀招人喜爱的天真纯美，在铁花眼里已成了不可宽容的罗刹嘴脸。秀秀脸上太阳般的光泽和月亮般的温柔在众人眼里消失了，人们追逐着她，感兴趣的只是三奶奶的风流韵事。她被百般纠缠，如同惊弓之鸟，幸亏有靳久祥的怜爱，使他们依恋在一起。只有和学生气十足彬彬有礼的三少爷在一起，秀秀的脸上又溢出了太阳的光泽和月亮的温柔，它摄住了久祥的心灵。

院门口又响起乌鸦般粗哑的嗓音，靳久祥意识到俩人处境的危险。他们是躲在铁花屋后的草垛里，一旦被这醋劲十足的女人发现，那天肯定要塌下来了。

靳久祥拨开麦草垛，哎呀，天已到了掌灯时分，满鼻吸进的是炊烟的臭辣味。糟啦，时辰真是太晚了，难怪铁花要发脾气呢，该是侍候主人吃饭的秀秀还在自己身边，她又要遭殃了。张望四周，看见房西墙根的茅房，久祥向秀秀耳语几句。

秀秀抖抖地勉强爬出草垛，抖掉头上的草根，抱起一小垛草慢慢地绕到了房前。听说秀秀上了茅房又去抱草，在草垛上打了盹儿的分辩，铁花的邪火消了些，伴着一顿“懒猪”“睡不够的死猫”的唾骂，两人进到屋去。靳久祥见动静小了，匆匆溜回自己住地。

刚在自己住房屋门闪现身影，就见屋里出来了白权，“呀，三少爷，你上哪去啦。老爷叫我找你好几趟了，就是找不着。”原来县里信源堂的掌柜傍晚派人捎封信来。

信源堂是家绸缎铺子，年年派人在旅顺、沈阳甚至京津一带进货，就是苏杭也有他们的采买点。掌柜的与金源荣很有交情，只要去旅顺口，自然会给两头捎信或物品。金源荣的大舅哥靳昌新这回捎来一封信，金源荣读着奇怪，有中国楷体，又加上草体，还有不少符号，这是什么天书？靳久祥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用日文写的，显然是怕别人看出门道。父亲在世时，为与东洋人多接触，要久祥进了一所日语补习学校进修，没想到这两年的底子现在派上了用场。借着一本《日清辞典》，总算抠抠巴巴了解了信中意思。去年靳昌新和他的日本同学上野一雄曾来这里，对万家屯后的眉石山考察过，资料拿回去，日方认为那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成煤地带。如果金源荣有兴趣，他们准备七月中旬再来一趟，有力量的话挖几条探沟看

看。

金源荣的圆脸展成了弥勒脸。他是又惊又喜，喜出望外。这万家屯的后山要是成了煤山，那买卖就做大了呀，他心里盘算。现在眼看中心镇用煤的店铺、住家多了起来，又干净，又省事，只是价格不菲。方圆百里没有产煤的洞子，连县城里用煤都得去铁岭东的二龙山去拉。这眉山山要是出了煤，这……金源荣的额头热出了汗，两手也湿津津的，兴奋的情绪鼓动他踱开方步，书房成了戏台。靳久祥心里好笑，拉着白权悄悄退出屋来，“我可饿的前胸贴后背了。”两人向大厨房跑去。

迈着唱着，金源荣的脚步滞泄下来，热汗顿时变凉，浑身抖了一个激灵，刚吃了蜜的狗熊掉进了枯井中。“我的妈耶，老祖宗那里如何交代？”去年深秋，老祖宗秘密进府看宝，就曾盘问过上野来府的事。虽然说是与大舅哥来这里玩玩，了解东北民风民情遮掩过去，老祖宗却对东洋人表示了十分的反感。“他们的心弯曲得和虫一样。蚕食桑叶，现在东北快成了他们的半片国土啦，我看他们不是要玩玩。仗也打了，南满也占了，哪里是游戏呢？分明到咱们这里玩火来了。源荣，你这里绝不许再有东洋人来，我要再听说了，哼，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什么也别想瞒过我去……”老祖宗火，似乎更火在“瞒”上，金源荣想。说金府里谁放个屁，他都知道什么味？妈的，这话说得让人三天不想吃饭！可细琢磨，话里的意思似乎不止有一个眼线在我身边？涂中亮若不是老祖宗的人，能容他在金府里上下的蹦？显然是老窝里的人。这小子勾住铁花那娘儿们，明摆是想从我这里掏出真货来，如今那娘儿们沾不上我，倒把那小子粘住了，估摸着就是这么回事。这么瞅来，花把式老慧也得算一位。他娘的，三脚踹不出响屁的榆木疙瘩也会是条眼线？我这府里该是有多多少少双眼睛暗中盯梢着我？那炮手中，那丫环老妈子中……金源荣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呀，今后这“小心”二字要时时在脑中记着，跟那警示铭一样。可……这开煤的事……究竟说不说呢？说……不说……哎！

金源荣想前思后，心思如井罐七上八下来回提溜不知多少次，忽又一切释然：“老祖宗把财物都放在我这府里了，不信我，这咋会呢？派几个人进来暗中护宝人之常情，况我自己不也是老祖宗的人，还是义子呢，怎么就自个儿跟自个儿猜神弄鬼捣混一潭清水哩！可是……护宝的人捎带着把我也看住了？这，也在理啊，噢，谁不会这么干？换了我，更……”他胡思乱想，一会儿把心放下，宽松，马上又把心提起，紧张，真是抱了一袋热白薯，舍不得吃舍不得扔；又像进了人家的内室，想坦然地环视四周，又怕被人当成了贼。他的方步又踱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最后，“去他

老娘的，别的事先搁下，过两天叫靳久祥去眉石山跑一趟，再去好好转转，看看到底有没有出煤的影子，咱也得心中有个数，这年头，能信的人还剩几个了？大舅哥？瞎操心也罢，耽误工夫也罢，让小靳去比我去省得扎眼。再说让他熟悉熟悉那里的环境也好，早晚还不是金府来经营，真开上煤矿这小子要担重担哩！”金源荣这么定了，却并没有感到轻松多少。他坐在那把圈椅里，望着彩陶制的茶杯又陷入沉思中……

6

“中亮不理睬我，这一晃可有几天啦，我是怎么得罪了？没有啊。哎，这女人做起来真难，怎么就放不下的，死死念着呢……”

几天里铁花懒散在炕上，活像一只怀了孕的花狸猫，萎缩在墙角。

“难道是为了三少爷？又吃久祥的醋啦，这扯到哪里去了，人家一个洋学堂出来的城市人，哪会正眼瞧上咱哩！”铁花自己的心先绞疼了起来。

靳久祥的到来，给金府吹进一股新鲜空气。刚来时，西分头，灰色洋装雪白衬衫、花纹领带，黑亮的皮鞋，一身打扮就是金府上上下下半个月的话题。他比太太进府还招人喜欢。新来的太太，是差役和炮手的话题，暗地里说些臊话，拿来与县里镇上妓院歌馆的娘儿们比比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剩下的只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色眯眯的念头了。靳久祥的到来则不同了，看惯了当地爷儿们洒脱粗糙的劲头，忽然来了一位皮肤白皙，相貌端庄，举止文静，谈吐礼貌的“男人”，金府上上下下的女人堆里，就如一个刚出屉的香喷馒头滑进了牛奶锅中，溅出无数温柔细腻的话题。说来说去，只有听过《石头记》唱词的铁花有个最恰当的评价：活生生是一个从大观园来的宝二爷么。

“嘻嘻，你们瞧三少爷跟我说什么来着？”绕舌的洗衣妇人唐妈神秘地对来说，“哎呀，他说：‘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哟，跟咱们下人还说‘请’，你说逗不逗哩！”

“三少爷啊，远瞅人还是明白人，怎一见咱们女人，你发现没有，还有脸红呢！哈，哈哈……有一回……”

“去去去，扯你个骚去！人家大地方来的，啥没见过？看的动物比人还多，见你还红什么脸，玩儿你的张大炮去吧。”

秀秀远远路过，听见几个老妈子在斗嘴，心里想三少爷真的见了我还脸红呢，这样的男人世上可是稀罕。她的心里漾起一种温暖。

靳久祥的到来，给涂中亮这些爷儿们也搅起纷杂的议论。“恨！咱们是靠本事吃饭，他算个啥？靠太太的关系吃香喝辣的！一个大老爷儿们，牌不会斗，钱不会赌，一身细皮嫩肉，轻轻飘飘，扎在娘儿们堆里分不出个公母。捧本洋书倒会嘎嘎地念，算他妈哪国的种！”更让涂中亮不满的是，那铁花一见这位洋学生就没个正经劲儿，“嘿，你小子反倒爱搭不理的，你把我涂中亮当成什么人啦，我的女人你连个正眼都没有，妈的！”

可是靳久祥的口碑越来越好，谁能从他嘴里得到一个新名词，长一点从不知晓的知识，都会在其他入眼中有了十二分的荣耀，一时间什么“俱乐部”、“摩电”、“咖啡厅”、“百乐剧院”、“啤酒”、“香肠”、“布拉基”、“高跟鞋”等等等等在府里上传传，太太靳桂芝听了差点没笑岔了气。

“我这个弟弟怎么样，现在比你还受人宠呢！”靳桂芝笑吟吟地对金源荣说。

金源荣肯定地点点头。他正背着太太，从久祥那里多学一些大城市的接人待物的知识，赶快把一身“土”气洗洒掉。

“早晨叫他们送杯奶来，少加一点儿糖！”他的吩咐让靳桂芝惊呆了，她这土包子的丈夫居然能改了几十年的习惯，不再单吃小米粥和馒头咸菜了。尽管没有几天，金源荣又恢复了原来的食谱。“不要紧，不要紧，等回到旅顺口，我们再试着改口味，亲爱的。”

在铁花眼里，靳久祥唇红齿白，细嫩津津，一点儿血性气没有，比不得涂中亮。不过那股子洋学生劲儿也真有招人的新鲜感。不知为什么，一见到靳久祥，铁花立刻有了几分矜持，一招一式无形中把文明女性的风范使了出来，她毕竟受过教育，受过熏陶，只是这些年，她陷在自甘堕落的网里。她觉得引起了靳久祥的注意，她发现她能靳久祥一谈有可谈的内容，不像别人说几句就结束了。可惜好景不长，靳久祥开始躲避她，与她说话显出几分的不耐烦。涂中亮不冷不热甩话给她听，她不在意，可三少爷的变化她很在意。慢慢地她发现是秀秀在勾引三少爷，她的醋劲一下子炸了。

“真可怜的闺女！唉，孩子做了点错事，就往死里打啊？”

“她哪里把咱们当人待！哼，她不也是吃别人饭长起来的，我看没咱们干净呢。”

“哎呀，耍起姨太太的威风啦，这不是给太太使眼罩吗？”

“要不是三少爷来劝，她哪里就肯罢手！”

秀秀把过了夜的开水倒进了茶杯，遭到铁花一顿暴打，说是要害她。“这两天明明知道我胃疼，还让我喝凉水，不成心要我的命么！好没良心的，忘了是我领养了你，你这没爹少娘的贼坯子！”

府里老爷和太太都外出了，只有靳久祥绿了眼睛，在门口大喊：“开门，你打死了人要赔命的！”铁花才住了手。靳久祥对秀秀忘了身份的疼惜和呼唤人快去请大夫的急切，都被铁花盯着。她后悔了，明白这一打，反而把靳久祥从她身边打跑了。从那以后他像对待仇人一样对待自己了，“可是，涂中亮不会明白，他还吃自己的醋呢。好嘛，我铁花怎么就这么倒霉，干啥啥不顺，里外得罪人，我……”

婚后安安稳稳过了有一年吧？至多也就一年，金源荣又游兴大增，一发不可收。开始，只是到附近西丰、彰武的去逛荡，一去三五天准回来。后来眼界开了，心玩野了，去了沈阳，去了金州，到了海边。东北玩够了进了关，去天津和北京。这下了不得了，回来什么袁世凯要当皇帝啦、辫子军啦、外国租界啦、电影啦、天桥卖艺啦……满嘴飞着新词，哎，就如靳久祥的到来一样，可那时，铁花哪有这个世面？简直听傻了，看着金源荣，有点不认识了，“这是月亮上掉下来的怪人！”别人这么讲，铁花自己也这么想。至今她还后悔自己愚蠢的做法。

“你有你的花葫芦哨，我有我的一定之规。”不管金源荣要上天也好，要入地也好，铁花在旁冷着眼不去认真。她心中只有一杆秤。“哎，我那时真傻，只有一杆秤，自己被男人爱着就行，管他在外是要猴还是去拆天！”

那时，俩人是真爱的，铁花对此深信不移。“源荣从外地一回来，不管是早晨还是晌午，他呀，没时没晌，抱起我就往炕上摔，猴急猴急的，让下人们背后笑话。”铁花每每想起她们火烧琉璃的胶着在炕上，那感受就如刚刚发生。

可是，慢慢地，慢慢地，就撤火了。金源荣再回来，捎带的东西五花八门，可那热辣辣的情火愈加不浓烈了。“累了累了，这身子骨看着不如从前……”“老夫老妻，哪还能像年轻时抗得住呢……”恨！铁花躲在背人的角落，开始偷偷掉泪。“男人在外面，花花世界看够了，玩够了，挥霍够了，心也喂了狼！”她的心开了锅，蒸腾着热辣酸辛的汽泡。终于有一天，吵架声震撼了金府。

“你是啥意思？说啊，这是啥？法国香水？口红？紧身裤？你当我是个啥物？妖怪啊，猪八戒的小二姨啊？啊？这些没人味的东西，你都往家

里搬，你败家我不管，可你存心叫我铁花给外人当花猴子耍啊？你这良心喂了狗的金源荣！”

“啪！”一个精致漂亮的小瓶摔在院中砖石板上，磕开一条纹，一股刺鼻的香味浓浓地散发。院里的人捂住鼻子四下逃散，这股臭香臭香的气味让人作呕。铁花发这么大的脾气，是认定金源荣买回这些东西重重地羞辱了她。这不，当时只有青楼的姐妹们才追求奇货异装，正经人家的女人谁赶这种时髦？“他是笑话我从喜春堂出来的人，不正经呀……”为此铁花哭得昏天黑地。金源荣甩手就走，有半个月没有回来。

现在想起这些，铁花只有吃后悔药。看看太太靳桂芝高领旗袍，白色高跟鞋，多神气。她不也用口红、香水，眉笔、香粉，还都是进口洋货哩。“这叫豆蔻。”靳桂芝举起手，把一个个涂红的指甲点给桂花看。“哎呀，这都是做闺女时，用指甲花浸泡染成粉红的好看，哪有过了门还涂得殷红殷红的？原来人家城市人就时兴呢。”铁花又为过去的无知后悔。

当年，铁花一次次坐在西洋式雕花梳妆台前——那是金源荣从沈阳买来的，也是她惟一接收的礼物，其他洋式家俱，叫人扔进了库房，如今都摆在了太太的卧室里。——仔仔细细端详自己的脸。从发际开始，额头、双眉，眼睛、鼻子、脸颊、嘴唇、牙齿、下巴、脖颈，她一一审视啊审视啊，一个小小的粉刺绝不放过。又从衣柜里取出一套一套她认为该是正派女人穿戴的衣裤裙褂给自己换上。在穿衣镜前前后左右，摆出各种高雅的淑女姿态。最后自信地收拾起一切，她的结论是自己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点儿不土、不丑、不老、不俗！“恨，我敢和镇上哪一个女人去比，不差哩。他怎么就嫌弃我？敢来编排我？莫非……”直觉点示她：金源荣在外面一定有了野女人！这种想法顿时化作无数只凶状的马蜂，将颤抖的她团团围住。那可怖的“嗡嗡”声吞噬了一颗无助的心。

再迟钝的女人也有天生的本事，能体测出丈夫的花心。铁花更知晓金源荣的弱点，她们就是在喜春堂里私订终身的。“可我们不同啊，遭了那么多的磨难，娶了两个女人，他心里只有我啊！怎么，怎么，我们过到了一起，这才不到两个年头他就变啦？烦我厌我啦？我怎么就那么讨他的堵？我……”从来是善解人意的女人陷入了迷惘，百思不得其解。

“我怎么这么傻，竟然让他走到这个地步，还没往那儿去想，我啊，真是……真是白明白这些年了，我……”现在，她明白了，追悔莫及。

那女人堂堂正正地抬进了金府，铁花彻底地认命了。金源荣这回摘回的，可不是一朵摇曳在乡间田垄的野花，或者香艳厅楼的堂花，这么一个土豹子居然把旅顺口大地方的大家闺秀给娶了进来！在宾客如流，爆竹声

声中，躲在冷寂小院的铁花强咽下冷酷的酸果，乖乖地退缩下来。她在金府本没有正牌的名份，却是实实在在的女主人，现在，她从没有名份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女主人的地位上退了下来，仿佛经过一次死亡的洗礼。那是多么失脸面的一幕，事后她实在无法回味自己是怎么忍过来的。屋中的横梁上永远留下了白练的阴影，好长时间里，她会在恶梦中恐怖的尖叫，把自己惊醒。她忍了过来，从此对金府蕴藏的激情永远在她的心中消失，这固体的空壳封闭了她一切的信心和梦想。

说也奇怪，老天爷做事自有几分公平之处。过分的难堪挺了过来，明媒正娶的靳桂芝偏偏有个怪癖，又给铁花挽回一些面子。

“结婚前，我就跟老爷谈妥的。”后来靳桂芝亲口告诉铁花，“我说，源荣，你住的什么辽北，人家说哈气都结霜，撒尿成冰柱，这么荒蛮的地方，我可受不了那苦。每年初夏到初秋我可以随你去住几个月，其他时候，我可要回这里来住。这你得依我。”金源荣娶上大城市的千金小姐早已乐不可支，“好说，好说，一切一切都听太太的。”这样，金府有大半年时间，又给铁花留出说话算数的一席之地。现在她对自己充当半个女主人早已麻木了，哪里还猜忌下人们心里怎么刻薄地描绘？不过，每当靳桂芝招招摇摇地离开金府，自己从荒寂的角落走出来，特别是金源荣也走了，炙手可热的权力一下子变得虚无时，没有名份的自己，硬着头皮来充当金府的女主人，这份罪受大了。每当这种时刻，她觉得自己几乎是光着身子，迎着大庭广众的讥讽目光，走来走去，天下还有什么比这还羞辱的吗？没有了吧？而自己还要昂着头，挺着胸，面带威严地笑！铁花觉着自己心上的血都从七窍流走了。这一切世人无法体验的狼狈和耻辱，一咬牙，她忍下了。“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惟一的后悔是婚后没有盯住自己的男人，她深深责备着自己。

一年 365 天，有多少个夜晚，她在空守闺房，有多少个白日，只有她一个人支撑着金府。“换个人试试，早把人逼疯了。”她想。慢慢地，一个两个，剽悍的炮手爬上了她的炕头。她曾咬牙想守清白，转脑又觉得这念头好笑，“一个青楼出身的女人守哪门子的清白，早就不清不白啦，贞节，哼哼……”她哭哭笑笑，抚琴清唱，月下小酌。把自己关在屋里闭思了几天，再走出门来，白脸黑眉，容光焕发，整个人变了个样。一切从此乱了套，金府里有汉子味的男人，她想着法的寻到自己房里，她不想当好女人了。正在疯狂极至，涂中亮进了金府，一潭浑水突然变清，她的心海里只映有这一位年轻汉子的身影了。

哪曾想涂中亮不沾荤腥，怎么也不上套。惹得铁花朝思暮想，渴盼着

那汉子结实的肉体和精彪的朝气。时间不长，自己枯萎不振了，茶食不思，彻夜难寝，天天吟唱那些艳体诗词，下人眼中不知这位姨太太中了什么邪气。

一夜，窗外明窗静几，疏枝淡影，轻惹无限愁絮。铁花心热娇喘，挣扎着出了屋，依偎在院庭中的桃树下。“月上中天该是三更了。”铁花无味的想着。忽见一个人影从墙外飘过。“怎么这么像涂中亮？他……”铁花胆子大，又是自己爱慕的恋人，便不顾一切地跟了上去。果然是涂中亮，只见他蹑手蹑脚向金源荣的书房摸去。“莫非这人是贼？哎哟，该不是胡子来摸底的吧？”女人这么一想，腿筋立刻抽疼，心跳到了喉咙。转瞬爱怜的感情给了她决断的支持，鬼使神差地悄悄跟了过去。只见涂中亮在书房院门前，一会儿把耳贴在门缝，一会翘脚张望，不知过了什么时辰，涂中亮跃身向墙上飞去。铁花脑海一亮，小嘴圆张轻咳一声，黑影闻声跌坐在地，回头见到铁花一时间手足无措乱了心绪。铁花像离了弦的箭，狂奔过去，把身子颓在涂中亮怀里，两手有力地捧住对方强健的头，把热烫的唇贴住了对方冰冷颤抖的嘴。就是杀人犯，她也不管！她俘虏了他，这就够了。“那夜，俺的衣裳跟过了水一样，咋那多的眼泪？”后来涂中亮对她说。

第二天晨，三星刚落，下人院里已传开了府里闹鬼的议论。

“哎哟，深更半夜，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哭声，我啊尿了裤子……”

“是啊，那么大的院子，就三奶奶和一个小丫头片子住，能不闹鬼吗？”

“八成是狐狸精显灵了……换岗的张二炮说啦，那院门当时是虚掩着的，里面没有动静……”

传着传着，人们不约而同远远盯上了正院的大门。奇怪，日上二竿了，门还不开，那秀秀早该出来倒尿盆啦。

“哎呀，真是给狐狸精迷住啦？里面的人……”大家七猜八猜，大管事徐荣从府外回来，望着紧闭的门也急了。

“昨晚真有啥动静？”他问炮手张二。

“嘿！连鬼影未见。不过，俺半夜换班下岗，瞧见院里有黑影晃动，当时迷迷瞪瞪没放心上，哪个晚上会没个人影呢？打更的，起夜的，主人吩咐有事的，多了去，俺就没在意回屋睡了。”

“涂炮头呢？哎，你们谁见到涂炮头啦？”徐荣这么一提，府里发现除了服侍三奶奶的秀秀，只少了涂中亮，这下人人嘴上的话和心上的猜忌像发了酵的面团，涨满了偌大的金府。

“踏，踏，踏……”正当人声鼎沸不可开交，院里传来轻蹑的脚步声。耳灵的一摆手，神秘地指向院门，如一颗石子投进了池塘，蛙声立刻静默，人人竖起耳朵，捕捉这脚步声有什么怪异的地方。门拴一响，“吱！”月亮门开了，探出秀秀清纯但无任何信息的脸庞。见外面急急糟糟的围了一帮人，她也好奇起来。那些老妈子不管不顾地挤上来，七嘴八舌问讯。秀秀一头雾水，直怔怔地说：“三奶奶有话，她不舒服了，除了徐大管事，谁也不许进院来，你们各自去干自己的事。”说完把徐荣请进去，门无声地把大家探奇的心卡在了空白里。

过了半个时辰，有人见徐荣和涂中亮从院中出来。前脚出来，后脚就有了一种答案，但它似乎不能满足众人的心理需要，大家渴盼的是另一种说法，可是它没有产生。

“听说了吧，三奶奶半夜三更听到屋外有动静，她啊胆子那大，竟敢起来出了屋外啊。原来是老爷书房里有女人的哭声，那动静可大了，哭得可惨了。三奶奶也吓坏了，出的院门，正好碰上涂炮头在巡夜，这就叫了进去。怪，这涂炮头一去，那哭声就没啦，这就守了大半夜哩！”

“……守着，守着，那三奶奶没回去睡觉？”

“那涂炮头咋到天亮还不出来……”

“还有呢……”

闹鬼的事越传越热闹，到了男鬼、女鬼、大鬼、小鬼、狐狸精、黄大仙全搬出来了，这才说完了鬼事又传人事，“这三奶奶，这涂炮头，哼，当初涂炮头咋进的府，你知道吗？”金府又热闹了。

金源荣回来，一听是书房闹鬼，勃然大怒，厉声呵斥，吩咐府里上下不许再传此事。迫于主人的权威，大家只好把不断新生的有趣话头压到了挤眉弄眼的表情上去。

铁花开始缠住涂中亮的肉体，心里却敲着边鼓。她怎么能踏实，金源荣哪能不耳闻？哪能不吃醋？哪能不打上门？哪能不折腾涂中亮？“金源荣要是知道了，磨刀霍霍，要跟涂中亮拼命，来跟自己吵，骂，侮辱，什么难听的话都喊出来，哪怕动了拳脚，把我铁花打个半死，我也认了！唉，我也不白活了……”铁花思忖着，她盼着遭一顿暴打。

谁知，几个月过去，金源荣那里一星火光没有。靳桂芝不在的日子，他们夫妻的生活照过，只是话越来越少，激情的火花藏在了各自的心事里，两人越发地淡漠了。

“金源荣啊，金源荣，你好绝情啊，有了姓靳的旅顺口女人，我就连烂菜花都不是啦！我偷汉子，偷给你看，你倒好，不愠不躁，老婆跟了别

人睡觉，你都……金源荣，你心好狠……我……你心里哪怕半点有我，我，我……”铁花的心被冷漠伤透彻底。她的心由软变硬，情由爱变恨，咬牙下了毒誓，要看着金源荣倒霉她才高兴。从此，不管涂中亮问什么，能编派金源荣的地方，恨不得十里烧荒，让天下大乱。她自以为聪明，胡诌着过去金源荣的瞎话烂事，看到屁大的动静，背着人去找涂中亮说个一清二白。有时，她又后悔，觉得自己做得太绝。可是一见太太雍容的神态，一见老爷对自己公事公办的架式，那气从七窃八孔钻了出来，不到涂中亮那里告上一个恶状，到底是心意难平。她哪里知道，涂中亮从此送出去的消息，越加丰富，实在、细微，老祖宗传来了话夸奖他办事得力。

涂中亮的臂膀搂抱自己时越发有力，简直要合为一体了。这种感受让铁花的精神头整日的如兔子那么活跃，她脸上挂不住的笑向人表明她在幸福中。由此招来背后的指指点点，反而促成了自己更大的骄傲。她的满足在于自己终于向老爷示威了，而对方却装聋作哑，故作看不见。“哼，总有一天，我要你明白我铁花的厉害！”铁花曾多次这么想。每当这时，她是那么无情，那么冷酷，仿佛已把爱过自己又背叛了自己的那个男人打到了阴山背后，油然有了畅心的快感。可是过了快感的巅峰，一旦冷静下来，自己的心还是隐隐的作痛，“真是，当初何不防范得紧点。”这种想法每每在热情遇上涂中亮的冷漠后，会更强烈起来。铁花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陷入人间与地狱的夹隙中，那种哭不得笑不得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偏偏自己给摊上了，怎么办呢？她又一次解不开这道难题，这道使她痛苦不堪的难题！

7

有闲人说，冯府是几百年的基业，如今才见他衰败。金府是一夜暴富，来得快走得也会快，根基不过两个指头——20年的工夫。细心的人左瞧瞧，右瞧瞧，掐着手指头算算也对，“可不，自从金府老爷娶回旅顺口那个娘儿们，告诉他们吧，信不了金府偷偷在卖地呢。”这话说是地媒巴玖给传出来的。有人去问，巴玖瞪出牛眼发誓：“谁他妈这么缺德，给我造这谣言，这不明摆是砸我的行头吗？我哪有那大的本事给金府办事？他卖不卖地我压根就不曾听说，甭说还是我经手的啦。”巴玖一口否认，倒让人争传着这事是真？是假？一批活跃的闲人管它真假，那一张张嘴都

是掰解是非的好嘴，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失去了生存氛围。

当地有条不成文的俗话，“要想不败家，儿子抽大烟。”一抽上大烟，就只有乖乖在家守着家业，两只脚抹了油，他也不想离家出走，到外闯荡疯野去了。有钱人家谁不在自家地里种上几分地的大烟？自种自抽财不外流嘛。至于读书识字，念完私塾可以啦，做长辈的才识几个大字，不也一样知书达礼发家过日子。那师爷倒是认得字多，到头来还不是听人吆喝！过去，当地有一个考中秀才的已是乌鸦里的凤凰，现在有钱的，没钱的，念完国小不稀罕了，想进入中等学堂的，就十个里拔一个那还凑不齐。

同样的理，一到金府就行不通了。金源荣从小长在繁杂世界，倒也给了他两面的教育。一面是龌龊粉黛，钗飞莺乱的横流肉欲，一面又是见到了三六九等各色人物，各种言谈举止、思想作派、气质性格，这些都对他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他倒还有出污泥而少染的意志。后来又走南闯北开阔了眼界，看出了自身生存的问题。眼看银根一天天长大，他告诫儿子：“这世上你发现没有，不是一成不动的，它总在变哩，发现没有？老人说，啥都变，就地不变。粗听也对，一细想，不是那回事哩。这老理现在可行不通了。你看，那城里，没有土地，可那钱大把大把地收进去，比从地上收获的要快，要多。这是怎么个理？种地的一年收一次钱，城里人天天可以赚钱。他城里赚还嫌不够，又到咱们这儿来买地。咱们守地的，这么下去终会有守不住的那天。抽大烟守家里，我总觉得不是正理，你要好好念书，搞明白大道理才能办大事哩。”

父亲的话，如一盒水泼在沙土地上，根本显不出湿来，银根听不进去。“粪土之墙不可圯也”，孔圣人的话不错。他只好对 11 岁的同根讲。镇上小学堂毕了业，他一咬牙，亲自把孩子送到了天津，请人补习了半年，考进了圣约翰教会学校。

儿子在外增加了花销，府里一天天又是出的多进的少，特别是娶回靳桂芝，大半年住在旅顺口，金府的财政终于有了捉襟见肘的苗头。金源荣悄悄找地媒要出手一块土地。谁想大户人家放个屁都是新闻。金府卖块地，动静本不大，神经敏感的闲人立刻有了感应，仿佛是干瘪的臭虫闻到了一丝的血腥气，马上就开始互相攒动，从酒店、茶馆、澡堂、戏园子各个角落里分析揣摩，制造出一个个生动的花絮，最后就是传出权威消息：由大地媒巴玖亲自经手，金府出卖土地了。这还能是传闻吗？绝对可靠。

想卖地是瞒着独龙王的。这金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一点不是靠独龙王的钱财操持起来的？金源荣知道自己不过是个代总管。买地发家不用请示，卖地是要削减家产，经过老祖宗是什么后果？话说回来，金源荣

明白，要老祖宗同意卖地比登天还难！他想瞒天过海投一小石试探，没想到到府外早有一批热心观众在盯着府内的一举一动。过了几天，闲人们又传出了最新动态，“金府啊不是手紧要卖地，是想啊，把几块三等田出手另外买进一块上好的地，那块上等的羊脂田，听说是看中了苏家屯的……”“不！”马上有人来反驳，“不是苏家屯的，是万家屯的……”“去，去，去，万家屯？万家屯哪有啥好地？再说那是冯府家的，我听说啊，这回金府胃口大了，要在清河购地啦……”人们火辣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地片上去。金源荣反到松了一口气，“呸！金府倒想买进你们家家的祖坟地哩！”他的心在无奈地苦笑。

其实，金源荣手头紧，远不是府里的花销，他还有更大的举动。盘算几番，心想眉石山的采矿若动起来，这先前投资不得了，这才是他心里最大的秘密，怕人传到独龙王耳中，自然就成为了自己一块沉甸甸的心病。其实，对他来说毕竟是天大的好事，他想想，真该从心里乐乐了。

金源荣多年在外闯荡收获不少，最实在的，是与旅顺口的靳家相识。到现在为止，靳家方面让他自己得到了3个意外之喜，从中他似乎看到金府有真正姓金的曙光了。“这段经历我要讲出来，是离奇故事哩。”他常这么想，只是无法对人讲述。

金源荣每次去旅顺口，必住新雅旅舍。一座北方式四合套院，清静，舒适。价钱公道不说，店主人刘静和心肠火热不欺生。金源荣尽管不是那种土气掉渣的人，刚到这个临海城市还是叫人耍了几回，只有住进新雅，他真正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从此金源荣每来必住此店，与刘掌柜相熟后，自己的境况从自己的嘴里让对方摸得熟熟的。3年前的秋天，金源荣再次来此，刘掌柜给他表妹靳桂芝的父亲靳海仓打去电话，安排两人见面。

没想到，靳海仓这人天生是个商人，只是见面时稍稍客套一番，便单刀直入问起金源荣想不想更大的发财？几个回合，金源荣的思维完全按对方转动，他至今想起，那场面仍令人兴奋——

“哦，你们那儿的高粱米子那么贱？”靳海仓眯细眼睛，心里盘算开了。

“可不，血一样红的米子，家家堆得山一样高，咋还能值钱？再说咱们那里烧锅，拼出老命又能烧出几斤白干。都烧了又卖给谁去？烧多了连白干也掉了价。”金源荣气短了。他没想到镇上的烧锅子出的白干几吊钱一桶装，到这大城市一斤能近元。再说家里的白干啥味？说香说香，那是没个比较，和城里的酒一比，哪有这柔和醉人，那叫辣嗓子冒烟，自己还

觉不出哩。

两个越谈越投机，最后商定，两人投资开办个酒厂。

“那就在我们中心镇建，那是块几百年的风水宝地，百年老字号接邻比肩的挨着，旺气着呢！”金源荣想到自己要在镇上开办起最大的产业，脸上似贴了金片闪闪发光。

“不行，不行！”靳海仓神秘地一笑，摆摆手说：“老弟，你刚才不是说，那地方不通火车吗？”

“咳，不通火车怕啥，离它20里地的二道沟子就通火车……噢，你的意思是……”

靳海仓肯定地点点头。

“不行，不行。二道沟子没有住户，也没几家商户。有的也只是为铁道上做事人办的，卖买小着哩！”

“不，不能这么看事！”靳海仓仍是一脸笑容，话语却不容退让的坚定，“火车一通，黄金万两。别看今天那里不行，明天就变了，后天，你们中心镇就得让位二道沟。酒厂就办在二道沟。地价还便宜。生产出的白酒，往各县去卖，剩下的，我沿火车线一路推销，到不了我这儿就没了。你回去就马上规划规划，看看明年起就都种高粱，收购高粱，当然要进好的。这酒厂，你我各出一半的钱，我来买设备，招募技术人员，这可是要靠技术的，当地的经验不行，人也只能干个粗活。”

两下一拍即合，金源荣乐得有些晕头。

“我看，你也别住旅馆了，我那儿有的是空房子，搬过来，就近谈话方便，这要办事，还有许多具体的要商议，走，今天就跟我搬过去。”

金源荣够机灵的了，到了真人面前，懵懵懂懂，完全听从别人的指挥。住进靳海仓的小洋楼，他又有了新的体会。心想这人是真会享受的，喜春堂里已觉是仙境，想不到靳老板的家比那里又讲究舒适不知多少倍。他自己那个金府，更觉得百般生硬。“简直像座庙！”这是靳桂芝第一次来到金府门前说得第一句话。金源荣感佩新娶的妻子有如此的判断，“到底是城里人，我就想不出这个词儿。”他与妻子产生共鸣。

在靳家的庭院里，金源荣见到了靳家大小姐靳桂芝。靳小姐一身白色短装，白鞋、白手套，头上一条白箍，只有那脸红扑扑的，手里拿着一根金属棒。“城里女人很俊哩，就是装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金源荣受不了靳小姐毫无拘束的眼光，自己先把头低了下来。好像听见靳海仓给他做了介绍，而他只记住一串飘逝远去的银铃般的笑声。后来他才知道小姐去打高尔夫球刚回来，那身服装是为打球穿的。

一年后他娶到了靳家的大小姐。这桩婚事完全是靳家一手促成的。他一百个愿意，可是人家靳桂芝呢？靳家小姐似乎对这事看得很淡，不哭不笑，不说不闹，一切任其父母安排。“咦，我可再没听到那种笑声了。”金源荣的心被人揪痛，不过，他已没有心思往深里想，他是极满足的，用他大舅哥靳昌新的话说，一个“香草美人”给他娶走了。美人，他明白，“香草”是啥意思？他这个老婆满脸香粉，满身香水，确实香哩。

办酒厂和娶靳桂芝，独龙王那里一一应允，托人传话，只要金源荣好好经营土地，之外再搞什么营生，只要赚钱都可办，他不想管得太宽。只是酒厂不要建在二道沟子，地点选在清河小镇，离中心镇有百八十里，那儿也通火车。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独龙王没有解释。只是说服靳海仓，金源荣费了不少口舌。“那不增加成本吗？就近的粮食拉那么远去，你会做买卖吗？”金源荣无法解释是谁的旨意，只有用乡下人的那股耿劲坚持，最后靳海仓让了步。

娶靳桂芝，独龙王表示满意。说女方出身大户人家，很配金府门面。不知为什么，独龙王默许靳桂芝可以不在金府常住，后来对金源荣常陪太太住在旅顺口也未提出异议，对此金源荣一直想不通。

不料靳家真成了金源荣的照运福星，第三件美事又悄悄送上门来。

去年初秋，婚事在岳父家办完，靳海仓派儿子靳昌新送妹妹来到中心镇。大舅哥这次来，还有另外的目的，一是实地考察一下当地的收成和种植，酒厂一旦办起，光靠金府自己的产量不够了。二来是到清河选地。靳昌新刚从东洋留学回来，他学的是地质找矿，这是违背父亲要他学商的意愿。年轻学子好冲动，好幻想，岂知学了一身本事回来，竟不如风水先生好找生计。他想去鞍山阜新找工作，正托他的东洋同学上野一雄找关系呢。说也巧，上野刚从日本过来，赶上靳昌新要来辽北，便一起动身前来，算作游玩一趟。

金源荣对东洋人无什么好感。“俄国老毛子和东洋人一场大仗，打得民生七零八落，他们凭啥在咱们的地盘上打，糟蹋老百姓！”想起来，金源荣的脸飞扬着怒色。

“我说妹夫，”靳昌新笑眯着脸耐心劝慰，“东洋人的政府是可恶，他们和俄国沙皇都对咱们东北怀着野心。可是，怪，只怪咱们自己太弱。弱，怎么办？弱就受人欺负。我学地质采矿，就是想多找出些铁矿、煤矿，否则图什么呢？瞧人家东洋国有资本，有人才，再说上野是我同学，他对中国同情，也希望咱们能强盛。咱们是个礼仪之邦，对他们的到来，还是客人吧？怎么也该有礼貌，再说还有我的面子，你说……”

六月初的草甸子美得诱人。碧绿的塔头草一坨一坨向着远方伸展去蓬勃勃，辽无边际，形成一泓绿色的海洋。草浪中点点缀缀，无数棵花枝顶着无数朵鲜花，红艳艳的一片，黄澄澄的一片，紫凌凌的一片，白煞煞的一片，一片，又一片，一片花海，又一片花海，五颜六色把绿色的草海立体地装扮起来，赋予了更清新的气息。

闻惯了大海气息的靳久祥，现在钻入他鼻孔的不是潮湿苦涩的盐卤味，这是朝阳下蒸发的草香和花香，轻柔恬适。他感到仿佛从父亲般的怀抱投入到情人的怀抱，这是秀秀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哟。他贪婪地吸着温暖馨香的空气，不时下马辨认一下野花的枝叶。瞭望着无垠的原野，他产生了有趣的遐想：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我看是人难得脱俗。与其在繁杂的人世间两耳不闻窗外事，何不如到这山水之间脱逸尘俗？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几首古人写的山水诗，那是在课本上学的。面对四壁，国文先生声嘶力竭，鼓腮弄舌也讲不明白的高远意境，身在眼前这无声的风光中他全理解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古人的诗写得多么贴切啊，果然是“所见所感之作”！此时他真正理解了当年先生下的评语。

为了避人耳目，按照金源荣的关照，天还未亮他就出了门。骑着马蹒跚来到万家屯外十几里远，才见到屯里袅袅升起的炊烟。刚才还是万籁俱静的大野，给时而传来的鸡鸣狗吠，作娘的喊声，孩子的啼哭搅起了尘世的风光。这一切在此刻心情很好的靳久祥看来，仿佛进入了人世之初的生机里。

万家屯前枕清河，后依东山。几个风水先生来都说这是块宝地，日后会出车金斗银的富户。眼下并无一丝这种迹象，万家屯外广袤的土地似乎并不适合种庄稼。靠着东山是沼泽，清河又是春凌秋涝的混蛋河，年年挡水排水成了屯里的经常性节目。出把子力，庄稼人不吝惜。可这里除了地面涂上一层肥肥的黑土，下面的土地也是黑乎乎的，糟糕的是一晒就成了没粘性的末子，种了三代人的地，越种越乏力，人们抗税的情绪一点上火就要燎原，逼着这个辽北百年首富冯府的佃户屯在生与死的角斗场上较量。

屯后的东山，峰峦无奇，灰黑色的，像滚了土的窝头堆楞着。树木旺

盛，药材丰富，却没几棵成材的大树。值钱的狐狸已剩不几只，打个野鸡，套只兔子这里是好去处，可惜换不来几个零花钱。山上有一种黑软的石头，女人可以用来画眉，因此娘儿们堆里多叫它眉石山。久而久之，这个叫法传开了，谁再叫东山，那一定不是当地人。知道久祥要去东山，秀秀红着脸嘱咐他多带几块眉石回来。

“要那么多熬着吃？画猪八戒的大粗眉也用不了啊！”靳久祥打趣地问。

“去，给姐妹们也捎些来嘛。那石头好用着哩。”

靳久祥想到秀秀，脸上溢出灿烂的笑容。又走出几里他听到了清河的流水声和水磨的转动声。

余家豆腐房离屯子3里多远，坐落在清河的一条小河湾旁，水磨经流水的冲击，缓缓的转动，吱吱嘎嘎像百岁老人在无休止的聒噪，自言自语，无聊的重复着一种声音。这当然是磨房里人的感觉，或许已经习惯而没有了感觉，对于靳久祥，在他听来如在听一首音响粗豪、节奏明快的乡野曲调，充满新鲜和好奇。靠近时，他看见白色的浆液顺着竹管流进砖砌的池子里，奶白色泡沫使他想到了自家泡澡的汤盆，不由得轻叹了一口气。

面对一座土坯砖砌成的草顶屋，靳久祥下马，雾白色的热气从门帘子里喷出浓浓的豆浆香味，吸引他拉住缰绳快步走近。从门帘探进头，屋里热气腾腾，中央一口大锅里浓腻的白浆嘟嘟地冒着泡，张望四周没有人的动静。他回身把马拴在院中的榆树下，绕到屋后，只见豆腐房余掌柜正帮着两个伙计抬着一屉豆腐找地方摆放。

天气热，豆腐生意兴旺了。当地人喜欢吃小葱大酱拌豆腐。变天时节，本屯加上中心镇卖不出两锅豆腐。现在光镇里，铺面大的酒家纷纷订这里的豆腐，还点名要豆腐干和豆腐皮。有人见生意好做，镇上连着开了几家豆腐铺。吃的主不认账，点着名要万家屯余家豆腐房的货。酒铺知道吃客嘴刁，为拢住客人，不敢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这样，余家豆腐房磨着、煮着、做着、送着一齐上，忙得天天是脚打后脑勺。

余星掌柜不认得靳久祥，问明来意，听说是金府老爷派来的人，忙招呼他在棚里坐下，亲自端来刚刚兑上水的浆子，就着昨天从镇上买来的果子请久祥吃。“三少爷先坐着吃，我忙完这点儿活就陪你说说话。”

靳久祥谦让一下，边吃边看余掌柜师徒几人做豆腐。跟着余星干活的两个年龄不大的伙计，半赤的上身汗水淋淋，干瘦的胳膊一拧劲，鼓起铁球大的肉团。脸色湿黄，闷声不语。靳久祥想起自己父亲厂子里的青工也是这么一种体型和神态，“噢，想不到卖力气的人，不分城里乡下都是一

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有种异样的感触。

待第三锅豆腐刚做好，还有一锅正熬着时余掌柜吩咐伙计几句，快步来到靳久祥跟前。“既然吃完了，咱们出去说话，请！”余星说着，顺手抄起一块豆布擦汗。走出院外，投入到清新的环境中，靳久祥才强烈地闻到余掌柜浑身散发出刺鼻的酸汗味。这也是船厂里弥漫的那种气味，他仰脸长吐了一口气。

余星掌柜已是 50 开外的人，大概是常年在水蒸气中干活，皮肤是湿漉漉的膀肿，一按分明会淌出黄水来。脸色和伙计们的一样刀纸的鲜黄。骨架很大，肉贴在上面凸凸洼洼，患了痼病的人不过如此吧？靳久祥原来快乐的思绪被人世的现实破坏了。

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那种凝重给余掌柜的印象，要交办的事需得认真去办呢。原来金府想在眉石山上选一块好地势，做鹿房准备养几头鹿滋补身子用，要余掌柜陪靳久祥上山勘地。

“好说，好说，这事好办，那山我熟着呢。嘿嘿，养鹿好呢，补精血壮阳气，补大亏呢，嘿嘿！”余掌柜讨好地说着，脸上几分怪异的笑容中露出一口缺损的黄板牙。

余掌柜表示回去安排一下就陪他上山。靳久祥望着佝偻的背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这不要误了人家做生意吗？自然金源荣会给他钱，可是做生意讲求信誉，小本买卖更得罪不起顾客，镇上要收不到货怎么好呢？他正想着，只见豆腐房的门帘一甩，出来一个小伙计，边披衣服，边往万家屯跑去，显然是去叫帮手。

余掌柜再出来，已换上一身紧身黑布衣裤，腰间扎着一指粗的麻绳，别着一把锃亮的木把铁镰，脚上换了一双自家缝制的麻面布鞋，比刚才的样子精神多了。

“给你一条麻绳扎上腰。你这身宽口衣服可不行，山上尽是刺梅条子，一不留神就扎了手脚，你这细皮嫩肉哪经得起这个。”余掌柜帮着靳久祥把袖口、裤脚扎紧，腰上箍紧绳，靳久祥有了行军出征的兴奋。

“咱们从屯外绕着走吧。屯里人见着生人就会惊心，动静大了，不知给你传些啥话。”余掌柜走在前面，顺着河汉曲曲弯弯地绕行，没走出多远果然有一条上山的小道从草甸里被人踩了出来。

眉石山上树木长不成材，长到三四尺便东倒西歪，当地产生一条谚语专指那没出息的孩子是“眉石山上的树——不成材”。到处是荆棘条子，绕着树木一丛架一丛，人根本无法穿行，难怪余掌柜要带把镰刀。山上满眼花草，中药材也多。一年里断不了中药房的人或郎中采药的身影。

这儿又是鸟的天地。那种叫蓝大胆，瞧它一身翠蓝色的羽毛，傻呼呼地不怕人。屯里孩子的鸟笼里属这种鸟最多，也最好看。再就是苏雀，苏子一熟就是它们了，叫得也可人听。余掌柜边爬边说，居然不带喘的。靳久祥渐渐不行了，咬牙顶着。这一年来在金府养尊处优身子骨反而虚了。走一山，他长了一山的知识。原来那一片一片白的、粉的叫杜鹃花，几乎遍山皆是，从初春可以开到初夏，直到长满了叶子。这叶子可以治喘呢，靳久祥真有些喘了。眉石山上几乎没有人烟，偶然有土匪在山里聚几天，实在无险可守，待不住人，倒落得一个平安。

砍柴人踏出的小路真不少，这给采药、打猎、踏青的人提供不少方便。只是越往上走，路见稀少，灌木林密不透风，穿上紧身衣裤确是英明之举。余掌柜领着靳久祥来到一座山头，地势平坦，可容几百口人。一块巨大的石块平展地躺在崖边。靳久祥走上去，嘿，万家屯就在眼下，看得一清二楚。

“老余，这儿养鹿不错！”他踩着脚下的石板肯定地说。

余掌柜浮现神秘地怪笑，生硬地握住靳久祥的衣摆，把他拉下石板，“三少爷，说话要小点儿嗓门。山高声音传得远，要叫屯里人听着就糟了。”

“这有什么关系！养鹿碍着了他们？”靳久祥并不以为然，不过还是压低了嗓音。他发现余掌柜一边说话，一边用眼睛向四周搜索张望，生怕密匝的榛柴林中埋伏着恶人或猛兽。

“你可别小瞧了这块地方。”余掌柜指着那块巨石一脸肃穆地说。“这里是……是万家屯里人的一块圣地。当年啊，闹义和拳时，万姓人就是在这块石上设的坛。那几个被杀的先人，呶，就埋在了那头的沟里……”

靳久祥的好奇心痒痒地被勾了起来，撇下余掌柜，自己往刚指认的方向一溜小跑过去。余掌柜大概是急的，反而喘着跟了过去，在后面断断续续地补充，“万家屯，每年祭……河神，是最热……闹的，可是……每隔3……年在那……那石上祭……祭祖……那可了不得啦……”

靳久祥听到“祭祖”，更觉新奇，停住脚步，倾听他的解释。余掌柜把气平和了一下又说：“万姓人在那石上祭祖，祭拜的是那几个被砍了头的先人。一到那日子，这里点的烟火，几十里外都瞧得见。那种日子，外姓人是不让上来的。我啊，也只是在豆腐房往这儿瞅。听姓万的小年轻讲，老人是从不讲的，那场面，让他们都头皮发紧，怵着呢。”他压低了嗓音，神秘地说，“听说，就差没宰活人祭祀了……”

靳久祥浑身不舒服起来，那块石板还在视线里，他觉得自己刚才的话

冒犯了神灵，那巨石会伸出手来把他拿住，跑吧，他撒腿反身就跑，山风呼啸振耳，头发都感觉竖了起来。“唉，唉……”余掌柜的喊声渐远渐逝，他一直跑到又一个山崖边。这里的山，被刀劈了一下，整齐地裂成一条深沟。从下面的密林里传来汨汨的流水声。他想这会不会就是老余说得那条沟？下面黑黝黝，阳光只从叶隙中照射下去，根本看不清晰。

“三少爷，从这边才能下到沟里。”顺着话音，只见余掌柜正从几十步远的崖包下去。靳久祥绕过去，两人攀着条子，拽着树枝，一脚高，一脚低地下了沟底。顺着沟底的溪水往上游走出不远，一个人工砌成的3层石台出现了。石台背依山崖，台前砌着好几排石墩子，台上面前二后三地立着五座圆顶墓，每个墓前立一通两人高的石碑。一看碑文，果然是万姓先人杀于庚子年的。

“这些碑文还是近些年刻上去的。再早些年连碑都不敢立哩！”余掌柜站在石台远处说。“听说当年在县城里杀了传教的毛子，朝廷派人抓住他们示众3天后砍了头，那头装在木笼里挂在杆上30天不让收哩。那世道啊，开初说他们是英雄，鼓动他们闹，转过些天又说他们大逆不道丢了命，难怪老百姓都说大清朝是自己找死，拿老百姓开涮哩。”余掌柜说完，走近石台前的正中石墩上跪下恭恭敬敬叩了3个头。“你也来拜一下吧，惊了先人的魂，晚上作恶梦哩！”

阳光从溪水上空照了进来。石台上一片明亮，墓后的岩层纹理清晰地露在外面，引起了靳久祥的注意。绕过石台走近一瞧，纹理里有不少黑色石块，用手掏出一块，亮晶的，“这不是上好的无烟煤吗？”他兴奋地想。

“这就是眉石。”余掌柜看着他说。“不过，这种不中用，好看是好看，太硬了不能画眉，而且看着挺黑，画出来不黑，有人叫它是煤，说是能烧火哩。”

他又回身指着沟里水说：“别看这水又清又甜，一上了秋，水大了，那水就发黑了。现在，你来瞧，水底还有黑末子哩。听老人讲，再早，这水有时黑得墨汁一样，连沟边都淤了好些黑泥。……三少爷，你咋这高兴？”望着靳久祥越发灿烂的笑容，他不解地补问一句。

满心欢喜的靳久祥没有回答，跳着来到溪水边，掬起一汪清水拂在脸上。

“喝吧，这水，才叫甜哩，搁了糖哩。”余掌柜跟过来，把嘴贴到水面使劲吮着水。靳久祥学着样子喝了几口，果然甜滋滋的，“这水装了瓶不比旅顺口的汽水还好卖？”

水下的砂石上贴着好些黑末子。靳久祥想用手粘起一些，不行，粘不

住，手指一出水，黑末子早已被水冲刷干净了。他用双手挖出一块小石头，却无法辨别上面粘得是不是煤末子。“走，余掌柜，咱们往上走走。”

俩人走着走着上不去了。上游草深虫多，荆条交织成了密网。只好顺着雨水冲刷出来的沟槽，爬上了石崖。

“三少爷，咱们这趟来……”余掌柜试探地问。

哎呀，来前说好是找养鹿的地址，怎么全忘到脑后了。“走，老余，再找找，这养鹿的地还不好找呢？”

“养鹿么，我看最好是选块背风向阳的地盘，三少爷，来，咱们往那儿上去看看。”按余掌柜指着的一条小路，俩人拐了上去。

曲曲折折走了一段，靳久祥又听到一道山泉的哗哗水声，“咦，这山里泉水不少么？”余掌柜哈哈笑了，原来这里离刚才那石台不到3里远，还是沟底那道溪水。

“咱们是走到它上游来了。这地方背风向阳，又有水，养鹿合适哩。”

靳久祥心不在焉的随口应承，没有表现出热情，余掌柜揣摩一下，“那么，再往上走走？”

靳久祥一屁股坐在树墩上，“就这样吧，这儿不错，顺水上来也不远，我看金老爷会满意了。”

余掌柜长舒了一口气。他显然早就在等这句话了。“那，咱们是不是在周围走走就回去了。瞧，日头快上了顶，估摸要到晌午了。”

余掌柜一提，靳久祥也感到又累又饿了。“好吧，咱们这就下山去。”说着，顺手捡起一块小石头，使着劲扔到溪水对面的岩壁上。“哗啦啦！”，对面的石岩没想到会塌了下来，里面竟是一层石块垒起的墙体。两人对视一下，涉水过去，细细瞧，“这不是天然的，像是人砌的哩！”余掌柜的噪声有些抖，不知是兴奋还是恐惧。两人用手抽出一些石块，哗，又塌了一层，里面露出一层相互有序叠压在一起的石板。“呀，里面有啥？宝？怪物？啥？”两人不约而同，心咚咚地急跳，双手颤抖机械地抽取石片，四外除了风声，水声，更显得石片落地声震动了怪异的气氛。

洞越掏越大，稍觉有异常动静，两人就往远跑，然后又靠前去抽石，几次往复，非常狼狈。

能进去人了。两人双手各紧捏石片，望着黑乎乎洞，张嘴怪叫。洞里毫无反应，从洞口里散发出干燥的怪味，让人恶心。“进不进？不进白干了。”两人不说话，用眼神互相示意。余掌柜扔下石片，两只脏手在衣服上蹭蹭，掏出烟丝卷着抽了几口，坐到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下。

靳久祥性急，不断往洞里扔小石块，看来洞还挺深，石块落地声是沉

闷的。

“别抽了，走，进去瞧瞧。”

借着正午阳光充盈起的胆气，两人挺直腰板，各贴着一侧石壁摸了进去。靳久祥是提着心往里走，脚下踏着了什么球一样东西，不敢低头，更不敢弯腰，抬起脚跟把那物向洞口倒踢了出去。那东西咕噜噜带着脆裂的响声，“啪”的一声，碰在了洞口的石片上，如坛罐发出一声闷响。靳久祥忍不住回头，呀，一个白刹刹的圆东西，他恐怖地一叫，疯狂地逃出洞外，余掌柜应声吓软在地上。

靳久祥依在溪边一棵小树喘着粗气，好不容易定下神，边喊着余掌柜，边壮胆往洞口走来，瞧见是一颗微微发黄的人头骨无声地躺在阳光下。这洞里怎么有死人？靳久祥停住了脚步。

余掌柜跌跌撞撞出了洞，黄脸变成了黑脸，怨恨地盯了三少爷一眼，不便发作。靳久祥指着洞口石墙下的人骨头，余掌柜才明白他为什么惊叫。

“来，搂点干草，扎个火把，老子倒要看看洞里有啥名堂。”余掌柜来劲了，麻利地扎起两个大火把，用火石点着了，一人擎着一个雄赳赳地又进了洞。

洞有十几丈深，进去四五丈后洞拐了弯难怪里面黑不见人呢。显然这前面是一个天然洞穴，那人骨架躺在洞里拐出来的地方，分明是往外爬的姿势。一只手臂骨伸向洞口，已被靳久祥踢散了，一条大腿骨上插着一个铁箭头，身旁整齐地叠着一堆绸做的东西。两人小心打开，已经很脆了，完全打开已是千疮百孔，还能看出是一幅义和拳的旗帜。尸骨不远处扔着一块铜板，是义和拳的传令牌。拐进洞深处，只有石雷，刀枪之类武器。余掌柜很失望，嘴里不满地小声嘀咕着，一直走到了尽头。

“娘的，啥也没有！”

靳久祥则对里面人凿过的洞壁发生兴趣，他举起火把，发现靠头顶的石壁颜色深于其他东西，很光滑湿润，用手能抠下黑末子，“这不是……吗？”他兴奋极了。

回转身去，见余掌柜还在低头踢着寻着，“算了，往回走吧，这里面瘴气太多，别生病了。”

“哎呀，不好。这真是作孽了。这人不知是谁，这荒魂野鬼要托尸还魂就糟了。三少爷，快，把人家原样安放好。千万千万别惊了人家的魂，晚上要闹鬼哩！”

余掌柜跑到洞口，双手捧回人头骨，嘴里念叨着什么。规整好尸骨，

靳久祥直觉着想吐，先走了出去，到小溪边洗净了手，漱了口，大口吸着清新空气，刚才仿佛是一场噩梦。

余掌柜出来，脸色仍是不好。

“哎呀，你真想发财啊！”靳久祥揶揄他。

“哪里哩！”余掌柜神情沉重，“我是想啊，这会不会又是万姓人家的一位先人？要是，叫咱们给惊了，人家还能轻饶了咱？”

两人一核计，咬牙挺吧，耐着性子把洞口又用石片砌封好。余掌柜还用细枝和草编成扫帚子一样的东西沾上水，拍上泥糊在石墙上，外面又用乱石堆砌上。忙了大半天，洞口确实遮掩了，一看太阳，早已西下。两个人拖着酸软的身子，几乎是垂头丧气地下山去了。

9

整整半个月，铁花的脸不见放亮过。“秀秀，”爱搅舌头的洗衣妇唐妈，好不容易抓住旁边无人的机会，逮住了秀秀。“秀秀，你们家的奶奶又咋地啦，一天到晚阴沉着脸子，活像别人都该了她200吊似的。我啊，早盯在眼里啦，这情景至少有十四五天了吧？从5月26那天开始的，对不对？”

其实，人人心里明白得很，除了铁花，金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带着几分喜兴劲儿，因为太太靳桂芝要回来了。太太可是个讲究干净的人，除了铁花住的小院马马虎虎地对付，其他的地方跟过年一样，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没有死角。连炮手们那说不清有多齜齜的被褥统统被女仆们翻洗一遍。人一干净，情绪随着爽朗。那些炮手、男仆、杂役，借着女仆们取衣、换褥、洗被种种机会，情话、臊话满嘴里热热乎乎地跑舌头。丫头们个个红扑扑着脸，胆小的，早早夺步跑回自己的小屋，胆大的，挺直腰板回敬两句，更引来一顿哄笑，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心里却也怀着说不清的喜悦。老妈子们则不论那个，撸起袖子，上去就往壮汉子下身抓去。动作不灵活的，吃了亏，不开眼的汉子捂住裆部没好声地咒骂。老妈子们仰着脸，嘻嘻笑笑，“那小的球，喂你娘那张嘴去吧……”金府里的气氛赛过节了。

靳桂芝很会围个人缘，每次回来，少不了给女佣、丫头、炮手、男仆带点小东西。年纪大的女佣，给双布底洋鞋，丫头们送盒脂粉，男仆们送

把扇子，炮手们多是带烟酒的时候多，账房里的人一定送几支湖笔，甚至是一得阁的墨汁。涂中亮这些天有时陪着铁花，附和着咒骂几句，心里却没有什么醋劲。他从丫头嘴里得知书房院的厢房里又备下床铺，认准靳昌新一定会来，他天天在琢磨这位大舅爷又要来干什么？

铁花阴沉着脸，确有她难过之处。太太每次回府，用人家的话说，那真是要把半个城都搬过来了。自己不管怎样，也占着半个女主人的位子，可是，一跟太太比，怎么比，怎么寒酸。现在是没人敢大大咧咧地指点她了，就连唐妈，也知道要把话语隐蔽得顺些。当年靳桂芝进到金府，梳头女佣齐妈噤地把话冒了出来：“哎呀，这么富态的太太来了，咱们那个奶奶是没法子瞧了。”铁花听了这话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事后，挑准剪发的错处，让人把齐妈暴打一顿赶了出去。这种没心没肺的话大面上是没人敢说了，铁花心里明镜着，自己在下人前，一句话——无地自容。尤其可恨的是那些炮手，明知有涂中亮撑腰，太太不在时，他们收敛规矩，但凡太太要回来了，这群就像暖过了冬的苍蝇，个个都敢嗡在她的面前，甩些扫脸面的话，有的还敢伸手沾个便宜。“太太一回来，自己就像个破烂货了！”铁花气个半死。她不敢发作，惹恼这些断子绝孙，不知祖宗姓甚名谁的牲口，他们抽了疯的，满天底下敢去给你嚷嚷过去那点儿腥臊事。铁花真后悔啊，悔不该当初失了分寸，现在好，让人给拿捏在手心中。

靳桂芝这次回来，果然又是摆开了场面。大管事徐荣指挥着，她由金源荣陪着坐进一辆油漆一新的轿车，那匹高头洋马4只健美的长腿颇有韵律的前后摆动，4只铁蹄发出清脆的“嘚，嘚”声很是招摇。几辆大马车浩浩荡荡地过了中心镇，惹来人山人海地驻足观望。到了金府的大门口，“哎哟，哩哩啦啦有半个镇子的人都跟过来了，快去瞧哎！”快嘴的唐妈逢人便讲，惟恐把谁落下。

吓！从东到西摆了一院子，光衣箱就是十几口。靳桂芝容光焕发，满脸笑意。听着旁边几个小丫头议论着女主人的打扮，幸亏平时有久祥的指点，躲在月亮门旁的秀秀偷偷笑着，她听出小丫头们尽在说着外行话。女主人一身葡萄紫色东洋丝绒缀花旗袍，外套一件过了膝的蛋青缎绣披风。头上梳着日本流行的琵琶式发型，脚踏一双朱红色的半跟皮鞋。从头到脚珠光宝气，令在场的人个个眼睛横睁，透不过气来。“我的妈，里里外外是一个洋半仙哩！”事后，唐妈在下人屋做着扮相的学舌，笑岔了几个老妈子的腰。

涂中亮开始还用眼睛在找寻靳昌新，此时满脑仁被靳桂芝的光彩占据了，全然不觉背上的箱子有什么分量。够中心镇上上下下议论半个月的，

这就是靳昌新兄妹俩在家里商议好的，目的是不想让靳昌新的到来引人注目。火车到二道沟，靳昌新已与前来接自己的靳久祥两人先骑马悄悄来到金府。

一连几天，府里面客来客往，席宴连连，忙坏了厨工，忙坏了马夫，忙坏了账房先生，也忙坏了金源荣夫妇。抽着空，靳桂芝指挥着分发礼品，里里外外都是议论金太太的，夸她的气派，夸她的好处。除了涂中亮，人们几乎忘了还有一位大舅爷在书房。探听不出靳昌新的举动，涂中亮吃不住劲了。能与靳昌新接触的，只有金源荣和靳久祥，他不敢，根本无法去打听。另外，能进去书房的还有大舅爷带来的小童仆文亮。这孩子大大的眼睛，白净的脸，透着一身机灵，只是说着一口任谁也听不大懂的方言。靳昌新的生活起居都由文亮服侍，涂中亮一天天想瞧见那孩子半个影子比登天还难。真是一脸的无奈，最后他只好去求铁花，能从太太那儿打听出一枝半节的消息也好。

靳桂芝回来后的第二天，铁花敷衍着去请了安，此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委在炕上望着窗棂发呆。妒嫉的火气已消散干净，溶进了空气里去，浑身酸软，满脸是锈气。秀秀把心提到了喉咙口，竖起耳朵，搜索女主人房中的一丝动静。惟恐有什么闪失，听不见招呼，领会错了手示，遭一顿无端的暴打，也许是恶骂。令她惴惴不安，倒是铁花几天了，一点火性气没有，一天下来难得叫上自己几回。茶水不喝，饭吃得猫食一样少。满院充斥不阴不阳的鬼戾的气氛，让秀秀感到腻烦。手里的绣活毫无进展，她想着急，盼着吹来一股活气，自己却不敢离开院子。

院子前仆人丫头兴冲冲地来来去去，惟有这进院落冷冷落落。涂中亮刚刚进来，悄悄与铁花嘀咕一阵，风似得飘走了。秀秀叹了一口气，望着天上的云彩打发时间。

“完了，完了，我还活个啥劲？”铁花自言自语了一句。环视全屋，真是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啊。炕柜里有几床绸面被，柏木箱子里有几套四季衣裙。南窗前的八仙桌上一把青花茶壶4个茶碗，两把柞木的太师圈椅，另有3个圆面的硬木凳子。就算西墙前那座雕花的梳妆台还贵重些，其他还有什么呢？她知道自己那个镶着螺钿的乌木手饰盒里，那些戒指、镯子里，金源荣送的最好的是一对翠镯，自己还舍不得戴。涂中亮那穷小子送过一对珠子耳坠，一直未敢戴出去。妈呀，瞧瞧人家，人家靳大小姐，回来一次换一套首饰不带重样的！哎，完了，完了，活着还有啥奔头？想着，两行酸辛的眼泪落下腮来，远远望去如一串白腊滴下的斑点。

“自己哪有那个心，去见太太？哎，不去，又是得罪了中亮，拖了兩

天不办，不去应付一下怎么行？”强打起精神下了炕，穿什么衣裳，她犯了难。打开箱子，这件试试，那件试试，怎么的没有中意的。穿素气的，显着贫穷，穿花哨些的，怎么经得起与人家来比？再说，自己最好的又能好到哪里？人家要皮有皮，要绸有绸，样式是赶着东洋人最新潮的，自己算哪一档？连镇里太太小姐也赶不上，你说我穿哪件？想来想去，挑来挑去，箱子见了底，扬满了一炕，又从炕上捡回箱里。挑来挑去折腾几回，铁花把心一横，反正是怎么的都不好啦，索性挑了一套素花绸衣裤，外套一件浅红钩花外套。脚穿白袜登上一双半新蓝面绣花鞋，什么首饰不戴，只在鼻颊两侧淡淡抹上些官粉，轻轻描了两道眉，把头发绾到脑后扎成髻。打扮停当，对着衣镜，反倒显出几分端庄。这才又顺手从花匣子里捡出一朵粉红绒花插在髻上。扶扶摇摇地上了太太的屋。走前，没好气地吼着秀秀：“死丫头，一个绣片还没绣得，拖你娘的屎啊！”

太太那儿正要送客，是前任的镇长太太带着闺女来串门。这位太太胖胖的，50多岁短短的珠光绿上衣仍要把腰身掐进去，露出肥厚的臀部偏偏裹上殷红色的裙子。一副土里土气的模样，铁花懒得用正眼瞧。靳桂芝倒是随和，临走送给胖太太一双日本人造丝的长统袜子，那太太惊讶得直啧啧。“哎呀，哎呀，这袜子透明不说，穿起来还不穿到大腿根？哎呀，哎呀……”在场的人笑了，胖太太的脸微微涨红，她实在想像不出这袜子穿到大腿上是是个怎么样的感觉。小姐接过一副晶莹透亮的真珠链，“哎呀，东洋人的珠怎么养得比小手指头还大……”胖太太望着兴奋地有些手足无措的女儿，自己竟不觉又露了怯。“哼！她以为那是真的珠子哩，做你娘俩发财梦去吧！”“铁花心里不屑得想，嘴角轻轻一撇。

母女俩高高兴兴地走了，靳桂芝吩咐贴身丫头小艾在外面听候，满面春风把铁花从客厅迎进暖阁，这是格外友好的表示。暖阁里飘逸着玫瑰香的香味，用眼扫了一圈儿，铁花没看到有什么奇花异草，向阳的窗台上摆着几盆金桔树和一盆松柏的盆景，奇怪，这香味从哪里来的呢？铁花已有经验，遇到不懂的东西不要表现出好奇，不要张口就问，要拿出一股矜持的态度，让人摸不着边际。刚才那位胖太太根本不懂交际场合的应对，让人看轻了还浑然不觉。

“妹妹闻到这屋里的香气了吧？”靳桂芝笑吟吟的，语气非常亲切。铁花夸张地惊惊鼻子，“噢，是香，好香。”她平淡地说，这种香味对她似乎已闻惯了。“你看，你看！”靳桂芝从梳妆台里拿出一只精美的小瓶，冲着铁花晃晃，“就是它散发出的香气。”

“奇怪，这不跟金源荣当年送我的外国香水一样的瓶子吗？这味儿怎

么这么柔和味正呢？不像那回一股马糟子的草料味？”铁花略陷沉思。靳桂芝微笑地望着她脸上的表情变化，轻轻拧开瓶盖，往铁花衣襟处慢慢喷了一点，铁花立刻被醉人的清香包围了。“这叫法国路易十四香水，在这儿是希罕货，就是我家里那边用得人也不多。妹妹要喜欢就拿去吧。”

“哎哟，这可使得，使得。太太是大地方的人用惯了这些，铁花我，小池塘的蛤蟆，那里配用这些洋货哩。”

“瞧妹妹说的，咱们姐俩还分里外？给你的东西早已备好了，只是我刚回来应酬多，又听说你身子骨不太好，就没去打搅。我啊，早就想过去看你。来，看姐姐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靳桂芝绕过桌椅，从靠西墙的长条案下捧出一个包袱。“来，过来瞧瞧。”随着包袱慢慢抖开，铁花瞪圆的眼睛发亮了：一迭绣着金线牡丹的湖白色绸缎衣料，夹层里摆着一对白玉手镯。“拿去，别人可以委屈，咱铁花妹妹可一点不能委屈着。刚才那双袜子是人造的，项链也是假的珠子，这些个可都是货真价实的，让我可费了心地挑选，怎么样，妹妹还可心吧？”

靳桂芝大度地把包袱塞到铁花怀里。铁花千恩万谢地收下。“屯里人眼皮子浅，没见过什么好货，姐姐何必为我操这么大的心。”坐回椅上，铁花又这么补上一句。

“妹妹，我走了这几个月，源荣对你怎么样？欺负你没有？”靳桂芝轻轻弹了一下袖口，漫不经心地转了话题。

这一问，问住了铁花。她的感觉好像自己从温馨暖意的池中被人拎出来一下子摔进冷水里。

铁花明白，对这个男人，靳桂芝有娘家的后台，有他没他不在乎，跟自己犯不着争风吃醋，其实倒是自己瞧人家眼热。可是，自己身架低，一条带子全系在金源荣的身上，有他的一天才有自己的一天。靳桂芝一年来府上才住几天，我自个儿能离开金府一天吗？这么暗下思忖，她告诫自己脸上要笑，要说金源荣的好，可这嘴怎么地张不开，眼圈儿反而红了起来。

靳桂芝心里有数。拉着铁花坐在一张精致的黄柏木圆桌旁，打开干货匣子，劝她嗑着瓜子。自己先说了两件金源荣在旅顺口出了丑的小事，铁花乐了，气氛又缓和活跃了些，靳桂芝笑着说：

“所以你瞧啊，源荣这人心实得很，待人不藏不掖的，直脾气，就是有些野性。东北的爷儿们哪像关里的男人，跟个娘儿们似的粘乎？我说好妹妹，你啊心灵手巧，肚里也有读书文章，人又长得俊俏，这一带哪一个

能得比你？哎，咱们做女人的就是命苦，他男人要娶你，父母又同意，你不嫁行吗？你说，我在城里嫁给谁不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你想想，我千里迢迢嫁到这里，哎，我容易吗？哎……”

铁花受到感动，“姐姐也真是不易。在城里样样干净方便，到这整地方确实是委屈了。咱们姐妹一场也算是个缘份，只要他好，咱们还能说啥，一切都是命。”

“对，咱们姐妹能相遇真是个缘份。来，吃块糖，这叫奶油糖，是我们那儿新出的。”靳桂芝递过一块玻璃纸包的糖果，看着铁花剥了放入口中，她说：“怎么样，有股奶香味吧？”铁花点点头，“香。”

“我说好妹妹，爷儿们自有他们的爱好。在外招花惹草的事，不是咱们妇道人家生气能解决的。我不在府里的时间长，他冷着你，你别逼他。我可知道，女人家越上杆子就越是不值钱。他不回心转意，你就自己找乐子去，亏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受罪？你姐姐在城里啥都见过，可不是老脑筋。要有谁疼你，尽管去找，只要别让他觉得伤了面子。现在啥时代啦，还想锁住我们女人？讲文明，讲开化啦，咱们女人也该透透气啦。告诉你，好妹妹，城里的娘儿们，现在活得轻松些啦，什么三从四德的，什么年头的老话了，咱们不论理它，谁敢还放个屁？也就是这儿，少没见识的，铁花，你说对不对？”

铁花的脸已变成了紫红茄子。做梦也没敢想，这些话竟会从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她有些抖，说不出是害怕，还是感到生荒，想像不出这个城里女人的心里还有多少活分的想法，还会再说些啥样出格的话来。事情往往这样，做了没觉出什么，一旦说了，那震动比站在火堆上还觉恐怖，因为做可以瞒着人，天知地知，惟独世人不知，是隐秘的，说出来则如赤身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没有了一丝退步。眼瞧靳桂芝说得一本正经，不像是在取笑自己，看来她是听到了风声。哎，自己和涂中亮的事大概没有几个人不知不晓啦，再说，我铁花想隐蔽了吗？我就是要给金源荣看的，让他吃醋的，谁料，他……好个狠心的人，没良心的，哎……

铁花一时真乱了方寸。心里实在是憋了一肚子话想找个人倾诉，靳桂芝一席炸了胆的话，如通红的炉钩捅进了鼓满气的猪尿脬，铁花固有的警觉在脑海里闪电般地翻了个个，终于她憋不住，话语从捅破的伤口涓涓流了出来。

“难为姐姐疼着铁花，嗯，啊……”她把放在桌上的包裹抱紧在胸前，抬眼试探地瞧着靳桂芝的眼。那眼如一汪潭水，文静祥和，她彻底抹去了心中划出的红线。“姐姐是大地方的大户人家，比不得我铁花根子

浅，眼皮薄，并大的天里少见识的。自从老爷把我救出那地方，我是一心想报这个恩的。姐姐来了，您有大人的雅量，把我铁花当自己妹妹待见。我可是讲良心的人，我虽不吃斋不拜佛，心里可是许下大愿，这下辈子做牛做马，来回报老爷和姐姐的恩德。哎，谁知，姐姐你长住城里，老爷也总不归家，一年365天，我啊，几乎天天的，枯守着枕头，连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有。这不活活憋死我了吗？难得碰上姐姐，碰上您这么开面的人，我啊，怎么也得去庙里求佛，求他保佑姐姐大福大贵……”说着，铁花咚地站起来，走到靳桂芝面前便跪了下去。

“哎呀，快起来，这可真是折我的寿了，我哪受用得起，哎，我的好妹妹……快……”靳桂芝把铁花搀扶到椅上，她不想给这个戏剧性的场面留有半点转移的空隙，很随意地追问了一句：

“姐姐我听说……嗯……你有了一个会疼你的人，他……叫涂？……瞧，府上的人，我啊还生着呢，好多叫不上个名字的。”

铁花的脸热胀胀的，紫红的萝卜一般。被人当场捉奸似地羞愧难当，好在一屋里只有她和靳桂芝。看着太太假痴假痴，一副并不在意的神态，铁花脑海里却闪亮起警觉的红灯。怎么办呢？是往下说，还是打住赶快走人。走？这话说了一半，藏头掖尾的，人家还不把话柄子拿住，真以为我怎么地啦！哎，这要全盘端出来，我这脸还是没地方搁，这真是……铁花实实在在地受了一次窘，她感到自己好像被人扒了裤子不算，又被发现长了一条猴子尾巴。

“既然姐姐问到了这儿，妹妹我，就实不相瞒了。那个人叫涂中亮，是咱们府上的炮头，枪法准着哩，老爷夸他，炮手们服他。他呢，忠心耿耿的，一门心思都用在守护府上了。您和老爷，一年里多个月不在这，他们有事只好来问我。他啊，无亲无故，我想怎么也得笼住啊，这么大的府，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屋里屋外这么多家产，不得全靠这十几个炮手护住？这涂中亮的忠心当然是最主要的，姐姐您说是不是？哎，我也就格外地关心了他一把，那些下人们就烂嚼舌根子，恨不得把这天给搅黑了。姐姐，你想，说我与他好，我们俩能好到哪里去？我是金家的人，端的是金家的碗，噢，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倒肯跟着那穷小子讨西北风喝去？我铁花再糊涂，这账总还算得清吧？哎，我对老爷一片痴心，谁想换来这么个结……局……”

说到这儿，那脸早已变青变白，两行热泪顺腮下来，铁花赶紧从衣襟里抽出帕子，轻轻擦抹一番。

靳桂芝脸色平稳，略带怜悯，心里却是饶有兴趣地听，听得当然不够

味。只要老爷拴在自己腰上，至于铁花，她干啥与自己有什么相干？“一年里，我才在府上住几月？”她想。“只希望府里上下相安无事。铁花呢稳稳当当，不要闹出不可收拾的家丑就行了。你想啊，若是铁花出了事，赶走了事，那自己不得一年四季守在这倒霉的地方遭鬼罪？”靳桂芝一心是想慢慢说服金源荣将来搬到县城去住，最好是搬回旅顺口永远脱离这鬼地方。说真的，她现在一心求的倒是铁花好自为之，维持住府上的局面。

“好妹妹，中亮那小伙子岁数嫩，人也讨喜欢，咱们多关心点儿完全是应该的。不过，那么帅气的爷儿们，咱也该看紧喽，妹妹说的对，府上大大小小的口，资财，全靠他们守着，哎，这就难免不出意外。外面不三不四的人会不会想着法子地拉拢他？会不会用姑娘来勾引他？妹妹啊，你可得盯他紧些，我倒不是怀疑什么，就怕外贼盯他的缺，让他变心呢，你说对不？去年那个韩炮不就是让外面的胡子胁迫住了，不就是好赌，上了贼船的，哎，人心难防啊……”

“他啊，我看对娘儿们的劲头没那么大，我也是……”铁花差点儿说漏了嘴。“我倒常瞧见他们爷儿们常常赌牌倒有的。”

“是啊，妹妹能耐大，拴得住，管得严。”靳桂芝看出铁花神色的慌乱，给她个台阶。

“咳！”铁花含糊地应了一声，又说：“他呀，我从旁边冷眼观望，这个人也没个啥爱好，连烟都抽得少，酒能喝，也不常喝。我看，他就是赌瘾不算小。有几次找他找不见，炮手说他去镇上居荣堂赌钱去了。回来啊，常拿回十块二十块大洋的，人就说他手气好，难得有失手的时候。”

“居荣堂？”靳桂芝一听着实吃了一惊。平时听金源荣说过，那居荣堂原来是个镖局，通了铁路后生意清淡，现在名为镖局实为赌局，不过进得去的人多是有鼻有眼的人物，一场下来没个百八上千的，根本近不了台子，涂中亮一个护院看家的炮手，怎么会进得去？再说，听源荣讲，那堂主实际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独龙王手下的人，这个涂……难道真是……她心里想到这儿，嘴却扑哧笑出了声：“听妹妹说来，那小子是财福艳福双全啊，妹妹关心他也值个啦……”

“瞎说，姐姐是拿我开心呢。”铁花装着嗔怒的样子，转而又“唉”了一声，“我也是玩玩，解解闷罢了。”

“不打自招了吧？”靳桂芝心里想，嘴上殷殷切切地说：“喂，这话就对了。人家无牵无挂，脚野，哪都去得。你也就是玩玩解闷，别太痴心了。将来，人家娶了媳妇走人，那不苦了你？”

这话一根针刺在了铁花的心上，她可不就怀着这块心病，活得没个痛

快时候？人家是没系没绊的，一拍屁股远走高飞了。自己可是金家的人，金家的小老婆，上不着天，下不够地，可谁都知道你是金家的人。往外跨一步，就千人不饶，万人不赦，淫妇荡妇破鞋的名声如一桶臭粪汤子全向你泼来，休想讨回干净的角落，委屈死你了，还找不着一个同情你的人！哎，女人，生到这世上究竟图啥来啦？想想，眼圈又涩涩红肿。靳桂芝早有些不耐烦，感到累乏。强打起精神再要劝慰几句，外面有人喊老爷回来了，铁花赶紧起身告辞。

铁花双手抱着包袱匆匆走出太太房的院门，远远见着源荣和靳昌新刚走出书房院兴冲冲地往这边过来，两人谈得很热烈。靳昌新西式中分头，戴一副金边眼镜。额角宽，脸略嫌团圆，眉须很重，“难怪人家说舅老爷像东洋人。”铁花想着，望见两人短装打扮，都穿着马裤，猜想准是骑马出门办事刚回来。糟了，铁花猛然想起，自己见太太是干什么来了？不是替中亮打听舅老爷的事吗？怎么全给忘到脑后，尽谈自己的那点子委屈了。哎呀呀，这回去咋个交差，得，又得编一通瞎话去糊弄他了。铁花从包袱里抽出一只手拍拍脑门，紧着迈腿，顺岔道向自己的院摇摇摆摆地拐去。

10

一个小瓦块“当”地落在地上，静谧的小院响起惊了耳朵的动静。秀秀从西厢房的门口探出身，望望院外无什么人影，随手抄起一根烧火棍，先去关好院门，转身向屋后的夹道走去，靳久祥已等在那里。

“新上的草垛没晒透，里面潮乎乎的。”靳久祥边说，边招手。

秀秀微红着脸，“都是你想出的，咱们是人，又不是鸡，尽往草垛里钻啥？”

靳久祥笑了。想起前两回钻草垛，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好，今天咱们俩坐石头墩上，来个‘泰山不倒’。”

“猴你的去吧！”秀秀回了一句，想遮掩自己忸怩的神情。“三奶奶上太太屋去啦，去的工夫不短了，估摸着该要回来啦。”她低声地说。

“老爷他们一早就出去了，估计也快回府了，说两句话就走，不怕的。”靳久祥和秀秀背靠着背坐在石上，不约而同地抬头望着蓝天。

“祥哥，你上回说旅顺口的高楼大房子，海边还有楼一样高的船，我

啊，回来做梦就给梦着来的。”

“将来，我跟太太说，带着你一起去一趟。那才是天堂呢，那人啊，车啊，满眼都是。海边的港口，什么船都有，热闹极了。”

“我，我多想去看看，看看什么是海？你说就是咱这里的大荒野都盛满了水就成了海，哎呀，我怎么地都想不明白，那水不到处流吗？它怎么不会流到我们这里呢？真弄不懂。”

“傻瓜蛋子。那水要到处流，那我们不都成了水里的王八，哪还剩下人呀？”靳久祥揶揄了一句。

“好啊，你又在嘲笑我。我知道，我没上过学，没读过书，你就笑话我，不跟你说话啦。”秀秀把头埋进了两膝间，两只手握住脚面，一动不动。

靳久祥转过身，本想劝慰几句，一眼盯在秀秀的鞋上，鞋面上各绣着一朵活灵活现的天蓝色喇叭花，衬着鞋梆的浅红色，显得格外清爽。

“哎呀，秀秀，你的绣活这么好啊，七仙女也绣不过你的手啊，那董仙，我看八成没福气瞧得见人间有这种绣活。”

“去，去，去，又拿我贫你的嘴。哼，尽读的是洋书，那七仙女是织女，人家是织布的。”

“呸，呸，呸，谁说会织布就不会绣花啊，仙女啥不会啊，还会变，变，变，你瞧！”

靳久祥从衣兜里掏出一方手帕，在秀秀眼前慢慢打开。这是一方粉红色，四周镶着蛋黄纱边的软缎手帕。“这是太太给我的，东洋货，瞧，上面还有一个东洋小妞呢。”

秀秀好奇地接过帕子，质感是那么垂软，捧着如一团棉绒般的雾气。打开，可不，上面用黑白丝线绣着一个侧身的穿裙女孩，后背上背着方型的小包袱。

“她累不累，旗袍上还背着包裹？”

“这可不是旗袍，这叫和服，东洋女孩子尽这么个打扮，瞧，她们脚上不穿鞋，穿个木制趿拉板，一走路，嗒嗒嗒嗒，走到哪儿也丢不了。”

这话把秀秀逗乐了。“真难看。我说你的那位老姐姐，怎么那么爱东洋货，这也东洋，那也东洋，就差人不是东洋了。”

“好，好，秀秀，你说得真好！告诉你个秘密。”靳久祥把嘴贴近秀秀的耳朵，小声说：“我们那里叫这种人是洋奴，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你可别对人说，我再告……啊，啊，啊啊嚏！”

“哎呀，全喷在我脸上了，脏死了。”秀秀掏出一条蛋青色的帕子要

擦。

“哎，哎，我有纸，用纸擦，是你的头发弄痒了我的鼻孔。”

“谁叫你贴那么近的，擦的什么呀，还湿乎乎的。”秀秀伸手用帕子把脖梗儿抹了几下，靳久祥一下把帕子抢了过来。

“这么好看！你自己绣的？”

那是一块方形的绢帕，蛋青色，上面绣着一朵荷花，虽然用旧了，光还点点闪着。

“这是三奶奶送我的绣片料，裁剩下放着可惜了。拿来吧，比不得你的东洋小妞。”

“哎，哎，这块我要了，给你这块东洋帕子，咱俩谁也不欠谁，公平合理。”

“我才不要呢，赶明儿，我绣个咱们的妹子，保管比她漂亮。”

“真的？那一定要送我。好吧，这条我也留下，将来好拿出来比比究竟谁最俊俏。”

“你啊，比猴儿还精！怎么，帕子你都拿走了我用啥？”

“那你来拿啊！”靳久祥站了起来，一手捏着一条帕子，在秀秀眼前晃动。秀秀一伸手，他马上把手缩回去，换个姿势又在秀秀眼前晃动，俩人笑得好开心。

“秀秀，快来，接一下老娘！秀秀……”远远传来铁花粗哑的嗓门。两人一怔，呆住了。“不好！”靳久祥拔腿就跑，边把两块帕子塞进衣兜里。跑出院门口正与铁花撞了个满怀。

“哎呀，小兔崽子，你跑丧呢。你要把老娘的玉镯子撞坏了，我可不一依。”铁花顾不上胸部疼痛，弯下腰打开包袱，来回翻着检查那对镯子。一看没事，三下两下卷好包袱，抱在怀里，一只手拉住了对方衣角，“小子哎，你可把老娘撞……咦，三少爷，是你啊，你……怎么来我的院门？噢……”

靳久祥作着长揖抢着说：“三奶奶，给您赔不是啦。我是刚来找老爷的。有人说老爷来这边了？我来寻寻，我走啦，还有急事。”说着从铁花手里抽出衣角一溜烟地跑了。

“咳，咳……”铁花醒过腔，喊了两声，人早没影了。“兔……兔崽子，躲你老娘啊，哼，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的，瞧你躲到啥时辰……”

她顺口说着，跺着脚进了院门。秀秀怯生生地站在厢房门口，“奶奶回来了。”

“死啦，还不来帮我拿一把……哎，小心，你以为捧棺材头呢。死性

人，怎么个就没了灵气劲儿。”

进到屋里，铁花从包袱里抽出玉镯细细端详一番，稳稳放在炕桌上，瞧瞧确实放妥，不会滑动，这才又把衣料放进箱子去。一切放好，拍拍两手，返身又盯了桌上一眼，慢慢坐到炕沿上，“茶呢？木头人啊，老娘我渴死了。”

接过茶喝上两口，把脸一沉，“说，姓靳的小子来干啥了？”

“他……他……”秀秀的脸微红，全身抖着。

“看着我！”铁花猛吼一声。

望着秀秀六神无主的眼神，铁花把目光扫到了丫头的脸上。秀秀，真是名如其人。清秀端庄，文静无邪。铁花脑海里闪现出自己的少女风貌，闪现出褚家老二扑上来的情景，她的眼神暗灭了。

“说呀，他怎么啦……”

“他，他来，来送一条帕子，是太太给的。”

“帕子呢？”

“我没要。”秀秀的头重重地垂了下去，蚊虫一般的话语带着颤音。

“好啊，小小的年纪，也干起偷汉子的事啦，长本事啦！”

“我，我没有，是太太给的。”

“好啊，都敢拿太太的身份来压我。太太还要巴结你啦？你是要做四姨太，还是五姨奶奶啦，想跟我平起平坐了是不是？”

一股邪火无端升起，铁花气得浑身直颤，都敢拿太太欺压我，连你个屁大的丫头也一口一个太太，铁花真气昏了头。

“我让你美，我让你秀，你个勾人的小妖精！”随着咬牙切齿的话语，铁花坐了弹簧一般，噤地跳下了炕，旋着风似的来到秀秀眼前。“啪”重重一记声响，秀秀左脸颊突起5个殷红的指印。“滚——”

看着秀秀捂脸哭着退出房门，铁花返身扑在炕上，无缘无故地也号淘大哭，哭得天昏地暗。

不知过了几个时辰，铁花从昏睡中醒了，屋里已昏暗下来，穿过窗户打进的光灰实实在在的，斜着照到炕上，余光扫到地面，反出一片光亮。“夜了？”她想。抬头望窗，觉着那光还有点热度，不是月光。哎，一天又过去了。起身坐在炕上，头沉沉的，脑海里不得闲地翻着各种画面。“哎，我哪里是个贞节的女人？”她又抑止不住翻起了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难怪啊，源荣跟自己那么铁着心地好，到头来，不也……”她的脸浮现苦笑。“哎……呀，中亮，中亮呢？”突然她想起了涂中亮。顾不上全身的酸软，一屁股坐到了梳妆台前，借着夕阳的光线，擦去泪痕，涂上官

粉，理了理鬓发，这才走到门口喊秀秀，“去看看涂炮头在不？请他方便时来一趟，我有事求他，是太太交办的。”

不一会儿，秀秀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不好啦，涂炮头在炕上昏睡呢，怎么叫都不醒。衣裤都扯烂了，鞋子也烂了都是泥，脚上、手上、脸上都是伤，还淌、淌血，吓死人啦。”

铁花正在炕上，对着余光照着那对玉镯。一听此话，脸刷地白了。把玉镯往炕褥下一掖，连追问一句都顾不上，踏上鞋，风风火火地往炮手的住房奔来。一路上人们纷纷躲闪，只见三奶奶瞪着牛眼，心想不知哪个不知趣的惹急了她。

铁花顾及不上他人，冲进炮头的房间，头发散开了也不理会，一头扑在涂中亮身上呜呜地压低嗓音嚎唤。

累散了架的涂中亮倒在炕上迷迷糊糊。全身剧烈地酸痛，搞得他睡一程乏一程，昏昏沉沉，睁不开眼皮。隐约听到有女人在哭，听听像是铁花的声音，勉强睁开眼皮，疲倦地扫了一眼，那铁花哭得泪人一般。

见中亮睁眼又合上，铁花的心放了下来，“你要死了，我也不活了……”哀怨的话使中亮心头一热，支撑着身子靠在墙上，一把搂住了铁花。铁花的头在涂中亮胸脯上滚来滚去，呜呜咽咽地说：“吓死我了，吓死我啦，你这个孽障，咋搞成这样？”

一早，金源荣叫上涂中亮，和靳昌新3人去眉石山找养鹿地。那两位骑着马，涂中亮倒不在乎，仗着好身板，30几里路，蹬蹬地走在前头，连粗气不喘。老爷和舅老爷直夸他，他自己自然得意得很。可到了山上，老爷一会儿叫他到这山头看看，一会儿叫他下阴坡瞧瞧，溪水里趟着，榛条子里钻着，几下里便东划一道口子，西扯一块肉皮，衣服撕成条，鞋底也快飞了。到了晌午又不说歇口气，在哪儿打个牙祭，说要往回赶。他俩挥挥鞭子，一溜烟地跑回府了，涂中亮这下惨了。咬着牙，赌着气，跌跌撞撞快到了府上，才有人牵着马接了二里路。到了门口，连马都下不来了，还是看门人叫人扶他进来的。

“呀，他是连饭还没吃一口呢。”铁花叫着，想着，脸板成了冰冷的铁砧，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他妈的，这些王八羔子心真狠！他们不是捉挤你吗？你也真是傻，实心眼子！”话语转而充满心疼。

“图啥？”涂中亮不解地问，又昏沉了。

“图啥呢？”铁花心里打起闷。难道源荣这回真是吃醋啦？调理中亮？会吗？他心里还有我？哎，要真有我，那晌午后跟太太说得话传到他耳里，还不把中亮吃了？这么痴痴一想，后悔不迭，真对不住中亮了。她心

疼地把这个汉子搂住。“不会吧？铁花啊，你总自己喜欢做春梦！那金源荣心里还有你干啥呀？人家靳桂芝那富贵劲儿……”她仿佛又嗅到暖阁里甜腻丝丝的花香味，头脑愈发地清醒。

“三奶奶，三奶奶在里面吗？”传来秀秀颤抖抖的喊声。那声音压得低低的，仿佛是做贼的人在喊。

铁花不情愿地放下昏沉的中亮，趿着鞋走到门口，“喊丧呢？你三奶奶还没死，干啥？”粗哑的嗓音虽然压低了，仍然带着矛一样，吓得秀秀后退了两步。

黄昏中的天光映在粉嘟嘟的脸上，5道血印扎眼的凸现着。“三奶奶，久祥少爷来说，老爷请你去会客的小花厅。”

“啊！”铁花的头嗡得炸开了。“莫非太太把话传了过去？这狐媚子哄我老娘吐了真情，又卖我不成？哼！我……”她的心里七上八下顿时乱了方寸。回头看看倒在炕上死人一般的中亮，没好声地说：“小兔崽子，那老混蛋要休了我，你也不要我，我就宰了你们！”转过身来，定了定神把头抬得高高的，像公鸡挑战似的，径直向小花厅奔去。

11

铁花昂头挺胸，两手握拳曲臂在两腰旁前后摆动，绣花的大裤脚一伸一缩，几乎看不见鞋，只见人在飞速向前运行。眼看拐到厅房的院角，可以望见屋里的灯光，猛然她止住了脚步。“妈妈耶，我这是要干啥去？就这副样子？头发蓬松，鬓角飞乱，眼泡红肿，衣裳沾着草末泥土的，问起来，我作啥答复？这不上着杆子送上门去，争着去落人家的套吗？”这么一想，低头寻思一番，转身噚、噚、噚地回到自己的院里。“去，告诉三少爷，让他禀报老爷，说我心口疼的病犯了，起不了炕，改日去吧。”

靳久祥把秀秀来传的话，和自己听到铁花去了涂炮头屋的事告诉了金源荣。金源荣沉吟半天。

白天，金源荣和靳昌新骑马带着涂中亮去眉石山转悠一圈儿。自从靳久祥上月一次偶然发现涂中亮在镇上，从后门进了居荣堂，金源荣就肯定中亮这小子十有八九是独龙王派进来的坐探。后来嘱咐靳久祥干脆花钱，让买烟摊子的小贩常盯着点儿，结果发现一个月里涂中亮去了两次。金源荣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考实了独龙王知晓府中事的一个眼线，人在

明处好防备了。另外，没惊扰铁花与他的苟且事，这判断也是对的。忧的是，终于找到证据，证明独龙王确实在猜疑自己，防范自己，这样今后更要小心行事，每一步要走得稳妥。该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滴水不能漏；该声东击西，让独龙王信以为真时，就要充分利用铁花。那傻女人的嘴里传出个啥的，那臭小子肯定当棒槌认真。

这次进山，本来是要带上靳久祥的，还是舅老爷心眼活，换上涂中亮。妙的是让涂中亮徒步跟行，这样想让他听进的话语，就策马慢走，让他随行，不想让他听的，一挥鞭，就把他甩出去三五里路，想想实在好乐。

进了山，金源荣和靳昌新大谈养鹿经，借着找到适合养鹿的风水宝地，支派着涂中亮在山林里上上下下转着，好不狼狈。两人还拿话激他，让他硬逞着强势，有苦说不出。趁着涂中亮满山转腰子的空当，金源荣两人骑马把靳久祥去过的地方大致转了，除了那个神秘的山洞。

“昌新兄，你看怎样，这眉石山采矿有戏没戏？”

回来路上，眼见涂中亮歪歪倒倒，越甩越远，俩人骑着马，悠哉悠哉地聊起正事。

“有啊，当然有啊。那条小溪已经把矿脉冲断了，上好的煤，是肯定的了。看山势的形成，煤量不成问题。”靳昌新扶正眼镜斯文地说。

靳昌新的肚里早已绘制了一幅辉煌的蓝图。上回小野一雄来，采走的矿样拿到日本化验，品相极好。小野来信说，这种煤可以出口日本，还说正在动员关西一家财团投资，估计问题不大。惟一的担忧，是要保证把眉石山控制在金源荣手中，肥水才不会外流。

靳昌新并没有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他的这位姐夫。因为小野的担忧，和自己的担忧还不一样。靳昌新还有一层担忧，他知道姐夫讨厌日本人，这次就是他力阻，不让小野再来的。若知道资金是从日本跨海来的，他金源荣会干吗？小地方的人见识短，听说煤要出口，卖给日本，他们还不认为是卖国？这些土豹子。父亲也是，只为权宜之计，就把妹妹嫁给这种人。当时手头资金拮据，想另谋出路，真是商人图利不惜让自己的女儿作牺牲……哎，又想远去了。还是说眼前的吧。

“大妹夫，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办下眉石山的采矿权。这件事办不成，一切无从谈起。”

“放心，为这采矿，我早已到县里活动了。”金源荣是聪明人，他明白本县过去认为无什么矿产，因此县里对办理采矿的事务很生疏，花上钱很容易办成事。倒是万家屯的几十号住户怎么办？要买下冯府那些年年长

不好庄稼的水淹地，地价虽说不高，但一经手立刻会招来议论，不知底细的人会疯传金府在败家，把钱往水里抛，肯定会惊动了独龙王。

靳昌新听了这段担心，耸眉一笑，用手作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无毒不丈夫。那老土匪作恶多端，告诉官府捉拿杀掉，一了百了。”靳昌新只知道金源荣小时偶然救过独龙王，因此被认了义子。至于具体的经过，再深的关系，他根本想也没想过，完全蒙在鼓里。

“使不得，使不得，我的舅老爷。这事可鲁莽不得，你千万不能报官。报了官，人家追问起我和独龙王的关系，那就是一千条舌头说不清的事了。别说开矿，就是金府还能不能存在都成了问题。再说啦，独龙王经营了几十年，如今早就洗手不干了，他的人马散在各处都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经营土地的经营土地，人人都有一个合法身份。抓了独龙王，跟这些人就结上了仇，你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千万，千万，万万马虎不得。”

“瞧瞧，脸都吓白了。我也只是说说，主意还要你自己拿。我呢，感兴趣的就是开矿赚钱，源荣，快擦擦汗吧。”

两人沉默了。信马由缰，任着马蹄“得得”的脆响。空旷的原野风吹草动，远处偶有一缕青烟款款升起。天已正午，两人饥肠辘辘。

“真是饿狠了。靳昌新说了一句，看看金源荣面色有些沉重，他漫不经心提了一句：“那你看，能不能在涂中亮身上想想办法？”

不约而同，俩人回头望望，涂中亮的影子在远处晃动，不禁会心地笑了。“事在人为，天意不可违。我金源荣会想出个万全之策。”金源荣说完，拉紧一下缰绳，马加快了步伐，逐渐跑了起来。

回到府中，金源荣吩咐人备匹马去迎一下涂中亮，便陪舅老爷洗涮、吃饭，然后准备各自回屋休息。金源荣得知太太那儿有客人，便在书房凉塌上躺倒，一会儿昏昏沉沉地入了梦乡。

掌灯时分，金源荣夫妇俩和靳昌新坐在暖阁里。靳桂芝把铁花下午来说得话一五一十全盘托出，靳昌新知道了居荣堂的背景和涂中亮的来历，有些后怕。感到自己把这位妹夫过去给看轻了，觉得金府里里外外藏着可怕的玄机，便托故告辞自己回书房清清头脑。

铁花的话，再一次证实涂中亮是个坐探。在太太面前，金源荣很是羞愧。让这么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盯自己的梢，未免太小瞧我金某人了，想想这两年，姓涂的吃里扒外，偷人小老婆，自己还得强忍着，装傻充愣地戴上绿帽子，一股恶气还无从发泄，想想，真让人恼怒万分。

靳桂芝似乎并没有注意丈夫的心绪。用一个优雅的姿势，伸手从镶着

螺钿的高台花墩上，打开银质镶着假玉石的烟盒，从里抽出一支细长的摩尔烟衔在嘴上。

“亲爱的，给我点上。”她妩媚地一笑，语气异常温柔。

金源荣对这种称呼，怎么也不能适应。他知道这是上等人家有教养的表现，可是从老婆嘴里叫出来，怎么叫怎么肉麻，一股酸唧酸唧的味。他忍着性子，乖乖地上前划亮一根火柴点上，眼馋地望着，一口香喷喷，软盈盈的白烟，从太太的口中缓缓喷出。这种洋烟，他享受不了，他喜欢味道浓烈的旱烟。偏偏自从娶进这位高贵娇美的太太，无形中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不许在我待的房里抽你那种烟，臭哄哄的，真熏人。”金源荣真听了话，闻着烟香，干咽吐沫。

“稳住铁花，让她觉着有个靠头，就不会生事的。”说这话的不是金源荣，而是太太靳桂芝。从来是“男主外，女主内”，尤其北方，哪有妇人议政的？偏偏靳桂芝逆着行，打破了不知实行了多少代的不成文的规矩。金源荣倒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可议事的人。更没想到，“妇人之见”，不是与他相通，就是比他更高一筹，不由得他不服气。

“涂中亮那小子是完全靠不住了，这样只有从铁花那里能探出实在的东西。铁花啊，你要对她好些，我呢也多关照着她点儿。涂中亮那儿，主要是稳住，不能打草惊蛇。说句心里话，他要真是独龙王的人，咱们金府的安全倒不用担忧了，只要不与独龙王翻脸，这府上反而增加了几道保险，真可以说高枕无忧了。”

“太太说得极是。不过，铁花那里，我要亲热了，你可别吃醋。”

“去你的，说说就没个正劲儿。她不也是你合法的老婆？我可不是好专宠的女人。你去啊，去啊，刚睡完涂炮头，再来睡你，那有多热乎，连被窝子都不用焐了……”

“呀，话说得多难听。我说你吃醋了吧？那种女人我还敢沾吗？要换别人，我早把她打残了，哪能让她那么招摇，丢尽爷儿们的脸。”

“哼，你们这些男人！”靳桂芝平复了心气。“算了。我看你赶快叫人把铁花请来，随便找个什么碴口稳住她。刚才她在我这儿话说多了，说不定回去一往回找，麻了手脚，跑去与涂中亮胡说，反倒坏了事，你就说刚听了我的话，觉得确实生分了她，以后多……好啦，那种话你们男人能说着呢，用不着我学舌，怪恶心的。”

两口子核计了一会儿，金源荣叫白权去找靳久祥，叫他把铁花请到前花厅来。

谁料铁花说她心口疼下来。奇怪，刚才好好地去了涂中亮那里，回来

就病了？也许是心疼那个臭小子？一想到涂中亮那副狼狈相金源荣乐了，“算了，他也确实是被折腾稀了，我还是去找舅老爷多议议开矿的事吧。”

靳昌新不敢在金府长住，第五天头上悄悄走了。临走前一天，金源荣和他议到三更，可以说把采办煤矿的所有细节，只要能想到的都一一过了一遍。最后，议来议去，确认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搬掉独龙王！这是座挡在门前的大山，此山不移，一切无从谈起。你走哪一步，只要往深发展，必然会惊动这个老贼。如今是动也得动，不动也得动，除非让花花的白银溜掉，让财富空睡山中，啥事也不干！

这些意见主要是靳昌新的，他看出源荣的犹豫。与金源荣相处时间不算短，知道这人是胆识，为人不糊涂，只是在独龙王这事上，不知他为何心软、手软，下不去狠！

“妹夫，我就不明白你怕他什么？擒贼先擒王，先摸住这老家伙的行踪，再随便找个路人去报官，借官府之手，咔嚓，”靳昌新用手往脖子一抹，“毫不含糊，干干净净，神不知，鬼不觉。那时金府……”

金源荣脸上挂出赞许的微笑，心里却在打寒颤。“书呆子！世上的事那么简单，不就早好啦。俗语说不知天高地厚，那就是指你靳昌新这种人了。独龙王那么好对付？这一带上多少比你强悍十倍，精明百倍的枭雄好汉，最后一一败在他手下，这才成就了叫得震天响的独龙王，你知道吗？我们叫他老祖宗哩，哼！”

“别急，别急。”他宽慰地笑着。“独龙王那里我会想办法去摆平，会有个万全之策，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想去办，总归成的。你看，万家屯那里本来也是棘手的事，现在不就好办了？我听说万家屯有个俊俏的姑娘在他们管事家里丢了，引起了公愤。年初，那屯里就闹着要冯府出钱修河堤，到了也是不了了之，看这样发展，一来冯府已是在走败字，财力越发的不行了，二来万家屯的人，人心惶惶，那劲儿早不用在地上了。可也是的，那地力是一年不如一年，真到了种一年赔一年的地步。我与冯府的赵大管事私交不错，这些年在他们身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呢，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过，他可不是想换东家，他是想自己做东家。我知道他早就吃里扒外，攒下不少的钱，在苏家屯一带置地盖房呢。我想啊，通过他，还是有可能说动冯府把万家屯出手，那不水到渠成，我们做个顺水人情。两件大事，这件办成了，独龙王那儿，我再想个稳妥的办法，总会有法子的……”

靳昌新前脚去了二道沟车站，金源荣后脚派靳久祥到白石崖放暗号，想约独龙王手下的霍胜见个面。

12

子夜时分，西部的天空飘来几朵白云。仲夏的山野，腾起潮湿的烟雾，与中天洒下的月光混缠一起，揉合成清凉的团团，在空旷中翻滚。时而，银团里绽出丝纱网线的银光，到处弥漫，到处弥漫，现出一个琼瑶仙境。

一条小溪。蜿蜒九曲，流淌的水哗哗湍急，打破了夜的寂静。林子黑森森的，顺着缓坡向北伸展，尽头处与墨蓝的天际衔接。山与水间，吝啬地让出一条狭长的平地，零星散着几家快倒坍的猎户房。溪水从这里再跑出去三四里远，紧挨着白色石崖拐进一片草甸。在崖下的林子边，有几座用木楞架起的小屋，那是猎户冬天存放猎物的场所。

眼前显得凄清、沉郁。一位夜行人，刚才还快步如飞，突然又慢了脚步。为了壮胆吧，在林间道上，竟邪淫淫地哼起了山歌——

桃树叶儿尖上尖，

柳树叶儿青又青。

一夜春风吹散了愁，

大姑娘窗前盼来了她的郎亲。

哎……

憨憨的歌声传不出去多远，早被幽深的丛林吸纳进去，连同脚步声和那敦实的身影。走出林子，银色的雾在夜风吹拂下开始散开，山野尽情显露它原始的状态，那么的神秘。行人似乎对此毫不感兴趣。他的身影飘出林子，沿溪水向木楞房靠近，在一扇挂着白色布条的门前停住了。那人还没按规矩敲门，木门吱地一声自己打开，一只手伸出来把他生硬地拽了进去。

“好你个常震东，我算计着，你前个日子就该转回来了，咋地到今儿才来？”

屋里人还未等来人适应棚屋里的黑暗，张口一顿抱怨。那语音是京腔里夹杂着当地土话，听着很是特别。可惜嗓音太嘶哑，刺着耳膜，令人不舒坦。

“老霍大哥，你还说俺？你是啥话都不背着那个娘儿们。那货的嘴贱，差点儿又把咱弟兄卖给外人了。”来人话音憨厚，急切地辩解着。

两只大手无意识地来回搓着，直往下刷刷地掉汗泥。

“啪！”霍胜用火石打着火绒，点上油灯。昏黄的火焰跳动摇晃，把霍胜窄长的身影，从地上照到了房脊，如弯下半圆细长腰身的怪物。不知就里的人从外表看，会以为他是个教书先生。因为他骨架纤细，个子高挑，穿一袭青布长袍，戴一顶灰色夏帽。他苍白的脸极有特点，略微拉长，上宽下窄，尖尖的下巴。两眼大大的，有光无神，一副缺眠少觉的样子。只可惜两道细长的眉毛如 80 老翁已经全白，连眉骨的皮肤也是白森森的。

常震东望着那两道白刹刹的眉毛，心想这“白眉秧子”，今天连眉毛都忘了抹黑，看来真是急了。不过自己货已在手，不怕对方耍脾气。

面对常震东的顶撞，霍胜按下伤了面子的火气，冷冷一笑，礌礌地说：“好啦，震东兄弟，那囊货有多大的章程，能坏了咱们之间的事？这不，你们安安全全地回来了嘛。”

“那娘儿们嚼嚼咱们的事，可不是一回两回啦。弟兄们说了，每次你都说要收拾她，这好，炕上养虎，家中养盗，不是我和魏老五脑瓜子活泛，早奶奶的栽了。”

搁在平时，常震东怎么的要让自己面子上过得去，这回是吃错了药的，昏头涨脑辩个没完了，看来那货他是取了回来，不过我也别便宜了他，让他尾巴翘上了天，今后我还做不做人了？霍胜这样想着，脸阴沉下来。

“扯你娘的臊！咋回事还没道出个一二三，就把不是全派在我身上了。看来，大哥求你的事给办成了是不是，拿大哥一把是不是？”

“谁敢呢，俺就是说这个理。这回真是玄得乎的，差点儿办成的事在半道给砸了，人也被抓走。”

“好啦，好啦。这一路肯定是辛苦你们几个弟兄啦。这事完全是给老祖宗办的，功劳是你们的。待挑个好日子，大哥给你们压惊。再则，将来老祖宗高兴了要颁赏，我多给你们美言几句，保管亏不了你们哥儿几个。怎么样，先把东西拿出来我看看吧？”

“行啊！”常震东是吃软不吃硬，人家霍胜已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斗气的劲儿顿时泄散。

“为大哥办事，咱们兄弟哪敢惜力？不过这家伙一路带着真是不易，可是比捧着天爷还费精神头，有劲使不上，嘿……”

常震东边说边慢慢地一圈圈解开宽厚的黑布腰带，从里层夹袋里取出一个用金银丝线刺绣的软包，打开扣瓣，一只粗大的手捏鸡蛋似的从里小

心翼翼掏出一块红宝石。灯光虽说昏暗，那宝石一经照射，艳艳红光熠熠夺目地放射出，小木屋马上浸在温软的红晕中。霍胜一下子想起了京城过节时的冰灯。没想到，宝石竟有3岁孩子的巴掌大，细腻得像一块红果冻。

“快给我细瞧瞧，放在你的大巴掌中都能给捏化了，嘿嘿。”

霍胜满心喜欢，双手颤颤地接过了宝石。常震东没想到的是，霍胜并没有再细细端详，反而要过软包，收了进去揣到了自己的怀里。震东的脸上飞过一丝不快，“老滑头，还诈我。怕我抢了不成？”

一贯察人脸色的霍胜，这回根本没去注意对方的反应。连连用手轻轻按了几次放宝石的部位，兴奋地说：“快，快给我讲讲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快，快说说。”

两人盘腿坐在干草上，常震东忘了一切，绘声说起接货经过好不英雄——

“俺和魏老五到山海关接到这物，嘿，真有些犯难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宝贝，也不知熊老馆儿他们从热河怎么带过来的。我和老五换了去吉林的车，刚上去，老五就被狗日的给坠下来了（盯住了稍），急得我俩没法没法的。赶巧，上来一个新出门上路的女雏，坐在那儿抹泪。老五靠过去，装着绊了一跤，把那物塞进了那学生雏的水果筐里，然后他转到别的车厢去了。俺坐在不远处盯着。嘿，到了沟帮子，忽地上来十几个狗日的稽查，是爷儿们的都搜，谁也躲不过去。后来老五说，搜他搜得那叫细，奶奶的，除了鸟当啷着，没放过别的零碎。搜不着不中，硬要带他下车。老五急了，拿出金府要他去山海关送货的回执，要他们好好认认。那水印还有假的？这也不行，人虽说放了，回执扣下了，说要回来核查证实。这一关躲过去了，依着老五，他回头就要来取物，石头脑瓜，他也不想，咋就搜他那严？亏俺多个心眼。你想，这不明摆着，在翠合楼，你安排老五和祥云去接货，那是在黑牡丹屋里吃酒时说定的。赶着要上路了，几泡稀把祥云打趴下了，你才临时叫我陪老五去，显见得那娘儿们不知变故，那些狗日的才没盯上我。到了黑山，叫老五下车，果然那些狗日的架羊哄哄地跟了下去，瞧，俺说对了吧？他把狗日的引走了，这物才叫我带了回来。躲在地头上，两天两宿听听没啥动静，这不就把你霍大哥约来啦。”

霍胜的口才好，几句话又把常震东捋得满心欢喜，仿佛功劳已在老祖宗那儿挂下了号，好不得意。

“睡吧，睡吧，已是后半夜了。丫的，眯瞪几个时辰就得离开，来，

你睡北墙。”霍胜和常震东各自捧了几堆干草打个地铺躺下。常震东乏极了，用手枕着头，一会儿呼噜噜地沉沉入了梦。

霍胜侧卧在干草上。用臂弯托着头，从木楞房留出的烟道口，望着外面深蓝的天。小屋里散发出浓浓的霉湿气和干草味，这些他似乎非常习惯了。可怕的是睡不着，一闭上眼睛，脑海会浮现种种影象，眼睛疲劳了，大脑疲劳了，睡眠却迟迟不肯到来。他已是多年的失眠症了，今天更严重。初见红宝石时，那种令人心醉的感觉真好，挥之不去。然而，此刻夜深人静时，面对满目清月圣洁的光辉，他感觉那艳艳的红光变换了，一闭上眼，奔来眼底的是殷殷的血水，幻觉使他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中，不能入睡，现在更是不敢入睡。

怀里的那块红润宝石，如同一块罪愆让他陷入惴栗的深渊。

霍胜有个远房叔叔，早年在热河行宫当差。清帝退位时，行宫里一片混乱，这位叔叔顺手摘下佛祖胸前这块硕大的宝石，夹杂另外拿到的珠玉逃回家中。几年后，霍胜来此作游，从堂弟口中得知了这块镇宅之宝。虽无缘见上一面，堂弟的讲述给他留下神秘的印象。落魄东北，尤其被独龙王的大徒弟邵雄掳获落了草，常常见到从富人手中夺来的宝石珠玉，他对那块红宝石总也不能忘怀，一直想亲眼见识见识。

独龙王手下的人，都知道老祖宗难得有一嗜好，就是独钟红色的宝物。愈到晚年，这种爱好成了魔症，连平时用的家俱器皿、碗筷什物，都换成了红赤色的。霍胜因此筹算好，今年腊月二十八是老祖宗的55大寿，他要献上那块宝石祝兴。

霍胜为人细心，计划周密。年前就委托一家相熟的玉器铺老板，去热河一带收货时，帮他打听那宝石的情况。

“还在，还在，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家有这么一块传世的宝物。”老板说。“不过，也有人说那是宫里的东西。还有啊，您说巧不巧，他们家也姓霍。听说东西只有老太爷自己收着，连孙子辈都没眼福。前两年我还上他们府上收过货，见过那位老太爷。他啊识货呢，人也长得滋润，红颜鹤发硬朗着哩。”

探得宝石仍在叔叔手中，霍胜的心愈发活动起来。几次三番下了决心，清明节前半个月，他找了其他道上的一个兄弟，用重金雇了沈阳城里心狠手辣的扒手熊老馆前去偷窃。尽管他再三嘱托千万不要伤人，哪曾想，他叔叔竟护宝石丢了性命。后来知道，熊老馆趁霍家清明外出祭扫祖坟，他翻进院去溜寻找。遇下人就是连打带捆，留在院里的人以为来了土匪纷纷逃走。偏偏霍家老太爷养病在家，拼着老命不肯交出宝石。熊老

官恶气冲天，一刀砍死老人，在佛堂里翻出了东西。霍胜计划诡秘，让魏老五到山海关一家玉石铺去取货，这样身边的人谁也不知宝石来历，以为是霍胜在山海关的玉石铺里买到的东西。只是架不住霍胜再三叮问，熊老官心想事也瞒不住，便让来人转告实情。一知死讯，霍胜很是有些后悔，不免心中别扭起来。“哎，一失足成千古恨！我霍某人怎么的啦，会落到今天这般地步！”刚才见到宝石，心里虽然一阵高兴，事后又觉无限隐痛。他突然爬起来，向着西南方向跪下，无言地磕了3个头。

常震东的鼾声越发响亮，让人烦急。霍胜没好气地伸出脚踹了几下。常震东咕噜几句，翻个身又呼呼睡去。霍胜累极了，眼皮再不肯接受任何支配，死死地闭上。他觉得此刻脑海漆黑一片，很快瘫软了四肢昏昏睡去。

“唉，唉，你是又梦见死人啦！”

霍胜在睡梦中感觉被人使命摇晃，猛然一惊，听见常震东粗憨的嗓音。他无声地坐起身，抬手擦去眼角上的泪水，低头呆望着月光印在干草上的斑驳碎影，没有一点反应。

“喂，没事吧？”常震东睡眼惺忪，随口问了一句。话音未落，人已又倒卧下呼呼睡去。他们对这位曾是白面书生的人充满好奇。半夜啼哭，便是大家百思不解的一景。刨根问底的谁都想探个究竟，霍胜死咬嘴唇不露半句口风，如今大伙儿见怪不怪，连个劝慰也省了。

霍胜又做梦了。掐指算算，这个梦断断续续做了有十七八年了。“哎，什么时候能不做这个梦，我的人生之路怕是走到头了。难道，我再也好不了啦？”他想到算卦先生对他说的话：“梦劫不去，好事难成。”“妈的，柳玉絮，你真的害苦了我呀，我究竟哪里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丫的，您要这么害我？18年啦，你还托梦给我？你还想索我的命不成？你瞧瞧啊，你在天之灵睁开眼瞧瞧，我已成了什么样子？我还算人吗！我的理想，我的做人尊严，都被你毁了，你反而还要冤枉我，我，我现在过的是人的日子吗？我……”他倒卧在干草上，两只纤细的手使命拧着草束索索作响。伴着常震东一声比一声高的畅快的鼾声，他的心绞着的痛，眼睛涩涩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发现自己没有了眼泪。霍胜把头深深埋在干草里，干嚎着，发出“喔，喔”的声响。

“咚！”门框外面被什么东西重重一击。他的脸刷地白了，“坏，出大事了。”三把两把用干硬的草擦净脸，一跃而起。竖耳听听外面没有可疑的动静。他走过去轻轻推开门，伸手摸向门框，取进一个梅花标。“糟了。”那梅花型的标上，正上方的一瓣缺了，这是大师兄邵雄遇险信号。

标的正中画了一个红色的圆圈，表明独龙王要求散在外的人员马上回去。所有的神经立刻绷紧，像一根根弦。霍胜已经完全清醒，整个意识进入了眼前的环境。他突然张望睡得和死猪一样的常震东，略有犹豫，下意识地吧梅花标放入衣兜，整理一下衣装，自己一人悄悄出了小屋，消失在天际吐白的晨雾中……

13

“你真跟白眉秧子在一起啦？”魏老五端起蓝花粗瓷碗喝了一大口老白干后，忙着去夹碟中头肉，嘴里又冒出一句。

“叭！”常震东把筷子往桌上一摔，一只脚踩到凳子上。两片铁盘子厚的胸脯一起一落，嘴角抖得连油珠子也搁不住。

“他奶奶的！咱们拼死拼活把那货好端端地捧了回来，他连招呼一声都不招唤，嘿，自己溜了，让我吃这瘪，是人揍的吗？”

在白石崖常震东一觉醒来，发现已没有了霍胜的踪影。他想这人准是怀揣宝物害怕逗留先走了，自己便溜达到镇上会朋友敲牌泡澡玩了一天，到晚上才懒懒散散回到他们的聚合地。结果让稽查巴山子结结实实地训了一顿。一清早就发出消息，霍胜竟然不告诉他，常震东吃了一个哑巴亏，说不出，叫不得，在与兄弟魏老五喝酒时憋不住全骂了出来。

霍胜为人就是这样，我行我素惯了，知道那些人不待见他，也离不了他。他正在愁的是这几年来两道浓黑的眉变白了。他知道自己那两道白眉是种病。这病据说是因血热而起，发展很慢，到头来却是脸上、身上一块块惨白的皮肤如贴上乱刀剪裁的白布，恶吓人，偏偏无药根治。为了掩盖这两道容易被外人识别的标记，他只好像女人一样，每天用眉石偷偷描黑了。在独龙王的人马中，惟有他是正经八百的读书人，文绉绉的举止怎么也让那些粗人照不上眼。这些人素来认为读书的人心眼多，为人鬼道，偏偏霍胜又不自觉地染着读书人的臭毛病，爱使个小性子，说话让人感到刻薄。大伙儿便在背后拿他的眉毛贬损，起个外号叫“白眉秧子”。“秧子”在当地是指棵苗长得细软，如“地瓜秧子”、“茄秧子”。土匪里，绑票抓来的肉票（人质）就叫“秧子”，关押肉票的地方叫“秧子房”。可见，在这群五大三粗的汉子眼里，霍胜是一点儿血性气没有的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枪不会打，只会耍个笔杆子，与一手漂亮的颜体方字。嘿！居

然凭这个，在独龙王手下的“四梁八柱”里，谋得最后一席之职，俗称“字匠”，也叫先生，专门负责书信文字。在绑了“肉票”后，由他起草一封言辞得体的信，既要含威不露，又要启动对方骨肉亲情，让家里人早点按要求拿钱赎人。平时那些不识大字的汉子们求写个家信报平安，自然惟有找他最方便，按理应对他尊重才对。

“叫他‘先生’，他算老几？当年史翻垛是咋死的，恨！心狠手辣的，谁不知道！”常震东借着酒劲不依不饶地发火。魏老五一听扯出了史翻垛，脸色白了。

“算了，算了，这话哪说哪了，别扯远去，当心夜鬼打头。走，今晚齁冷齁冷的，没地方去，咱们敲牌去。走，哥几个乐呵乐呵，走。”

“算了！”常震东不知怎么清醒了许多，“大师兄陷了脚，老祖宗正在恼呢。四梁八柱哪个敢扎翅？咱们小喽啰还是有些眼力架，悄没声回屋闷头睡去吧，谁知明天会有啥事哩！”

几个人散了伙，小酒铺里顿时安静了许多。常震东没有想到，霍胜正在铺里一个隐蔽的包间喝闷酒。门开了条缝，他们的话，一个字不差都伴着酒灌进了霍胜的耳朵，可他又能怎么样？

这几天阴雨绵绵，难见有几时云开日头出的时辰。已到七月头上，还闹着春寒一样，到处返着潮气，到了晚上竟现出了哈气。

“这是啥季节啦，屋子里还干冷干冷。喂，掌柜的，能拢把火吗？”霍胜把两手揣进了袖口，望着已无热气的酒盅喊道。

外面没有回应。一会儿只见一个半大小子提着一个火炉子进来，放在门角边，无声地退了出去。随着噼噼啪啪的炭火声，屋里有些了暖意。

空荡的小屋里静极了，独自一人喝着闷酒，毫无兴味。霍胜的心情如外面雨天，阴沉沉地缠绕不清。大师兄遭捕，他被独龙王叫去训了几次。其实他才是个字匠，根本不是翻垛，挨骂也本轮不上他。他心里明镜，史翻垛死了，自己没顶上那角，却捡了那瓜络，身为字匠，却被人当翻垛使着，这叫两头够不着，两头不讨好，名分没有，职权没有，挨骂顶雷样样都有。还有那几位四梁八柱，时不时摔脸子冒出极难听的话，他都得忍着。他明白，那几位老祖宗的红人干将，对他恨之入骨。“唉，我过去是个异类，今天还是异类，明天……”霍胜想想，一杯苦洒灌了进去。红红的两眼慢慢发亮、发热，“我如今已是孤家寡人，深宫里唤太监，无人应承……”他哼出几句戏文。

落草前，霍胜脑子里对胡子的概念，不过是杀杀抢抢的乌合之众。自从被邵雄虏获，进入这个世界，才逐渐了解，土匪不土，俨然也自成一个

小社会，有如帮会。除了自己的结构组织，他们还有自己的礼节和隐语。霍胜常想，等将来老了洗手不干后，把这些隐语编成一部辞典，叫世人开开眼界，瞧瞧中国的土匪文化。就说吃的方面：吃饭叫“啃腹”，饮酒叫“板山”，烙饼叫“翻张子”，小米干饭叫“星星散”等等。衣食住行，天文地理，人畜物品、社会交往，那那都有一整套自己的匪语。这种语汇有胡子里通用的，还有自己内部约定的，一说便知里外。这些语言你不说得滚瓜烂熟，那是不用想在队伍里站住脚。霍胜懂英语，对日语略知一二，惟独对这些隐语，他是捏着鼻子学。开始他满心委屈，从心眼里抵触。后来看看已无出头之日，自己已被世人打入另册，为着求生他咬牙熟悉。这种语言无专人来教，全凭自己平时积累，听人讲，自己记。会说会讲得越多，表明你混得年头多。一旦应对不出或说错了，立刻被众人笑话。

语言关过了还有更重要的比量。胡子里信服的权威是胆量和枪法。他们是正常社会抛弃的一个特殊团体。虽说有官匪勾结，根本上还得靠自己的实力。面对各山头弱肉强食，残酷火拼，官家剿镇压，要立足没有武器和胆量，等于水上漂的稻草，一冲就没了影。土匪土匪，干得就是砸窑截财，绑票索钱，扩充地盘招兵买马，哪一项不是血淋淋的提着脑袋去干？离开“武力”二字不行。玩枪使刀在这行里是最受人崇敬的一技。谁个枪法准，谁就威望高。再加上有偷天抢地的本领，任谁也得服贴。独龙王的人马中，独龙王和邵雄的枪法最准。别人坐在炕上，向窗外院墙上的篱子杆练枪，比谁“掐得齐”。惟有他们俩可以打中顺墙头跑的飞靶。独龙王年纪大眼花后，这个绝技只有邵雄一人仍百发百中。更绝的是，邵雄能两手同时开枪，一支打右飞靶，一支打左飞靶。这种手随眼转的功夫，令众人直咂舌头。

霍胜从娘胎里出来，何曾想过有一天他会与这些粗糙的人渣为伍，与他们称兄道弟？他在城里的一切优势到了这里完完全全地成了劣势，文人作派被贬成老娘儿们架式。那只大枪，令他发怵，一只手拎着吃力，两只手抬喝了酒的直摇晃，成了众人的笑柄。枪法？更无从谈起，举枪往鸡窝射击，能打起一地鸡毛，就算成绩。读书人费得是眼睛。他说自己是近视，别人听不懂，叫他瞎子。他说：“是，我是睁眼瞎。”惹来众人哈哈大笑，“瞧，自个儿都认了。瞪两只牛眼会瞧不清东西？嘿，真是睁着两眼的瞎子。”他听了只有苦笑。

几年下来，他觉得已经能适应这种颠沛不定的生活。好在有把笔杆子耍耍，不必像下面充当“崽子”的胡子们，顶风冒雨，披霜戴雪，在一

线打杀抢劫。除了在胡子间火拼、官兵围剿，危机时刻夺路逃命的处境十分悲惨，平日里生活在独龙王一处山里的大本营中，倒也相安无事，衣食富足。对他来说，闲时斗牌搓麻，吹牛聊天之外，可看的书几乎没有。再则，独龙王与众不同之处，不在队伍里养女人。

胡子里还有自己的匪规，成了气候的山头都有“七不抢”、“八不夺”、“五不准”的说法。

“七不抢”，指娶媳妇送姑娘的、送葬起坟的、出家之人、妓女、行医郎中、学生、吹鼓手七类人不抢。

“八不夺”，指鳏寡孤独、邮差、算命先生、乞丐、挑担货郎、要钱赌博、跳大神、摆渡的八类人东西不夺。

“五不准”，指不准抢穷苦人、不准奸淫妇女、不准进产妇房间、不准危害乡邻近里、不准对告饶人打杀。

各个队伍的行规大致相同，人人会说出这一套，属于习惯法。其实霍胜明白，执行起来那就另当别论了，这往往与大当家本人的性格有关。独龙王之所以在这一带叫得响，就是他内部严格。如一旦发现下属在外“压花窑”（奸淫妇女）的，不容说情必死无疑。用的是最恐怖的办法：夏日穿花，冬季挂甲。穿花，是在山野里，把人脱得光光绑在树上，任山野的蚊子、小咬、牛虻糊满全身吸血。第二天赶走吸饱血的蚊虫，又飞来一批，直至把人血吸干。挂甲，是把脱光的人绑在野外，泼上一层一层的水，经一夜寒风，把人里外冻透，成了冰柱。这两种方法比枪毙、活埋、“背毛”（勒死）、分尸、火烧、刀割更觉酷烈。所以留在独龙王手下的战斗力最强、各处眼线最多。官兵富豪多年围剿拿他没有办法。

霍胜在独龙王眼里本是废物一个。谁知他留在邵雄身边后，成了邵雄依赖不能离的人。硬碰硬的本事没有，霍胜一肚子的知识武装他能多几个脑袋想问题、出点子，这本事是他立足优势。邵雄一粗人，为人忠厚，颇得独龙王信任，那只是一条忠心。有霍胜在后，他的头脑聪明起来，领会独龙王的意思也快了。架不住他连连向师傅吹风，霍胜有了用武之地，当上了外四梁的“字匠”，当上了先生。

开始霍胜颇有满足感，可是自古人心的贪婪随风涨，慢慢地，觉得自己充当“字匠”是大材小用了。睁眼往上瞧，“四梁八柱”里，只有“翻垛”一职，是他凭努力可以争取到的高职。这以后，史翻垛处处感到了霍胜的掣肘之力，两人明争暗斗，一场较量人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

霍胜的思绪回忆到这里，“哎，哪一件是引人高兴的？”他拍拍发涨的后脑勺，把一杯酒灌了进去，两只红红的眼四处张望，“这要有个弹琴

唱曲的娘儿们多好。”他想到了相好，春都院的黑牡丹。“那女人，我就是喜欢！”他想起常震东那夜不屑的眼神，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她哪样不好？善解人意，神态端庄，你们懂个屁，就喜欢见着爷儿们立码脱裤子的骚货，丫的一点儿风月情趣不知，活现现的一头头牲口。牡丹，你过来，站在门口干啥？来，陪我喝……来。”

“先生，霍先生，你醉了，快，快扶霍先生去躺着。”酒铺老板吩咐小伙计。正在忙乱，独龙王差人来叫霍胜。“霍先生，老祖宗要你马上准备，明天和常震东去万家屯办事。呀，怎么喝成这样，老祖宗还要你马上去见他呢，这……这可怎好……”

14

万家屯豆腐房的余掌柜，自从送走靳久祥，依旧维持他的豆腐营生。这些天来晴转阴雨，冷气袭人，没想到生意越发地好做。他和几个伙计常常要忙到深夜才能喘上一口气，不等天亮，要豆腐的担子已排在院门外了。

累，累得叫人畅快。没想到，这连连的阴雨天，阻断了户外的农活，却额外赏了人们喝酒唠闲话的好时光。喝酒的多了，除了自家泡制的小菜外，能天天吃上炒鸡子，二两头肉的毕竟能有几位？手头松点，花上几个小钱能美美吃上的还要数花生、炒豆，外加豆腐制品了。

“生意好，可是辛苦哩。往镇上去的路翻上了泥浆，一路上还得顶风冒雨，多叫上了几个小工，又添进去不少工钱哩。”余掌柜逢人诉着苦。其实看看自家的豆腐一锅锅底朝天的供不应求，一天下来累散了身子骨，那是肉累心不累，疲倦的脸上不时露出自然的酣笑。这一天天的自己连口酒都顾不上喝，“这，这不喝酒比喝上了酒还让人心醉！”他满心的知足。

这一天，又是张罗忙活弄到了前半夜，要散了架的余掌柜进屋就趴到了炕上。两耳无心去听窗外的雨声，眼睛迷糊得睁开也难，又困又乏，搁往日，他早沉沉睡去。可是，偏偏今天，他的心静不下来，脑海里翻腾着一件事。一天里，谁来要豆腐的都在议论杨逢春的闺女丢了。“巧姐啊，那可是多好的闺女，怎么说丢，就没了踪影？占海，万家屯数第一的好小伙，一下子变成了那样，叫人能不心疼？这事怎么会搞成这样？天爷，你该主持个公道哩。”

余掌柜又想起一个多月前，陪靳久祥上山转了一天，下山时正巧碰上了马占海的情景。

“什么时辰啦，咋这时候还上山？”余掌柜记得自己当时这么问的占海。

“大叔，白天给我刘大姨家修猪圈，腾不出空。小牛子的骨伤要用接骨木的根皮，我多备点儿，他回来好用。”

“对，还有山胡烂的根皮，现在正是采挖的时候。”

“大叔，你这是……”

“噢，刚陪金府的靳少爷在山上转转，就是刚下去的那位，你肯定瞧见啦。我说啊，你们俩站在一起，真比不出谁好谁孬来。占海，你是咱们屯里的好小伙，真给争气呐。还有，啥时能喝上你和巧闺女的喜酒啊，大叔我馋酒哩。”上秋，上秋，占海说得好好好的，上秋他俩就办事。哎，怎么转过脸来，就出了这等的事，一个大活人生生的没哩？这是真够怪的，咋会出这等事呢？余掌柜的脑里烙饼似地翻来覆去颠了不知多少回，带着解不开的疑问，慢慢地进入了梦境。

不知睡了多久，猛然感觉一股力量把他抛了起来，又呼地落了下去，无依无靠！未及喊出声，屁股重重地被硬物撞击，疼得他“呀”的喊叫起来。混沌沌的脑海里闪现无数红色的电光，令他一阵一阵地眩晕。黑暗的世界突然这么恐怖，他强睁开了眼。借着微弱摇曳不定的豆大光亮，昏昏花花看见一个瘦长的蒙脸大汉站在自己眼前，他一下子清醒了许多。

蒙脸大汉露出的两只眼里射出寒光，余掌柜紧缩成一团，觉得自己已被两把冰冷锋利的刀割了肉体。那人的下巴像屯里孩子玩得陀螺，又尖又细，又像卖肉用的剔骨匕子。余掌柜全身骨缝涨疼，冒出丝丝凉气，他才意识自己是被人从炕上拽下摔坐在地上。

胡子来抢我钱啦？哎，这小小豆腐房生意再好，能挣上几个大钱？我这打光棍的身子，有几个钱，也都用在凤梅身上啦。前两年还想把她赎出来，谁知给财神爷的香没烧好，一拖拖到她吐了血，那钱离够数还差着三辈子人挣的。不过总算让她体面地死了，这哪还有钱啦？这两年零星半点省下的钱埋在院里杨树下了，莫非就冲这来的？值吗？他发麻的神经一根一根颤抖，劳累加上恐惧使他的想法非常迟钝，自己如一堆废物瘫在那里。

不对了。那人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用一根小棍顶着余掌柜的下巴，“喂，抬头，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这噪音嘎极了，一面破锣被石头砸上，发出的声响也比它要受听些。

这噪声哑哑地让人心悸。余掌柜的头随着小棍抬了起来，棍一抽走，他的头立刻垂落下去，脖子没有支撑力，他直想阖眼入睡。

“说，前些月，你和金府的人上山干什么去了？说。”

噢，原来是为这，余掌柜放下心来，强打起精神，三言两语把寻找养鹿的地点经过说了。

“找养鹿的地点？说，你们在山上那儿嘀咕什么了？那五人墓是养鹿的地方吗？重给老子说清楚，小丫的。”

夜猫子的噪音刚落，余掌柜的后背重重挨上一脚，原来背后还有人呢。强撑精神，余掌柜又重复一遍。

“不对，还有，想骗我？你还嫩多了。”

看来尖下巴的大汉刁极了，他们都知情。奇怪，当时山上也没啥人啊，个把砍柴挖药的，还真没人去注意。俺不偷不抢上个山谁还留心其他啦，干脆，也别藏啊掖着啦，余掌柜把发现山洞和死人的事合盘端了出来，原来是怕这事传到万姓人耳中，不知又会闹多大的乱呢。

呀，这下反而糟了，尖下巴来了精神，不断追问，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余掌柜架不住了，开始胡说乱扯，疑点越来越多。

大汉的脚尖碾着余掌柜大腿的肉，那是钻心地疼，肉要撕裂了。背后更是拳脚相加，余掌柜绝望了。“这回看来要把命搭上了，三少爷，俺真搞不懂了，这养鹿咋……”

“小丫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老五，把他吊起来。”

余掌柜本能地挣扎着，想转成跪的姿势，背后伸过一只大手，往他嘴里一挤，一块发臭的豆布鼓涨了两腮。两只手被粗蛮地抓到身后，用麻绳紧紧勒捆住。他闭上了眼睛，悠地随着房梁上吱吱的响声，感觉自己的脚已离了地，人在空中悠荡。再睁开眼，只见自己的身影从东晃到西，从西晃到东，像一只巨大的黑色老鹰缓缓飞动。

蒙脸大汉熟练地解开余掌柜的裤带，裤子唰地褪到了脚脖。“呀，是独龙王的人啊！”只有独龙王的人听说爱干这一手，没想到，听得磨出茧子的事今儿会应到了自己。余掌柜本能地把双腿往上卷曲，想把那根传宗接代的东西藏进两腿之间。谁想，疲劳和紧张像毒素注进了肌肉，全身僵硬，两腿根本不听使唤，木桩一样直呆呆地垂着。阳刚之物受着冷气的刺激，益发倔强地挺了起来。

蒙脸大汉伸出一只瘦俏纤细的手，那只手没有肌肉，没有血色，皮里包着一串佛珠似的骨头。那层包着珠串的皮，没想到如锉一样的粗糙不堪，一把握住对方硬挺物的软囊，那手劲不小，能捏断女人的脖子。

余掌柜的心在悸然中发出惨烈的叫声。这能使天上的鹰打个趔趄的声音无法从嘴里挤出，只好寄伏到脸的各个部位，那张黄蜡蜡的脸因痛苦扭成可怕的表情。软囊在如锉的手中捏搓紧挤，巨疼迸发出无数长针刺进了小腹。余掌柜弓紧所有的肌肉，强力的弹动身躯，豆大的汗珠叭哒叭哒掉了下来。赤裸的全身被汗水打洗，活像吊着条刚捞起的鳊鱼。

蒙面大汉的手一松一紧，带着节奏地挤压软囊，仿佛在玩着一颗健身球。

“天爷啊，他这是没完啦，哎，我……”余掌柜感觉自己对疼痛的反应也迟钝了，那种疼痛仿佛蒙上了厚厚的棉花成了一种钝痛。他的眼前出现了黑黑的天际，那天际深处裂开道乳白色的缝隙，这是哪儿，金府？怪啊，独龙王的胡子与金府是啥个关系？他们不去找金府的人问，折腾我干啥呢。这冤不冤哩。金府有啥鬼事？拿我做了垫背！嘿，我做我的豆腐，他害我干啥？三少爷知书达理，那劲头也不像有事啊？占海，占海啊，占海，你可千万别上山啦。你这傻小子，还答应帮人家找养鹿的点呢，可别去了啊！瞧你大叔遭的这罪。哎，你大叔打一輩子光棍，可啥没痛快过？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高屋大瓦，咱也不想。没那个福份，不攀那高枝。咱过自己的，也有过贴己相好，也算没白在世上待一场。你小子就不行了，娘儿们啥个味还没闻过。快安分点，巧姑娘是多好的闺女，快娶进门吧，夜长梦多。不能丢的，大活人咋会丢？往她家后院去找找，兴许大姑娘害羞藏起来啦，试试你有没有耐心。千万别干傻事啦，别再带靳少爷上山啦，听见吗？哎，你咋不听我说呢，大叔啥时糊弄过你？别走，别走啊，大叔我还有话，还有呢，哎，瞧你……幻觉在产生中破灭，余掌柜的灵魂在拼命挣脱赤条条的肉体，钻心刺骨的疼痛他已快抗不住了。

“说，大点声。干嘎巴嘴，老子听不清。”塞在嘴里的豆布拔了出来，蒙脸大汉厉声地训斥。那只手在激怒的喊声中失去了理智，捏碎的皮囊瘪瘪地贴在腿根。那根阳刚之物缩进了包皮，龟头口淌出滴滴鲜血……

“明天的豆腐咋办？”在心窍最后一次开合时，空洞的口里发出无声的叹息。

“呀，老霍，你咋把人弄死啦？”魏老五不快地问。他拉住绳扣的一端，赌气地一松，吊着的肉体垂直落地，在沉闷的响声中颓成一坨。

“嘿，小丫的，谁料他这不抗造，熊蛋！”霍胜扯下蒙头的套子使劲擦着那只沾满尿液和血浆的手。“真他妈的丧！”强力的骂声遮掩不住内心的烦乱。

两人心里明白，独龙王是绝对不会认可这种事情发生的。他俩来的任

务是啥？是从余掌柜处打听出有关金府的动向，探明上山要干啥？对余掌柜吓唬吓唬掏出实话，吊打已属过分，怎么还把人给弄死啦，回去咋说？

粗野的魏老五此刻真想发作。常震东一听与霍胜明早出来办事，当晚生生把自个儿的脚用开水烫坏了。第二天上午只好换上了魏老五。尽管老五自己也是一百个不愿意，没法了，做什么手脚都来不及了。

“白眉秧子，白眉秧子，你们这些读书人那心怎比娘儿们还歹毒！”魏老五看不上霍胜的作派，心里埋怨着。

“咋办吧？”魏老五没好气地把头套一扔，坐在了炕上。独龙王多次告诫下属：乡里乡亲的绝不能让人家指着自己的脊梁骨骂。兔子还知不吃窝边草呢。

“老五，别沉不住气。我自有法子去回话。老祖宗那儿真要怪罪下来，我担着，与你无关。”

“哼！”魏老五把脸别向暗处。他明白凭霍胜的三寸之舌，抗过这关自然无问题。只是，哎，一条五尺大汉就这么玩完了，真他妈的背气！

“来，帮我把他抬到炕上去！”

俩人在炕上把余掌柜衣裤拉好，蒙上被。霍胜略略想想，又从兜里掏出几十块大票塞到死人的枕下。

“明天发现他死了，有这个钱，屯里人自会好好安葬他，那咱们也可安心了，对不？”

魏老五万万没想到霍胜有这个举动，赞许地点点头，那股梗在心头的不快释解了许多。

“老五，你自己找地方睡去吧。我到白石崖去歇息。明天你不用急着回去，在外待个一两天，我呢先回去把事摆平了，你回去也就没事了。不过，今天的事嘴可要严噢，露了出去对谁都不好。到时我会放风说他劳累过度半夜睡死过去了。快，收拾收拾，别丢下啥物件。”

15

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晚上镇上的人纷纷拥到河边放河灯。半夜，乘着人困马乏的时机，霍胜选在当晚，炸狱救出了大师兄邵雄。救人成功，霍胜得到独龙王的赞许，觉得在弟兄们中自己的威望又上蹿了几分。

过了几天，他在白石崖那个猎户小棚里，取走了金源荣送来的 30 块

袁大头，又在小棚后墙根下做了记号，表示 28 号晚上，独龙王将会去居荣堂过夜。他和金源荣达成的这种默契已有一年多了。当初，金源荣只是想通过霍胜，了解独龙王和邵雄他们的行踪。每次独龙王秘密进府，必派霍胜前来通知打站，这给金源荣有了摆酒布宴讨近乎的机会。金源荣虽说与霍胜相比，算没读过多少书，但文化人的那套作派，他知道不少，人文地理，海阔天空，诗词俚曲，他都受过熏陶，举止言行要粗能粗，要文能文，见着霍胜，自然透出文气，两人相交久了，颇有了知己之感。霍胜非常向往金府，只有与金源荣交往才谈的是人话，才有思想可言，才能吐吐苦水，还能被对方接受理解。一次大醉之下，他讲起自己在北平一段教书经历，金源荣大吃一惊，没想到在独龙王手下还有个绝对纯粹的读书人，难怪那些只会动粗的弟兄横瞧竖瞧地看不上他。一个名声清白的读书人混到这般天地，金源荣充满同情，却也无力伸出援手。哪想，在与靳昌新谈起此人后，这位大舅哥没把眼珠瞪出眼镜片的外面来。

“奇，奇，宝、宝啊，此人不可小视，将来必是用得上的人，可要好好维系啊。”

金源荣听了此话，顿开茅塞。特别是要在眉石山开矿，更要及时得知独龙王那里的动静，以求应策。细细观察，他看出霍胜急于攒钱。

“霍先生，将来还是该回北平吧？人老了尚且要叶落归根，那里毕竟是你的故乡。”

“谁说不是，我流落这里，现在身不由己，将来老了，总不至于还会这样颠簸无定的。只是，你也知道，我们这种人口袋空空攒不下个三瓜两枣，就是想回恐怕连个路费还要去筹呢。”

“哎呀，没想到霍先生尴尬此事！这好说，好说。小弟不才，但除了给老祖宗把守这份家业，另有田产、烧锅、染房等等进项。虽说都是老祖宗和弟兄们的，我不过是过路财神，但怎么说，手头上还有活钱好用，霍先生平时需用钱时，尽管吩咐，千万不要见外哦。人生难得一知己，小弟虽无文采，但还知吾兄心之一二，若不见弃，待弟以亲人如何？”

霍胜身陷逆境，见有这种机会，他是何等人杰？一口答应，真真假假的哥长弟短，两人相处从此步步深入。慢慢地，霍胜品出金源荣渴求的东西，自然估算出自己的价值，长此以往，互相遥应，默契得如鱼与水。不过，过去从未出过纰漏，霍胜并不知现在的金源荣已经神不知鬼不觉中暗磨屠刀了。

从邵雄被救了出来，独龙王精神健朗不少，兴致格外高涨，总想出外走动。这天，居荣堂的掌柜崔长喜托人捎信，说是给老祖宗搞到一尊怪脸

佛像，尊请过去过眼开开心。

崔长喜，身高不满五尺，从来是眉喜眼笑，满嘴逗哏，手脚一动，千招万式，浑身是戏，逗得任谁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赚了一个外号，叫“崔大哈哈”。另外，他也不是武大郎开店，作为独龙王的一个聚宝盆，他手下的人个个是剽悍的汉子，如果不是独龙王后来摇头，再顶个镖局，人力仍是富富有余。

独龙王心情一好，身上轻快许多，收到口信，便叫邵雄派人先来踩路，这差事自然又落在了霍胜身上。霍胜办事，邵雄一百个放心，真叫比自己亲自去办还强。在他眼中，一肚子文化水的霍胜，动粗不行，办事，那是头脑里还长着3只眼睛，心窍细得赛过大闺女绣花用的丝线。知书达礼，什么正规的场合都上得台面，因此格外对这位白面书生疼爱三分。别人看不入眼的所谓文人臭毛病，他全给包容，不与计较，连独龙王有时也无奈地摇头。

接到一切就绪的传信，按老规矩，仍是月初或月尾这种风高云黑，没有月色的日子。其中霍胜定了24、27、28三个宜出行的日子，独龙王选中7月28。那天晚上在邵雄霍胜等人陪伴下，悄悄坐车、骑马，最后步行进入中心镇，转到了居荣堂。

居荣堂里一片沉寂。由于独龙王要来，崔长喜提前两个时辰，把弥漫在赌场里争钱斗狠，勾欲夺财的气氛，肃杀得干干净净，此时若有外人进来，会以为走进了哪家会馆的吃饭堂。

崔长喜明白，老祖宗从心底里腻烦赌局。他每次有事进居荣堂，从来走后门，从不到前厅看看赌客们喝三呼四的竞赌场面。盘下这栋原是镖局的二层小楼，议来议去，最终建成了赌场，完全是拗不过众人的意愿。自从他金盆洗手退隐江湖，为了维持庞大人马的花销，他投资最大的是买土地，这可是至死不渝的观念：千年田地，万年财。世上变化万千，改朝换代，星换斗移，惟有一样不变，就是这田地。其他还有烧锅、染房、粮栈、纱房、杂货铺、药行、粉坊等等。有名的玉盛烧锅、天合粮栈、太昌杂货，都是独龙王的资本，只是外人不明晰罢了。其他还有源发会的船行，经营从通江口到营口的水运。自己有糟船4艘，牛船32只，垄断了县里1/3的水路运输。外人若知这也是独龙王的资产，自会惊呼，半个县城都是胡子窝了。开赌局实在是个例外，不想在崔长喜的手里，竟然经营得红火极了，附近各县镇的阔主们，不在居荣堂里摆桌玩赌，连街溜子敢歪斜着眼瞧他，那时脸面马上如春风吹雪，自个儿就挂不住了。

在梆子敲了二更时，独龙王悄默无声地跨进了后门。这种场合，崔长

喜亲自掌灯，引导他和邵雄上了二楼。其他的人别说连面见不着，搁在平时，那二楼也是不能上去的。看了好些年大门的老桂，自己就说过，从开锁局他就看大门，到今天还不知楼上是个啥模样。从转到独龙王手里，除了偶而从外面找来清扫的一个小工，其实他也只能进几个卧房，能上楼去的，只有3个人。当然，其他的人个个倒能猜到老祖宗肯定来了，看，楼下每个角落站着人警卫，担着十二分的小心，生怕出半点错。

霍胜的位置永远是守住楼口，他没有资格上楼。眼望3个人一前一后地向楼上走去，那登楼声显得格外沉闷和凝重。传告老祖宗的行踪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竟拿到了30块大洋，他的肚里颠起了鼓，意味什么呢？真没料到，这次消息倒金贵了？真怕会不会由此惹出什么娄子。别为了30块大洋出卖了自己的脑袋，这冤死鬼竟然是自己捡来的！想到这些，霍胜生硬了神态。别人瞧见，更加小心翼翼，“瞧，白眉秧子都紧张了，千万别出岔。”

崔长喜推开独龙王熟悉的居室。这间房平时总是锁着，只供独龙王使用。老祖宗从不喜欢用小丫头侍候，一切都是崔长喜代劳。屋里布置一仍往常，只是靠西墙的一张雕花大理石桌面上，矗立着一个3尺见方的庞大物品，外面被一块火红色绒布罩得严严实实。

独龙王在朱砂红漆面的八仙桌旁坐下，品了几口龙井香片，沁人的清香，令他舒服地抖动了一下，放松了全身的骨架。

“好茶啊，极品好茶。”

“可不是，这是明前极品，还是用虎跑的水兑的，只有老祖宗才有这口福。”

“呵，你和邵雄不也在品吗？再说，我才来几趟，平日里还不都孝敬了你那张哈哈嘴，难怪人称‘崔大哈哈’呢。”

“老祖宗又打趣小的们了，您往那儿瞧，那才是难见的一宝哩。”

崔长喜把话引到了正题。独龙王眯起双眼，盯住那团在灯光下耀眼如火的东西。邵雄垂手站在师傅的身后，也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扫了过去，要让他好奇是非常少见的，鬼知道那团红艳耀目的光团里会藏着什么怪物。

崔长喜脸上挂出猥亵的笑容，讨好地对独龙王说：

“老祖宗，这宝贝是从老罕王亲家的喇嘛庙里搞出来的真品。自从老罕王亲家的后人出了事吃上了官司，家随着就败了。那些喇嘛断了香火，咋办？偷呗，把庙里的东西，从小往大的一件一件偷，一件一件卖，可好，现在把佛身上的装饰也敢往外鼓捣了。那天，魏老五和祥云去了凌云山，正碰上几个小喇嘛要砸一尊怪佛，想把那上面镶嵌的金饰珠宝敲打下

来……”

“哦，为什么不把佛像一齐鼓捣出去？又省事又来钱。”独龙王颇感兴趣地插着话。

“呀，我的老祖宗！这干坏事的人，那胆子是一天一天撑大的，这不，今天敢砸佛身上的饰品了，明天就敢把弥勒佛，噢，还有四大金刚抬出去卖了，是不是这个理？”

见独龙王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崔长喜停顿了话语。

“行了，行了，别给师傅绕弯子了，到底是个啥物，快让师傅瞧瞧。”

邵雄一发话，崔长喜不敢再啰嗦了。说来也怪，别人在独龙王面前毕恭毕敬，问一句，答一句，不敢造次。惟独这个崔大哈哈，一开口满山跑车，云山雾罩，不想独龙王爱听，这样只有他敢没有节制地贫个没完。

大师兄横中杀出一句，崔长喜忙哎哎地应承着，迈出几脚夸张的步伐，又模仿小偷蹑手蹑脚移近那团红光艳彩的物品前，逗得独龙王笑出了声，邵雄也咧着嘴，一脸无奈。崔长喜左顾右盼了一会儿，生怕一揭丝绒布，里面的藏物就会飞走似的。

“这小王八犊子，耍活宝是一套一套的。”独龙王嘴里笑骂着，起身，喝了一口茶，“快献宝吧，崔大哈哈！”

“喂，老祖宗，就等您这一句话呢，我可下手啦！”崔长喜回过头做一个滑稽的鬼脸，两只手用力一拽，金红的流光顺着—个框架无声地滑落到桌面。“啊！”独龙王和邵雄呆怔了，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一座硕大的镀金的男女双裸相抱的佛像，—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两人的心灵被震颤了。正中是一个头戴金骷髅冠，兽头人身的怪物，巨口獠牙，口吐红舌，两眼瞪如铜铃，鼻子向前隆起狮子鼻。头上伸出短锐的尖角，面目狰狞可怖，带着令人颤抖的笑意。全身—丝不挂，裸露黑红色发达的肌肉。他四面是脸，16只手臂。两只主臂紧紧搂着—个光身雪白的女妖，其他手中各持铃、杵、弓、箭、伞、瓶、索、钩、戟、盖等法器。左肩至腰挂着一串男女人头颅型的珠串。胯下长出8条粗腿，脚下分别踩踏着—对倒卧的裸体男女和梟、鹰、虎、鸦等禽兽。被怪佛紧紧搂抱怀中的女妖，头戴—顶小巧的金冠，后披过腰的长发。—只手蛇蝎似似缠绕住怪佛的脖颈，另—只手捧着血红色的头骨碗。姿态淫荡的身躯背朝着人们，看不到她的法相。

女妖最惹独龙王眼的是她洁白如膏的身躯，是用上好的象牙雕成，经灯光—照，白玉似的丝光轻盈飘逸，令人生起爽入心脾的凉意。他恰恰是无法忍受这种场景的了，上下牙齿紧合，—咬着凉气，脸上红—阵、白—

阵，感到目在眩晕。邵雄急了，坏了，师傅要犯病了，厉声喝到：“崔长喜，你昏头了，拿什么鸟物哄师傅呢？快，快把它罩上。”

崔长喜万万没有想到弄巧成拙，惹出这么个结局，双手一提，把红布蒙在了佛像上，咚地双膝跪地，“老祖宗息怒，大师兄息怒，小的怎敢捉弄老祖宗。听人说，这叫欢喜佛，是那边的人秘密供的佛，咱们外人只是听说，从未见过。小的看了，这还是乾隆爷间那时铸的，值个千八百两金子哩。”

独龙王听了，挥手示意让他起来，“难得你们这么孝敬，这东西我受用不起，赶紧收好装箱，不许任何人再看到它。东西么，过几天我会派人拉走。小崔啊，你先退出去吧，我累了。”

崔长喜退出门外，长吁了一口气，“天爷，那佛身上还有令咱们咂舌的型呢，幸亏自己的嘴慢了一些，崔大哈哈，崔大哈哈，吸取这个教训吧，唉！”他自言自语走下楼梯，与霍胜坐在一旁。霍胜投去好奇的目光，他只好扭过头去装着没有看见。

16

独龙王竖着耳，听听下楼的声音消失了，脸上漾起了笑意，“邵雄，我不要紧，你快坐下，别那么紧张。”

“师傅尽管宽心。下边的弟兄都惦着师傅的身板，想着法儿的找些稀罕玩艺儿让师傅开心。再说年底是师傅大寿日，都忙着在外找寿礼呢。听说，震东那小子已托人去苏杭，说有只会唱歌的镀金鸟，估摸过几天该到了。”邵雄搬过一只圆凳，放在独龙王的右下方欠身坐着。

“邵雄，有句老话，说‘玩物丧志’。今后千万别让他们外出琢磨新鲜东西了。这个东西，带回去立刻毁掉，世界大了，什么都有，但并不都是咱们能消受的。各人有各人的福气，江南是桔，江北是枳，不是咱们该享用的，僭越了反而成了害物。”

独龙王轻舒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邵雄，师傅有一件事，压在心上有日子了。今天讲出来，听听你的主意。我想，那些财宝放在金府，怕是越来越不安全了，是转移出来呢？还是对金源荣怎么地呢……”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邵雄糊涂了。他不明白，师傅怎么会不放心金府了，平日里连个蛛丝马迹他也没注意啊，若有，霍胜早该瞧出来跟

自己提个醒啊。

“瞧你，惊讶的。你先别急着说啥，我今晚把所有的想法都倒出来，你好好听听，是不是这个理。”

独龙王微笑地安抚他，缓缓地把自己想进冯府认亲，帮着冯天雄重振家业的一番大计细细叙述了一遍。

难怪师傅这么长时间闷闷不乐。这两件事，无疑重大如山，压在他老人家一人身上，自己却还毫无察觉，替师傅分担一点儿。邵雄羞愧难当，搓着两只大手，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好一会儿，他喏喏地问：“俺师娘同意吗？”他过去曾听师傅说起马师太对认子的态度。

独龙王的脸现出了不耐烦的神色，抬手一挥，“你师娘毕竟是个妇道人家，见识没有头发长！她认准了一个理，10头牛也拉不动。不让我去认天雄，当然是为儿子着想，可我也是为他着想啊。眼看这浑小子正道不走，家境衰败，非等到他贪赃枉法，家破人亡那载，再搭手救吗，不啥都晚了球了！你说，是疼他，还是害他，真到那时，连黄瓜菜都凉了，还赶趟吗？”

邵雄乖顺地点点头，不敢吭声。他崇敬师傅、疼惜师傅，师傅往昔的遭遇虽说十知四五，已让他同情不已，何况自己是孤儿出身，视师傅为父。他在弟兄面前颇有兄长风范，气盖英雄，在师傅面前却唯唯喏喏，温顺如猫。独龙王人老了，争执的锐气减少，喜欢身边多几个随声附和的人，可天性又不喜欢满嘴跑大车的，这只有崔长喜是个例外，或是溜须献媚的，如霍胜，他就见不得这种说话不透的（其实他是错看了霍胜），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惟有邵雄是自己最信赖的。

独龙王呷了一口香茶，紧了一下眉梢，“源荣那儿，近日有啥动静？”话音里裹着躁气。

“前些日子，他和靳昌新带着中亮那小子又去趟眉山。听中亮传来话，金源荣是选地围块鹿场，说养鹿茸赚钱。”

“放屁！放着地不专心去种，养什么鹿？还有，他们家那小伙子不是刚去过吗？怎么这回他亲自出马了，那山那么招魂？告诉他，好好种他的粮，开他的粮庄、烧锅，不许把心往别地方使。养鹿，我到长白山去办多好，他，就是好好种地，俗话说：千生意，万买卖，不如在家翻地块！这不安分的，到处蹿小蹄子，告诉他，老祖宗会有翻脸的一天。我看若是管不住他，就把花匠老慧的身份暴露了，叫金源荣听老慧支使，还反了他哩！咳，咳……”

邵雄见师傅燥火攻心干咳了几声，起身添水，把茶杯端了过去。

“老慧太老了吧？他那个老寒腿快出不了屋了。”

“那就换人，另给他派一个花匠去。另外账房先生也该换人，过去想得太善，人一大，心眼多了，不能不防。”

问到如何转移财宝，颇费了脑筋。邵雄为人忠厚，嘎点子是转不出来的，除非去问霍胜。

“不行，可不能再给我添乱！你没瞧出，金源荣为啥这样？老二、老三他们怎么我都放心，看出来没有？读过书的和没读书的忠奸就是不一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为啥？心眼不实诚，和猫一样大奸臣，鬼心眼多。表面上对你哼了，哈了，背地里你根本猜不着他在想什么。你看霍胜了吧，有多少鬼点子？使出来的，咱们看见了，那还有没使出来的呢？逢凶化吉靠上他了，他要对咱们使招呢？哪，你想想，该是凶多？还是吉多了？”

经独龙王这么点拨，邵雄只有点头的份儿。可他心里替霍胜抱着委屈：霍胜和金源荣哪是一类人。一想到霍胜一肚子的墨水，跟着自己成了今天这样子，总觉得对不住他。有时后悔，不该把霍胜裹挟到胡子堆里，当年自己少年气盛，完全不更事唉。

独龙王提出两个办法，一是把财宝转移到他们现在隐居的地方去，现在就能办，只是清河口路程远，隔着几个县，怕太招摇。另一个办法是将来转到冯府。什么时候能实现遥遥无期，要看认亲顺利不，还要避开冯府上上下下的人。最难办的，怎么挖一个像金府那样的地下密室，又不惹人怀疑。

看来两人都无再好的办法。其实，独龙王心里又生一计，只是无法对邵雄说出。这办法血腥气重，怕伤了大徒弟的心。

“既然冯府背了时，再不拉一把会垮掉，那何不让金府也来个人亡鸟兽散？烧掉金府表面的一部分，或装做胡子拔寨，扫荡一番，借机除掉金源荣，金府自然破败。再派人出面盘买过来，这样名正言顺，一切自然地转到自己名下。到时让邵雄帮着天雄经营，自己和马师太养老，这不是天成的妙计？”

想到这儿，他愁眉双展，叮嘱一番如何处理那座欢喜佛，示意自己要歇息了。

“对了，霍胜他们去万家庄怎样了？”

邵雄请了安，退到门口，正要推门出去，听到问话，又转身要回答，楼外突然枪声大作，他本能地直向师傅奔来。师徒两人急向窗口走去，忽

见房门大开，霍胜闯进门口，“大哥，外面让黑狗们给围住了。咋办？”

邵雄脸色大变，三步冲过去，粗暴地抓住霍胜肩头，把他摔出门外，边训斥，边与他跑下楼梯。

独龙王的居室，霍胜之流是不能进的，连楼梯都不能上来。听到外面枪声如阵，到处喊着“活捉独龙王”呼声，霍胜心虚了。趁着崔长喜去前厅指挥，要他守住楼口之机，昏了头的爬上来报警。经邵雄一顿怒斥，才又清醒些，冲到前头，钻进了前厅。

居荣堂是中心镇里独一无二的二层建筑，一水的砖瓦结构，一楼只有前后两扇铁皮门，两门一关，万夫莫开。二楼窗户不少，都是凹进去的，远远望去，此楼分明是一座碉台。此刻楼顶平台上，十几个铁桶里噼啪噼啪轰响着鞭炮，窗户伸出无数根竹竿，挂着一串串点燃的串鞭，爆竹声夹着惨烈的“胡子来了，快救命”的喊声，淹没了外面稽察队的吼声。震耳欲聋的枪声、鞭炮声混成恐怖的音响，盖住了镇上一切动静，人人躲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胆大的探出墙头，只见居荣堂那边火光闪烁，人声鼎沸，枪声大作，真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是哪路的胡子，既不洗镇，又不乱窜，死死围住居荣堂干啥？光见热闹，不见动静。

金源荣焦急万分，接连派人去探听消息，去得人回来报告，外面人喊抓胡子，里面的人也喊抓胡子，说不清是谁抢谁，谁要抓谁，热闹极了。金源荣心里明镜，显然居荣堂固如铁桶，那崔大哈哈诡计多端，又在耍什么脱身把戏呢。

一直僵持到东方吐白，晨风送爽，居荣堂的硝烟渐渐散去。崔大哈哈不顾疲劳，满面春风地把稽察人员迎了进去。任凭队长跳脚大骂，他哈哈，哈哈，晃着矮人一肩的身子，陀螺似地在队长左右转着，不急不恼，不怒不火。

“哎呀呀，这是咋说的，没月没星的天，啥也瞧不清，哈哈，嘿嘿，我只当是独龙王那支狗胡子要来打劫。我心里还直纳闷，有几年没听说独龙王了，不是听说他金盆洗手隐退江湖了？瞧瞧，瞧瞧，这是谁乱嚼舌根，瞎给传讯，一家人打到一起了是不是？哈哈，嘿嘿，实在对不住，对不住……其实，我们放鞭炮，那不是吓唬胡子吗？咱这是规矩买卖，哪里敢备枪的，不就放放二踢脚，还不犯王法，嘿嘿，这点儿小意思，请弟兄们压压惊，这个请队长大人海涵，海涵，对不住了……”

崔长喜搅动舌根，把话往轻松里排解，一面从下人手里接過一包一包的纸票，夸张地掂起脚，往队长手里送，还不忘挤眉弄眼，把气氛搞活泼了。

稽察队长心里纳闷，心想，昨夜那动静，楼里至少得有 30 几个人，现在怎么只剩十三四个伙计站在厅里？他怀疑上了，楼上楼下搜个遍，没有其他人。不对！收下钱好说，如何回去交差？跟鞭炮打了大半夜，这要传出去，这张脸往哪里去搁？

“暗道？藏身洞？”崔长喜眼珠一转，两只臂膀一挥，两只手紧紧抱在胸前，“有，有啊，瞧我这死脑筋，咱们这种买卖哪能没有个地窖，来，我亲自陪队长下去瞅瞅。”

说着，招呼伙计点上油灯，他捧着一盏，一蹦一蹦来到楼梯口的后侧，用力打开一扇木门，一股霉味的凉气从下面冲了出来。几人下了台阶，举灯一照，里面地方不大，塞满了酒桶。后面的桶上粘满灰尘，显然无人能躲进去。

“这事奇了。”稽察队长人称宋大麻子，一脸愠色，“这不瞎忙乎了？搂草打兔子，到了连个兔影没见着，回去咋交差？”这种人不吃着带肉的骨头绝不会善罢干休的。回到前厅，他不满地对崔长喜说：“崔掌柜，可是说你派人来报信，说独龙王那伙胡子前来打劫居荣堂的，害得我带人从县里赶到镇里救助你们。咋就连个胡子影没见半个，倒像我们肆意扰民来了，这回你得跟我回去把这事抖落清楚了。”

崔长喜暗暗吃惊，这是谁玩得如此阴损？居荣堂从没出过这种事，莫非伙计里有孬种？真是树不保枝，人不保心，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可是，这些伙计都经过挑选，再说对他本人有啥好处？除非是卧底的，真有卧底，早该知底细，看宋大麻子死缠活缠的样子又不像啊。

“哈哈，我说队长大人，嘿嘿嘿，居荣堂的生意是名声在外，肚里落空，一年下来只不过供百姓乐呵乐呵，有个玩耍的场地。那些胡子们不明真相，光瞧着热闹了。来，账房的，把那些索绑的票给宋大队长过过目。您瞧瞧，这是独龙王的，这是黑旋风的，这是过江虎的，他们啊，隔月差旬地就送来帖子，索要钱财。我们是裤腰带勒着脖子过活，习惯这些了，也不知是哪个伙计去报这种谎信，真是罪过，哈哈，我说队长，我这里就给您赔不是了。快去给队长和弟兄们备饭，快！”

趁着人员走动，他递上一个布包，宋队长一捏，里面是硬邦邦的大洋，马上换了一个百般无奈的面孔。

“算了，算了，哪有吃饭的工夫，现在县县乡乡各境不宁，不便多耽搁了，早点回去禀命，还有其他公差等着呢。”

崔长喜笑哈哈地送走了稽察队。回过身没事似的吩咐伙计们把里外打扫干净，下午照常开店。布置完他自己倒背着手，蹬着短脚缓缓上楼去

了。

伙计们听说自己人中有人报信，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谁不知局子里处罚的规矩？再见掌柜的根本不理睬这桩事，还吩咐开店，更加惴惴不安，互相怀着敌意，生怕被哪个冤家对头偷告了诬状，害自己白吃了冤枉。

17

就在居荣堂里里外外枪声、鞭炮声炸了营似的乱成一团时，金府沉厚的柞木大门被敲开了。门房老梁通过二门往里通报，说有龙山贵客来到。书房里灯火通明，金源荣正抓耳挠腮，苦思冥想。隐约听得居荣堂方面还有传来的声响，不知自己是该高兴，还是惧怕。刚听见有了动静，急忙叫涂中亮加强岗哨。看到涂中亮心不在焉，不时提出让他带几个炮手出府外放风，金源荣心知肚明，知道对方惦记是啥，故意装糊涂，命令以护院要紧。没想到这一打，里里拉拉几个时辰过去，他心虚了，暗暗埋怨吃官饭的统统是废物。到此刻他冷静下来，想到不是自己设计的结果，那如何是好？这么一想，像被花腿蚊子叮咬一口，自己打起了摆子。偏偏传报又来凑热闹，一听是“龙山贵客”，他差点从椅上滚瘫到地上。

“怎么回事？事先没有安排，霍胜没有来打前站，走正门完全违背了常规，莫非自己做得手脚漏了馅？告密的那陌生小子告发了？还是霍胜起疑了，赎罪立功？‘龙山贵客’那可是老祖宗难得一用的联络信号，哎呀呀，金源荣，看来你是弄巧成拙，吃蝎子虎作死，这么大一摊子的荣华富贵，你活腻了？”

他后悔了，忽觉得眼前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那么强烈地招引他的满足感。抹去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无声地提着一个尺大金字的红绸灯笼，蹒跚地向大门奔来，头脑里悠悠空空，“硬挺吧！”他想。

自从金府装饰入住人后，独龙王还是第一次从正门进府。夜幕下，府里一片幽深，夜来香清艳的醇气，醉得人不觉懒散自得。独龙王喜欢草料散发的气味，那种带着尘土的湿气，伴着他长大，对于花的香味，太浓郁，令他感到呼吸无法畅通。这回刚从硝烟中过来，他的鼻子在残存的火药味中，吸进花的馨香，感觉与以往不同了。“源荣，你这里真是花果园哩，吸进去的气粘着糖的甜，好有福气哩！”

“全托您老的福，来，我在前面指路。”

当着大门门房和杂役，金源荣只作了对贵客的问候。他走在前面，一垄一垄的香气滚着阵地袭到鼻中，喉眼里却是苦涩的。平时毕恭毕敬的老祖宗，此刻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人的到来，分明搅破了眼前温润的夜境，凶残如一张无边的网影遮漫了金府的上空。抬头依然可以望见九重如晕的天光，可是谁知什么时候，这个精心设造的小世界会被那颇具破坏力的粗指一触，便支离破碎，化成尘土，一切实实在在的美好归于虚无？身后的脚步声如丧钟向自己步步逼近了。

没想到，独龙王进了书房，一屁股坐定在圈椅上，轻合眼睛静心养神，把邵雄和金源荣冷在一旁。

金源荣见状，先拉着大师兄走到窗前，压低嗓音问这问那，一脸焦急，深为老祖宗遇险表示不安。

邵雄反倒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怪啊，好好的，稽察队咋知师傅在居荣堂哩？”

两人嘀嘀咕咕，说一阵，骂一阵，向想像中的告密人发着毒誓。

“源荣，你不觉得今晚的事有些怪吗？”

独龙王嗓音深沉，话语含着秋日的霜风传送过来。金源荣仿佛中了一标，孩子似的把头转向独龙王，满脸哀戚。独龙王舒缓地睁开眼，他的眼光牢牢盯在对面中堂上的一幅对联。金源荣更加没了底，他企盼老者能把目光转向他，现在这种态势，比向他投出疑问还可怕。

“老，老祖宗，出了这种事，是百年不遇，徒儿实在想不出原因，是怪的……极了……”

独龙王没有理会，朗朗吟出了中堂上的横幅：难得糊涂。“难得糊涂，糊涂难得，难得……”他呢喃两句陷入沉思，静默好一会儿，突然长吁了一口气，“难得，得在糊涂，又有几个人想糊涂？都认为自己过人的聪明，瞒天过海，暗渡陈仓，看看哪一个像是糊涂的？其实，我看那，聪明人难得聪明，糊涂人难得糊涂，到头来，还是古书上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哎，让人想起来伤心啊。”

邵雄听不懂师傅说得什么意思，“糊涂”、“聪明”绕来绕去，自己真糊涂了。他想：虽不明白说得是啥，反正师傅是不痛快，“咚！”他跪下，憋红了脸说：“师傅，你莫不如揍我们一顿，莫气坏了身子。”

金源荣见势跟着跪了下去，“都是源荣没有侍候好老祖宗，让老祖宗气成这样，源荣该死，源荣该死！”说着，咚咚咚地把头碰在了青砖地上，他恨不得能磕得昏死过去才好。

独龙王从容地呷了一口茶，目光依然不肯从条幅上移开。邵雄跪在一

旁着急，小声喊着“师傅，师傅……”

“磕一磕也好么，其他的弟兄哪一个有他那么有福气？住这么大的宅第，喝三呼四，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享着清福。细细想来，他凭什么？金源荣啊，你大师兄功劳最大，吃苦最多，到现在依然是光棍一条，跟着我到处流动，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你磕几个头，砸出几个血泡，那是拿到哪儿？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可想仔细了。”

金源荣满脸羞愧，磕也不是，不磕也不是，只好转过脸用眼神求助大师兄。邵雄一见那额头凸起小笼包子大的紫血泡，急急地说：

“傻怔着瞧啥？还不赶紧谢老祖宗对你的信任和疼爱？”

“哎，哎！”金源荣跪着挪了两步，靠近了独龙王的座椅。“老祖宗，小的没有尽职尽责，生在福中不知福，愿老祖宗惩罚，小的没有半句怨言，小的，怎么想，怎么的对不住老祖宗，小的……”

他哽咽了，但不敢哭，独龙王最瞧不上爷儿们掉眼泪。

“好啦，你的事以后再说，都起来吧。”

独龙王的目光从中堂移到桌上，端起磁杯，轻轻弹了几下，又扫了金源荣一眼，见他颓唐地低着头，萎靡蔫立的站姿，把目光停在了邵雄脸上。

“邵雄，你怎么看昨晚的事？”

“徒弟实在想不出，会不会是碰巧了，叫谁给瞧见啦？”

“嘿嘿。”独龙王冷不丁地笑了两声。他难得会这么笑，不寻常的举动，如芒刺扎在了邵雄和金源荣的后背。不知独龙王会说出什么，谁料他冷冷地抛出一句话：“你赶明儿还是问问霍胜吧！”话音很轻，却掷石有力，进入耳中，势如劈雷，两人完全惊愕，呆若木鸡。

居荣堂发生的事，会与霍胜有什么关联？邵雄毫无准备。每次师傅出门，倒是由霍胜先行安排，从这理上讲，今晚惹出的大漏子，霍胜逃不脱干系。不过，从来没出过这种事，能怪他？再说，居荣堂里大大小小的掌柜伙计一大帮子，谁敢拍胸脯子担保那高矮不齐的人中，不挤出个孬种？师傅单单挑出霍胜……邵雄想到这里，脸上红了白，白了红，好是不自在。

金源荣一身一身的虚汗湿透了衣衫。点了霍胜，自己就像被人戳着了脊梁骨，两个人一个裤裆的关系，顺藤摸瓜不就找到了自己？霍胜那人，会有多硬的骨头？软了点儿，怯了胆，一顿胡咬乱供，换了我也受不住那私刑，啥都会往外招，到时，一切荣华富贵化作泔水，自己还要受刚送命。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他后悔办事唐突，暗暗埋怨舅老爷的馊点子。

金源荣提着食盒，站在书房院门口，回望着涂中亮远去的背影，那是蜷身局蹐的背影，陡然升起兔死狐悲的心酸。好好一个英气矫健的汉子，不到几个时辰，怎么就腰板拘挛，一瘸一拐，搞到一身尘土的狼狈相了？他不敢问，麻着头皮来到书房请安，额头上的血包分明多了一只殷红色的独眼，格外醒目，那样子既可怜又可笑。

日头升上三竿，独龙王才起，满脸倦意，吃了一碗小米粥，再没什么胃口。金源荣知道独龙王不许讲排场，特意叫厨房烧了几种粥，备了几样咸菜。专给上屋做饭的大厨心里直纳闷，就这么招待贵客啦？比起舅老爷，不是太怠慢了？

饭后，独龙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儿，屋里静静的，只有他的脚步发出轻重缓急不同的摩擦声。邵雄习惯地站在太师椅旁，金源荣站在一排书柜旁，4只眼睛像钟摆随着独龙王的走动，一左一右地晃来晃去。

“源荣，听说你又要卖地？”独龙王突然站住，冷不丁冒出一句。

“回……回老祖宗的话，实在没有那种事。”金源荣原以为老祖宗必问眉石山的事，没想到把年初放风想卖地的事捡起来了。“去年，孩子去外省念书，一时缺盘缠，小的自作主张转让了一块孬地，经老祖宗传话教训，哪里还敢呢？”

“哦，那就好啊。”独龙王淡淡地说，毫无表情地坐到椅上。

“源荣，老祖宗的心意，你该明了的。”邵雄说话了，“老祖宗一贯主张，只许置地，不许卖地。地是千年财，万年货。这地是他老人家奔波一辈子由命换下来的，现在分给诸位兄弟享福，老祖宗的恩德可要挂记在心，别禽兽不如啊！”

“哎，哎，大师兄的话小弟记下了。”金源荣勉强浮现佞谄的笑意。他确实曾有卖地的打算。“老祖宗啊，都是啥年头的皇历了，还讲什么‘千年地，万年货’。当地人只知自种自吃，余粮多了，库里放不下才往外卖，粮价几乎是水上漂的贱。用卖一块地的钱，可以买十几块上上田产的高粱，制成酒一卖，马上钱又捞了回来，这钱再买几块中田上地都富余，可以滚成金山哩。老祖宗唉，这个账，你不去算，捞到手里让它成了死地能发吗？”金源荣肚子里翻天覆地的要造反，独龙王却满脸安祥，呷

一口香茶细细品着，眼睛从这架书柜移到另一架书柜。

年初，金源荣让管事徐荣放出点风，静观动静，没想到，想买他苏家屯那块羊脂田的有好几家。冯天雄托赵星来打招呼，要求看在亲戚的分上，一定先让他买，价钱好商量。后来，自己兴趣转到眉石山开矿，这才把卖地的事撂下了。“现在啊，哪里是要卖地，还要大大的买地，把整个万家屯买下来，老祖宗，你有这大的魄力吗？”想到这儿，他偷眼冷瞧了独龙王一眼，像个不诚实的学生狡黠地轻松了一下表情。

看见独龙王有喝水的意思，他走到窗前，提起铜壶过来添水，没想到独龙王又横出一枪：

“源荣，最近，旅顺口来信没有？”话音还是轻淡平和。

金源荣一怔，手软了，提不住壶，另一只手忙来托底，给重重地烫了一下。忍着疼，双手拎壶倒水，发现碗盖没有拿开。

邵雄从椅后伸过手拿开杯盖，水洒得盖里杯外皆是。

“源荣，怎么啦？”

“回老祖宗的话，半个月前我女人的哥哥来了。之前他捎封信来，老丈人说他遭了暑气，身体不太合适。也是心疼女儿，叫他陪着我的女人一齐回来，顺便也是出来散散心，我陪他去眉石山转转，他去年来时就提过，那山养鹿挺合适，我这儿有一搭无一搭的听着，还要请老祖宗拿个主意。”

金源荣聪明，与其绕圈子，等着让人逼进死胡同，不如自己说出来，把球踢了过去，让人听着是那么回事。

果然，独龙王的思路被扯了回来，又开始了他的那套“土地”理论。

“源荣啊，我不是说你，让孩子出外念书，见见大世面，并不是啥坏事。只是，这地是咱们奔了一辈子，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挣到的这份财业。进一块地是进一块肉，丢一块地是割去你老祖宗身上的一块肉。源荣，你可记下了，这地，是你老祖宗的身上肉，哪一块都沾着我和你师兄们的血。千年的田，万年的地，自古以来，惟有这地不骗人，不欺人，不变心，不跟你斗法啊。源荣，看在你当年救了老祖宗一命，人机灵，有些文化，我可是把家底都托给了你。你5个师兄跟了我一辈子，都没沾上这个福份。你大师兄更是委屈，到今儿还没家室，没有田产，跟着我这个孤老头子，风风雨雨地担风险。思前想后，你什么的也该满足了，以后千千万万别再生出什么非份的念头。想叫你搞啥，我会说的，现在，你就一门心思放在这地上，其他的，你若忙不过来，我另安排人去。什么养鹿，养参的，咱们现在不搞，啊，都记下啦？”

老祖宗的话就是圣旨，金源荣乖顺地点头，卑谦地应喏，除外，他怎么办？

“好啦，去看看那些东西吧，一晃有大半年未见了！”独龙王把兴致一转，走到一架古玩橱前，端详一尊半尺高杂玉雕的香炉。

金源荣点亮一盏特制的长条型铁皮镂花嵌玻璃的油灯，领着独龙王和邵雄走到书房北墙西头。原来，北墙前有一座仿屏风制的假墙，东西两头各与墙有两尺的间隔。绕过假墙，与北墙有近3尺的通道，通道中部，有两扇铁梨木雕花的屏风挡住视线。走到屏风之间，有一个几乎顶到天棚的龙柜半嵌在墙中，这是地道的皇家用物。龙柜南侧有一个小斗室，靠假墙一侧一张小巧的紫檀木条案上，正正当当供着一尊弥勒的白瓷坐像。胡子行里信奉达摩老祖。独龙王接掌队伍后，认为既然有弥勒即达摩的说法，那就换上弥勒的法相，喜眉乐眼，法力无边。他派人在定窑一次烧制10尊。自己留了一尊，第一代徒弟5人每人一座。其他人里，谁能供奉一尊，那人就是独龙王最嫡系的圈儿里人。金源荣这儿有一尊，佛前摆着5供，燃上青油和香柱后，斗室里弥漫着檀木香味。

3人礼完佛后，独龙王在两人搀扶下挺身站立，他凝视着坦胸笑口的佛祖说：“人若能有一刻如此的舒坦也好啊。”他的话感染了两个徒弟。

金源荣打开凸雕立龙的大柜，上面几层格子，摆着一些佛家用品，下层立着一尊韦驮金粉泥塑。金源荣搬出韦驮像，弯腰拉起底板，露出黑深深方型洞口，冒出丝丝凉风。香火摇曳，人影憧憧，气氛颇有些骇人。金源荣提灯照亮了洞口，里面有一架木梯直伸下去。他先顺梯下到底，点着壁龛油碗里的捻子，火苗从黑暗中跃现了，照亮了砖砌的通道，照亮了通道中央堆放的各式佛像，初来的人会以为这是在准备修庙宇呢。独龙王和邵雄下到洞底，3人踏着佛像身后的一脚之隙向深处走去。

到第一盏灯光快暗淡处，金源荣点燃了壁龛上又一盏灯碗，这样走到第四盏灯处，面面的小道分了岔。左侧通道，不远处放着几口木箱子，一口箱子盖子敞开了半尺多高，堆出箱面的种种金银器在光亮中耀耀放光，颇有诱惑的魅力。3人相视一笑，往右侧通道深入进去。

金源荣提灯走到尽头，又点亮壁龛里的灯捻，又是路分两侧。右侧十几步远，仍有几口铁皮包的箱子，一口敞开盖，金元珠宝推出箱口，诱人的光泽，任谁也难以抑止贪欲或好奇。若有不想走过去探个究竟的，那可以称上无欲之人了。独龙王又腰笑着，嘲谑地说：“光凭这些，买下中心镇还富余不？源荣啊，你是地地道道的守财大士，还不满足？”

“老祖宗要笑小的了，徒弟可担当不起。”

“哈哈，语重了，语重了。你宁肯卖地，也没往这里打主意，老祖宗还信不着吗？”独龙王话似乎说得无心，金源荣脑海里“咔嚓”一道闪亮，照出一个他不敢想过的光明前景。幸亏他在前面引路，不然连孩子也看得出他的心窍迷了鬼。

领着独龙王往左侧通道走来，这里又摆放着几口笨重无比的铁铸箱子，手指粗的将军锁肯定骗住能进到这里的外人，其实箱里空空，只是为了拖延偷盗者的时间。绕过这些铁箱，里面还有几口旧木板箱，金源荣打开其中一口，掀起底盖，又是一把木梯。3人下了梯子，竟走在了四五尺长的木桥上，桥下潺潺的流水声，犹如到了阴间。寒气袭人，令人抖颤。“紧走几步就到了。”金源荣高提油灯，过了桥一拐，把壁灯一一点亮，乖乖，竟是一间条石砌成的大屋。里面豁然开朗，立满一架一架做工精巧的多宝格，上面陈列着金银瓷器，珠玉宝石。这里就是外界盛传的藏宝洞，老百姓嚼着牙花子热传的讹言，做梦都想不到，原来不是空穴来风！若霍胜站在这里，不知他会作一首《金玉堂赋》，还是发出“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感叹。

金源荣点亮多宝格上一盏盏精致的宫灯，格架上跃起五光十色，斑斓耀目。独龙王坐在一把熊皮大椅上，贪婪地盯着宝藏，溢出一脸自负的微笑。

独龙王很喜欢听每件物品的来历，金源荣站在最前的一架多宝格前，这架上的物品，实际上是弟兄们为他准备的寿礼。他把知道的寻宝经历添油加醋地让它生动曲折，不时带上动作，如在说书，引来独龙王阵阵开怀的笑声。独龙王眯着笑眼，静神的听讲，鼻翼一抽一抽地翕动，似乎珠宝玉石散发出了幽冥的芳香。

干燥的口舌引发了咳嗽，这儿没有水，金源荣只能望着似冰的玉石生发一些津液。“好了，好了，辛苦了，还是我自己来细细瞧一瞧吧。”独龙王起身，在金源荣的提灯照射下，品着一件一件新来的物品。邵雄仍呆站在大椅旁，没有一丝激情。那千情万种的珠光宝黛，他领受到的是透着冰凉的死气，他盼着快点儿离开这座坟墓似的环境。

金源荣提灯在一件一件摆设前定格，让老祖宗看清楚了，看满意了。哎呀，一块果冻似的红宝石，放在一个正德大香炉里，他赶紧伸进一只手去，小心翼翼，托出那块孩子巴掌大的宝石，“老祖宗，细瞧瞧这块宝物吧。”

独龙王端详手中珍宝，细腻如玉，温润如脂，红莹如冻。灯光一照，映红了手，映红了脸，“哎呀，这大一块，山楂糕的冻哩，稀罕，稀罕！”

独龙王体会到什么叫爱不释手了。

“师傅，这是霍胜孝敬您的。”邵雄特别追补了一句，泄露出了是寿礼的秘密。

“哦，真难为他了，源荣，能给我讲讲它的来历吗？”

“老祖宗，这件宝石，小的不清楚它的来历。是霍胜暂时存放在我这里的，他本想在老祖宗大寿时拿出来，因为太贵重了，让我帮他收着，这个，大师兄是同意的。”

“是的，师傅，霍胜说他想给师傅一个特别的乐呵，求我先给收起来，我就放在那些财物里一齐送进了金府。”

“噢噢，难怪眼生，没有印象呢。”

金源荣这里收藏宝物，除独龙王和邵雄外，别人是不知情的。平时交上来的东西，经独龙王过目然后完全交由邵雄清点，再混装在粮食和货物的车子送进金府。

“不过，这块宝石，我听常震东和魏老五说，这东西与霍胜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有关，他派沈阳的熊老倌去办的，事办漏了，听说出了人命。霍胜办这种事就是书呆子，他……”

“你啊，别替他护着了。”独龙王打断了邵雄的话，他不明白他这个大徒弟，怎么就处处替霍胜说话，心里很不痛快。“找熊老倌那种心黑手辣的人去办事，不眼瞧着杀人放血吗？我看，他一点也不书呆子。这种人肚里有文计黑胆，过去倒是见了鸡血就胆颤，现在不同了，他啥没见过啦？这种文绉绉的人要黑起心来，一个顶10个，无情无义，六亲不认！这哪是要给我祝寿，诚心是在损我的德，减我的寿。还有，最近他到杀人杀上瘾了。我让他去审审那个做豆腐的，听说怎么给他弄死了？咋回事？他成了阎王老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啦？说不好哪一天，那个书呆子一高兴，把你我的头送到衙门口去哩！”

“师傅教训得是哩！”邵雄低下头，心里还是替霍胜抱着几分委屈。他知道这种事要出在常震东、魏老五身上，师傅虽说不高兴，讲几句就过去了，啥事出在霍胜身上，师傅的火气不免大几分，自从出了史翻垛的事，对霍胜越来越不信任。“哎，霍胜，你办事也是！肚里有文墨的人办起事来确实跟咱们老粗不一样，也难怪师傅有想法。”想到这儿，神态更虔诚了几分。

金源荣的心里也在翻腾。怎么，做豆腐的？是万家屯的余掌柜吗？他死了？他说了什么？霍胜怎么一点口风也没漏？这小子真有一手，跟我玩这套，他奶奶的！他的神情溜了号。

独龙王不想破坏欣赏的心情。话说完，关注力又投入到多宝格上。他自己在里面穿行，浏览多年来的积攒。满眼是金光银线，满眼是彩虹流辉，他的心醉了：“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是我庄秀天的，哈哈哈，淑贞啊，天雄啊，你们看见了没有？你们相信吗？都是咱们的，为啥还不好好过日子？我也是的，过的是啥日子，该叫邵雄成亲安顿下来了，我也该养老了享清福了，到腊月过生日时，我就宣布，彻底洗手，恢复我庄秀天的身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接回淑贞，接回天雄，和和美美过个晚年，哎，过去是啥迷了心窍，怎么就稀里糊涂的，真是，咋想的呢……”

想到这儿，他笑了，先是一种愧笑，转而是喜乐，从内心发出轻松的笑声，一切压抑消解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和激动。

他转过脸，好像要跟邵雄说什么，突然，僵住了，他看到一尊二尺高的玉瓷观音像。观音柳叶细眉，慈目微垂，珠鼻一点，红唇轻合，高洁清雅，神态善美。但是，独龙王不能看到它，他一见它，眼前不是观音，而是她，是马淑贞。他分明嗅到那种只来自她身上的清和的香气。她动了，她来了，一团轻柔飘逸的白雾，裹着凉爽，裹着轻柔。自己化作一团金色的光雾围绕上去，两团光雾混缠一起，上下翻腾。渐渐的，金色光雾包住了白雾，金雾在下沉，那么厚重，那么有力，把白雾吞噬殆尽。这时，有了女人的哭声，时续时断，他急了，“是我，是我！”哭声远去，自己却头重脚轻，全身酥软地往下坐去，坐下去……

“师傅，师傅……”

熟悉的急促声使独龙王恢复神志。见到师傅脸色如白纸，虚汗淋漓，邵雄懊丧不已。为什么每次来，师傅只要见到这尊观音，便会失态？他曾关照金源荣，把这尊观音像收起来，怎不收进箱去！这尊观音像到底有什么邪术，引得师傅如此这般？他一头的雾水。

19

霍胜怎么想怎么觉得委屈。“哦，救出大师兄这么大的功劳，不过是夸了两句而已。误杀了一个豆腐房的掌柜，就脸不脸，鼻子不鼻子的，你们这些人呢，哪个人手里不攥着四五条，七八条人命的？嘿嘿，偏偏我霍胜，怎么，就软茄子谁都好捏咕？”霍胜受到大师兄的讯问，心里堵住一块石头。“好么，啥事轮到我的头上，咋做咋错，丫的，我搞块宝石，那

还不是为了孝敬！说我六亲不认？为了老祖宗的事，我连灭亲的事都做了，这不是最大的忠诚！咋就反而里外不是人了？小丫的，虎落平阳被犬欺，一肚子学问如今混到这般田地，真是天杀我也……”

小屋里寂寞冷清。一张桌、一壶酒、一碟花生米，这种孤家寡人的处境他早已习惯。“哎，跟那些人谈啥？杀，抢，娘儿们，除外，还能谈出个啥，狗嘴吐不出象牙，一群没有灵魂的棒肉！活着不知为何活着，死了不知怎么死的，打打杀杀几年，十几年，‘啪’，就如蚊子一样被拍灭了，这些人，动物！”霍胜抿了一口酒，用姆指和食指捡起一粒花生送进嘴里，细细地咀嚼，品着油脂的香甜。望望窗外，阴霾深沉，秋雨绵绵。今年是九龙治水，一年里难得有爽晴的日子。过了处暑，仍天网不开，不是风疾雷暴，就是涝中催雨，搞得心情百转愁结，让人往事不堪回首。

与史翻垛的过结，难道全能怪自己吗？不过，说句心里话，如果说，自己搞过什么阴谋诡计，把读书人心底压抑的邪恶，挥发到了极至，那是把粗人中的诸葛亮，狡猾万端的史翻垛，经过几年的斗心智，比计谋，最终艺术地彻底铲除，让他烟消云散。这是怎样的惊心动魄！真比惊险电影还生动，现在想来，还不寒而栗。不过，还是我老霍占了上风，血洗了耻辱，让那些肚里没有三字两词的棒肉们也得另眼瞧瞧咱读书的人，恨，看看谁是瘪了的秧子货！这真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霍胜被虬后落草匪窝，晃晃一年过去，知道自己无法逃脱，不能回头了。一生名节全完了，只有死心踏地。在这群草莽英雄里，要想站住脚，他审视一番，除了依偎在邵雄这杆旗下，只有谋取“翻垛”一职，那是个不靠体力只靠智慧的角色，他完全应该能胜任的。谋上“翻垛”，如果邵雄有个三长两短，已无所谓，不过是双保险变成单保险。“翻垛”成为他梦中渴求的职务，他有了生存下去的目标和兴趣。

“老史，走，喝酒去，我刚搞来一瓶好酒——老窖。”他想跳过“字匠”，霍胜开始了钓鱼行动。

史翻垛馋酒，贪酒，恋酒，要想灌醉他，那是把黄河水都端来怕还不成。其实霍胜自己才有三杯的量。

酒一下肚，史翻垛的眼神活灵多了。“来，与霍先生喝酒，应了古书上的话：酒逢知己。咱们人里，就属你的墨水多，咱哥儿俩能谈到一起。那些人不行，说啥啥不懂，问啥，两眼一瞪干嘎巴嘴，吐不出一个文辞，满嘴是妈啊、奶啊的累赘，哎，知音难觅啊。”

聊聊周易，谈谈风水，在霍胜是略知一二，不详就里，在史翻垛，背出几句古辞，讲上几段经历，如说故事。霍胜成了难得的听众。

史翻垛那是人精。他讲故事，一到他该抖落真货时，就含糊过去了。仿佛他是半仙，能掐会算，逢凶化吉。这些，从其他弟兄嘴里都已听说，霍胜惟一想了解的是，怎么掐，怎么算，念啥咒语，有啥口诀，真是，一到这消节，老史的舌头僵硬了，吐话不清晰了，三下五除二滑溜了。

每每此时，霍胜豁达地一笑。史翻垛为学到这套本事吃尽了苦头，他是从一位算命师傅那儿学来的，那是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一年后，用怀里抱上了承继血脉的孙子，才从师傅嘴里掏出看家真传。“艺不教徒”是血的教训换来的，老史被掳获独龙王的队伍里，能占住翻垛的位子，他视为与生命同等的重要，能对霍胜不戒备吗？虽然那时他连“字匠”也不是，媳妇能熬成婆的！

霍胜并不着急，他对此有着大战略家的心态，从一点一滴中积累，只要能取得一丝一毫的信息，就是胜利！各个方面进攻，为着能掏换到史翻垛种种离奇的故事，再从中破译奥秘和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时间一长，他掌握到老史的一些手法和经验。

胡子常在夜里行动，遇到鬼打墙，走不出周围地形时，队伍里称为遇到了“黑杠”。一些土匪开口唱戏文用以驱邪，史翻垛不这么干。一迷路时，他在嘴里咕弄咒语。耗了半年多时间，霍胜才从多人嘴里断断续续把这几句咒语清理顺溜了，原来是：“黑夜走路我不怕，我有铜手铁指甲。我有七杆八金钢，我有火龙照四方。”

“真可笑，就这四句鬼话能起个屁用？那还要指南针干什么？”可是，世事称奇，自己在心中默念这四句话狗屁不灵。确实不灵吗？怎么一到史翻垛嘴里，四句咒语遭了魔戒的灵验了，真不可思议，往前走吧，果然有路了。厚着脸皮讨教一下，史翻垛说出玄话：“夜行千里都姓虎。”这是什么玄机？够霍胜琢磨到头发白了。嘿，有文化水的人就是与众不同，几个月后，他明白了，原来老史念咒语时，把自己想像成是只老虎。东北的虎在当地七行八座里被奉为“山神爷”，自然不怕走黑道，不会迷路。“这里面是不是一种精神作用？”霍胜常这么琢磨。

“这些老古板固然能蒙人，很神秘，但还得有一套噱来支持，我不精通那些理论还是难以玩得转的。”霍胜把目光专注到书上。从小书贩、庙祝、算命看相摊上，连买带要，积了不少算卦、看命、解周易、释佛经等等杂书和他过去从不去翻动的旁门左道的小册子。研读《周易》，看《命书》、《穷通宝鉴》、《三命通会》等等，掌握了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的配合，学会了排八字，推算大小运、流年、命宫，卦相出人的富贵贫贱、寿夭疾病等等。开始他是试着玩，有灵验的了，马上有人替他宣传，慢慢有

了威信，传出了“霍半仙”的雅号。

这些只是与个人“命运”有关的绝技，与要指导一支队伍行动的进退，对天象地理的测算还有隔着银河的距离。史翻垛的脸色已经气绝金光，晦黯如霜。霍胜害怕了，怕史翻垛会暗算他，主动上门与老史换了帖子，义结金兰。霍胜指天发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表白自己绝无野心，永保史大哥稳坐翻垛位置，表示为此不学天象地理之门，让大哥一百个放心。史翻垛见识多广？心知霍胜不是等闲之辈，失和则两伤，结拜成了兄弟，至少不至于逼人过甚了。弟兄中人人讲一个义字，失信失义的人，尤如丧家犬绝无抬脸做人的道理，这么一想，他宽慰了许多。

霍胜并不理会小人物讲究的什么信，什么义，哪位政治家要被这种东西束缚手脚，那历史就不是今天的记录了。稳住了老史，关起门来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先把河图、洛书的理论烂熟于心，再从九宫、八卦、九星推演出的天地奇门遁甲盘，占卜出人生命运、职业财富、兵法战争、物候地理等等的奇门遁甲的方术，推背图的演算——无师自通，炉火纯青，简直可以倒背如流。现在，跟在史翻垛的屁股后面，一听老史零星半句、手法手势，就知用的是什么招数，根源出自何处。史翻垛做梦不曾知道，他肚里的知识是极其低级和粗俗的，许多只是生吞活剥，似通不通，似懂非懂的一知半解，之所以还能灵验，刻苦观察和细致积累经验做底子，加上玄乎神秘的气氛配合，成为他立足的本钱。

霍胜咧嘴笑了，自己露脸的机会成熟了。高智商决定他，一要巧妙地抬高自己的威望，二要不露痕迹地让老史出丑。他的出山，不能刀光剑影，血气冲天，必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让人自动禅让，黄袍加身。像自导自演一出精彩的话剧，他泡在了智慧和机敏的酒中，飘然欲仙，一切六六大顺，都那么得心应手。

他出身于老国医世家，小时耳濡目染，可惜那时无甚兴趣，醉心于文学。现在如围棋盘上做了穴的子，这点家传的医学想不到的起了作用。一次砸窑中，从老财主家的私人郎中搜出几册珍本医案，出于对家世的恋眷，他留了下来，闲暇时偶然翻翻，穷度时光。应了“艺不压身”的老话，他出头之路竟是靠这几本医书闯出来的，现在他每每回忆往事，依然兴奋不已，那经历实在妙不可言。

一年秋天，独龙王被官兵追捕，几天几夜地逃命，精疲力竭，躲进一堆麦垛里呼呼不知睡了几天。麦子因遭雨淋过，发酵成腐，独龙王由此坐下一个怪病：每到开春，他的阳物开始红肿，包皮溃烂，又痒又疼。难言

之疾，请过无数郎中看过，束手无策。霍胜无意中从邵雄嘴中知道了，悄悄去买了龟板，敲碎后放在瓦片上炙成炭研细成灰，加上少许冰片，用麻油调敷。奇迹出现，阳物消失了红肿，包皮又生长复原。病虽未除根，几年下来不发展，独龙王好生高兴，让他留在了邵雄身边，成了一位亲信人物。

转过年来，霍胜又逢吉祥，立下一次大功。独龙王的人马风雨中来，雪雾中走，频繁流动，居无定所，最怕患上流行病。“烂船偏遭顶头风”。一次，独龙王的人马困在山崖的破山堡里，喝了不洁的雨水，不少弟兄上吐下泻，眼看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不说，连性命也难保。

独龙王命史翻垛想办法，一天后，又命霍胜出主意，并告示部下，谁有奇计妙法解救危机，事后必有重赏。

“解救危机？”霍胜想，危机目前指两个，一是治病，二是解困。当前能解一个就是奇迹，能解两个近于奢望，他该怎么办？

“自己毕竟不是专职的郎中，困在山中又无法外出请来大夫。可是，自己是以‘半个神医’先出的风头，不用猜，大当家的肯定心中要我治病，要史翻垛解困。看来，立功在即，杀头也在此，祸福同行。霍胜啊，霍胜，时机和危机周伏，成功和失败同行，何去何从，就看你自己命中的九宫八运了。”

他顾不上去翻《奇门遁甲》、《推背图》，躲进小屋翻着一本一本的医书。呵，老天不灭瞎家雀，从箱子底找到一本早已发黄，封面破损里面仅剩几页的册子，就光亮一瞧，封面上面赫然印着《神效奇方》四个字。从中他找到一个秘方，背得滚瓜烂熟。藏好医书，到背双手踱出屋门，满脸乌云，一身沉重的体态，蹒跚爬上山堡的露天平台。

头顶蓝天，阳光暴照，目极远方，满目青翠，清晰得连树林的飞禽走兽了然可见。这种艳阳天如一柄照妖镜，独龙王人马的任何举动，被围困的官兵看得清清楚楚，天罗地网，难逃此劫了。

霍胜站在近人高的围墙前，一会儿跷脚远眺，一会儿仰头望天，再一会俯卧于地，侧耳静听。嘴里叨念，手指掐算，转身、抬腿、跺脚、扭腰……跳大神一般耍了一通，把独龙王和邵雄也引到楼梯口，看他耍把戏。

折腾出一身臭汗，渐渐消停。面南伫立，闭眼入静，周围鸦雀无声。十几分钟后，他缓缓转过身，泪眼汪汪对独龙王说：“咱们有救了！不过，这是神示的药方不能外露，有几味药名要到子时，方能在纸上自己出现。快拿纸来，我要记下其他的药名，哎呀，要忘了，要忘！”他又念着什么，一脸虔诚。

很快，纸上记下了这些药名：

六神曲 20 两 广木香 江枳实 各 10 两 金香附 细香薷粉 葛根粉 甘草 小山柁 紫苏叶 白茯苓 姜半夏 毛苍术 大麦芽 广藿香 小川芎 山楂肉 薄荷叶 细荆芥 各 8 两 沉水香 白芍药 小青皮 玉桔梗 甜新会 香白芷 各 4 两 川厚朴 西砂仁 防风 术通各 4 两

独龙王看着方子满脸笑成了姚黄牡丹，“天不灭我，天不灭我啊！”邵雄凑近耳语了几句，独龙王双眉一紧，脸色转晴为阴，双手一松，那张方子转瞬如一片羽毛飘落在地，无轻无重，刚才它的价值比黄金贵重。“霍胜啊，”独龙王的嗓音带出了绝望，“这时候人马困在山上，到哪里去抓这些药呢？”

霍胜正为自己装神弄鬼的成功心中暗喜，独龙王的话无疑是兜头一泼冷水，浇他个透心凉，岂料他的眼神诡谲一转，显然胸有成竹地说：“大当家的，这就要请史翻垛来掐算，看看几时能让咱们弟兄打败官兵，救出一条生路。这病，我敢担保，这解困么，只有靠他……”

众人的目光移向了史翻垛。已面无血色的老史哀怒地瞟了霍胜一眼，仰头望望蓝格湛湛的青天，红艳澄澄的日头，无力地垂下了头。嘴里无望地念着什么，仿佛登上了断头台前的一刻。

“啥法子也没啦？”独龙王追问一句。

问话刺激了萎缩的人，老史伸出干枯的手指掐算，又在地上找寻什么。

“寻啥？你妈的丑丢在地上啦？”独龙王难得有如此刻薄的话出口，表明已对老史不抱任何企盼了。

众人里响起几声窃笑，马上止住了。史翻垛平日里威信极高，这回现了眼，弟兄们多是焦急，又为他捏把汗，不知眼前的一幕如何收场。

霍胜突然微微一笑，说话了。后来，每每回忆到此刻时，他非常后悔，认为自己说话早了，挤兑史翻垛的目的赤裸裸地暴露。当时弟兄们视自己为救星，可是过后，再回味这一幕，人们不仅生疑了，怪自己对史翻垛不仗义了。

“还是没沉住气，还是太急于表现自己。应该等，等到大家伙彻底绝望，丧失理智时，把怨恨都惯到史翻垛身上后，等到老祖宗恳求自己好歹拿出个主意时，自己再极不情愿地，绞尽脑汁，并摆出不时向史翻垛讨教姿态，那时老史早已彻底服输，众人早已诚心求助自己，到那最最关键一刻，再把锦囊妙计端出来，何至吃今天的瓜落呢？翻垛一职众望所归就是

我的了，也许还能超过大师兄，那邵雄木讷讷的有何本事！”

后悔药无处去吃，当时，他太得意了，忘形地一笑，说话了：

“老史一向掐算极准，这次在节骨眼上怎么屎了，臭了手？哎，真是人有不幸，喝水也被噎。大当家的，这两天来，我翻卦书，好，此月犯‘天罗’不宜出兵。卦上说：‘天网四张不可当，此时月事有灾殃，若是有人强出手，立便身眠血见光。’如今官兵围剿，千重万重，貌似强大，其实，明日他们即要遭到大灾。”

“哦？这话可当真？”独龙王不能相信耳朵，万分狐疑。众人中有张嘴惊讶，有撇嘴摇头的，“霍胜是不是在作死？”人人惦着重疑。

胸有成竹的霍胜扬扬头，肯定地说：“昨晚夜半我起来观了星相。天柱星主雨，甲辰壬为龙神。今夜天柱将下监甲辰壬，必带大雨。大当家的，弟兄们，你们想啊，这里山高坡陡，雨水一冲，泥石俱下，山洪一来，那些狗官兵不就‘身眠血见光’啦！”

“噢！”众人欢呼起来！

“好，若你掐算得准，有山洪冲跨官兵，论功行赏，你就是头功！”独龙王橙黄的脸泛出了红光。

“哼！头功？头功怎么了？到头来狗叨尿泡一场空欢喜！”——霍胜后来愤愤不平的。

说风果然是雨，豪雨下了三天两夜，山洪冲垮了围剿，弟兄们被死神也招走不少。等到砸开药铺弄来草药，独龙王的人马损耗了三成，大大地伤了元气。药起了作用，粗野的汉子摇摇晃晃立起了身，几天后恢复了体力。霍胜的人气如日中天。独龙王一反过去态度，夸奖他“到底是肚中墨水多，不摇羽扇已赛过小诸葛，来，论功行赏，就安排在‘字匠’位子上，以后要称他为先生。”

“悽，才混上个‘字匠’！”霍胜好不愿意。他的眼是勾着“翻垛”一职去的。“字匠”是八柱之一，“翻垛”是四梁之一，他梦想一步登天，替代掉老史，谁知凭头功才赏他个抄抄写写的笔墨文书，“哼，这就叫头功啊！没有我，哪有你们？”他的心态失衡了。挤进了八柱，反而结了怨。

20

自从在旧山堡栽了面子，史翻垛终日里有些神情怏。

“咳，史老兄，胜败乃兵家常事，万万别想不开的……”四梁八柱中谁不与他老哥老弟钦佩得很，纷纷来安慰他，说些宽解的话。这些人到领教了霍胜的利害，反而越发赌气地贬低他。

“那是啥鸟？不是我踩鼓他，走路三摇晃，一口娘儿们腔。有一肚子墨水？行啊，咱们是啥，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仨俩，吃着掖脑袋玩命的饭！瞎，你们说，他跟着咱们混个啥？有本事回城当个先生，坐个官儿那多威风！那儿显不着本事，跑咱们哥兄弟前充大头。他奶奶的，哪天老子高兴，把他那物敲了，让他给咱们当娘儿们浪去……”

“哈！”引来一阵邪狞的暴笑。

马上有人把话转到了霍胜耳中，如今他可是八柱之一，老祖宗和大师兄的红人了。霍胜海量，根本不去理会。不久，“白眉秧子”的外号传开了，霍胜反而更加谦和。谁想写个家信，办个文字上的事，只要开口必然办好，赢得一些弱者的同情，结交了一些自以为怀才不遇的哥儿们。“咳，四梁八柱谁不能当？依老卖老算啥本事，哪天大当家那儿不得宠了，立码啥也不是，做他妈龟儿子都没人要，咱们等着瞧。”他给那些“有这个心，无这个胆”的人鼓励！他从心里到脸上都乐呵呵的，凝聚在独龙王周围的力量开始分解。

冬去春来。三月桃杏梨花竞相展放斗艳，这对于独龙王的手下来说，是一个春发相思，欲火烧身的季节。

“马儿都知去会情人，况人乎？走，走么，散散心去！”霍胜生拉硬扯，与史翻垛乔装打扮一番，两人进了县城的春都院。霍胜的相好黑牡丹姑娘，早已约出一位姐妹与他们调笑浪谑，好不欢欣。史翻垛今天竟会不胜酒力，几杯下肚，满眼金花翻腾，只觉香风扑鼻，不能自持。他也不知压住了谁，尽着兴的鸾凤一场。当被人送回到山里，众人看见他衣冠不整，瘫若稀泥。

第二天一早，山下村民哭哭啼啼告到独龙王那里，说他手下的人强奸民女，逼那老李家的养女跳了河。独龙王生平最忌此事，明令狡兔且知不吃窝边草，邻近乡村决不能惊扰。他命邵雄亲查此事。

邵雄举着村民递上的绣花腰带，只走了几幢房屋，几个四梁八柱的脸死了人的发白：天爷，这不是老史兄弟的裤腰带，他……

史翻趔一路过来大喊冤枉，跪在独龙王面前，已经吓得屁滚尿流，舌根子发硬，加上嗓音嘶哑，只有呜呜地嚎哭。

“嘿，你作死还想找个垫背的！”霍胜从容地说。“是的，昨天是咱俩一同下的山，可我去春都院，找牡丹姑娘去了。她娘病了捎了封信，托话叫我去，顺便给她出出主意，找个医方。你去找谁啦，可没告诉我。咱们俩约好在山下河床子桥碰头一齐回山，我回来怎么的也没找到你，我还打听了附近的屯里人，没法子我就自个儿回来了。”

几个村民指证，昨日傍晚，史翻垛醉卧村外看秋的小窝棚，衣裤不整，没有裤腰带，倒是捡到一条红头绳。是他们架车送他回山交给独龙王的人的。晚上就听说老李家的姑娘跳了河。山里值岗的弟兄也作证，翻垛的裤子是他们捋草搓成绳给扎上的。

靠山屯的村民个个火气冲天。老李家老俩口多老实的人，前两天刚认下一个逃荒的姑娘做闺女，转眼才五六天的工夫，闺女拿着一条裤腰带披头散发逃回来，寻死上吊闹了一阵，晚上一个未防备住，人就跳了河。那河的水又宽又急，人早冲没了影，只在三四里下游捡到了一件上衣，哎呀，多好的闺女，转眼完了，不行，咱们得上山评理去！

值岗的弟兄不断来报，村民越积越多，快堵不住了。史翻垛开始清醒些了，转而破口大骂霍胜在设计陷害他。

“大当家，您看清了。村民都指证他，他反……反说我害了他。当时你开人家快嫖（处女）时，你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现在事发了，不思悔改，还张口胡浸，乱咬你兄弟，真他妈不仗义！”

史翻垛听出霍胜火上添油的话音，明白自己横竖逃不出这一劫了，任着性子捡着词骂，什么断子绝孙。什么祖宗八辈，张口即出。霍胜平平静静，如石投深潭毫无回响，独龙王的脸已经黑成了包公。是他规定，除了四梁八柱可叫他大当家外，其他人没有特准一律叫他“老祖宗”。史翻垛爹妈祖宗王八蛋的一顿胡骂，独龙王眼射凶光，咬牙切齿吐出如雷轰顶的4个字：“家法处置！”

山野的清晨，带着丝丝凉意，体弱的穿件单衣不免要咳嗽几声。一眼望去，满是叶茂的老绿，透出无限生命力的希望和安逸的向往。

史翻垛赤身裸体，被绑在一棵粗大的桦树下。白桦树皮鲜白，覆着一层茸茸的粉轻抚他粗糙的肌肤。无数的枝苞像一只只鱼纹的黑眼无神地盯住他。苍弯里盘着3只鹰，准确地划出一个圆，又一个圆，对正在发生的

事毫不理睬。

史翻垛的口中勒紧一条黑带，只能发出呜呜的鸣声。“轰”，蚊虫从远近的草窠里振翅飞来，放肆地贴在温热的皮肤上。几乎是一瞬间，白人成了灰人，从头脸到脚背，身前身后，密密麻麻在蠕动着。嚤嚤声中，小蚊虫把一根根尖锐的吻针刺进皮肤，畅快贪婪地吸吮着香喷喷的血。老史起先两眼射出哀怜的光泽，续而转化为恐怖，不久，不得不死闭上眼睛，连眼皮上也布满了蠓蚊。

他的心还在企盼，这一批蚊虫吸饱了血，假如老祖宗还恋旧情，还念他过去的好，扑打死这批蚊虫放下自己，那自己还有救的。他的几个哥兄弟也该求情的，大师兄也会救他的，他不能死，不该死，“霍胜，等老子逃过此难，咱们再算账！”

突然，一把芦苇帚子在扑扫他的身子，吸足了血的蚊虫，飞的，拖着笨重的身子缓缓振着翅，更多的，被扫落地上，堆起了堆。他感到一阵轻松和凉意，刺麻涨酸的感觉减轻了，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啊，啊，耳边又“轰轰轰”传来了声响，“不要啊，不要啊！”他的心碎了，绝望了，眼角渗出昏黄的泪球。

反复赶走了四批蚊虫，几个兄弟赶来看他，大巴掌七拍八哄，蚊虻的尸体搅成了血浆，史翻垛浑身上下血淋淋的，形体早已枯槁了。没救了，几条汉子张牙舞爪，捣胸蹠足，嚎啕的哭声，震飞了无数只山雀，连天上的盘鹰，未划完最后的圆圈儿，箭一样向天边斜刺远去。

……

霍胜回想到这些往事，心窝成了鸟窝。他啜下杯中一口苦酒，泪水涟涟湿透了捂嘴的衣袖。

“豺狼，一群豺狼，我也身在其中。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我还是人吗？我还算人吗？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史翻垛死了。除了邵雄，那几个四梁八柱跟霍胜结下了仇，抱成团地跟他过不去。牡丹姑娘不明不白地死了，听说死得很惨，明显是冲他来的。靠山屯老李家的房被烧了，两老口烧死了，说是不慎失火。霍胜也没当上翻垛。老史死后，独龙王情绪低沉，不久，他带着邵雄去了趟关里。回来人完全变了，更不能理解的是，他把胡子的一套改了，霍胜怎么看，怎么像是改成了帮会。

原来的四梁八柱，除霍胜外，独龙王收了7人为徒弟，成了什么“通”字辈的弟兄。另外还收了涂中亮几个年轻的。这些人一律改口叫他师傅，不再称“大当家的”。其他人则仍叫他“老祖宗”。再怪的事是，

除了邵雄，那五六位徒弟纷纷隐名埋姓，在辽河一带几个县镇买地建宅，成为一方的财主。下面的称为“崽子”的小喽喽也一一分派到各府充当家丁差役。独龙王自己带上邵雄、霍胜、常震东和魏老五等 30 几人在各处走动。他完全不习惯了那种平静恬淡的田园生活，一待下来过过老太爷的日子，反而手心潮热，心烦意乱，用他自己的话说：“整天丢了魂儿似的，没着没落。”这样，他又回到深山老窝住下，隔月差旬下山走走，流动的生活舒展了筋骨，转换兴趣，他乐此不疲。这么一支威震四方，令人谈虎变色的队伍突然销声匿迹，招惹官府疑心重重，老百姓议论纷纷，渐渐时间久了，便只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内容，一代梟雄的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划上了谜样的句号。

霍胜早厌烦这种漂泊无定，担惊受怕，野人般的粗陋日子。他觊觎翻垛一职，以为老史死后，那职务早晚非他莫属。那些时日，四梁八柱中的兄弟对他恨之入骨，却也明白，不过是拖延罢了，独龙王早晚会把翻垛一职让他去坐，表面上不敢欺他过甚。下面那些小拉拉帮，甚至常震东、魏老五等早已把他当翻垛尊敬。霍胜自己踌躇满志，常常不再自谦，默许人家称他是转角梁的“翻垛先生”。不成想，千算万算，不知老祖宗哪根筋出了问题，去了趟关内，竟然按帮会组织形式改组，开门收徒，偏偏把自己排除在外，连常震东的地位也比不上，臊了一个大窝脖。人们的脸上就变，他成了别人有一搭无一搭的耻笑对象。那“白眉秧子”的外号就差没当面叫他了，哼，真是欺人太甚！

开始，他好生羡慕那些分了家财去营生的弟兄。后来想开了，人散了，眼不见为净，倒也落个两耳清静。自己毕竟是大师兄须臾不能离的红人，虽说没有名份，嗨，有实际的福份就满足吧，这年头，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只有这么想，他的心方平衡了些。

从独龙王退隐江湖，霍胜发现了独龙王有两大关注点，都在中心镇外，一个是冯府，一个是金府。独龙王有意无意谈及这两家的次数越来越多，引发了霍胜强烈的好奇心。他聪明，略有蛛丝马迹，他能按侦探的思维去推断，果然，从冯天雄在镇上藏娇屋的事件中，他印证了冯天雄与独龙王的关系，进而猜得几分独龙王过去的秘史。金府由他第一次去安排踩点，就看出金源荣与独龙王很不一般的关系，加上世人的讹传，断定金府是独龙王真正财物的保存地，由此格外注意与金源荣拉关系。两个人各怀心思，互有需求，之间的默契发展到了心照不宣的地步。

荣居堂出事给霍胜敲了警钟，他后怕，觉得自己小视了金府的主人。“看来，此人有更深的成府。他什么都有了，我则两手空空。没了独龙

王，我的价值等于零。他可以离开独龙王，做个地道的上层人，我呢？现在根本不行！莫要像老史那样做了他人俎上的刀下鬼。”霍胜从此收敛自己的言行举止，满怀危机感。

还好，九月冯天雄成婚，独龙王进府认亲，冯天雄发疯，马师太的死，冯天雄要娶的小妾竟是自己的亲妹妹，神树劈坍……经不起这一桩一桩的打击，独龙王大病卧床，根本无精力顾及其他。反而使邵雄更加倚重自己，事事要向自己拿主意，要自己去办事，真是阿弥陀佛！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四部 尾声



过了霜降，万物萧条，没有了金秋时节兴旺景象。冻雨似冰，峭风如针，镇上的人，屯里的人躲在家里，开始算计猫冬过年的事了。家家忙着渍酸菜。一口口大缸搬进灶间的背阴角落，酸鼻的气味已从缸中飘逸出来，顺着大大小小的缝隙溜满了各式的空间。冷山子墙一侧，从横木梁子悬到地上，是蒜子辫、辣椒串、葱白条子，白的、红的、绿的，蓬蓬松松遮满一墙，盖住了早已积上的黑糊烟尘。苞米还含着水，仓房摊不下，堆在灶台各处，黄澄澄的、白莹莹的，惹来鸡和猪，还有半夜里的耗子。在粗野的叫骂声中，只有狗望着灶台摇头摆尾。半人高的灶台卧进的那口大锅里，冒出骨头熬出的香气，牵住了狗的鼻子，拖长了半尺的馋涎。

灶台与门口间，码着一溜干透的高粱杆、苞米杆，夹杂着豆秸、谷秸。灶口吐出红光，火蛇吞噬着干窠子，发出噼啪的脆响，同时还不要忘记往灶口处喷出一口一口的浓烟。小媳妇呛得用手背死死捂住鼻嘴，仍不时要细嫩地咳嗽几声。另一只手不得闲地往通红的灶口续着秸杆，等做熟一顿饭，再瞧这小女子，早已灰头垢面，没有了起炕后打扮起的水灵劲儿。

她们在这灶台前把婚后的日子一天不少，一天不多地挨完。只有菱在炕上坐月子可以幸免，可那生孩子的滋味又如何呢？

刷锅做饭，摘菜洗菜，旁边时有妯娌在洗衣，陪着说话。盘脚坐在东屋炕头的公婆，给自己的新寿衣缝上搭襟，听着灶间儿媳们的闲聊，她时不时点拨几句，或者找回过去的古事，婆媳间谈得热热闹闹，手里的活儿不知不觉中也带了出来。

这阵子，中心镇到县城，到村屯里，人们谈的起劲的话头，自然是围绕冯府里里外外，那种种的怪事。听者如在欣赏时新段子，“过瘾，过瘾啊！”听者如醉如痴。

“罪过啊！”很有些老者，对冯府的破败痛心疾首，那是他们心中的

骄傲，夸耀家乡的资本，如今怎么就……谁该为这一切担起罪名呢？

怎么，没有人提起神树？“不能提了，丢脸……一看那上面刻着柴字啥都明白了，唉，这脸丢大发了……”人们的嘴紧紧闭上，好像这世上从来就不存在一棵神树，和它那动人的故事……

十月初的鬼节，照例去给亡故的先人“送寒衣”。半个月前，崔喜玲叫人去镇上南纸店买回做寒衣的纸张。一张张长条状的蜡花纸，粉红的底印着白牡丹，黄色的底印着红蝴蝶，白色的底印着青色的菊花。贫寒人家用素色纸包裹纸钞冥币，送到街巷口焚了，俗称“烧包袱”。冯府这样大户人家讲究自然多了。要请冥衣铺糊制皮的裤袄，外加五色冠带、衣履，和金银纸的元宝，装到包裹里，包好放到祠堂的供桌台上。台前供桌上摆出满汉糕点，干鲜果品及水煮羊头等冷荤炒菜。今年为赶赶霉气，表示一番至诚孝心，崔喜玲亲自动手用寒衣纸做了几套衣裤，又叫欧梅和几位老妈子人人动手，虽说比不上冥衣铺的活地道，这番心意，冯家祖先应该领情的吧？

去年是一家之主冯天雄，率领一家老小焚香秉烛，依次尊卑长幼行叩头礼，现在崔喜玲犯愁了。冯天雄的疯病一天重似一天，早上穿戴整齐，到午后就没法子瞧了：衣服裤子沾得斑斑点点，酸臭齐全；头发蓬乱，挂着草屑鸡屎；脚上的鞋多半没了影，挂在脚上也污秽不能入目。

昨天晚上，李熙路按大奶奶吩咐，与董忠几个人，强按着冯天雄冲洗了澡，换上一身干净衣裤，四肢用绳绑在炕柜上，守着熬过一夜。早起一瞧，尿尿湿了大半个身子，不得不重洗一遍。换上新衣裤，披上长袍，由两人架着送到祠堂。李熙路代主人点燃香烛，一股熟悉的火香气冲入冯天雄鼻中，他的神志有些清醒，两眼直怔怔地盯住台上的大包袱。该敬祖了，李熙路和董忠一边一人，用手使劲推他的后膝，冯天雄执拗地硬挺了一会儿，突然咚地跪在蒲团上，“菩萨，菩萨，小的这厢有礼了。”说着，额头朝着蒲团外的砖地不顾一切地磕了下去。李熙路和董忠几个人架不住他，等到固住了他的身子，脸已成了血花飞溅的花瓜。两只眼珠还在向四周飞转，毫无痛感地仰着脸傻笑。

“哎，这可怎么好！”崔喜玲目睹眼前一切，她的心掉进了枯井中……

马师太的骨灰葬在了圣姑庵后院的空地上。镇上虔诚的妇人们纷纷来捐钱，镜月她们不用出去化缘，丧葬建塔的费用已经凑齐。只是老住持突然称暴病而死，让香客们觉得蹊跷，纷纷赶到寺里做超度的功德，香火盛得成了一场庙会。

在佛前为马师太的亡灵祈祷后，起身便去找镜月、镜虚，实在凑不上

前，拉住一位尼姑，从衣袋里掏出钱，眼眶里噙着泪花，只是人人的泪眼满是狐疑不定的目光。掏钱的手必定抖抖的，好像自己就嫌少了，但嘴巴却在问：“老师太前两天还好好的呀，是吧？怎么……”

一群人围在丁香树丛前叽叽喳喳，一条惊人的消息爆炸了：“那天大雨夜，有人看见马师太匆匆忙忙往冯家岗去了……”

“真的吗？”

“谁知？我也是刚听说的。”

“谁，谁看见了？谁说的？”

“喏，那不在挨打吗？老太太嫌她孩子胡说啦……”

“呀，你听说啦……”

“呀，你也听说啦……”

“呀，咱们去问问，好有意思的，对不……”

“唉，马师太和冯府是……”

镜月、镜虚、镜空一个个被香客们围住，问话千奇百怪，答话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张口闭口4个字，妇人们兴味乏了，只好自己转到后院想去探个究竟。

那角落本是冷清场所，秋叶哗哗作响，伴着幽冥的死气。一座6尺的灰砖圆塔矗立在阴影中，让人望而生畏。妇人们三五结伴探步前来，哭一气儿绕塔转圈儿，砖是新的，土是黄的，除外，啥名堂没有，只好悻悻退出，后面又涌来几批哭者。

家家传着冯府主人的疯病，圣姑庵马师太的死，西土岗上神树的劈坍，这一早，不顾寒冷纷纷出门，人流不约而同向镇东的亮宗桥涌去。

深藏冯府里的神秘女人祝慧莲，以她一具可怖的尸体，成了最新新闻。野狗啃去了她的人形，一具烂肉腔子不堪入目地暴露在光天化日里。人们还是涌着来看，美的或丑的，他们都能欣赏。狗嘴下的杰作，令人最深刻难忘的是一只凸出眼眶半寸高的黑眼珠，在凝冻的阳光下不甘地闪出怪异的光泽。几天里，桥上岸边时有人来看，野狗们聚在桥下好奇地打量看热闹的人。那副骨架已经凌乱，惟有头颅依旧。乱发与草棵冻结一起，可黑亮的泽光令野狗不敢靠前。又过几日，黑眼珠蒙上尘土草棍，泽光消失了，野狗一哄而上，分享了最后一点圣餐。人们失望地摇摇头，叹着气，无聊和寂寞又一次顽固地袭向每个人的心灵，“哎，真他妈的没劲！”

回来的人们刚要捡起几日前已经不新的话题，重新咀嚼，想法压榨出几分耐人的滋味时，忽得一声晴天霹雳，先把世人震呆了，然后是兴奋，“天啊，又有了！”瞧，酒楼茶肆，妓院烟馆，连深门宅院里，谁能不议

论呢？特大新闻，如果在大城市，相当于报社发出的号外——金府花钱买下了冯府的佃户屯——万家屯和地。那地是有名的涝洼田，根本谈不上收成，连屯子也一齐买下，莫非，金府的爷也疯了不成？金府的知名度一下子替代了冯府，古老的话题再次成为热门话资。

冯府的变故，对金源荣来说，丝毫没有街谈巷议那种津津有味的好奇，泛起难得的喜兴气氛。他只有唇亡齿寒的伤感。似金裹玉的一个大户人家，怎么就呼啦啦地败了下来，比《石头记》里的荣宁二府败得还快。一方风水养一方人，莫非西土岗上那棵老树真是冯府的保护神？树倒猢狲散，冯府的劫数已到？想一想几百年根基说垮就垮，怎不叫人不寒而栗！

居荣堂出事后，金源荣异常冷静地沉下心来，把自己前半生细细捋了一遍。对开发眉石山，也不像前几个月心狂如奔，饥渴难耐的浮躁了。“那是不是一个烫手的火栗子，瞧得拿不得？”他反复告诫自己。居荣堂的事让他的胆子缩小了一半，涂中亮从那以后的萎靡不振，仿佛是自己的前车之鉴。

惴惴不安过了些时日，奇事怪事接踵而来。冯天雄疯了，他娶的小妾被人劫走了，小妾的妈死在了亮宗桥边，马师太不明不白死了，显赫威风的神树被雷劈了，树洞里发现一个烧焦的人头，树壁上发现几个“柴”字……不可思议。对自己来说，更不可思议地是独龙王一下子消逝得无影无踪。这也难怪，到处盛传冯府和独龙王有什么干系，据说疯癫的冯天雄嘴里喊着他爹是独龙王，他娘是马师太，真让人摸不着头脑。现在官府和大街小道上加强了警戒，各家店铺、酒楼贴出搜捕独龙王的布告。最大的收获，现在还保着密，是巡捕队的朋友告诉他的，在居荣堂里到底查出一条地道，一直通到镇东桥不远处。估计祝老太的死与独龙王有关。外面人只知居荣堂查封了，人员全部抓走。掌柜崔大哈哈再也笑不出声，眉眼给拷打走了型，熬不住蹬了腿。下面的伙计急着摘清自己，互相咬架。谁也说不清内幕，越描越黑，干脆全数转到县里的大牢去了。看来，独龙王是什么也顾不上了，靳昌新来信鼓劲，抓住时机，赶快生米做成熟饭，金源荣的心催活了，托巴地媒把敲定的话传给了冯府大管事赵星。

“冯府大奶奶正心烦意乱，顾里顾不上外。这垆地还一垆值3块银元她乐不得的全卖。佃户屯的关系随地一齐过继给金府，自古就是这理。”赵星回了话。回话是回话了，赵二鬼心里掰解不开：金府吃错了药？万家屯就是倒贴，我也不会要，金府这不拿钱烧大荒吗？

崔喜玲舒了一口气，那是一个包袱！她早听说了地户闹事要求修堤减租的事，如今总算推出门去。在这位妇人看来，她是颇有决断力的，现在

搂回一块大洋是一块，只要冯府不散架，家业就有重振的一天。

金源荣买下万家屯的心愿盘算多时了。靳昌新第一次上眉山石，回来就告诉他，将来若要开矿，需要通道、需要场地。万家屯种地不行，开矿却是上好的地理位置，前边靠河，便利水运，屯里的地可当棚户住工人，屯里劳力正好上山开矿，一举数得。水洼地垫上废石渣就可铺轨运煤，河边修个码头，把煤通过辽河运到营口才 14 天，运费比火车既便宜还省事。别看天数长些，沿途可以陆续卖煤，那真是日进斗金呢。

现在，令人挠头的是怎样让万家屯的人该留下的愿意留下，该搬走的自动搬走，说白了，要把劳力留下，把吃闲饭的老幼病残统统请走。开煤矿不同搞农业，这里不养闲人、懒人，谁也甭想当大爷！

为这事，金源荣与靳昌新商议多次，自己出面，万一有个闪失，没了回旋的余地。差靳久祥去办，他的翅膀短点嫩点，一口学生腔，绝对震不住那些土老冒。屯里人是不能小视的，别看字不识几个，脾气有暴有蔫，待人厚道，处起事来那就另当别论，心里藏着一个“梗”字。三句话点不中他们的心坎，但凡产生疑心，是横竖不会买账了。一旦信不着你，三头牛拉不回来，再费天大的劲儿不用想把事儿办圆了。想来想去，点将点到了冯府大管事赵星。

“谁心里都明镜，客大欺主，冯府如今更搁不下这位赵大管事了。”

金源荣向大舅爷分析赵星的优势。赵家在苏家屯盖大院的事没有张扬，也捂不住，早随遍地跑的秋风刮遍了犄角旮旯，赵星辞活是迟早的事。那口谚最准：“赵星踩着冯府的背字自个儿要走大运了。”金源荣惟一不可解释的是，冯天雄干啥吃了，怎么会没个决断，让下人做成了气候。现在自然挡不住了，他估计，李熙路那小子头脑灵，肯定巴不得让赵星走开，自己接了大管事一职。至于冯家女主人，琢磨着可能还被瞒在鼓里不晓情由呢。

赵星何许人也？人称“赵二鬼”。他心里自然知尺知寸。“拜山要拜把子”，想在这一带站稳脚，不依靠冯府就得靠金府。冯府完了，有金源荣扶一把，那光景大不一样。两厢里各有需求，一拍即合，赵星没有推让当起了说客。姜毕竟是老的辣，把万家屯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筛过一遍，他不找万姓大户的人，而是约了赵快嘴在镇口的“闻香”小酒铺见面。

秋后时节是饭馆酒铺最兴隆的当头。粮食一卖，多多少少手头有了富余的钱。添置了必需的家用货品，再给老婆扯几尺布，给闺女买上绒花围巾，只有当小子的惨点。平时出力不少，身上穿的有娘给做，嘴上冒泡是自家地产的烟叶，酒铺饭馆不让去怕学坏了。给上几个小钱上小食摊上解

个馋，还不敢尽兴，咬牙省出大头，给相好的捎回去东西，还要能拿得出手，不然姑娘一翻白眼，冷你几个月，连个年节甭想过舒坦了。

老爷儿们是一家之主，一年的功劳无人与他争。如今盘腿坐在炕上，小酒壶一捏，抓几颗花生豆给孙子辈，哈哈一乐，夹一口摊鸡黄子，来一筷子小葱拌豆腐，悠哉悠哉，一年的劳累消解其中。手头多几个子儿的，烟杆子磕磕鞋底，走，便来到烧酒铺，张大兄弟李大兄弟的灌上一壶，憋在心里大半年的闲话、糙话、臊话抖个干净，拿出肠肚装满酒水菜肴。当然，在秋阳高照的日子，人人的心情无比爽快时，才会出现这种场面。偏偏近些日子，寒秋刺骨，缩脖掖袖，倒也有小火熬着锅子，喝酒扯皮的浓味兴头，可惜多坐在自家炕上，或是左邻右舍串串门，那正宗的铺面清淡冷落了。

“闻香”酒铺本来占着个好地利。屯里人进镇，先就在这里打尖，闻到头一口酒香，两腿不由自主的牵了进来。今天可好，天公不作美，阴霾的天气，透出沉闷的气氛。路人很少，叫卖声无精打采，“闻香”酒铺的单间里，只有一桌杯盘狼藉。

赵快嘴打足了牙祭，干瘪的肚隆鼓撑凸了夹衣，一脸红喷喷的油光。酒嘴里带出火辣辣的酸气，与赵星吐出的烟气搅合，小小的单间让人半醉半晕。

事情似乎谈得出乎意料的顺利，赵星一痛快，灌进不少酒去。两只鼠样的小眼睛平日机灵的鬼光失去了锋芒。神态松弛，消失了人见人防那点时时算计别人的神色。他摇摇晃晃，把桌上碗盏推开，空出一块地方，从怀里抱出布包。

“这是5块奉天小银，屯里人娶两回媳妇还富余呢。这是一半，事成之后，金府会给你另一半。瞧瞧，人家财大气粗，办事出手就是大方。”

赵快嘴眉开眼笑，“嘿嘿嘿，大管事办事就是周道，处处惦着咱们屯里的人。您可一定替咱谢谢金府啦。”接过布包，又推到赵星眼前，“哎呀，给这多的钱，咱哪里受用的起？这钱您老是不是留下点儿？唉，嘿，瞧俺这不开眼的……”赵快嘴瞥见赵星眉梢一皱，嘴角微微一撇，马上转了话辙，“您老身上拔根毛，咱屯里人可以系裤腰，还瞧上这几个小钱？别跟咱屯里人一般见识，那，那俺就收下了啦？嘿嘿嘿。”

看着赵快嘴把钱搂进怀里，“这钱好拿，可是烫手噢，事可千万办磁实了。”赵星就手拣出一根大鱼刺剔着牙缝，叮嘱着，“凭你三寸不烂之舌，是说死曹操说活刘备的主，万家屯那些有脸面的人，我就找了你，这价码你自会有个掂量……”

“那当然，大管事看人就是有眼力，咱……”

“有眼力还得讲信义。万事当前先讲究信义二字。托你的事，我明白，难！不难，也就不找咱们的赵大兄弟了。回去拉上马瘸子几个老户，只要事办成，我看金府不在乎那几个钱的。再说，如今吉林、黑龙江还是地肥人少，何苦在这里苦哈哈地遭穷罪？人穷别穷死。树挪死人挪活，哪有一条道走到黑的？趁早搬出万家屯这个受憋的鬼地方。动动窝，说不定财气福气全招来了。屯里人死性，都像赵大兄弟的活络，早就啥事都办成了，早享福去了。”

“唉，大管事说得句句在理。咱屯里人在万家屯待了几十年，万姓大户更是几代扎在这里，一家老少，想挪窝，也是丢不下灶台舍不得炕的，恋得狠哪！”赵快嘴刚才的快乐转眼被深沉的愁苦吞没了。

“屯里人就是不开眼！不想想，能从山东跑到这里，上千里路都走过来了，再挪挪，找个金窝咋就不行了呢？金府老爷也是个讲理的人，孬地还种它干啥？白费劲儿还没收成，搬个家一户给搬迁费用，天下哪还去寻这样的好事？你算算，今秋粮价是多少？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到明年开春，正好有个空闲另找东家，两不耽误，快去吧，事办成了，包你亏不了。”

2

赵星送走赵快嘴，回冯府自己的管事房里歇息一阵，喝足了茶水，便来到上房向大奶奶辞活。崔喜玲冷着脸子听着大管事绕着圈儿地客套，总算听出了味儿，“好啦，我的赵大管事！”崔喜玲端坐在椅上，看着自己的指甲，慢悠悠地说：“不就是想离开冯府吗？要走也好。按理，我是该留住你的，在冯府，你待的时间比老爷还长，老太爷在世时就器重你。只是，现在么，冯府不那么兴盛了，误了你的前程，让人家在背后说我们冯府不仁义，这又何苦呢？你现在要走，自有走的道理，这样想想，我自然就不留你了。不过，我是个妇道人家，冯府在外面的产业，还要请大管事多给指点。欧梅，去把账房乔先生给我请来，把地契什么的统统拿来，我要请赵大管事走之前给我唠叨一遍，看看冯府在外面到底还有多大的摊子。”

赵星的脊背洩出了汗。他做了应付种种场面的准备，却万没防着眼前

现斑斑绿迹。前两天，请来风水先生，人家一眼瞧出，冯府的心脏之地让青砖之物给压魔住了，难怪冯府要败落呢。若要重振元气，应该拆去这座小院。不过，风水先生说到这个“拆”字时，眼神怪怪的，口气也犹豫的很，再三打听这座建筑平日里做什么用的。

“什么用的？我嫁进府中，我看就是老太爷和老爷静神养息用的，要不怎么叫静心斋呢？李二管事，现在就你是进去过的人，你说说我讲的对不？”

风水先生听到李熙路肯定的回答，捋着胡子沉吟半天，他微微一笑，略微地摇摇头，“好吧，贵府既然说它是座休息之所，那就是休息之所吧。不过……”

“不过什么？有话您尽管讲，我们实在不懂什么风水堪舆的。”

“冯太太，鄙人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嗯，鄙人愚见，眼前这宅子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如果我没猜错，当年的冯府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不知府里有谁知道其中的变故？”

这话说出来像哄孩子听的故事，在场的人心里充满好奇，脸上都是茫然。崔喜玲摇头，李熙路摇头，想来冯天雄也不会知晓，从未听他漏过一句口风。若他知道，哪怕是零星半点，他是会说出点什么的。

“我这话也许说大发了，哪说哪了吧。只是，只是，贵府若真要拆这座宅子，我看……嗯，我提个主意，不妨先祭奠一下为好。这个宅子真……不好说，不好说啊！”

风水先生拍屁股走了，谜样的难题留给了崔喜玲：拆，还是不拆？“神道的，挡住了风水还用二话？又那么鬼祟！你们谁也不许胡思乱猜，拿风水先生的话鸡毛当令箭，瞎去传去。”

这妇人做梦也没想到，拆院的消息一阵风也能传到百里外的那些冯家支脉的耳里。多年已不来往的，纷纷派人递话：冯府老宅一草一木不得妄动！

“嘿！”崔喜玲来了犟劲儿，“神树劈了，你们怎么不来扶直？冯天雄疯了，你们装聋作哑，谁都怕沾边！老娘我拆自家的房，你们到像死了祖宗地转着磨地来恫吓我，叫丧哩！”

自然这些火是装在肚里背着人时发泄的，当着冯家的亲戚，完全是长房媳妇的礼数，笑盈盈地应承，委婉地解释，临走绝不忘记托来人给十八爷爷、二十四姥姥请安，给九奶、十七姨的带福。家家带走一颗定心丸，好像那阵拆房的风完全是谣言。“哼，家家都像临危受命的，可我就没听说一家讲起这房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全是吃饱撑的，对人家的闲事十二分

的热心。”前脚走光了亲戚，崔喜玲马上叫李熙路到镇上雇人，一不作二不休拆干净了再说。

为着拆房，崔喜玲硬着头皮，第一次迈进青砖小院。过去就是想进进不得的，从冯老太爷到天雄，都不许女人进来，说这是祖宗立下的规矩。“吱扭”，自己亲耳听到一扇门沉闷地一响，一方神秘莫测的天地向她打开了。威严的祖训借着霜天的寒气从天庭传下，直贯两耳，她的两条腿摇起了箩筛。

“进吧，大嫂，怕啥的。”

李熙路走在前面，回过头，发现崔喜玲还被一尺高的门坎挡在外面。犹豫再三，崔喜玲迈进一只脚，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什么力量吞了进去，方又勇敢地迈进了第二只脚。

一路的青苔在霜里打蔫。“唉，嫂子，这院里霉味大了，上房更味，一不来人就这样的。”李熙路径直打开上房的门，回头瞧见一路清霜上留下清晰的脚印，崔喜玲正踩着他的脚印试探着往前走，样子很滑稽。

门窗全部打开，里面亮堂了，寒气虽说逼人，倒有了一丝活气。崔喜玲加快脚步上了台阶冲进屋里，马上好奇地端详了四墙天井，环顾了摆设。到底女人的眼光敏锐，马上看出这房子的特别地方。

“呀，我说李大兄弟，你发现没，你好好瞧瞧这房的进伸，不对哎，在外面看，应该大得多啊！”

李熙路平举双臂丈量一下，果然，屋里是三个等身宽，屋外一量竟是三个半。惊讶地他直拍后脑勺。

“嘿，我说大嫂，你真是女中豪杰，我和天雄常在这屋里待着，竟啥也没觉出，你刚来乍到，就发现了道道，绝，真绝！”

“看来风水先生的话不是瞎讲的，他的话我一直放在心里掂量，果然有不一般的地方，不知有啥秘密，怪吓人哩！”

看见李熙路跑出房外，崔喜玲跟着出来，她是说什么也不敢一个人待在屋里，尽管现在阳光已经照了进来。

李熙路从厢房里找出一根铁条。

“你……”崔喜玲站在台阶上问，全身裹在阳光里。

“敲敲后墙，看看是实心的，还是有夹墙。要是夹墙，那……”李熙路眼中闪出了兴奋的光点。

奇怪，李熙路先顺着后墙根的接地砖一砖一砖敲过去，戳破墙皮，找了块缝隙大的，把铁棍使劲戳进去，再一撅，砖裂了，小半块的砖沉甸甸地掀起。

“有啥？”崔喜玲在屋外靠着窗台往里问。

“下面是陈年的浆土，硬得和地砖一样。”

“为啥不打后墙呢？”

“看看接缝，免得啥也没有反把后墙砸坏了。”

李熙路握左拳砸砸后墙，咦，发出空空洞洞的沉闷声响。

“有门！”

举起铁棍一顿乱敲乱捅，震得梁上的陈年灰尘蛛网粉样地飘落一身。李熙路顾不上脏，掀开一块厚厚的墙皮，举着铁棍往砖缝里凿，一下二下三下，“噔！”铁条无声地被墙吞进去大半截。

“嫂子，别跑啊，快来帮我，跑啥……看，吓得。”

崔喜玲只好转身，又回到窗台前，“要……我……帮……啥……忙呢？”

“呀，拔不出来了，咬住了。”

李熙路松开手劲，使劲甩着手，“没劲了，老不干力气活，手酸得握不住了。”

崔喜玲慢慢挪步进了屋，坐到远远的地方。两人4只眼睛死盯住留在墙外的小半截铁棍，仿佛它一会儿会被墙里的手抽进去。

“大兄弟，不会有啥事吧？”

“喂，啥，咋说呢……”李熙路含混地应承，他自己也没有了底，不知墙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稳定了心神，他走上前，握住铁棍四下撬动，“啪！”外层砖碎了一块。

“里面还有墙，我去找个锤子。”

随着李熙路往外走，崔喜玲风似的跟了出去。“叫人吧，啊？”

拖起大锤重重地敲去，整个山墙似乎煽动了，又一下，再一下，两层砖墙露出一砖大小的长方形深孔，像睁开一只怪诞的独眼在探视外面的世界。

“叫人吧，啊？熙路啊，我看把董忠他们叫来吧，太吓人了。”崔喜玲捂着心口，带出了哭腔。

此时的李熙路从容冷静了，一阵窃喜涌上心头。他从来不怕神鬼，喜欢新奇，面对一个奇异的黑洞，产生了许多非分的想法，满脑子反而是珠光宝气的五彩色斑。

“嫂子唉，这里面莫不是藏宝洞吧？”

嘴里大声地说着，两只手牢牢握住铁条，疯狂地使劲左捌右撬，碎块在呻吟中断裂掉落，掌子面越来越大，里面溢出一种怪味越来越浓。

“死人吧？”李熙路心头一紧，掉身便跑，飞步跨出门外。崔喜玲“妈！”惨嚎一声吓瘫到地上。李熙路不顾一切冲到小院门口，才稳住神壮胆回过身，一只脚踏在门坎外，一只脚踏在门坎上，向上房张望。屋里静悄悄，时而传来女人的几声哼哟。无什么异动他又鼓起勇气走向正房，鼻子使劲抽动，分辨散在空气中的怪味，噢，那是香火浇油的烟气，被封闭久了，夹杂着霉腥味。“咦，怪，夹层里怎么有这种气味，又不是庙？”

墙面凿出的洞可以探进半截身子，黑黢黢的望着生畏。李熙路点起一盏油灯，小心靠近后墙，把灯伸进去，头也跟着探了进去。

“哎哟妈耶？！”他人瘫在了墙下，油灯落入墙内，发出“啪啦”一声响动。

崔喜玲几乎是钻进了椅下，看见李熙路倒下，她已没有了任何气力，嚤嚤地哭着，“我说叫人吧，你看，我说叫人吧，这可怎好……”

李熙路的腿不听使唤了，几次努力想站起来都失败了。

“来人啊，救命啊！”他鬼哭狼嚎地叫了起来，一会儿又掺进了女人的求救哭声……

经董忠和几个下人一顿忙活，后墙拆下两扇门大的空，里面露出一个彩色雕塑，像一位蒙古王爷的立身雕像。下人们交头接耳，显然关于冯府的陈年老话又端了出来。

院外，冯天雄正背着手，无目的的踽踽独行，董富在后十几步远跟着。看见府里的人扎着堆拥向这边，他好奇了也跟了过来。现在他是糊涂时日多，清醒时日少，跟到小院，有些明白了，“去去去，这静心斋是该你们来的吗？”众人一见老爷来了，纷纷闪开道，冯天雄昂首踱步走进了上房。一眼瞧见那尊雕像，脑中“咔嚓”闪出一道电光，“咚”地跪了下去，“这是祖宗爷唉，子孙磕头了。”众人闻声，膝盖一软，里里外外跪了一片，都随着他叩头。坏了，冯天雄叩了一个又一个，没有节制了，崔喜玲受不了了，“快，老爷八成病又犯了，快扶他起来，快啊……”说着她自己先站了起来。看着冯天雄被人架走，告诫下人不许乱传此事。轰走了所有的人，她和李熙路进到夹墙里找寻。

夹墙里空荡荡，只在立像脚后找出一只镶满红蓝宝石的匣子。那匣里只放着一个金册，李熙路翻看几片，那上是两种字母文字。

“我想是满文和蒙古文，可能是前清的封册吧？”

“听天雄提起过，他们家祖上是个蒙古王爷，这回算是对上碴了。”

“怪不得风水先生说这个小院特别呢，我猜啊，这很早以前是个祠堂，供奉祖先的，不知怎么一来，把祖宗像藏在了夹墙里，后代渐渐淡

忘，就成了这座静心斋了。”

崔喜玲没有心思探听这些古事，“快，熙路，赶快叫人把这尊像请走，赶快拆房，晚了，传出去，啥事不用办了。”

“安放到哪儿呢？”

“嗯，放到西院祝惠莲的佛堂去吧，来，找块黄布蒙上，赶快抬走，明天烧柱香拜一拜，就把拆房的叫来，不耽搁了……”

几天时间，一座镇守冯家几百年的小院无影无踪，院里顿时宽敞，视野开阔许多，连光线也明亮了。“冯府的天地还是可以重新打造的。”崔喜玲有了笑意。

3

金源荣不知道独龙王病的要死要活的，以为他远走高飞避风头去了，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顾不上这里。靳昌新连连来信催促，其中有一条理由让金源荣吃了定心丸：开矿是赚钱的大买卖。你师傅不就是看重土地吗？赚了钱多买进几千垧地，他还不另眼相看了？反过来也就不会反对你开矿了。尽管咱们是先斩后奏，赚了钱，什么都好说了，白的也成红的了，谁会看着钱眼眶子发青？

“是啊，大把大把的钱赚在手里，干什么不成？再说，老祖宗，这会子，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可是……”

靳桂芝眼看天气凉了，金源荣根本脱不了身，提出要靳久祥一路陪她回娘家过冬。“我也好替你看看我哥哥把事办得进展情况。久祥把我送到就让他回来，两不耽误。”

金源荣正为万家屯的事扯住精力，太太走，他倒图个清静。临走前夫妇俩起了争执。

“回去对你哥哥说，咱们这个矿还是不要让东洋人插手，那个小野一雄千万不能在矿上露面，我师傅知道了肯定不答应。”

“源荣，这事你跟我哥说过几遍了，他的理由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的东北，日本人的势力多大啊，整个南满几乎成了他们的天下。人家有钱，可是没什么矿藏，所以才投资买咱们的煤。”

“哎，就为这个！咱们的煤自己用还不够，凭啥要运出去呢？”

“呀，瞧你，脑瓜骨的死性，这话是怎么说的，这里产的大豆、豆

饼、谷子、豆油不早运到日本去了吗？人家不也把花旗布、洋线、洋缎、洋蜡、糖、胰子、洋纸、马掌铁运到这里来，不跟关里关外做买卖一样吗？我们家早就经销老毛子和东洋人的货了。别的行，煤啊，铁的又怎么不行？日本人森田彦三不早就在沙河子开矿了？日本人庄波卫和当地人不是还成立了‘同兴煤矿公司’？盛昌洋行的冈田基和王承普不成立了‘普光电气有限公司’？瞧瞧，人家早走在前头啦，你还怕这怕那的，哪那么多的顾虑。”

“噢，你一个妇道人家咋知道这么多？比我还清楚？”

“哟，我哥哥跟你讲了一大通都白说了。你以为我哥哥和小野一雄去年来就是白玩来了？早细细地把这里调查了一遍。不是说的，当地人是捧着金饭碗不知怎么发财。你师傅就知道田地重要，那地能给他生金子他知道吗？我嫁到这里，这不开眼的地方，哼，够委屈死的了。”

“好啦，好啦，我的太太，我看金府再大也快盛不下你了……”

“算了，我们女人思想再活泛有啥用？还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你这条老狗，只能啃骨头走。”

“好，我属狗是狗，你呢，属黄花鱼的，一年不知溜回去几趟，也不知哪头是家了……”

“我就是要回去，要回去，做梦都想海边，你啊办完事赶快回去接我，我也许会赶来看看开矿典礼的。”

“哎，这还是得体的话，夫唱妇随，太太哪里不支持丈夫的？对不对？”

“哼，美的你，快把你那身土气扫扫干净吧！我一走啊，哼，这里立刻就又土的掉渣了……”

靳桂芝的话真给说中了，她和靳久祥前脚离府，金府立刻回到了原来那种恬适随俗的气氛中来了。

靳桂芝到处铺排扎眼的摆设收进了仓房。粉红的洋细布门帘换回土蓝印花细布，金红色的炕褥单，奶黄色的鸭绒枕头不见了，男主人又睡了糠塞的长条枕，“哎，一躺这种枕头才睡得着觉！”天天洗脚的规矩也省了，“擦擦就不错了。”金源荣一只手抠着脚丫，一口粘痰吐到了地中央，那个日本制的高腰痰盂连影也找不到了。丫头小子们深深舒了口气，“大奶奶一走，咱们省劲儿多了。”炮手们也咧开大嘴直乐，“那奶奶可不好惹，爷儿们的臊都娘的管！”一挥手，那条发给他们的三角裤衩扬到了房后，藏蓝色的西装便裤团把团把塞到哪里去了，纷纷换上青色的免裆裤，穿起对襟十三太保的紧袖衣，浓浓的野味顿时长足了精神，谁家的炮手不是这

种地道的装扮？

霜后天晴，风过日暖，靳桂芝一走，铁花女主人的身份变戏法地换了回来。第一道威风表现在餐桌上。什么蛤蜊、蚌了的，统统消失。那腥臭的海鱼、乌贼远远稍着，端上来满满大碗的酸菜粉条，炖肉，熬豆腐，“可劲儿的吃，瞧，几个月都见瘦了。”铁花心疼了。金源荣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解馋，解馋，你不知道，她进了金府，就不让端上五花肉，说是油脂太多。哈，哈，大肥肉才香呢，她啊，没这个口福！”

“哼！”铁花拈着醋味撇撇嘴，又疼又恼地瞪了一眼。

厨房里两位大厨最有意思，心照不宣，和平相处。靳桂芝一回来，那位会做海鲜的便掌勺，另一位乖乖地打下手；铁花一摇一摆进了上房，会做海鲜的主动把尤鱼海鲜的干货扎捆收好，站在菜墩旁，“酸菜切丝？”两人从不红脸。

和金源荣睡在炕上，铁花强打着精神敷衍，仿佛是在不情愿地拉客。金源荣也怪，大太太在府里，他从不到铁花屋里去，更不用提共枕合衾了。靳桂芝一走，蛇似得缠着铁花。“喂，你是几个月没睡过女人咋地？”铁花赌气地推开那摊肉。

“她哪有你有味！”总是这么一句话。

两人滚着，卷着，把炕上搅成了猪窝。金源荣满足了，一仰头呼呼睡去，进了爪哇国。铁花坐起来，理理凌乱的头发，系好贴身的小褂，把被拉上身，靠在炕柜，无神地望着窗外。树枝遮挡了大半个月亮，余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除了疲劳，没有一丝快意，她蛾眉紧锁。

自从听说镇上居荣堂打了一夜的枪战，不知为什么，涂中亮不行了。开初说是太累，歇几天。后来，铁花急了，再不干，就一五一十去告诉金源荣，然后自己投井悬房梁，反正活腻了，乐不得的早点寻死。这好，反过来了，这回是涂中亮哀求她了，“伤了一根筋，不得硬了。”铁花一听眼冒金星，顿时鼻涕眼泪齐刷刷下来，“天杀的，背着我，你找了多少野女人，咋落下了这病？”她哭一声，骂一句，骂一句，葱根的玉指使着劲的拧一下。哭个没完，骂个没完，发抖的身子已被拧满了一块块桃花色的血印。

涂中亮自从被独龙王捏了一下小腹，几天疼痛难忍，过后尿中带血。自以为是坐在树下受了寒气，挺几天过去了，万没想到不疼不带血后，软唧唧挺不直了。这一下他的神气全被无形地牵走了，爷儿们没有了这个硬劲，传出去还有啥脸面？又不敢找医看，日夜盼着霍胜若能来，叫他瞧瞧。无奈是，居荣堂事发后，老祖宗他们无影无踪了，所有传信的人也不

露面了，他急也是白急。

任凭铁花怎么拧，怎么掐，现在真像根木头闷声蔫气了。惹翻了这个娘儿们，不顾不臊地四处给你一嚷嚷，自己只有上吊的份了。

“咋办啊？”铁花发泄够了，瞪起烂桃样红肿的眼怨怨地问。

“俺找人治呗。”

“你啊，好好的，怎么就……我，我可真是命苦……”铁花又呜咽了。

“我铁花命中注定，要穷一辈子，苦一辈子，我，我们祖上作了啥孽了呀……”

听到“穷”字，涂中亮眼睛一亮，他想起了一起事。一把搂住铁花，把嘴贴近了耳朵。

“噢，噢？”铁花破啼为笑，“你亲眼见？金的？”红肿的眼中冒出贪婪的光泽，浑身充满了快意，一坨肉泥堆在了涂中亮怀里，“老天不灭瞎家雀，大发了？”

“当然！”涂中亮趁势俯下强健的头颅，紧紧压住了女人的嘴脸。

……

月光下，回忆让铁花脸颊烧起两块红晕，偷眼望望熟睡的金源荣，“咦，铁花啊，自己的男人你倒不敢正眼看了，倒像偷人汉子了，怪不？”她奇奇怪怪地想着，脑海里浮现出两个男人的身躯，想着，忽地双手捂住了脸。

“天杀的，铁花，铁花，你也真臊到家了！”她扭扭了身体，全身烧成了炭。“哎，我们女人就臊，他们男人想怎么玩都行，都不臊，我们女人想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也不中！我臊啥？还不是他逼的，我……”

转念这么一想，有力地撂下双手，把头扭向金源荣，双眼冒出仇恨的火光。

“金源荣，有你好瞧的！我……”她充实的心总觉得还空荡，说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感情。

涂中亮那晚告诉她——前些日子，巡视路过书房，见里面黑压压的但房门没关住，溜了进去。原本就对书房有好奇。——铁花想到这儿乐了，当初不就是涂中亮要翻进书房让她给降住了吗，没想到书房还真有门道——书房里静静悄悄，空无一人，他四周打量，摸到了照壁后，在一只烛光里，看到了弥勒像和柜门虚开的龙柜。金源荣果然是自己的人，可老祖宗为啥要派自己来监视他呢？看来秘密就在附近了。推开柜门，底层板大开，露出一个地道口，好一会儿略微听到了动静，他躲到了影壁西头。只

见金源荣提着一个大包袱出了龙柜。烛光下，露出的金器熠光耀眼，涂中亮心喜得双腿发软。

当时一个心眼儿就是想赶快向老祖宗汇报，发现了金府的藏金库。谁料居荣堂查封后，联系人消失了。他苦思冥想了几天，突然自己开窍了，“傻不傻，老祖宗要知道了会咋办？我为啥不先取出一些，下辈子也用不完了，咋这笨的！到时再瞧动静，再告诉老祖宗也不迟哩。”

铁花完全被好事迷实了心窍，根本没想将来，只图眼前快去偷出几个金器，让自己快乐一番，满足一番，“是我铁花的！”“瞧，我也有金子啦！”就完全够了。想啊，想啊，无比快乐，陡升一种幸福。金源荣翻身，露出两条粗腿。铁花瞥了一眼，那腿黑毛森森，分明像过两天要去探的那个黑洞，她抖了。

几天后，金府一阵凌乱，靳久祥回来了，带来了一位宣传员，是靳昌新路过阜新煤矿特地请来的。从赵星说服赵快嘴给万家屯人去做说服工作，靳久祥几乎天天去万家屯外听动静。开始，屯里一切照旧，后来街面上人来人往频繁走动，最后抡棒挥刀地护起了屯子。

“要退地走人没门儿！”这话传到了金府。金源荣自闭在书房，只有靳久祥和徐荣进进出出。

涂中亮暗中观察，急得抓耳挠腮。现在他怕金府乱套，出现变故，一旦惹恼老祖宗，两雄相争，两败俱伤，那金库的财宝？

宣传员来府，涂中亮恨得什么似的，又无法靠前，什么消息也没有。宣传员住在书房小院，与外界不接触，真是毫无办法了。惶惶不安度过两天，金源荣派人去镇公所要了20名骑兵游击队人员明天陪他们去万家屯。涂中亮暗中窃喜。第二天上午，远远瞧见金源荣、靳久祥和宣传员出了府，一块石头落地。

铁花整整一天粘在了炕上，脸上时不时漾起笑容，磕磕瓜子，吃吃花生，慵慵懒懒。秀秀搬个小凳坐在炕下绣活，满心狐疑，三奶奶今天是怎么啦，难得见她如此消停，往日里的恶劲没了。吃过晚饭，铁花又变回来了，急急躁躁，火烧火燎地坐立不安。秀秀马不停蹄，三番五次地被吼着去叫涂炮头。“真是鬼附体了吗？”秀秀胆颤颤地在院里院外跑，被支使得气喘吁吁。

夜深了，金府陷入沉寂。巡夜的梆子经更响起，值夜的炮手百无聊赖，数着天上隐现的星星打赌。倒勾月爬上中庭，铁花盼到了小石子落地的声响，脚底抹了油地滑出了屋外。

别看白地里，铁花挺胸扬脖，或对秀秀凶神恶煞，现在隐没在黑沉的

夜幕里，活像受了惊吓的兔子，抱住涂中亮的腰，几乎被他拖着走。

书房院门开了。书房门开了，跨进屋里，铁花无论如何迈不动步了，脚颤，手颤，浑身在颤，上牙打着下牙。涂中亮珍惜时间，拦腰抱起她进入影壁后，再把人放在拜垫上，摸着火点起香烛，打开龙柜，掀起底搁板，神秘的黑洞口无言地展现在两人面前。铁花扒在洞口小心向下望，竟然想起了金源荣黑毛森森的粗腿。

“行吗？”她扬头问了一句，那语调怎么哀哀的，如同马上要进地狱了。

“下吧，没时间磨蹭！”涂中亮已急躁了全身，汗珠潮湿了后背。

铁花贴着他的后背，嗅着汗水中浓郁的气味，吸了鸦片似的鼓足了劲，跟在后面向吞食了黑暗的洞里摸了下去，那里的诱惑应该能把胆子撑大10倍的。

4

万家屯的龙王庙外，不合时节地火爆热闹起来。老少爷儿们个个雄纠纠地，举棍挥刀，锄头镰刀林林总总，熙熙攘攘聚成了大小的人团。人堆上蒸着一片烟云。土烟的辣味呛人，赶来瞧热闹的孩子咳嗽着，在大人腿的腿下钻来钻去。女人们赶鸡捉鸭的在人群边上跑着，一声高一声低的叫着“狗剩”、“拦柱”，被喊了小名的孩子早看出门道儿，专往密集的人堆里钻。腿慢的，被扯住了腰，抱住谁的腿不撒手，气恼的母亲拿着鞋底向小屁股上拍去，哇哇的哭声从人群下三五呼应地响成一片。

树上有人，眼尖的望出去十几里路，“来了，黑狗子也来了。”喊声肃杀，顿时使轰响的空气沉寂下来。胆小的孩子捂着屁股，呜呜咽咽跟着母亲乖乖走了。万有才和赵快嘴穿梭人群中，“甭怕，咱们讲理，他们不敢开枪，谁走谁孬种！”

巧姐的失踪和李升老人的死，让万家屯伤了元气。马占海被抓后，仰着脸把一切都承担了，烧冯府别院的是他，割神树下草的是他，万有才一行才被放了出来。人人知占海冤枉，报怨他傻。马老汉咽不下这口气，瘫在了炕上。杨逢春下狱后想念儿女神情恍惚，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屯里人想想这些变故，谁心里没个小九九，当地东的啥事想办就办得成，找个罪名就会开枪。人群不断分化组合，最后万有才和赵快嘴率着几个毛头小子

站在了前列。

金源荣骑在马上，与靳久祥、宣传员在镇稽察队人员护送下，扯着老话，很是轻松。进入龙王庙空场，看着屯里人激昂的架式，会心一笑。骑在马上，冲黑压压的人群高高抱拳一揖，扯开嗓门向呆望着他的人喊了起来：

“万家屯的老少爷儿们，我金某人今日是来看看各位的。虽说到眉石山必要路过这里，可是与大伙没什么交往。现在，你们从冯府转到了我金某人的名下，我特地来瞧瞧屯里的情况，大伙儿尽可放心，不必紧张，不必紧张啊！”

说着他下了马，开始卷起了烟泡子。他这么一缓和，屯里人刚才钢硬的气儿“刺”地泄了，心里犯着嘀咕：“咱冲着要干架的，人家地东满不是那么回事嘛。”有人放下锄头，锄把靠在肩上，掏出半截的卷烟，打着火又吸了起来。香辣味一散开，立刻感染了一大伙，纷纷掏烟叶，卷烟末、打火，吸烟，龙王庙前烟雾袅袅，有些赶庙会的劲头了。

金源荣笑眯眯地向身旁宣传员示意，那人立刻打开背包，从里面翻出一包一包的东西。靳久祥接过纸包，撕开纸，“拿着，拿着，都是画片，好好看看吧！来帮着散散！”一把一把画片送到万有才，赵快嘴等人手里，很快，万家屯的男人们人手一两张，瞧着入了神。

画片上是真人穿着一律的衣裤，头顶一盏灯，或是宽敞的堆煤场，或是有序的掌子面劳动场景，或是一家人快乐的合影。宣传员解释着，万家屯人第一次知道了工作服、瓦斯灯，凿煤机、翻斗车、运煤小火车……万家屯的人看得眼睛发出异样的光芒，空气又发酵了，散着酸甜的气息。

金源荣拿着文明棍戳戳地，“瞧见了吧，这就是咱们辽南一带煤矿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怎么样，跟这儿比是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我亲眼去瞧过，这开矿是天上掉下的肥肉，那里的煤工都富了。到矿里下井的，每人每月工钱3块，一年就是40多块银元票，想想，那是啥成色？新年十五还有休息。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这眉石山也产煤，金某人就是要开矿来了，让大伙儿一块发财。今天，有愿跟我上矿山的，可以报名，咱们一个月三块半，那是多少吊钱你们自己算算，可以买多少斤粮食，啊？干不了的，我这也给钱，另找地东，咱们仁至义尽，好聚好散，大伙儿好好议议，别错过了机会，过去这家可就没那个店。”

万家屯的人听傻了，这不天下掉馅饼吗？一人一个心眼算着自己的幸福，人心一下子七零八落散了盘。

“那为啥叫俺们搬家走人？”猛地一个粗嗓门从人群里炸开。

“谁烂嚼舌根子传这种瞎话？”金源荣满脸惊讶，一副完全没想到的神态。“哪有这种事呢？我不说了么，屯里的壮工都可以进矿干活。当然，开始是清场地、开矿、修轨、盖房杂活多，不愿意干的先投亲靠友，等明年开春再来干也行。不愿留在矿上，发盘缠，眼下正是换工季节，谁也不碍谁的事。我看这样吧，大伙回去核计核计，想留矿上的过两天来报名，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当东家的自有权利用谁不用谁。留下了不好好干活的，那就不客气，只有请走人，大伙听明白了吧？”

万家屯的人拿到了定心珠，各自心里揣起一把算盘，七上八下的打着，散人散伙，陆续冷了场子。万有才急了，事先核计的全没说呢，一眨眼人就散没了，匆匆拉住几个万姓的宗族，低头商议一会儿，也各自散去。

金源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20位乡丁不解地你瞧我，我瞧你，原以为会凶神恶煞闹一场，谁成想叫金财东几句话就冰消雪释，“佩服，佩服！”龙王庙前留下他们得意的笑声。

过了晌午，万姓的汉子踮出家门，聚到了祠堂，万有才召集了这次宗族会议。年长的，串通了似的阴沉着脸，神态凝重，闷头抽着烟袋锅。年轻的，看着长辈的架势，小着心地陪坐在旁，自己掏出家伙卷起烟抽着，时不时东张西望，互相会心地使着眼神。

万有才干咳两声，收拢了在场人的眼神，慢腾腾地开了口。其实，他不讲，万姓人有谁不知自己祖上的迁移史？这万家屯是咱们万姓老辈从山东上来，靠一副膀子创出的家业，如今已是三代，有了万、李、张、赵等八九个姓。“……几代人卖命开出的荒，今天要断在咱们手上了？有啥脸去见老祖？……”万有才说出了长辈们叮嘱他务必要讲的几句话。说到这儿，他猛吸了几口烟，望望人群，人人低头不响，只有抽烟的动静回应他的情绪。他只好再往下讲：“唉，不是咱们不孝，不勤快。从山东老家闹水灾，闯到关外，谁知还是遇上了水灾。种地不收地，眼睁睁混成了冯府的佃户屯子。这会儿，咱这祖祖辈辈干庄稼的手又要去挖煤，那活究竟啥个样，谁心里有底？画片是好，可不能替代咱们的处境。再三寻思，得把咱万姓的人找来，大伙说咋办就咋办，不然走错一步，上对不住祖宗，下对不住父老乡亲，谁也不好做人。”

他的口才也就到此，话说完了，没有反响，一块石头丢进了万丈枯井。一番与几位长辈苦思冥想的道理被无形吸走了，仿佛没说过。

阳光从高高的窗口射了进来，深邃的祠堂泛出一股气味。坐在里面，与坐在古老的岩洞里一个感觉，发出一点声响，就会出现神灵似的，让人

肃穆拘束。沉默，还是沉默，只有掏烟袋，卷烟，打火，抽烟的熟悉动静，或是吐痰，拧鼻涕，搔痒的动静。

烟从每个人嘴中一股一股冒出来，在祠堂里汇成变化万千的云气，不少人开始张望这股烟云，那里面是不是又展现了一张张画面？有人从怀里掏出画片看，开始互相交头接耳，场面开始活跃，那一年几十块的银元，是不是像光腚的女人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年轻人的神态活泼了。

老辈人的反对没能奏效，出乎万有才意料，有把子力气的人都想留在矿上试试。“这地算是让人种伤心了，换一种活干也好么”——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归根是干，就得干好，干不好走人，这关外哪儿不养人？”

“能干先拿着钱，干不下去也不耽误明春去扛活，是不是？”

“关外啊，不缺地东缺年造，想来想去，进退随己，留下干吧！”

祠堂给大伙创造了串联思想的好场所，你说我说，互相开窍，原来犹豫不决的，拿不准主意的，现在一冲动，表示干，结果想留下的成了多数。

几个老辈人，看着热气腾腾的场面，老泪纵横。当年他们的老辈人就讲过，闯关东时，山东老家的人也是千拦万阻，把这关东说的是魔鬼世界了，可到了哪挡得住，跟破了网的鱼似的，年轻人仨俩结伴硬是闯来了。最后，是网破鱼逃，十几二十的拉着队来了，才有了今天的万家屯。其实，吉林、黑龙江还有不少咱们的人呢，这不都活下来了。哎，拦肯定拦不住，不吃苦头不回头。兴许与画片上差不离，就是差些，总比眼下强不？

几个老人碰头议了小半天，要万有才宣布了两个要求：一是祖宗牌位要先带走，祠堂保不住要择地重修。二是祖宗墓地要保护好，眉石山上的先人墓要保住，不能坏了风水。众人跪在了祖宗牌位前，庄严的发誓。万家屯的命运就这样定了下来。

金源荣带着靳久祥进了中心镇，“走，今天高兴，吃玩玩，明天再回府吧。”先去泡了澡，开一房间大睡一觉，吃饭后去听了戏，玩到半夜还不觉尽兴。金源荣太高兴了，这事办得如此顺利真没想到。要是按原先赵星出的主意办下去，准坏醋，赵快嘴的嘴再有说动天的本事，那也拧不过万姓大户啊。万姓人不答应，不通过，啥事甭想办成。幸亏来了个宣传员，那些画片魔力真不小，嘿嘿，东洋人与中国人就是一个种，谁认出他们是东洋人来啦？咱们要有人家那么好的设备和条件该有多好，慢慢来吧。只是，让东洋人也投资，这事怎么的不地道，不如缓缓再说。金源荣

辗转反侧，想着明天让靳久祥写信，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靳昌新。

第二天上午，他哼着二人转小曲进了家门，大管事徐荣早迎候多时了。

“今早怎么也不见涂炮头。秀秀那丫头也来报告，说三奶奶不在屋里，她起来就没瞧见！”

噢！金源荣一惊，莫非发生在冯府的怪事会在金府重演？这是中了哪门子邪。

“久祥，你赶快回房给舅老爷写信去。徐荣你带人再去找，我不信两个大活人会变没了。”

他自己急急撞进书房，不对，感觉不对头，一股凉风往里吸他。三脚两步跑到影墙后，妈爷子，那白瓷弥勒的身上留着一个大黑手印，脚底下冰冷的凉气嗖嗖贯上了顶。天，龙柜门虚掩的，底板被搬开了，进贼了？还是他，她……

噤声噤气贴近洞口，没有一丝动静，他扣死了底板，锁上龙柜，回到屋里，招呼白权泡了壶茶，谎称累了要他出去锁上院门不得外人打扰。

金源荣喝了几口茶，定了定神，插上屋门，转到墙后，先添香浇油，跪在佛祖前磕了头，再去开柜门，打开挡板。对着黑洞怔了好一会，硬着头皮下了梯子。点着壁灯，发现道上的佛像移动了位置，肯定进了外人。走进去，那左侧箱里的银元没动过，由此判断该是涂中亮进来了，要是一般人早动手了。往右侧拐到头，还未点亮第三个壁灯，就闻到恶心的血腥味，他会心一乐，那人终于栽了。灯光下，只见一人两手搭在元宝箱上，地面上只露出僵硬的上半身，凑近一看，果然是涂中亮。一想到这人的下半身被牢牢地夹在铁齿扳机里，失血过多的死去，金源荣浑身扎了刺的难受。铁花呢？不会没有那女人吧？他把注意转到了旁边，看见一只合了盖的箱子，他残忍地笑了一下。上前敲了敲铁皮帮子，里面传出女人咽咽呼救的哭声。只要有人跳进箱里，箱盖便会自动扣死，任谁也无法从里面打开。

金源荣站着，从涂中亮转到箱子，从箱子转到涂中亮，面无表情。思忖再三，轻轻叹了口气，转身蹑蹑地往回走去。

回到书房，掸去灰尘，坐着，怔着，一动不动。他感到很累很累，脑海里凌乱的往事，不连贯地闪现。时而他会冲动地起立，站着沉思，又沉沉地坐下。

“杏红姐，不要怪我，我……”

脸在抽搐，嘴唇麻木，他喝进一口凉茶，竟全呛了出来。“这是

……”呢喃出这两个字，他挣扎着站起，艰难地走出了房门，走出了院子。

“还没有找到人，府里乱了套了！”迎面靳久祥神情迷惘地走过来。

“算了，算我……瞎了眼。报官吧，就说炮头涂中亮拐带三奶奶跑了，去……吧！”

5

此时独龙王正在百里以外的一座庄子里静养。吐了血以后养到现在，说病没病，说不是病，一天里昏沉沉，打不起精神头。饭无胃口，茶不思饮，半天半天的半依半卧在一张雕龙大躺椅上，望着窗台前的一盆铁树怔神。

这盆铁树还是5年前，为贺他的寿诞，邵雄和他几个师弟从江南弄来的，图个万年长青的吉利。俗话说，铁树千年开花，这盆铁树竟连着两年开了花，不由得独龙王不喜上眉稍，心想福星高照。可惜以后再也无声无息，羽棱似的叶片呈现着铁锈的涩色，蓬松满盖，黑沉沉地令人压抑。“搬走吧，师傅。”邵雄几次提议，独龙王不同意，“它还会开花的，我就不信。”

马师太的死，天雄的疯病，一下子把他打倒了，头发掉了不少，几乎全白了。一脸的红光褪了干净。没有人知道，神树的击毁，把他的精神支柱坍倒。这棵西土岗上的大树，他竟然也在心里据为了己有。

“衡量冯家岗方圆百里，我不是最有资格应验神树的征兆吗？邵雄，你想想，冯府是谁的，不是我的吗？金府是谁的，不是我的吗？你二师弟、三师弟直到五师弟的庄子，买卖不都是我的吗？首富，首富，难道我不是名副其实的首富吗？那些人眼皮浅，不认真佛。邵雄，那棵神树不是咱们的保护神吗？”

偏偏老天无情，在不合时令的日子，用雷把他心中的神祉劈毁了，他能不吐血吗？

“那天夜里，自己亲生儿女在办乱伦的喜事，自己的老婆倒毙雨夜，上天，我，我的罪孽真大到不可饶恕的地步，你要这样地惩罚我，我一个孤老头子？独龙王，自己起的这个号真应实了报应！”

“再过一个月就是自己55大寿，难道熬不到这一天了吗？”心里一阵

酸楚，两行老泪悄悄流下。

常玉也不好。从劫了回来，一天郁郁不响，常常抬头望着天上的流云，问啥话也不说。不哭，不闹，一天天在消瘦。请郎中看了，没有好法子。倒是霍胜的话，她好像还能听进去，那人一肚子的词，独龙王对他的态度缓和了。

外面传来邵雄的脚步声，窗纸上映出一个巨大的身影。屋里没有动静，影子随脚步声渐渐消失。独龙王想着常玉，也猜着邵雄肯定有重大的事来禀告，突然产生了奇想：“何不把常玉许给邵雄呢？对啊，太好了，一个是爱女，一个是视如儿子的爱徒。他们俩成亲，不是天作之合吗？”想到这儿，独龙王有了一些心气。

“老天，让他们在我生日那天成亲吧，淑贞，你在天上可要保佑他们啊！这是给我最好的寿诞礼物，我……我有这福气消受吗？淑贞……”

邵雄几次想来禀报一件事，听听屋里没有响动，不忍打扰师傅退了回去。金源荣要开矿的消息，决了堤的水漫遍了各城镇乡野，又是一桩大众新闻！真话，假话，真信儿，假信儿，各自张着小翅膀漫天飞摇，惟独瞒住了独龙王。

追捕告示把他们逼到这僻静的庄里，瞪眼看着金源荣无法无天，却一时奈何不了他，恶气只有暂时强咽下肚，等师傅康复了再作道理。

跟着师傅风风雨雨几十年，邵雄说不清遇到多少坎绊，闯过多少阎王关。大起大落的遭遇已不算啥，最后还是师傅的大智大勇创下了这大一份家业。令人想不过味的是，一份红红火火的局势忽地冷落下来，就像一桌牌局，明明刚才还六六顺，怎么就走上背字，眼睁睁看着它成了残破之局？师傅的英雄气概，走南闯北的胆子也一下子心灰意冷，一蹶不振。究竟是哪一步棋走错，哪一张牌出错了呢？邵雄动了脑，找不出答案。问过霍胜，那小子书生气十足，说什么时势造人，时势毁人。这时势怎么啦，大清王朝完了，民国了，还不乱？还更乱，看不出比有皇上时好了多少。弟兄们都像无头苍蝇，天天来问咱们要干啥？干啥，我也不知干啥？只有等师傅给指条明路。现在，我的事就是别让众人散了架，这节骨眼上不制住金源荣，不给弟兄们鼓劲，赶不到师傅生日就得散伙。前两天叫霍胜起草一封恐吓信，派人用飞标送进金府，先警告这小子，别太张狂了。

回来的人报告说金府的涂炮头拐带三太太逃走了，外面传腊月18日，金府要在眉山山搞开工典礼。“妈的，这小子竟敢在师傅寿诞日，在太岁头上动土！嘿！”

这两则消息，让邵雄坐立不安。怎么办？怎么办？不能再瞒师傅了，

误了时机，全盘皆输。还有，那个涂中亮怎么会逃走，他有这个胆吗？他该知道，谁能逃出师傅控制的地界？再说，为啥跑？就为上回遭训斥了？要不为了铁花？还是败在了女人手里！他带着女人咋逃？莫不是金府又在搞什么名堂？

独龙王终于知道了这些消息，稍好的心情又被巨石压住。最让他困惑的是金源荣开矿的事。问题还不在于是不是开矿，他关注的是金源荣把这一切做得滴水不露，把自己瞒在鼓里竟全然不知，而金府还有眼线呢。这金源荣，有如此大的道行，真小看了他？还是他背后另有高人？若有高人，是谁？对自己有多大威胁？难道居荣堂的事是一个信号？

金源荣虽说长在妓院那种脏地方，沾染不少坏毛病，可为人还忠厚，也机警。自己落难喜春堂，正是他给救的，那还是不到十几的孩子。我在他身上下了多大的本，让他受了最好的教育，给他成亲，盖府，掌管金库，他就这么报答我了？嗯，看来那个娘儿们是不该娶的，无奸不商！眼看他是娶进了靳桂芝，人变滑了，心变野了，那靳家本来是买卖人家，好农不商！做买卖不靠坑蒙拐骗能发财的有几个？十商九奸，这不，生把金源荣给带坏了？那小子本来就根子扎在臭泥里长的，再经这个臭娘儿们调教，两臭变一臭，如今不守着田地好好过日子，又要开什么矿。果然是眉石山，我那么问他，他……独龙王回思往事，感到自己做错的事不少，一件一件阴错阳差，最后都结成苦果送到自己眼前。金源荣，金源荣，看你救我的一面上，我曾一忍再忍，想不到你瞒天过海，恩将仇报！不守住家业，偷卖土地供儿子去外地念书，这也罢了，竟还表面温顺，暗地里挥霍钱财偷办矿山……哎呀，不对，他哪来的那么多钱？他……敢？独龙王想到了藏宝的金库，“天爷，金源荣难道敢在这上打主意了吗？”他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心口开始作疼，两手颤抖，虚汗马上洗了全身。“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居荣堂的事与他脱不了干系了！可他，怎么知道我那天在居荣堂？他不该，也无从知道啊？谁又在其中通风报信？霍胜，难道真是他？他与金源荣勾在一起又有啥好果子吃，他会干这种蠢事？”

“霍胜近来有啥动静？”独龙王把邵雄叫来问话。

霍胜当年是一介白面书生。戴礼帽，身着青布袍，脚上一双敞口千层底布鞋。当时在清河口的一官吏家作教书先生。因为是从京城来的，学问好，极为招眼。邵雄在劫掠官吏时，把他顺手掳进了山，留在了身边。几年过去，很难再从霍胜身上看出当年文儒的身影，引起邵雄的怜意。觉着自己把一位读孔圣人书的人带上了这条路上，败坏了人家一生的清誉。这么着总对他礼让三分，格外关照，连在史翻垛的事上也护着霍胜，不惜得

罪几个师弟。没想到居荣堂出事，师傅怀疑到霍胜身上，他不信，但也担了几分小心。

“师傅，自从居荣堂出了事，霍胜有些发蔫。他跟我说，不管问题出在哪里，他自己也有办事不周到的地方。他说习以为常了，根本就大意了，没有把师傅的安全小心谨慎地去办，他很内疚，认为自己对不住师傅。”

“哦，他竟是这么想的？这些读书人，你瞧瞧，说得比唱得好听，你邵雄有这个心，心思到了，你却说不出这种话来。人家却说得头头是道，让你挑不出针大的毛病。不过有了金源荣的教训，我想，对霍胜的话，你也该三思了，千万别被这些读书人唬住了。他们啊，书读多了，心眼就活大了，不像你和你师弟，想坏，也坏不出去圈子，没有那些嘎点子哩！”

“是，徒弟记下了。师傅问到如何对付金源荣，徒弟想过了，在他开工那天去矿上劫他一把，让他搞不成，同时把他也劫来审问。”

“好，这个主意好。那么金府呢？金府这边怎么办？”

“金府？嗯……”邵雄显然没想到这一头如何处理。

独龙王宽厚地笑了。“邵雄啊，我刚才说了，你们这些人要坏，都想不出阴损的点子。你去问霍胜，他准能全想到了，还既周全又干得漂亮，可惜，现在这种人不敢倚重，唉！”

“那，师傅的主意……”

“不动则已，动，就不能手软，遗患无穷。既然金源荣背师叛道，彻底了断师徒情义，那么，一不做二不休。人分两部，一部去眉山山击毙金源荣，一部偷袭金府，伤他的元气。”

“偷袭金府，那……”

“那，什么？偷袭金府，你亲自去干。一定要把那个书房烧成废墟，把金库彻底封埋在瓦砾里，这样反而最安全了。其他的，装作抢点、烧点，搞出个破败惨象来就成功了。”

“师傅，这……”

“嘿嘿，我就说你厚道。尽管照我的主意办吧。另外，烧抢后，找些跟咱们有联系的民众护好院子，同时派人去报官，他们自然也会去护院子，这以后我自有办法名正言顺的收回名下，听清啦？”

“全记下了。那么，眉山山让谁去？”

“你想想，动动脑！”

“霍胜不能用，让他跟着我，或者就在家待着，我看常震东，魏老五他们去合适。”

“对，常震东是棵好苗子，将来能顶大用，派他去我放心。不过，霍胜不能跟你，要让他率着常震东他们，要他亲手毙了金源荣，你懂吗？”

“师傅，他那个睁眼睛，30步远就看不清东西了。再说二把刀的，枪法哪有准？”

“你啊，将来你手下这些弟兄怎么交给你指挥调理？他开了枪，说明他与金源荣没勾结在一起。打的中打不中，那是次要的。再说，眉石山开工典礼，县里镇上头头脑脑都会在场。周围警卫少不了，风险很大，霍胜不是心细，想的周全吗？我这既是用了人，又是考验了人。而且，万不得已时，丢卒保车，我要用他保住常震东，你懂吗？”

邵雄木然地点点头，其实他不全懂。但只有一点他很明白，师傅已经不信任霍胜，随时会牺牲他。

霍胜接到袭击金源荣的指示，心跳一刹那间要停止了。看来偷袭居荣堂要让老祖宗被抓的果然是金源荣告的密。老祖宗要杀他的理由只能是这个，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了。卖地，开矿，在霍胜看来都是可理解的事，他对搞实业，那是双手赞成，认为金源荣太有眼光了。

果然，在独龙王亲自召集的会上，邵雄宣布金源荣是叛徒，企图出卖师傅，决定由霍胜带领常震东等弟兄去眉石山袭击金源荣，一定要见尸首才行。

霍胜一脸严肃地听着大师兄训话。眼光偶然一飞，发现独龙王正炯炯地注视着自己，心里不免起了毛。金源荣究竟干了什么，他确实不知道，但是是他通报老祖宗去居荣堂的，如果这个秘密让老祖宗知道了，他小命不玩完？就是家法一用，赤身裸体浇上冰柱是啥滋味？不禁身一摇晃，打了个寒战。

“霍胜，你怕了？”独龙王射出两道凶狠阴毒的目光。众人吓坏了，还从没见过老祖宗这么瞧人的。

霍胜一下清醒了，不顾规矩地哈哈大笑起来，竖起白眉激昂地说：“老祖宗，徒弟我本是一个书生，落魄流落东北，是大师兄伸出援手，霍胜才免于死。蒙老祖宗信任，与众弟兄风风雨雨几十年。如今来去赤身一条，无牵无挂。今天能为老祖宗出力，除去大伙的心头之恨，是徒弟我三生有幸，老祖宗，我是为您对我的信任和重用感动的。”

“好，有你这话就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们都听见了，到底是读过书的人，你们都要好好向他学，懂了吗？”

向霍胜学什么？学说话还是学读书？咱们还学这个，进学校当学生？对老祖宗的话，谁能听懂，谁就长了学问了。

当众只宣布了眉石山一事。邵雄明白，师傅这回是诸葛亮用兵，小心翼翼，看来事态非常严重了。

6

霍胜吃罢晚饭回到自己屋里，脑中摆开了棋局。看来在独龙王手下继续干下去是凶多吉少，从独龙王探视的目光，他判断命自己领人去杀金源荣，是玩的一石两鸟之计。借刀杀人，成功与不成功，彻底切断了与金府的任何联系，这样独龙王不用费心去调查自己过去与金府有什么往来，他那儿已无精力和时间，没想到独龙王手段如此厉害。还有一个方面不得不防，即使杀了金源荣，独龙王如果往外放风，说是我下的手，那么金府大舅爷肯定不辨真假，他只要稍对我表示不满，漏出金源荣与他讲过什么，自己肯定暴露无疑，怎么办？怎么办呢？

霍胜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细胞，分析个中利弊。有时，他觉得独龙王不会那么聪明，是自己过高估计了他人，有时，又觉得独龙王几十年在险恶境遇中面对各种不测事件，这点防范对他早练出来了，本质固然老实忠厚，可逼着也逼出来了，怎么办？

去投靠金源荣？把独龙王的打算告诉他？那自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如果金源荣相信，如果金源荣真想脱离独龙王，那倒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许还有一条生路。但如果相反呢？我岂不自投罗网，自找死路？再说，万一他肯收留我，那府中还有独龙王的眼线，我安全吗？还有，一山两虎，金府能长久容我在那儿吗？丫的，老子难道虎落平阳，走投无路了？

别急，别急，再好好想想，兵家大忌，不动自乱！我千万不要自乱了阵脚，事情远没有到十万火急程度，红灯是亮了，但……

霍胜思前想后，心绪难宁。他的潜意识里一直在规避一件事，不管他怎么想，想快乐事，想往事，到了还是翻了上来——居荣堂的变故。

哎呀，不想它不行！一切都因它而急转直下！说金源荣是叛徒并未提到居荣堂唉，呀，这里面学问大了。霍胜猛地意识到大师兄在宣布金源荣背叛师傅时，只字未提居荣堂，只是说他违背师训擅自与外人勾结，浪费血汗钱财搞什么开矿。对，这决不是邵雄这兔子脑瓜能做到的，显然都是老祖……呸，居然要别人叫他老祖宗，真他妈的不怕折了自己的寿！这个

人显然年轻时受过不轻的侮辱，被损了人格，才会有这么偏狭的人格，要人家叫他为祖宗，他到底出过什么事呢？金府？不会，金府实际是他在控制着。那么是冯府？对，奥秘准在冯府！冯天雄，闹了半天是他儿子，常玉是他女儿，而冯天雄和常玉竟然自己不知道，差点儿婚配。还有一个马师太，出了家的尼姑，竟会是他的老婆，可我听说，马师太原是冯府老太爷冯焕章的四姨太，这可真够乱的……慢，慢，慢……噢，我有些明白了，难怪老祖……独龙王不近女色哩！莫非其中有难言之隐？他的儿女怎么都养在了冯府？他的老婆怎么又是人家老爷的女人？看来，他的人格扭曲，必在其中！啊，原来这其中还藏着这么大的一个秘密！

霍胜有些兴奋，思绪信马由缰地飞着。兴奋，好奇，只是找不出答案。计算了一道有趣算术题，用尽各种方法，却得不出最终结果，他只好把注意力转移。一转移，脑海里又响起了居荣堂的枪声。金源荣真吃了狗胆，敢对老祖宗下毒手了？如果那样，说明他是要与老……独龙王彻底掰了。可是，反过来却陷我于尴尬境地，甚至是死亡临界地！这小子真不仗义，对我的死活根本不顾！我，我还要投奔他，傻瓜，人家心目中哪有我的位置！霍胜，霍胜，也亏你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些年，到头来，怎么还是书呆子气十足，好感情用事！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败就败在手软，总觉得人家不会那么坏，那么狠。屠刀架在脖子上了，还带着幻想，还想以理服人。屁，要想成事，就得果断，不能婆婆妈妈的，唉，现在，现在，我该如何办，如何果断，如何不婆婆妈妈的？我……

他的手无意识地摸了一把下巴，胡碴硬硬的。手又摸到脸上，糙糙的，坑坑凹凹，额头的皱纹该有铅笔粗细的勾槽了。想当年自己姣好的一张脸，如今变成这样，当年自己温文尔雅的身影，那身影，那声音，还有她……。霍胜无力地坐到椅上，两眼轻轻一阖，卡断多年的那一段记忆的画面，浮现脑海，“我该休息了。”他想——

“先生，给我讲讲清华文学院好吗？”长着桃型脸的柳小姐两手背着，略歪着头问。她身着白色宽袖的上衣，下着一条黑裙子，白袜黑鞋，女学生的时新打扮，那么清纯。

经过大半年的交往，霍胜已经习惯不在少女面前脸红了。“好啊，我看，你还是想出去读书对不对？”男教师白净的脸露出慈善的微笑。

“嗯，那是当然的！”柳影倩微红着脸点点头。把那只跛脚藏到了左脚后。小时荡秋千摔坏了右腿落下了残疾。“有点儿残疾，就真的不行了？”她抬起头，两眼流出哀怨的神色。

“影倩，将来我办学堂，只要有才我都收的。”

“先生，你的心总是那么善良，我是怕……”

柳影倩像孩子似扑向霍胜，霍胜随手抱住了这个单纯任性的姑娘。隔着长衫，他触及到了女性近于成熟的身躯，脸红了起来。不忍推开沉浸在信任和哀伤中的姑娘，他说：“影倩，不要这样，又在耍小孩子脾气，走，我带你到花园里去走走。”

“不，不，我怕，我怕你走。你要走了，我又孤单了。”柳小姐把头埋在长衫里喊着。

“你说什么？我，我怎么会走呢？”

“我爸爸说的。他说我已是大姑娘了，再留你教书不好。为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我已经两天不理爸爸了！他让你走，我就不理睬他。”

霍胜玻璃般的心出现了裂纹，他猛然大悟，这准是那位好事的老姑娘柳玉絮馋言的结果。

自从霍胜进了柳宅，这位原本很沉郁的老姑娘，渐渐注意起自己的仪表。开始，柳太太很惊讶，小姑子失恋后，多年来心如枯井，形如尼姑，现在却像一只报春鸟，在兄嫂面前竟有时叽叽喳喳说笑起来。柳先生也发现自己的妹妹突然容光焕发，一时摸不着头脑。细心的嫂子慢慢看出了门道，只要霍先生来，女佣到院里去开门，玉絮必定第一个到客厅迎客，那副老小姐的矜持抛得无影无踪。

“哎，你看，霍先生像一个人啊。”柳太太提醒自己的先生。

“像谁？”

“你看啊！唉，你们男人真是粗心，你看，他像不像玉絮原来的男朋友……”

“噢，妈妈，你说的是小玄吧？”柳影倩刚好进屋接了下碴。

“影倩，你的眼睛真刁，不过，千万别在你姑姑面前提起，她会生气的。”

“我知道。她啊，单相思！”影倩调皮地做个鬼脸，转身走了。

“嗯，是像，越想越像，你们母女俩看来是早看出来了。噢，怪不得我这个妹妹枯木逢春，又跟过去一样了，我还真纳闷呢。”

“不过，我真怕，这是玉絮自己的单相思。你看，连影倩都看出来了，霍先生根本不注意她，我看他还有意地躲她呢。只怕玉絮自己越陷越深，将来霍先生一走，她的精神还不马上崩溃，比小玄不要她的后果更严重。”柳太太不无焦虑地说。小姑子忧郁倒还好，现在这种狂热，要发展成神经病，那时家里的平静就不会再存在。

“怎么办？我这个妹妹性格太固执，太要强。当初她看上了小玄，我

们就觉得不牢靠。父母没有了，我也不好太过问，结果两人分了手，玉絮一下落落寡欢这么些年。现在，她能高兴些，哎，哪怕暂时的高兴，你说，我们能正色地去告诫她，伤她的心吗？”

夫妇俩实在没有什么好主意，只有静观事态的发展。果然，玉絮的欢乐没能维持几个月，一落千丈，又回到原来的沉郁中去。

“我很怕唉。”柳太太忧郁地说。

“怎么啦？是玉絮又成了老样子？”柳先生心情郁闷地问。

“不光是这个。你想啊，小玄与她分手是一走了之。现在不同。现在是她把霍先生当成小玄，又燃起那段甜蜜的幻想。人家霍先生哪知其中原由，开始还是礼貌周旋，后来看出无端亲昵，便躲着她。唉，这都还好说，可是，你没瞧见，霍先生有时拿影倩当挡箭牌，我怕，我怕啊，这位小姑子别认为是影倩抢走了她的心上人。你真粗心啊，玉絮对影倩的态度越来越急躁，你就没多想想这是为什么？”

“噢，怪不得呢，我原以为是她心情不好所致！对，你说得有道理，这，问题可就严重了。”

柳玉絮不再退缩回去以泪洗面，她主动出击，不惜用一切手段。不久，就有影倩与霍胜的闲话传到柳先生耳里。柳玉絮也几次向哥哥哭诉，说霍先生对自己有歹意，表面上正人君子，背人时对她动手动脚。发现自己的告状并不起什么效果，她转变了挑拨的策略。

“哥啊，不是我自己多心，影倩不是小姑娘啦，你看霍先生教她念什么，什么‘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这是我亲耳听影倩在背呢。这类浪昵不堪的东西，是做先生该教的吗？”

“这是李清照的词，影倩偶尔背背，她懂得什么意思？”

“是啊，二八少女，情窦初开，她不懂，可那位懂啊，是不是？一个青年男子在这里进进出出，哥哥，你不替影倩想，也该替我想，这要传出去，我还怎么找人？”柳玉絮可怜兮兮地红了眼圈。

柳先生的心有些活了。女儿确实一天比一天大，妹妹又这么精神兮兮，一旦出些什么丑闻，不堪收拾。“再拖拖吧，至少让霍先生把这一年国文和英语教完吧？辞人总得有个正当理由。”

老小姐对此种结果并不甘心。

初夏的一个傍晚，柳玉絮游鱼一样突然出现霍胜面前。她一身玄色湖绸衣裤，把脸衬得更加惨白。无神的大眼深藏冷酷的玄机，没有血色的双唇如两片干叶发出生硬的声响：“霍先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躲清静？”

影倩，这个傻姑娘正躲在花园的假山里痛哭呢。我是劝不好她的，她就不最信奉你的话吗？快去劝劝她吧。可怜的孩子，听说你要走，这就不行了，奇怪，我并没有听到哥哥说你要走啊？你把影倩完全征服了，却要走了，这怎么行，她还是个孩子，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你突然要走，这不要她的命吗？你，你怎么这么狠心……”

“哎呀，也不知是谁传的，我怎么会走呢？课教了半截，怎么能撂下不管了。影倩，这傻孩子为这哭过几次了。”

“那你还不快去劝她？只有你的话她才能信服，好可怜的孩子……”

在假山后的萱草亭里，影倩弱小的身子蜷成一团。

“哎呀，你怎么哭成这样……”霍胜赶来，涌起无限爱怜之意，前去把影倩搂在怀里，坐到了护栏上。“不要哭了，瞧，那么好看的脸都哭坏了。”

影倩听到低沉宽厚的嗓音，情不自禁地紧紧搂住霍胜的脖子任性的大哭。霍胜低下头，用手抚摸影倩的头发，眼角涌出了泪花……

“瞧瞧吧，哥，我说得不错吧！”冰冷带刺的话语如箭射中了霍胜。他抬头，看见柳先生惊愕的表情，再看柳玉絮，她的嘴角浮现得意轻蔑的冷笑，他下意识地推开影倩，站立起来。

柳影倩全然没有理会这些，她放开霍胜转身扑向父亲，“爸爸，我不让霍先生走，不让他走……”

柳先生从混沌中醒来，他被刚才所见的一幕，由惊讶变为愤怒，伸手指向霍胜，“你……”艰难地说出这个“你”字，失望地摇摇头，用力甩开影倩抱他的双手，转身摇摇晃晃地走了。

影倩失神的跺脚大哭，柳玉絮粗暴地拉住她的一只手，“呀，还算是大家闺秀，跟这个人面兽心的搅在一起，真丢不起柳家的人，走……”

霍胜羞愧难当，张口难辩。当他一人陷在夜幕的黑暗中，猛然仰天大叫：“我……”完了，自己的名声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污秽了，人啊，怎么这么脆弱！

根本没有料到，这件事竟影响了霍胜的后半生！柳玉絮不依不饶，不顾哥哥和嫂子的反对硬是告霍胜猥亵良家少女，判了一年牢狱。一年后他出来了，认为自己身败名裂，在京城无地自容，随人下了关东。出狱后，他才听说柳影倩在他入狱不久便上了吊。那位古怪的老姑娘，在哥哥家里待不住，搬了出来。慢慢不为社会所容，后来沦落街头。

对影倩，他是怀念的。这种怀念如风轻拂他受伤的心灵。可是当了土匪后，凶残和暴烈控制了他的人格，从而将对柳玉絮的恨，转化对女人的

仇恨。他的那些相好对他又是爱又是恨，“这人是好人坏人各半。好起来，真是菩萨心肠，狗脾气一上来，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不把你揉搓个半死，他……”

“难道我不也是受了伤的人格吗？说独龙王是病态心理，其实我不也是病态心理？”他终于承认了这点。算了，想这些有什么用了，往事如烟，一切美好的东西何曾会再来？

他饮起了酒，低吟起李白的《少年行》：

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薰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

吟到这儿，两行浊泪顺着胡荏粗糙的脸颊曲折流下——在京城，我何时吟过这类江湖匪气十足的诗。我还曾十分厌恶司马迁写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认为从此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负面效应。清照的婉约凄迷，苏辛的雄浑豪迈，我曾是那样的喜欢，就是见不得驾鹰逐兔，鲜衣怒马，好斗豪勇的流氓形象。谁料，上天恰恰跟我开了残酷的玩笑，把我推入江湖大盗之列，二十几岁后反而做了一次《少年行》。我还有何脸目再看儒家东西，再看欧美的东西，只配看《封神》、《水浒》、《施公案》之类，这样才能与弟兄们有共同语言啊！“小楼一夜听春雨”，“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种感觉还有吗？没了，心境已经粗糙，思绪早已迟钝。“寂寞开无主”，“一任群芳妒”，“只有香如故”。我还配吟诵这冰清如玉的诗句吗？不配了！也许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块纯洁的心田？不，没有了，不要幻想了，我已把灵魂交给了魔鬼，苟延残喘一二十年，如今又回到原来那个可怕的起点，我，该怎么办？……算了，不去想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窗里阴凉的空气蕴着豆汁酸醇的气味，酒的力度，使他很快漂浮起来。脚跟是软的，他感到自己不能自控地又坠了下去，越陷越深……

7

庄子外天暗云低，头场冬雪一直憋着下不来。风刺骨的吹飏，连马儿抗不住硬风直打激灵。这匹枣骝马跟随邵雄十几年颇知人性，此刻它驮着主人，自动向着小镇的太白酒铺徐行。

这酒铺是独龙王的一个点，南来北往的酒客，只要大嘴一张，什么时新的消息都在这里聚散。萧掌柜一见是邵雄，忙叫小伙计把马牵走，自己亲自引导，把人迎到院后一个僻静的小间。几杯酒下肚，全身发热，酒晕上了脸，红扑扑地像个关公。邵雄解开怀，张望了四周，起身打开后墙的小窗。一股寒风倒灌进来，他一缩脖，又把窗掩上，一阵女人的啼哭声断断续续传进耳中，他没在意，关上窗又坐下吃菜，那啼哭声紧一阵儿缓一阵儿地伴在耳畔，搅了他刚刚漾起的酒兴。

“他娘的，老子还没死，哭啥个丧！”

屋里一吼，待在外面的萧掌柜应声进来探问。

“你听！”邵雄心烦地一挥手指着窗外。

掌柜陪着小心地解释，原来是清河中心镇的一家妓院买来的几个姑娘，在啼哭。“劝了，劝不住，也是怪可怜的。”邵雄一听火了，怒睁双眼，“这种人怎么能留在这儿喝酒？你不知道老祖宗最瞧不上这些人！”

萧掌柜老着脸辩解，“人家给的是龙洋，准备过一夜哩。”

“不开眼的，啥人的钱都收！那些人的钱最腥臭，你不知道？”

“是哎，是哎。听说这几个姑娘是要送到眉石山的，那儿要开矿，聚了好些光棍汉，他们就……”

“混蛋！”一听是眉石山开矿，邵雄邪火不打一处来。吼着要掌柜派几个弟兄把那几个妓院的人绑了送到野荒地去，把那几个姑娘放了。

“哎，哎，照您吩咐的去办，就办！”萧掌柜面对火气冲天的训斥，不敢再有半句分辩，弯腰退了出去。一会儿前头传来嘈杂人声，再一会儿声音消停沉寂，那女人们的哭声也消失了。

邵雄闷了几盅酒，全然提不起一点儿兴致。初冬的小屋冰凉，没有下雪，暖墙不热，就着阴天，外面的光线灰蒙蒙，屋里更嫌冷清。墙上挂的酒联、年画躲在灰黑色暗中，虚虚的，压抑着人的情绪。

邵雄干脆两腿一叉，两手一摊，头向椅背一仰，全身心地瘫在椅上闭目养神。可是心静不下来，神也不得安宁，脑海总是闪现金源荣的种种身影。刚才萧掌柜提到了眉石山，又勾起了压不下去的种种烦恼。“金源荣，金源荣，师傅哪点亏待了你，你竟这么狠心地要伤他。还有霍胜！你真的不跟我们一条心吗？”

邵雄想到霍胜，总带着无限的伤感。他是那么相信霍胜，那么依重霍胜，“这人怎么这么难猜？这人心真是九九曲曲，直一段，弯一段吗？”他想到霍胜为大伙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和智慧，立了那么多的功劳，过去直觉得对不住人家，现在怎么反而又不信任人家了，“他是不可靠吗？他

离开我们自己怎么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离了我们还能干啥？”邵雄真是无法理解这些人走到这一步是怎么打算的。

萧掌柜禀报后推门进来，眼神闪烁不定。凑到桌前迟迟疑疑。“邵爷，小的遵您吩咐都给办了，只是有一个姑娘不肯走，说她不是当地人，是清河万家屯的人，叫杨巧姐……”

邵雄眼神一亮，哦，杨巧姐？失踪了几个月竟然会在这里给碰上了，“快，去把她领来，别吓着她……”

进来的女人头发蓬乱，衣服半新，肥肥大大臃肿难看。脸色黄腊腊的，皮肤有些膀胱，大大的两眼呆呆枯涩，锈住了一样无神无光。只是脸庞还可以找出当年的俊俏痕迹，“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邵雄暗想，两道浓眉拧聚一起。

“大爷救我，大爷救命啊！”巧姐突然就势跪在地上凄楚地喊着。

“萧掌柜，把她领出去梳洗更衣，请你家女人问问她的情况。她是从冯府失踪的，老祖宗一直惦着这事呢。”

萧掌柜一听老祖宗关心的人，立刻提着十二分的小心。叫内人亲自出面把巧姐梳洗停当，请来讲述身世。巧姐边讲边哭，哭得天昏地暗。连萧掌柜这种炼达刚硬的人听了也三叹不已。

没有想到冯府家的二管事李熙路下手那么狠，果然是把巧姐转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把她作为黄花闺女卖到了这附近王家屯的黑傻子家。傻子人事不知一点儿，天天光着身子在院里乱窜，浑身晒如炭黑，皮肤粗糙如锉，人称黑傻子。自从买来了巧姐，他娘把俩人关在一间屋里。傻子有了一个活的玩物，拖着，骑着，抱着，从炕上滚到地上，从地上滚到墙角，好不高兴，嘿嘿地傻笑几天不断。俊美的巧姐成了野人，身无一寸布丝，披头散发，浑身上下臊臭无比。只有在傻子仰身打鼾时，她才得以喘息，蹲在墙角的草堆里呜呜地哭。傻子傻，他娘一点也不傻。她说这叫敛敛新媳妇的性子，否则那么俏的美人会甘心跟她的傻儿子一起过？她可是花了大价钱买人的，是从那么多热辣辣收不住欲火的壮汉子眼里，把巧姐接进来的。巧姐刚来那些天，院外昼夜有小伙子蹁跹。傻子他娘心想这么下去，这野蹄子早晚会被勾走，于是歹毒地想出这么一手。两人关在屋里，起初，屋里传出小媳妇的哭声，惨叫声，会惹来院外小伙子忿忿不平的喝斥、粗鲁的咒骂。半个月过去，屋里动静越来越小，院外偶有人停足踉望，侧耳细听，到了丧气地摇摇头，唾着吐沫走人。时间一长，再没有人来关注那屋里的小女人了。近一月后，傻子他娘打开屋门，迎面冲出的腥臭气，差点儿没把老妇人熏到。两个黑黢黢的活物扭在墙角，犹如两头

困兽。傻子见有人站在门口，熊样地摇摇晃晃站立起来，咬着黄牙凶狠地吼着。

经过这么一回恶治，巧姐果然低眉顺眼，像个影子，从上屋下屋来回飘移，侍候完婆婆，便回来服侍傻子。婆婆顺心了，这日子过得好不太平。偏偏天有不测风云，十几天前，傻子赶猪玩，追到井边，瞧进里面有个人，他猛吼一声跃了进去，巧姐刚从婆婆屋里出来，未来得及喊一声，那条黑影已消失得没有了踪迹。凶残的婆婆懂得俏媳妇的身份，办完丧事，就把她装扮起来又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随手高价卖给了正在物色姑娘的清河“香来楼”。

邵雄听完萧掌柜的转述，灌下一口闷酒。“唉，这世道算没个好了，天底下竟也有这么恶的婆婆！让巧姑娘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邵雄多么想惩罚一下李熙路，可是眼下冯府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哪还顾得上整治他呢？这么大的变故，也许就是老天给他们的一种惩罚吧？可惜损失太大，伤及了师傅和师娘，真是千不该万不该啊。巧姐怎么办？她父亲已经病死，弟弟小牛如今不知流落何处，马占海关在狱中，怎么办？

“去备个车，我先把她带回去，听听老祖宗的安排吧。”

野外的寒风浪似的一阵紧似一阵。籽粒大小的雪点打在地上刷刷作响。照往年，早该是鹅毛大雪，银白世界了。“今年，节令怪透了。”邵雄心里沉甸甸的，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谢天谢地，入冬的第一场雪终于来了，纷纷扬扬，琼光凌羽，北国千里蛮荒一片银白，杂色斑驳的世界遮盖了，洁白无瑕。冬意融融，孩子们在院子里推起雪人，跑到街口打雪仗，稚嫩的嗓音打破了雪泽里的寂静，唤起初晨的生气。松软的雪褥上还未压出一条结结实实的雪道，马爬犁一时使不上，性急的人只好驾马车去镇上备年货。

眉石山现在是不能瞧了。往年大雪一下，山峦皆白，树木披上雪挂，草丛幔上雪帘，如仙人境界，如今开山炮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山体被剥离的丑陋不堪，雪山霜林的景致不复存在。残存处雪白耀眼，炸开处岩石裸露黑洞探凹，两者太大的反差，给人极不安生的触动。

煤罐车的轨道已从山下穿过沼泽，穿过万家屯接到了清河岸边。河边在修装卸码头。第一批煤工已进入矿洞打平槽，开出的5个洞槽，像5个独眼妖怪在诱惑着想发财的人。采煤层经剥离后暴露出好大一片，如一幅灰黑色的岩画嵌在山坡上。那上面已装好炸药，一点火，顷刻间煤层就可堆泄下来，就等着开矿典礼的举行。堆煤场地建在山下，已推得平平坦坦，上面铺着石英石子。那石中晶莹物反射出五彩的光泽，谁见了不免啧啧几声。堆煤场的南侧支起了临时高台，明天典礼即在这里举行。

兴奋，因为兴奋，金源荣几乎一夜未合眼。从大舅子靳昌新给他灌输实业振兴家业，屈指一算已近3个年头。从粮食计划搞酒业，没想到搞成了矿业，靳昌新说他是从一个土地主走向实业家的典型。眉石山出了煤，他的名字不仅会在东三省亮了起来，连东瀛日本也颇为关切，报纸要发消息。金源荣没想到，开个煤矿竟会那么轰动，为什么呢？物以稀为贵？他想问，又怕露怯。“比冯府影响大了吧？”他问。他非常现实，赶上超过冯府在世人观念中的影响，那是他的直觉能触摸到的事，格外关注这点。

“哈哈，你啊，事业已经登上一个新的境界，视野却还局限在清河县中心镇，自己还拿金子与黄铜来比。当然，已在进步，已在进步，急不得的。”

靳昌新一番感慨，金源荣报以善意的微笑。他还是在糊涂，心想还是请教靳久祥吧。

他的儿子同根已表示要去矿业学校学采矿。这次寒假特地赶回来见识采矿。将来儿子一毕业，矿上的事由他和大舅子主持，自己该多省心。想想这些，这觉是无论如何没有了睡意。

靳桂芝睡了一个好觉。她梦见无数黑色的宝石发出瑰丽炫目的光焰。她坐在黑宝石镶嵌的高靠背椅中，像女王一样威严地发出一道一道命令，金源荣在长长的阶下向她行着三叩九拜大礼，“咯，咯，咯”梦里她几次笑出了声。第二天一早她讲起自己的梦，让金源荣直翻白眼，“哼，还想当女王？女人的脑子啥作的？”

靳桂芝主动跟着哥哥回来参加丈夫的典礼。她是识大体的，支持丈夫的事业，是她这类知识女性的第一要义。至于自己是否也该出门谋个职业，她哥哥指点说：“不用急，没看那头傻驴已开窍了？人一开窍就好办了。我告诉你，只要搞上实业，那就不是他指挥开矿，而是市场指挥他了，不由得他不转变，这和种地是两回事，其实人家美利坚农业

都是工业化了叫农业工人了，哪还像咱们这里，一把锄头，一头牛的，人比土地还死性。到那时，你想在家当太太可能都不行了，他啊，根本顾不过来！”

听到太太梦中的笑声，金源荣侧脸望了一下靳桂芝，睡梦中的脸浮现一种谦和中带出高贵的笑容，他猛然想到了铁花，心被蝎子蜇痛了。唉，毕竟夫妻一场，如今那尸首还在那口箱里，不知风干了还是腐烂了。当初曾是痴心的相爱，为此惹来挂冰甲的家法处置，落下后遗症，一到三九天浑身刺痒。谁能想到，转眼多少年过去，现在竟恩断义绝，落这么个结局，怪谁呢？可是，我是不是做事太绝戾了？毕竟夫妻一场，哪能让她……唉，等我回来再收敛吧……

金源荣又想到了涂中亮，他的脸上漾出报复后残忍的微笑。好，老祖宗啊，你想到吗？你设的眼线恰恰死在你安置的陷阱里！连他也要伸手拿你的财宝，你聪明一世，也没想到吧？如今，你藏到哪儿去了？明天鞭炮一响，锣鼓一敲，眉石山的矿就开采上了，可惜请不到您来看看了。那场面，热闹、威风，县里、镇上头头脑脑全来出席，老祖宗，你那土地能出这个彩吗？

金源荣想到这里，转而又升出一种后悔，他后悔一时不冷静，叫靳久祥去官府报了案。没成想弄巧成拙，县里镇里都认为事关重大，格外认真地追查起来，这当然是看在金府的面上。人没找到，自然根本找不到，要找到，还了得了，一切西洋景全拆穿了。千算万算，万没料到他们卖劲竟出了成果，查出涂中亮十有八九是个胡子。原来，褚家窝棚的粮车在寡妇岗被土匪劫了，为首的就是涂中亮，在老家叫涂四，被他家乡的乡亲们给认出来的。当时押车的褚家老大和车把式后来在中心镇认出了涂中亮，但人家是金府的炮头，只好作哑。现在听到风声，褚家旧事重提，一口咬定金府失踪的涂炮头就是劫粮车的匪首，这下子闲话风转轮回，又转到了金府本身。原来的老话一下子被激活了，人们又在议论金府与独龙王的关系，又对那些钱财感兴趣。涂中亮的事一出，反而添油加了醋，再捎上三太太不干不净的花哨，现在连一县之长花知事见了面也打起了哈哈。正需要人气的时候，自己失策，完全应该把事压住啊。

金源荣暗暗叫苦不迭。恼得是这事是自己报的案，无法用钱叫人家停止调查，这，真是，里外难办了。他完全精神了，不好啊！眉石山开矿对自己来说是冒很大风险的事，对外人，则是惹人眼红的事。没人去计算你事前投进去多少钱，投进去多少钱也没有人疼惜，那才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呢。人家算的是你面上能挣多少钱，开采出多少煤，好像这煤一采出来

就地就成金子一样。哎，谁有心思给你去细算，说你发财，谁说谁信，谁信谁就眼红，眼红，背后造些啥话，搞些啥小动作，就防不胜防了。虽说县上，镇上，从县太爷起，大大小小都有打点，县太爷、镇长更是答应了年终分成，但总不能每家来个利益均沾，把所有有能量的人都糊住口。一旦人家串联起来，在这匪字上不依不饶地做上文章，那……金源荣满心欢喜顿时凉了半截。“咯，咯，咯”靳桂芝又笑出了声，金源荣无奈地摇摇头，“女人果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瞧，她高兴的，哪里去想背后有虎……”

矿上的前期工作算顺利的。前天，靳昌新回来顾不上歇息，叫上久祥陪他去矿上转了一圈儿。“好，好，比我想象的还好。瞧你老皱着眉，担什么心，能把前期的事办到这个程度，神仙来办也不过如此。”

金源荣苦笑。他担的心不在矿上，而在人事关系上，这又不便提及，让大家搅进来反倒添乱。矿上已有几个民工被砸伤、炸伤，好在是伤手伤脚没有恶性的，不过提醒了金源荣，事先根本没去想死人的事，现在看这苗头，热火朝天大干时，想来少不了死人，这抚恤的事咋个办理他还没有数，“种地何来这种事？”

还有他没料到的，工头们很得力，民工们也舍得出力干活，只是万家屯的人仗着地主之利，与外来民工惹起几场小团伙斗殴。中国人真他妈怪，你说他抱团，他又不抱团，说不抱团，他又抱团，这话怎么讲？这东南西北的人聚到眉石山才几天，好嘛，老东北人一伙，老山东人又成一伙，自己就分成了一帮一伙了。更逗的是，新来的，就说山东人吧，嘿，他们自己又分成济南府的，登州府，河北来的，分成河间府的，昌黎府的，不一而足。山东人与河北人打架，泾渭分明，大地区与大地区各抱一团。山东人与山东人打架，你是莱州府的，就莱州一伙。这真是大地区里又按府县分人，再小，甚至村与村的，邻村与邻村的又分着伙，互相之间为一点活计，为一把工具，为一块地点，就会骂，顶牛儿，不行就上手，先单打，再群架，两三个人，十几个人，严重的几十个人，这真把金源荣搞头疼了，真是事先也没料到的。没想到这人离开了土地，更依赖群体，这将来成群结队跟我闹可咋好？还有，这工头也有倾向性。乡里乡亲的，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事网开一面，这……靳昌新淡淡一笑，说那叫工人罢工，要事先防范，说日本、德国都有，人家那里还有工会，跟矿主闹事，工头有的就成了带头闹事的。咱们这里可不能让他们长硬了翅膀。哎哟，干活就是了，怎么还有这么多节外生枝的事？这农民退地不干了，这些年倒也出现了，那好办啊，你不爱种，你走人，想种地的有的

是。这采煤的不行了，要是懂些技术的人走了，那矿不得停了？这都是没想到的，看来没想到的事还多了。

这不，刚开始清山，万有才领着万姓的人来说，山上的几个祖坟不能破坏了。好在一时半会儿还掘不到那儿，好说。嘿，又提出，放炮炸山能不能劲小些，他们怕把坟震坏了。这怎么办？药放少了，这洞能炸出来吗？金源荣聪明，马上亲自去祭拜万姓先人墓，祈求万姓先祖保一方平安。又派万姓的壮工随技术人员上山剥离山体，打洞凿岩，这样事态暂时算平息了。可是，来日方长，他们的要求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能一一满足吗？满足了，更要炸翘，不满足，给你撂活咋办？金源荣想得头疼了。

“姐夫，起了吗？”

屋外来传靳久祥慌张的喊声。金源荣似乎已经经不起再出意外，抖抖索索半天才披了一件皮袍蹭到门口。原来，一大早门房在二门柱上发现一支飞标，钉着一张纸，上面仍是三个红色×字。这已是第三次了。金源荣费力地拿住这张纸无声地回到屋里。

怎么办？显然老祖宗那儿知道讯了。霍胜是不是出事了？他派久祥送到白石崖的接头信号一直没人去动。会不会霍胜害怕了，还是被老祖宗他们看住了动不了身？不过接头地头没遭破坏，说明霍胜至少没有交待这一点，可他能经受住老祖宗的逼问不把他供出来吗？自己如果被老祖宗讯问，恐怕啥都招了，好么，自己是越走越远，已不能回头了。

想想，他拍拍自己的后脑勺又乐了。这人，你有心害人家，谁是傻子等着你把刀子放在脖梗儿上？好吧，水来土挡，兵来将挡，对台戏既然已经开场，咱们就对着赛。大不了，我把金库的财物拿它一半，来个散财消灾，让你人财两空。你是人人皆知的胡子，政府通缉的大盗，敢直闯我金府吗？涂中亮消失了，花把式老慧告老还乡了，另有几个靠不住的，辞退了，这府里显然没有了眼线，才使用了飞标。……对，飞标的出现，恰恰证明，府里已没有老……独龙王的眼线，太好了，太好了，哈哈，万事皆备，只欠东风。“走，久祥，该走啦，叫师傅们看护好院子。”

金源荣办事格外小心，特地到县里请了原镖局的十几位师傅，由靳久祥安排配合炮手护院，又重金请来大名鼎鼎的原镖头九纹龙随身护驾。

“戴上，这是我给你特地到圣姑庵求来的。”

秀秀把一个精致的护身符戴到了靳久祥的脖子上。“不去不行吗？跟老爷太太说一声，他们会同意的。我，我真有些怕呢？”

自从铁花失踪了，秀秀看守小院，两耳清静了，精神松弛了，两颊又

现出了桃红的晕。

“三奶奶人丢了，我还是想的。她啊，人并不坏，是自己苦坏了，逼坏了拿我撒气。哎，她啊，常常偷着哭，当奶奶的，日子也过不舒心，到让我们心里不好受。”

“不能待了，老爷喊得急了，我得走了。典礼开完我们就回来。过些天，我跟老爷太太去说，我要娶你，我要带你回旅顺口，让那里的太太小姐们好好瞧瞧，咱这地方的女孩子秀气漂亮，比她们健康。”

“你……”秀秀的脸绯红。“快走吧，我……等……你，快回来啊！”

望着靳久祥的背影，“喂——把护身符戴好，放在领口里，别忘……”

金府的正门开了，金源荣和靳桂芝坐着一辆马车，靳昌新和同根、靳久祥陪着几位记者坐上另两辆胶轮大车。九纹龙率领几位爱徒，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护着车队向眉石山进发。等秀秀躲躲闪闪赶到门口，只瞧见远逝的背影。“一路平安啊，快去快回……”她喃喃地祈祷。

金源荣赶到会场，看台下已来了几位嘉宾，他和靳桂芝前去应酬，一边把靳昌新、儿子同根介绍认识，忙忙碌碌，他感到非常疲劳，头脑发沉。糟了，昨夜失眠，现在睡劲儿找上来了，他强打精神，命令自己亢奋起来。

刚把几位先生迎到台上，就瞧见乔镇长带着护卫远远过来了。金源荣跑下台去迎接，乔镇长满脸堆笑，眼神里带出心不在焉的神色。金源荣有些意外，又顾不上细想，谦和地把镇长请上了看台。

台下黑压压的民工，早已等得不耐烦了，跺脚、哈气、抽烟，扯闲话，轰轰烈烈地响成一片，女人们在场外追赶孩子，叫骂声、啼哭声，又成一道风景。金源荣几次起立向远方辽望，不时失望地坐下，心不在焉地应酬别人的问话。

“噢，源荣啊，我忘了，来时花知事电话告诉我，省城有来宾要他去陪，他来不了啦，他要我代他说几句，你看……”

“好，好，乔镇长直接管理我们，能讲一讲那是求之不得。那，咱们就不等了，开会？”

乔镇长异样地微笑了一下，算是答复。金源荣的头脑很乱，一个一个疑问不断闪现，又无暇去细想。他静了静神，脸上摆出僵硬的笑容，迎着寒风，扯开嗓子喊：“乡绅父老们，今天……”一股风钻进嗓子，迫使他猛烈地咳嗽起来。他缩短了原来背好的演说辞，转身邀乔镇长讲话。乔镇长微笑地讲了几句，只提到开矿对推动县镇经济的作用，却没有提到金源

荣，连一句赞美的词儿也没有。金源荣在寒气里涨出了汗，不对，不对头啊，花知事前两天盛赞他为县里做了一件有功德的大好事，并说有天大的事也会推开前来助兴，怎么突然缺席，事先招呼也没有打？乔镇长虽说老于世故，可也是满面春风，怎么突然不阴不阳，不冷不热晒我的台呢？他这条老狐狸，闻不到腥臊绝不会把事做绝，此时此种的表现肯定哪儿出了问题，霍胜被当局抓了？

几位原先主动表示要讲话祝贺的乡绅，居然你推我让，僵持十几个回合，挨不过的，勉强上前客套几句，那话音完全变了味。台上的气氛一冷再冷，连靳昌新也感到有什么不对头了。好在几个记者，举着镁光灯，照一张像，灯光一闪，冒出一股烟，台下人纷纷翘首望着看稀奇，相对安静了许多。

金源荣避免场面太难堪，急忙宣布：“清河眉石山煤矿有限公司今日正式开工！”台下两侧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耍会幡的队伍、舞狮的队伍相向向台下迎面过来，吸引住不少看热闹的人，两队相聚后，又向新建的山神庙游移而去，人群如流，浩浩荡荡跟了过去。

金源荣起身请乔镇长和乡绅们一齐到山神庙敬香。当他陪着镇长下阶梯时，只觉肩膀被重重一击，脚下一滑，人顺着梯子滑落下去摔在地上。眼尖的人发现他的肩头汩汩流血，已经昏死过去。

人们终于听出爆竹声中夹杂着枪声。有人高喊：“胡子来了！”“独龙王来了！”顿时人群大乱。接着万家屯里建起的工棚多处着火，烟浓浓地升起，人们受了惊吓纷纷往回跑想去抢回自己的用品。“轰！”“轰！”“轰！”爆炸声不是好动静地连成一片，人群惊恐地回头看，矿山开出的掌子面如山崩地倾泻下来，一下子把山下的空场填埋了。“哎呀”声震惊一片，又见五个独眼矿洞，一个连一个在爆炸声中坍塌，人群被震撼，不知所措。喊声、哭声响成一片，典礼成为混乱的演习场。山上又响起钻天猴的尖利啸声，霍胜无法判断金源荣死活，见场面已乱，根本找不到袭击目标，只好命令撤退。

“你去哪儿？”常震东发现霍胜往人群里钻，厉声地问。

“啪”霍胜回首一枪，常震东摇晃两下倒了下去。受惊人群一下淹没了这两个人，霍胜随着人流消逝了。

万有才带着几个万姓兄弟逆着人群往山上跑，土匪早没有了踪影。原来准备点开山炮的工人五花大绑地倒在地上，头脸都是石渣末，成了灰猴。原先挖好的探洞全炸塌了。“奶奶的，这不是夺咱们的饭碗吗？”万有才愤愤地说。

“快进去看看，里面还行不？奶奶的，这些胡子不干人事？咱们老百姓惹谁了，要断咱们的活路！”赵快喘气喘吁吁爬了上来。“有才兄弟，快去招呼人去，把矿护住了才啥都有了，那些人往回跑啥？还能抢出个啥来，快去喊人上山救矿吧。”

.....

金源荣被架到马车上。止住了血，他醒了过来。靳桂芝哭成了泪人。靳昌新嘱咐九纹龙赶快护车往回赶。他见多识广，“一定是哪个大户瞄上了眉石山的煤矿，又与县里镇里做了什么交易，否则决不会这样！源荣，回去以后还要往县里送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咱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没有回头的余地，否则前期投入全部付之东流了。”

金源荣艰难地点点头，眼角噙着一颗泪珠。他想得更多，更可怕，“不是钱，钱少了他们会张口要的，这些官啥廉耻都没有，不吸足血，绝不会客气。倒是这通土匪的罪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肯定知道了什么，否则不会是这么个态度。这紧要关头，我可得挺住。这不挨了土匪一抢吗？好，挨打好，这我反倒有话说了，再使上钱.....”他昏沉了过去。

“啊，你们看哪.....”九纹龙勒住马，挥鞭指向西南方。那天之一角一股浓烟冲天而起，越冒越黑，如一条粗大的乌龙盘旋升入空中。

“金府，是不是金府着火了？”众人惊叫。

金源荣从昏沉中被唤醒。“源荣，咱们的家。”靳桂芝鼓着如桃的肿眼无力地说。

“我的矿山，矿山，老祖宗你.....”金源荣呆板无表情的自言自语。靳昌新难过地点点头。

“还什么矿山啊，我的首饰，我的衣服.....”靳桂芝愤然大喊，她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歪倒在车上。

“秀秀！”靳久祥悲愤地高喊了一声，夺过车把式的鞭子使命抽马，他乘的车飞也似地向前冲去。

“独龙王！”金源荣激忿地嘶声喊出一句，又昏死了过去。

“你说什么？”靳昌新脸色煞白，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一会儿对面就辨不清方向了。两辆马车孤零零，缓缓地在荒野上前行，向那雪色中略略呈现深灰烟云的方向移动。

雪野茫茫，天地混沌一片。

这一片杂色斑驳的世界披上了洁白的银装，那么纯白，那么冰冷。

那在蛮荒中开辟出来的道路，早已又埋在厚厚的绵雪中，身后的车辙

随即消失，无影无踪。

人在空旷无垠的天地里，好渺小呵……

刮烟泡了，两辆马车在暴风雪中踽行……